　　　 摄政公主VS土匪驸马

　　　第一章 皇上失踪

　　　“你们说说，什么叫做皇上找不到啦？”一个穿着一袭精致的白纱衣，长的又清丽绝俗的少女，坐在一个软榻上，俏脸含冰，问着大殿里的所有的宫婢内侍。

　　　“公主恕罪。”宫婢内侍们无话可答，只有全部跪倒在地，乞求着这位凤凰公主能够对他们的失职网开一面。

　　　“哼……”封号为凤凰公主的乐心哼了一声，“恕罪，如果皇上能够安然找回来，恕罪也就罢了，否则的话，本宫就将你们凌迟处死，也不为过。”

　　　“好了……好了，乐心公主，皇上生性顽劣，想必又偷偷的跑出宫外去玩了，你就别难为这帮奴才们啦。”一个美艳的宫装妇人开了腔，替这跪满了一屋子的宫婢内侍们求求情，“再者说了，皇上偷偷出宫，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事情，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云妃娘娘，本宫还没有问你呢，您好歹也是长辈，皇弟又一向听你的话，为什么您每次都任由他私自出宫呢。”听到云妃替这帮宫婢内侍们求情，乐心亦是满脸的不悦，如果不是这位云妃娘娘的教唆，她的皇弟怎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贪玩出宫呢。

　　　“乐心公主，您说这话，本王可就要替云妃说句公道话啦。”一个面目俊朗的中年男子，眼底闪过一丝阴狠，反驳着乐心的话，“皇上毕竟是九五之尊，而云妃娘娘虽然暂时执掌后宫，就算贵为太妃，可毕竟也只是一个妃位，并非是太后，皇上又怎么可能一向听云妃的话呢？”

　　　“景王叔是想让乐心请皇弟，将云妃娘娘尊封为太后吗？”乐心不动声色，将话题问向景亲王，“王叔是这样想的吗？”

　　　没等景亲王回答，云妃早已经跪倒在地，“臣妾断没有此想法，想果亲王也不是这个意思，”必竟是在宫里生存了这么久的女人，又具有极其敏感的心思，云妃自然能够察觉到这位凤凰公主的心中的怒火，皇上私自出宫游玩，她还可以说跟她没有多大的关系，必竟皇上毕竟是九五之尊，而她虽然身为长辈，也被赐封为太妃，可毕竟也是妃的份位，但是如果她不通情理，妄自想要登上太后的宝座，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哼……”乐心冷哼一声，并没有命身边的内侍将云妃扶起，却是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必竟有些事情只适合在心里腹诽，还不能直接说出来。

　　　“抬我回寑宫。”乐心不想再多说什么，也不去理会那跪了一地的宫婢内侍，当然，还有他们的那个长辈云妃。

　　　“乐心公主，云妃娘娘必竟是你的长辈，你是不是应该……”景亲王满含怒火，这宫中都知道他和云妃是一体的，今日乐心竟然罚云妃的跪，这让景亲王的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

　　　“景王叔，云妃娘娘跪的并不是我，是我父皇，当日父皇将我和王弟托付与她，她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乐心的神情依旧冰冷，却是看也没有看跪在地上的云妃，仍令内侍们将自己抬回寑宫。“难道不该跪在这里向我父皇忏悔吗？”

　　　“你……”听着乐心的话，景亲王除了满腔怒火，却是再也说不也什么。

　　　“公主，该喝药了。”

　　　回到自己的寑宫，乐心并没有回到床上去休息，而是坐在书案前，整理朝廷事务，必竟她是摄政公主，有代父皇监国之职，只是因为她的皇弟，当今的九五之尊轩德帝，太过于顽劣，不但不处理政事，还与她的关系搞的很糟，这让她的心情很是不好，脸上终日不见少女应有的灿烂笑容。

　　　“知道了，放那吧。”乐心看着手里的奏章，再看看桌前那一杯散发着浓浓苦味的药汁，实在是不想把它给喝下去。

　　　“公主，趁热喝了，这样药效才好。”摒退身边无事的小宫女太监，乐心的贴身侍女青月站到了她的背后，轻轻的替她按摩着那僵硬的双肩。“皇上吉人天象，不会有事的。”

　　　“青月，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药放在那里，我一会儿就喝。”乐心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但是最后还是出声了，只是那声音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疲累。

　　　“公主，您还是现在喝了吧。”青月替乐心按摩了一会儿肩膀之后，走到药碗前，现在碗里不经不再散发那浓浓的苦味了，但是那那药味却是越来越浓厚。“喝了这些，晚些时候，再招个太医过来瞧瞧，看看公主的腿伤是否有所好转？”

　　　“知道了。”乐心看了一眼青月，终于下定决心把那碗苦苦的药汁灌了下去，她不想一口一口，斯斯文文的把它给喝下去，必竟这药汁实在是太苦了些，几乎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吐出来。

　　　“公主，来块梅花糖，甜甜嘴吧。”看着乐心苦着一张俏脸，忍受着这药汁特有的苦味的时候，青月忙将一盘的梅花糖给端了过来，虽然这曾经是公主最爱的一种点心，可是自从先皇过世之后，公主成为了摄政公主，代天子监国之后，这梅花糖就越来越少吃了，尤其是最近，几乎就不吃了，虽是如此，青月还是让人每日准备一盘新制的梅花糖备用，好让公主想起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

　　　“不用了，这样就好。”乐心拒绝了青月的好意，强忍着嘴中的苦味，没有把那药汁给吐出来，却还是说道，“这帮太医们，这药开的越来越苦，味道越来越怪，真是……”

　　　“太医们也是为了公主好啊，要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太医的药见效了，公主的腿就又能走路了。”青月不忘不了前几个月，公主去边境巡查之事，那日，如果不是公主的马儿突然受惊，以公主的马术，断不能从马上摔下来，导致自己摔断了腿，这几个月下来，虽然良医换了不少，却还是无法下地走路。

　　　“都是一帮庸医，虽然说烂树根子也能治病，可那也要看是在谁的手里，说不谁，我的这双腿，就要毁在太医院庸医们的手里。”乐心捶着自己的双腿，却还是一点儿感觉也没有，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必竟她还年轻，不想在轮椅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公主，奴婢求您别胡说了。”青月看到乐心捶着自己的双腿，又说着如此晦气的话，忙跪了下来，将她的手在半空中拦住，不让她再继续虐待自己的双腿。“让太医们再试试，如果不行，咱们可以再在宫外寻找良医，公主的腿伤总会有办法的。”

　　　“青月，起来。”当青月在半空中拦住自己捶打双腿的拳头，乐心才感到自己失控了，一身冷淡的自己，在这个自己最信任的贴身侍女青月面前，失态了，不过，她还是立即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让青月站起来。“从今往后，在人前，我是主子，在人后，你可以不用向我下跪。”

　　　“青月不敢。”刚刚站起来的青月，听到乐心的这句话，忙又跪了下来，现在她才感觉的到，自己刚刚有多么大胆，虽然乐心公主是在捶打她自己的双腿，但自己的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敢拦住公主的手，想到这里， 青月就出了一身的冷汗。

　　　“起来，”已经冷静下来的乐心，看着又跪下了的青月，一声冷喝，让她起身，“难不成还等我过去拉你不成？”

　　　“奴婢不敢。”青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忙又站了起来，这一次，却不敢再向公主多说什么，收拾了书案上空空的药碗，就要离去。

　　　却不料乐心却在背后冷淡的说道，“记住了，在人前，我是你的主子，在人后，你可以不跪。”

　　　“谢公主殿下。”青月无奈，转过身来，向着乐心的方向施了一礼，对于免跪这件事情，青月知道，已经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必竟乐心公主是监国的公主，臣民又称她为凤凰公主，向来是说一不二的。

　　　“云儿，快点起来……”

　　　在大殿之内，景亲王摒退了殿内所有的内侍，想将云妃快点拉起来，谁曾想到，云妃却是摇了摇头，拒绝道“王爷，不用管臣妾，您该出宫了。”

　　　“别说那么多了，你先起来再说。”景亲王看着云妃，一脸的心疼，“皇上出宫的事情，也怪不到你身上， 何苦要折磨自己呢。”

　　　‘皇上出宫’听到这几个字，云妃的心里却是一突，“王爷，皇上出宫的事情，跟您有关，难道你……”云妃的心里越想越是害怕，“你疯了，怎么敢……”

　　　“没有。”对于云妃的猜测，果亲王果断的给予了否定的答案，“我也歹也是皇上的王叔，怎么会做出此等之事。”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云妃的心算是放回了肚子里，不有噪子眼呆着了，任由景亲王将自己扶起，“臣妾今生只想好好照顾炫儿，让他安然成大，此生就别无所求了。”

　　　“知道了，我会好好照顾你和炫儿，放心吧。”景亲王将云妃拥入怀中，“必竟炫儿也是我的儿子，我不会让你们娘俩受到任何伤害的，我一定会给你们最好的。”

　　　云妃听着景亲王的话，甜蜜的笑了，却没有发现，景亲王眼底的冷酷，想来，他嘴里说的，跟他心中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吧。

　　　第二章 公主出巡

　　　深夜，一个黑色的身影借着月光潜入了乐心的寑宫。来到她的床榻边上，轻轻的呼唤着，“公主……”

　　　“寒夜，你来了……”乐心睁开了眼睛，却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因为腿上行动不便，只是费力的转了一个身，问道，“如何？有没有查到皇弟的下落。”

　　　“有人曾在风寨那里见过一个跟皇上很是相似的少年。”被称为寒夜的黑衣男子，脸部罩着一具金属的面罩，让人看不到他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只是那一双眼睛，在黑夜之中闪着冷寒的光芒，那应该就是他被称之为寒夜的原因吧， 想必此人就算是不英俊，也长的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风寨？”乐心努力的坐起身来，“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土匪窝吗？”

　　　“寒夜，曾经打听过这风寨的行事，据说他们都是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在那一带，口啤也还算不错。”寒夜公式化的报告着自己打听到的消息，却没有告知乐心他发现的另一件事情，眼底深处，不知在独自思索着什么。

　　　“知道了，你回去休息吧。”乐心听完了寒夜的话，这段日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有事我会再找你的。”

　　　“是，公主。”寒夜听完他的这位主子的话后就转身离开了，当然了，他离开的方式，也跟他来时一样，从窗口跳了出去，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

　　　“有本启奏，无本退朝。”

　　　乐心穿着她监国公主特制礼服，坐在本应该是她皇弟的龙椅之上，听着从大臣们的上表，议论着全国各地都有哪些要事发生。直到所有的事情都告一段落，乐心才开口道，“今日本公主，还有宣布一件事情。”

　　　“公主请讲。”所有的大臣们听到乐心的这一句话，全都跪了下来，准备聆听乐心的训话，要知道，以乐心这小小的年纪，代居监国一职，虽然有些大臣们并不同意，但是几年的时候下来，都知道这位公主的本事，倒是也都安生听话。

　　　“这三天之内，各位臣公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本公主处理的，都理好一个折子，呈上来，本公主，三日之后要到民间去巡访一翻，不在的这些日子，各位臣公们有什么大事，可以飞鸽传书于我，其它的事情，都商量办吧。”

　　　“可是，监国公主殿下……”正直一些的老臣，都觉的监国公主的此举不妥，“皇上不在宫内，监国公主殿下如果也出宫的话，那这宫中……”

　　　“各位爱卿放心，后宫之事，自然还由云妃娘娘做主，不会改变……”

　　　“那这朝堂之上，皇上和公主既然都不在，总要有一个辅国吧，”

　　　“嗯，也好。”乐心听到大臣们的议论纷纷们，倒觉的也有几分道理，虽然她也曾离宫私访民情，可那都是有皇弟在宫中的情况下，可现在皇帝不在，公主不在，这诺大的朝庭似乎连个主事的人也没有。“各位爱卿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乐心想了一下，“那这样吧，在这离宫的这段时间，朝堂之上，调用辅国两位，不分大小，不论正副，只要为我臣民尽心尽力就是，各位爱卿有什么好的人选？”

　　　“我推荐景亲王，他是皇上和公主的叔叔，又是皇族中人，在这个时刻，身居辅国之职，再适合不过。”

　　　“我推举郑大人，他为人清廉，两袖清风，对人待物，最是不偏不向&”

　　　“我推荐包大人，……”

　　　“我推荐杨大人，作风严谨，又是三朝老臣，又曾是帝师……”

　　　“好啦。”听到金銮殿之内，吵吵嚷嚷，宛如菜市场一般，让乐心很是不悦，“大殿之上，如此吵嚷，成何体统？”

　　　“公主恕罪……”所有的大臣都在乐心的这一声大喝之中住了嘴，都感觉自己失态，然后就在这大殿之上，跪了下来。

　　　“好啦，这监国一职，本公主决定，左监国为景亲王，右监国为杨大人，两位监国不分正副，不论大小，在我和皇上不在宫中的这段时间，好好处理国家大事，不得有误。”

　　　“谨尊皇命。”

　　　“公主，咱们真的要出宫去巡访民情吗？”青月一帮替乐心打理着出宫所需带的衣物，一边开口询问着。

　　　“当然，不然要你整理那些东西做什么？”乐心到了现在还在处理着桌面上堆积如山的奏章，头也不抬的回答着。

　　　“可是公主，那朝中……”青月必竟在乐心的身边呆的时间长了，也知道公主和皇上在朝堂上的势力比不上景亲王，如果此次公主离开，朝堂之上，还有谁能压制景亲王？那不是将皇座拱手让给景亲王吗？

　　　“不用担心，我全都已经安排好了。”乐心从来不让自己身边侍侯的人，接触到朝堂上的事，或者是她手其它一些秘密，否则的话，真要出了什么事情，对谁都不好。

　　　“可是……”

　　　“没有可是。”乐心翻完了几本奏折之后，才转过头去看向正在帮自己整理衣物的青月，“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难道你都忘记了不成？”

　　　“奴婢知罪。”听到乐心公主的疾言厉色，青月才反应过来，是自己说的太多了，不由的立即跪倒在地，身边凤凰公主身边这么多年，她又怎么不清楚公主的脾性，又怎么会不懂为何公主此时会如此的疾言厉色，再想想当初以往最早在公主身边当差人的下场，让她不由的出了一身冷汗。

　　　“整好东西，就下去吧。”看到乐心跪倒在地，乐心反而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头过去，挥挥手，让青月早点下去，然后再继续看那堆积如山的奏折，乐心很是清楚青月的谨慎，也很欣赏她这一点，可是宫中必竟比不上宫外，只要谨言慎行可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防备其他人的暗算，就算你自己小心谨慎，不开罪任何人，可你站了一个别人想要的位置，有时候，那就是一个死罪。

　　　“是。”青月在乐心的背后叩了一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快速的将东西整理完毕，才匆匆的退了下去。

　　　“你不该如此吓她？”

　　　昨夜那个黑色的人影，不知何时从阴影中起了出来，指责着乐心的冷酷。在他看来，青月的那一番话，实为是好意提醒乐心要注意到朝堂之上的事情，免的被那个不知死活的景亲王给钻了空子。

　　　“有时候，有些事情，她只要不参与，也许就能保住一条命。”乐心公主依旧没有抬头，看着那奏章，来人是谁她很是清楚，再加上她凤凰公主，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恶事，自然也不会惧怕刺客的出现了，再说了，真要是刺客的话，也不可能悄然无息的来到她的身边，当然，除了这个叫寒夜的黑衣男人。

　　　“真的要出宫？”寒夜看着乐心公主的背影，眼底闪过一丝伤痛，“如果是寻找皇上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暗中打听，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两日，寒夜一直在思考着埋着乐心公主那件事情，到底对不对，自从乐心公主将他救起，把他培养成公主暗卫之后，他从来没有埋过她任何一件事情。

　　　“真的。”乐心的话回答的斩钉截铁，不留一丝余地。

　　　“为什么？”寒夜并不是很明白乐心公主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知道现在景亲王察觉自己的势力正在慢慢被凤凰公主所瓦解，已经有些着急了，如果凤凰公主此时候出宫的话，很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虽然他能够在一旁守护她，可必竟双拳难敌四手，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百分百的护她周全。

　　　“如果再不出宫的话，我这双腿，怕就永远也别站起来了。”乐心公主还是那么一副冷淡的样子，看着手里的奏章，却是头都没有抬一下。

　　　“什么……”寒夜听到这个话，眼里闪出一丝厉芒，“难怪公主的腿总是不见好，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啊。”乐心终于无法再假装自己的镇定，将手中的奏章放到桌子上，“如果不是前几日我看这药汁的味道越来越苦，味道也与以往的不太一样，估计我也不会想到这一方面吧。”

　　　“那……”

　　　“在宫中，有云妃在，景亲王不会做什么事情，至于在宫外，我自然也有我的法子来应付。”乐心的眼底也深藏着愤恨，太医院里竟然也有敢向自己下手，看来她这段时间，对于这之事，实在是太过于疏忽了。

第三章 虚惊一场

　　　“大皇姐，你要去做什么？”

　　　就在乐心公主准备私服出宫的时候，一旁有一个肉嘟嘟的幼童跑了过来，看上去，也就三五岁的样子，一身的华衣，再加上那红扑扑的脸蛋，甚是可爱。

　　　“小王弟，来……”乐心命人将抬起的轿子停下，探出头，伸出手，接过这个肉嘟嘟的小胖孩，“小王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乐心将小王弟，也就是云妃所出的小王子乐炫抱在怀中，细心的擦着他那额头细密的小小汗珠。

　　　“我和嫲嬷在玩抓迷藏，嫲嬷找不到我……”软软的童音，香香的身子，让乐心对自己的这位小皇弟也是爱不释手。

　　　“这可不对啊，嫲嬷找不到，那该多着急啊，我让人把你送回去可好？”

　　　“不好，”小乐炫摇了摇头，“大皇姐，你要去哪里玩啊，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

　　　“谁跟你说我要去玩啊？”乐心并不想将大人之间的战争，牵扯到孩子身上，必竟小乐炫才四岁多一点，正是天真无邪，快乐无忧的年纪。

　　　“是昨天母妃说的，说大皇姐要出宫玩，”小乐炫一脸的童真，眼里充满了期待，“大皇姐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

　　　“宫里不好玩吗？”乐心看着小乐炫，还真是有些无语，这个小王弟，比当初她和王弟的童年，可是幸福多了，“为什么想要出宫玩呢？”

　　　“很好玩啊，”小乐炫点了点头，“宫里很好玩啊，可是母妃说，大皇姐今天要出宫，所以，我就……”说到这里，小乐炫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你就甩开了嫲嬷，自己跑过来，是不是？”乐心可没有想到，这位小王弟打小就会这么的，呃，不听话，“云母妃有没有说过，你可不可以承大皇姐出宫去玩？”

　　　“没有，母妃说，大皇姐出宫有正经事办，让炫儿不要给大皇姐添麻烦。”

　　　“去云妃宫里。”乐心听到小王弟的话，看着他，无奈的摇了摇了头，让内侍先行改道，反正她是出宫办事，出不差那一时半刻的时间。

　　　“不用了，臣妾已经过来了。”在听到乐心吩咐内侍转路到她宫里的时候，云妃娘娘就已经听到消息，走了过来，洽洽听到了这一句。

　　　“小王弟，去你母妃那里。”对着云妃娘娘，乐心公主的脸上就没有了见到乐炫时那真心的笑意，只是点头示意了一下，就要小王弟回到她母亲身边，“大皇姐还有些事情要去办，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礼物可好？”

　　　“不要，我跟大皇姐出宫去玩。”乐炫摇了摇头，双手勾上乐心公主的脖子，示意自己一定要跟去。

　　　“炫儿，乖，别打扰你大皇姐做正经事，你跟母妃回宫好不好？”云妃娘娘看着自己的儿子缠里乐心公主，魂都快给吓飞了，却又不敢当着这位监国公主的面，训斥自己的儿子，必竟她虽然是太妃，可也是妃位，这要是在平常的富贵人家，那也就是一个妾，连跟主子平起平坐的权利都没有。

　　　“不要，”乐炫再次摇了摇头，他可是很清楚，自己的母妃很怕大皇姐，如果大皇姐肯带自己人出宫玩的话，那么，母妃肯定不会说些什么。“大皇姐，你也带我出宫去玩好不好？”

　　　“炫儿……”听到乐炫的话，云妃感觉自己就快要晕过去了，她和景亲王做过什么，她最是清楚了，万一凤凰公主把她的儿子……

　　　云妃心里的恐惧，乐心一直看在眼里，却是没有多说什么，“不如这样，炫儿，大皇姐带你出宫玩一圈，然后让侍卫把你再回来，你看可好？”

　　　“公主，不要……”云妃的神情有些迷惘，她只是听到听到乐心公主要将炫儿带出宫去玩，却没有听到，会让侍卫把他给送回来，再想想自己与景亲王做的事情，云妃以为凤凰公主要结自己的儿子下手了，吓的够呛。

　　　“要……要，大皇姐，你带我去玩。”小小的年纪，还不明白大人间的争斗会是如何的残酷，不过既然大皇姐答应带他去玩，那就再好不过了。

　　　“走吧。”原本要将乐炫递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这一次，乐心公主想要给云妃一个小小教训，虽然她很清楚云妃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比起后宫其他的女人，好了太多，可是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单凭她做了不该做的事，她替父皇废了她，将她打入冷宫，或者赐条白绫都不过，更何况只是小小的惊吓而已。

　　　“公主……”云妃无奈，却又不必反驳，只能跪倒在地，却又是不敢多说什么，要她说什么，难不成要求凤凰公主放过自己的儿子吗？可人家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带他去出宫玩一趟，这还是自己的儿子自己要求的，云妃无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开。

　　　“娘娘，咱们不如去找景王爷？”身边的宫女秀荷见凤凰公主的软轿越行越远，确定她们听不到自己的话的时候，才敢将云妃从地上扶了起来，替她支招。

　　　“对，找王爷，你们快去找景王爷来，就说本宫找他。”云妃听到秀荷的话，才回过神来，是啊，她没有办法，那么景王爷会有办法救回她的儿子吧，如果连景王爷都不能救回她的儿子，那她不如一条白绫，上吊死了算了。

　　　“不用找了，本王来了。”景亲王快步的向这里走来，他本来要去云妃的宫里的，只是一路上听着云妃现在在宫门口，跪地哭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快步赶了过来。“你们是怎么伺候云妃娘娘的，为什么她会如此伤心难过？”

　　　听着景亲王的质询，一时之间，跟随在云妃身后的宫女内侍们又通通的跪倒在地，只有秀荷一个人跪的比较靠前，将刚才的情形跟景亲王说了一遍。

　　　“好啦，好啦，别哭啦……”听明白了为什么云妃到现在还是如此的泪流满面，景亲王挥退了四周的内侍，将伤心的云妃搂入怀中，“放心吧，那个丫头不会把炫儿怎么样的，她只是吓唬吓唬你。”对于这凤凰公主的心思，景亲王跟她是争暗压政权这么多年，当然很是清楚了解她的招数。

　　　“吓唬我……”云妃止住了眼泪，从景亲王的怀中抬起头，楚楚可怜的问着他，“她为什么要吓唬我啊？难不成……难不成……”云妃想到那个可能性，额头就满是汗水，想必她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是犯的何等的滔天大罪吧。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我会保护你，会保护咱们的炫儿。”景亲王知道云妃的胆小，忙又将她搂入怀中好好安慰，“你先回宫去梳洗一番，然后睡上一觉，我保证等你醒来之后，炫儿就在你的床边守着你，好不好？”

　　　“真的。”云妃也知道自己在这里跟景亲王抱在一起不好，可是爱子被凤凰公主带出宫，又让她实在难忍伤心，不禁又哭了起来。

　　　“真的，我保证。”

　　　“来人……”景亲王安顿好了云妃，就回到自己的景王府里，刚一进书房，就把自己的暗卫给唤了出来，“马上给我去查，看看炫王现在被凤凰公主带到哪里去了，记住不要惊动她们，”

　　　“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影晃进景亲王的书房之后，又马上晃了出去，让人一时之间，以为自己眼花呢。

　　　“王爷……”黑影飞出去不支半个时辰，又窜入了屋内。“炫王他……”

　　　“他怎么啦？”对于这个乐炫，景亲王还是很紧张的，必竟是云妃生的儿子，就算他一辈子只是一个景亲王，可如果让乐炫登基为帝的话，那他可就是背后的太上皇了，他这辈子，可就没有白活了。“快说呀……”

　　　“属下刚刚打探到，凤凰公主在街上带炫王绕了一圈之后，就命人送炫王回宫了。”就因这这样，黑影才能如此迅速的回来，向景亲王传达这个消息。

　　　“你先下吧。”听到黑影的话，景亲王不知道自己人是不是该松一口气，“来人，备车入宫。”最后他决定，还是到宫里去看一眼为好，如果炫王真的安危无恙，他才能放心的下。

　　　“公主，咱们这是到哪去啊？”

　　　青月跟乐心公主坐在一辆马车上，看着车窗外的景色，很是稀奇，这可是在那深宫之中，看不到的呢。

　　　“去给我倒杯水来。”乐心公主看着一出宫，明显话较多的青月，头都有些痛，谁能想到在宫中谨言慎行的小青月，竟然会是一个话篓子，如果不是今天一早，她就在自己的床前苦苦哀求的话，乐心公主还真不想带好出来呢，必竟宫外比不得宫里，在宫里好歹因为她是自己这监国公主的贴身侍婢，不看僧面也要看几分佛面，再加上青月办事一向小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错的样子，也不会让人多注意几分，可是出来就不一样了，必竟她是一国的公主，还是个担有监国名号的公主，总会引来各方的注意，跟在她身边，反而比在宫中更容易招来危险。

　　　“哦……”青月轻快的应了一声，公主的马车之上，外面看起来，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里面，却装饰的很是精致，不管是车里铺的毯子，还是里面的小斗小柜，无一不展现着监国公主的身份尊贵。

　　　“安静会儿……”乐心公主接过那盏水，瞪了青月一眼，就因为这个丫头的呱噪，让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那种气氛全被她给打扰了。

　　　“是……”

　　　第四章 遭遇劫匪

　　　“什么人……”

　　　就在乐心准备将手中的空茶盏递给青月的时候，就听到外面的侍卫们一声怒喝，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很是生气。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一句很是经典的打劫话，甚至每个劫道的人都说过，可还是让躲在马车里的青月害怕的的发抖，虽然可以小心翼翼的在宫中生存，可那是你不去惹他，自然很少人惹你，再加你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后台，那就更没有事情可以打扰到你，可这里不一样，外面的劫匪可不管这些的，青月自认为，自己跟他们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公主，是劫匪啊……”青月害怕的想要挤到乐心公主的身边，必竟乐心公主身为凤凰公主，又是监国公主，见过的世面也多，想必能给自己一份安全感吧，青月可不认为，如果车外的那些个变装的侍者，在自己和公主受到袭击的时候，会先保护自己。

　　　“慌什么？一边做好。”乐心公主看着青月害怕的样子，不禁低声喝斥，“外面不是还有侍卫吗？让他们处理就可以了，你怕什么？”

　　　“她是怕那些侍卫保护不了你们啊。”

　　　车外的打斗声未停，却有一个声音已经在车窗外响起，一时之间，竟然让青月吓的几乎尖叫起来，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

　　　“你就那么自信？”乐心公主努力挪动自己的双腿，将自己移动到车窗附近，把头探出车厢，她倒是想要看看，究竟是哪家不长眼的匪徒，敢打劫到她凤凰公主身上。

　　　“当然啊。”说话的是一个男人，声音很是清澈，却又带有一丝爽朗，不过乐心公主，确不能确定，他究竟是敌还是友。是敌吧，有他守在这马车旁，确是没有一个劫匪走近这马车半步，可若说是友吧，他又穿了一身粗布衣衫，这也就罢了，可为何脸上也蒙了地一块跟劫匪一模一样的黑布呢?

　　　“你是什么人？”乐心公主看着这个男人的半边脸，总有几分眼熟，但是在哪里见守呢，她确是又想不起来，这种情况，让乐心有些困扰，要知道，她凤凰公主，可是有名的过目不忘呢。

　　　“跟他们一样啊。”男人依旧是站在车窗边上，没有动手，就那么有一句，没一句的跟乐心公主闲聊，这一点，就更让乐心公主猜不出他的来历了。

　　　“跟他们一样，你也是劫匪吗？”听到这个男人的话，青月哆哆嗦嗦的问道，心里却是在暗暗叫苦，自己在宫里那么乖，难得一次求公主带自己出来玩，怎么还会碰到这种事情，还真是流年不利啊。

　　　“可以这么说。”这个粗布衣衫的男人大大方方的承认了，“不过，应该说我是他们的领导者，也就是所说的山大王吧。”

　　　“啊……”听到这个男人的解释，青月一时激动，给吓晕过去了，她这一辈子都没有如此近距离的见过山大王呢。（主要是在宫中，乐心公主见她小心谨慎，又算的上是忠心，特意让人暗中对她多加照顾而已，否则的话，一个在宫中多年的宫女，胆子是不会这么小的。）

　　　“你这个贴身宫女很有趣呢。”

　　　“你也很有趣啊。”乐心公主神色依然很平静，“既然知道她是我的贴身宫女，想必也很清楚我的身份，竟然还在出面抢劫，这事也是有趣的紧呢。”对于粗衣男子的话，乐心公主心里也是大吃一惊，她虽然是监国公主，也代皇帝摄政，但是她此次出巡就是为了寻找自己那贪玩的皇弟，除了侍卫没有多带之外，身份也是多做乔装，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出了京城多远，就怕土匪给劫住了，最最可恨的是，这主事之人还知道自己的身份，看来，这景亲王想要动付自己，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呵呵，公主也很有趣啊。”男人笑着看了乐心公主一眼，眼底满是赞赏，但是乐心公主却是注意到了，他的眼底深处，可是没有任何的笑意，甚至还有更多的恨意，这一点儿，不由主她这位凤凰公主暗暗留心，这个男人除了深藏不露之外，还是一个笑面虎呢，这种人最是难以对付了。

　　　“既然胜负以分，是不是该叫他们停下来了？”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她，堂堂金元王朝的监国与摄政的凤凰公主，竟然做了一个土匪的俘虏，想想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呢。

　　　“公主想要他们停下来，自然可以。”男人伸手想将乐心公主从马车上扯下来，却被乐心公主伸手阻挡，粗衣男人的剑眉一挑，“怎么公主，不想下马车？”

　　　“我双腿行动不便的事情，没有人告诉过你吗？”乐心公主一脸的嘲讽，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恐怕那些侍卫们也不会如此的拼命，要把那些个劫匪给赶走了。

　　　“什么……”听到这件事情，男人的身上迸出一股强烈的恨意，同时也明白为什么以这个凤凰公主的性子，竟然会乖乖的坐在马车里，除了看他们打斗以外，什么也不做。“谁干的？”

　　　“什么时候劫匪也会关心人质以前受过什么欺负？”对于眼前的这个粗布男人，乐心公主一向觉的很是眼熟，似乎这个男人是她很熟悉的人，可是暗中观察，却又感觉不是，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乐心公主很早就想问出来，只是理智一直压抑着，现在，她终于问了出来，但并不后悔，她真的想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谁，为何她会感到如此的熟悉。

　　　“所有人都住手。”粗布男人并没有回答乐心公主的问题，而是双手将她抱在怀中，转过身去，才对着正在打斗的官匪一声大吼，“你们的公主现在在我的手上。”

　　　“公主……”所有的侍卫们见到自己拼命保护的主子竟然已经落到劫匪的手中，不由的全部跪倒了在地，这一跪，跪的是他们的主子，因为他们的无能，才会让这堂堂金元王朝的凤凰公主，竟然落入了劫匪的手中。

　　　“我没事，全部都起来吧。”乐心公主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虽然是清脆的女声，却有着一股无法忽略的上位者的气势。

　　　只不过，这种气势对于现在正在抱着自己的男人，几乎是没有用的。只能低头小声说道，“你的目标是我，既然我已经落到了你的手里，就放他们离开吧。”

　　　“你认为我会放他们离开？”对于乐心公主的话，男人感觉倒是很有意思似的，“今日这事，如果他们都死光了的话，也不会有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如果让他们活着离开，那不是给我们自己惹来麻烦吗？”

　　　“让他们离开，既然你活抓了我，那么我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有什么麻烦不能替你挡呢？”乐心公主不是笨蛋，自然能够听出男人口中的嘲讽，虽是如此，但她也不能做些什么，只能是低下身段的相求，“我好歹也是是上监国公主，难道有我在你们的手中，还有什么麻烦会大过这个我这个麻烦吗？”

　　　“哈哈……哈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男人大笑，的确如她所说，将乐心公主活抓，就已经是天大的麻烦了，在这金元皇朝，已经没有比这个麻烦更大的了。“好，就依公主殿下，我放他们离开，不过……”

　　　“我明白，只要你们不伤他们性命就可以。”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的‘不过’是什么意思，但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这个事情是肯定。“让我跟他们说几句话， 我就跟你们离开。”

　　　“好”男人同意了，也许是艺高人胆大吧，虽然男人并没有出手，但是单凭气势，乐心公主就能确定，在场的所有人，估计都不会是这个男人的对手，所以自己的这个要求，男人很痛快的就同意了。把她放在马车的座驾上，自己站在马车旁边，不远不近的距离，也不怕他们搞什么鬼。

　　　第五章 只身涉险

　　　“全都起来吧。”乐心公主看了一眼让在自己不远处的男人，心中却是叹了一口气，对着还跪在地上的众侍卫说道，“这次出宫，我确有事情要办，主要是找一个人。”

　　　“公主……”众侍卫都不曾起身，又是喊了一声，似乎还有人在低泣，显然乐心公主跟那个土匪头子低声商讨的事情，他们也曾听到，必竟都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是第一要素。可是听到乐心公主如此低声下气的求一个土匪头子，放他们这群侍卫性命，还是认他们忍受不住，再加上公主又是在人家的手里，他们更是动弹不得。

　　　“我的贴身侍女青月，知道我此次出宫的目的。”乐心公主顿了一顿，又继续说道，“我被劫之事，你们不必外传，让青月假扮我的身份，继续照我原来的计划行事，不得有误。”

　　　“是……”侍卫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依照主子的命令办事，不过，公主的这条命令也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活命的借口，否则此次回去，要是让朝庭知道他们没有把公主保护好，还让公主如此低声下气的求别人放过他们，恐怕回去之后也是灭门的大罪，不过既然公主有自己的安排，他们也只能听令办事。

　　　“这主意不错。”男人可是对乐心公主的如此安排，充满了赞赏，不管人家是为何，总之是不会给他们再带来麻烦而已。

　　　“谢谢夸奖。”

　　　乐心公主在打发了所有的侍卫之后，也被这个男人给敲晕了，目的就是不想让这个乐心公主发现他们是什么人，或者中途给他们找些什么麻烦，必竟也是堂堂的凤凰公主，没有一点儿心机，又怎么有宫中生存，跟那景亲王在朝中争权压势呢。

　　　“大当家哥哥，你回来啦。”一个娇俏的声音，把乐心公主给吵醒了，这个被称为‘大当家’的男人，竟然把她敲晕了抱在怀里，一路上，只要她醒来，就被点上睡穴，或者再次敲晕，就是不想让她知道这帮人是什么身份，不过土匪不是土匪，乐心公主想来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高贵的身份。

　　　“原来你还是一个大当家的啊？”乐心公主现在已经习惯自己醒来的时候，是被这个男人给抱在怀里的，所以此刻她没有丝毫的不自在，只是看着这个大当家，笑了笑，嘲讽的说了一句。

　　　“让公主见笑了。”这位大当家的脸上依旧蒙着那块黑布，没有把自己的脸给露出来，但有总有一丝珠丝马迹，让乐心公主确定他肯定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只是是敌是友，就很难说了。

　　　“好说，好说。”乐心公主倒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必竟现在她真的成为了阶下囚，现在多说什么都是无益。

　　　“大当家哥哥，她是谁啊？”那个娇俏的声音，听着就是一个小姑娘，显然很是不满意自己被人给忽略了，或者说是她被大当家怀中的女人给惊到了，要知道，这位大当家自大家认识他以来，怀中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女人。当然，青楼楚馆里的那些除外啊。“怎么可以让您抱着她呀？”

　　　“喂，你还不快点从大当家哥哥的怀中下来……”小姑娘见寨主大哥不理会自己，反而是小心翼翼的跳下马来，生下碰到怀中的乐心公主，这一幕，更是让小姑娘气的够呛。

　　　“小星，不得无礼。”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声阻止了这个气呼呼的小星姑娘未曾出口的话，“你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可是，大哥，那个女人……”小星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自己的大哥一瞪，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只不过，嘴里还是一直在嘀嘀咕咕，显然对眼前的情况，很是不满意。

　　　这位大当家大人可是谁也没有看，当然，那个满脸气愤的小姑娘，更是当她不存在似的，就大步的向他的山寨的大厅里走去，骑了这么久的马，连他都觉的很累，怀中的这个女人，应该更累吧，养尊处优那么久，应该从来没有受过这份苦吧。

　　　自己一屁股坐在大厅的主位之上，再把怀中人的给粗鲁的扔在一旁，当然，这里所说的粗鲁，是做给别人看的，乐心公主可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男人把自己放下时的那种小心翼翼，生怕伤到她似的。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寨里可有事情发生？”这个大不家的把乐心公主扔在一旁，就要准备开始处理他寨子里的日常事务，必竟他也出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想必一些事情也压了不少。

　　　“还好。遵照大当家的吩咐， 咱们这段时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特殊的事情。”还是那个温文尔雅的男声，回答着大当家的问话，他叫做许冬阳，曾经是一个书生，至于他为何来到山寨，那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了，跟他一起来到山寨的，还有他的一家人，全都来了。“只是，寨子不在，这段期间也有几人来投奔咱们风寨，我们做不了主，所以就先把人给请出去了……”

　　　“做的很好，”这风寨的大当家，单名一个风字，对于自己这位得力助手的安排，很是满意，“我早说过，想要加入我风寨的人，一定要我亲自见过才可以，你们做的很好。”

　　　“谢大当家的夸奖。”许冬阳对于寨主的夸奖，交没有多大的兴奋， 因为这些事情，本就是理所应不，是他该做的。

　　　“这里就是风寨？”乐心公主被扔到一旁之后，什么也没说，安安静静的听着这些人讲话，只是听到‘风寨’二字之后，才全身一震，难怪当初她遇袭的时候，寒夜没有出现呢，如今听到这两个字，才知道，也许不是寒夜没有暗中跟着她，而是知道这些人是风寨的人，趁机跟着他们一起到这里的。

　　　“你也知道风寨？”听到乐心公主似乎也知道风寨，这位大当家却是浑身一震，很是惊讶，必竟乐心公主是金元朝的凤凰公主，平日里监国摄政已经很是忙碌，对于这些土匪流寇的事情，应该不是很清楚的，但为何也会知道呢？

　　　“知道一些。”乐心公主努力的将自己凑近这位大当家的，“你们这几个月，可曾见过一个少年……”说着，乐心公主将自己弟弟的一些特征描述给他听，希望能从他的口中听到好消息，必竟皇弟出走也有一段时间了，再找不到的话，她还真不好，对天下的臣工交代，再加上景亲王的步步紧逼，恐怕到时候就要立炫王为帝了，这可是她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了。

　　　“没有。”见到乐心公主如此紧张的那个少年，这位风大当家的就算是曾经见过，也会说没有见过，更何况，他的确不知道呢。

　　　“怎么可能没有？”乐心公主的声音有些急了，她相信寒夜的能力，他既然查到皇弟曾经在这附近出现过，那就一定出现过，只是，为何，这风寨的的会没有见到呢？“是不是你不知道，所以才说没有？”

　　　“那个人没有在这附近出现过。”风大当家的对于乐心公主如此关心那个少年，可是很不满，“你说的那个少年，是你什么人？”

　　　“是我……”刚要脱口而出的话，乐心公主又把他给咽了回去，她不能把皇弟的身份就这么说出来，否则的话，不是要给皇弟招祸灾吗？谁都知道这风寨的人经常劫富济贫，那么就肯定会仇视官府了，万一他们要是发现了皇弟的，那……

　　　想到这里，乐心公主就出了一身冷汗，刚要再说些什么，好把这个少年的身份给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风大当家的可是把乐心公主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自然人家心里打的那些小九九也很明白，“你最好跟我说实话。否则……”

　　　“哼……”听到风大家的威胁，乐心公主眼内精光一闪，冷哼一声，“否则怎样，杀了我不成？”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否则会是怎样了，”风大当家的很是不满乐心公主的强势，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邪邪一样，没有再为此事过多的纠缠。

　　　第六章 初到风寨

　　　“大当家的，这位是……”

　　　许冬阳对于大当家的亲自带回来的女人，可是很好奇的，必竟打他们一家来到风寨避难之后，就没有见过这位大当家的与什么女人如此亲近过。

　　　“我刚掳回来的压寨夫人，名唤心儿”这是风大当家的给乐心公主安排的新身份，“你们说如何？”

　　　“姿色不俗，胆色也不错。”这是厅内众人给乐心公主的评价，“既然是大当家的亲自带回来的，那肯定就错不了。”风寨的上上下下都对这位风大当家识人的本事，感到惊叹，就因为他有如此本事，他们风寨才能存在至今，没有因为官府派出的探子，而被剿灭掉。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不妨就替我准备准备，三天之后，我打算与我的这位压寨夫人完婚。”大当家显然很满意众人的话，不由的乐滋滋的宣布自己的决定。

　　　“你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同不同意？”乐心公主听到这位风大当家的话，有些吓到了，当然惊吓更大的，是这位风大当家，突然扭头看向她，眼里除了怒气之外，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里面。

　　　“你同不同意有用吗？这里一切我说了算。”风大当家可没有当着厅内这么多兄弟的面，说这句话，而是将乐心公主伸手抱了地来，在她耳边悄悄说出过些的。

　　　乐心公主对于他的举动，感觉很是愤怒，可却又无可夺何，气红了一张俏脸，却也是无话可说，人家都知道她的身份，还能把自己给掳到风寨里来，那么自己只能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

　　　“东阳，心儿的双腿行动有些不便，你一会儿叫你妹妹过来照顾她。”看着乐心公主的不知是气红，还是羞红的一张俏脸，风大当家可是心内一动，感觉下腹一阵火热，目光从她的胸部直接慢慢的扫到腿部，但是看到她的双腿，这位差点精虫上脑的风大当家，还是清醒过来了，记得找人伺候这位行动不便的监国公主。

　　　“是……”许东阳对于这位心儿姑娘也是很好奇，但是他很清楚什么事情应该问，什么事情不应该问，当然，这也是经历过血的教训他才知道的。

　　　“小星，你过来……”

　　　许东阳把事情跟风大当家的说完之后，就赶紧回到了自己家，对于风大当家把自己妹妹征用丫环的事情，他并没有任何的不满。必竟自己一家人能够安全的活在风寨，已经是风大当家给他们一家的恩赐，能够给未来的大当家夫人做丫环，已经是她的福气。

　　　“今天大当家跟我说……”

　　　许东阳把事情经过讲话一遍，当然，在场听许东阳讲话的并不是自己的妹妹小星一个人，必竟把小星征用给大当家夫人当丫环，对于他们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必须所有人都知道的。

　　　“我不去。”谁知道这位小星姑娘，一听是给这位大当家的夫人当丫环的事情，立刻拒绝，“我才不去给那个来历不明的坏女人当丫环呢。”

　　　“小星……”听到妹妹这么说话，许东阳可是有些头痛，“你怎么会知道大当家夫人会是一个坏女人？你今天不是才见过她吗？”许东阳可是很确定那位大当家夫人没有得罪过自己这个妹妹的，要知道，连话都没有说过的人，如何会得罪过对方。

　　　“她今天赖在大当家哥哥的怀里不下来，不是坏女人是什么？”小星姑娘可是很理直气壮的，她说的这句话，可是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的，并不算是说谎。

　　　“那是因为心儿夫人腿脚不便。”许东阳闭了闭眼，强行压制自己的怒气，对于这个娇纵无理的妹妹有些没辙，这哪里像是一个以书香传世之家的小姐，不过，再想想，也是难怪，必竟他们现在身处于土匪的山寨之中也有几年的时间，所以许东阳对于自己妹妹的粗鲁，忍了。“这件事情，大当家的刚才在大厅已经说过了，这个借口不行，换一个。”

　　　“那就是说这个坏女人是个瘸子喽，那她就更配不上大当家哥哥啦。”换一个就换一个，小星姑娘的脑子还是转的很快的，“要知道，身残之人更要有自知之明，就她那样子，凭什么配得上我的大当家哥哥，能配得上大当家哥哥的只有茗烟姐姐……”

　　　“小星……”听着自己妹妹越说越不像话，许东阳一声怒喝，打断了她未说出口的话，“你太放肆了，什么时候大当家的决定，由得着你来说三道四……”

　　　“大哥，哼……”小星姑娘很是不满意的跺了跺脚，却是不敢再说些什么……

　　　“姐夫，还是我去照顾大当家夫人吧。”一个长相柔弱的女子开口说道， 她也就是小星姑娘口中的茗烟姐姐，是许东阳发妻的胞妹，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是不知为何，许东阳总是对自己的这个小姨子没有多大的好感，不过，这位茗烟姐姐可是跟自己姐姐的小姑子，小星姑娘感情很好，小星对于茗烟的话，一向是言听计从。

　　　“也好。”许东阳看了一眼茗烟，对于自己妹妹的不听话，也是有些无可奈何，自己的妻子还要照顾家里的老老少少，脱不开身，总不能自己这几个大男人去贴身服侍腿脚不便的大当家夫人吧。“好好服侍大当家夫人，不要惹祸上身。”不知为何，许东阳还是这么吩咐了一句，也许是对自己的这位小姨子并不是很信任吧，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是她唯一的亲人，恐怕自己不会把她带到风寨来的。

　　　“茗烟知道了，姐夫放心。”

　　　“大当家，大当家夫人……”

　　　茗烟来到风大当家的院前，在院子里娇声的喊了一句，不敢冒然进屋，必竟这位风大当家，早有严令，不许任何女人私自进他的院子，否则就轰出风寨，茗烟可不敢冒这个险。

　　　“怎么是你……”对于这个茗烟，给风大当家的印象一身是柔弱无比，让人怜惜，只不过可惜，他不是一个惜花之人。

　　　“小星妹妹有些有舒服，姐夫就让我先过来服侍大当家夫人两天。”茗烟将早已替小星想好的说辞说了出来，必竟不能跟大当家讲实话，说小星为了她不愿意过来伺候这位大当家夫人吧。

　　　“知道了，好好服侍心儿夫人。”风大当家可没兴趣听她瞎编故事，有些不太舒服，装的吧，刚刚他回来的时候，还能又叫又跳的，不过，他一个大男人是不会跟一个小姑娘计较的，他唯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伺候乐心公主，必竟她的双腿行动不便，他也不能总是在她身边跟着，还要找人医治她的双腿呢，至于她跟他之间的恩怨，可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茗烟知道了。”茗烟对着这位自己心仪的男人娇娇柔柔的施了一礼。

　　　“好了，你先去准备一些热水，心儿夫人要准备沐浴。”风大当家也感觉到了这位茗烟姑娘那丝丝的诱惑，只不过，现在他的心全放在乐心公主身上，对于这个娇弱的女人，是看也没有看上一眼。

　　　“是。”茗烟心里暗恼，自己这娇弱的形象，无论哪个男人见了，不都是一副馋狼的样子，偏偏这位风大当家总是看也不看一眼，难不成自己还比不上屋子里的那个瘸子不成？想到这里，茗烟可是对屋子里的那个女人感到更是好奇了。

　　　“心儿姑娘，我叫茗烟，奉大当家命令来帮你沐浴。”

　　　茗烟不想叫乐心公主为夫人，自作主张的称她为姑娘，他在外面找了几个寨子里的男人，替自己准备了一桶热水，必竟顶着大当家的名头，说什么话都好使，再加上她柔弱的形象，寨子里的男人们更是乐意帮忙。

　　　“知道了。”乐心公主神情有些发愣，只是下意识的回了一句，她的思绪还在刚刚见到这位风大当家的缷下面巾的样子，虽然有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但是给她的感觉却是那么的眼熟。

　　　“姑娘还是先沐浴吧，要不然水凉了可就不好了。”茗烟看着眼前这个清丽绝俗的女人，心里可是嫉妒的发狂，凭什么这个女人可以成为大当家夫人，而她茗烟长的不比她，身体也比她健全，却要屈居人下，成为她的侍女。“两位大哥，过去帮忙把心儿姑娘扶过去吧。”茗烟看到乐心的失神，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得意，我奈何不了你，必竟你是大当家的夫人，但是我羞辱你一番，还是做得到的。“心儿姑娘，茗烟的力气不大，就让这两位大哥把你放到浴桶里吧。”

　　　“嗯……”乐心公主虽然刚刚有些失神，但还没有到被人羞辱还不自知的地步，收拢自己人的思绪，乐心公主仔细的打量起了这个叫做茗烟的女人，虽然长着一副还错不错的皮囊，但是心地却不是很好啊，只不过，凭她那点小心思，让自小在宫里长大的乐心公主，感觉还不够看。

第七章 被人调戏

“出去……”这是乐心公主正眼打量茗烟之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对于这个女人， 她第一眼就是不喜欢，不是因为她的柔弱做作，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心肠的阴毒。

　　　“心儿姑娘，你……”听到茗烟姑娘称呼乐心公主，两个帮茗烟抬水进来的男人，脸色也有些变了，关于她即将要成为大当家夫人的事情，这两个男人根本就不知道，必竟风大当家还没有在整个风寨里宣布这件事情，本来想占一占眼前这个瘸子女人便宜的两个男人，在看到眼前这个瘸子女人如此呵斥柔弱的茗烟姑娘时，他们也有些不满。

　　　“你们也给我出去。”乐心公主岂能看不出眼前两个男人的意图，心生不悦，要将他们也赶出去。

　　　“怎么啦？心儿，你在叫谁出去？”风大当家刚刚从外面回来，吊儿郎当的样子，让人很是看不惯，听到乐心公主呵斥的声音，就赶过来瞧瞧，见她没有什么大碍之后，就站在门口看热闹。

　　　“你也滚……”乐心公主看到这个风大当家，气就不打一处来，把床榻上的枕头就用力的朝他扔了过去。这个该死的土匪，把自己掳来之后，就扔到这里，不管不问，还让这么一个做作的女人羞辱自己，这种事情，她这辈子还没碰到过呢。

　　　风大当家接过乐心公主扔过来的枕头，倒也没有生气，对着屋内两个男人说道，“你们都下去吧。传我的话，以后没我的传唤，不许任何人接近这里。”

　　　“是……”两个有着小小色心的男人，就算胆子再大，可必竟不是瞎子聋子，自然知道这大当家话里的意思，当然不敢在这里多做停留，匆匆离去。他们已经很清楚明白，这位瘸子姑娘，没准是风大当家的心上之人呢，幸好他们刚刚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有做。

　　　“你也下去吧。”撵走了那两个色胆包天的男人，头也不回的让茗烟也离开，对于寨里这里小女人的伎俩，他不是第一次看到，不过，他不希望以后看到自己的大当家夫人受她们这种伎俩的闲气。

　　　“是……”茗烟看着大当家，心里暗幸自己刚刚没有让那两个男人对这个乐心姑娘无礼，否则让大当家抓个正着，可是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风大当家看着乐心公主，眼里有着放肆的笑意，走到浴桶边，试着里面的水温，“好了，人都赶走了，公主殿下是不是也该沐浴了？”

　　　“你也出去……”乐心公主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不清楚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不由的想也把他赶出去，必竟自己出宫之后，被这个男人掳来，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还真是想要沐浴一下呢。

　　　“我要是也出去了，谁来服侍心儿公主沐浴呢？”风大当家把话说得非常的暖昧，甚至还一步步的向着床榻上的乐心公主走去。不只如此，他还动手去扯乐心公主腰间的丝带，乐心公主行动不便，无法及时躲开，闪避不及的后果，就是腰间的丝带被他给扯开，自己的衣襟大敞，露出几许春色。

　　　“住手……”乐心公主被风大当家的举动给吓坏了，虽然她是堂堂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有着监国与摄政的权力，可是毕竟也是一个女孩子啊，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

　　　风大当家当然不想停手，也不想吓坏怀中的的女人，可是他真的不想怀里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公主亲热，对于乐心公主，他势在必得。无视乐心公主的恐惧，风大当家把她的外襟也给褪去，当然只是褪去，只有那种粗鲁的男人，才会用力的把女人的衣服给扯坏呢，他可没有那个嗜好。

　　　“放开我……放开我……”乐心公主用力捶打着拉扯自己衣服的男人，她真的被吓坏了，可是风大当家丝毫没有住手的打算，乐心公主甚至能够听到他粗重的喘息，那滚烫的气息吹到她的身上，让她更是恐惧。直到乐心公主身上只剩下一件肚兜的时候，风大当家才没有继续剥下去，而是把她抱了起来，直直的扔到浴桶里。

　　　“你混蛋……”乐心公主把身子缩在浴桶里的水面以下，只留出自己的脑袋，恨恨的看着这个男人，原本还在思索这个男人想的像谁的脑袋，现在满是怒意，当然，她的眼底深处，还有着惧意，虽然她是监国摄政的公主，但必竟她还是一个女孩子，不知道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风大当家只是那么直勾勾的看着乐心公主露出水面的雪白的脖颈，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也有如此急色的一面，眼前的这个女人，多想就这么紧紧的搂在怀里，深深的爱着，可是，他有多么爱她，就会有多么的恨她。

　　　想到这里，风大当家的眼神变了，原本只是充满逗趣的色色眼神，除了增加了情欲之外，还加了一股深深的怨气，似乎乐心公主曾经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乐心公主现在身上只有一件小小的肚兜，又被这个风大当家给扔进浴桶时，是躲也没有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男人一步步的走向自己，让她更把自己往水中缩去，心里的恐惧越来越大。

　　　风大当家当然把乐心公主的恐惧看在了眼里，但是他仍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边走还把自己的衣衫也慢慢脱掉，脸上还是那痞痞的笑意，却没有到达眼底。

　　　“你想要做什么？”乐心公主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离她现在所在的的浴桶越来越近，真想跳出浴桶，穿上衣服，逃出这个房间，可是那也只是想想，她的双腿，现在还不能站起来，看来是真真的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

　　　这位风大当家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之后，也跳进了浴桶里，这个浴桶原本就是照着他的身材来做的，虽然乐心公主一个人在里面很是宽敞，但是再加上风大当家这么一个大男人，可就显的有些拥挤了。

　　　“你放肆……”乐心公主看着跳进浴桶的男人，伸手就朝他脸上打去，既然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也不要就这么的屈服。

　　　现在的风大当家，做到这一步，可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一手抓住乐心公主扬起的小手，一手扯掉那还遮住她些许春色的肚兜，就朝着乐心公主那娇嫩的朱唇吻了上去，是他的，是他的心儿，那唇瓣的味道还是他记忆里的味道……

　　　乐心公主被这个男人突如其来的吻给吓呆了，眼睁睁的让他吻着自己，不过，很快，她的神智就被这个男人那满脸的络腮胡子给刺激了回来，只是到了现在，乐心公主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再怎么挣扎，也不会敌过眼前这个男人的力气，这是男人对女人天生的优势。

　　　乐心公主努力将自己的身体放软，虽然没有迎合这个男人，但是也让这个乐大当家放松了警惕，松开了禁锢她的双手，转而用力的抱住她，似乎要将乐心公主揉进自己怀里似的。完全没有留意怀里的女人不再挣扎，只是就那么抱着她，用力的吻着她，当然他更想做的是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乐心公主看着趴在自己胸口的男人，眼睛里有些恐慌，努力放下挣扎的念头，她的手悄悄的伸向自己的发际，那里有一个精致的翠玉籫子，乐心公主小心翼翼的拔下它，握在手里，转瞬之间，那翠玉籫子就闪着寒芦向着这个男人的脖间刺去，她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又岂能那么容易的坐以待毙，任由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羞辱。

　　　“性子还是这么倔强。”风大当家也许刚刚被情欲迷晕了头脑，可是那是在这乐心公主拼力挣扎的情况下，那是每个男人都有的劣根性，可是刚刚她停止了挣扎，对自己的挑逗没有任何的回应的时候，风大当家就已经恢复了一些理智，当然，也是他的这丝理智救了他的一条命， 因为，他可没有留意，那翠玉籫子的尖端还闪着另外一丝与其身并不符的奇异绿光。

　　　“走开……”乐心公主眼睁睁的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将自己手中的籫子夺下，不仅中此，他还将自己所有的头饰都摘下，乐心公主这才真的有些慌了，那可是她最后的保命法宝，唯恐自己就这么被这个风大当家欺侮了去，乐心公主拼命推拒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想让她再靠近分毫。

　　　可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浴桶，就算这位风大当家怜香惜玉，舍不得再去欺负她，又能退到哪里去，再怎么样，他们也是紧紧的挤在一起，反而因为乐心公主的推拒，把他原本渐渐消退的欲望，又重新昂扬了起来。

　　　“别动……”看出乐心公主是真的有些失控了，虽然不想，但是这位风大当家还是大声喝止了她的蠢蠢欲动，再让她这么推搡下去，他可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

　　　“你出去……”乐心公主指着房门，她一刻也不想再见到这个男人，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恶劣的男人，既然会欺侮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腿脚不便的女人。

　　　“出去就出去。”风大当家见乐心公主又冷静了下来，不禁又露出了那痞子般的笑意，“你可别想我啊。”

第八章 遭人算计

　　　乐心公主别开眼，没有再去看眼前这个恶劣的男人一眼，可是对于这个男人能够放开此时狼狈的自己，乐心公主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感激。

　　　风大当家磨磨蹭蹭的在浴桶里洗好澡，好慢慢的穿衣起身，中间的过程，一直在留意乐心公主的神情，可是乐心公主是铁了心的不搭理他，除了用双臂把自己紧紧的抱住之外，更是连看都没有看向他一下，必竟乐心公玉现在处于弱势，人家想要把自己怎么样，自己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你先在里面呆着，我去另外再帮你准备点热水，马上就回来。”风大当家看到乐心公主的事情，心里也有些不忍了，也不再逗她，把自己的衣服穿好，还把屏风也拉了过来，挡在浴桶的前面，才转身出门去给乐心公主准备热水。

　　　乐心公主可是没有那么好的心情，慢慢的等着这位风大当家的热水，必竟现在的她，身上除了一件湿透的肚兜之外，再无其它，再加上浴桶里的水，经过刚刚那一番折腾，也有些凉了，不过出门在外，又没有贴身的丫环随侍， 乐心公主就算是想讲究也讲究不了了，只能随意的将自己身上擦洗了一遍，就想快点从这已经变冷的水中出来。

　　　可是该如何出来，乐心公主又开始犯愁了，必竟自己现在膝盖以下，一点知觉也没有了，与残废无异，该如何出来呢……

　　　“大当家的，你找我啊？”

　　　一个粗旷的男声，随着一声‘吱呀’的推门声，传了进来，显然是为了找他们风寨的大当家。

　　　“咦，大当家，没事你摆个屏风在门口干嘛？”男人没有听到屋子里有人回应的声音，也不在意，就要绕过屏风，想要看看屏风后面都有些什么？

　　　“站住，不许过来。”乐心公主本来不想出声的，本以为只要自己不要出声，这个男人听不到什么动静，就会自已退出房间，可是没有想到， 完全跟自己想的相反，这个男人竟然那么好奇，看到这位风大当家无缘无故的在屋子中央摆了一个小屏风，竟然还想到屏风后面一探究竟，而乐心公主不想春光大泄，不得不出声，想要阻止他迈向屏风后面的脚步。

　　　听到这清脆的女声，男人粗旷的声意竟然乐呵呵的笑了起来，“那位姑娘果然没有骗我，大当家真的在他房间里给我藏了个女人。”说着这个男人竟然一点也没有停住脚步的打算，直直的推倒屏风，想要仔细验证一下那个娇弱的姑娘说的，是不是真的。

　　　“放肆……”乐心公主看着眼前的这个长相粗鄙的男人，没有想到他竟会如此无礼，不但推倒屏风，还如此直勾勾的望着浴桶中的自已，不禁又羞又怒，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如此境地，一天之内，被两个男人看到自己沐浴。

　　　“果然长的很不错呢。”男人看着浴桶中的女人，虽然她整个人几乎都缩在浴桶里，但总有些白皙水嫩的肌肤祼露在外，让浮想联翩，“你就是大当家给我准备的女人吗？”

　　　“放肆，给我出去。”听到这个男人的话，乐心公主现在的感觉不只是羞怒，更多的恐惧，自己还真是进了土匪了呢，不讲这个男人讲的是真是假，那位风大当家有没有把自己当作青楼的妓娘一样的送给旁人，自己都无力反抗，原本能够让自己自卫的头饰们，都被那们风大当家给摘了一干二净。

　　　“出去……为什么要出去。”男人的脸上和眼里都闪着淫笑，“这可是风大当家让我来的，想必是你服侍的他老人家不舒服，让我来好好的调教调教你吧。”说着，男人的手就要伸进浴桶里，去抚摸乐心公主那如白玉般的香肩。

　　　“混蛋……”乐心公主现在真是处于绝境之中了，对于那个风大当家，她还能袒然面对，可是这个男人，看上去不是一副无赖色棍的样子，让她处于比刚才更加尴尬的地步，躲也没法躲，藏也没法藏，甚至原本还能帮自己遮些羞的双手，也让这个男人紧紧的抓住，至于她身上原本的那件肚兜，也早因为刚刚那位风大当家对她的动手动脚，系结早就松了，再由这个男人粗鲁的一扯，更是春情无限。

　　　“混蛋，放开我……”乐心公主绝对不想让这个男人碰触自己，只能是拼命的挣扎，而这些举动，却不能帮乐心公主的任何忙，除了更加挑起眼前这个粗鲁男子的情欲之外，更是毫无用处。

　　　“卟通……”因为乐心公主的挣扎，再加上这个男人的急色，原本装满水的沉重浴桶竟然就这么的散列开来，一时之间，乐心公主这次是真真正正的暴露在男人的眼前了。

　　　“啊……”这是乐心公主的尖叫，除了自己被迫的裸体出浴之外，再有的就是一时之间没有了浴桶做为她的支撑，膝盖以下毫无知觉的她，就那么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心儿……”

　　　风大当家听到乐心公主的尖叫，忙快速的奔回房间，可是眼前看到的那一幕，却有着让他吐血的冲动。

　　　“石老三，你好大的胆子……”

　　　一脚将趴在乐心公主身上正要逞凶的男人踢开，风大当家将自己的外袍披在乐心公主的身上，现在的她，除了神情有些呆滞之外，再有的就是身上那些细小的伤口，看来像是地上浴桶的碎片给刮伤的。

　　　“心儿……心儿……”看到乐心公主狠狈的样子，风大当家有些心痛，转眼凶狠的瞪了一眼被自己踢飞的石老三，“谁让你进来的”

　　　“大……大当家……的……”此时看到风大当家的样子，石老三要是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就算是比猪还笨了。

　　　“说……”风大当家的怒了，把乐心公主小心翼翼的放在自己的床上，见她什么表情都没有，不由的心里一阵抽痛，把石老三给揪到门外，狠狠的说道，“说，是谁让你到这个院子里来的？”

　　　风大当家平日里早有严令，没有自己的允许，是不准到自己这院子里来的，更何况进自己的房间，虽然这些严令，主要是针对寨子里那些花季少女的，但是对男人也同样有着约束力，必竟他今天才刚刚让人传令下去，从此以后这个院子，不论男女，没有自己的招唤，一律不得入内。

　　　“不是大当家的让我过来的吗？”石老三可能猜到自己被人给耍了，但是眼前也只能抓着这根救命的稻草不放了，否则的话，看大当家的怒气，恐怕会把自己生吞活剥了。

　　　“你说什么……”风大当家没有想到，眼前的石老三竟然敢说是自己叫他来的，更是怒火中烧，又一脚将他踢飞到院子中央，“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怎么到这个院子里的？”如此的失去理智，主要还是因为看到乐心公主受辱的那一幕，就是自己也从来没有舍得如此对她啊，竟然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让她受了这么大的羞辱。

　　　“大当家饶命啊。”石老三再一次被踢了一脚，肚子更是翻江倒海般的疼痛，但是此刻他是顾不上这些了，石老三从踏入风寨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见过风大当家如此的狂怒，真怕他会杀了自己。

　　　“我再问一遍，你为何会在这个院子里？”

　　　“是许二当家的妹妹，小星姑娘告诉我，说……说……”石老三可不认为自己现在说实话，能够保住自己一条命，但是如果因为今天的这件事情，而把自己的一条小命给丢掉的话，那么他死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这个许东阳的妹妹，小星姑娘。

　　　“小星……她说什么……”听到‘小星姑娘’几个字，风大当家眼中的厉芒更盛，显然不信石老三的话，不过，他倒是更想听听石老三这个粗汉子能编些什么出来。

　　　“小星姑娘说……说……”想想风大当家刚刚看到自己用强的那一幕，石老三的额头上就冷汗直流，“他说风大当家，有事唤我，让我到这院子里来一趟。”

　　　“她还说了什么？”单凭这几句话，就已经让风大当家更是生气了，但是他想知道，许小星那个娇蛮的丫头，会跟这个石老三说什么，石老三又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敢动自己屋子里的人。

　　　“小星姑娘说，这次大当家从外面带了一个婆娘回来，还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让那个婆娘给寨里的兄弟们当老婆，还说……还说，谁先来，那个婆娘大当家就给谁。”反正左右都是个死，石老三就一股气把小星那个丫头说的事情，都给讲了出来，“现在那个丫头，还在到处宣扬这件事呢。我因为第一个听到，所以……”还有几句话，石老三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所以，他是第一个到风大当家的院子里的，第一个见到那个姑娘的，当然，也以为她会是自己将来的婆娘，所以，才会……

　　　“给我在院子里跪着，回头再找你算帐……”

　　　“是。”

　　　第九章 疑似旧人

　　　听到房间内有动静，风大当家只好先停止处罚石老三，只让他就那么呆在院子里，而自己却是转身进了屋，而屋子里的情况，却是把他给吓了一跳。“心儿，你做什么？”

　　　入眼的一幕，是乐心公主奋力的将原本被风大当家给剥下的衣服又套在了身上，她要离开这里，不要留在这里受这一帮子土匪的羞辱。

　　　风大当家看到乐心公主奋力的在地上爬着，不由的更是心痛，伸出手想要将她给抱起来，“心儿，你想去哪里？”

　　　“走开……”乐心公主现在对这个风大当家感到很失望，刚刚见到他的时候，她曾经以为这个风大当家是曾经烙在自己心上的那个人，可是打从进到这个房间开始，她就发现自己错了，也许，是她认错了人，也许，这个风大当家是那个人，却已经变了。

　　　“心儿……”

　　　“走开，别过来。”乐心公主现在不想要任何人接近自己，身上那些细小的伤口，让她疼痛不止，还有自己现在狼狈的样子，让乐心公主清楚的知道，这一切都是拜这个风大当家所赐。将刚刚被风大当家收起的籫子顶住自己的喉咙，示威的看了风大当家一眼，如果他敢靠近自己一步，她就死给他看，虽然没有人知道她这个凤凰公主在这个小小的土匪山寨之中，但并不代表，她不能奋力自救。

　　　“心儿……”看到乐心公主如此的抗拒自己的接近，风大当家的眼睛危险的眯了起来，伸手快如闪电的将她手中的籫子夺下，这个东西，抹了剧毒，他可是很清楚的，万一不小心，碰破点皮儿，那这个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可就要香消玉陨了。

　　　“寒夜……寒夜……”

　　　手中赖以自保的籫子再一次被这位风大当家抢走，并随意的一丢，乐心公主忍不住开始大声呼叫自己的暗卫，这个寒夜，如果自己不唤他，就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受辱吗？

　　　“寒夜是谁？”看着乐心公主还能中气十足的大声呼救，风大当家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刚刚那件事情，并没有在她的心里造成多大的伤害，除了自己出现的及时之外，恐怕还有这位凤凰公主暗处调控的能力吧。

　　　“寒夜，你给我出来……”乐心公主不再看这位风大当家，嘴里却是还再次不停着喊着她的暗卫，却没有想到，几声过去，她的这个暗卫，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这让乐心公主的心情更是沮丧和害怕。虽然她是监国摄政的公主，但她还是一个女孩子啊，身处陌生的环境，又没有自保之力，总会让人惧怕的。

　　　“石老三，你这是……”

　　　许东阳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妹妹小星在寨子里胡说八道的事情，才赶快赶过来到这风大当家的院子里来瞧瞧的，只不过，看到那衣衫不整的石老三跪在院子里，他才感到大大的不妙。

　　　“唉……”石老三抬头看了看许东阳，再看了看他身边的那个小星姑娘，不由的叹了一口气，“还是问问二当家的宝贝妹妹吧。”

　　　“我什么也没做。”小星现在是真有些害怕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哥哥这么铁青的脸色，可是还是嘴硬的回了一句，“看我，你还不如问他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呢……”因为是这个石老三当着自己和哥哥的面，让哥哥问自己事情的，这让小星忍不住瞪了石老三一眼，还让许东阳不如自己去问石老三，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小星……”许东阳对于妹妹的狡辩什么也没说，现在能做的，就是看看事情到了什么地步，能不能挽救，否则的话，就是拿他们许家一口的性命，也挽救不了自己这小妹闯下的祸。

　　　“东阳，进来……”

　　　听到院子里的说话的声音，风大当家在屋里喊了一句，让许东阳带他的妹妹进去，至于带进去之后，他可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大当家哥哥……”不同于许东阳的迟疑，小星可是很高兴呢，自今天大当家哥哥把那个瘸子女人带回来之后，还没有好好跟她说过话呢，小星快快乐乐的向着风大当家的屋子里跑去，让她的哥哥许东阳想伸手抓住她，都没有来得及。

　　　“啊……”

　　　“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对于自己妹妹的无奈，让许东阳不想见大当家的看见自己的无可奈何，只是慢慢的在后面走着，必竟在这风寨之中，人人都给自己这个二当家的一个面子，对于自已娇蛮的妹妹也多了几分纵容，可是刚刚听到那一声尖叫，却让许东阳吓出一声冷汗，忙快带的进了屋子，眼前的这一幕，可是差点让他的小心肝都跳出来。“大当家，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这位风大当家的正单手掐着小星那纤细的脖子，看那架势，是恨不得直接掐断得了。

　　　谁料这风大当家的要本就不理他，眼睛死死的瞪着被自己掐着脖子的许小星，“我再问一遍，是谁让在寨子里胡说八道的？”

　　　这个小星姑娘哪里见过大当家这么凶狠的一面，早就已经给吓愣了，再加上又被大当家的掐着脖子，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的愣着。

　　　“大当家，您快点放开小星。”许东阳听见这风大当的话，心里就暗暗叫糟啊，小星在寨子里的胡说八道，看样子是被大当家给知道了，只是让他最为疑惑的是，看来这个大当家对这位心儿姑娘，是着实的放在心上啊。“您这样抓着她，她没有办法说啊。”唉，自己的妹妙都快被掐死了，许东阳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冷血了，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里胡思乱想。

　　　“哼……”风大当家听到许东阳的话，再加上许东阳一介书生还努力的想要掰开自己的手旨，想要让自己松开小星，风大当家的也没有过份为难他们，松开了紧握着小星脖子的手，不，应该是把小星直接给甩到了地上，“说清楚，是谁让在寨子里胡说八道？”他可是明明记得，自己让人传令下去，不经他的传唤，不许任何人到这所院子里来，就算他得了失忆之症，也不至于把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就给忘记了吧。

　　　“呜呜……”现在的小星，哪还敢说话啊，只是坐在地上哭着，让人看着心烦。

　　　“小星，你倒是说话啊。”许东阳见自己的妹妹只顾着抹眼泪，丝毫没有回答大当家话的意思，也有些急了，这不是成心没事给他找事吗？

　　　“我……我……”看到一向爱护自己的哥哥也护不住自己，小星哭的更是伤心，只能‘我……我……’的说些什么。

　　　“大当家……”许东阳一脸的羞愧，望着风大当家，“小星可能刚刚给吓坏了，所以……”

　　　“要么让她现在说，要么我在整个寨子里查。”风大当家不是不看这二当家的面子，可是做为一个男人，他不能忍受任何对乐心公主不敬。“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的胆子，敢在我风寨胡说八道，把我的话当成是耳旁风。”

　　　“大当家……”

　　　“去大厅……”本为许东阳还想再替自己的妹妹恳求些什么，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山寨自然也有山寨的规矩，风寨的规矩就是，如果有人违对风寨大当话的阴奉阳违，轻者责打一顿，重者就要赶出山寨。

　　　“不要，我不要去……”小星可是很清楚山寨的规矩，如果真的要闹到了大厅那里，有人知道自己敢背着大当家哥哥胡说八道，那么很有可能自己就要被赶出山寨啦。

　　　“那你快说啊……”许东阳也不希望此事闹到大厅里去，必竟风大当家在山寨里威望极高，如果让人知道有人敢对风大当家的话，阴奉阳违，被撵出山寨还是轻的，再加上看到自己妹妹这一脸害怕的样子，许东阳更怕的是她的自作主张啊。

　　　那个心儿姑娘可是风大当家亲自从山塞外面带回来，甚至可以说是抢回来的，也可以说是接回来的，别人不清楚，许东阳可是明白的很，这位心儿姑娘的身份不简单，是风大当家带着自己的贴身六卫亲自从山寨外面接回来，让自己的妹妹如此胡说八道的诋毁人家的清誉，不管是谁教唆的，大当家都不能轻饶的了的。

　　　“是……是茗烟姐……姐姐……”小星一边哽咽一边说着，心里是极不情愿出卖自己这个姐姐的，她可是最喜欢她了。

　　　“茗烟……”许东阳听到这个名字，脑子里出现了茗烟那娇娇弱弱的样子，哪能明白她为什么让小星去外面胡说，那不是成心给自己惹事吗，难不成她以为让小星在外面胡说八道几句，就能得到些什么？

第十章 风寨起风波

　　　“茗烟为什么让你到处胡说……”风大当家对于‘茗烟’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觉得她的行为太过异常。她没事让这个小丫头在寨里胡说八道做什么……

　　　“茗烟姐姐喜欢大当家哥哥啊。”小星觉得那么娇弱美丽的茗烟姐姐，喜欢风大当家，简直是一件天作之合的事情，如果大当家也喜欢茗烟姐姐的话，那就更好了。

　　　“她喜欢我……”听到小星说出的话，风大当家脸上一阵不屑，想起刚看到那个娇弱做作的女子，他一声冷哼，“凭她也配……”

　　　“大当家哥哥……”听到从大当家哥哥嘴里的不屑，这位小星姑娘可是有些愣住了，在她眼中，茗烟姐姐是大嫂的亲妹子，什么都好，人既漂亮又聪明，除了娇弱一些之外，比任何一个女孩子都好。（傻丫头，被人利用都不知道，估计到时候被人卖了，没准儿还要帮人数钱呢。）“茗烟姐姐有什么不好，她那么漂亮，又心仪大当家哥哥，寨子里很多哥哥都喜欢她啊。”

　　　“小星，别说了。”许东阳看小星不坐在地上哭泣了，显然是忘记了刚刚的恐惧，对于自己这娇纵妹妹的神经之粗感到偑服，但是如果她再胡说八道下去，怕是要把大当家的火气又给勾上来了。

　　　“为什么不说啊？”小星从地上跳了起来，“茗烟姐姐那么好，再看看那个女人，比刚刚被大当家哥哥从外面带回来的时候还丑，还不会走路，是个瘸……唔……唔唔……”

　　　许东阳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妹妹再胡说下去了，忙冲上去堵住她的嘴，对着风大当家羞愧的说道，“不好意思大当家，小星年纪太小，还不懂事，我们先回去了。”

　　　“唔唔……唔……”许小星被自己的哥哥捂住嘴巴说不也话来，但是还是不停的想要出声以示抗议，她是真的觉的大当家哥哥如果娶茗烟姐姐会更好。

　　　“让你看了一出闹剧啊……”

　　　这个茗烟还真是抓住了他的心理，在外面散布谣言的如果是小星的话，有他这个大哥护着，寨子里的人，就算知道她在说谎，也会把她当作年纪小不懂事，而轻轻带过的，不会过多惩罚的。

　　　乐心公主不理会这位风大当家的刻意靠近，不知何时，她又把那籫子捡到了手中，大有如果你敢过来的话，我就扎死自己的架势。

　　　风大当家并不在意这乐心公主不理会自己的态度，也不气恼她如此的防备自己，他有十分的把握在乐心公主把籫子刺向她自己的时候，把籫子给压下来。“我再去准备一份热水，你再好好的清洗一下吧。”

　　　“我不需要。”听到风大当家的话，乐心公主愤怒的看着他，她可不是三岁小孩子，刚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忘了，就是因为刚刚他抢了自己沐浴的热水，让自己洗了一个冷水澡不算，竟然还差点遭人玷污，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好，好，好好好，不需要。”对于刚刚乐心公主受到的惊吓，风大当家自然也有几分自责，“你先把籫子放下，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扎在自己身上无所谓，他可不失望自己未来的新娘子因为她自己的一不小心，在自己的脖子上扎个小洞，而出什么意外。

　　　“你出去……”乐心公主并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刚刚他在浴桶内放过自己的时候，亏她心里还存了一份感激，早知道，就应该趁他不注意的，直接一籫子刺死他得了。

　　　“我不会出去的。”经过刚才的事情，这个风大当家哪里还敢离开她身边半步啊，趁她一个走神，劈手夺过她心里的毒籫，却没有丢弃一旁，而是替她插在头上，“你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我把房间整理一下。”此时的大当家，根本不记得院子里还跪着一个石老三呢。

　　　“你……”对于他压下自己籫子的事情，乐心公主又是心里一惊，但是对于他刚刚的举动，却又是迷惑。

　　　“什么也别说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吧。”风大当家强行把乐心公主按在床上，“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这个风大当家可不想把乐心公主刚刚对他建立的那一点好感给毁掉……

　　　“啪……”

　　　许东阳硬扯着自己的妹妹小星回到家里，放开她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甩了娇弱的茗烟一记耳光，“你想干什么？想死也不要拉上小星。”

　　　“哥……”

　　　“哥……”

　　　“相公……”

　　　“东阳……”

　　　这一巴掌是实实在在当着家里所有人的面上打的，上自他的老父老母，下至他的弟弟，妹妹，都很惊讶为什么许东阳会打人，尤其还是打一身娇柔的茗烟，让他们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相公……”许东阳的妻子茗茵将自己的妹妹揽在身后，她也很惊讶一向温和的丈夫竟然会出手打身自己的妹妹，“茗烟做错了什么，您告诉妾身就好，让妾身教训她就是了，您……”

　　　“茵娘，你让开。”许东阳看着自己的妻子，也是一阵心疼，风寨里都是贫苦人家，且一向是自给自足，寨子里除了有位大娘替大当家收拾屋子，清洗衣物，准备一日三餐之外，谁的家里也没有帮佣，这可是苦了自己的妻子，想想他们许家一向是书香传世，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也曾经有人帮佣，如今到了这里，一切都需要自己的妻子操劳，让他对她总是多了几分愧疚。

　　　“那相公，总要告诉我，茗烟犯什么什么错，才会让你如此生气，”结缡多年，茗茵还是清楚自己相公的为人，今日这一巴掌，如果不是气急了的话，当着这有一家老小的面，也不会打出来。

　　　“你让她们自己说。”许东阳看了一眼小星，把她也一把给扯了出来，“你们问问她们，做了什么好事？”

　　　“你们都做了什么？”许老爷子发话了，必竟是家里的长辈，虽然大儿子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但真有什么大事情处理，还是要知会一下他这个老爷子的。

　　　“我们……”见到姐夫怒气冲冲的扯着小星那个笨丫头回来，茗烟就已经猜到事情败露了，虽然挨了一巴掌，那脸上的红印，反而更让她显得楚楚可怜。

　　　“唉……”听完茗烟的自述，许家所有人都叹了一口气，许东阳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妻妹的心思，但是真应了大当家的一句话，这茗烟不配，单凭这份拙劣的做作心机，她连站在大当家身边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还想成为大当家夫人。

　　　“东阳，你看……”虽然茗烟看起来娇娇弱弱，但是说起来，也是颇具自己的小心思，把许家二老也哄的开开心心，自然是希望这许东阳能够以这风寨二当家的身份帮她一下。好让她能够成为这风寨的女主人。

　　　“今天大当家带回的那个女人，是大当家三日后就要完婚的妻子。”许东阳看着茗烟的娇弱的哭泣，心里可是暗叹了一口气，原本只是看不惯她的好吃懒做，只知道哄老人偷懒不做事，可现在，却又发现了她竟然还有这样的小小心机，不由的感到恶寒，幸亏自己当初娶的是心地善良的茵娘，否则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真的……大当家三日后就要完婚了……”许家二老听到大当家要完婚的消息，无一不露出满脸的惊喜，他们来到这风寨也有几年的时候，多亏大当家的照顾，儿子也算争气，才能在这风寨享有一片自己的天地。

　　　“是啊，我原先让小星去大当有院子里服侍的时候，不就跟你们说过了吗？”对于自己家人的反应，许东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反应，“当时她不去，茗烟毛遂自荐，谁知道这丫头闹了这么一出。”想想当时的情景，许东阳现在还有几许害怕，但是为了不让老人家担心，没有提起大当家差点掐死小星的事情，否则的话，就算大当家不追究小星的胡说八道，家里的二老也饶不了她。

　　　“当时光听你说了，让小星去照顾大当家屋子一位腿残的姑娘，并没有说他们三日后就要完婚啊。”

　　　对于自已家人的强词，许东阳并不在意，“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小星以后不用到大当家屋子里去伺侯未来的大当家夫人了。我会另外寻找一个小姑娘，给大当家夫人送过去。”不用风大当家提起，许东阳就擅自做了决定，省的因为这件事，将来再闹出什么事端，必竟他没有亲眼看到石老三对心儿夫人做了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一定做了些事情，将风大当家给惹怒了，否则的话，大当家也不会将他打的吐血，起码石老三嘴角的那丝血迹他有看到，而一身粗线条的石老三，脸上那羞愧恐惧的表情，他也没有错过。

　　　第十一章 得不偿失

　　　“为什么不让小星去？”许老夫人听到不让自己的女儿去服侍未来的大当家夫人，又有些不乐意了，要知道，他们许家承大当家的恩情多年，这么个报答大当家的机会，如果错过就太可惜了。

　　　“还不是她们自己干的好事，惹怒了大当家。”许东阳也觉的自己应该替自己这一家子人报答大当家的厚爱，可是家中就这么几口人，小星和茗烟是肯定不能去了，去了恐怕也会被大当家给轰回来，茵娘是可以，但是家中老父老母年事已高，家中杂事还需要要自己的妻子来操劳，这一看之个，自已家中还真没有了合适的人选。

　　　“我不是就是在外面乱说了几句话嘛，又没有什么……？”小星显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因为多嘴，多说了几句，可那几句话，就差点毁了一个人，让大当家显然气的差点掐死她。

　　　“是，你就是多嘴在寨里胡说了几句话，那你说说，你都说了什么？”许东阳可没有将自己妹妹那几句多嘴的话也给说出来，有些事情还是瞒着老人家的好，否则还不被自己这没脑子的妹妹给气个好歹

　　　“我……”小星也不是傻子，现在她也明白了，真要把自己在寨子乱传的话，当着爹娘的面再说一遍，她还没有那份胆子了。

　　　许东阳不说，小星也不说，不代表这许家二老看不出异常，“小星，你都在寨子里传了些什么？”光是听大儿子说，小星在寨子里乱传话，可是到底乱传了什么话，却没有听他们任何一人提起。

　　　“我……”

　　　“说……”

　　　“茗烟姐姐让我找几个人去大当家的院子里，说大当家有事传唤他们，可能是把今天带过来的那个瘸子女人给他们当老婆……”小星本来是不想说的，可是看爹爹那严厉的面孔，就忍不住把实话说了也来。

　　　“你……”许家二老听了，虽然生气，可还歹这样事情传的不算太厉害，必竟大当家三日之后就要完婚了，到时候不管小星传的什么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大当家大人有大量，想必不会计较这些的。”

　　　“你们再问问茗烟，她让小星在外面乱传的时候，那未来的大当家夫人在屋子做什么？”许东阳心里也窝火，自已的妹妹就这么笨，被人家当枪使，都是不知道。难道都没有留意，当他们进了大当家屋子之后，那一地的水，还有那一残破的浴桶。

　　　“茗烟，好孩子，你来说……”许老夫人心疼茗烟，生怕自己的大儿子吓坏了她，必竟他现在这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还真是有些怕人呢。

　　　“夫人……夫人当时……在……在沐浴……”既然被发现了，茗烟就算想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必定这次做的事情漏洞百出，如果寨子里的人想要查的话，也不是什么难事。

　　　“啊……”

　　　“你们可以想像，如果一个大男人此刻进到大当家屋子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幸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否则大当家就算是掐死你，我也一句话也不多说。”许东阳把话题接了下去，又瞪了自己的妹妹一眼。“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能让小青和茗烟去伺候大当家夫人了吧？”

　　　“她们去认错也不行吗？”许老夫人还不想放弃这个报答大当家的机会，还想让女儿去试一试。

　　　“就怕大当家夫人原谅她们了，大当家还想掐死她们呢，头一天就闹了这样的事情，大当家也不敢让咱们家的小星姑奶奶去伺候他老婆了。”一直听家里人讲话，而没有出声的许东阳的弟弟许东月应了一句。“万一哪天，两人再来这么一出，那可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这……”听到许东月的话，许家除了许东阳之外，都不再说话了，都在思考着这一个问题，万一到时候，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又嫉妒心强的女孩子，真弄出这么一出，那可不就是向大当家报恩，而是结怨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回头会去另外找个小丫头去伺候大当家夫人，至于她们俩个，就看到时侯大当家夫人想要怎么处罚她们好了。”许东阳总算是把事情给交待清楚，转身就要离开，必竟他是风寨的二当家的，还是很忙的。“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就先走了。”

　　　“唉……”看着大儿子起身，许家二老只是叹了一口气，“你去忙你的吧，我们老两口会看好这两个丫头，不让他们再闯祸。“

　　　“是。”

　　　“心儿，我带你去外面走走……”

　　　感觉到乐心公主刚刚睡醒，风大当家忙小心的陪着笑意，必竟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还差点让她受辱，这让风大当家多少有些尴尬。

　　　“你到底是谁？”乐心公主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刚刚的那一觉，她睡的非常的香甜，就像当时，她同这位风大当家同骑一马时，她总是很安心的睡在他的怀里，那时候她只是认为自己骑在马背上太累的缘故，可是今日又是为何呢？

　　　“我……”听到乐心公主问起这个话题，风大当家才发觉，自己表现的太过在意她了，让乐心公主对自己开了怀疑。“你说我能是谁呢？”对于乐心公主的提问，风大当家永远不会回答，也不会解释。

　　　“有人告诉过我，风寨的大当家姓风。”乐心公主不那么躺着，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指，想要细细描绘这位风大当家的轮廓，“曾经有一个人，也姓风，你和他长的好像，眼睛很像，只是他没有你这么多的络腮胡子。”

　　　风大当家什么也不说，就这么任由乐主公主那纤细的手指在自己的脸上游移，他的脸上的胡子是他特意留的，就是为了怕有朝一日，被人认出自己的过去，可是没有想到，乐心公主竟然凭着自己的眼睛，就差点认出自己。

　　　“只可惜，眼神不像，而且那个人也不会武功……”乐心公主完全陷入了自己的回忆之中，但是她那纤细的手指还在无意识的在风大当家的脸上游移着，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举动有任何的不妥。“可是， 为什么，我总感觉你们好像呢……”

　　　“你在诱惑吗？”看着陷入回忆的乐心公主，享受着她那纤细手指在自己脸上滑过的细嫩触感，让这位风大当家的情欲有些高涨，不等乐心公主回过神来，就冲着她粉嫩的樱唇狠狠的吻了过去，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她这几日骑马太累了，又碰上石老三对她的无礼，风大当家绝对不会压抑自己的情欲，把乐心公主狠狠的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此刻，乐心公主没有想要拒绝，也许，她是真的把这个人当成她回忆中的那个人了吧。可偏偏是这样，却是又有人不知足了，人家不反抗了反而还有些配合，倒叫这位风大当家起了怜惜之心，竟然停手了。“把衣服穿好，我先带你去洗个澡吧。”

　　　“你到底是不是他……？”乐心公主没有理会自己衣裳的零乱，眼睛只是直直的盯着这个男人，相处的时间越长，她越来越觉的这个男人给她的感觉很是熟悉，尤其是他的吻，乐心公主不再抗拒的时候，感觉更是熟悉，可是从小到大，吻过她唇瓣的只有那一个人啊。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对于乐心公主的提问，风大当家逃避了，有些事情，他还没有弄清楚，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可是如果真的弄清楚了， 当初他们风家的灭门是由乐心公主亲自做的，那么，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不去理会乐心公主的质询，这位风大当家做了这辈子最窝囊的一个举动，他竟然落荒而逃，只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

　　　深夜，乐心公主饿着肚子睡着了，就因为风大当家逃跑的举动，竟然忘了让人给她准备点吃的。

　　　“公主……”寒夜终于现身了，单膝跪在了乐心公主的床边，身边还有一辆木制的轮椅，显然是费了一些力气才找到她。

　　　乐心公主正饿的心烦，睡的也不是很踏实，寒夜一来，她就被惊醒了，“寒夜，你没事？”本来白天呼唤寒夜的时候，没有见他现身，乐心公主就有些害怕，生怕他会出什么事情，必竟在她看来，这位风大当家的武功，应该很高，不然的话，也不敢强掳她这个监国摄政的公主到这土匪窝里来。

　　　“寒夜没事。”寒夜摇了摇头，虽然他曾经想过要让乐心公主到这风寨中来，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以这样的方式，他已经在风寨寻找了半天，才知道被这位风大当家掳来的人呆在什么地方，当然，风寨里人多嘴杂，早已经把白天的事情传的沸沸扬扬，才让他感到很是愧疚。

　　　第十二章 兄弟重逢

　　　“起来吧。”乐心公主奋力的坐起身，靠在床柱上，

　　　“寒夜向公主认错。”寒夜可不认为自己的那点小心思在乐心公主碰上那位所谓的风大当家之后，还不清楚他让乐心公主来此的目的。

　　　“皇弟真在这里出现过？”乐心公主见寒夜依旧是跪在地上，也不再多做理会，必竟这是他第一次有事瞒她，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过这件事情她并不意，如果让她比寒夜早一点见到这位风大当家的话，她也会让寒夜查一查他的来历的，现在她最在意的是，自己的皇弟到底有没有出现在风寨附近。

　　　“陛下数月前的确在这里出现过。”对于这一点，寒夜并没有说谎，除了他想让乐心公主亲自验证一个，那个风大当家是不是他的大哥之外，寒夜对于乐心公主，一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来没有隐瞒过任何事情。

　　　“我知道了，你先去给我弄点吃的来。”乐心公主心里暗叹了一口气，皇弟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那为何那位风大当家却说不知道呢。看来，她还要在这风寨里好好的查找一番呢。

　　　“是……”寒夜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之后，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包，他呆在乐心公主身边，充当暗卫也有多年，对于这风寨里没有任何人给乐心公主准备吃的这件事情，也早已经留意了， 所以过来的时候，还特地准备了一些吃的。“这是刚刚在风寨的大厨房里顺来的，公主，您……”

　　　“把我抱到那边去吧。”看着寒夜手中的油包，乐心公主似乎闻到了里面食物的香气，虽然她在替皇弟处理政务的时候，也常常因为繁忙而忘了吃东西，那是因为自己根本就吃不下，可今天事情让她的心绪有些失常，再加上跟那个风大当家还有那个石老三的纠缠，着实让她耗费了不力的气力，感到饥饿无比。

　　　“是。”寒夜又将油包塞入怀中，准备把乐心公主抱起来，放到他刚刚带来的那辆轮椅上，然后再把她推到那边的桌子上。

　　　可是想的是不错，寒夜也付诸了行动，可谁知道，偏偏在寒夜弯腰要将乐心公主抱起的时候，一道掌风向他的背部劈来。“放开她……”

　　　“谁……”寒夜察觉到背后的掌风，却不不敢躲开，如果他躲开的话，那掌风务必会扫到正坐在床榻上的乐心公主身上，只能是暗自运气到背上，硬接了来人的一掌。然后快速的将乐心公主快在自己带来的那辆轮椅上，才转过身去。

　　　“别伤他……”乐心公主刚刚察觉了不对，就忙惊呼出声，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寒夜已经转身跟风大当家的打斗在了一起。

　　　“住手，别打啦……”看着两个大男人打在一起，说不害怕，那是骗人，就算她乐心公主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精彩的打斗场面，两个大男人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招招不留情。

　　　其实这乐心公主想的还是有稍微有点靠谱的，寒夜身为乐心公主的暗卫，只不过离开她身边一会儿的功夫，人就被这风大当家给劫了来不说，还没有好好保护，让她遭受别人的羞辱，当然要教训一个这个风大当家的啦。

　　　至于这位风大当家的，也有自己的心结啊，因为今天的一个疏忽，让乐心公主遭受别人的羞辱，现在他人就守在这里，竟然还敢有人来暗夜偷香，岂不是让他更加的气愤，寨子里的兄弟，因为是听信别人的流言，他不好过多的惩戒，但是这个男人，他又不认识，还敢闯到他的地盘上来，就要有承受他怒火的勇气。

　　　“别打啦，快别的啦……”乐心公主眼看着两个人打出了火气，寒夜甚至还拿出了兵器，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更是着急。“寒夜，住手，别打啦。”可是现在这个寒夜已经是打的火起了，又哪听的进去乐心公主的话呢，他现在一心想要替乐心公主教训教训他呢。

　　　“姓风的，你住手，不许伤他。”眼见寒夜不听自己的话，乐心公主更是着急，转而向着风大当家喊去，希望他能先收手，别再打下去，可是这风大当家的也不听她的啊，光是听见这个男人叫做‘寒夜’就已经让他火起了，要知道，乐心公主受辱的时候，哭着喊人救自己的时候，喊的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寒夜’，如此说来，他可以说得上情敌啦，怎么可能就此收手放过。

　　　乐心公主坐在寒夜给她带来的轮椅上，喊着让这两个男人停手，可是这两个男人却是充耳不闻，乐心公主把轮椅推上前去，想要分开他们两个，可是两个大男人生怕伤到她，竟然避到另一处去打斗，让这位乐心公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看着两个人越斗越凶，乐心公主怒不可遏，“风少轩，风少辉，你们给我住手。”

　　　听到这句话，原本缠斗的两个人，差点把手中的兵器脱手刺到自己，显然是被乐心公主所喊的两个名字给惊到了，收住自己的攻势，风大当家看着眼前这个被唤做‘寒夜’的男人，他的脸上戴着一块金属的面具，让他不能确定他长的是什么样子，风大当家的有些迟疑，“你是少辉？”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相信。

　　　“果然是你。”寒夜，不，现在应该叫做风少辉，看着这个风大当家的，眼里有些气愤，竟然又动起身来，不过这次已经收起了手中的兵器，只是用着手劲，一掌一掌的劈过来，看起来纯属发泄而已。“你知不知道你大婚之时，突然失踪，给家里惹下了多大的麻烦，你知不知道……”

　　　风大当家的，也就是风少轩任由自己的弟弟发泄着，当然，他偶尔也躲闭一下，不让自己被弟弟打的太过狼狈。

　　　“够了，少辉。”过了好一会儿，乐心公主也觉的得风少辉的情绪发泄的差不多了，才喊住他，现在她也已经确定了，这个风大当家，就是自己的夫婿，大婚之日，突然失踪的风少轩。

　　　“不够，不够……”风少辉平日一副冷冰冰的样子，那是因为他要替自己的哥哥守护着公主，必竟他的哥哥无缘无故的消失，如果不是乐心公主跪求他的父皇，恐怕这风家上上下下不会剩下一个人，都会因为此事被此先皇迁怒。

　　　“少辉……”风少轩看着自己的弟弟，完全没有刚刚见到他时，那一股冷峻的气息，转而有着一股少年的任性。硬扯下他的金属面具，风少轩真的很激动，“真的是你，你们没事，真的没事……”风少轩突然用力的将自己的弟弟抱住，虽然他已经跟自己长的差不多高，是一个大人了，可是风少辉还是忍不住的抱住了自己的弟弟，自小，除了与乐心公主青梅竹马外，他最疼的就是这个弟弟啦，本来他以为，当初风家因为那件事情，已经被灭门了， 必竟坊间就是这么流传的，可是现在见到自己最疼爱的弟弟，风少轩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

　　　“别碰我……”风少辉挥开风少轩的手，“如果不是因为你，风家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一步，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风少轩看着自己被挥开的手，有些苦笑，有谁知道，当初他也是被迫的啊，根本不是他要逃婚，而是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初身在何处啊。风少轩将一脸的苦笑，转向乐心公主，哪里知道乐心现在正以冰冷的目光看着他。而当他把目当转向乐心公主的那一刻，乐心公主竟然把头扭开了， 不再看他。

　　　风少轩现在真的是只能苦笑了，现在的他，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当年的情况，说自己当时被人掳走了，逼不得已才没有出席自己的婚礼，这个话是好说，可是有谁会认呢，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他也不会相信啊。

　　　 “心儿……”现在的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芥蒂，如果不是因为见到了自己的弟弟，他还以为当初乐心公主因为自己的突然毁婚，把自己一家全部降罪了呢，所以对她才有着一丝怨气，没有将她细心呵护，必竟当时他终于回到家时，得到的消息却是乐心公主身穿火红的嫁衣，在他们完婚的那一天，因为他的缺席，把风家上下灭了满门。虽然并不是很相信，但是人云亦云，看到乐心公主大晚上一身红嫁衣，带着宫里的侍卫军，飞马到风府的事情，还是很多人看到的，可是现在看到自己的弟弟风少辉活生生的站在面前，风少轩心里的那一丝丝的疑惑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愧疚。

　　　第十三章 误会？

　　　“少辉，带我离开这里。”乐心公主不看风少轩，也不想跟他说话，虽然确认了这位风大当家的身份，可是也让她很是失望，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风少轩有如此的对待自己民。

　　　“不许……”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辉还没有什么动作，风少轩已经开口阻止，“你们哪里也不许去。”

　　　“你……”乐心公主可以这么说看已的皇帝弟弟，也可以说风少辉，甚至可以说任何人，但是别人不能这么说乐心公主，她从小到大，就算是乐心公主的父皇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她啊。“我就要走。”

　　　“不许。”风少轩比自己的弟弟快一步来到乐心公主的轮椅旁，斩钉截铁的说道“从今以后，不许你离开我身边半步。”

　　　“哼……”乐心公主冷哼一声，再一次把头给扭开，骨气有了，气势也有了，可是偏偏肚子‘咕咕’叫了两声，让乐心公主的俏脸，腾的红了，她从来没有觉的如此的尴尬过。

　　　“肚子饿了？”风少轩现在是风寨的大当家，早已经不再是风府的大少爷，自然也沾惹上了一些草莽气息，听到乐心公主的肚子饿的‘咕咕’直叫，竟然还很无良的问了出来，“如果你答应我不离开， 我就给你东西吃。”

　　　这句话，纯属是没事挑事，本来好声好气的说几句，乐心公主心里也不会那么气，偏偏这个风少轩竟然以饿她的肚子做这威胁，这不成心挑她的火气嘛。

　　　“滚开……”乐心公主气极败坏的把蹲在自己轮椅跟前的风少轩给推了一下，“我就不要在你身边，饿死也不要在你身边呆着。你给我滚开……”

　　　风少轩现在是什么人，可不是当年的文弱书生，那可是风寨的大当家啊，又岂是乐心公主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可以推的动的。偏偏风少辉一通发泄之后，竟然也不再在着乐心公主，只是在一旁冷眼看热闹，看来这个暗卫很是失职啊。

　　　“你答应我在我身边呆着。”风少轩可不在乎乐心公主那点小小的力气，还不够替自己挠痒呢，依然还是那一句，“你答应我不离开，我就去给你找吃的，”

　　　“滚开，我就是不要……”听着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更气了，推又推不动这个恶劣的男人，只能用自己的拳头不断的捶打着，“你给我滚开，离我远一点。”

　　　可是不管乐心公主怎么捶打，风少轩就是一动也不动，就想要乐心公主一个承诺，只要她不离开，他就去弄吃的，否则的话，他还真是担心自己去取食物的这个功夫，自己的弟弟把乐心公主给带走了，他看出来了，现在的风少辉，应该是他的心儿身边暗卫首领一类的人物吧。

　　　“少辉，你是死人啊，让他离我远一点。”乐心公主怎么努力也不能撼动眼前这个恶劣男人分毫，不得不又求助于自己那个无良的暗卫，只是不确定，这个风少辉是帮她这个监国公主，还是帮他那个久不见面，无良的哥哥。

　　　“给……”

　　　本来是打算直接多看会热闹的，但是偏偏乐心公主看向了他，这让风少辉感觉自己还真是多余的，虽然他现在是乐心公主的暗卫，但是从前没少看到自己大哥和乐心公主的这互动啊，说白了就是打情骂俏，增进情调的一种方式，不过，他现在可不认为，自已久未不见的大哥，以威胁乐心公主饿肚子的方式，能够让乐心公主答应留在他的身边。

　　　“什么东西？”对于自己的这个弟弟，风少轩多多少少还留意着，虽然对他留在这里看自己跟乐心公主的小小争执不满，但是他没有就此离开，让风少轩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丝暖意。

　　　“吃的……”乐心公主终于再一次看到了风少辉怀中的食物，忙伸手去拿，她现在真的饿的不行了，可是这个该死的风少轩，竟然还在跟她讨伦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不许吃。”风少轩一定要让乐心公主同意留在自己的身边，还没有争论出来结果呢，怎么可能会让乐心公主吃东西呢，等她把肚子填饱了，那他可就一点优势也就也没了，再者说了，这包吃的，他可是看见了，刚刚是从自己弟弟的怀里拿出来的，那就更不能吃了。

　　　“你……”乐心公主快要被这个男人给气疯了，怎么当了这几年的土匪窝里的大当家的，原本温文尔雅的风少轩，竟然也跟一个土匪似的。

　　　“你答应了不离开，就可以吃了。”嘴里这么说着，风少轩却不暗中瞪了自己的弟弟一眼，示意他别留在这里碍眼，虽然亲兄弟是久别重逢，可风少轩却认为他现在还在这里，真是有些大煞风景，如果没有她替乐心公主撑腰，没准乐心公主早就同意他的不平等条件了。

　　　现在的风少辉，还真的是很识相了呢，虽然有些抱怨自己的哥哥有过重色轻弟，可是他很高兴能找到自己的哥哥，除了了了父母一个心愿以外，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人替他抗下了担子，他不用再担负那么多。想到这里，风少辉可是很潇洒的转身离开了。

　　　看到风少辉不帮自己，反而转身离开，乐心公主可是有些傻眼了，能填饱自己饥饿的肚子的美味，还在自己这个不良未婚夫手里，（没有正式拜堂成亲，是不能唤风少轩为驸马的。）他不给自己吃东西，还威胁自己，欺负她，想到这里，乐心公主‘哇’的一声，哭了，把这几年的艰辛的都发泄了出来。

　　　“你欺负我……”乐心公主现在是里子面子都不要了，反正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不会有人闯到这风大当家的院子里，正好可以让她痛痛快快的发泄一番。

　　　“我没有……”看到乐心公主哭了，风少轩才傻了眼，他只是想要她一句话而已，没有想到要把她弄哭啊。

　　　“就有，你欺负我不够，还让别人欺负我，还饿着我，不给我吃东西。”乐心公主流着眼睛，指责着风少轩，而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的指责，还真是有些无语，没有办法反驳啊，虽然跟现实情况有些出入，但是人家说的是事实啊，他是欺负她来着，不过后来不是停手了吗？至于让别人来欺负他，还真是有些冤枉呢，那个别人，不是让他一脚给踢的吐血，现在还跪在院子里吗？至于不给她东西吃，不是因为想要她一个承诺吗？可是这些话，在心里能说，他也不敢当着乐心公主的面反驳啊。

　　　“好吧，你先吃点。”看着乐心公主真的是哭的特别伤心，风少轩没有办法了，手里油包的香味，让他想用食物来哄哄这个伤心的小女人，（看来只要有了依靠，再强势的女人也会变成小女人的。）把油包打开，里面有两个鸡腿，因为刚刚是在风少辉的怀里，再又是到了风少轩的手里，所以鸡腿还微微有些热，风少轩把鸡腿递到乐心公主的嘴边，“好了，我不欺负你了，吃点东西吧。”

　　　“哼……”现在让她吃，乐心公主反而不吃了，冷哼一声，把头扭到一边依然小声的哽咽，不去看风少轩，也不去看那香喷喷的鸡腿。

　　　“好了，吃点鸡腿吧。”自己的身份被揭穿之后，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还真是没辙了，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哄着。把手上的鸡腿撕下一小条，递到她的嘴边，说实话，看到乐心公主饿的肚子‘咕咕’的叫唤，他的心里也并不好受。

　　　“哼……”乐心公主的倔强脾气也上来了，就是不吃，甚至对着递到嘴边的鸡腿肉，只是哼了一声，又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风少轩还真是有些无语了，看着乐心公主甩小性子，他还真是有些犯晕呢，不过，总有办法解决的，不是吗？

　　　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气嘟嘟的俏脸，倒也不再把鸡腿肉递到她的嘴边，而是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他这一举动，让乐心公主更是生气，可是她自己现在双腿行动不便，自己没有办法行走，这么一个大男人，她也推不动啊，只能生着闷气，眼眶都气红了，眼看就又要哭出来。

　　　而风少轩的反应，却是邪邪一笑，把乐心公主的脸给扭了过来，然后吻了上去，甚至还把嘴里的鸡腿肉也用舌头给顶到乐心公主的嘴里，更是趁机大占便宜。

　　　“唔……唔唔……”乐心公主从来没有想过风少轩会有这样的举动，努力睁大的眼睛瞪着风少轩，双手不断捶打着，如果不是双脚膝盖以下没有知觉的话，恐怕她也会用脚踢他吧。反看龙少轩的反应，就是不放开她的樱唇，但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也不让乐心公主把嘴里的鸡肉给吐掉，大有如果你不吃下去的话，就这么干耗着的趋势。

　　　乐心公主无奈，只能瞪着他，然后用力的把鸡肉给嚼了几下吞了下去，风少轩看到乐心公主气呼呼的神色，眼里露出了笑意，把手里的鸡腿给举了出来，示意乐心公主，要么自己吃，要么他用这种方式来喂他。

　　　“唔……”乐心公主觉的有些委屈，但还是把风少轩手里的鸡腿给接了过来，并用眼神示意风少轩放开自己，谁知道人家现在占便宜占上瘾了， 竟然又用舌头在她的嘴里肆虐了一番，才放开她。

　　　现在乐心公主可不敢把鸡腿给扔到风少轩的头上，必竟人家手里还有一个呢，扔掉了这一个，万一人家用嘴把另外一个喂给她，那不是白白的让她占了便宜吗？再说了，她可真的饿坏了，要把鸡腿扔到风少轩的头上，她还真是有些舍不得呢……

　　　第十四章 彼此相属

　　　风少轩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蹲在乐心公主身旁，看着她把手里的鸡腿吃完之后，再把另外一只也递给了她，“把这一只也吃了吧。”

　　　乐心公主没有说话，接过来，继续吃，反正她饿了，而风少轩却是站了起来，走到桌子边，给她倒了一杯茶水，在手里暗中运气，那杯茶水竟然渐渐变得温热起来，没有一会儿的功夫，茶水就已经开始冒起了热气，然后，风少轩才把杯子递给乐心公主，示意她喝下去。如果自己不乖乖喝的话，他就用刚才的方法喂她喝。

　　　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可恨的模样，突然做了一个很的身份又很可笑的动作，她竟然扯着风少轩的衣服来擦拭自己油呼呼的双手，然后才接过他手中杯子，眼里还满是挑衅。

　　　哪知道人家风大当家根本就不在乎那么一件衣裳，随手就脱了下来，扔到一边，乐心公主一句话也没说的，再次白了他一眼之后，把杯中的茶水给喝了下去，然后递给他，风少轩见这一次乐心公主这么合作，只是挑了挑眉头，对于她的白眼示而不见，把她手中的杯子接过来之后，才发现，这乐心公主的挑衅还没有结束呢，竟然趁着他接杯子的功夫，用他的里衣擦那油呼呼的小嘴。这还真是让风少轩哭笑不得呢。

　　　“叩叩……”就在风少轩哭笑不得的时候，一声叩门的动静，吸引了风少轩的注意力，他看了一眼乐心公主，然后走到门口出声，“谁……”

　　　只可惜门外没有人回应，风少轩把门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子里还跪着的石老三，他没有去理会，就当作没有看到一样，左右看看没有人，刚要再次把门关上，却发现门口有一盆温水。

　　　风少轩看到这盆温水，也猜到这盆水是谁送来的，可是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难道这些年，就是他的弟弟把他的心儿照顾的如此的林微不致吗？虽然是这么想，但是他还是把水给端进了屋里，找了一块干净的毛巾，替乐心公主擦试，他很想问她，这些年他的弟弟风少辉是不是也是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她的，但是他却不敢问。

　　　“上床休息吧。”风少轩细致的替他的心儿把手和脸给擦试干净之后，就把她抱了起来，又放到床上，“再睡一会儿吧。”

　　　“怎么啦？”对于风少轩情绪上的转变，乐心公主注意到了，这可能是女人的天性吧，对于自己在乎的人，总是多投注一份目光。也不再跟他闹她的公主脾气，而是乖巧的问了一声。

　　　风少轩没有回答乐心公主的话，而是突然将她搂入怀中，狠狠的吻上了她的香唇，乐心公主没有抗拒他的亲近，她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自然就不会再抗拒他，如果不是当年发生了一些她不知道的变帮，他们早就已经是夫妻了。

　　　感觉到怀中的身子越来越香软，风少轩心中更是没有了顾忌，不管不初是不是她的父皇下令灭了风家满门，他都不在意了，只想好好的看她，守着她。

　　　乐心公主就这样乖乖的躺在风少轩的身下，任由他将自己腰间的丝带解开，剥离她身上一件又一件的衣衫。而风少轩呢，乐心公主的顺从，是他最好的催情剂，让他陷在情欲之中更加的无法自拔，现在的他，已经有些疯狂了。

　　　扯落床头的幔帐，风少轩遮住了帐内的春光，一件又一件的衣衫被他从幔帐里给扔了出来，直到他们全身再无一丝遮掩。

　　　风少轩两只眼睛被情欲染的通红，在他的心儿身上不停的吻着，直到他沉下身子的时候，才让肩膀上的那一丝丝刺痛把他从情欲之中唤醒。

　　　“心儿……”

　　　风少轩看着身上强忍着破瓜之痛的乐心公主，眼里除了浓浓的深情之外，还有一丝丝的心疼，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如此急切的想要得到他的心儿，一点儿也没有顾及到是否会伤到她。

　　　“我没事……”乐心公主被风少轩看的脸色有些羞红，刚刚她沉醉在风少轩深情的吻中，任由风少轩胡作非为，直到那破瓜之痛，才让她回到现实，忍不住狠狠的用指尖掐在了他的肩膀上，甚至还带起了一点血丝。

　　　“心儿，我的心儿……”风少轩强忍着欲望，看着乐心公主娇俏的红颜，乐心公主被风少轩如此赤祼祼的目光，看的脸色更加的羞红，直到不敢再和他对视，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彻底的勾起了风少轩的欲望，现在的他，已经不需要再忍耐，今夜他的心儿终于是他的了……

　　　“嗯……”

　　　乐心公主美美的睡了一觉，想要翻个身，却发觉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压着腰身，根本就没办法翻身，但是身体里从来没有的疲惫感，还是让她忍不住轻吟出声。

　　　风少轩几乎一夜没睡，就那么看着他的心儿美丽的睡颜，用自己强健的手臂的手臂把她牢牢的锁在怀中，直到她想要翻身的时候，才回过神来，脸上却是带着满足的笑意。

　　　乐心公主睁开眼睛，想要看看是什么压着自己，让自己不能翻身，可是睁眼首先看到的是一张放大的脸，虽然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但是无论是谁一觉醒来看到这么一张脸，也会吓到好不好。

　　　“啊……唔唔……”伴随着乐心公主的尖叫，风少轩很是无赖的用嘴堵上了她的樱唇，让她无法再发声。直到乐心公主，停止挣扎和尖叫，眨了眨眼睛看着他。风少轩才松开了她的樱唇，却是还有一下没有一下的轻啄着。

　　　“你……”乐心公主很快的捂住自己的嘴巴，她想起了昨夜发生的事情，忍不住又是羞红了脸，可是她也不能躲入被子里，只能转过身去，背对着风少轩，声音如蚊子呢喃般，“把我的衣服给我。”

　　　风少轩却是简单的笑了，他的心儿背对着，却让他们的身体更加的契合，如此大好的机会，他怎么会那么笨的去地上捡衣服呢，一双大手抚摸上乐心公主的香肩，又慢慢的向下滑去，他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心儿心中的颤抖，在她的耳边低语道，“我们现在不需要衣服……”

　　　“你……”对于风少轩的无赖，乐心公主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对待，只能承受他的无边激情。

　　　“大当家，您醒了没……”

　　　许东阳新给乐心公主找的丫头小梅，见他们很晚了都没有起床，生怕自己会伺候他们不周到似的，过来敲门。“我是小梅，给您和大当家夫人送洗脸水来了。”

　　　“啊……”一声惊呼，乐心公主听到外面有人叫喊，以为那个小丫头已经进来了，吓的坐起身来，当然，她是不会忘记把锦被拥在胸前遮住春光的。

　　　反观风少轩，却是慢吞吞的睁开眼，看了一眼乐心公主，然后才后门外喊道，“把水放在外面，再去准备一个浴桶过来，夫人要沐浴。”

　　　“是。”小梅是一个很乖巧的丫头，虽然清楚的知道大当家看不见自己，但是她还是朝着房门施了一礼，才离开去准备大当家吩咐的东西。当然，她也有看见在地上跪了一夜的石老三，只是怜悯的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过来……”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把所有被子都是扯走了，只剩下自己光溜溜的躺在那里，不悦的坐起身，向乐心公主勾勾手，开口唤她过去。

　　　“你先把我的衣服拿过来……”这一次醒了，乐心公主虽然还有些害羞，但是却不再那么害怕，她可不想整天跟这个男人耗在床上，这个男人精力实在是太过旺盛了，竟然不顾她是刚由少女变成女人，不停的索要，让她几乎都要吃不消了。她还想好好看一下这个风寨呢，看看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环境，竟然让以前一身温文尔雅的风少轩，变成了一个满具痞态的土匪头。

　　　“我说了，我们现在不需要衣服……”风少轩伸出手，把乐心公主连带锦被一起给抱了过来，“还疼吗？”风少轩把手伸进锦被呢，抚摸着乐心公主纤细的腰肢，他有注意到她趸眉，想来是自己不停的需索，把她给累着了。

　　　“还好……”乐心公主把风少轩伸入锦被中的手给抓住了，现在的她，可是实在是没有力气承受他的无边需要索了，难不成他还真打算让她在床上躺一天不成。

　　　“心儿，我的心儿……”风少轩缩回自己伸入锦被中的手，将乐心公主连人带被紧紧的搂入怀中国，“你是我的了，真好……”

　　　“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乐心公主将自己裸露在外的手臂，挂在了风少轩的脖子上，把脸贴上他的脸，“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一直都是你的……”

　　　乐心公主的话，让风少轩有着几丝激动，他轻轻吻着乐心公主的秀发，再到她的樱唇，然后狠狠的吸吮着。

　　　第十五章 醋海生波

　　　“大当家，我把热水准备好了，浴桶是……”

　　　总不能让两个人如此的甜蜜下去吧，小梅准备好了热水，又请了寨子里几位力气大点的大娘，帮她抬来一个新的浴桶，然后才开始呼唤他们那久在房中不出来的大当家。

　　　“放在门口吧。”风少轩听到门口的动静，懊恼的停下了自己动作，如果他们再晚一点出现的话就好了。

　　　“是……”小梅对于这位新来的大当家夫人很是好奇呢，本来想在替大当家夫人梳洗的时候，好好看上一看呢，哪知道，这大当家自始终至终就没有放大当家夫人出屋呢，让她有些微微的失望。

　　　“叫王大婶准备些吃的。”他可没有忘记昨天他的心儿只是吃了两个鸡腿，让他折腾了一晚上，肚子也早该饿了王大婶是平常照顾风少轩的一个大婶，烧的一手好菜，。他平常的洗洗涮涮，收拾屋子什么的，都有由这位王大婶来代劳的。

　　　“是……”小梅应该了一所，才离开。

　　　风少轩在身上简单的套了一件衣服，才打开门，将浴桶搬入屋内，关上房门，他现在还不想看到石老三，就让他在那里跪着吧。风少轩把热水倒入桶中，调好温度，又用手试了试，才放下心来。

　　　走到床边，风少轩将乐心公主抱了起来，放进已经调试好水温的浴桶内，“你先洗着，我去让人拿些女人的衣服给你穿。”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没想到， 却被乐心公主给拉住了衣角，不让他离开，“不用，我穿你的衣服就好。”乐心公主必竟是一国的公主，虽然不能说是有什么洁癖，但是自小也是洁净之人，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把别人衣物穿在身上，这个念头，光是想一想，就让她有些不舒服，不过，如果是她的夫君的衣服就又不同了，再加上，昨天她单独沐浴的时候，发生的那一幕，还是让她很害怕，生怕今天又会重演一次。

　　　风少轩虽然是个男人，但是看到乐心公主现在的神情，又岂能全都猜不出来她在想些什么，只以为她不喜欢穿别人的旧衣衫，可是他的衣衫对于他的心儿来说，都是过于宽大，实在不能上身啊。至于她原来的衣服，风少轩看了看昨晚被自己扔在地上的衣服，那些都已经脏了，他就更不可能让她的心儿再上身了。“没事，我让人拿些新的，没有穿过的给你。”

　　　“你别走，我害怕。”乐心公主看到风少轩打算去给他找衣服，不由的的说了实话，只是这一句‘我害怕’让风少轩停住了自己往外迈的脚步，“好，我不走，我就在这守着你，”如果不是乐心公主露出害怕的表情，他差点忘了，这里不是她的寑宫，虽然有自己的明令，但是谁又能保证在自己不在的时候，没有人会闯进来，再上演昨天的那一幕。

　　　“嗯……”见到风少轩守着自己，乐心公主才点了点头，安心的洗起澡来，反正昨天晚上他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到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也都已经做了，对于风少轩，她根本就没有回避的必要了。

　　　“咦……”

　　　小梅抢着把王大婶准备的午膳给端了过来，却是发现大当家门口的地上，放着两套漂亮的女装，很是奇怪呢。“大当家，大当家，我……”

　　　“进来。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你就先回去吧。”听到小梅在外面的呼喊，风少轩把房门打开了，示意她把午膳给端到屋子里的桌了，而他却是把地上的女装给捡了起来，不用猜，他也知道是谁干的，虽然很不乐意让他的心儿穿上别人的男人准备的衣服，就算是他亲弟弟也不行，可是他这里必竟是山寨啊，山寨里都是一些贫苦的人家，想要找一些没有穿过的新衣给他的心儿，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是……”小梅应了一声，虽然好奇大当家夫人的样子，但是大当家既然发话了，那她就只能离开了。

　　　“衣服是给我的吗？”乐心公主洗好澡，净好身，被风少轩又给抱回到了床上，她也正在发愁自己应该穿些什么呢，她昨天的衣服，被扔在地上，已经脏了，她是说什么也不会再上身的，别的女人的衣服，她也是不愿意穿，可以这个风大当家的衣服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太大了，也不能穿啊。看到风少轩手里拎着两套女装，一脸不高兴的进来，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是问了一句。

　　　“给，穿上吧。”虽然不是很乐意让自己的女人穿上别人送来的衣服，但是更不能让她昨天已经脏污了的衣服啊，不情不愿的，风少轩还是把衣服递给了乐心公主。

　　　乐心公主不明白为什么拿着衣服的风少轩脸色臭臭的，但还是把衣服接了下来，但是她只穿上里衣，然后看着风少轩，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把这些衣服穿上之后，他的脸色更臭了，难道，想到一个可能，乐心公主的脸色也变了……

　　　风少轩的脸是臭臭的，但是看到乐心公主的脸色变了，才察觉到她可能是误会了， 风少轩叹了一口气，坐在床榻边上，替乐心公主整理着衣衫，还是忍不住的问道，“少辉一直都是这么无微不致的照顾你？”

　　　“你想说什么？”乐心公主把这风少轩的手给拍开，她不明白他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又扯到风少辉的身上去了，他跟他们俩个根本就是两码事。

　　　“看到少辉什么事情都处处替你设想周到，我……”剩下的话，风少轩没有说出口，他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怎么说，难道他在吃自己弟弟的醋吗？

　　　听到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的脸色更加的难看了，她往旁边挪了挪自己的身子，想要努力的离风少轩远一些，不要他再碰触自己。

　　　“心儿，别这样……”风少轩也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对，忙紧紧的把乐心公主抱在怀里，必竟他和乐心公主久别重逢，乐心公主就把自己给了他，他这样猜疑她和自己的弟弟，也实在是有些过份，可是想到这几年来，都是自己的弟弟无微不致的照顾着属于他的心儿，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要发狂的感觉。“我错了，我不该……”

　　　“风少轩，你混蛋。”乐心公主恨不得打风少轩几个耳光，他怎么可以如此的怀疑她。用力的把这个男人给推开，她现在不想跟他说话。“你离我远一些。”

　　　“心儿……”风少轩想再把乐心公主给拉到自己的怀里来，可是乐心公主真的很生气，根本就想他靠近，两人就这么坚持不下……

　　　“大当家，这是哪一出啊……”

　　　这风大当家的带来了一个压寨夫人，这事情昨天就在寨子传的沸沸扬扬，有幸大山寨大厅见过大当家夫人一眼的，都道那是天香国色，绝色佳人一个，可是也不能昙花一现，第二天就不露面了，再说了，大当家当众说过，三天后举行婚礼，这已经是第二天，大当家总要出面接受祝贺吧。这不，这二当家许东阳就在大家期许的目光之下，到大当家的这院子里，来请大家出去接受大家的祝贺，只不过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看到一出好戏。

　　　“东阳……”被人看到自己哄心儿的场面，风少轩多多少少都有些尴尬，“你怎么来了？”

　　　“大当家的，您昨天说要三天后完婚，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许东阳好奇的仔细打量着乐心公主，昨天没有看清楚，今天看来，这个心儿夫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怎么着，大当家也该出面接受大家的恭贺啊。”边说着话，许东阳还用眼角的余光仔细观察着这位心儿夫人，看她到底是一副表情。

　　　“谁要嫁他一个臭土匪？”昨天说了，昨天自己身为砧板上的鱼肉，或许不敢反驳这位风大当家什么，今天知道了这风大当家就是自己的驸马。乐心公主自然是胆子就壮了，驳斥着许东阳的话。

　　　“呵呵……”许东阳突然发现，也放自己来的还真不是时候，怎么昨天还是一副淡然样子的心儿夫人，今天对这大当家的意见这么大，难不成……许东阳摇摇头，结束自己脑中不健康的思想，“大当家，我就过来说一声，您该走出院子，接受大家的恭贺啦。呵呵……”说完话， 许东阳就离开了，他可是看出来了，人家现在小夫妻正在闹别扭，如果他还站在那里看戏，想必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知道了，我们一会儿就去大厅。”风少轩显然很是看重山寨里的人，再加上许东阳双是亲自来了一趟，自然是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

　　　“我不去……”没等许东阳说些什么，就听到这心儿夫人冷冰冰的回了一句，“我也不要嫁给你这个土匪。”

　　　“呵呵，我先走了，一会通知大家在大厅里恭侯两位。”许东阳忙说了一句，就离开了，听着这位心儿夫人的话，许东阳能够猜测到，必定是这位大当家的做了什么，惹了这位心儿夫人，否则的话，这位心儿夫人应该不会这样发脾气的，那显然就是一个赌气的小女孩的表现。

　　　第十六章 三日后成亲？

　　　“好了，心儿……”风少轩被许东阳看了热闹，自然也有几分不甘心，但是没有办法啊，谁让他胡乱说话惹了人家的，只能是低声下气的哄着。

　　　乐心公主久居高位，看惯了男人低声下气的样子，可是风少轩不是别的男人啊，那可是自已的驸马，再者说了， 他还是风寨的大当家，虽然风寨只是一个土匪窝，但是也要给他这个大男人一个面子啊。虽然不是很乐意，但是乐心公主还是同意了到这风寨大厅里接受大家的祝福。

　　　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低头替自己整理着衣物，心里还是有些委屈，这几年没有他在身边，她经历了多少事情，都是风少辉陪在自己身边，守在自己身边，但是他们两个人确没有任何感情的纠葛，可他风少轩一出现，就怀疑她和他弟弟的关系，这让乐心公主心里很是不满，要知道她可是把风少辉一直当弟弟看的。

　　　“怎么又哭了？”风少轩替乐心公主整理好身上的衣裳，刚准备把她抱起来放到昨天风少辉还来的那个轮椅上时，却发现乐心公主眼角含泪，正哀怨的看着他。

　　　“别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说这些混帐话了。”乐心公主的眼泪，让风少轩的心里很是刺痛，这些年，他的心儿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多多少少也能猜到，只不过因为当年风家的灭门之事，让他多了几分怨气，不曾特别去关注。

　　　谁知道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把眼角的泪水拭去，淡然的开口，“走吧。”

　　　“心儿……”

　　　“你不是要去大厅里接受大家的祝贺吗，走吧。”乐心公主扭头不去看风少轩，对于他误解自己和风少辉的关系，多多少少也要给他些教训，否则的话，他还真以为她这个乐心公主是好欺负的……

　　　“你怎么跪在这里……”

　　　乐心公主公主坐在轮椅上，被风少轩给推着，刚一出门，就看到跪在院子里已经一天一夜的石老三，对于这个男人，乐心公主是打心里不喜，但这里还由不得她来当家做主，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想到自己昨夜和风少轩在房中，乐心公主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红晕。

　　　已经跪了一天一夜，水米未尽的石老三抬起头来，对着乐心公主用力的磕头，“心儿夫人，老三是个粗汉子，不知道心儿夫人是大当家夫人，昨天冒了心儿夫人，请夫人原谅，请夫人原谅……”石老三边说着，边用力的磕着头，而乐心公主就那样冷眼看着，虽然这个石老三没有给她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如果传出去，她这个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险些遭石老三这样粗鄙男人强暴，那将是金元皇明的奇耻大辱呢。想到这里，乐心公主眼里就闪过一丝杀机，这个石老三她不能留着。

　　　“心儿……”本来风少轩就也是冷眼看着石老三在那给心儿不停的磕头，看着他因为太过用力，把头给磕破了，甚至地上的石板也因此变得有些血迹斑斑，但是这个情， 他还真是没有办法替他求情。他冒犯的可是心儿啊，虽然这石老三当时并不知道心儿的身份，可是也差点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呢。

　　　“起来吧。”看着地上不停用力磕头的石老三，乐心公主终于开口让他停下了，就算是让他在这里磕死又如何，昨天的事情，想必已经传遍整个风寨了，就算是她把这个石老三杀了，难不成还能堵上山寨里所有人的嘴吗？

　　　“谢谢心儿夫人，谢谢心儿夫人……”听到心儿夫人这简单的几个字，石老三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他为人虽然粗鄙，但并不是傻子，已经清楚的知道昨天自己被人给戏弄了，如果不是那会儿大当家及时赶回来，自己真要对大当家夫人做出些什么事情，那可就是万死也难辞其罪了。

　　　“走吧。”乐心公主的神色依然是很淡然，不管到大厅里是去接受这风寨众人的嘲讽，还是恭贺，都是要走上这遭的。

　　　“这就是大当家明天要完婚的新娘子啊？”

　　　风寨的大厅必竟是风寨管事们商议寨子里事情的地方，也不是哪个寨众随随便便都能进去的，除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和其家属，一些普通的依靠风寨生存的寨子里的人，就站在大厅外，看着他们的大当家把他的新夫人给推进大厅去。

　　　“大当家夫人很漂亮啊。”

　　　“大当家夫人的腿怎么了……”

　　　乐心公主被风大当家这一路推到大厅，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的坐在轮椅上，只是这样，就让风少轩很满意了，要是信照以前心儿的脾气，哪会给他这几分面子，恐怕根本就不会露面呢。

　　　“恭禧大当家，贺喜大当家。”对于风大当家要娶亲的这件事情，大家都是衷心的祝贺， 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清楚风大当家是怎么把这位心儿夫人给抢回来的，是以，对于她的一声不吭倒也不是很在意，大家也都很理解，必竟谁家肯把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嫁给一个山寨土匪啊，就算是这个山寨土匪只劫富济贫，可那也是土匪啊。

　　　“谢谢大家啊……”有着众人的恭贺，再加上他的心儿也给足了他面子，没有当着众人的面，下他的台，让风少轩很是高兴呢。

　　　“她哪里配当大当家夫人啊，一个瘸子，也配得上我们大当家啊？”

　　　还真是有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呢，许东阳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妹妹，又在某人的唆使之下，当了出头鸟。

　　　“小星，你在胡说些什么？”本来和乐的气气氛，就被这个小星姑娘给打破了，许东阳气极败坏的看着自己的妹妹，暗气自己昨天怎么不也给她一记耳光，让她也长长记性。

　　　“我哪有胡说啊，这个女人不但是个瘸子，还一到咱们山寨就勾三搭四的，”这个小星姑娘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并不是很理解什么意思，反正是茗烟姐姐这么教的，她就这么说好了。“不守妇道的女人，哪有资格做大当家哥哥的夫人啊。”

　　　“天啊……”许东阳心里面哀嚎，自己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白痴的妹妹，“你给我闭嘴，别再说了。”许东阳也不好在大厅内太过大声，只能低声喝斥小星，不让她再胡说八道。

　　　“你说我不配做这个大当家夫人，那你告诉我，谁配啊？”

　　　风少轩现在的脸色已经铁青，刚要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给拦住了，她倒要看看是谁在暗地里给自己使坏，这个小丫头，看着还有几分清涩，没有这份心机。

　　　“当然是茗烟姐姐啊，”小星可没有留意自己哥哥和大当家哥哥铁青的脸色，当然，她也没有注意当她说出‘茗烟’的时候，她那个茗烟姐姐脸色变的煞白。“茗烟姐姐人又漂亮，又温柔，心地又好，最重要的是，茗烟姐姐不是一个瘸子。”

　　　“既然你的茗烟姐姐那么好，让她站出来，让我瞧瞧，她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这个小姑娘的话，倒是让乐心公主多了几分兴趣，不由的狠狠的瞪了风少轩一眼，竟然敢背着他在外面招风引蝶，实在是不可原谅。

　　　风大当家看到乐心公主的脸色，只能是苦笑，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个茗烟怎么就不知道消停呢，难不成她以为，身为许东阳的妻妹，他就没有办法惩戒她不成？

　　　这些人复杂的心思，这位小星姑娘并不是太明白，不过这个瘸子女人既然想见自已美丽善良的茗烟姐姐，那就让她好好看看。

　　　“小星……”茗烟可不想就那么站在众目睽睽之下，挣扎着不让小星把她从人群里给拉出来，可是这位小星姑娘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茗烟姐姐把那个瘸子女人给比下去，再加上茗烟不爱做事，一向懒懒散散才养成了一副娇弱的体态，自然比不过泼辣的小星，几番挣扎之下，还是让小星给扯到了大厅里。

　　　“这就是我的茗烟姐姐，”小星得意的看着乐心公主，“比你这个瘸子女人漂亮多了吧。”

　　　看着小星的样子，不但是大厅里的人，就连大厅外的人，也是觉的极为好笑，顿时哄堂大笑，这让刘东阳这个做哥哥的，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怎么有这么一个不懂世事的白痴妹妹啊。

　　　乐心公主拨开风少轩的手，自已把轮椅车转到小星和茗烟的跟前，“长的也的确是不错，跟你们的风大当家但也有几分匹配呢。”

　　　“心儿……”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懊恼的喊了一句，强行将乐心公主给推到自己的位置，并把她抱下轮椅，放在自己专属的大当家的位置上，省的她双腿不便于行，坐在轮椅上也不安分。

　　　“我要娶什么样的女人，还轮不到你们来毛遂自荐。”对于这个茗烟，风大当家心里已经是相当懊恼了，怎么，以为自己昨天没有得到惩诫，今天就又来变本加厉吗？

　　　“大当家……”茗烟听到风大当家的话，双目含泪，努力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必竟再怎么看来，自己双腿健全，单凭这一点，就比那个瘸子女人要好得多吧。

　　　第十七章 金口作媒

　　　“昨天，我刚到你们大当家那里，也是你照顾我吧。”乐心公主很有兴趣的看着茗烟的可怜兮兮，心底却很是厌恶，这样拙劣的表演，也好意思拿出来给她看。

　　　“茗烟手脚比较笨，让心儿姑娘见笑了。”别人都称乐心公主一声心儿夫人，但是茗烟却不愿意，她从来没有想过，大当家夫人这个位置，除了她还有谁有资格坐上。

　　　“也的确是够笨的。”乐心公主这话里有话，什么样的角色，也敢在她的面前演戏，“嘴笨手懒，还有一番恶毒的心肠，真是可惜了这一张漂亮的面皮。”这是乐心公主对茗烟的评价，她的话一出，大厅内外又是嗡嗡的人声，显然没有料到这位心儿夫人，说话也是如此的‘恶毒’吧。

　　　“心儿姑娘，茗烟不曾得罪于你啊。”茗烟一副梨花带雨的娇样，让人看着就想怜惜，不过乐心公主可不吃她这一套，而是饶有兴趣的看着风少轩的反应，“风大当家，您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你是大当家夫人，这种小事情，随你处理吧。”风少轩可不傻，茗烟现在算是撞枪口上了，自己还没有想着要怎么收拾她呢，她竟然又跳出来惹事，那不是诚心给自己招灾吗？难不成真以为凭着一张可怜兮兮的面皮，就能让这风寨的规矩改变。

　　　“那我就随便处理一下吧。”乐心公主等着就是风少轩的这一句话，昨天的羞辱，她没有忘记呢，小小年纪就行事如此恶毒，万一哪一天，自己中了她的招，还不被她给毁掉半条命去。

　　　“随你高兴。”这是风少轩的承诺，必竟刚刚他可是狠狠的得罪了他的心儿，只要能让他的心儿高兴，就算是让朝庭把这风寨给收编了，他也不会多说一句的。

　　　“石老三……”

　　　本来是跟着风大当家和乐心公主一起过来的石老三，到了大厅门口的时候，就自动待在了外面，虽然他也可以进到里面去，但总觉的自己做错了事，还是不要进去丢人现眼的好了。

　　　“石老三……”听到乐心公主喊了一声石老三，没有人回应，有那好事的，自然又帮忙喊了一嗓子，“石老三，心儿夫人找你呢。”对于石老三昨天做了些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今天看到大当家和心儿夫人一副和睦的样子，自然也没有那不识趣的在他们当面提起这个把事情，当然，事情都有例外，那个被茗烟当枪使而毫不自知的小星姑娘，就是一个例外。

　　　“大当家，夫人……”石老三听到喊叫，本来不想吭声，但是大厅外看热闹的人不放过他啊，就这么把他给推了出来，石老三无奈，只能是跪在了大厅正中央，听侯人家的发落。

　　　“石老三，你昨天听谁说，大当家要给你们找婆娘的？”进入这风寨不过一天的功夫，乐心公主都觉的自己说话比以前粗鄙了许多，这不‘婆娘’二字都能够从她的嘴里说出来了，这让乐心公主心里都暗暗好笑。

　　　“听小星姑娘说的。”石老三不明白这个心儿夫人是什么意思，这些事情，昨天她不就已经知道了吗，又何必多此一举，一定要在这大厅里讲出来。不过，想归想，对于自己昨天的不敬行为，石老三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害怕，这个心儿姑娘可是大当家的女人呢，自己在鬼门关上绕了一圈都不知道呢，想想都害怕呢。

　　　“小星姑娘，那你又是听谁说的？”乐心公主就是要石老三这句话，她也看出来这个小星姑娘没有丝毫的心机，有那点小心思的是那个叫茗烟的女人，可是如果不把石老三给叫出来，又怎么能当着众人的面顺藤摸瓜，把这个茗烟姑娘给扯出来呢。

　　　“是茗烟姐姐说的啊。”小星也觉的不对劲，可是这件事情确是茗烟姐姐说的，而且昨天在大当家哥哥那里她就已经说了，现在当着众人的面，再说一次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她还是用小小声回答着乐心公主的问话。

　　　“茗烟姑娘，小星姑娘说的是不是真的？”听到了自己想要听到，乐心公主对于这位小星姑娘的智商感到很满意，小丫头就是小丫头，胆子就是小，一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是……”茗烟狠狠的瞪了一眼小星，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应该了一句。

　　　茗烟的这一应，可是让众人都变了脸色，这个小丫头胆子也太大了些，竟然敢编派风大当家的女人，还险些害了别人，实在是太恶毒了些。

　　　“是你说的就好。”乐心公主照样只是一笑，对着石老三道，“你想娶婆娘？”

　　　“想。”石老三不明白这位心儿夫人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了一句，必竟是个男人都想要有个女人替自己暖被窝，他也不例外啊。

　　　“你说大当家要给这寨子里的兄弟们找婆娘？”乐心公主的意思，只要不是笨蛋，都能看出来，这个茗烟，有着几分小聪明，当然不是笨蛋，可是事情已经被这个女人给套到这里了，一时之间，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但是这瘸子女人问的还真是一个好问题呢，茗烟看了乐心公主一眼，又暗中瞪了小星一眼，都是这个笨丫头，坏了自己的事。“茗烟也是胡乱说的，逗着小星妹妹玩的，没想到她就当了真了。”此时此刻，也只能这么说了，必竟把小星推出去，总比自己顶上要好的多吧。

　　　“茗烟姐姐……”小星有些吃惊的看着茗烟，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说实话。

　　　“不管是不是你说的，还是小星姑娘胡乱说话，今天我就给你牵个红线吧。”想脱身，门儿都没有，“反正这事情是从你嘴里传出去的，那么，这个石老三的老婆人选，就是你了。”

　　　乐心公主的话一说完，不管是厅内还是厅外的人又都哗然了，有叹这石老三好运的，有替这个茗烟悲哀的，当然，兴灾乐祸的也不在少数，都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这……”虽然说是想要个婆娘给自己暖被窝，但是真要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给自己当老婆，石老三还真是不敢答应呢，至于对乐心公主无礼的那一次，无非是因为那个小星姑娘是这许二当家的妹妹，他信了她说的话而已。

　　　“什么……？”小星虽然有些吃惊她的茗烟姐姐说谎，但是如果把温柔漂亮的茗烟姐姐许配给这么一个粗鄙的男人，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我不要……”心里猜测是一回事，亲耳听到又是另外一回事，茗烟的声音拔尖了很多，拒绝了乐心公主的提议，石老三那种男人，怎么配得上她呢，只有像大当家那种英雄，才堪与她匹配。

　　　“哪里由得你不嫁。”对于茗烟的抗议，乐心公主置若罔闻，“我给你牵红线，是这你辈子的荣幸。”虽然你还不知道我是身份，最后这句话乐心公主并没有说出来。

　　　“我不要……”茗烟嫌恶的看了石老三一眼，“他与我不相配。”这一句大实话，也难得茗烟有勇气讲出来，不过这话一出，众人大厅内所有的神情都变色了，一时之间议论纷纷，看来茗烟的这一句‘不相配’把众人对她的印象全部改观了，看来这个茗烟姑娘也不像平日那里娇弱柔顺的人啊。

　　　“你教唆一个小丫头，顶着你们大当家的名号，在寨子里胡说八道，”说到这里，乐心公主的语气顿了顿，似笑非笑的看了风少轩一眼，然后再看向茗烟，“既然有胆子做，就要有胆子承担后果。你不是说大当家要给寨子里的弟兄们找婆娘吗？你就当这第一个婆娘吧。”此话，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乐心公主和风少轩，表情各有不同，却都很精彩。

　　　“心儿……”看着大厅内众人的表情，风少轩也觉得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嫁给石老三那样的一个男人，实在是有点不堪匹配。不禁低声唤了乐心公主一声。

　　　“怎么舍不得？”听到风少轩的低喊，乐心公主将目光看向他，没好气的问了一句。

　　　“心儿，他们俩个……”乐心公主也算是这次茗烟散播谣言的受害人，让她处罚一下茗烟，出口恶气也是应该，可是把人家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嫁给石老三那样的一个男人，风少轩感觉还是有些不妥。

　　　“他们两个怎么了？”乐心公主可是没有忘记今天早上风少轩的阴阳怪气，竟然怀疑她和龙少辉有私情，这让乐心公主心里很是委屈，自然要找人出出气。

　　　“他们的确有些不太般配……”风少轩小心翼翼的选择着措辞，很是清楚，现在乐心公主这么说，不过是想惩罚一个茗烟的无礼，虽然他并不介意茗烟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但是有人介意啊，那可是他们风寨二当家许东阳的小姨子，就算许东阳也不介意，但总也要顾及一下家里人的颜面吧。

　　　第十八章 不嫁也得嫁

　　　“那你看看，我跟那个石老三般不般配？”乐心对于风少轩的话，噗之以鼻，不般配，她凤凰公主金口一开，什么样的男女在一起能够不般配呢。

　　　“什么意思？”风少轩变了脸，这怎么又扯上她和石老三了？

　　　乐心公主也不看风少轩，将目光对着正在大厅里跪着的石老三，“你可愿意娶这个茗烟姑娘？”

　　　石老三也是才刚刚消化完这个大当家夫人的话，天啊，他石老三人品暴发了，大当家夫人竟然将这风寨第一美人茗烟姑娘许配给他，这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外了，本来人乐得晕晕的，刚要乐不颠儿的回大当家夫人的话，可是看到许二当家正狠狠的瞪着他，而这风寨的第一美人也是以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他，犹如一盆冷水浇头，让他冷静了下来。“石老三不敢……”

　　　“不敢是什么意思？你不愿意？”乐心公主环视了一眼大厅，将厅内所有人的表情都收于眼底，自然，这位许二当家和那个茗烟也没有错过。

　　　“茗烟姑娘是这风寨的第一美人，老三自认没那个福气。”石老三咬了咬牙，还是拒绝了乐心公主的牵线，这个茗烟姑娘不简单啊，单不说那心思的歹毒，就算是她的那个二当家的姐夫，他也惹不起。

　　　“心儿，你看……”听到这石老三的话，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就连这风少轩，也露出了轻松的表情，如果这石老三真的应下了这门亲事，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向许东阳交代呢，想到这里，风少轩还是歉意的看了一眼许东阳，显然他拿自己的这位大当家夫人没辙。

　　　“没那个福气，那我嫁你可好？”乐心公主现在是语不惊人，不死心呢，既然那个茗烟你不敢娶，那自己这个大当家夫人，你又有几分胆量呢？“我和那个茗烟，你可以选一个做你的婆娘。”

　　　“心儿……”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怒火腾的就上来了，怒喝一声，“你想做什么？”

　　　“石老三不敢。”听着大当家夫人的话，石老三可是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再听到大当家的怒喝，心里更是恐惧啊，大当家夫人的话，这不是要他的命吗？娶大当家的女人，他还不如拼一下，去娶那个茗烟姑娘呢。

　　　“你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还想要婆娘？”乐心公主这话是对石老三说的，可是眼睛却是看向了风少轩，“不如大当家替这个石老三做一个选择，看看是我还是那个茗烟姑娘，适合做石老三的婆娘。”

　　　“心儿夫人……”对于这位大当家夫人的步步紧逼，许东阳都快受不了，虽然茗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处罚吧，那可是关系到她的一辈子呢，虽然他也喜欢这个妻妹，但必竟她是自己妻子唯一的妹妹啊。“茗烟年纪小，不懂事，还请心儿夫人手下留情。”

　　　“这件事，以后再说。我们先回去吧。”风少轩生怕再说下去，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要弯腰起身，将乐心公主放到轮椅上，想要把她推回去，有些事情，还是他们俩个人独处的时候，才好商量。

　　　“放手。”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俏脸含怒，一身上位者的气势已经放了出来，让风少轩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今天这事情，一定要有个结果，要么，把茗烟嫁给他，要么我自己嫁。”

　　　“你疯啦……”不管前面的话，单听到后面‘她自己嫁’这句话，就已经让风少轩有些疯狂了，“她什么身份，能跟你比吗？又何必跟一个小丫头计较。”

　　　“难得你还记得我的身份。”乐心公主今天是跟他们杠上了，“我肯为他们开金口，牵红线，已经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福份。”

　　　“心儿……”一句话，说到风少轩哑口无言。

　　　“再问一遍，是她嫁还是我嫁？”不管这个石老三敢不敢娶，乐心公主一定要让这个风少轩把今天的事情给个答案，难不成，她这个凤凰公主是好欺负的不成？什么要样的阿猫阿狗，都敢来踩上一脚，有胆子做，就要有胆子承担后果。

　　　“她嫁……”虽然不乐意，但是风少轩也很清楚他的心儿的脾气，把手指向茗烟，一句话，确定了她今后的命运。如果今天不把这个事情弄个结果出来，恐怕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善了，更何况，今天这事情，也是那个茗烟罪有应得，谁让她的心思那么歹毒，撞到乐心公主的头上呢。

　　　“我不要……”

　　　“啊……”

　　　“呃……”

　　　茗烟哭着拒绝，不相信这风大当家就这么顺了这个瘸子女人的意，把她嫁给石老三这种粗鄙的男人，而众人也都是一声惊呼，显然没有想到，大当家夫人在大当家的心里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当然，那种上位者的气势，这风寨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清楚，但是那淡淡的压力，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的。

　　　石老三也很惊讶，大当家竟然就这么同意了大当家夫人的话，不过对于这个结果，他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纠结的，娶那个风寨的第一美女，他更想娶大当家的女人，虽然是个瘸子，但心思好歹不那么歹毒，不过这句话，他可不敢说，除了怕大当家当场把他掐死之外，更怕这寨子里的人骂他不知好歹。

　　　许东阳更是彻底的无语了，大当家的话，当着众人说出来，那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虽然他这个小姨子以后要嫁什么人，他并不是很关心，可是待会儿回到家中，他要跟茵娘怎么交代啊？

　　　“我不要，姐夫我不要嫁……”茗烟现在可是真的慌了，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嫁给一个如此粗鄙的男人，看到大当家对她的哭求丝毫没有反应，她只能向自己的姐夫求助，“我不要嫁，我不要啊……”

　　　“现在可以回去了吗？”风少轩心里那个憋屈啊，看着乐心公主的眼睛除了无奈还有些冷，倒不是因为那个茗烟嫁给石老三觉的可惜，而是她这咄咄逼人的态度，让他感觉有些不适应。

　　　“嗯。”乐心公主收了自己的那上位者的气势，让人感觉不到那淡淡的威压，任由风少轩将她放到轮椅上，他倒是想扔她来着，可是又怕昨天自己那疯狂的需索让她的身体不适，想了想，还是小心翼翼，轻轻的把她放到轮椅上。

　　　“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就让石老三跟我们一起拜堂成亲吧，”风少轩生怕乐心公主会改变主意一样，把事情再一次敲成了定局，如果再任由这个茗烟这么哭闹下去，恐怕会让他的二当家一家都遭殃的。必竟他的心儿，可是这金元皇朝的监国摄政公主，灭人满门的这种事情，就靠一句话，也是可以办到的。

　　　乐心公主听到风少轩的话，只是白了他一眼，却是没有再说什么，这让风少轩心里有些淡淡的窃喜，又开口说道，“寨子里还有哪几对要完婚的，不妨也一起来，就让咱们风寨热热闹闹的闹上一天。大家也相互沾点喜气。”

　　　“谢大当家。”听到风少轩的话，寨子里所有人都是喜气洋洋的，除了自己最尊敬的大当家要成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都可以向大当家沾点喜气，跟大当家同一天完婚，自然这风寨里原本要准备完婚，或者正在商定婚期的青年男女们，听到大当家的话，都不约而同的选了明天的日子，既然要热闹，那就好好的热闹一天，。

　　　“心儿……”

　　　风少轩把乐心公主推回自己的小院，想要与她说些什么，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虽然在那风寨的大厅里，他的心儿给他留了几人面子，可是回到这自己的小院的，乐心公主的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

　　　听到风少轩唤自己，乐心公主只是扭过头去，看也不看他一眼，这让风少轩更是不知扬措，自己不是已经顺着她的意思把那个茗烟嫁给了石老三了吗？为何还要生气，难不成还在为自己今天早上的话生气？

　　　风少轩胡思乱想着，但还是记得把乐心公主抱起来放到床榻上，让她躺下来休息，必竟总是坐在椅子上也不好，就算那椅子再好，再柔软也不行。

　　　乐心公主没有拒绝风少轩的举动，她现在还在生气呢，对于明天的婚礼她是没有多大的意见，不过就是一个形式，她昨天就已经是她的人了，完不完婚，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必竟也是当朝的监国摄政公主，如果她要嫁给一个男人的话，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都会一步登天，成为这金元皇朝现在的掌控者。可是对于风少轩，她很是放心，就算他代替自己成为这金元皇朝的掌控者，她也相信，风少轩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她和她皇弟的事情。

　　　“别生气好，好不好？”虽然不确定自己猜的正不正确，但是软语哄一下他的心儿还是必要的，风少轩也躺到了床榻上，将乐心公主抱在怀里，轻轻吻着她的秀发。享受着难得的温馨。

　　　乐心公主就这么靠在风少轩的怀里，脸上却是浮起了几丝委屈，随着风少轩的动作越来越轻柔，她终于流出了眼泪，没有在大厅里的倔强，现在的乐心公主，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受了委屈一样，却又不敢大声的哭泣，只能在风少轩的怀里小声的抽泣着。

　　　这让风少轩更是着急啊，轻轻拍着怀里的乐心公主，“心儿，别哭……你别哭……”对于自己早上那点醋意，风少轩现在可是后悔死了。有人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替自己照顾她不好吗？难不成还指望这一国的公主，为了他拒绝所有人的示好不成？

　　　第十九章 当年旧事

　　　可是乐心公主才不理会这内心焦急的风少轩呢，可偏偏风少轩又不敢再次孟浪，虽然他知道一场激情欢爱，可以让他的心儿停止哭泣，可是他不能那么做呀，久别重逢，一时激动，控制不住是一回事，可如果还没有完婚，就对她的心儿一次又一次的无礼，那可就对她的不尊重了。

　　　“睡着了？”

　　　就在风少轩用手轻拍着乐心公主的时候，风少辉又突然出现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他都看在了眼里，虽然他不清楚，自己的大哥知不知道他躲藏在暗中，但是如果当时他没有顺着乐心公主的话，把那个叫茗烟的女人嫁给那个男人，恐怕今天他们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嗯……”风少轩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弟，并没有惊讶，他昨天就已经知道，他成了乐心公主的暗卫，而且还是暗卫首领，自然对他总是藏在暗处的事情，多了几分注意，他总要清楚，这个弟弟到底在不在他和心儿身边吧。

　　　轻轻将哭累了睡着的乐心公主放下，示意风少辉先到院子里去，风少轩细心的替她脱去了鞋子和外衫，盖上棉被，才走了出来。

　　　虽然在风寨之中，他这个大当家的只有一个人住，但是他的院子里，也属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那种呢。

　　　风少辉坐在院中的凉亭内，看着他从屋里走出来，他也有很多话想跟这久别的大哥说，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他，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不然的话，当初知道这位风大当家是自己的哥哥后，也不会匆匆的把乐心公主丢给他，然后独自离去了。

　　　风少轩看着自己的弟弟，他现在又已经戴上那个金属面具，眼神迷惘的注视着自己的这个方向，对于他，风少轩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却是不该如何开口，虽然他也可以找乐心公主问他们这几年的事情，但是对于她，风少轩更是不愿意开口，也不敢开这个口，当初他不能及时的出现在她和自己的婚礼上，就已经成了他和她之间的伤痛了。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兄弟二人对视了好久，终于风少辉还是先开口了，对于自己的兄长，他的耐性总是稍微差一些的。“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总会有一定的原因吧，风少辉始终相信自己的兄长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才会失踪的，否则依他当年那副脾气，再加上跟乐心公主的两情相悦，又怎么会缺席他们的婚礼呢。

　　　“突然失踪……”对于自己兄弟的措辞，风少轩多少感到些好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突然失踪的呢。”风少轩看着自己弟弟的惊讶的眼神，陷入了回忆之中。

　　　当年，风少轩和乐心公主的佳偶天成，终于在乐心公主及笄之时，先皇，也就是当时的皇上，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只不过，那时先皇已经病重，景亲王又对皇权步步紧逼，让公主刚刚及笄之年与他成婚，除了想要巩固皇家的地位，保全年幼的太子之外，还有的就是他们风家家中势力背景雄厚，他除了跟乐心公主青梅竹马外，文采亦是不弱，才有了与乐心公主匹配的资格。

　　　只不过，有些事情想一想总是好的，风家是书香门第，家中子弟虽然个个自幼读书习字，文采也较出众，可偏偏重文轻武，一府之中，除了护院之外，全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弱妇儒和书生男丁。

　　　虽然他风少轩当年一身正气，也有满腔的报复，可是必竟是个书生，一夜醒来，发现自己被人丢到一座山谷里，这个陌生的地方自然是四处荒芜，没有人烟，一时之间，他也是有些恐惧，虽然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自已身上的擦伤，他肯定自己是被人从高处扔下来的，只是不知道自己为何没有摔死而已。

　　　经过几天野人的生活，他终于确定那个地方是一座死谷，谷里没有任何人，至于他没有摔死的原因，不过是因为这里荒芜人烟，他从上面被人丢下来的时候，身上的衣衫被树枝勾住，然后他又掉在树叶比较厚实的地方，才会没事，当然，这些事情，如此巧合，说起来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是他风少轩却是实实在在的遇到了，他就在那座山谷里，渴了就喝些山泉，饿了就寻些野果，必竟曾经饱读诗书，虽然不曾亲手操作，但是多多少少也知些天下之事，这山谷内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能，他还是能分辨一些的，也就是靠着那些，他才能坚持到找到出谷之路，从而被人给救了。

　　　“难怪……”听到风少轩的话，风少辉也有几分恍悟，“难怪当时我们找不到你，家中更是有人说，你的房间里有迷香的味道，原来如此啊。”虽然为什么失踪风少轩是讲清楚了，但是风少辉还是又问了一句，“那你为什么被救之后，不回家，你可知道……”

　　　“我知道……”风少轩打断了弟弟的话，“我回去了，可是也晚了，家里当时一个人都没有，除了满地的血迹……，”风少轩抹了一把自己的脸，显然也在为当时看到的情景感到恐惧，“再加上当时贴出的皇榜，我以为你们都……”也多亏了风少轩一直不相信乐心公主会斩杀她的全家，否则今日，他们兄弟如何能够安然坐在这里，相互询问当年的事情真相。

　　　风少辉摇了摇头，“当年先皇因为你失踪一事，大发雷霆，以为风家是故意抗旨不遵，再加上当时朝庭上下都针对风家，先皇便让内侍将整个风家都围了起来，一是让风家把你交出来，二就是为了避免风家的人出逃。

　　　“那怎么……”

　　　“当时是景亲王的人在看守着风府，不知为什么，他们的人有一天全部撤到府外，然后府里就来了一批黑衣人，对着我们展开了屠杀。”说到这里，风少辉的语气一顿，对于回忆当年的情景，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恐惧，“如果不是不时心儿公主带人来到风府，恐怕府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那……”听到这里，风少轩的手也有些颤抖了，他不问，但他又不得不问，“爹和娘呢，他们是否……”

　　　“他们没事，多亏心儿公主来的及时，家里人都没事，可是府里原先的那些个武师们……”风少辉的话说不下去了，风府当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一向重武轻文，可没有想到临了到了最后，是府里那帮子武师拼死救了府里的人，一想到这些，他就有噬血的冲动，不当年那些杀进府里的黑衣人的主子，他是不会放过他的。虽然没有伤到他最亲的人，但是府里上上下下也有数十条人命死在他们的手里，那些人都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啊。

　　　“心儿……她……”对于当年的事情，风少轩难以启口，当年他的确是年少气盛，虽然那时他只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是不代表他不懂那些个风俗人情，金元皇朝最尊贵的凤凰公主，下嫁他们书香传世的风家，成亲当日，新郎失了踪，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单单这一点，已经给一个女孩子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仅凭他失踪一事，他们风家被诛九族都不为过，可是……

　　　“当年的事情我也不清楚真相，只是在事后听说，心儿公主穿着嫁衣等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在先皇的病榻前跪了一天一夜……”

　　　“那怎么……”

　　　“无非是景亲王见先皇病重，太子又年幼，凤凰公主又只是一介女流，想要夺权而已。”一句话，说出所有事情的真相，“当日心儿公主不相信大哥会逃婚，认为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先皇病榻前替风家求得一线生机之后，就带人纵马去风府，机缘巧合，才替风家留了一线生机……”

　　　“那你怎么……”怎么成了心儿的暗卫，这句话，风少轩却没有说出来。

　　　“我怎么会成了皇家的暗卫是吗？”风少辉对于这件事并没有避讳，“当日，爹和娘觉得风家已经让在风口浪尖上，大哥你不知身在何处，是死是活，就同心儿公主商议，让心儿公主带我离开，保住风家的血脉，而他们就找了几个死身作替身，找了个地方藏起来，成了心儿公主暗中的幕僚客卿，这也是为什么民坊间传言，因为风家大少爷逃婚，乐心公主一身红衣，将风家灭门的原因所在……”

　　　“原来如此……”风少轩叹了一口气，原来自己不敢追根究底的事实真相竟是如此，如果早一天找他的心儿问个清楚，他们是不是就不会浪费这几年的时间了，而心儿也不会如此辛苦的与景亲王抗衡了。

　　　第二十章 代妹求情

　　　“大哥，心儿公主这些年，很苦。”风少辉看着自己的兄长，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用他去解释，他相信大哥能够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我知道，这些年也辛苦你了。”和自己的弟弟谈完话，风少轩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不是该松口气，必竟他们的亲人还在，死的原也只是风家的武量，虽然不是血缘至亲，但也是从小看他们兄弟长大的长辈，说到度，心里还是有着一丝忧伤。

　　　回到屋里，看着乐心公主的睡颜，她睡的并不是很香甜，眉头之间还有着一丝委屈，这让他很是心疼，自己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找她把事情说开，告诉她自己当初并没有逃婚，只是被人偷偷给掳走了而已，那样，这些年她就不会过得这么辛苦了。……

　　　“呜呜……姐姐，我不要嫁给那个石老三，呜呜……”

　　　风寨大厅的那一幕，让茗烟彻底的傻眼了，就再也再有些什么小聪明，可也是一个手无缚鸡的女流这辈，仗着有这个风寨二当家的姐夫，才敢在大厅里胡搅一通，可没有想到的是，大当家竟然宁肯要那个瘸子女人，也不要她，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听从那个女人的意思，把自己许给石老三那种粗鄙的男人。

　　　茗烟的姐姐茵娘虽然没有到大厅里去看热闹，但是早已经从四邻八舍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抱着自己的妹妹低头哭泣，现在她也不好责备茗烟些什么，必竟今天的这件事情，已经把她给吓坏了。“相公，真的要让茗烟嫁给那个石老三吗？”虽然茗烟有些不太懂事，但是茵娘还是觉得那个石老三不是良配。

　　　“是啊，东阳，你帮帮茗烟吧。”看着茗茵和茗烟姐妹俩个哭成一团，许老夫人也有些心疼，“必竟茗烟是你的妻妹，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嫁给石老三那样的男人吧。”真要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乖巧孩子，嫁给那样的一个男人，许老夫人还真是觉的可惜呢。

　　　“叫我怎么帮？”许东阳也是一脸的愁容，“石老三那里好说，大当家那里也好说，可是事情是心儿夫人提出来的，如果茗烟不嫁石老三，心儿夫人就去嫁给石老三，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跟大当家提这件事？”

　　　“那就让那个瘸子女人自己去嫁好了，我要嫁大当家。”茗烟早已经哭的失去了理智了，对于把自己嫁给石老三那样的男人，她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个女人要嫁，就让她自己去嫁好了，她不要嫁。

　　　“放肆。”听到茗烟的话，许东阳心中是怒为中烧，“我跟就跟你说过了，你跟大当家不匹配，本来这件事情已经了了，是你自己多事，还敢唆使小星出面……”

　　　“我……”茗烟被许东阳训得不敢再多说，只能又躲回姐姐怀里继续小声哭泣，“姐，我不嫁，我不嫁……呜呜……”

　　　“相公……”茵娘看了许东阳一眼，示意他不要再说了，茗烟已经很难过了，“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吗？”

　　　“我是没有办法。”许东阳再生茗烟的气，也会看在自己妻子的面子上，替她把事情给扛下，可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就算他想扛，也要扛得下才成。

　　　“姐……”听到许东阳的话，茗烟的哭声又大了起来，茵娘也是皱了皱眉头，“那相公，如果我去求心儿夫人呢，不知道……”事关自己妹妹的终身大事，可又有关相公的颜面，让茵娘有些左右为难，不得不开口问上一声，如果可行的最好，如果不行的话，那她也只能另想办法，总不能真把妹妹就这么嫁出去吧。

　　　“不知道。”许东阳摇了摇头，在他看来，心儿夫人可不是那么好相与的人物，只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已经让大当家的对她言听计从，偏偏茗烟又是得罪了心儿夫人，在大厅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大当家可是拿这位心儿夫人没辙呢。

　　　“总得去试一试吧。”许老爷子也发话了，“东阳，你和茵娘带着茗烟过去给那位心儿夫人赔罪，试试看那位心儿夫人能不能放茗烟一马。”许老爷子听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件事情，那个石老三不是问题，大当家也没有过多的为难，只要那位心儿夫人松了口，就一切都好办了。“实在不行，我和你母亲也舍出这张老脸，去向那位心儿夫人求求情，求她放过茗烟一马。”

　　　“是……”许东阳听着父亲的话，点了点头，唯今之计，也只能这样办了，总不能让老父老母也出头吧，想到这里，许东阳瞪了一眼自己的妹妹小星，又瞪了一眼茗烟，才让茵娘去准备准备，就算要去求情，也不能不这么两手空空的前去吧。

　　　“心儿，醒了……”

　　　乐心公主是在风少轩的怀里哭着睡着的，而风少轩跟风少辉聊过以后，又回到床榻之上，将乐心公主又拥入怀中，直到她醒来。

　　　乐心公主睁开眼睛，看了看风少轩，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又闭上了眼睛，现在她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刚刚她就已经醒来了，只是感觉自己还在他的怀中，就是不想睁开眼睛跟他说话而已，他误会自己和风少辉的事，让她耿耿于怀，他怎么可以误会她和少辉，怎么可以……

　　　“在想些什么……”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睁开眼睛之后，又闭了上来，不禁心里有些慌乱，这种感觉让他非常的不安。

　　　“我们明天真要成亲吗？”乐心公主就这样躺在风少轩的怀里，眼睛依然是没有睁开，只是那么淡淡的问了一句，那恬淡的神态，让风少轩更加的不安起来。“我突然不想……”果然，乐心公主将要出口的话，应证了他的不安，“我们明天一定要成亲。”他打断了乐心公主的话，“寨子里所有人的，都会为我们见证，你将会是我的新娘。”

　　　“哦……”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既然他不同意，那就继续吧……

　　　“大当家，二当家和他的夫人来了……”

　　　小梅没有大当家和心儿夫人的招唤，是不会踏入他们房间半步的，但是许东阳和茵娘的到来，让她不得不开口打扰屋内的两个人。

　　　“知道了，让他们等一下。”风少轩听到许东阳的到来，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他们来替那个茗烟求情，必竟那是他当众说下的事情，已经是铁板钉钉，不可能更改，他松口气的原因是终于有人来替他打破这一室的尴尬了，他现在，真不知道和他的心儿怎么解释，当时他真的只是一时嫉妒才会说错话的。

　　　“心儿，先起来吧。东阳和他的夫人来了。”风少轩小心翼翼的将乐心公主扶坐起来，又替她着上外衫，穿上罗祙和绣鞋，等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才把也轻轻的放到轮椅之上，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乐心公主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那么看着他为自己忙碌着。“东阳的夫人是那个茗烟的姐姐，人很好，你等下可以见见。”

　　　风少轩小心翼翼的讨好着乐心公主，虽然她并不说话，但是经他刚刚的观察，已经能够猜测出几分来，心中暗叹气，自己这醋吃的，也真是……

　　　“大当家，心儿夫人。”

　　　“见过大当家，见过心儿夫人。”茵娘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再加上嫁了许东阳这么一个相公，身上那股浓浓的书卷味，但是让乐心公主好奇的多看了几眼，她被风少轩带来风寨不久，虽然没有接触到什么人，但是因为茗烟的事情，她倒是曾问过那个叫小梅丫头几句。

　　　“你就是茗烟姐姐……”

　　　“是。”

　　　“许夫人，坐下吧，我双腿不便，不方便招呼你。”对于这个茵娘，乐心公主还真是有几分好奇呢，一个总是操持家务的女人，身上还能有着如此恬淡的气息，让她很是惊讶呢。

　　　“心儿夫人，我……”茵娘没有见过乐心公主，只知道大当家从外面带回来了一个无法行走的女子，却不知道，那个女子竟然是如此的清丽绝俗，如果不是双腿不利于行，恐怕茗烟这个风寨第一美女的位置，就要让贤啦。想到茗烟，茵娘才想到此行的目的，“心儿夫人，我妹妹茗烟她……”

　　　“说起茗烟姑娘，我都忘了恭喜你了，你妹妹明天可就要当新娘子啦。”乐心公主听到茵娘的话，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些失望，那样一个女孩子，没想到还有很多人关心呢。

　　　“夫人……”听到乐心公主的话，茵娘竟然站起身跪了下来，“夫人，茗烟年纪小，不懂事，得罪了夫人，就请夫人看在她年纪尚小的份上，原谅她吧，我求求您了，”

　　　“站起来。”乐心公主对于茵娘的下跪，无动于衷，只是淡淡的让她起来。

　　　“夫人……”许东阳本来只是在那里看着，可是看到自己的妻子都跪了下来，忙走了过来，看了乐心公主一眼，就想要将自己的妻子扶起。

　　　“相公，你帮我求求心儿夫人，请她放过茗烟好不好？”茵娘扯住许东阳的手臂，不肯起身，“相公……”

　　　第二十一章 两个选择

　　　乐心公主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幕，不管是谁求情，她都不会就此罢休的，多年的宫廷和政治的争斗，已经让她变得有些铁石心肠，对于自己那些对手，她已经习惯了从不手软，否则的话，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死的就是她和皇弟了。

　　　“心儿夫人……”许东阳也有些为难，扯不起茵娘，只好就站在那里，刚刚他已经从大当家的眼里看出来，这件事情，大当家是不会插手的。

　　　看着茵娘和许东阳的举动，乐心公主的脸色变了，更何况风少轩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一旁冷上旁观，“怎么，许夫人打算是以此来威胁我吗？”

　　　“求心儿夫人放过茗烟吧。”听到这位心儿夫人冷到骨子里的话，让茵娘心里更是感到害怕，她这番举动，怕是要弄巧成拙了吧。

　　　“我给她两个选择，”乐心公主不再看跪在地上的茵娘，也不去看一旁的许东阳，而是将视线望向了风少轩，“一张喜帕，或者三尺白绫，你们自己选吧。”

　　　“心儿夫人……”听到这位心儿夫人的话，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位心儿姑娘心思竟然如此狠毒。可是为了自己的妹妹，茵娘又再一次放低了身段，“夫人，这……”

　　　“哦，对了，还有第三条路，就是我让人把她送到青楼楚馆去，你们看如何？”

　　　“心儿夫人，请不要这样，茗烟她……”

　　　“许夫人，你的妹妹是妹妹，别人的姐妹就不是了？”乐心公主看着这位许夫人一脸的惊愕，倒是没有多说什么，“我对她已经够宽宏大量了，如果今日待在这里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你想想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大当家……”见自己求这位心儿夫人未果，茵娘又朝着风少轩跪了下去，“大当家，求求您，求求您……”

　　　“许夫人……”风少轩刚要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用话给堵住了，“他不会同意，你那宝贝妹妹施计想给他找项绿帽子，留条命嫁人已经不错了，你们离去吧。”

　　　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本来想要应下茵娘请求的话，又吞回了肚里，他虽然肚量不小，但是这种事情，是个男人就受不住，让谁受委屈，也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受委屈啊，如此他开口饶了使计的罪魁祸首，让他将来怎么面对成为他妻子的乐心公主。

　　　“你们走吧……”

　　　风少轩看了他的心儿一眼，神色有些无奈，“趁着还有些时间，回去准备茗烟的出嫁之事吧，石老三没有什么家人，如果茗烟以后能够安份守已，再加上东阳的庇佑，将来不会受委屈的。”

　　　“可是……”

　　　“茵娘，别说了，走吧。”许东阳拉住了自己的妻子，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都是茗烟自己种下的苦果，却要自己的茵娘来下跪求情。

　　　“可是……”茵娘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许东阳给强行拉走了，心儿夫人说得对，他们的妹妹是妹妹，别人的姐妹难道就不是了吗？

　　　“走吧。”

　　　“来人……”

　　　乐心公主看着许东阳拉着他的妻子走了之后，看也不看风少轩一眼，只是出声喊了一句，然后就有一个黑影快速的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当然，这个黑影一身的暗色衣衫，一看就知道是乐心公主的暗卫。

　　　“公主有什么吩咐……”

　　　“找几个人，替那个石老三好好准备一下，明天让他做个新郎官。”乐心公主低声吩咐着，“也让人盯着那个茗烟那里，明天的新娘，她做也不得做，不做也得做。”

　　　“是。”暗卫应该了一声，似乎在等待着乐心公主还没有说出口的吩咐。

　　　“过了明天，她要是赶逃出这风寨，就让人把她送到她该去的地方。”乐心公主沉吟片晌，终于还是下了决定，一个不知悔改的女人，不配得到她的怜悯。

　　　“是。”

　　　“下去吧。”交待清楚，乐心公主就让暗卫退了下去，暗卫就是暗卫，属于见不得光的一种人，但是乐心公主显然宽宏大量了许多，身边的暗卫多了些，她只要自己能够随时传唤到人，而且能把自己交待的事情处理好就行，其它的，她并不多管。想要生活在阳光底下，可以，只要隐藏好你的身份就可以。如果被发现了，那可就是另外一说了。

　　　风少轩还处于震惊的状态，虽然他有时候也会觉的自己把心儿掳来的时候太过简单容易，可除了风少辉，他还真没有见过乐心公主身边出现过其它的暗卫，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而乐心公主却是镇定的很，看也不看风少轩一眼，只是轻轻的说道，“我想要沐浴。”刚刚她可是在风少轩的怀里哭着睡觉一觉，虽然刚刚许东阳和茵娘来的时候，风少轩已经替她稍微梳洗了一下，可是她还是感觉微微有些不舒服。

　　　“我让人去准备热水。”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总算是回过了神，向着门外的小梅低声吩咐了几句，才又走了进来。他不知道该对着乐心公主说些什么，刚刚相见时的激情，已经随着他一个错误的询问，而烟消云散，可是刚刚见到那个暗卫，让他又有些话，不得不说。

　　　“你想说什么？”对于风少轩的欲言又止，乐心公主看到了，当然也明白他的疑惑，只是他不问，她就更不想说。

　　　“刚刚那个就是皇族的暗卫……？”思忖片刻，风少轩还是决定问了出来，必定这风寨是他的地盘，不如何处藏着一群他不知道的人，这个感觉让他很不舒服，既然她身边有暗卫守护，那么当日又为何险受石老三的凌辱呢……

　　　“是……”乐心公主对于风少轩的提问，很是痛快的答了出来，在她看来，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必要隐瞒着，虽然她不清楚以风少轩的本事，能不能够察觉的出来她身边有这些人的存在，但她就是不想隐瞒着，更何况风少辉已经在他的身边现身了，再多几个暗卫应该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吧。

　　　“那当时石老三……”风少轩把话还是问了出来，他不相信他的心儿会有如此深的心机，竟然会拿着自己的清白来试他，所以他问了出来，但是却不敢把话说完。

　　　“你什么意思……”果然，风少轩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是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乐心公主脸色变得非常非常难看，随手将桌上的茶盏就向他丢了过去，“风少轩，你混蛋……”

　　　“心儿……”风少轩离的乐心公主非常近，近到他来不及躲避乐心公主向他丢过来的茶盏，“心儿……”

　　　“来人……来人……”乐心公主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她一刻也不想再呆在风少轩的身边了，高声叫着暗卫，打处让暗卫直接带她离开风寨，这个风少轩，不是她当年认识的那个风少轩了，她不要跟她在一起。

　　　“公主……”这一次来的是风少辉，原本的那几个暗卫都去办乐心公主交待的事情去了，而他听到乐心公主这愤怒的声音，自然是借着自己身为暗卫队长的权利，拦住了剩下的几个暗卫，独自现身了。

　　　“少辉，马上带我离开这里。”乐心公主被风少轩气的俏脸通红，这几年，跟景亲王如何的争权夺利，她也没有如此的生气过，而如今，只为了风少轩的不信任，真真让她失望之极，再加上他曾经怀疑过她和风少辉的关系，这让乐心公主越想是越生气，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也不要见到这个臭男人。

　　　风少辉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跟在乐心公主身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乐心公主如此生气过，自然是有些不知所措，再说了，以他暗卫的身份，只能按着乐心公主的命令行事。

　　　“少辉……”看到自己的弟弟真的去推乐心公主的轮椅，风少轩可是有些慌了，顾不得自己身上的水渍，拦在了他们的前面，“少辉，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心儿说。”

　　　“这……”风少辉听到哥哥的话，还真是有些为难呢，为了他们小两口能说点悄悄话，他可是特意吩咐那些暗卫弟兄们离的远一些， 省的让这小两口不自在……

　　　“叩叩……”一阵敲门声传来，紧接着小梅的声音也弱弱的传了进来，“大当家的，热水我准备好了，您看……”

　　　“放那里吧，我自己提。”听到小梅的声音，除了乐心公主外，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风少轩几乎想要好好感谢一下她，这个小梅姑娘来的太及时了。

　　　“是……”小梅姑娘应该了一声，又听到门外有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是入下浴桶的声音，没一会儿的功夫，外面又是静悄悄的了，看来这个小梅姑娘做事情还是很迅速，又有条理的。

　　　第二十二章 无赖

　　　“心儿，你刚刚不是说要沐浴吗？现在热水来了，我去给你准备。”说着，风少轩瞪了自己的弟弟一眼，示意他快点离开，才去打开房门去拎门口的热水。

　　　“公主……”现在乐心正在气头上，风少辉可不敢火上浇油独自离开，虽然风少轩是他的大哥，可是也不能让乐心公主受他的气，否则他这个暗卫不是白干了吗。

　　　“少辉，心儿要沐浴，你该走了。”风少轩快速的将浴桶准备好，又把热水倒进字浴桶里，见他弟弟还站在那里，等侯着乐心公主的吩咐，不禁开口赶他离开，开什么玩笑，如果他不离开的话，他怎么替心儿沐浴，不替心儿沐浴，他又该如何安抚心儿的情绪呢。

　　　“少辉，你去给我找一个侍女来，服侍我入浴。”风少轩打的什么主意，当她不知道吗？可是昨晚跟风少轩的一场缠绵，再加上今天这些杂七乱八的事情，让她真的想好好的沐浴一番，他风少轩不离开，难不成她不会找侍女来服侍吗。

　　　“是……”风少辉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应了一声，才转身离开，当然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向自己的哥哥送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没办法，谁让你得罪了乐心公主呢。

　　　“心儿……”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的冷漠，感觉还真是有些受伤呢，就算是他有些问题处理的不尽她的心意，但就她就不能替自己着想一下吗？

　　　“你先出去吧，一会儿少辉会找人来服侍我……”乐心公主看也不看风少轩一眼，就把头扭向一边去看窗外的景色，而风少轩脸上却是浮现了几分无可奈何，这个丫头的脾气，比起以前是更加的倔强了。

　　　“属下替统领之命，来服侍公主。”就在两个人僵持在这种冷漠气氛的时候，一个暗卫突然出现跪在乐心公主的跟前。

　　　“起来吧。”乐心公主点点头，又对着这个女性暗卫说道，“我身体不适，现在行动不便，你把我抱到那边吧。”

　　　“是……”这个女性暗卫站起身来，刚想要走到乐心公主身边，将她抱起，却在碰触乐心公主身体的一刹那，没有办法再动了，风少轩在背后点了她的穴位，让这个女性暗卫一时之间就定在了那里，然后，风少轩把紧闭的房门打开，把被他点了穴道的女暗卫搬到外面，才又关上房间的门，走向乐心公主。

　　　“你要干什么？”乐心公主现在的怒火可是更盛了，她没有想到在她下了逐客令的时候，风少轩竟然还呆在房间里，甚至还把要服侍她的侍女给制住，扔到房门外。

　　　“心儿，你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倔强啦。”风少轩叹了一口气，一边向乐心公主走去，一边还在解着自己绑在腰间的束带。

　　　这个举动，让乐心公主的心脏狂跳起来，昨晚一晚上的亲密接触，那羞人的景象，又在她的脑中回想。“你要干什么，不许过来。”一声娇喝，泄露了乐心公主的慌乱。

　　　风少轩岂是那么听话的人，几个动作，走到乐心公主身边的时候，身上也只剩下一条单裤了，不顾乐心公主的挣扎拒绝，风少轩径自将她的衣衫一件件的剥落，就像是昨天一样，不，现在的他，比昨天多了一丝丝的温柔，而恰恰是这一丝丝的温柔，差点让乐心公主迷失在其中。

　　　直到乐心公主被风少轩放入浴桶之中，乐心公主才清醒过来，羞愤的一手捂着自己的胸口，一手将风少轩一把推开，“不许碰我，离我远一点。”

　　　可风少轩又岂是那么容易推动的，先不说风少轩已经不再是乐心公主印象中的儒雅少年，而是一个土匪寨的大当家，人家武艺高强的几乎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就说她乐心公主不过是一介女流，虽然身份不低，是当朝摄政监国的凤凰公主，可是必竟也是一介纤纤女流，手上除了笔，再也没有提过比它更重的东西了。

　　　“你明天就是我的新娘了，我又怎么可能会离你远一点呢。”对于乐心公主，风少轩只能尽耍自己的土匪无赖本色，“再说了，你刚刚不是说要沐浴吗？你看别人也不在，就让我来代劳吧。”风少轩压根就没有提起被他点中穴道，扔到门外的那个女暗卫。

　　　听到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不知道是该羞还是该气，还真是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呢，不过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风少轩已经把她放到浴桶里，看那架势还想把昨天的那种暧昧情形再重演一遍。“等等……”终于到最后的时刻，眼看风少轩也要进入浴桶之中，与她共浴了，乐心公主终于喊停了。

　　　“怎么了……？”乐心公主是喊停了，可风少轩昂扬的欲望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停下来呢，只不过看到乐心公主微皱的眉头，风少轩还是停下了自己的动作，没有直接进到浴桶里。

　　　“你出去……”乐心公主一手护着自己的胸口，一手指着房门口，“你出去，我自己洗……”现在的乐心公主早已经没有刚才的冷漠神情，只剩下满脸的羞愤，虽然昨晚已经那么的亲密，虽然明天就要跟他成亲，但是她还是不能习惯。

　　　“我……”风少轩指着自己的鼻子，看看房门外，再看看乐心公主，他的脸上浮起了邪恶的笑容，“不要……”

　　　“你……”虽然乐心公主已经猜到他会是这么回答，可是风少轩真这么做的时候，乐心公主心里还是有一点的不舒服，脸色又开始慢慢的沉下来，她还不太习惯原本温文尔雅的清公子现在这么一副蛮横无礼霸道的样子，“出去，我要自己洗。”

　　　“不要……”风少轩回答的更是干脆，而且整个人已经脱掉了身上唯一剩下的那条单裤，就那么浑身赤祼祼的迈进了浴桶里。

　　　“你……”乐心公主更是不高兴了，但是也拿风少轩没有办法，只能扭过脸去不理他，对于现在的风少轩，她根本就没辙，连暗卫都让他给搬到外面去了，对于他的无赖，她还能怎么样呢。

　　　“好了，心儿别生气了。”虽然是耍着无赖，但风少轩还是怕乐心公主气大伤身，踏入浴桶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她搂入怀中，轻轻的安抚，只不过是问错了一句话罢了，也不至于生如此大的气吧，显然风少轩对于自己的霸道举动，根本就是习以为常。

　　　乐心公主又能说什么呢，在这风寨如果不是有她的暗卫存在，她现在会沦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都是一个未知数，对于抱住自己的这个男人，她突然感到很是陌生。刚刚见面时的那一股激情，似乎就要荡然无存了。

　　　风少轩似乎也能察觉到乐心公主心中的变化，但他只是在心中暗叹一口气，也许当年他在新婚前夜没有被人掳走，他们之间没有如此多的误会，可能会更好吧，不过，就算是现在也不晚，风少轩暗暗激励自己，误会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只有乐心公主心里还有他的存在，那么她就还注定是他的。

　　　乐心公主把雪白的裸背对着风少轩，除了掩饰她的羞涩与尴尬之外，再有的就是对风少轩那一点点的不满，而风少轩似乎对此是毫无所觉，细心用棉纱替乐心公主擦拭着那光裸的美背，然后慢慢的擦试到前胸，乐心公主想要将棉纱抢过来，这样的情形太过暖昧了，本来两个人挤在浴桶之中，就已经稍嫌拥挤，再加上风少轩此时的举动，谁能保证不会擦枪走火，她又被眼前的这个臭土匪抱到床上继续缠绵去。

　　　“我自己来……”乐心公主不得已，只能是转过身，想要接过风少轩手里的棉纱，自己来擦试，谁知道风少轩根本不理她的话，拨开她的手，执意要替亲自执行这甜蜜的工作，当然，最好不是用那棉纱，而是用他自己的那双手，想着，风少轩的眼底深处的情欲变得更加浓烈起来。

　　　“心儿……”终于忍不住了，风少轩将手里的棉纱丢掉，将乐心公主搂入他健硕的怀中，不住的亲吻着她肩颈细嫩肌肤，“我的心儿……心儿……我的心儿……”

　　　乐心公主本来还在努力的将风少轩的手拨开，可他突然的搂抱，还是把乐心公主给惊了一跳，这室内的气息就更加的暖昧了。

　　　风少轩将乐心公主紧紧的搂在怀中，不间断的细吻落在她的颈上，肩上，还有那光祼的背上，“心儿，我的心儿……”甚至还将乐心公主转过身来，吻在她的香唇上，动作是那么的狂野，情欲如一同一声风暴将乐心公主袭卷……

　　　第二十三章 成亲 （一）

　　　风少轩不知足似的在乐心公主身上不住的索取着，浴桶之中的那场激烈欢爱，已经耗尽了乐心公主的力气，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疲惫的样子，心满意足的将她抱起身，放在床榻之上。

　　　“心儿……”风少轩躺在乐心公主的身侧，侧过身看着乐心公主脸上的那因激情未能褪却的红晕，心里是无比的满足。

　　　“嗯……”乐心公主刚刚是因为风少轩太激烈，才导致的晕迷，经过片刻的休息，乐心公主渐渐的缓过劲来，在风少轩的注视之下，睁开了眼睛。

　　　“心儿，醒了……”风少轩眼里笑意浓浓，看在乐心公主眼里，却是促狭的笑意，似乎在嘲笑她，竟然在激情欢爱之中也能晕过去。

　　　乐心公主忍不住白了他一眼，转过身扯住锦被盖在身上，心里对他不住用情欲诱惑自己，感到些许不满，可想到自己也是沉醉其中，却又不好多说些什么。

　　　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只是浅笑，但并没有放过她，虽然乐心公主把锦被盖在身上，但是那光裸的美背映着那红缎锦被，又是一番迷人的诱惑，风少轩翻到乐心公主身上，夜还长着呢，怎么可能一次就能满足于他呢……

　　　“啊……”对于风少轩的举动，乐心公主只发出一声惊呼，就被风少轩又堵住了她的香唇，再也发不出声音，夜，真的事还长呢……

　　　“大当家，大当家……”

　　　夜是长着呢，可也总有天明的时候，这不天刚刚亮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了。风少轩被敲门声给吵醒了，他可是睡下不久呢，看了看身侧睡得正是香甜的乐心公主，替她掖了掖锦被，才起身去开门。

　　　“什么事……”

　　　“大当家，你今日就要准备成亲了，不是应该早点起来准备吗？”站在门口的是寨子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嫂，是听了许东阳的话，一大早就来替这两位新人准备的。

　　　“这个……”风少轩对于这些个大嫂的话，还真是感觉有些惭愧呢，这两日光顾着缠里乐心公主了，竟然忘了还要找人准备婚堂的事情。

　　　“大当家的，别着急，我们已经替心儿夫人准备好了嫁衣，等会儿再把您的房间好好装饰一下，保证给您一个美美的洞房。”有一位大嫂已经看出了这位大当家的尴尬，不禁笑着打趣他。

　　　“这个……”听到大嫂们要现在就去帮他装饰房间，不禁又有些尴尬了，现在乐心公主还在沉睡之中，万一让她们进去，那必定会吵醒心儿，可是若不让她们进去，风少轩还真是有些为难呢。

　　　“外面是什么人……”

　　　乐心公主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一身浅眠的她，被吵醒了，可是半天不见风少轩回来，让她忍不住高声问了一句。

　　　“唉呀，是心儿夫人醒了呢。”一位耳尖的大嫂听到房间里的声音，不禁喊了出来，当然，也少不了用暧昧的眼神看着他们这位大当家呢。

　　　“几位大嫂，容我先跟心儿说几句话。”风少轩一脸的尴尬之色，这几位大嫂是来帮他收拾新房，和打扮新娘子，说什么他也不能拿出这大当家的威严来吓她们啊，只能是陪着些许的笑意，跟她们打着商量，要知道，他和心儿的婚礼可是晚了很多年，他不想也不要再出任何的差错。“要不，麻烦几位先去打点热水来，一会儿给心儿梳洗一下？”

　　　“去吧，去吧，要快点哦，误了及时可就不好啦。”这群大嫂们可是很通情达理的，她们最敬爱的大当家要成亲了，当然要好好的替他准备一番了。

　　　“谢谢各位大嫂。”

　　　风少轩关上房间门，看到乐心公主躲在幔帐之内，只露出一个头颅，让他更是感觉好气加好笑，气是气她不知道照顾自己，坐起身来不懂得披件衣裳，就是把被子搭在身上也好啊，笑嘛，当然是笑她堂堂的凤凰公主，竟然如此不顾体面的在幔帐之内露出一个小脑袋瓜子，让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是谁，谁在外面？”乐心公主看到风少轩关上房门，忙将头缩回来，钻进被子里，她这副衣衫不整天的样子，还是越少人看到越好。

　　　风少轩不介意她的躲避，他也钻进了幔帐之中，将乐心公主又紧紧的搂在了怀中，“刚刚是几位大嫂过来，说要帮你梳妆打扮一下，我让她们先在外面等一等。”

　　　“为我……”乐心公主不太明白，她有什么好梳洗打扮的，“有小梅不就够了？”

　　　“小梅毕竟还是个小丫头，有些事情她不懂的，今天是咱们要完婚的大好日子，几位大嫂好心过来帮忙。”风少轩料到乐心公主不会留意这些事情，必竟当初他们当年准备完婚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份也算是顶顶尊贵，自然会有人替他们打点好一切。

　　　“哦……”听到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没有出头，算是默认了。

　　　“我刚刚请几位大嫂去准备些热水，等我帮你梳洗一下，再让几位大嫂给你打扮，你看可好……”风少轩看着被自己紧紧抱在怀中听乐心公主，总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真实，忍不住又紧了紧自己的双臂，让自己能够确实她还在自己的怀中。

　　　“好……”乐心公主轻轻推了推风少轩，再任由他这么紧紧的抱下去，会让她窒息的。

　　　“心儿，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虽然风少轩期盼今天的到来不知道有多久了，但是今天真的到来了， 他却又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当年的乐心公主只不过是先皇最为疼爱的公主而已，而现如今的她，已经是整天个金元皇朝最为尊贵的凤凰公主，甚至还打破金元皇朝女子不能参政的规矩，有着监国摄政之责。

　　　“你把我掳来，不就是为了要我跟你成亲吗？”对于风少轩心中的惶恐不安，乐心公主总算是察觉到了，“今天又是我们的成亲之是，为什么你……”

　　　“没什么。”风少轩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现在这个时刻，他怎么会如此的胡思乱想呢，“只不过不敢相信我的美梦成真了，所以……”

　　　“咯咯……”对于风少轩的窘态，乐心公主笑出了声，这可是她被风少轩掳来风寨之后，第一次笑出声来，那甜美的笑容，让风少轩迷失了心神，忍不住就要向着那溢出银铃般笑声的香唇吻了上去，那里的甜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心儿，我的心儿……”

　　　“大当家，热水我们准备好了……”

　　　就在风少轩还想再一次跟乐心公主亲密接触的时候，门外就又响起了那几位大嫂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人家是好意，但是风少轩还是忍不住的哀嚎了一声，他的性福啊……

　　　“起来吧……”本来还陶醉在风少轩的吻中，听到门外的声音，乐心公主的脸腾的红了起来，那如同晚霞般艳丽的脸颊，让风少轩差点又沉醉其中……“起来了……”

　　　“哦，好……”虽然很是不想，但是门外的那几位大嫂又催的紧，让风少轩就算是恨的咬牙切齿，却也是不敢发作，瞧着自己身上笑的开怀的乐心公主，风少轩再次扑下身子，一顿狂吻，“晚上咱们继续……

　　　“见过心儿夫人……”

　　　风寨的几位大嫂，虽然会善意的嘲笑他们风大当家要当新郎官那窘涩的样子，但是对于这位被风大当家掳回来的心儿姑娘，却不知为何，心底总是多了几分敬畏，总是感觉她应该是那种高不可攀的人物。

　　　“有劳几位大嫂。”风少轩做的还可以，知道临走的时候，把内衫和中衫给她穿好，让她不至于在这些个外人面前，大丢颜面。“我行动不便，让几位大嫂受累了。”

　　　“哪里，哪里……”一位有眼色劲的大嫂忙缓过神来，见过漂亮的姑娘不少，这风寨里也有漂亮姑娘，可是像这位心儿夫人柔弱之中又带有一抹刚强的女孩子，还真是不多见呢，难怪大当家会她掳来给自己当夫人啦。“我们都是粗的粗脚的，伺候不好，夫人别介意。”

　　　“是我麻烦几位大嫂了。”看着这几个人，乐心公主心里有很是放松，对着朝廷那些个尔虞我诈的久了，再见到这些个淳朴的老百姓，让她的心里又是另一番感概。

　　　“心儿夫人，我们准备了一些热水，你看……”说实话，这群大嫂们原本打算准备一个大浴桶过来给这位新娘子沐浴的，可是听这两天侍侯这位心儿夫人的小梅讲，大当家的浴桶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在他们的房间，让她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只能是拎了两桶热水过来，看这位心儿夫人的意思，是要简单的洗濑一下，还是再沐浴一番。

　　　“我想请几位大嫂帮我沐浴一番，不知道……”乐心公主说出这话，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一是除了她的贴身婢女，再就是那狂妄霸道的风少轩，除此之外，还真没有别人见过她的身子，二呢就是这两日的欢爱，风少轩并无特意节制，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上还有许多风少轩留下的爱痕，可是如果只是简单的梳洗一番，她又觉得很是难受，思来想去，认为还是麻烦一下这几位大嫂才好。

　　　“应该的，应该的……”一位大嫂忙不迭的点头中“心儿夫人，今天就要跟我们大当家完婚了，自然要好好的梳洗一番，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把浴桶准备好。”

　　　“谢谢几位嫂子。”

　　　第二十四章　　成亲（二）

　　　经过一番沐浴，乐心公主被这几位尽责的大嫂给抱到梳妆台前，那是这两天风少轩才准备的，只不过，她一直没有坐在那里，仔细的装扮自己。

　　　“咦……这刚刚……”一位大嫂拿起梳妆台上的脂粉，显然有些疑惑，刚刚她好像没有留意到这梳妆台上有东西啊，怎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这新娘子装扮的东西就一应俱全的都准备好了？

　　　“大嫂，怎么啦……”乐心公主看着那位大嫂拿起胭脂，是左闻闻，右闻闻，而且还是满脸的疑惑。

　　　“这个胭脂，刚刚好像还没有呢……”那位大嫂脸色有些发白，有些后悔自己刚刚出口的话，她那是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您给我瞧瞧……”乐心公主脸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她看得出来，也闻的出来，桌上的这些个胭脂水粉都是她在宫中的常用之物，想必是风少辉特意给她带来的。

　　　“没事，这个水粉盒是我的，一直都在这，可能是您刚刚没有留意。”乐心公主装着将水粉盒仔细打量了一番，又轻嗅了一下，才对着那位有些惊慌失措的大嫂说道。

　　　“好漂亮的嫁衣啊……”又有另外一位大嫂，惊呼起来，手中拿着一件精致的嫁衣，虽然这位大嫂的惊呼有些失礼，可是她手中的嫁衣还真是漂亮呢，以红色的丝缎为底，上面用金色绣着各种各样的凤凰，而且那凤凰绣的活灵活现，仿佛就要凤舞九天一般，再配上同样以两只凤凰为形的金制凤冠，一时之间炫丽的让人睁不开眼睛。

　　　“唉呀，咱们刚刚还问大当家，大当家还有些不好意思，还说没来得及给新娘子准备嫁衣呢，赶情是不好意思跟咱们说给心儿夫人准备了这么好的嫁衣和凤冠啊。”几位大嫂嘻嘻哈哈的将这件美丽的嫁衣和凤冠给乐心公主装扮上，“咱们快点给心儿夫人把嫁衣穿上，一会新郎官来接，可千万别误了吉时啊。”

　　　“哟，新娘子还真漂亮呢。”几位大嫂七手八脚的总算是将乐心公主给打扮好了，虽然他们只是普通的农家妇人，比起宫里专门侍容的宫女，多多少少还差了几分，但是乐心公主却是心存了许多感激，因为她们都是真心为她们的那个大当家感到欢喜。

　　　“多谢几位大嫂。”装扮好的乐心公主已经被这几位大嫂重新入到了轮椅之上，向几位大嫂低了低身子，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那描着金凤的红盖头没有遮上。

　　　“应该的，能为大当家夫人效劳，可以说是我们的荣幸呢。”几位大嫂赶紧摆摆手，她们根本不需要这位大当家夫人的感谢，要说感谢，应该还是她们向大当家说声谢谢呢，谢谢他能够在这风寨之中，给她们和家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瞧几位大嫂说的……”再一次听到这几位大嫂对于风少轩的推崇，让乐心公主真是有几分好奇，风少轩到底做了什么，让这风寨的老老少少奉他为神明，都快要给他立上长生牌位了。

　　　“好了，不和夫人说了，夫人快点儿把这盖头盖上吧，一会儿新郎官可就来迎娶了……”虽然说是迎娶，也只不过是把乐心公主从这个小院子里抬出之后，到风寨的大厅里拜堂，然后再给抬回来，这里再好，必竟它也是土匪窝，比不得那些个皇室贵族里的各种规矩和禁忌。

　　　说曹操，曹操到，乐心公主这里刚刚把红盖头给盖上，风少轩就已经进到房间里来找他的新娘了，当然，后面还跟着一群来凑热闹的人，风少轩看到乐心公主文文静静的坐在椅子上，等他来接，说不感动那是假的。

　　　风少轩慢慢的走到乐心公主身旁，就那么站在乐心公主的面前，乐心公主头上盖头，能看到的也只有这风少轩的下半身，看着他穿着红袍的下摆，说不紧张那是骗人的，今天她终于要嫁给他啦。

　　　“心儿……”风少轩慢慢的单膝跪在乐心公主的面前，“谢谢你肯嫁给再次嫁给我。我发誓，再也不会离开你。”

　　　乐心公主心里多少也有几分酸楚，当初他们成亲之际，风少轩突然消失不见，她忍受着各方各界的闲言碎语，就是不肯相信跟自己青梅竹马的风少轩，会因为不想娶他而逃婚，现如今，她是否已经等得苦尽甘来呢。将自己的纤纤玉手放在风少轩等待的大掌之上，“你保证这次你不会消失不见？”

　　　“我保证这次我不会消失不见。”风少轩听到乐心公主这句话，说不心酸那是假的，只是他没有料到，那一次他的突然失踪，会给他的心儿留下如此大的心里阴影。“相信我，今天是我们成亲的日子，我不会消失不见。”

　　　“那将来呢……”乐心公主如同一个平常的小女人一样，她不只要风少轩现在的承诺，也要他将来的承诺。

　　　“将来我也会守在你的身边，就算是你看腻了，看烦了我也不会离开。”风少轩斩钉截铁的回答着乐心公主的疑惑，他可以肯定，现在的他，已经有了自保的能力，再也不会让别人随便制住，扔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我信你……”乐心公主终于下定了决心，将自己的小手紧紧的扣在风少轩的手上，“我相信你不会再离开。我会让少辉看着你，把你看得牢牢的。”

　　　“好……”风少轩用力的点了点头，虽然他明知道乐心公主盖着红盖头看不见，但这是他给她的承诺，他不会再让他的心儿独自面对这朝堂之上的各种纷争。

　　　一对新人把自己的承诺给了对方，然后风少轩将乐心公主拦腰抱起，“我带你去喜堂拜堂。”

　　　“好……”乐心公主自认为她的这点重量是不会成为风少轩的负担的，心安理得让他抱着自己，更何况，她的确很喜欢他的怀抱。

　　　“呜呜……我不要嫁……”

　　　乐心公主头上遮着盖头，但是进入大厅一路走来，用她的眼角余光也有看到很多穿着新人衣裳的新人，准备跟他们这大当家在同一天完婚，只是有一个声音破坏了这宁谐和乐的气氛。“呜呜……我不要嫁……”

　　　“她很吵……”虽然看不到，但是经过那个声音的时候，乐心公主还是轻轻的说了一句，也是这一句话，让那个哭泣的声音，慢慢的变小，不敢再大声的哭泣，不过这一切，风少轩并不在意，既然昨天就已经同意了乐心公主的安排，那么今天他绝对不会作出任何扫兴的事情，他跟心儿的这次婚礼，再不许任何人进行破坏。

　　　“吉时已到，各位新人准备拜堂……”一个搞笑的司仪不知道该如何让这大厅里这么多人拜堂，只能是让他们各就各位，当然这个各就各位，就要看他们自已理解了，必竟今天这风寨里成亲的人还真是多了点呢。

　　　“心儿，咱们准备拜堂了……”抱紧怀中的乐心公主，风少轩突然觉得自己期待这一刻不知道有多久了，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的有多快。

　　　“等一下……”

　　　这时候，还真有会煞风景的人出现呢，而且还不只一位呢。“你今天成亲，怎么也不通知我们这些结拜兄弟们一声呢。”

　　　“你们来了……”风少轩并没有因为有人喊停而生气，必竟来人可是他的生死兄弟，曾经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帮了他一把。“我还以为时间太紧，你们可能赶不回来呢，所以也只是让人留了口信给你们……”

　　　“你风大当家的成婚，我们怎么可能会不来？”说话的是一脸痞相的木枫，任谁见到他，都不会相信他竟然是有着‘神医世家’之称的木家长子，更不会相信他那一身医术已经无人能及。

　　　“是啊，你成婚，我们肯定要来的。”另外一个人，神情是一脸的冷漠的韩诺，他的身价可不低，是京都首富韩家的独子，现在已经成为了韩家不代的掌门人，脑子精明如同算盘一样。“只是不知道，这新娘子是……”

　　　说到底，木枫跟韩诺会如此晚还赶来，是因为他们对于风少轩的新娘还真的感到很好奇呢，他们都知道凤凰公主在风少轩心里的地位，对于能够让他舍弃心中的凤凰公主，而娶一个瘸腿女人，他们都感到很惊讶呢，自然，对于这位即将就要上任的大当家夫人也就更加的好奇啦。

　　　“喂，老三，能不能……”木枫在三个结拜兄弟中排行老二，风少轩一向喜欢逗他喊他老二，而木枫自然也毫不示弱，就直接用‘老三’来称呼这位风大当家啦。他对于风少轩的瘸腿新娘最是感兴趣，所以才一接到消息，就赶紧处理完手中的事情，硬扯着他们的老大韩诺一起过来了。

　　　“不能……”看着木枫指向乐心公主的红盖头，风少轩很干脆的拒绝了他的提议，开什么玩笑，心儿今天是他的新娘，她盛装打扮的样子，他还没有见过呢，怎么可能会就这么让他们看到。

　　　“小气……”木枫听到把嘴一撇，很是不满意风少轩的拒绝，但是同时心里又惊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够让他们的好兄弟如此关爱呵护呢……

　　　第二十五章　　成亲（三）

　　　“咦，怎么好像有人不愿意成亲啊……”

　　　当风少轩示意今天的司仪继续的时候，眼尖的木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这几对拜堂成亲的新人之中，好像有一对很不协调，男的脸色苦巴巴的，而女的，虽然蒙着盖头看不清脸色，但是光看那动作，也知道今天这个新娘是做的不情不愿。

　　　听到有人说话，而且这个人好像跟风大当家的交情不浅，茗烟一把扯掉头上的盖头，甩开旁边的喜娘，向着木枫和韩诺的方向跑去，“两位公子，求求你们救救我，我真的不要嫁……”

　　　“你是……”韩诺无意扯进这风寨的家务事，对于风少轩的为人处事，他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所以对于眼前这个纤弱的美丽女孩假装视而不见，而木枫可就不同了，他可是一个天下唯恐不乱的主儿，既然有人求证他的面前，他总要替人家讨个说法不是。

　　　“我是许二当家的妻妹，我求求公子，救救我，我真的不要嫁给那个男人。”茗烟把许东阳也给搬了出来，只希望眼前的这两位俊俏的公子能够成为她的救星，让她免去今日这一劫。

　　　“由得了你吗？”对于婚礼被打断，风少轩心里可真是些火了，这个茗烟把他这个大当家的话，当成什么啦，搅了他的好日子，看他会不会饶过她。

　　　“话可不能这么说……”和以往一样，木枫努力的想要挑战风少轩脾气的底限，他真的很想知道，风少轩发起了脾气，将会是什么样子。“咱们风寨一向是婚嫁自由，就算是在整个金元，也没有强娶强嫁的道理啊。老大，你说是不是？”木枫说着，一边还向韩诺递眼色，试图也将他拖下水。

　　　“确是这么回事。”韩诺白了木枫一眼，似乎在谴责他挑事，可是在金元皇朝确实有这样的规矩，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娶强嫁这种事情，还真没有在金元皇朝出现过几桩呢。

　　　看到有人替自己说话，茗烟的神情出现了一抹喜色，相信自己只要再扮的娇弱一些，就不用再嫁给那个粗鄙的石老三，压根就不知道，人家那个粗鄙的石老三也不娶这么一个恶毒的婆娘。

　　　一旁的茵娘，本来也不想自己的妹妹嫁给石老三那样的一个男人，见到今天终于有人会替她们说话啦，不由的也想跑出来替自己的妹妹求情，如果能够不嫁给石老三，是最好不过了。

　　　虽然茵娘是那样想，可是许东阳不会那么天真的，必竟他是这风寨的二当家，对于这大当家的两个结拜兄弟的脾气，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点的，所以他硬拉着自己妻子的手，不让她上去替茗烟求情，说是不顾夫妻情面也好，冷血也好，他就是不打算让他们一家再掺入茗烟的事情中去。

　　　“那不就结了，这位姑娘你可以站起来说话……”木枫挑衅的看了风少轩一眼，对着跪在地上的茗烟说着话，看那意思，是想替这位不想嫁的新嫁娘主持公道。

　　　“公子，奴家唤作茗烟。”茗烟听到这个男人的柔声细语，站起身来，心里可是什么得意，想必今天的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了,“请公子为奴家主持公道。”

　　　“好说，好说……”木枫突然发现，好像主持公道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和这个叫什么茗烟的女人在唱着独角戏，那个该死的老三，竟然一声也不吭，只是用戏谑的眼神看着他，而他们那冷面老大，直接就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决定不插手他挑衅老三的事情。不过，他木枫可不想就此认输，不管是为了面子还是里子，咬了咬牙，木枫对着茗烟说道，“既然你不想嫁，那就不必嫁了……”

　　　“谢谢公子。”茗烟听了，脸上惊喜异常，丝毫没有留意厅里的气氛有什么异常，“那公子，奴家……”

　　　“你可以走了。”木枫看着眼着这个娇滴滴水纤弱女子，嘴里可是苦的发麻，不过这个件事情，他既然接了，就要管到底。

　　　“谢谢公子……”茗烟虽然很想再和眼前这位俊俏的公子再说几句，可是必竟她还是大家闺秀出身，虽然空有那大家闺秀的气质，没有大家闺秀那蕙直兰心的底蕴，虽然身在风寨子这土匪窝，但好歹也是在书香世家长大的，那几分女孩子家的规矩还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那我……”说着，茗烟向门口看了一上，话中喻意不言而喻，就是想离开。

　　　“姑娘请……”木枫见风少轩什么也没说，似乎还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让木枫暗暗咬牙，老天爷呀，他真的是来祝贺他们的老三成婚，不是来搅局的啊，可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里子，他还是将手指向门口，示意那个什么茗烟姑娘可以离去。

　　　“谢谢公子……”茗烟见风大当家的没有话说，忙又谢了一次木枫，就要向门口走去，却不料还没有迈出那个门槛，就被人拦住了。

　　　乐心公主已经让风少轩把自己放在别人搬来的轮椅之上，对着刚刚大厅的一切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直到那茗烟将要走出这个喜厅。“站住，今天是你跟石老三成婚的日子，你不嫁难道是要我嫁吗？”

　　　乐心公主的声音冷，冷的就像块冰一样，天知道她现在心中的怒气有多大，如果不是这几年代皇弟掌管摄政监国一职，恐怕还真修不出这么好的涵养，早教人把风少轩的这两个结拜兄弟好好的教训一顿。

　　　“我不想嫁，是你逼我的……”茗烟在喜厅的门口，就被一个穿黑衣服的人给拦住了，虽然她很想硬着头皮离开，但是那个黑衣人手中的长剑寒光闪闪，她还真没有那个勇气硬闯。

　　　“是人就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乐心公主用手紧紧抓着轮椅的扶手，她还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让人直接砍向那两个该死的男人，他们早就知道风少轩的消息，却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她，让她苦苦的等候了那么久。

　　　“可是……”茗烟想要说些什么，却不知该如何说起，只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刚刚替她说话的那位公子，木枫，希望他能够继续帮助自己，否则的话，她还真没有办法逃脱今日这一劫呢。“公子，求您帮帮我……”

　　　终于听到风少轩新嫁娘的动静了，声音是那么的熟悉，韩诺脸色剧变，甚至眼神里还还有一丝丝的惶恐，而木枫只是皱了皱眉头，他好像也听过这个声音，只是一时之间想不想是谁而已，否则的话，他绝对不会再替那个叫什么茗烟的求情。“我说老三的媳妇，人家都说不嫁了，你又何必如此的强人所难呢。”

　　　“我肯开口给她指婚，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份。”乐心公主头上还蒙着红盖头，但是木枫刚刚一句‘老三的媳妇’，让她可是动了肝火。

　　　“喂，你说话怎么那么狂啊，比那个……”木枫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那么的狂妄，忍不住就冲到她的跟前，想要跟她理论一番，要知道，能够如此狂妄跟他说话的女人可一向只要一个啊， 那可是……

　　　“那个什么……”乐心公主一把扯掉自己的红盖头，面无表情的看着冲到自己跟前的木枫，而木枫的脸色就比较精彩了，原本英俊漂亮的脸色，竟然由红转青，再由青转白，显然也是恐惧自己说错了话。“那个什么……你到是说下去呀。”

　　　“我……我……”木枫可真是有些无语了，将求助的眼神看向风少轩，谁知道这个时候，风少轩把头一扭，根本就不想替他出头，再看向一旁的老大韩诺，而他也是除了震惊之外，也是一脸的无可奈何。“我说错话了，您别介意……”无奈，木枫只能小小声的道歉，想着回头再找风少轩算帐，该死的，他是故意要看自己出糗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算是一句至理名言，而现在木枫，就在彻底的贯穿这样条名言，必竟人家乐心公主是当朝的监国摄政公主，而他虽然是帝都‘神医世家’木家的长子，但也只是一介平民，民不与官斗，那是因为民斗不起啊，他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事情，把自己的整个家庭都搭上。

　　　“公子……”对于事情的急转而下，原本正在庆幸有人替自己做主的茗烟愣住了，当然这整个喜厅里所有的人，也都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大当家掳回来的这个心儿夫人，究竟是什么身份，竟然会让大当家的结拜兄弟，感到如此的恐惧。

　　　“对不起，那个茗烟姑娘，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了……”虽然感到些许的窝囊，但是木枫还是很光棍的放弃了替茗烟出头的打算，虽然当初不满这位娇纵的凤凰公主只是因为当初风少轩没有去迎娶于她，就灭了人家满门，可是这几年为，凤凰公主与景亲王争权夺利，耗尽心神的事情，他身在帝都，也都知道，这个凤凰公主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肚之人，至于为什么让那么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嫁给那么一个粗鄙的男人，想来也有她的考量吧。“不过，有这位凤……小姐替你做媒，还真是你的福份呢。”本来木枫想说‘凤凰公主’来着，可是被人家一瞧，就改成了‘凤小姐’心里别提多憋屈了。

　　　第二十六章　　成亲（四）

　　　“公子……”听到木枫的话，茗烟的神色变得很是难看，却是难掩悲伤，难不成她真的要嫁给石老三那样的男人，可明眼人都知道，那样粗鄙的男人根本配不上她啊，茗烟看了石老三一眼，可石老三根本就不看她啊，这样的女人，他也不想娶啊，暗咬银牙，茗烟努力的将自己楚楚可怜的模样发挥到极致，“公子，求您救救我，我不想嫁……”

　　　木枫突然很是后悔自己刚刚为什么那么多事了，先不说这满屋子光新人就好几对，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如何处理这个事情，而更多人脸上却是兴灾乐祸的神情，没办法，他们还真是年轻气盛啊，经不起众人这嘲讽的目光，只能再次向着乐心公主说道，“小姐，您看他们……”必竟是乐心公主亲自开口指的婚，木枫只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让乐心公主改变主意，说实话，他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啊。

　　　“不相配是不是……”对于木枫吱唔着不好说出口的话，乐心公主替他说了出来，只是神情还是那么的冰冷，让木枫感觉很不自在。

　　　“是……”木枫再看了一眼跪在地上不停低泣的茗烟一眼，咬了咬牙，应该了一声。

　　　“那你看看我跟那个男人配不配？”乐心公主指着石老三，问了木枫一声。

　　　这个简单的问题，可把木枫给问傻眼了，他看了风少轩一眼，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人家似乎根本就没打算理他，只是那么深情的看着乐心公主，当然，他也有看到木枫的眼神，只是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要知道，如果不是他的多事，现在他和他的心儿，已经拜完堂，成为真正的夫妻了。

　　　“小姐说笑了，您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木枫感觉自己头顶都有乌鸦飞过了，他今天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来参加老三的婚礼啊。

　　　“今天不是那个丫头嫁，就是我嫁给那个男人……”乐心公主俏脸含威，就那么看着木枫，丝毫没有注意风少轩的脸色已经铁青了，“你说，我们俩个应该谁嫁呢……”

　　　“她嫁……”风少轩握住乐心公主的肩膀，对着她大吼道，“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只能嫁给我，那个石老三，想娶老婆，就让那个女人去嫁好啦。”

　　　“对对对……让她嫁……”见到风少轩终于开口说话了，木枫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忙不迭的指着正哭的梨花带雨的小美人，“让她嫁就好，你是什么身份，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嫁人啊……”

　　　“木枫，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风少轩听着木枫越说越不像话，忍不住开口吼了他一声，笨蛋啊，什么叫做不能随随便便就嫁人啊，他到度知不知道，他今天就要和他的心儿成亲啊，

　　　“呃……”看到风少轩的那张怒气冲冲的脸，木枫觉得自己这次可能真的踩到他的底线了，再加上人家现在要娶的可是堂堂的凤凰公主，让木枫还真的有些底气不足呢……

　　　“你的胡子……”

　　　乐心公主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现在的他有一张白白净净的脸，不似她与他刚见面时那一脸络腮胡子的样子，但她却能肯定，他就是风少轩，一身喜气的红袍，让乐心公主很能确定，他就是自己今天要嫁的风少轩。

　　　“今天要成亲了，总得好好收拾一番吧。”风少轩摸摸自己的下巴，没有了胡子为他遮掩，他还真是有些不惯呢，再说了，他怎么看心儿的脸色越来越铁青了呢，不过，就是如此， 今天的乐心公主也是所有新娘当中最漂亮的一个。

　　　“大当家的……”茗烟现在终于慌了，被逼着穿上嫁衣的那一刻她还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害怕，可真要嫁给石老三那个粗鄙的男人的那一刻，她是真的慌了神了，意识到，这一次是真的没有人来救她了， 她的这一辈子就要这么被那个瘸腿的女人给毁了。“大当家的，茗烟知道错了，求求您，饶了茗烟吧，茗烟真的不愿意嫁……”

　　　“不嫁也得嫁，心儿既然开了口，那自然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说真的，风少轩对于茗烟那梨花带雨的娇弱表情，可真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别说她只是许东阳的妻妹，就算她是许东阳的亲妹子，甚至是妻子，敢动他的心儿，就要有被他报复的觉悟，更何况，乐心公主只是叫她嫁人了事，又没有要她付出别的什么代价。（嫁人就可以了，一辈子的代价就这么付出去了， 风大当家还想要人家付出什么代价呢。）

　　　“司仪，继续吧……”风少轩懒得再看那个茗烟一眼，将红盖头给乐心公主盖上，生怕他的心儿脸色再如此的铁青下去，就会反悔不嫁啦，将乐心公主拦腰抱了起来，“为了这点儿小事，耽搁太久可就不太好啦。”

　　　“啊……哦……”充当司仪的那个人已经被这里的情况给差点弄呆了，直到被风少轩呵斥才回过神来，大声喊道，“吉时已到，新人准备拜天地……”

　　　“等一下……”又有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意图阻止新郎新娘拜堂。

　　　“该死的， 还有谁有意见……”这一次，风少轩可有些怒了，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跟心儿的婚就这么难结吗，他到是想要看看在这风寨之中，究竟是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他的婚礼之上喊停。“心儿，你先坐下，我看看是谁敢阻止你我完婚？”

　　　乐心公主没有出声，她已经根据来人的声音，听出是谁来了，虽然有些不敢相信，但是那人确实来了。

　　　“是我……”一个声音由远及近，瞬间的功夫，已经来到了这喜堂之上，新娘子们被蒙着盖头，看不到什么，但是风寨之内，眼睛雪亮的人可是多的是呢，只见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被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用轻功带了进来，而那几个穿黑色衣服的人，跟刚刚拦住茗烟，不让她走出喜堂的那几个黑衣人，穿的衣服是同一个款式，同一种质地。

　　　“呃……”风少轩看着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妇，神情都有些呆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而风少辉此时也该登场了，就站在那对夫妇身后，他的衣服跟那几个黑衣人款式一样，只是质地比他们还要好上一些。

　　　“啪……”

　　　“畜牲，给我跪下……”男性老者似乎很是生气的样子，竟然走到风少轩的身边，狠狠的打了他一记耳光，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就要他跪下，风少轩看到老者气呼呼的样子，没有多做解释，他现在已经被眼前的状况给弄的有些懞了，但是看到老者生气的样子，还是乖乖的跪了下来，喊了一声，“父亲，母亲……”

　　　众人在听到风少轩称呼老人之后，才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难怪这个老者刚见到大当家是如此生气，大当家成亲之日，竟然不让自己的父母到场，做的可是不对。

　　　“你还记得我们是你的父亲，母亲……”老者打了风少轩的耳光，让他跪倒在地，可是心中还是郁气难解，对着跪在地上的风少轩冷哼一声，似乎是极为不满。

　　　“老头子……”一旁慈眉善目的老妇人，不忍久不相见的儿子遭罪，忍不住的的扯了那老者一下，“好不容易才见着儿子，你就别……”

　　　“哼……”老者冷哼一声，转过头去，不再说什么。

　　　“轩儿，快起来……”老妇人一把扯住自己的长子，想要将他从地上拉起来，而风少轩为了不让自己的母亲累着，也顺势站了起来，“母亲……”

　　　“还好还好……”风夫人仔细的打量了着自己的长子，含泪的眼中，含着不少的欣慰，“还好，没有受伤，身体也很壮实，还好……”

　　　“他过得好好的，你就不想想咱们怎么样？”对于自己发妻的话，风易可是很不以为然，这混小子日子是过得逍遥自在了，浑然不记得家中已经为他的突然失踪乱成什么样了，这几年独自在外面，不知道要寻找家人，竟然还建了一个土匪窝，想想风易就觉的火大，他们风家可一向是书香传世啊。

　　　“父亲，儿……”风少轩还真是没有话讲，他当初有想过家里人都怎么样了，可是等他回去的时候，除了得知家里已经因为他的突然失踪，让凤凰公主成亲之日，没有了新郎，被天下耻笑，没几日，就被凤凰公主一身红衣，驰马仗剑，灭了满门。“儿子曾经回家，可是家里已经……”风少轩说不下去了，当时的心痛太过记忆深刻，虽然家人现在都好好的站在自己的眼前，但他真的不想去回忆那一刻心碎时的感觉。

　　　“你回去过……”风易听到这一句，眼神有些税利，“那为何没有人曾发现你……”

　　　第二十七章　　故人来临

　　　“是我们……”

　　　韩诺和木枫两个人站了出来，今天他们两个人已经被这些个意外的情况给惊呆了，直到风易的眼神扫过他们，两个人才乖乖的站了出来，“当初是我们把老三给藏起来，”

　　　“你们……”

　　　“是我们。“韩诺接下了话头，“当初老三失踪，风家出了事，坊间又有那样不好的传闻，我们时时刻刻都注意着风府那边的动静，所以……

　　　“行了，我知道了。”风易摆了摆手，算是明白了长子这两个好兄弟韩诺和木枫的意思，当时他们也是一番好意，虽然可能是因此才让乐心公主寻访不到长子的行踪，可是世间又有几个好兄弟，可以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隐藏一个危险份子，单单是这份赤子之情，他们风家就还起啊。

　　　不过感概归感概，风易却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轩儿，既然当初连你都相信了坊间的传闻，那你们今日……”

　　　“父亲我……”风少轩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父亲竟然会想起问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差点儿忘记自己当初把乐心公证给掳来的目的了。

　　　看到风少轩羞愧的神色， 风易就猜到可能是自己猜对了，不由的厉声道，“逆子，你敢……”

　　　“老爷……”风夫人一介妇道人家，听不懂父子俩打的哑迹，但是也猜到现在的气氛不对，不由的再扯扯风易的袖子，示意他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必竟是数年未见的儿子，有什么事情还是可以好好商量的。

　　　“今天的这堂，先别拜了。”风易叹了一口气，一面是自己数年未见的儿子，另一面可是当朝的凤凰公主，便何况还曾经救了自己一大家子的人，落了一个恶名不说，居然还要被自己的儿子，她的未来夫君报复，这于情于理，实在说不过去啊。

　　　“父亲……”风少轩听到自己风易的话，有些急了，双膝跪倒在地，“今日是我和心儿的大喜之日，父亲您……”

　　　“师傅不满意我这个儿媳妇？”乐心公主没有将头上的红盖头取下，她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她是这金元皇朝摄政监国的凤凰公主，不可以让任何人看她的脆弱，

　　　“心儿，你……”见乐心公主终于搭了话，风易无奈的摇了摇头，当日乐心公主救他们风家一家于水火，甚至还拜他为师，学这帝王之术，治国之道，让他对于这个小小年纪，就要撑起整个金元皇朝的女孩，他自是多了一丝怜爱之心。“你又是何苦呢……”

　　　“他毕竟是我未婚的夫君，更何况，自我跟进这山寨以后，我们都是共处一室……”几句话，说出了乐心公主现在的处境，那就是，他们早已经有了夫妻之实，没有了不拜堂的理由。

　　　“什么……，你……”不只风易听了震怒，就连风夫人也是连退数步，显然被自己儿子的做法给吓到了，“你们……”

　　　“求师傅成全……”乐心公主挣扎的跪倒在地，描龙绣凤的红盖头再次从她的头上飘过，“我想退他，求师傅成全。”乐心公主这一跪，跪的不仅仅是是因为风易是教她如何治国的师傅，也因为他是风少轩的父亲。

　　　“心儿，快起来……”风夫人被乐心公主的举动给吓了一跳，忙过去想要将她扶起来，没有想到，风少轩却是快她一步，想要将乐心公主抱在怀里，她的腿脚不方便，再加上尊贵的身份，这金元上上下下，还有哪个担得起这凤凰公主的一跪。

　　　“心儿，你……”风易也被乐心公主的举动给吓了一跳，他从没有想有想过，有一天乐心公主会跪在他的身前，这让教乐心公主帝王之术和治国之道的风易惊呆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心儿知道。”乐心公主很清楚风易师傅想要讲的话，但是她挣开风少轩的怀抱，自己直直的跪在风易身前，“心儿只求师傅成全。”

　　　“就算他是我的儿子，可是分别数年，他有什么改变，你都无从而知，这你也要嫁？”

　　　“只要他还是风少轩，心儿就嫁……”

　　　“不管他有没有别的女人……”对于这一点，乐心公主不清楚，风易可是很明白的，必竟当初风少辉为了让乐心公主和自己的大哥重逢，对于这风寨大当家的事情，还是隐瞒了不少，而这些事情，别人也是不会告诉乐心公主的。

　　　“是……”迟疑了一阵，乐心公主还是斩钉截铁的点了点头，她一直相信，现在的风少轩还是当年的风少轩，他不会做出任何对不出自己的事情，只是，为何，她的心底还是会有迟疑呢？

　　　“罢了，你将来可别后悔。”风易叹了一口气，乐心公主嫁的必竟是自己的儿子，就算他再有任何的不是，只要肯以后好好的对待乐心公主，他又何必做这个恶人呢。

　　　“谢谢师傅……”乐心公主重重的叩了一个头，算是跪谢风易这些年的照顾，如果没有风易的运筹帷幄，她也不可能跟自己的王叔景亲王，争权夺利到现在了。

　　　“心儿……”风少轩将乐心公主抱了起来，重新放在椅子之上，眼底是深处满满的全是心疼，“你这又是何苦呢？”

　　　“时辰不早了，别误在大家的吉时。”乐心公主没有多话，只是淡淡的笑了，那笑容里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却没有人知道。

　　　“好，不要误了吉时。”风少轩在乐心公主的香腮上轻轻吻了一下，示意司仪准备继续，今天的这场婚礼，已经被打断了两次了，如果再被人打断的话，他就要抓狂了。

　　　“吉时已到，新人拜堂喽……”司仪连开口喊了起来，如果不是别人推了他一下，他相信自己还会处在失神当中，没有人想到，这大当家掳来的心儿夫人，原本就是大当家自己的未婚妻啊，难怪大当家会如此呵护，想不此，司仪的声音不禁更加的高昂起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可不能丢了风寨的面子。

　　　随着一声‘送入洞房’，代表着今天的婚礼正式结束了，风少轩看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一眼，在他们满眼祝福之下，才抱着乐心公主离开，当然，这整个喜厅里，所有的新人，尤其是新郎更是有样学样，跟他们的这个大当家一样，抱起了自己的新娘，只有一对例外，那就是不愿意娶茗烟的石老三，以及不愿意嫁一个粗鄙男人的茗烟……

　　　“心儿，我……”

　　　喜堂之上，风少轩就已经察觉到了乐心公主心中那快无法压抑的怒气，但是无论如何，乐心公主都已经跟他拜了堂，成了亲，至于洞房嘛，两个人早就入过了，所以现在，风少轩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手的。

　　　“你，你怎么了？”现在乐心公主的脸上，可是丝毫没有新嫁娘的娇羞，甚至连那眼睛都是微微有些红肿，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而且，她现在的神情比刚来风寨的时候，更加的冷漠而已。

　　　“你哭了……”风少轩想要道歉的话，是怎么也说不出口，更加不知道该如何向他的心儿坦白，他在做风寨大当家的这段时间，红颜知已还是有那么几个的，只是这些事情，他不知道他的心儿，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没有……”乐心公主摇了摇，她不希望任何人看到她的软弱，她是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打倒她。

　　　“可是，你的眼睛……”风少轩想要指出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却被乐心公主给阻止了，“你不用去外面陪陪你的兄弟吗……？”

　　　“你是在赶我……？”风少轩不傻，乐心公主话里的驱逐之意，他还能听得出来，不由的脸色变的有些铁青，这个女人，有没有搞错啊，今天可是他们的新婚之夜啊，难不成她忘了刚刚跟他向父亲苦苦哀求的，现在她竟然……

　　　“我累了，想休息一下……”乐心公主没有抬头，虽然已经跟风少轩完婚了，但是现在她并不想看到他，只想自己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

　　　“心儿，你……”听着乐心公主云淡风轻的话，风少轩心中更是怒火中烧，他宁愿他的心儿跟他大吵一架，或者是大闹一顿，也比现在这种让人无处着力的要好。

　　　“出去……”乐心公主依旧是那么淡然，就连神情也没有改变，那张让风少轩醉心不已的娇艳双唇，只是冷冷的吐出这两个字。

　　　“……”风少轩可算是彻底的无语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跟乐心公主说些什么，只能是站在床榻那里瞪着她，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是想要看出些什么……

　　　一对新人，一个静静的坐在床榻之上，一个站在床榻边上，看着床榻之上那一身红衣的娇艳，本来是一副很惟美的画面，可偏偏被两个人的神情给破坏掉了，乐心公主只是一脸的淡漠的看着自己的脚尖，丝毫不曾把自己的目光施舍给风少轩一点儿，风少轩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满腔怒火，直到他再也压抑不住，摔门而去，乐心公主脸上才流下了两行清泪……

　　　第二十八章　　醋海再生波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摔门而出的风少轩，看到跪在自己院子里的两个人，不由的吓了一跳，虽然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但是他的这两个结拜兄弟也不用如此大礼吧，竟然跪在自己的院中。

　　　“给公主殿下赔礼道歉啊。”木枫回答着风少轩的问话， 多少有些不情不愿，可是被人抓住了命门，又不得不如此做。

　　　“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对于这两位好兄弟不明不白的话，风少轩还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都起来吧，就算你们在这跪着，心儿也看不见，更不会知道。”

　　　“可是我会知道。”一声冷哼，风易从暗处走了出来。

　　　“父亲……”风少轩看到风易，话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必竟从小到大，他最怕的就是这个如同老学究一样的父亲，虽然他是真的很有些真材实料的。

　　　“你怎么出来了？”虽然看不惯自己儿子对乐心公主的所作所为，但是必竟他们今天是新婚之夜，做为新郎官，把自己的新娘子一个人扔在洞房里，不好吧。

　　　“没事，出来透透气。”风少轩可不想说，自己是被心儿给赶出来的，否则这话一出口，没准他的父亲大人，会立即让人把乐心公主带离他的身边，虽然他们已经完婚了，可是以乐心公主的身份，那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

　　　“透气……”风易也算是人老成精，对于风少轩的这种借口中，他可是持怀疑态度的，当他没有过过新婚之夜是不是？有哪对情投意合的新人，在新婚之夜，不在房间里你侬我侬，要出来透气的？

　　　“我透完气了，现在就进去。”风少轩觉得，无论是经过几年，他对于老父亲这锐利的眼神，还真是有些恐惧呢，所以，他决定，还是回房间最好，虽然他是被乐心公主给赶出来的，但是乐心公主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了，总比自己的父亲好面对吧……

　　　“心儿，心儿你……”

　　　风少轩想到做到，对于自己的两个兄弟，投以爱莫能助的眼神之后，就忙不迭的逃回了自己的新房，相比之下，对着自己的父亲，他还是选择回房看乐心公主那冷漠的眼神，只有他最清楚，乐心公主那冷漠的表情下，隐藏着多么火热的一颗心。

　　　可是当他回到房间，看到乐心公主脸上那两行清泪之后，一下子就慌了，“心儿，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没事，你出去……”乐心公主将自己脸上的泪水拭去，不让风少轩碰触自己的脸，也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软弱和狼狈。

　　　“你先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风少轩把乐心公主强行搂在怀里，他现在恨死自己那个该死的大男子主义了，如果不是他刚刚顾及自己的自尊，把他的乐心公主一个人扔在房间里，那乐心公主是不是就不会掉眼泪了。

　　　“没事……”乐心公主挣扎着，不想让风少轩抱住自己，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男人自从失踪。自己为这个男人担心受怕的时候，他竟然躲在一个山寨里，做土匪大王，

　　　“怎么会没事……”风少轩心疼的看着乐心公主，她越不想自己抱他，他就越想把她紧紧的搂在怀里，可是那样的话，乐心公主的眼泪就会掉的越急，就像现在的情况，乐心公主的眼泪已经把他的前襟给湿透了，“你哭的这么伤心，眼泪掉的这么凶，怎么可以会没事……”

　　　“就算有事也不关你的事。”乐心公主挣不过风少轩的力气，索性也懒的再挣扎了，她累了，真的很累了，这些年，自从父皇仙逝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她自己承担，可是做了这么多的结果呢，原本最亲的皇弟也在有心人的挑拨之下，跟自己有了隔膜，而自己的这个准驸马呢，想想，乐心公主就觉的心酸……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你是我的妻子啊……”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的措辞可是非常的不满，什么叫做有事也不关他的事啊，难不成她忘记了，今天他们可是刚刚完婚，她已经是他的妻子了。

　　　“什么妻子……”乐心公主对于刚刚的那场婚礼，可以说得上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在意，虽然她也曾跪在地上乞求风易的，但她必竟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成亲虽然不能说是成众瞩目，但也不能如此的寒酸简单，“今天的这场婚礼，我说算数，他就是真的，我说不算数，他就是假的……”

　　　“你说什么……”风少轩突然发现，自己对于乐心公主那张小嘴里吐出来的话，可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什么叫做她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她说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呀，当成风少轩是什么人啊。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吗……”乐心公主还在为白天所知道的事情，生着怒气，虽然今天是她和风少轩真正的洞房花烛夜，但她就是想要好好想想，她跟这个风少轩是不是还有未来可言，是否以后要过着‘相敬如冰’的日子。

　　　“我是听不懂，也不想听懂……”风少轩猛的将乐心公主压在喜床之上，“但是有一点我懂，而且也很清楚，今天你是我的新娘。”如同宣誓一样的话说出来，风少轩狠狠的把自己的嘴印在了乐心公主娇艳的双唇上，这一刻，他不知道等了多久，不可能再让乐心公主把扫兴的话说出来。

　　　“你放……唔唔……”乐心公主没有料到风少轩会如此的狂妄，一时之间可以算的上是羞愤交加，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沾湿了那绣着戏水鸳鸯的枕套。

　　　“心儿，别哭了……”风少轩原本很疯狂的举动，在尝到乐心公主那苦涩的泪水的时候，也终于清醒过来了，忙不迭的坐起身来，把乐心公主抱在怀里，“心儿，我错了，求你，别哭了……”

　　　“……”乐心公主根本就不理风少轩的轻声软语，现在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

　　　风少轩不知道该如何让乐心公主不再掉眼泪，只能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轻轻的拍着，哄着，就像是哄一个小孩子一样，只希望她能够停止那让他心痛的低泣，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心儿，别哭了，好不好……”风少轩在乐心公主的耳边不住的轻哄着，说实话，对于乐心公主心里的委屈，他多多少少也是知道一些的，可要他道歉，或者把这几年他的经历对于乐心公主合盘说出，他却是又做不到。必竟，相对于乐心公主对于这金元皇朝的付出，他的所作所为，就显得那么幼稚可笑。

　　　“……”不管风少轩是如何的轻声软语，乐心公主就是不理他，眼泪还是那么一低低的落下来，简直让风少轩的心都快疼死了，不得已，风少轩把院中韩诺和木枫被老父亲罚跪在院中的事情，也给乐心公主当笑话讲了。

　　　看着风少轩那着急的样子，乐心公主的心里的委屈，正在慢慢的渐少，当听到韩诺和木枫被自己的师傅，也就是新上任的公公给罚跪在院中的时候，脸上竟然出现了惊诧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韩诺和木枫将风少轩藏匿的事情，她不会有任何的责怪，必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如此肝胆相照的兄弟舍命相护的。

　　　风少轩可没有注意到乐心公主现在的表情，只是一个劲儿的把她紧紧的搂在怀里，轻声细语的说着情话，他的要求不高，只是不想让怀里的佳人再哭泣而已。

　　　“我想出去见见他们？”乐心公主扯了扯风少轩的衣服，不知道这个男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么紧紧的抱着她，让她丝毫无法动弹，只能那么靠在他的怀里。

　　　“见见……见谁？”还在喃喃低语的风少轩，终于后知后觉的感受到了乐心公主的异常，但他还是不想把乐心公主放开，那是他的妻子，今天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他实在不知道，他的心儿公主，大晚上的想要去见见谁。

　　　“还能有谁，当然是你那两个兄弟。”乐心公主再次努力的想要挣开风少轩的怀抱，再说了，有些事情，不能全怪在韩诺和木枫的头上，又怎么能让人家在院子里罚跪呢。

　　　“见他们做什么？”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风少轩很是不满意，但也只是不满意而已，他还是略微的将自己的铁臂松了松，如了乐心公主的愿，不再紧紧的将她搂在怀中，虽然他很是不想这么做，可总不能新婚之夜就拂了他的心儿的意吧。

　　　“有些事，想要跟他们商量一下。”对于风少轩的举动，乐心公主那还没完全拭去泪珠儿的脸上，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但她还是努力维持自己冷漠的表情，她从来没有想过，风少轩也会有如此孩子气的一面。

　　　“有事，明天再找他们也不迟。”风少轩听了乐心公主的话，心里更是不乐意，有什么事情，比他们的洞房花烛夜还要重要，让他的心儿公主如此的念念不忘。（很显然，韩诺和木枫是交错兄弟了，风少轩很明显就是那种有异性没人性的人啊。）

　　　第二十九章　　醋海再生波（二）

　　　“你想让他们在外面跪一晚上……”乐心公主对于风少轩的话，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难不成，她想错了，他跟他那两个结拜兄弟的感情，并不如她所想像的那么好。

　　　“如果你现在是以这身打扮出去的话，我想他们还是在外面跪一夜的好。”风少轩的话很是无情，当然了，他刚刚差点对自己的亲亲新娘子施暴，乐心公主现在可以算得上是衣衫不整，如果她就这么出去的话，风少轩认为自己可是会很吃亏的。

　　　“你……”乐心公主听到风少轩的话，忍不住用手狠狠的扭了一下他腰间的软肉，这个男人，无论是比力气，还是比无赖，她都不是对手，但是无所谓，她可是会一招所有女人都无师自通的招数，就是掐男人腰间的软肉，她就不信，风少轩难道还会掐回来不成。

　　　“嗯……”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很成功的换来了风少轩的一声闷哼，风少轩可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心儿公主也会用如此一招，腰间的软肉在吃痛之余，让他有些放松手臂的力量，一个不察，乐心公主竟然再次用力的将他推了一下，如果两件事情，一件一件分开来的话，风少轩自认为还是承受的住的，可是很不巧的是，乐心公主把这两件事情给凑在了一起，她掐了风少轩腰间的软肉之后，再狠狠的推了风少轩一把，毫无防备的风少轩只听到‘扑通’一声，然后一阵疼痛传来，天旋地转之后，他已经躺在了地上，

　　　“心儿……”风少轩面对自己现在的状况，真的被惊呆了，而乐心公主现在才不会关心他摔成什么样呢，必竟男人都是一种皮糙肉厚的生物，只是从床上摔下去，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大碍的，当务之包，她还是先把自己身上的衣衫给整理好吧。

　　　“心儿……”见乐心公主毫不理会自己，风少轩忍不住又委委屈屈的叫了一声，他不明白，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啊，为了不让别的男人跪上一夜，他的亲亲新娘子，竟然直接把他推下床。

　　　“把我抱到那边去。”乐心公主整理好自己的衣服，看也不看风少轩的那一脸委屈，指着桌边的轮椅，让他把自己抱过去。

　　　“我直接把他们叫进来不就好了。”风少轩并不乐意，让自己的新娘子在新婚之夜，见别的男人，更甚者，还要走出洞房去见他们。不过，乐心公主的话，他也不太了拒绝，必竟那是他的结拜兄弟，说白了，人家现在可是代他受过呢。

　　　“我要出去见他们。”听到风少轩话里的抱怨之意，乐心公主终于抬起了头，正视着风少轩的眼睛，一字一句的把话再重复了一遍，“我要出去见他们。”

　　　“好……”风少轩看出了乐心公主眼里的认真，也不再跟她插混打岔，点了点头，将乐心公主抱了起来，轻轻的放到轮椅之上，有些事情，他还没有理清楚，当然，也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过老是中自己作对的结拜兄弟，必竟能让他们吃一次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都起来吧。”

　　　因为今天是风寨大当家的大喜之日，所以他的院中挂满了红灯笼，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唯一不协调的恐怕就是跪在院中央的那两个大男人，乐心公主让风少轩把自己推出新房，首先看到的就是韩诺和木枫那矮了一半的身影，要知道，这两个大男人都有着傲人的家世背景，就算是面对皇族子弟，也从不曾矮人半分，今日，恐怕算是破例吧。

　　　“心儿公主……”韩诺看着眼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心里稍微有些苦闷，知道当初风家被灭门的真相，他不知道，当初和木枫拦下风少轩，不让他见这位皇家公主，究竟是对还是错，这几年，她以一介女子之身，撑起整个金元皇朝，想必也曾吃过不少的苦吧。“对不起……”

　　　一句话，却是两个人同时说出，韩诺和木枫对看了一眼，都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说出这三个字，但是如果这三个字，是他们对着乐心公主说的，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都起来吧，你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乐心公主的的脸上毫无表情，对于风少轩的这两个兄弟，她不知道自己是该怨，还是该恨，或者，她更应该感谢他们，必竟，当时风少轩的身份可以说是敏感之及，稍有不慎，不但风少轩保不住命，私藏他的人，也是有着灭族之祸啊。“说起来，我更应该感谢你们。”

　　　“感谢我们……”木枫被乐心公主的这番话，给说愣住了，他是不是听错了，乐心公主不但没有埋怨他们私藏风少轩，竟然还说要感谢他们，该不会这位心高气傲的凤凰公主，被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公主殿下，你是不是身体不适，要不要我替你把把脉……”

　　“很晚了，你们早点儿回去休息吧。”风少轩一把拍下木枫的手，他可不希望在自己的新婚之夜，有别的男人碰触他的新娘子，就算是把脉也不成，别人不清楚他木枫是什么德性，他风少轩可是一清二楚，这个便宜，可不能让木枫给占了。

　　“呃……”感到自己的手背一阵剧痛，木枫对于风少轩的举动，那是相当的无语啊，只是帮乐心公主把把脉，至于吗？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乐心公主对于木枫的举动，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当初风少轩失踪，风家又被传闻被她乐心公主给灭了满门，她就已经跟这两个男人交恶了，今日只是不想借题发挥，让人以为她乐心公主是如此的小肚鸡肠之人上。

　　“是啊，是啊，你们赶紧走吧。”对于乐心公主下的逐客令，风少轩可是非常的高兴，虽然这几天他也没少跟乐心公主缠绵，但是新婚洞房之夜，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期待不已。“心儿，我推你顺房休息。”也不管韩诺和木枫有没有起身，有没有离开院子，风少轩直接把自己的新娘子给带走了，他的这副猴急个性，让韩诺和木枫，看的是目瞪口呆，有必要那么急吗？

　　“心儿，我的心儿……”一回到房间里，风少轩就将乐心公主紧紧的搂在了怀里，现在该是他享受新洞房之夜的时候了。

　　乐心公主没有推开风少轩，任由他将自己抱到那床铺之上，任由他快速的将那大红的喜衣的喜衣剥下，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身上那件大红的肚兜，上面绣着什么样的花纹，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理会了，他的心绪次被那红白相映的肌肤给吸引了，忍不住扑上去，狠狠的吸吮着，是他的，心儿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

　　乐心公主原本想要再问风少轩一些事情的，可是碰上他的这份激情，乐心公主完全没辙了，原本想要抗拒的情绪，也在风少轩的热吻之下，渐渐的消失了，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她就已经沉沦在风少轩的激情之下……

　　“大当家，大当家你醒了没……”

　　一大早的，小梅就在门口轻声的唤着他们风寨的大当家，声音略微有些急促，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一下……”风少轩耳聪目明，小梅的第一声呼唤，就已经把他吵醒了，风少轩看了看自己怀中的乐心公主，眼里是说不出的深情蜜意，本来是不想理会门口那个小梅丫头的，偏偏这小梅姑娘一声比一声急促，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让他解决似的。

　　“嗯……”乐心公主被风少轩整整缠了一夜，直到天微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刚刚小梅在门口的那几声呼唤，让她不胜其扰，只能将自己躲到棉被底下，希望能够阻隔外面的那吵人的声音。

　　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的举动，嘴角里有着宠溺的笑意，轻声向门口唤了一声，“等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是……”听到里面终于有回应了，小梅在门口才算松了一口气，‘呜呜……’说实话，她也不想一大早就来吵大当家和大当家夫人的清楚，可偏偏这风寨里多事的大娘大嫂们，跟她说什么，大当家的长辈都在这里，按照这金元皇朝的习俗，一定要把大当家和大当家夫人叫起来，向他们的长辈敬茶。

　　“什么事……”风少轩随意的披了一件长衫，把门打开了一道细缝，让人看不见屋内到底是什么情形，不能怨他太过小气，他实在是不想与人分享乐心公主现在的春光，就算是小梅这个小姑娘也不行。

　　“寨子里的大娘大嫂们说……”刚刚开始那几个字，小梅还算说的清楚，可是到了后面，风少轩只看到小梅姑娘那越来越低垂的头，根本就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

　　“说什么……”风少轩忍不住问了一遍，虽然他功力深厚，也算得上是一个耳聪目明的主儿，可是这个小梅能不能把话说的大声点啊，只是含在嘴里那么嘟囔几句，他是真没有听明白啊。

　　“让大当家和大当家夫人去敬茶……”小梅低下头，虽然还是说的含糊不清，可风少轩好歹也猜到了她话里的意思。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风少轩终于明白了小梅的意思，忍不住的笑了，是他要向父亲母亲大人敬茶呢，她一个小丫头，没事害什么羞啊。

　　“是……”听到大当家的话，小梅丫头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忙不迭的退了下去，心里还在不住的埋怨，真是的，寨子里的大娘大嫂们怎么可以这样，这种事情，竟然让她这个小丫头来传达，不会过来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说一声吗？（小丫头，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需要你这种贴身侍女来提醒的，只不过因为人家乐心公主的贴身丫头青月不在，才让你顶上的，等青月现身了，连你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三十章　　花烛夜可不只是晚上

　　“心儿……”

　　风少轩看小梅离开了，笑着点了点头，把门关好的，才又快步回到床前，坐在床榻上，风少轩看着把自己蒙在棉被里的乐心公主，心里是说不出的惬意和满足。“心儿，醒醒……醒醒……”

　　风少轩把乐心公主蒙在头上棉被扯开，看着还是睡得沉沉的可人儿，风少轩的的眼底又慢慢的浮上了情欲的色彩，风少轩可是很清楚，现在的乐心公主，身上除了那件遮身的红缎棉被，底下可是空无一物，再加上他昨夜留下的爱痕，在那红色的缎被与乐心公主那雪白的玉肤上，是那么的显上，让风少轩感到又是一阵口干舌燥。

　　“嗯……走开……不要……嗯……”

　　才刚刚睡下没有多久的乐心公主，感到身上重重的压上了一个人，她不用问，也知道是谁，乐心公主忍不住想要把他推开，他也给她差不多点行不行，都折腾了她一晚上了，好歹也要让她睡上一会儿不是。

　　“心儿……”看着乐心公主那皱着的眉头，疲累的连眼睛都睁不开，却还要把他推开的无力举动，风少轩很无良的把乐心公主反抗的双手给压在了她的头顶上，放在嘴边的美食，如果吃不到嘴里，那他肯定是一个笨蛋，再说了，新婚之夜，没有规定，只能是一个晚上吧。“心儿，我的心儿……”

　　“放开，唔……”乐心公主已经累的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双手又被风少轩给压在了头顶之上，让她不得不努力睁开自己发涩的双眼，想要好好的瞪一下这个男人，想直接把她累死在床上吗？

　　风少轩可不管那么多，刚刚乐心公主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的情欲已经快要忍不住了，谁能够想到，这个掌控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也会有如此风情的那一刻呢，惺忪的睡眼，慵懒的风情，让他差一点把持不住自己，可是话又说回来，他需要把持住自己吗？心儿现在可是他的妻，跟她欢爱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

　　“都是你啦……”

　　好不容易，乐心公主稍微有精力再次睁开自己眼睛的时候，已经到了晌午时分，风少轩原本还想要继续的，可是乐心公主说什么也不让他得逞了，开什么玩笑，再继续下去，想让她这个凤凰公主成为大家的笑柄吗？

　　“我怎么……”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眼里满是邪邪的笑意，粗糙的手掌还在乐心公主那娇躯上游移着，意思很是明显，他这位大当家的，现在还不想起床，起在这床上跟自己的老婆，亲亲娘子继续亲热。

　　“别闹……”乐心公主的现在可以说是浑身酸痛，几度欢爱，已经榨干了她所有的体力，除了眼开眼的力气，连挥手拍开风少轩那只咸猪手的力气都没有。“嗯，别闹了……”

　　“我什么也没做啊……”看着乐心公主那慵懒的风情，听着她的娇声软语，风少轩的神情更是得意，除了那只越来越嚣张的手以外，他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做。

　　乐心公主对于风少轩现在的无赖，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不，应该说是，她的力气早就被风少轩给榨干了，根本没有反抗的力气，只能让风少轩的那只手，在自己身上为所欲为。现在的她，连白眼都没力气翻给他看了。“我早上好像有听到小梅在唤你……”

　　乐心公主半闭着眼睛，靠在风少轩的怀里，既然没有力气挣扎，索性由着他去吧，虽然秀是疲累，但现在她却睡不着了，可是这样闷不吭声也不行，谁又能确定，如果她再不出声，她不会被风少轩再次的狠狠的疼爱一番呢。

　　“没事……”风少轩听到乐心公主提起小梅，才想起早上确是有那么一回事，小梅在大早上唤过自己，说是什么新媳妇要给公婆敬茶，本来他打算回房间，跟乐心公主说这件事来着，可是看到她慵懒的睡态，迷人的风情，一时之间把这么回事给忘了。（这算不算典型的有了媳妇忘了娘呢？）

　　“嗯……”乐心公主听到风少轩的话，迷迷糊糊的点了点头，对于民间的这种习俗，身为皇室公主的乐心公主，不知道也算是很正常的，必竟乐心公主自小独得父皇的宠爱，再加上她现在的身份，那可是这金元皇朝的监国摄政公主，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她的一杯茶，就算是风易曾经是他的师傅，现在是她的公公，可昨日已经是一跪，现在如果再拜下去的话，那可就是以君之尊，来拜之臣位，失了纲常。

　　“我饿了……”乐心公主的肚子突然‘咕咕’的叫唤两声，让疲累的乐心公主突然想到，自己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我没有喂饱你吗？”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满脑子还是情欲思想的风少轩，又将自己压在了乐心公主身上，“那看来，是为夫不够努力啦。”

　　“咕咕……”听过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还没有来得及的反驳，她的肚子很给面子的又叫了两声，“我肚子饿了，你去给我找东西吃。”乐心公主现在可以说得上是气若游丝，再被风少轩这么给纠缠下去，说不定，她真的说不完会提早寿终正寑呢。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风少轩呵呵的笑了两声，从乐心公主的身上给翻了下来，再次把被自己扔在地上的衣衫给捡了起来，“我去给你找些吃的，吃饱了，咱们再继续。”最后一句话，是贴在乐心公主的耳边说的，而乐心公主也确如风少轩的心中所料，听到他的话，乐心公主的面色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她的耳朵根儿处已经红了。

　　“我还想要梳洗一番。”乐心公主慵懒的半睁着眼睛，对于风少轩那明张目胆的调戏，不置一词，反正已经是他的妻，他想要怎样，难不成还有她拒绝的余地不成，不过，一定要争取自己的福利是了。

　　“嗯，好……”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那半眯的眼睛，虽然是风情无限，但他也很清楚，他把他的心儿给累坏了，乐心公主的身份再高贵，可也是一介女流，而且还是不会功夫的那一处，承受他这几天的需索，恐怕已经是到了极限吧。想到这里，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不禁有些心疼，她还是当年的心儿啊，对于他的要求，不管是多么的过份和无礼，都不拒绝过啊。“你再睡一会儿，等准备好了，我再唤你。”

　　“嗯……”听到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勉强再把眼睛睁开了一些，看了他一眼，才又沉沉睡去。

　　“看好心儿，别让她被任何人打扰……”

　　原本面带笑意的风少轩，在走出房间门之后，脸上的笑意很快就消失了，看了一眼自己院中墙角的位置，沉沉的吩咐了一句，有了上次石老三的前车之鉴，风少轩就不再排斥自己乐心公主的那些个暗卫，必竟他们给了皇室绝对的忠诚，有他们的守护，风少轩相信他的心儿，一定是安全的。

　　风少轩的话说完，院中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的话，但是风少轩已经确定，他的话已经被乐心公主的暗卫们听到了，不要问他为什么会如此肯定，因为他也说不清楚，那只是凭一个人单纯的直觉，直觉告诉，不管发生什么事，乐心公主的身边都有人保护着。不过想到这里，风少轩想起一个问题来，看来有时间，他应该找他弟弟了好好谈谈。

　　风少轩一路起着，走出了自己的小院落，可是一出院落门，他就感到了气氛有些不对，不是有些不对，而是非常的不对，一抬头，他就看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各自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悠然的喝着茶水，一张茶几上还摆着几样小点心，看样子，是等了一段时间。

　　“父亲，母亲……”对于父亲和母亲这样守在自己的院门口，风少轩可是一点儿也没有猜到，不过既然老两口守在这里，那代表他们一定是有些事情等不及了。真是的，一杯媳妇茶，真的那么重要啊，让老两口顾不得这日头的毒辣，就这么守在这里？

　　“老大，父亲和父亲可是等你一上午了……”风少辉可不敢大声提醒自己的这个兄长，敢把这金元皇朝的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给掳来当压寨夫人的风大当家的，岂能是常人所能及，不过，偷偷的给提醒一下还是可以的，风少辉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对于这新婚第二日，就敢不早早起身，向长辈敬茶的乐心公主，他还是更为钦佩的。显然，他完全把乐心公主的尊贵身份给忘到一边了，就算乐心公主早早起身，向着长辈敬一杯新媳妇茶，不晓得这风家二老有没有那个福气和勇气喝下去。

　　“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在此……”

　　第三十一章　　公主的媳妇茶

　　“夫人，咱们回去吧……”

　　看到风少轩终于出了房门，风易不知道为何，终于松了一口气，也懒得跟自己的长子说些什么，必竟父子数年未见，就算想要好好谈谈，也不能急在此时，再说了，他风易可没有指望能够喝上乐心公主敬上的媳妇茶，不是因为他消受不起，也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如果乐心公主只是皇室普通公主的身份，那么一切还算好说，可谁让人家偏偏是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呢，整个金元皇朝，论起身份的尊贵，恐怕也只有那个皇帝陛下，才有资格跟她平起平坐吧。

　　“父亲，母亲，不想喝心儿的媳妇茶吗？”

　　就在风易拉着自己的老妻想要离开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从院里传了出来，乐心公主原本是很想再睡一下的，可是自从风少轩走出房门之后，她总是感觉自己好像有什么事情给忘记了，心情有些烦燥，索性也不睡了，唤了院中的暗卫进去，帮自己把衣服穿好。又听到门外的动静，所以才让那个暗卫把自己给推了出来。（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对于这个帮乐心公主穿衣服的暗卫没有什么印象了吧，她可是当初被风少辉给派去帮乐心公主的女暗卫，只不过，忙没有帮上，反而让风少轩给点了空道，扔在了门外。）

　　“心儿……”对于乐心公主的突然出现，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尤其是风少轩，看到乐心公主只是欣喜了一下下，可是看到帮乐心公主推轮椅的女暗卫——暗月，他的脸又臭了下来，乐心公主在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他可是一清二楚，可是现在虽然还没有梳洗打扮，但身上的衣物却很是齐整，想来不是乐心公主自己能穿上去的，想到这里，风少轩忍不住狠狠的瞪了暗月一眼，乐心公主是他的老婆，除了他自己，他不希望有任何人看见心儿的身子，就算是暗月这个女暗卫也不行。“你怎么来了……”

　　“来向公婆敬茶啊。”乐心公主示意暗月替自己去倒茶，刚刚在屋中的烦燥不安，在见到自己的师傅和师母之后，终于平静了下来，乐心公主终于想起了自己遗忘了什么，曾经有人告诉过她的，不过，后来她也差点忘记而已，那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新妇是应该向长辈们敬茶的。

　　乐心公主将暗月帮自己准备的两杯茶盏放到一个托盘之上，再由她推到风易和风夫人的跟前，然后高高举起。“公公，婆婆，请喝茶。”

　　“好好……”风易和风夫人接乐心公主呈上的茶盏端起，眼里是说不出的安慰，“心儿……如果你夫君欺负于你，一定要告诉我啊……”风夫人没想想到，乐心公主以如此尊贵的身份，还会向他们二老敬茶，真是有些受宠若惊，自然不会去计较乐心公主是否有向他们跪着敬茶，她很是清楚，她的这个大儿媳妇，不同于一般富贵人家的小姐，那可是实打实的金枝玉叶。虽然她只是一个无知妇儒，但是也曾听自家老爷提起，当今的金元皇朝，能够让这位尊贵的公主行礼的可不多，她的身份不比这当今的九五之尊低多少。

　　“知道了，您的话我记住了……”听着师母兼婆婆关心自己的话，乐心公主的脸蛋有些绯红。

　　“母亲，儿子哪里会欺负她啊……”看着自己老婆的一双嫩嫩的玉手，被自己的母亲给握在手中，风少轩可是有些吃味了，有没有搞错，老婆可是他的，他哪里会舍得欺负，再说了，他的母亲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情，他才是她数年未见的儿子，他怎么感觉，母亲有些厚此薄彼呢。

　　“你没有欺负她，自己心里清楚。”风易可不像自己的老婆好说话，昨天一晚上的时间，已经让他从二儿子那里了解到了足够的消息，知道了这些年这长子的所作所为，是以，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肯给自己的这个长子一个好脸色看，就是怕，等乐心公主知道风少轩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之后，会忧心伤情。

　　“公公……”

　　“我们老俩口年纪大了，回去歇息一下……”风易看了乐心公主一眼，暗自叹了一口气，说到底，他也不想拆自己儿子的台，也许以后，乐心公主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夫君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呢。

　　“我送你们……”乐心公主以为自己的师傅还在为昨天她想要中风少轩拜堂成亲的事情气闷，自然想要好好的讨好一番，必竟就算风易不是她的公公，可是这些年，身为她的师傅，也的确教了她不少的东西，单凭这些，就能赢得乐心公主的尊敬。

　　“不用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晚点让木枫那小子替你把把脉……”风易拒绝了乐心公主的提议，但是话里话外还是透着几分关心。

　　“知道了……”

　　“心儿，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送走了老父老母，风少轩让暗月去替他们准备些吃的，再准备一桶热水给乐心公主沐浴，直到房间里除了他们俩个，再没有任何人的时候，风少轩才问起了乐心公主的双腿，他知道乐心公主的双腿曾经在边疆摔断过，可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严重，竟然数月不能站起走路，不知情者还以为她的腿已经废了呢。

　　“遭了暗算，没什么大碍。”乐心公主让风少轩这么虎视眈眈的盯着，显的有些底气不足，必竟，是她太过相信太医院里的太医们，才会遭此暗算。

　　“你是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公主，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暗算于你？”听到乐心公主毫无底气的话，风少轩微微有些怒气，看着乐心公主的眼神，自然也比往常锐利了一些，“就算有人暗算你，难不成你就呆呆的任他们暗算吗？”说到底，风少轩还是替乐心公主担心，他从来没想想过，他的心儿在皇宫之中，也有人也明张目胆的敢暗算于她。

　　“如果我知道是谁下的手，那还叫暗算吗？”乐心公主没好气的看了一眼风少轩，数年没见，他是不是越混越回去了，再说了，她也不愿意当瘸子啊，双腿能够走路，谁愿意坐着轮椅玩啊……

　　“整个太医院就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吗？”风少轩快被乐心公主的态度给气死了，有没有搞错，他是在关心她啊，堂堂的凤凰公主，难不成在太医院里还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太医为她医治双腿吗？

　　“不知道。”乐心公主的话很是干脆，就算她有时间可以观察哪个太医可以信任，能够把自己的这双腿交给他，也要有时间啊，皇弟在宫里突然失踪，她总要把善后的事情给处理清楚吧。

　　“不清楚……”风少轩的声音有些拔高，突然尖厉的声音，让乐心公主不满的瞪了他一眼，如果不是当初他们风家跟以神医世家相称的木家的关系太过紧密，她又何必如此委屈自己，还要另外出宫寻觅良医医治双腿。

　　“不清楚就是不清楚，怎样？”乐心公主心里也有了些怒火，搞什么，新婚之夜，过完了，就打算审她了吗？她还没有审他呢。

　　“不怎么样，晚点儿我让木枫给你瞧瞧。”看着自己的亲亲老婆对自己怒目而视，风少轩总算是回过味儿来了，看来，他不仅要找自己的亲弟弟好好谈谈，就连自己的这两个结拜兄弟也要好好的聊一下才可以。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乐心公主沐浴过后，又吃了一些小点心，还没有怎么休息，就已经又到了晚膳时分。

　　“大夫人，您看晚膳……”小梅可真是一个轻松的丫头呢，只要风大当家的在夫人的房里，她就可以回去偷懒了，当然，她的偷懒，可是经过大当家的特批的，主要是让大当家和大当家夫人两人可以不受打扰的做一些爱做的事情。

　　“摆在大厅吧……”

　　乐心公主必竟是皇族出身，虽然她只是嫁了一个土匪，但是该有的礼数，她还是不能缺了，就像现在，怎么一家人也要在一起吃顿饭才行啊。

　　“是……”

　　“还有，让大当家的两位结拜兄长也到大厅里一起用膳吧。”乐心公主又向小梅交代了几句，才让她离开，而她，就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天色，她离开皇宫也有几天的时候了吧，是四天，还是五天，不知道现在朝堂之上，是个什么样的情景，景亲王还是那么的嚣张跋扈吗？云妃想必又在跟她那个老相好偷情了吗……

　　　第三十二章　　敬酒

　　“在想些什么……”原本以为乐心公主睡着了，风少轩才离开房间，去找自己的弟弟商量一些事情呢，没想到只是这么短短一会儿的功夫，她已经睡醒了，看看了床塌与窗边的距离，风少轩很能肯定，乐心公主能够坐在窗边，肯定又是她那个暗卫帮的忙。

　　“回来了……”乐心公主看了风少轩一眼，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她没有问，也不想去问风少轩到底去干什么了，昨天的那场婚礼，并没有太给她太大的归属感，就如她新婚之夜时所说，这个婚礼，她承认，风少轩就是他的相公，如果她不承认，那么风少轩就会什么都不是。

　　“嗯……”风少轩点了点头，将乐心公主拦腰抱起，放在床榻之上，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碰触他的心儿，就算是帮忙把她搬到窗边，他也不允许。“套上件衣服，咱们去大厅那里吃饭。”

　　“好。”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没有反驳风少轩的话，因为她刚刚也是这么吩咐小梅的，虽然她刚刚吃过一些小点心，一点也不饿。

　　“我帮你拿衣服……”难得的乐心公主对于自己的话，没有任何的反驳，也没有爱搭不理，风少轩很是高兴。

　　“好……”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把自己还在神游在外的心思收了回来，也许有的时候，她没有必要如此的逼迫自己。

　　晚膳时分，风家人总算是齐齐整整的聚在了一起，还多了一个凤凰公主做为儿媳妇，说不高兴，那真是骗人的，风易看着自己的长子，抛开现在的身份而言，自己的长子长媳还真是般配无比，就算是郎才女貌也不为过。

　　“老爷，快些用膳吧……”别人没有注意， 可是风夫人注意到了自家老头子那眼里的得意，真是的，为老不尊，有那么盯着自己的儿子儿媳瞧的吗？

　　“好，用膳……”风易看着陪伴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伴，笑了，今天的心情不错，虽然外面的声音有些嘈杂，但只要自己一家子能够聚在一起，他的心里真是说不也的高兴啊，不过，再好的事情，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尤其是自己现在这一家子，长子居然成了土匪，媳妇又是一个监国摄政的公主，再看看次子，公主身边的暗卫，唉，快乱套了吧，呵呵，先不管它了，大喜的日子，如果他再唠叨儿子两句，保管自己的老伴会跟他急了。

　　“是啊，快点吃饭吧。”韩诺和木枫可以算得上是唯一的外人吧，不过人家是风少轩的结拜兄弟，又曾因为兄弟情深，庇护于风少轩，所以这风家人自家用膳的偏厅，也有了这两兄弟的一席之地。

　　“心儿，待会儿跟我去外面一下。”风少轩替自己的父母兄弟各挟了一筷子的菜，然后才在乐心公主的耳边低语。

　　“……”乐心公主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看着他，似乎是想要问清楚，要她跟他出去做什么？

　　“咱们新婚，寨子里的老老少少没少帮忙，咱们还没有敬他们一杯水酒呢。”说到底，风少轩还是这风寨的大当家的，再加上昨天又不是他们这一对完婚，寨子里也有好多的兄弟姐妹选择跟他们一天完婚照的，虽然有些人可能是不情不愿，但他早已经下令，整个寨子里，要摆上三天的流水席，以来庆祝此事。

　　“嗯……”乐心公主没有说话，只是闷闷的点了点头，对于风少轩的此举，她虽然不曾想到过，但是可以理解，必竟他的身份还是这里的大当家的，身为风寨的主事者，成亲自然是寨子里的一件头等大事，更何况，寨子里的那些大娘大嫂们，也的确帮了不少的忙，于情于理，都应该敬上一杯水酒。

　　“轩儿，你要带心儿去做什么……”

　　一家人本来是在说说笑笑，言谈之间，仿佛那几年的隔阂根本就不曾出见过一们，看到风少轩想要悄悄的推着乐心公主离开，风夫人忙不迭的问了一句，她还有件事情，想要跟自己这个新上任的儿媳妇商量商量呢。

　　“我们去外面敬杯酒就回来。”风少轩看了看自己的母亲，无奈的回了一句，他原本是想趁自己的两个结拜兄弟韩诺和木枫在逗自己的父亲母亲开心时，偷偷的带他的心儿向外面敬一杯酒，再回来就好，可是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开心归开心，还是有在注意自己这边的情况。

　　“胡闹……”听到风少轩的话，风易原本带着笑意的脸，顿时沉了下来国，“心儿什么身份，外面的那帮人又是什么身份，你……”

　　“只是敬一杯酒而已……”风少轩驳斥着自己父亲的话，从一开始这样，父样就像一个老学究一样，不断的讲着什么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可是现在乐心公主已经是自己的妻子，不管她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也必竟是自己的妻子不是。

　　“敬酒可以，你自己去。”风夫人忙替自己的相公和儿子打圆场，说句实在话，就连她这个做母亲的，也觉得以乐心公主之尊，去向一群土匪敬酒，有失身份，就算他们是儿子的下属，可是土匪就是土匪，那名份已经定下了，乐心公主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如果风少轩不是自己的儿子，她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嫁谁都是一件委屈的事情。

　　“母亲……”风少轩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这么说，忍不住低喝一声，“为什么心儿不能去，这里是风寨，我是大当家，心儿是我的妻子，新婚之喜，去向大家敬一杯酒有什么不对……”

　　“时间，地点，身份都不对。”说这话，是一直在席上默默吃菜，丝毫没有吭声的风少辉，“就算公主殿下没有意见，你难道让她以公主之尊，去纡尊降贵的去外面向你的那些个寨众敬酒，你也不怕委屈了她……”

　　“少辉你……”风少轩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弟弟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自己，忍不住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他们又不知道心儿的身份，只不过是敬杯酒而已，这也是人之常情。”

　　“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吗？”说这话的，是韩诺，这三个结拜弟兄之中，属韩诺的话最少，但是也属他的话最为管用，有时候，甚至比风少轩和木枫的父母还要管用。“瞒得了旁人，瞒得过自己？”

　　“我……”风少轩被韩诺的话，给顶的说不出话来，一时之间有些乱了分寸，“心儿，你说，我们应该不应该去……”

　　“我……”乐心公主没有想到，只不过是一个敬酒，竟然也能够引起这么一场争执，可是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让她来做选择，有些为难吧。

　　“心儿，难道连你也……”风少轩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沦落到如此的境地，或许不是没有想过，而是他忘记了，忘记了乐心公主尊贵的身份，而他却成了一个土匪头子。

　　“我跟你去。”看到风少轩失落的神情，乐心公主冲动的说出了这句话，不管她的身份是不是尊贵，也不管身为土匪是多么的让人可耻，因为在这整个金元皇朝，无论是官兵还是奖项，都是她的臣民。

　　“心儿……”

　　“公主……”

　　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所有人都有些震惊，他们没有听错吧，乐心公主竟然同意跟风少轩去外面敬酒，给一群土匪敬酒？

　　“无妨……”乐心公主看着众人的神情，又怎么能不知道他们的心中所想，“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都是我金元皇朝的子民，更何况，他们也的确为我和他的婚礼出过力，出去敬一杯也是应该的。”

　　既然乐心公主已经这样就了，大家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必竟这里身份最尊贵的就是乐心公主，既然她都已经不在意了，他们又能多说什么呢，除了风少轩的父亲和母亲，所有的人都跟了出去，不论什么身份地位，韩诺，木枫和风少辉，做为新郎的家人，总是要一份力的。

　　第三十三章　　皆是臣民

　　“大当家的好啊……”

　　走出偏厅，来到大厅里，看到这风寨里的众人个个都对风少轩热情无比，都相争着向风少轩恭贺道喜，让乐心公主心底里的那一丝丝不快，也很快的就消散了，不管怎么说，风寨里的众人还都是比较淳朴的，相比之下，皇宫里的尔虞我诈，还不如这风寨之中的一片和谐呢。

　　风少轩推着乐心公主的轮椅，却还是很豪爽的把大家敬的酒，一杯杯的喝下，欣喜之情无法言表，而跟在他和乐心公主后面的风少辉，韩诺以及木枫三人，脸色却是微微有些变化，他们谁都没有料到整个风寨的人，是如此的热情，不但每个人都想敬风少轩一杯酒，就连跟在风少轩身后的他们，也没有放过。

　　“别喝了……”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一杯又一杯的接过众人递过来的酒杯，不禁有些害怕，轻轻扯着的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再喝了，酒喝多了伤身，整个大厅里不下几百号人，他已经喝的不少了。

　　“没事……”有些佯醉的风少轩，低着看了看乐心公主，她那眼底深处的担忧，让他很是窝心，不禁笑笑的点了点头，“我的酒量很好的。再说了，我们的大喜之日，多喝一些也无妨。”

　　“还是别喝那么多了……”乐心公主还是不同意风少轩的话，摇了摇头，“我双腿不便 ，你喝多了，我没法照顾你。”也难怪乐心公主会如此考虑，必竟他们是新婚夫妇，想必风少轩也不会同意自己醉酒之后，由别人照顾吧。

　　“好，听你的。”

　　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才醒过神来，是啊，大家今天如此高兴，是因为他成亲了，有了自己的娘子，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如果真的喝醉了，没准还真会给他的心儿造成麻烦呢。心儿现在腿脚不便，就算勉强照顾自己了，也会很累的。

　　　“嗯……”乐心公主见风少轩同意了自己的话，不禁微微点了点头，几年不见，除了刚刚相认时的那份激情，她还真有些琢磨不透他的脾气呢，不过，对于风少轩这样的妥协，乐心公主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

　　　“咦，许东阳怎么不在……”

　　　风少轩听从了乐心公主的建议，推辞了大家伙的敬酒，可是总也得找个人来替自己撑场面吧，后面的不管是亲弟弟，还是结拜兄弟，都跟寨子里的大家伙不算太熟悉，替自己撑不起这份场面来，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是想起了自己的二当家，许东阳。

　　　“哦，听说二当家夫人身体有些不适，许二当家就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夫人啦。”听到大当家的喃喃自语，自然有人替他解惑，只是几句话，就把许东阳现在的状况给解释的清清楚楚，二当家夫人的身体不是不舒服，而是心里不舒服吧，必竟所有人都是眼睁睁的看着她那个如花似玉的妹妹，不情不愿的嫁给了寨子里一个粗鄙男人——石老三，这事情搁谁身上，想必也会不舒服吧。

　　　“嗯……”风少轩听到之后，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另外找了一个在寨子里德高望重的人，来替自己撑场面，至于他自己，当然是领着自己的新娘子向大家共同敬了一杯水酒之后，才离开，当然，他的几个好兄弟，自然是跟他共同进退来着。

　　　用过了晚膳，外面那些嘈杂的声音，虽然不绝于耳，但是众人也不会去计较，必竟是风少轩的大喜之日，大家伙早有默契，是要庆祝他个三天三夜的。

　　　“老二，你吃好了没？”

　　　不顾乐心公主的挣扎，风少轩将乐心公主从轮椅上抱到自己的腿上，给她当起了人肉垫子，别人他不清楚，但是他有经验，如果一个人常时间坐在硬梆梆的椅子上，某一个部份肯定会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单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自己的亲亲娘子给抱在怀里。

　　　“吃好了……”凭着风少轩的这一声恶劣的问侯，偏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木枫的身上，让他不得不放上手中的茶盏，忙不迭的回了一句，生怕自己回话回晚了，被众人的目光在身上给瞪出几个窟窿来。

　　　“吃好了，就快点滚过来帮心儿看看腿。”虽然风少轩有些不满，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整个金元皇朝，神医世家里木枫的医术还是数得着，如果他都不能帮乐心公主站起来，风少轩还真不知道该去找谁帮他的心儿医治这双腿了。

　　　“哦……哦……”听到风少轩嘴里那不雅的词汇，木枫的眼睛危险的眯了一下下，当然只是一下下，就被众人的目光给瞪了回来，必竟事关乐心公主，由不得木枫任意妄为。

　　　心里虽然有些小小的不满，但是木枫还是乖乖的走到风少轩跟前，执起了乐心公主的手腕，细细的替她把起脉来，却不管，随着乐心公主的脉相，木枫的神情也越来越难看，“公主殿下，我能不能看看……”

　　　“不能……”不待木枫把话说出口，风少轩就一口给回绝了。

　　　“你知道我想看什么……”自己连话都没有说出口，就被风少轩给拒绝了，木枫有些恼羞成怒，不禁呵斥了风少轩一句。

　　　“不知道……”风少轩怀里的乐心公主给紧紧搂住，对于木枫的要求，他一律不想答应，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男人不是一个安心的主儿，顶着神医之名，处处招摇撞骗，不知粉碎了多少无知少女的芳心。“不过，你既然被称作‘神医’，想必自然有办法医治心儿的腿吧。”

　　　“你……”木风被风少轩的话，险些给气的背过气去，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兄弟有这么的无赖，不就是保护自己的老婆吗，有必要给他这个难堪吗？就算是神医，想要医治一个病人，也需要‘望、闻、听、切’吧。

　　　“你什么你，心儿的腿怎么样了……”风少轩可是丝毫不在意自己这个结拜兄弟的指责，他不是号称‘神医’吗，他不是‘能’吗，那就神给他看，能给他看啊。

　　　众人看着木枫被风少轩给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倒也很给面子的没有笑出声，只是用袖子掩住嘴，偷偷的笑了起来。

　　　“我没有看到，怎么知道公主殿下的腿到底怎么样了。”木枫没好气的将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瞪了一眼，当然，不包括两位长辈，风少轩的父亲和母亲，必竟他们是长辈们嘛，其它的人都没有逃过木枫那眼神亲切的问侯。

　　　“你不是把过脉了吗？”

　　　“是把过了，还剩下再望上一眼了。”木枫不急不缓的坐回自己的位置，又将茶盏端了起来，将里面的茶水一饮而尽，刚刚跟这不讲理的老三，说上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气得口干舌燥，还真是让人火大啊。不过，既然他风少轩不着急乐心公主的腿疾，那他就更不必着急了不是。

　　　“你想知道什么？”看着木枫不疾不缓，稳坐泰山的样子，改换风少轩沉不住气了，可是想想木枫话里的意思，风少轩还是不想让他看看自己老婆粉嫩的双腿，那可是他的专利啊。“我来告诉你就好，她浑身上下，我都很清楚……唔……”风少轩语单未落，就闷哼一声，原来是他怀里的乐心公主，听到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心生不满，偷偷的掐他腰间的嫩肉来着，用力之很，让风少轩都不些怀疑，她是不是准备谋杀亲夫啦。（不用胡思乱想，人家堂堂的凤凰公主，想要谋杀你这个亲夫，哪里用得着亲自动手啊。）

　　　“她的双腿……”木枫知道风少轩是什么意思，可看在大厅里风父风母的面子，他也不好太过失礼，只能是开口询问。

　　　“很白很嫩……唔……”风少轩又是一声闷哼，嘴里未能出口的话，适时的被乐心公主那双纤纤玉手给掐在了喉咙里。“你再给我搞怪试试看……”乐心公主狠狠的瞪了风少轩一眼，“你不许再出声，否则的话，我就让木枫自己看。”

　　　“噗嗤……”看到风少轩的吃瘪，木枫一口茶给喷了出来，看来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啊，没想到，曾经那么狂妄的风少轩，在乐心公主面前，会有如此的一面。

　　　乐心公主听到木枫的笑声，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冷冷的瞪了一上，刹那间，木枫就感到自己的笑意全无，甚至全身上下都感到冷嗖嗖的。

　　　“我当时在边境骑马时摔断了腿，经过太医院里的太医诊治，腿骨是已经接好，偏偏却再也没有办法走路，而且腿部也越来越没有知觉，直到现在。”几句话，乐心公主把自己身体的情形做了一个交代。

　　　第三十四章　　诊治双腿

　　　“当时太医院的太医们，是如何替公主诊治的呢？”木枫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问清楚，这样他才能想办法，在不看到乐心公主双腿的情况下，替她下诊断结论。

　　　“正骨，按摩，针炙和汤药啊……”乐心公主不明白木枫会如此相问，在她看来，虽然曾经遭到别人的暗算，肯定跟太医院的那帮人有关系，但是太医院里那帮人替她医治的程序，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否则的话，她堂堂的凤凰公主，又怎么会吃了如此大的一个闷亏，而毫不吭声呢。

　　“正骨，按摩，汤药都算正常，可这针炙……”木枫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仔细的做着分析，以他一个医者的角度来看，他可并不认为断腿的患者，有必要用到针灸这一项。

　　“当时我也曾疑惑，可是太医们说，如果针灸的话，除了可以帮我止痛外，还可以加速断腿的愈合。“看着木枫脸上的不赞同，乐心公主又哪里不明白太医们给自己诊治的时候，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只是现在这个事情，她还弄不太清楚，想要木枫给他解释一下。

　　“公主没有问过其他的太医？”木枫现在已经对乐心公主冰释前嫌，自然会替自己这个新上任的弟妹多多照顾。

　　“问过，不过太医们都说的比较模棱两可，”乐心公主感觉到抱着自己的风少轩身体的僵硬，口气不禁有些心虚，必竟身在皇宫，没有时时提防自己的的敌人，遭了暗算，乐心公主也算得上是自讨苦呼。“我想着，既然没有什么坏处，不妨就试一试，只是，没想到，这一试……”乐心公主没有再说下去，必竟这一试的后果，不用她再复述一遍，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看来公主殿下还真是相信太医院里的太医们呢。”风少轩听到乐心公主讲解的经过，脸色有些臭臭的，这个女人难道不懂什么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吗，竟然摆了这么大的一个乌龙，真幸亏她损失的是两条腿，如果被人暗中下毒，那她岂不是……想到这里，风少轩已经不敢再想去了，只是抱着乐心公主的手臂，暗暗的用劲，以此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不相信也不成啊，”乐心公主微微笑着，只是神情有些无奈，天下人都知道，自从风少轩失踪之后，木家的大夫们，就全部被召回，不在任何的官家任职，尤其是皇室，可见木枫跟风少轩交情之深厚。“木家主把所有的木家神医都召回了家，剩下的虽然也有些医术高明之辈，但……”

　　　“我明白了……”风少轩将乐心公主再一次的搂入自己的怀中，手上的力道更加大了一些，仿佛想要将乐心公主融入自己的怀中似的，有些事情，虽然不是他能够左右，但是如果他对他的心儿多一点信心，恐怕今天这些事情，也不会发和。

　　　“呃……”木枫听着乐心公主自嘲的话，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因为乐心公主讲的木家召回所有在外游历任职的大夫们，的的确确是他的主意，可是这件事情，他跟老大和韩诺，还有老三风少轩商量过了呀，怎么到了现在，事情要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呢。

　　　“公主此次出宫是……”看到一向洋洋自得的老二吃亏，韩诺的神色，依旧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神情还是那样的一片淡漠。

　　　“寻人……”乐心公主被风少轩紧搂在怀中，丝毫没有挣扎，竟然还神态自若的回应着韩诺的话题，“顺便看看能不能觅得良医，必竟谁也不想当一辈子的废人。”

　　　“寻人？寻什么人……”听到乐心公主的回答，韩诺到是有些好奇了，不过，风少轩的脸色却是更加臭了，他早就知道乐心公主此次出宫是为了寻人，可到底是寻谁，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个……”乐心公主将自己的弟弟，也就是金元皇朝的皇帝——乐轩的相貌体征都描述了一遍，希望能够多一些线索，必竟国不可一日无君，早找到自己的弟弟，她就能够早一天回宫，继续跟景亲王争夺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势，否则的话，她的努力不是就要付诸东流了吗？“有人说曾在这里见过他，所以我才……”

　　　“我没见过……”风少轩的神情有些气愤，“我也曾问过寨子里所有的人，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韩诺和木枫听到乐心公主讲述的那个人的相貌体征，脸色不禁变了，小心翼翼的询问道，“不知道这个人跟公主殿下是什么关系？”

　　　“你们见过他……？”想想也有可能啊，这个韩诺和木枫与风少轩的关系如此的亲密，虽然风少轩没有留意过，可说不定这两个男人知道他的信息呢。

　　　“这个……”韩诺看到乐心公主的满脸激动，自然也没有忽略风少轩那一脸臭臭的表情，不觉心中暗自好笑，“前段时间，我和木枫离开这里的时候，在路边捡了一个人，我和老二与他投缘，就认他做了咱们的四弟。”说着，韩诺看着风少轩的表情，生怕他一个不满意，不承认自己和老二在外面认的结拜兄弟。

　　　“既然老大和老二都同意了，我自然没有什么意见。”风少轩看着韩诺和木枫，倒也没有说什么，必竟他们的眼光，他风少轩还是比较信任的。“只是这几日是我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见老大说的那个四弟……”也许那个什么鬼‘四弟’就是他的心儿要找的人呢。

　　　“呃……”这一句话，可把韩诺给问住了，眼神有些尴尬的看向了木枫，似乎是在打算要不要把他给招出来，谁让没事，他竟然会让那个新上任的老四去给这个三哥准备什么新婚之礼呢。“这个，你还是问问老二吧。”说着，他把这个问题甩给了木风。

　　　“老大……”听到老大把问题甩给自己，木枫心时一阵哀嚎，可是也没有办法，谁让他为了想要看风少轩出丑，看风少轩的热闹，而让那个新上任的四弟，带着他的信物，去请老三在青楼的红颜知己，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老二……”风少轩将自己的目光看向木枫，“人呢……”

　　　“我让他去帮我办件事情。”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木枫很是光棍的承认了自己指使人家办事情去了，不过至于是去办什么事情，打死他也不会承认的。

　　　“你们说的那个四弟，不会就是我要找那个人吧？”乐心公主一直没有插话，等到现在，她也算是明白了几分，真是气人，从小到大，她还没有这么指使过自己的皇弟呢。

　　　“敢问公主，我们四弟跟您是什么关系？”木枫看着乐心公主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得罪这个尊贵的公主了，难不成这个新上任的四弟，跟乐心公主有着什么关系不成？

　　　“那是我弟弟，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乐心公主狠狠的瞪了木风一眼，此话一出，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风少轩欢喜的是，原来那个男人是心儿的弟弟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他的情敌就好，至于木枫却是目瞪口呆，乐心公主的弟弟，那得是什么身份啊……

　　　“公主殿下的弟弟，难不成……”韩诺可没有风少轩和乐枫那样的混，乐心公主的话一出口，他就在算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整个金元皇朝，有谁不知道，先皇子女稀少，总共也就有两子一女，一个是当今的九五之尊，另外一个尚未成年，根据乐心公主描述的那个人的情况，难不成……

　　　“老大，你想到什么了……”木枫本来还在猜测那个新结拜的四弟的身份，可是看到韩诺的脸上的神情比以往更加的沉重，不禁想要问问，他是不是猜出了老四的身份，难不成，真如他所想？

　　　“你想到什么，我就想到什么了。”韩诺脸上的神色，随着木枫的这一声‘老大’而稍有缓解，除了震惊那个四弟的以外，还有的就是皇宫里的争斗，难不成已经凶猛到了如此的地步，堂堂的九五之尊，竟然也会遭人劫杀，他可没有忘记，当初刚见那一个少年时的情景，如果不是老二木枫的医术超神，恐怕世界上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呢。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不是真的，能劳动乐心公主的大驾吗？”韩诺打断了木枫的话，现在他已经能够确定他们新任四弟的身份了，虽然有些惊讶，但应该不会有错。

　　　“那……”

　　　“老四什么时候上山来？”韩诺瞪了木枫一眼，热闹没看到，还惹了一身的臊，如果老四不能安然上山，想想他们会是什么后果？

　　　“明天，应该差不多了。”木枫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显然也有些不好意思，不是因为老大的训斥，也不是因为想要看老三的笑话，而是因为他真不应该没事就指使指使这个新上任的老四，幸亏老四已经失忆了，如果让他忆起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曾经指使他做这做那，不知道这个九五之尊会不会怪罪于他呢。

　　　“找几个人去接一下，千万别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还好，现如今已经知道了，再让他出点什么问题，估计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饶得了他们，没看到，风家大老的脸上已经是铁青一片了吗？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乐心公主依旧被风少轩紧紧的抱在怀里， 她不能去询问那两个可恶的男人到底把她的弟弟给弄到哪里去了，从小到大，她还从未舍得使唤过自己的弟弟替自己跑腿呢。（那是当然了，你可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你弟弟更是金元皇朝的九五之尊，怎么算，都用不到一个九五之尊替你跑腿吧。）

　　　第三十五章　　红颜知已

　　　“没什么……”木枫本不想回答，可是没有办法，谁让人家韩诺是众兄弟中的老大，在他老人家的瞪眼神功之下，木枫只能自己出头回答乐心公主的问题，“那个，老四……”

　　　“嗯……”

　　　“您的四弟，明天就会上山。”听到乐心公主冷哼一声，木枫连忙改口，心里不禁有些自嘲，他是什么身份，人家又是什么身份，怎么能以一声‘四弟’相称呢，还真是自讨没趣呢。

　　　“他去做什么了？”别人怕乐心公主的冷哼，风少轩可是不怕，轻轻拍了拍乐心公主的后背，风少轩询问着那个新上任的老四的去向，别人他或许不清楚，这个老二他还是很明白，指不定在暗中给自己使什么绊子呢。

　　　“我让他去接一个人来。”木枫心里那个悔啊，这个老三成亲就成亲吧，下次他绝对不来参加。

　　　“谁那么重要，还让你让老四专门去接？”听着风少轩嘴里一口一个老四，乐心公主的脸上都快黑了，忍不住又偷偷的把自己的一双小手，放到了风少轩的腰间。更别说风家的两位长辈，他们可是最最看重君臣礼仪的。

　　　“少轩，不得放肆……”

　　　“是……”

　　　“公主殿下，还是讨论一下你的腿吧。”

　　　一旁久未出声的风少辉，一句话把大家的神智都给拉了回来，是啊，他们原本就是来讨论乐心公主那不能行动的双腿的，怎么一时之间竟然跑题到别人身上去了。虽然这个别人也不是什么外人，而是这金元皇朝的九五之尊，只是在不能见到真人的情况之下，谁又能确定韩诺和木枫新结拜的四弟是不是当今的皇帝陛下呢。

　　　“是啊，我还是先看看公主殿下的腿吧。”木枫自然是乐得有人解围，真让他把这个老四的去处向众人解释清楚，恐怕不用老四恢复自己的记忆，他就会被风家二老还有这个乐心公主给生吞活剥了。

　　　“你还想怎么看？”看着木枫再一次把乐心公主的纤纤玉手给执起，风少轩脸色变得很难看，可是他又不敢莽撞的把乐心公主的手给夺回，只能是强忍着心中的酸意，用牙齿缝挤出来几个字来。

　　　“公主殿下，你看……”木枫算是看出来了，虽然风少轩有时候可以忤逆乐心公主的意思，可是乐心公主毕竟是这里身份最为尊贵的人，真正说话算数的还是人家啊。

　　　“暗月……”身边没有自己的贴身侍女青月，乐心公主又不想把风寨里的那个小梅随时带在身边，只好时不时的劳动一下自己的这个暗卫。

　　　“在……”就在大家都没有注意的时候，青月从暗影处走了出来，单膝跪在了乐心公主的跟前，她的出现，很多人都很惊讶，但是也有人见怪不怪了，当然，这见怪不怪的人，除了风家的两位长辈，也就是乐心公主这新上任的驸马，以及原本就是暗卫统领的风少辉了。

　　　“听到木神医的话了，照着他说的做。”乐心公主淡淡的吩咐了一句，既然风少轩不愿意让木风碰触自己，那么就让青月来吧，必竟有站起来的希望，她也不原意总是做在轮椅上。

　　　“是……”青月应该了一声，站了起来，跟在了木枫的眼前，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吩咐。

　　　木枫吞咽了一下自己的口水，他从来是听说过皇家有暗卫的存在，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现在见到自己眼前这个一身暗色衣裳的女子，他突然觉得自己接触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如果他再得罪了乐心公主，会不会……

　　　“在想什么……”

　　　“没……没什么……”木枫被乐心公主的话惊吓的回过神来，真是的，他到底在想什么啊，就算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以他和风少轩的交情，乐心公主还会怪罪他不成。“暗月姑娘，请把你家公主殿下的膝盖处的衣衫撕开。”

　　　“什么，你……”风少轩一听要撕破乐心公主的衣服，顿时又不高兴了，“老二，你什么意思？”

　　　“要不把，就把公主殿下的裤管撸起来。”既然乐心公主没有意见，对于自己的结拜兄弟，木枫自然更是不会好生好气，他可是为了他的福利着想，如果只是把膝盖处的裤子撕破，大家看到的只是乐心公主的膝盖，如果把裤子撸起来的话，那大家看到的，可就不只是乐心公主的膝盖了。

　　　“你敢……”风少轩好像总是跟木枫有些不对牌似的，对于他总是想要看一下自已老婆那衣衫下的春光，更是不满意。

　　　“少轩……”

　　　“大哥……”

　　　“老二，闭嘴。”

　　　所有的人都快不能容忍风少轩的无理取闹了，就连乐心公主也懒的看他一眼，只不过是看一眼她的膝盖罢了，真能让她再站起来，自己走路的话， 就算把裤管撸一起，看到她整个的小腿，她也没有意见，当然， 这个没有意见的前提是，这个木枫最好能够真的把自己的双腿给医治好。

　　　“你们……”

　　　“暗月，照着木神医的话做。”乐心公主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吩咐了暗月一声，相对于撸起自己整个裤腿，她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衣服扯开一个洞，只露了膝盖部位。

　　　“是……”暗月也是女子，自然也能够明白公主殿下的意思，可是她刚要动手，风少轩又有话说了。

　　　“慢着……”

　　　“你又怎么啦……”乐心公主不满的瞪了一眼风少轩，他怎么那么多的意见啊。

　　　“我先带你回房吧。”风少轩不理会乐心公主的白眼，他看到的是，这整个屋子里，除了自己这个亲亲老婆，就还剩下自己的母亲，还有眼前这个正准备撕毁自己老婆衣服的暗月是女人， 剩下的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男人，他当然不愿意白白饱了别人的眼福。“在那里，可能会舒服一点。”最最主要的，是让他舒服一点。

　　　“……”乐心公主听了风少轩的话，转过头去看了他半饷，然后点了点头，“好吧，听你的。”

　　　“我现在抱你回去。”风少轩眼里露出了满意的笑意，抱着乐心公主起身就走，当然没有忘记向暗月招呼一声，“把木大神医，请到我的院子里， 替心儿诊治。”说着，还狠狠的瞪了一眼木枫，似乎是怪他学艺不精，就这么点儿事，还要看到乐心公主那娇嫩如玉的肌肤才能确定。

　　　众人看到风少轩的举动，怎么能够不明白，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可是谁也没有表现出来，都是暗笑在心里。

　　　“心儿的腿到底怎么样？”

　　　风少轩拥着乐心公主坐在床榻上，看着正在替乐心公主仔细腿部的木枫，满脸的不爽，该死的老二，白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非礼勿吗？更何况他已经又看又摸他那亲亲老婆的嫩白膝盖半天了。

　　　“这……”

　　　“有什么问题，你到是说啊？”风少轩现在很急，他的急，不是因为急着想要乐心公主恢复双腿走路，说句心里话，他有时也会觉的，就这样抱着乐心公主一辈子，他也是心甘情愿，他急，是因为有别人的男人分享了他的福利，该死的木枫，他就不能别总是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他的心儿。

　　　“木神医，有会么问题不妨直说。”看也看过了，摸也摸过了，乐心公主不认为自己的这双膝盖还要裸露的必要，示意暗月替自己拿件衣服遮住。

　　　“公主殿下的双腿……”有些话，木枫不好说出口，虽然在场的都是乐心公主亲近和信任的人，但那不代表他对他们都很信任啊。

　　　看着木枫游移的视线，风少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然后对着暗月道，“你先下去，有事我们再唤你进来。”

　　　暗月对于风少轩的话，没有任何的反应，她是暗卫，是皇家的暗卫，她的命是属于乐心公主一个人的，虽然风少轩已经成为了公主殿下的驸马，但她并没有必要听从这个男人的命令。

　　　“你……”对于暗月对自己的无视，风少轩心头火起，刚想要说什么，却被怀中的乐心公主一个示意，顿时什么火气都没有了，这些个暗卫是风少辉的手下，听不听他的命令无所谓，只要乐心公主在他身边就好。

　　　“……”虽然乐心公主安抚了风少轩，确也没有忘记让暗月出去，既然这个木枫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双腿的状况，成全了他也无妨啊。所以她也给了暗月一个眼神，而暗月接收到乐心公主眼睛传来的信息之后，什么也没有说，就默默的消失在了房间里。

　　　第三十六章 水蛭之毒

　　　“好了，你可以说了……”

　　　乐心公主挣开风少轩，自己斜靠在床柱上，支撑着身体，虽然已经睡了一天了，可是新婚之夜，被风少轩榨干的体力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过了，只不过用了一个晚膳，她又有点昏昏欲睡了。

　　　“公主殿下双腿不能行走，是除了被人用针灸封住穴道之外，还被人下了毒……”斟酌再三，木枫还是把自己得出的结论给说了出来，看来身为皇家最为尊贵的凤凰公主，乐心公主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啊。

　　　“什么……”听到木枫的话，乐心公主原本昏昏欲睡的神智，猛然清醒了过来，‘中毒’，怎么可能，她的饮食一向有专人料理，能够很确定是不会有人在其中下毒，那她又怎么会中毒呢？再说了，她的身体一向也没有什么异样啊。“你确定我有中毒？”

　　　说到这里，乐心公主的眼睛已经危险的眯了起来，她不是不相信木枫的医术，而是不相信自己在这皇宫中，竟然还有人敢向自己暗中下黑的，看来，事情也不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啊。

　　　“这个……”木枫对于乐心公主的质疑，感到有些不满，“说是中毒也并不为过，下毒的人，只是想让你的精力和体力逐渐虚弱下去，然后……”

　　　“然后什么……”风少轩听着木枫越讲越严重，不禁脸色更加的难看起来，天啊，他的心儿在宫里到底过着什么日子，竟然还有人敢暗中下毒害她……

　　　“这毒发现了，也就好说了，问题也不算太大，回头我再替公主疏通一下筋脉，只要公主身上的毒解了，双腿自就能够站起来。”木枫的神情很是轻松，估计是因为心中已经有了替乐心公主解毒的腹案。

　　　“你的意思是，我中的毒并不难解？还是……”乐心公主现在的表情，或者说她的思维，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她做监国摄政公主的水准，必竟身关自己的生死，她想大意也不行啊。

　　　“公主殿下中的是一种慢性毒，这种毒，也只有每天不断的持续服用，才会有些效果。”木枫知道这个乐心公主和自己的结拜二弟，不懂的这些医石药理，只能用最浅俗的语言帮他们解释呢，“初时接触之时，可能会让自己的精神焕发，时间越久，精神也就越容易疲累，直到越来越离不开他，精神萎靡而……”

　　　“这……”乐心公主对于木枫的话，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他说的这些状况，她从来没有感受过，唯一对症的就是她这每日越来越精神不震，只是这有可有吗？

　　　“心儿，你有没有……”看着乐心公主的沉思，风少轩也有些紧张，原本以为只是小小的腿疾，没有想到，其中还会有这么多的曲曲折年，看来心儿这个凤凰公主也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我不知道……”乐心公主知道风少轩想要问起什么，可是她真的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是否接接触过木枫所讲的东西，每日要替皇弟打理不少的朝庭政务，已经耗废了她不少的心血，又要跟景亲王的势力明争暗夺，整日里让她疲惫不堪，什么提神的东西没有用过呢。也许，木枫说的，可能也是她用过的一种吧。“这种是什么毒？”虽然心惊，但是乐心公主还是想要问问自己到底中了什么毒。

　　　“这种毒我通常唤他做水蛭。”木枫的脸上也有一丝难看，“虽然不如五石散可以让人上瘾，以至产生幻觉，但是因为服用他的人，是要靠自身精血来提升精神的，所以……”

　　　“哦……”乐心公主听到木枫所讲解自己所中的是何毒药之后，原本紧绷的神经就放松了下来，原来如此啊，她还真以为自己皇宫中的威摄力不够，宫里随便哪只猫猫狗狗都敢向自己伸爪子呢。“原来是这样啊。”

　　　“公主殿下，你……”木枫把‘水蛭’讲解的这么清楚，而乐心公主只是那么淡淡的‘哦’了一声，难不成……

　　　“没什么，你的意思，是要解了这水蛭之毒，我的腿才能站起来吗？”乐心公主把话题岔开，她已经看到了木枫眼中的惊讶，相信他看到自己刚才的反应，恐怕是已经猜到了什么，但是猜到归猜到，她可不想自己一点隐私也没有。

　　　“是……我能解。”木枫的话里透出几分苦涩，虽然他游戏人间已久，但是像乐心公主如此倔强的女子还真是头一次见到。

　　　“既然能解，相信我就能够站起来，是吧。”

　　　“是……”

　　　“好，谢谢。”乐心公主对于此事不想多谈，谨以一句‘谢谢’来表达自己对于此次木枫肯出的相治的感激。

　　　“我先下去配药，公主殿下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正式为你解除水蛭的毒素。”木枫对于乐心公主的这一声‘谢谢’真的很是受用呢，必竟整个金元皇朝能够担得起乐心公主这两个字的，也没有几个人，五根手指就能数得清清楚楚。

　　　“嗯。”乐心公主应了一声，示意她知道了，虽然她是很想站起来，不用再靠轮椅，而是靠自己的双腿走路，但是几个月的时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天，更何况，还是区区的几个时辰而已。

　　　“心儿……”

　　　打发走了木枫，风少轩又瞪了一眼暗月，示意她也可以退下了，才做到床榻之上，一脸怒气的看着乐心公主。

　　　“嗯……”乐心公主没有理会风少轩的怒火，她的心情现在还真是有些复杂呢，虽然打从摔断腿的那一刻起，她无时无刻的不想站起来，可是现在真的有机会再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她却又怕是境花水月一场。

　　　“老二说的那个什么水蛭，你早就知道是不是？”风少轩现在可不想理会乐心公主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复杂，他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关于这个见鬼的什么水蛭，他的心儿是不是早就知道，或者说她根本就是有意识的自己服用的。

　　　“是……”对于这一点，乐心公主无需否认，也没有必要否认，因为那就是事实。

　　　“你疯啦……”听到乐心公主的承认，风少轩更是怒火中烧，“你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整个金元皇朝都握在你的手中，手底下也可以说能人异士无数，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去用那种鬼东西来提神？”

　　　“……”对着风少轩的怒气，乐心公主无言以答 ，难不成要她告诉他，这个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否则的话，她又何必需要靠耗人精血的水蛭来提神，如果不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她需要如此的作贱自己的身体跟性命吗？

　　　“你……”对于乐心公主的不说话，风少轩可以说是非常的生气，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对乐心公主发泄他内心的怒火，只能是冷哼一声，转身冲了出去。

　　　“……”看到风少轩的转身离去，乐心公主只是伸了伸手，想要说些什么，却最终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眼睁睁的看他离去。

　　　“可恶……”

　　　风少轩冲出房间，却又舍不得离开乐心公主太远，只能在院子里生闷气。

　　　“老三……”就在风少轩在院子中的凉亭里生着闷气，又无法发泄的时候，他的两个结拜好兄弟走了过来，当然手里，还提着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酒，那可真是一醉解千愁的必须品呢。

　　　“你们怎么来了？”对于韩诺和木枫的到来，风少轩也只是挑了挑眉头，抢了他们手中的酒壶，直接喝起来。现在的他，急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省得他一时失手，把那个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可恶女人，直接给掐死。

　　　“来看看你，老二说你现在肯定想要喝酒，就顺手给你带过来了。”韩诺手中的酒壶本来就是给风少轩带来的，所以当风少轩出手争吵的时候，他直接就把酒壶给他了。

　　　“老大，老二……”风少轩对于韩诺和木枫此时的兴灾乐祸，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满，“你们早就知道是不是？”

　　　“知道什么？”

　　　“心儿的事情。”风少轩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几句话给挤出来的。

　　　“知道一些，也不是全部。”韩诺的神情很是镇定， 因为刚刚在木枫把乐心公主的状况讲给他听的时候，该惊讶的也已经惊讶过了，说实话，对于乐心公主这倔强的女人，韩诺如木枫一样，还真是有些佩服呢。

　　　“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舍不得对着自己的心儿发脾气，但是对于韩诺和木枫，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你忘了当时你根本不想知道人家的任何消息？”木枫对于风少轩的指责，也感到有些委屈呢，就是因为他，他们木家把所有在外的木氏神医都给招回，就算有乐心公主的任何消息，想要告诉风少轩的时候，也还要对着他的满腔怒火呢。

　　　“我……”对于木枫的指责，风少轩根本是无话可说，必竟木枫说的很是正确呢，他没有想到，当初的一场识会，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不过，好在还有办法可以补救，“木枫，你说你可以救心儿是不是，是不是……”

　　　“是是是……”就算不是因为风少轩的关系，木枫也会替乐心公主医治的，不为别的，就冲乐心公主是真的为黎民百姓着想的好公主，就值得他出手相救。“只要殿下配合我的医治，我就一定能够医好她。”

　　　“好，我保证让心儿好好听话，你一定要让她站起来。”风少轩听到木枫的话，自然也许下了他的承诺，只要乐心公主好好的，让他付出任何的代价他都愿意……

　　　第三十七章 一夜温情

　　　经过跟韩诺和木枫的一番深谈，再加上木枫一再保证，他一定能解了乐心公主的毒，一定能够治好乐心公主的双腿，风少轩才心满意足的回到房间里去睡觉。

　　　一打开房间门，房间里除了乐心公主深沉的呼吸，再没有任何的动静，风少轩不由的放缓了脚步，从韩诺和木枫那里，他还知道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心儿这些年过的有多么的辛苦，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也没有料到，站到整个金元皇朝权力顶峰的乐心公主，竟然会那么的疲累，疲累到需要用那种消耗人的精血的毒药来提升精神，她不知道那除了会让她短命之外，对她没有任何的好处吗？

　　　“回来了。”本来躺在床上假寐的乐心公主，感觉到身边不人，忙慌张的睁开了双眼，当看到风少轩的那一刻，心才放松了下来，只是轻轻的说了一句。

　　　“嗯……”一句短短的问侯，让风少轩的的鼻头有些发酸，不知道是为了乐心公主在这风寨里受的委屈，还是为了乐心公主这几年独自跟景亲王抗衡，必竟在他的印象之中，他的心儿，一直是一个在先皇羽翼下受到庇护的娇弱可人儿，争权夺利根本就不是她所擅长的。

　　　“嗯……”听到风少轩的回应，乐心公主又闭上眼睛，沉沉的睡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风少轩守在她的身边，乐心公主的神经就会很放松，这也是她为什么会一入风寨，就任风少轩为所欲为的原因，否则的话，单凭她在风寨受辱一事，不要说动用官兵了，整个暗卫就会把风少轩的这个风寨给灭了。

　　　看到乐心公主又沉沉睡去，风少轩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的脱掉自己的衣袍，然后再轻轻轻的躺在床上，脱去乐心公主身上碍眼的衣衫，小心翼翼的把她搂入怀中，才沉沉的睡去……

　　　“心儿……”风少轩把着怀中的乐心公主，几乎是一夜没睡，只是就那么贪恋着看着怀中女子的容颜，似乎总也看不够似的，可是他又不敢有任何的动作，他想让他的心儿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他强忍着心中欲念，睁眼到了天亮。

　　　“嗯……”乐心公主被风少轩的细吻给吻醒了，眼开眼睛，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也不过才是蒙蒙亮的样子，不禁皱了皱眉头，轻推着几乎要赖在自己怀中的风少轩。对于他不让自己安眠的举动，可是非常的不满。“这么早把我叫醒做什么……”乐心公主可不认为自己需要早起，去处理那些在宫中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政务，必竟她现在人在风寨，那些个快报奏章一类的东西，想也知道，风少轩是不会让他们出现在自己眼前的。

　　　“醒了……”原本只是想要吻醒自己的睡美人的，可是看着乐心公主那慵懒的风情，风少轩改变主意了，他们本是新婚夫妻，乐心公主一到这风寨之上，他就再也没有忍受过这种情欲的煎熬，昨天晚上一夜的时间，美人在怀，却硬穿什么柳下惠，是这一辈子最傻的事情。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想要把趴在自己身上的风少轩给推下去，难得的睡了一个好觉，偏偏又被风少轩给吵醒了。

　　　“心儿……”风少轩顺着乐心公主的力道，侧躺在她的身边，重重的喘着粗气，让一个男人忍受着情欲的折磨过一晚上，实在是一件太不人道的事情。

　　　“怎么啦……”乐心公主原本昏昏欲睡的神智，在听到风少轩浓重的喘息之后，不禁清醒了过来，并伸出手去探向风少轩的额头，深怕他有个什么不妥。

　　　“我没事……”风少轩任由乐心公主那绵软的小手覆上自己的额头，没有丝毫的挣扎，只不过，他的喘息是越来越浓重了。“就是当了一晚上的柳下惠而已……”

　　　“啐……”听了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低下了头，却恰好看见风少轩胯间突起的小帐篷，忍不住又白了他一眼，不过，对于风少轩昨晚上的体贴，她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察觉的，心里一阵甜蜜。却还是将身子向风少轩凑了过去，只要是风少轩就好，无论他做什么她都不会介意，更何况她还是他新婚的妻子呢。

　　　“心儿……”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风少轩再也控制自己内心的渴望，将乐心公主狠狠的压在自己的身下，什么水蛭，什么腿疾，什么木枫，都被那软玉温香的感觉给踢出了他的脑海……

　　　激情一触即发，可偏偏有人不肯随了风少轩的意思，就在他即将攻城掠地的时候，门外传来‘叩叩’的敲门声。

　　　“谁……”风少轩现在可是有了杀人的欲望，这个扰人好事的人，他最好有很好的理由来替他自己开脱，否则的话， 他可不介意把来人的脖子给扭断。

　　　“大……大……当家的，韩公子和木公子请您……到……大厅去。”听到门里面那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小梅实在有些害怕，不禁有些战战兢兢的回话。

　　　“知道了……”风少轩将自己重重的压在乐心公主那裸露的酥胸上，听到刚刚小梅的话，他才想起，自己今天早上应该做的事情。

　　　“怎么了……”乐心公主听到门上小梅的声音，自然也有些小小羞怯，不过好在那个小梅并没有进来，让她没有处于什么尴尬的境地。“韩诺和木枫找你帮什么？”看看外面的天色，对于一大早就找风少轩的韩诺的木枫，乐心公主还真是有些不太理解呢。

　　　“我昨晚跟老二说，让他今天再帮你看看。”风少轩坐起身来，将乐心公主再抱入怀中，“可能他们也认为这些年对你有愧，想要早点帮你站起来吧。”

　　　“嗯……”听着风少轩的话，乐心公主不置可否，开什么玩笑，风少轩难不成还真当她是当年那个锦衣玉食，什么都不懂的皇家公主吗？以那个韩诺和木枫的脾气，会因为从前的事，对她这凤凰公主感到愧疚，她还真不敢相信呢。

　　　“我们起身，去大厅一趟吧。”风少轩并不知道乐心公主在想些什么，不过，他既然已经决定要把这乐心公主一起带到大厅去，那就一定要替乐心公主先行好好梳洗一下。

　　　“好。”

　　　“老二，心儿的腿到底怎么医治，你想好了没有？”

　　　风少轩推着乐心公主，快步的走到大厅，经过昨夜一夜的时间，风少轩认为这个木枫应该想出办法救治他的心儿了吧。

　　　“公主殿下……”看到乐心公主跟风少轩一同前来，韩诺和木枫不知为何，终于感到松了一口气，可能是因为乐心公主的这个举动，有着跟他们和解的意思吧，必竟他们为了风少轩的事情，一直对这个担当着金元皇朝摄政监国之职的乐心公主假以辞色，现如今，知道是误会一场，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跟乐心公主表达心中的那份歉意，自然是趁着乐心公主腿伤的机会，好好的表示一番了。

　　　“韩大当家，风公子……”对于身为风少轩结拜兄弟的两个人，乐心公主给予了一定的礼遇，但她不是圣人，这几年，两兄弟对她是如何态度，她心里有数，不可能跟他们有多么的亲近，虽然他们救了她的风少轩。

　　　“今日早早的扰了公主殿下的清楚，还望公主海涵。”韩诺对于乐心公主的淡然，并不介意，现在乐心公主的态度，比起当年他和木枫的，已经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老二昨晚跟我商量了一下公主殿下的腿疾，我已经让人把所需要的药材全部取来，希望公主殿下……”

　　　“有劳……”乐心公主猜对了，现在的韩诺和木枫就是在向她示好，只不过，这些她并不十分需要而已，不过，人家既然已经连夜把医治她双腿的药都准备好了，如果她拒绝的话，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

　　　“公主殿下……”木枫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个装着金针的锦袋，示意自己想要替针灸。

　　　“老二，你……”

　　　从迈入大厅开始，风少轩就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只是听着老大韩诺和老二木枫说话，说实话，对于他们如此费心乐心公主的腿疾，风少轩的心里感到很是欣慰，这样的话，他的心儿，是否就不会怪罪老大和老二把自己藏起来的事情了吧。沉忆在自己思絮中的风少轩，直到看到木枫拿着一把金针走向他和乐心公主的时候，才反应过来。那把金针，也太多些了吧，大大小小，也有几十根呢。“你不会打算，把那些东西，都……”

　　　“公主殿下腿部筋脉曾被人以金针相阻，我自然也要用它帮公主殿下疏通筋脉。”木枫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金针，那可是拜托老大帮他寻来的空心金针，比以往的实心的金针银针要好上千倍万倍，想到这里，木枫忍不住又瞪了一眼不识货的风少轩。“公主殿下，只管坐好，我保证针灸结束之后，公主殿下的腿，就会稍微恢复一些知觉。”这是木枫的保守估计，必竟乐心公主的腿，不良于行，也没有多久的时间，唯一的意外，就是她服用水蛭的时间太长了， 让他对于自己的金针之术没有十分的把握。

　　　“嗯……”对于木枫的话，乐心公主除了相信之外，恐怕没有任何的选择。“动手吧……”

　　　第三十八章 良药苦口利于病

　　　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木枫半跪在乐心公主的面前，小心翼翼的在她的腿上，寻找着合适针炙的穴位，虽然裸身针炙效果会更加好一些，但是想也知道，那个占有欲极强的老三，是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老婆被别人看到一丝一毫的。

　　　“喂，你那金针不需要烫烧吗？”看到木枫在自己老婆腿上的不住巡视，就差伸手摸一把了，风少轩忍不住问了一个自己很想问的问题，那就这个该死的老二，他的金针好像不同往日一样，拿蜡烛煅烧啊。

　　　“闭嘴……”听着风少轩的话，木枫的嘴角抽了抽，忍不住狠狠的瞪了一眼，喝斥他闭嘴，不懂就不要再问了， 如果不是为了他的亲亲老婆，他何必如此委屈自己这个林大神医，在听这个一点也不懂医术的人废话。

　　　“……”听到木枫的话，风少轩本来想要驳斥几句，可是一看到，木枫已经全神贯注的开始替乐心公主施针，不由的把吐到嘴边的话，又给吞了下去。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打扰，让木枫分心，从而影响他给乐心公主施针。

　　　“嗯……”从木枫施下第一针的那一刻起，乐心公主就握紧了自己的拳头，不知为何，这木枫施针与太医院里的那些太医们不同，太医们替她施针的时候，总是以轻柔为主，就算腿上有些感觉，也是酥酥麻麻，没有任何的痛感，而这木枫，替她施针的时候，却让她腿部的痛感越来越严重。

　　　“心儿，你怎么了……”风少轩不敢打扰木枫替乐心公主施针，可是看到乐心公主的神情越来直痛苦，让他再也忍不住，他的心儿从小到大一直养尊处优，脸上什么时候会出现过这么痛苦的神情。

　　　“我的腿好痛……”乐心公主终于忍不住痛呼出声。

　　　“老二，你会不会施针啊，心儿说她的腿很痛……”听到乐心公主的痛呼，风少轩也不想的就痛斥木枫。

　　　“别吵……”木枫不敢对乐心公主如何，但是对于风少轩，他可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白了风少轩一眼，才回话道，“腿痛不应该很正常吗？那代表公主殿下的腿开始有知觉了。”说着，木枫终于把手中的金针都扎在了乐心公主的腿上，一时之间，乐心公主的双腿，就像放了两只小金色的小刺猬一样。

　　　“心儿，你刚刚说你的腿很痛……”听到木枫的驳斥，风少轩才回过神来，刚刚心儿说什么，她说她的腿很痛，那不是说她的腿有知觉了？“心儿，你的腿有知觉了？”

　　　“嗯……”因为木枫的金针还留在她的腿上，乐心公主依然感到痛楚，但是这一点小小的痛楚，现在她已经不放在心上了，腿上的那点痛楚，完全抵不过她内心里的喜悦。

　　　“老二，听到没有，心儿说她的腿有知觉了……”风少轩不敢扯动腿上扎满金针的乐心公主，忍不住去扯动在一旁闲闲的木枫，来表达自己的兴奋。

　　　“知道了……”木枫奋力的挣开风少轩的手臂，再一次半跪在乐心公主的身前，小心翼翼的准备替她拔下腿上的金针。必竟那些东西不长时间的留在乐心公主的腿上，否则这次的针炙，可就完全失败了。

　　　“小心一点……”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脸上的痛楚，并没有因为木枫的把金针拔除，而有一丝丝的减少，甚至还有着加剧的现像，忍不住让他更加紧张起来。“老二，你听到没有，我让你小心一点。”

　　　“闭嘴……”木枫对于风少轩，真是忍无可忍，有没有搞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这个结拜兄弟竟然会是一个如此呱噪之人。“没看到我正在忙吗？”

　　　“我的腿还是很痛……”乐心公主一动也不动的任由木枫把插在自己腿上的金针拔光，可是腿上还是感到很痛。

　　　“我知道。”木枫拔完乐心公主腿上的金针，才点了点头。很快的，韩诺就从门外端来一碗汤药，木枫从他手中把汤药接过，“公主殿下，请……”

　　　“这是什么……”乐心公主接过他手中的药碗，闻着那苦涩的药味，她不确定自已能否把它喝得下去。

　　　“这是增补气血的药，里面我还掺杂了一些麻醉的效果，公主殿下的腿，因为筋脉阻塞的缘故，可能还要痛上几天。”说实话，木枫也不喜欢这苦涩的药味，如果不是必然，他也不会开这种药给乐心公主服用，想要乐心公主以快短的时候恢复双腿行走，可是最快也是有效的药。

　　　“心儿，别问了，赶紧喝吧。”对于木枫开出的药，风少轩可是感触良多呀，况且他确信良药苦口利于病，他的心儿吃了木枫亲手调制的汤药，肯定很快就能用双腿走路了。

　　　“……”闻着那苦涩的药味，乐心公主为难的再次将汤药端起，可是还没有送到嘴边，鼻子闻到那呛人的苦药味，就已经有些受不了，这种东西，就算药效再好，让她怎么喝下去啊。

　　　“木枫，你跟我出来一下……”韩诺看着乐心公主对那苦汤药实在难以下咽，自然是心中有些同情，但是说真的，他也无能为力啊，只能给老三风少轩一个安抚的眼神，让他把眼前的事情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搞定，必竟乐心公主是他的老婆啊，至于木枫，他还真有些事情，需要提点他一下。

　　　“好……”听到老大韩诺的话，木枫也不再紧盯着乐心公主，想要看着好是否把他开出的汤药给喝下去，必竟韩诺找他的话，那肯定是有事的。

　　　“老大，什么事？”跟着韩诺走出大厅，木枫有些奇怪的看着韩诺，他们一早都在大厅里等着风少轩和乐心公主，有什么事情，那会儿没有说完，非要等到现在才说。

　　　“刚刚替乐心公主煎药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老四会领一个人前来。”说这话的时候，韩诺还真是有些兴灾乐祸呢，“你应该知道老四会把谁给领来吧？”真是现世报呢，还想要靠这个看老三的热闹，现在恐怕谁也择不干净了。

　　　“天啊……”木枫拍了拍自己的的额头，显然早把这件事情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老大你不说的话，我差点把这事都给忘了。”说着，转身就要离开，看来是想要去安排些什么。

　　　“你想要怎么做？”看热闹是一回事，可是把乐心公主和另外一位贵人，给惹恼了，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说着，韩诺认为自已还是应该把事情给问个清楚，省的到时候，连自己都择不出去了。

　　　“当然是赶紧让人把那位梦萝姑娘给送回去啊。”木枫看着韩诺，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问，至于这个梦萝姑娘，那可是青楼里卖艺不卖身的头号红牌， 当然，也是风少轩这几年的头号红颜知已。就因为如此，木枫才想要人把梦萝给接来，好看看风少轩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这一番风流情史的。

　　　“谁去送……”听着木枫近似白痴的回答，韩诺皱起了眉头，那个梦萝姑娘，身为青楼之中的头号红牌，除了色艺双绝之外，恐怕心机也不小吧，不然的话，又如何能够在青楼楚馆中立足呢，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会让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呢。

　　　“老四把她接来的，自然还是让老四去送吧。”木枫说的很是轻松，他也知道那个梦萝的难缠，但是让他们结拜兄弟中的老四出马，应该也算是给齐了面子吧，如果再不应承的话，那可就是那位梦萝姑娘不识好歹了。

　　　“恐怕公主殿下还等着见老四呢。”韩诺打断了木枫的话，他可没有忘记，这当朝的凤凰公主此次出宫，可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贵人，而那个贵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新加入的结拜兄弟——老四呢。

　　　“这……”听到韩诺的话，木枫还真是有些傻了，如果不是老大提起，他还真把这个‘老四’潜在的身份给忘了，可是，有可能他会是乐心公主要找的人吗？“要不我再另外吩咐人把她给送回去？”

　　　“依梦萝的性子，再加上你让老四告诉她的话，你认为她会乖乖的回去吗？”韩诺对于现在木枫的智商，可是非常的鄙视，事情如果真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解决，他怎么能够坐在这里看热闹呢。“更何况，好像有人给老三准备了一份大礼，连红颜知已的赎身银都给准备好了吧。”

　　　“那要怎么办啊？”木枫现在可真是非常后悔自己这爱玩爱闹的性子了，谁的热闹不好看，偏偏要看老三的热闹，那可是这金元皇朝的未婚驸马，想要看他的热闹，他的这点儿道行，看来还真是不够呢。

　　　“等等看吧。”事不关已，已最好不要关心，否则的话，会惹祸上身呢。

　　　第三十九章 驸马的红颜知已

　　　“公子……”

　　　就在韩诺和木枫站在大厅外面闲聊的时候，韩诺自带的仆人，走到他的跟前，在他耳处低语了几处，才退了下去。

　　　“老大，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木枫可能永远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吧。只是没想到，韩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就那么笑着看稿木枫，把木枫越看心里越毛，老大的神情，越看越向自己看别人好戏的时候，该不会是……

　　　“老大，救救我吧……”木枫承认自己现在有些狼狈了，他可不想刚刚跟乐心公主缓和的有关系，就因为自己的恶作剧给搞砸了。

　　　“我没有办法。”韩诺说的是实话，老二这次把事办的有些太不地道了，不管老三娶的是谁，他把人家从前在青楼里的红颜知已弄来，就已经是很过份了，再说了，他们新任的结拜兄弟很可能是乐心公主在找的皇弟，也就是他们金元皇朝的一国之尊，如果把那个梦萝推到老四身上，恐怕乐心公主会更生气的。所以，现在的他，只能是看热闹。

　　　“老大……”

　　　“叫我也没有用，还是想想办法如何收拴残局吧。”韩诺是绝对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事情，根本就是没事惹上一身骚，还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老大……”

　　　再说大厅内，乐心公主看着那散发着浓重苦味的药汁，迟迟不肯喝下去，只是那么就那么看着。

　　　“心儿，药快凉了，快点儿喝了吧……”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已经瞪着那碗药汁有一段时间了，除了对着那药碗发愁之外，是一口也没有喝下去。

　　　“可是太难闻了……”光是闻着药味，就知道这药汁有多么的苦了，真要喝到嘴里去，那……乐心公主想到此，一张俏脸已经皱在了一起，“肯定会很苦……”

　　　“要是让人知道你这堂堂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凤凰公主，竟然会会怕喝苦药，不知道该做何感想了……”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对着那苦苦的药汁大皱眉头，不禁有些好笑，看来他的心儿一些小习惯还是没有改变多少，虽然已经成为了摄政监国的公主，可是那怕苦的小毛病，恐怕是改不了了。

　　　“真的很苦……”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的一脸不以为然，有些感到不好意思，可是喝吧，这汤药是真的太苦了，不喝吧，还真有些对不住风少轩的两个结拜兄弟，必竟这药虽苦，也是人家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喂，真的很苦啊……”

　　　“唔唔……”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把自己跟前的苦汤药一饮而尽，忙好心的提醒了一句，可是话还没有说完，风少轩就一把抱住乐心公主，将他刚刚喝下的苦药汁，如数的渡到了乐心公主的嘴里，又怕她不肯咽下去，硬是等她把渡过去的苦药汁全吞下去，才松开她娇嫩的双唇，“看，这不就喝下去了。”

　　　“呕……呕……”乐心公主一脸气愤的看着风少轩，那些散发着浓重苦味的药汁，她光闻着就想吐，更何况是喝进嘴里，这样，被风少轩强行渡到嘴里，又怎么能够受得住，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风少轩强行渡到她嘴里的汤药，又全都给吐了出来，

　　　“喝点水儿会好些。”风少轩见乐心公主真的很难受，还把喝下去的药给吐了出来，不禁有些慌了，忙将一旁的茶水给端了过来，让乐心公主漱口。

　　　“这里还有些蜜饯，公主殿下不妨也来一点儿……”韩诺和木枫虽然在大厅外聊着天，可是也分神注意着大厅内的情况，一有不对，两个人就忙冲了进来，没想到却是眼前这么一幅情景。

　　　“老二，药太苦了，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看着乐心公主把蜜饯吃到嘴里，勉强不再干呕的时候，风少轩又一把抓住木枫，刚刚的情况，一次就把他吓得够呛，乐心公主必竟是金枝玉叶，千金贵体，那些个苦苦的药汁，看来是真的不适合她，就算是强行喝下去，也会忍不住吐了出来。

　　　“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

　　　“闭嘴，我只问你，有没有别的办法？”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难受的样子，都快要抓狂了，再听着木枫那刺耳的‘良药苦口’，都快忍不住想要动手修理他了。

　　　“就算有，也要容我想一想啊。”木枫被风少轩快要抓狂的样子给吓着了，结拜兄弟作了十几年，他从来没有见过风少轩的这个样子，那模样，如果他说没有的话，恐怕会直接把他生吞活剥了吧。“临时更改方子，又要跟这副药方一样的快速有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我管你那么多，只要不是那种苦死人的药汤，心儿能够喝得下去，不再吐出来就好。”风少轩扯着木枫的衣襟不放，对于这个男人，他实在是有些不太放心，明明顶着神医的名头，可又偏偏喜欢弄些苦死人的汤药，来折磨他们这些病人，实在是有些不够厚道。

　　　“知道了……”木枫见风少轩终于回复些了理智，没好气的将自己的衣襟从他手中扯回，如果他风少轩不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单凭他抓着自己衣襟这一点，他就可以完全拒绝再医治那个乐心公主。

　　　“老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记说了？”

　　　韩诺不会医人，他的本事，主要是做生意挣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热闹，所以当木枫对着风少轩的拉扯感到不耐烦的时候，坐为众结拜兄弟中的老大，他决定还是提点一下他比较好，不然，等老三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新帐老帐一起算，恐怕老二真会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我……”刚想回一句，‘我忘记什么了’，可是看到韩诺那满脸的笑意，木枫就自动的把吐到嘴边的话，又给咽了回去，他还真没有忘记自己有什么事情没有跟风少轩讲，“那个老三啊……”

　　　“什么事……”风少轩忙着安抚乐心公主，对于木枫的突然改变态度，虽然疑惑，却也没有多想些什么，现在，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他的心儿重要。

　　　“那个老四来了……”

　　　“老四……”风少轩一边安抚着乐心公主，一边听木枫讲话，如果不是他的主动提起，他都差点忘记韩诺和木枫两个人在外面新结拜的兄弟了，“来就来吧，还要让我找人去接？”关于这一点，风少轩可是非常不满意，既然是新结拜的兄弟，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告知他，他的新婚之喜也不见这个新结拜的兄弟露头。

　　　“你去接他……”乐心公主听到韩诺和木枫的话，强忍胸中的不适，看着风少轩，让他去接那个什么‘老四’，她一定要确认一下，被韩诺和木枫救起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皇弟。

　　　“我去……”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有些疑惑，停下拍着乐心公主后背的举动，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不确定的再次询问。

　　　“你去，把他安然带到这里，我想看看他……”乐心公主喝下一口清茶，再次漱了漱口，嘴里那浓重的苦味还是牢牢的粘在她的味蕾上，挥之不去。

　　　“好，我去……”风少轩已经很清楚明白的了解了乐心公主的意思，不过想起那个老四可能的身份，风少轩决定还是听公主老婆的话，亲自去接那个老四上山，要是到了自己的山寨底下，还让人出了什么问题，估计他真的没有办法向乐心公主交代了。

　　　“大当家的，你是亲自来接我的吗？”

　　　风少轩快马到山寨口，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那个所谓的‘老四’，一阵香风扑鼻而来，面前已经站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一身淡红纱衣亭亭玉立的站在他的面前。

　　　“梦萝……”风少轩看清了眼前这个女子，竟然是自己在青楼之中的红颜知已，绯忆楼的头牌梦萝，“你怎么会在这里？”风少轩看着梦萝，心中可是暗暗叫苦，要知道在他误会乐心公主的那段时间，他可是有一段非常荒唐的风月，而梦萝就是那时候结下的红颜知已。可是现如今，他与乐心公主已经冰释前嫌，再加上曾经的往事，也只是一场误会，梦萝这个时候出现，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乐心公主解释她的存在。

　　　“是四公子带我来的。听说您大婚了是吗？”梦萝向‘老四’轻轻的点头示意，在风少轩面前，她多多少少还维持着自己的仪态，虽然出身青楼，但必竟是个头牌，该学的，该会的，她可是一样也不落，这位风大当家的身家虽然比不上那些个捧着金银，围着她的罗裙乱转的纨绔子弟，可胜在人家性情好，又长的英俊啊，才让她一见倾心呢。

　　　“是……”风少轩也不隐瞒，虽然他只是这小小山塞的大当家的，可是在这百里方圆，又能谁不知道他风大当家这号人物呢，他成亲的事情，想必早已经传扬开去了。

　　　“可是……”梦萝听到风大当家亲口承认，一颗芳心几乎是要碎掉了，这几年，除了自己，她从来没有听任何人提起风大当家还有别的红颜知已，她也认为等自己从良的那一天，风大当家肯定是自己的归宿，可是没有想到……

　　　第四十章 结拜四弟？

　　　“你就是老四……”风少轩可没有心思去观察梦萝在想什么，说的难听点，他们一个是恩客，一个青楼妓娘，就算他风少轩这几年除了梦萝，也没有别的女人，也轮不到她将来站到他的身边，不是看不起梦萝的出身，而是因为她的心机太重，如果不是深知她的为人，想必他自己都会被梦萝的表面所蒙蔽。

　　　“是啊……”

　　　“谁让你把梦萝带到这里来的？”风少轩仔细打量着这个所谓的‘老四’，对于他的一身打扮，还真是不敢苟同啊，明明年纪不大，却偏偏留了两撇小八字胡，身上穿着的衣衫还算过得去，最最可笑的还是那手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什么‘铁口直断’一类的话。这么一副可笑的样子，让风少轩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他跟坐在金銮殿上的影子给重叠起来。也许，他不是心儿找的人吧。

　　　“是二哥啊，二哥说要给三哥准备一份大礼，让我把……”

　　　“你叫什么名字？”风少轩打断了‘老四’的话，想也知道，那个木枫是不会告诉他什么好话的。

　　　“不记得了，大哥和二哥都叫我小四，三哥不妨也叫我小四吧……”

　　　“大当家的……”梦萝见风大当家的一直跟这所谓的‘四公子’相谈，把她晾到一边，让梦萝的脸色变的有些难看，只不过，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让她不敢太过放肆。“听闻大当家的新婚之禧，奴家还没有祝贺……”

　　　“进寨吧……”不管他是不是乐心公主要找的人，既然是韩诺和木枫挑选的结拜兄弟，那就有进他的风寨的资格。

　　　“谢谢三哥……”小四听到这位‘三哥’的话，可以说得上是眉开眼笑，原本听他那结拜的大哥和二哥说过，这个三哥可是很难说话的，可这一见面，这不是很好说话啊，而且人看起来，也很豪爽呢。

　　　“大当家，那我呢？”梦萝对于自己一直被忽视，可是非常的不满意呢，怎么说她也是一个美女，就算只是青楼的头牌，也是被众多富家公子追捧的对象啊，她心仪的男人，怎么可以对她视而不见，这让她情何以堪呢。

　　　“一起吧……”就算是恩客与妓娘，可必竟也曾经做过几场露水夫妻，风少轩看了梦萝一眼，终于松口，让她跟着进了风寨，至于她来这里的用途，不用想知道，肯定是老二木枫太闲了，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谢谢大当家。”梦萝终于听到了风少轩的首肯，心里可是非常高兴，据大当家结拜二哥木公子的说法，如果大当家成亲之后，还能让她进风寨，那就代表大当家心里也是有她的存在的。

　　　“殿下，您要不要回大厅去等……”

　　　乐心公主因为听到韩诺和木枫的结拜四弟到来的消息，就把暗中守卫的风少辉和暗月都给唤了出来，虽然这风寨的二当家许东阳也有给她找寻合适的小丫环服侍，可是乐心公主还是只对自己身边的比较放心，就让许东阳安排的小丫环小梅，去照顾她那新上任的公公和婆婆了。

　　　“不用……”乐心公主坐在轮椅上，她现在守在大厅的门口，想要第一时间确认被韩诺和木枫救起的，到底是不是这金元皇朝的九五之尊，自己的皇弟，因此，乐心公主刻意忽略自己双腿膝盖处的隐隐疼痛。

　　　“公主殿下……”韩诺和木枫对于乐心公主的倔强，也是毫无办法，他们自认为跟乐心公主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再加上君臣关系，以及男女之别，他们也不敢强行把乐心公主带回大厅，虽然她是他们结拜兄弟的老婆，但必竟人家的身份实在是太尊贵了些。

　　　“我没事……”对于众人的好意，乐心公主心时自然是十分清楚，可是她现在真的没有什么耐性跟他们周璇，除了急欲确定他们的结拜兄弟是不是自己的皇弟之外，还有就是她刻意忽略的那双隐隐犯疼的双腿，也在啃噬着她的耐性。

　　　“殿下，人来了……”

　　　在这个时刻，跑腿的工作当然是暗月这个级别比龙少辉低的暗卫了，必竟风少辉除了是乐心公主的暗卫首领之外，又多加了一个身份，那就是乐心公主夫婿的弟弟，不论从哪里来算，他的身份都要比暗月高上一些。

　　　“如何……”乐心公主的手指紧紧扣在轮椅上，对暗月即将说出口的答案，既有些期待，又有些害怕，期待他们的结拜兄弟，最好是自己的皇弟，这样她多日来悬着的心，就可以放心，害怕的却是如果那个人不是自己的弟弟，这茫茫人海，她又该如何找出一个九五之尊呢。

　　　“这……”对于主子的问话，暗月还真是有些为难了，她很清楚乐心公主在问些什么，但是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可是说句心里话，刚刚见到的那个人，她真的不是很确定，到底是不是他们金元皇朝的主子。“属下不是很确定……”

　　　“什么叫做不是很确定？”对于暗月的话，乐心公主给惊呆了，不是很确定，那代表什么，他们的那个结拜四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皇弟啊。

　　　“……”对于乐心公主的质询，暗月心里也是暗暗委屈啊，可是她实在是分辨不出来，那个男人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主子啊，虽然容貌有着几分相似，但是那行为举止，也实在是……

　　　“公主殿下不必纠结于此，一会儿老三就把人带到这儿来了，您……”韩诺和木枫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时，忙出来打圆场，虽然他们没有见过皇宫里的皇帝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想也知道，如果老四真有可能是皇宫里的那们的话，那么刚刚这个美丽的女暗卫见到老四的模样，肯定会被吓到的。

　　　“退下吧……”风少辉一直面无表情的守在乐心公主身边，对于暗月的办事不力，自然让他有些感到面上无光，但是韩诺和木枫说得对，一会儿就能见到了，实在无须让公主殿下如此忧心。

　　　“是……”

　　　“心儿……”

　　　风少轩带着小四和梦萝来到大厅，一眼就瞧见乐心公主守着大厅外，似乎是专门在等着他们的到来，这让风少轩原本就有些难看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了。“你怎么待在这里？”说话的时候，风少轩的目光如刀一样，扫过韩诺和木枫，把梦萝叫到风寨的这件事情，他原本就一肚子的火气，现在再加上让乐心公主原本就有些身体不适，而此时竟然到大厅外等候，这让他的不满已经到了极致。木枫这个神医还真是白叫的了，一点儿也不知道为病人着想。

　　　“我没事……”乐心公主向风少轩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仔细打量着被他带上来的这一男一女，那原本因为双腿疼痛而变得有些苍白的脸色，见到这两个人之后，更加的毫无血色

　　　“你过来……”现在乐心公主终于明白为什么暗月会不确定这个男人的身份了，韩诺和木枫这个新结拜的四弟，除了相貌轮廓和自己的皇弟，这当今的九五之尊相似之外，其他的相貌举止，包括穿着打扮，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我……”小四忙着跟韩诺和木枫打招呼，听到这个坐轮椅的女人的呼唤，才转身面向她，“嫂子是在叫我……”

　　　听到他的称呼，乐心公主依旧是一脸狐疑的看着他，这个小子，就连声音也像是她的皇弟，可是这容貌举止……

　　　“你过来……”乐心公主不是很确定，她想把这个小四叫过来，仔细的看看，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皇弟，也许有他的存在，能够让她应付此时景亲王的步步紧逼，必晚皇上离宫数日，音讯全无，群臣之间多有疑惑，着实让她有些疲于应付。

　　　“嗯……”小四脸上疑惑的神情，让乐心公主的心情跌入低谷，也没有心情去追究他刚刚喊自己‘嫂子’的事情。

　　　“呃……”小四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走到这个坐着轮椅的三嫂身边，竟然会被她给伸手扯住手腕，但是看她坐在轮椅之上，又不敢太过用力挣扎，“三嫂，快放开，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边说着，还一边看向脸色铁青的三哥风少轩，真怕他会在盛怒之下，有些什么误会，把自己和这个三嫂暴揍一顿。

　　　“公主……”守立在一旁的风少辉，详细打量了这个小四之后，就在乐心公主松开小四的时候，才在她的耳旁低语了几句。

　　　“你确定……”乐心公主听了风少辉的耳语，面色一喜，不禁又追问了一声。

　　　“这……”

　　　“帮我确认清楚，有什么后果我一力承担……”乐心公主点了点头，自己的皇弟身上有什么特征，她的确是一清二楚，但是刚刚跟这个小四拉扯的时候，她还真没有注意那个小四脖子上有什么印记，可偏偏风少辉注意到了。

　　　“是……”风少辉点了一下头，既然公主殿下发了话，那就算他真对这个小四有什么得罪之处，想必公主殿下也会替他遮挡一二。

　　　第四十一章 失忆皇弟

　　　“喂，你干什么啊……”小四可从来没有想到，到了自家结拜三哥的地盘上，竟然会被人当成小鸡子一样的拎来拎去，不由的大声呼救，“大哥，二哥，快让他放开我啊……”

　　　哪知道不管他怎么求救，韩诺和木枫，包括风少轩在内，都视而不见，任由他这个结拜兄弟被一个冷面的大男人给抓到大厅里去验身。

　　　“心儿……”风少轩看着自己的弟弟把那个小子给扯到大厅里去，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担心，虽然不喜欢那小子的怪里怪样，但万一这个小四真是当今圣上呢，那他弟弟……

　　　“没事，我只是让少辉去确认一下……”乐心公主仿佛知道风少轩想要问些什么似的，只是淡淡的回了他一句，当然，她的眼神也没有忘记淡淡的扫过一直跟在风少轩身边的那个女子一眼，看来，他们的关系匪浅啊。

　　　“那个……”韩诺和木枫有些迟疑的看了一眼梦萝，乐心公主身处土匪寨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传扬出去，必竟有些女人如果疯狂起来的话，那还是很可怕的，“我们在风寨外面捡到小四的时候，他身受重伤，而且也失忆了……”

　　　“失忆……”乐心公主听到这两个字，将目光转向木枫，这里的人，只有他是医术精湛，如果他说是失忆，那就肯定错不了。

　　　“是……”木枫看到乐心公主的目光，点了点头，开始的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那是因为他们捡到的小四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衣衫华贵了一些，但那衣衫的质地，也不像是什么富贵人家穿不起的。

　　　“很好，很好……”听到木枫的话，乐心公主的眼底深处，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单凭木枫的这一句失忆，她就可以想像的出自己的皇弟，到底是吃了多大的苦头，如果不是想要他这个九五之尊的命，又会是什么原因呢，景亲王，看来是不得不除了。

　　　“那……”木枫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乐心公主的身上，也可以发出这么强大的气势，完全不同于他们以往见到的那个一身无害，只是倔强异常的凤凰公主。

　　　“少辉……”乐心公主没有看向木枫，只是向大厅里喊了一声。

　　　韩诺和木枫，包括风少轩和那个梦萝在内，都没有注意风少辉是如何快速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确定……”

　　　“确定……”刚刚风少轩有注意到乐心公主跟这个‘小四’有拉扯的时候，他正好有看到他身上有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的胎记，而乐心公主让风少辉去确定的也就是这个事情。“不过……”

　　　“知道了……”乐心公主听着风少辉在自己耳边的低语，紧紧的闭上自己的眼睛，再深呼吸，她有听到风少辉在讲些什么，但是他的话， 让乐心公主几乎有了杀人的欲望。“立即着手让人处理这个事情，查出是谁动的手，不管是听命于谁，诛九族。”

　　　“是……”风少辉应了一声之后，就转身离去，去安排乐心公主刚刚吩咐的事情，不为了别人，也是为了那个失忆的‘小四’，在他们风家还是金元皇朝的名门望族的时候，在他的哥哥还是凤凰公主未婚夫婿的时候，他跟还是太子的乐轩也算是儿时玩伴。

　　　“大当家的，她……”梦萝身在风月场所多年，但是她还是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气势的女人，就算是男人，也没有给过她那么强烈的震撼。什么样的身份，会直接开口要诛人九族啊。

　　　“我的压寨夫人……”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此时那赅人的气势，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是心痛，单靠身处高位，可并不会拥有如此赅人的气势啊，如果不经历一些磨难，怎么会让一个养尊处忧的公主拥有如此的气势啊。

　　　“心儿……”风少轩走到乐心公主的身边，轻轻的按着她的肩膀，乐心公主才终于反应过来，慢慢的收敛了自己身上的气势，“我没事。”有些事情，乐心公主原本就不想让风少轩知道，再加上现在又有梦萝这么一个外人在场，她就更没有说出来的可能性。

　　　“大哥，二哥，刚刚那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就在所有人都僵在乐心公主那句‘没事’的时候，小四，哦，不，应该是失忆的乐轩从大厅里走了出来，“什么也不说，直接就扯开我的衣领，像是在找些什么？”边说着，乐轩还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领，被那个冷面人一扯，他还得费事再把自己的衣衫给整理一番。

　　　“他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想确认一件事。”乐心公主现在的心静已经平和，当然她的双腿在她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又开始疼了起来，让乐心公主的脸色不是很好看。

　　　“确定什么事啊……”乐轩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刚刚被一个男人直接扯开衣领，让他感觉很是羞辱，但偏偏这个三嫂的话，让他有些感兴趣，难不成，她知道自己的来历？要知道，虽然他被大哥和二哥救起，那两个人对自己的也算不错，可是失忆的感觉总归是不太好啊。

　　　“确定你到底是不是我弟弟……”乐心公主再仔细看了一眼乐轩现在的打扮，心里暗暗摇头叹气，就凭他现在的打扮，有谁能够相信他会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呢。

　　　“那……”乐轩很想问上一句，这个三嫂究竟是不是他的姐姐，必竟结拜兄弟不是自己的血亲，而如果三嫂是自己的的姐姐的话，那……

　　　“你是我的弟弟……”乐心公主看着乐轩，眼里浮起了淡淡的水雾，自己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就是为了找到这个不听话的弟弟，然后再好好修复他一顿的，身为一国之君，不顾自己的身份，执意出宫，不但让自己身处危险之地，还有原本在暗中守护他的暗卫，也是无一生还。

　　　“你是我姐姐……”乐轩看着乐心公主，总觉得这个三嫂有些危险，好似想把自己暴打一顿似的。

　　　“一奶同胞的姐姐……”乐心公主看着乐轩，压抑着自己心底那突然冒起的火气，“你本姓乐，单名一个轩字，是我同父同母的弟弟。”

　　　“乐……”乐轩听着乐心公主的话，再看看他的几人结拜兄弟，从他们的眼神之中，他可以确定，这个三嫂讲的话，应该是能够相信的，“乐，可还是国姓呢……”

　　　“……”对于乐轩最后的这一句话，所有人皆是无语，他们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他的这个‘乐’，可不仅仅是国姓呢，他还是金元皇朝堂堂的九五之尊呢。

　　　“原来姐姐就是大当家夫人啊，我叫梦萝……”看着众人一时无语，见缝插针的梦萝，赶紧到乐心公主面前自我介绍一番，一方面是为了介绍自己，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示威，在她想法之中，自己容貌不比这个瘸腿女人差，身段比也她要好，而最最重要的是，她可是行步婀娜，姿态风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孰胜孰劣。

　　　“……”乐心公主瞄了一眼眼前的这个女人，什么也没有对她说，而是对着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暗月道，“推我进去。”

　　　“是……”暗月听到了乐心公主的吩咐，应了一声，就行动起来，虽然她也不喜欢那个做作的女人，但是公主殿下没有说话，她也不能越俎代庖，直接教训她的不长眼。

　　　“哎……”梦萝没有想到，那个瘸子女人，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禁有些生气，向着风少轩道，“大当家，您看……”

　　　可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风少轩已经看也不看她一眼，随着众人一起到大厅里去了，这个女人，他很清楚她是一个什么角色，现在他已经拥有了心儿，是断断不能再跟她有任何的牵扯。

　　　“大……”梦萝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风大当家会如此的对待自己，在风大当家没有成亲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已是风大当家唯一的红颜知己，将来风寨大当家夫人的宝座也一定会是自己的，可是风大当家的成亲，打碎了她的自以为是，再加上，大当家的结拜兄长替自己从青楼里赎了身，而她也亲眼见到了这个所谓的大当家夫人，她又重新拾起了自己的希望，就算她当不成大当家夫人，可是比起那个瘸子女人，她还是可以当大当家的宠妾啊。

　　　第四十二章 失亿皇弟二

　　　“心儿，你的腿怎么样……”看着乐心公主一直苍白的脸色，风少轩很是心疼，他将乐心公主抱起，放在自己专属的主位上之后，又轻轻的替她揉了起来，希望能够让她的双腿舒服一些。

　　　“没事……”乐心公主努力的想要推开风少轩的碰触，打从她看到那个叫梦萝的女人开始，她就知道这个女人跟风少轩一定有着关系，否则那个韩诺和木枫不会一脸看好戏的模样。

　　　“姐，你的腿……”乐轩失去了自己的记忆，自然也不记得乐心公主的腿是如何受伤的。

　　　“暗月，找人给他换身衣服……”见自己用尽了全力，风少轩还是稳蹲在那里纹丝不动的替自己按摩着，乐心公主心里就带着点点火气，偏偏乐轩此时又想要表现一下手足情爱，凑到乐心公主跟前，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乐心公主看着皇弟身上的布袍，还有那虽然很小却很是碍眼的八字胡，心中就更是来气。

　　　“是……”暗月一直站在乐心公主的身后，对于风少轩的举动，当然是视而不见，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是凤凰公主的驸马，再有什么暖昧的举动，只要公主不发话，她都不能多话的。不过，对于皇上的那身衣服，她可是看着碍眼很久了，既然公主殿下已经发话了，那她就赶紧照办吧。

　　　“我去找几身适合他穿的衣服。”韩诺身为商人，最会是察颜观色，现在的他，很是确定，如果他再不离开这里，很快他就会遭殃的。

　　　“我再去翻翻医书，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止痛方法……”木枫也不笨，老大都想要辙了，他更不会想要留在这里，有时候看热闹也要有个限度，否则就不是看人热闹，而要给人看热闹了。

　　　“带着小四一起去……”不管什么原因，对于自己的皇弟，有这几个人做结拜兄弟，乐心公主心里还是很满意的，抛开风少轩不算，韩诺的财力再加上木枫神医世家的势力，还有她在朝堂之上，呕心沥血这几年辛苦夺回来的势力，对付景亲王，已经成为一件轻松的不能再轻松的事情。

　　　“喂，我不要……”乐轩听他们说要让自己换衣服，忙躲到风少轩的身后，“我将来可是还要靠着这个装扮去过日子的，人家都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没有这两撇胡子，有谁会信我这个半仙的话。三哥，你说是不是……”

　　　“嗯……”做半仙，乐心公主先是狠狠的瞪了风少轩一眼，然后又瞪了乐轩一眼，夸他想得出来，堂堂的一国之君，做什么不好，竟然想做一个招摇撞骗的半仙。

　　　“你姐说得对……”基于梦萝的存在，风少轩决定还是顺着他的亲亲娘子的话比较好，别人还好说，必竟这个小四的身份太过于尊贵，要做个半仙，实在是……

　　　“三哥……”

　　　“你们还不快去……”

　　　“大当家……”

　　　终于清场了，现在在大厅里的，也就只有乐心公主和风少轩，以及赖在原地不想离开的梦萝了。

　　　“说说吧，你们什么关系……”眼前这个女人，虽然是跟着乐轩来的，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她是冲着风少轩来的，虽然风少轩对她不理不睬，但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心儿……”风少轩停止了替乐心公主按摩的双腿，“不管我从前跟她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是你的相公，你是我的妻子，我以后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那就是以前有做过……”乐心公主可没有遗漏风少轩话里的破绽，虽然心里很是生气，但是语气仍是淡淡的，望向梦萝道，“你是什么人，跟他有什么关系……”

　　　“大夫人，奴家梦萝，曾是绯忆楼的头牌，现在已经赎身，被木二爷送给了大当家，做您二位的新婚贺礼。”梦萝也算是看出来了，曾经跟风大当家在一起，天不怕地不怕的韩诺韩大爷和木枫木二爷，对于风大当家的这位新婚夫人，还是有些畏惧的，因此，她倒是乖乖的实话实说，以期给这位瘸子大夫人留个好印象，把她留下来侍候风大当家的更好。

　　　“大当家的常去绯忆楼……”‘绯忆楼’一听这名字，乐心公主如果还听不出他是一个风月场所，那她也就不配称之为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了。

　　　“心儿……”说句老实话，风少轩实在是不想让乐心公主知道自己那段荒唐的过去，必竟他跟乐心公主只是误会一场，她还是他最爱的女人。

　　　“也不算常去，每隔一段时间，大当家总会去上一趟……”说着，梦萝的脸上难得了出现象一丝绯色，因为风大当家到了绯忆楼，点的肯定是梦萝的牌。

　　　“很好，我知道了……”

　　　“心儿，我……”

　　　“啪……”乐心公主可不想听风少轩解释什么，身处高位这几年，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她还是听得出来的，现在的她，确信这个叫做梦萝的女人，说的是实话。一个耳光打向风少轩，“不要碰我……”

　　　不过不管梦萝说的是不是实话，风少轩到底有没有跟这个女人有染，乐心公主都敢肯定，他的身边肯定不只这个梦萝一个女人，但是这一切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梦萝的出身，她堂堂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竟然要堕落到要跟一个青楼女子争夺男人，那这个男人，她还不如不要。

　　　“心儿，你先听我说……”乐心公主的那一记耳光，只是把风少轩的脸打到歪向一边，除了那红红的掌印之个，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出去……”乐心公主现在不想听风少轩讲任何的话，就连发现自己的皇弟失踪，她都没有如此的生气过，可是对于他的背叛，不管是什么原因，她都没有办法原谅。

　　　“心儿……”

　　　“来人……”

　　　风少轩将乐心公主强行抱在怀中，却又怕她的激烈情绪会伤到自己，乐心公主可不管他这一套，对着门口大声的呼唤自己的暗卫。

　　　“殿下……”进来的几个暗卫都是暗中保护乐心公主的人，风少辉去执行乐心公主下达的任务去了，暗月又去替她的皇弟换上合适的衣衫，只剩下一些普通的暗卫守在她的身边。“把他给我拉开。”

　　　“这……”虽然这些个暗卫不露面，一直在暗中守护着他们的公主殿下，可是这个风寨大当家是公主殿下新婚的夫婿，这件事情，他们还是很清楚的。现在公主殿下是气极了，才会让他们动手，可是如果过后……

　　　“还不动手……”乐心公主瞪了一眼自己的暗卫，生气他们的迟钝，没有看到她现在不想让眼前的这个男人抱在怀中吗？

　　　“是……”暗卫们听到乐心公主的训斥，忙又应了一声，就要起身。

　　　“不用了……”风少轩现在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女人气急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错的，有什么事情，不妨等她冷静下来再做解释。松开了强行抱住乐心公主的手臂，风少轩决定先去处理给他惹来麻烦的两个人，再来跟他的心儿好好谈谈，最好能得到她的谅解。“保护好她，我先出去了……”

　　　“是……”几个暗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一齐低头，听从了风少轩的命令。

　　　“梦萝，你跟我出来……”既然跟乐心公主说不通，那么对着梦萝，总能说得通吧。

　　　“是，大当家……”梦萝已经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住了，这个瘸子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只是叫了一声，就来了这几个黑衣人，再加上大当家挨了一巴掌之后，竟然一声都不吭，这说明什么……

　　　“老三，你……”

　　　众人给乐轩换好衣服，都站在门外，不敢惊动里面的人，直到乐心公主给了风少轩一记耳光，而风少轩又当着众人的面，把那个梦萝从大厅里给拉了出来，一时之间，所有的人都误会了，“老三，你疯了……”

　　　“你才疯了……”风少轩一把将梦萝推到木枫的怀里，当然，他还顺手把他手里的汤碗给抢了过来，不用想也知道，那是给乐心公主准备的，“你是诚心想要找我的麻烦是不是？”

　　　“呃……”听着风少轩的话，木枫唯一的反应，就是梦萝这个笨女人，肯定是把什么话都说了，是谁说在青楼楚馆中，当家红牌肯定是心机深沉的，怎么才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就把自己给供出来了。

　　　“她交给你处理……”风少轩不理木枫的抗议，刚要准备端着木枫新准备的汤药再次进大厅的时候，却又停下了脚步，“有没有蜜饯？”

　　　“呃……”

　　　“我这里有……”就在木枫被风少轩给刺激的无话可说的时候，刚被强行换了一副装扮的乐轩站了出来，“我这里还有些蜜贱，三哥，是不是我姐吃药怕苦啊……”

　　　“给我就好……”风少轩现在可是一点儿跟他们调笑的心情都没有，充分的发挥了他的职业本色，将乐轩刚刚从口袋里掏出来的蜜饯给抢了过来，刚又准备再次进入大要的时候，风少轩又停下了脚步，看到众人紧跟在他的身后，他脸上又有些不悦，“你们都没有事情干了吗？”

　　　“嘿嘿……”

　　　第四十三章 恼怨

　　　“老大，你有没有看到，老三左半边脸好像……”推开撞到自己身上的梦萝，木枫将目光看向了韩诺，刚才见到老三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因为他那左半脸上好像有些不太正常的红晕，就像是……就像是……

　　　“二爷，大当家的被他的夫人狠狠的打了一记耳光，他竟然……”梦萝到现在还有些惊魂未定，但是她已经能够分清楚了，现在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必竟‘瘸子女人’只能在心里骂骂，当着别人的面，她还是保有一定的矜持的好。

　　　“打了一耳光……”听到梦萝的话，木枫咽了一下口水，这下子乐子可大了，单凭那一具耳光，老三也不会饶了他，他要被别人看热闹了，“老大……”没有办法，木枫只能找韩诺想办法，谁让他是他们结拜兄弟中的老大呢。

　　　“我没有办法……”韩诺虽然当初也有跟木枫一样的心思，所以才会任由他交这个梦萝赎身带到风寨，可是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老三的新娘竟然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老二的这个开玩笑的举动，可是实实在在的给老三出了一个大难题啊。

　　　“老四……”没有办法，既然老大都没有了主意，木枫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新结拜的四弟身上，虽然他已经失去了记忆，不记得自己是一国之君，可是也必竟是乐心公主最疼的弟弟啊，将来乐心公主翻起旧帐来，还希望这个四弟可以帮忙说说情呢。

　　　“木公子，自己的事情请自己解决。”暗月前进一步，护在了乐轩的跟前，公主的脾气她身为贴身暗卫，还是很清楚的，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皇上也卷入其中，否则的话，公主可能会更生气。

　　　“船到桥头自然直……”韩诺拍了拍木枫的肩膀，以示安慰，现在乐心公主不是还没有翻旧帐吗，不必要太紧张。

　　　“出去……”

　　　乐心公主现在可以说是很生气，也很伤心，再加上膝盖处，时不时的隐隐疼痛，让她的心情算是差到了极点，本来独自生闷气的她，在看到风少轩又一次走进大厅之后，终于又忍不住出声了，甚至还将自己身边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向风少轩丢去。她现在就是不想要见他。

　　　“喝下去……”风少轩原本打算好好的跟乐心公主再解释的，可是见到她的举动，让他既是无奈，确也隐隐有些生气，不过是跟人逢场作戏而已，至于这么生气吗？再者说了，那个时候，他以为自己的家人都已经死了，跟乐心公主之间，除了怨恨，根本没有想过其它的啊。

　　　“出去……”乐心公主生气的很着风少轩，他仗着自己会武功，避开了所有丢向他的东西之后，来到了她跟前，竟然是想要让她喝那些苦苦的汤药，“我不喝……”

　　　“你……”

　　　“你们都傻了，把他给我轰出去……”乐心公主怒视着风少轩，吩咐守在自己身边的暗卫把他给赶出去，对于他端过来的汤药，她更不可能喝下去。

　　　“是……”暗卫们见公主殿下如此生气，自然也不敢再袖手旁观，听从她的吩咐，准备以武力赶人。

　　　“你……”

　　　乐心公主快要气疯了，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手下的暗卫竟然会如此的无用，不过短短的时候，竟然就被风少轩一个人给全数制住了，虽然没有丢到外面去，可也让她感到大大的丢了颜面。

　　　“喝药……”风少轩之所以没有把那些个暗卫给丢出去，是因为刚刚打斗的过程中，他明明白白的感觉到了这些人的放水，心里自然也是领了这份人情，所以对着乐心公主的时候，口气也就不再那么冲，“把药喝了，你的腿才会好，我拿了一些蜜饯过来，喝完药就可以吃了……”

　　　风少轩轻声细语的哄着乐心公主，乐心公主除了怒容满面之外，现在是什么也做不了，风少辉被她给派走了，暗月刚刚也被派去侍候皇弟更衣去了，可是就算暗月在她身边，也不是风少轩的对手啊。

　　　乐心公主很不想配合风少轩的话，把那碗汤药给喝掉，可是风少轩也很固执，为了乐心公主的双腿，他现在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他可不想看到，他的心儿因为跟他赌气，而耽误自己的双腿人恢复，“心儿，是你喝还是我喂你喝……”

　　　“你……”

　　　“你选吧……”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的怒气，突然发现，现在的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虽然现在时机不对，可风少轩还是想要逗逗她，“或许你更想让我喂你……”

　　　“哼……”既然躲不掉，乐心公主恨恨的接过风少轩手中的汤碗，闻到那特有的药味，她的眉头还是不经意的皱了一下，可是又经不起风少轩的言语上的刺激，闭上眼睛，憋住呼吸，一口气喝了下去。“咳咳……咳……”

　　　“小心一点儿……”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风少轩很是无良的笑了，虽然没有占到乐心公主的便宜，但是只要她把汤药喝下去就好，这样的话，不出几天，他的心儿就又能够站起来，用自己的双腿走路了。

　　　“给我……”满嘴里都是那浓重的药苦味，乐心公主并不觉得这一碗比她那会儿吐出来的那一碗好喝多少，现在只不过是强忍着不吐出来罢了。

　　　“什么……”风少轩替乐心公主拍着后背，有些不明白乐心公主伸出手，想向他要些什么。

　　　“蜜饯，你刚刚说有的。”乐心公主瞪了风少轩一眼。

　　　“给……”风少轩总算是明白了乐心公主想要些什么，忙将那时候因为跟暗卫争斗，而放入怀中的蜜饯取出，递给了乐心公主，乐心公主接过蜜饯，瞪了风少轩一眼之后，只是默默的把蜜饯放进嘴里，什么也不说。

　　　“你可以出去了……”乐心公主喝过了苦药汁，也吃过了蜜饯，又开口让风少轩出去，风少轩听到乐心公主的话，脸色立即变了。“你……”

　　　“大哥，你就先出去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少辉从外面晃了进来，出手放开了被点住的那几个暗卫，让他们出去，然后站在了乐心公主身后，示意风少轩，让他先出去，以乐心公主现在的脾气，不管风少轩现在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除非她自己能够想通，否则的话，事情会很难办的。

　　　“你……”对于风少辉的出现，不仅是乐心公主，就算是风少轩，见到风少辉的突然出现，也有些惊讶。乐心公主那会儿下的命令，刚刚下的命令，他还算是没有忘记，以为这次的任务，怎么也需要风少轩亲自去执行，哪时想到，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又回来了。

　　　“京都有变化，父亲带母亲回京都了，顺便会帮着处理一下那些人。”风少辉没有将目光望向自己的的兄长，只是向着乐心公主解释道，“父亲临走时告诉我，天地君亲师，他只占了最末的师，而公主殿下占的是个君字，有些事情，请公主殿下自己解决。”

　　　“……”对于风少辉的带话，乐心公主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她的师傅加公公这么说了，那么肯定有他的道理。“知道了，京都现在有什么消息传来……”话虽是这么说，但是乐心公主可不认为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会让自己的师傅亲自去处理，否则的话，这几年她的呕血沥血，不就白白付出了吗？

　　　“传言漠北王进京，欲向我凤凰公主求亲……”风少辉讲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却看向了自己的大哥，不管什么原因，男尊女卑是金元皇朝几千年的传统，乐心公主如果不是身份尊贵至极，又怎么能代替幼弟执政这许多年，如今公主殿下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各方豪杰前来求亲，也算是说得过去。

　　　“漠北王年年来求，师傅何必如此忧心……”对于风少辉讲的事情，乐心公主不以为然，打从她刚刚及笄开始，各国使节就年年来求亲，不过，那时她与风少轩有着婚约，他的父皇也不想爱女远嫁，自然也乐得用她的婚约来婉拒各方使臣，不过，现在……

　　　“殿下似乎忘了五年之约了……”风少辉提醒着她，当初风少轩失踪之时，风家遭到大难，再加上先皇当是病体沉疴，乐心公主才与各方来使，定下了五年之约。

　　　“那又如何……”对此乐心公主毫不介意，当时的五年之约，不这是缓兵之计，现如今，她虽然不能完全掌控金元皇朝的朝政，但好歹也是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如果她不能在金元招一个如意驸马，反而远嫁他国和亲，那对整个金元皇朝将是最大的污辱。

　　　“父亲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回去安排布局了，必竟……”

　　　“我明白了……”乐心公主打断了风少辉的话，对于他所说的话，乐心公主很是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事到临头，总会有办法可想……”

　　　“是……”

　　　第四十四章 恼怨二

　　　“心儿，你们在说些什么……”对于乐心公主和风少辉所讲的话，风少轩似懂非懂，却又有些不太明白，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妙，很不妙。“什么人在向你求亲？”

　　　“……”对于风少轩的质询，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告诉他，“少辉，送我回房间，我想休息。”

　　　“是……”风少辉点了点头，将乐心公主轻轻抱起，放在轮椅之上，这整个金元皇朝，在乐心公主的双腿受伤之后，唯一能碰触她的，除了身边的那些个侍女，也就只有风少辉有这个荣幸将乐心公主拦腰抱起，当然，风少轩算是例外，谁让他是乐心公主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婿呢。

　　　“不用麻烦你，我会送心儿回房间休息的。”看着自己的弟弟毫无顾忌的将自己的老婆拦腰抱起，放在轮椅上，风少轩的眼睛都红了，将自己的弟弟推到一边，他会自己将他的心儿推回房间的，不用他来献殷勤。

　　　“少辉，帮我推着。”乐心公主可不会理会风少轩现在的脸色如何，只是淡淡的向风少辉吩咐着，必竟现在风少辉还是皇家的暗卫统领，她这个凤凰公主还是他的主子。

　　　“是……”对于乐心公主的要求，风少辉突然觉得有些头大，只能无奈的看自己的兄长一眼，希望他能主动让贤，必竟乐心公主已经下了明令，如果他的兄长不让开的话，风少辉也只好以武力来抢夺了。“老大……”

　　　“少辉，你先出去……”风少轩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对于他的立场，他可以理解，但是法理不外乎人情，现在是他们两夫妻的事情，他这个暗卫统领，实在没有必要插手。

　　　“寒夜……”乐心公主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一声厉喝，她叫住了欲向门外走去的风少辉，凭乐心公主现在的身份地位，已经没有人敢如此明张目胆违抗她的命令了，而这个风少辉，竟然敢无视她的命令，这让她更加的怒不可遏。

　　　“公主……”听到乐心公主喊了自己在暗卫的名字，风少辉心里就‘咯登’一声，暗道坏了，看来公主殿下是真的生气了。快速的转过身，风少辉单膝跪在乐心公主的跟前。

　　　“我让你推我回去，我要休息一下。”乐心公主瞪着跪在自己跟前的风少辉，一字一顿的说着，似乎生怕风少辉听不懂她是什么意思是的。

　　　“是……”

　　　风少轩看着自己的弟弟，脸色变得很臭，也不好再强硬着一定要亲自推乐心公主回房间休息，必竟乐心公主对于他的违令，已经很是不悦了，再说了，公主殿下要回房间休息，也是回他的院子里去休息，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争论到底谁替她推轮椅。

　　　“大当家的……”

　　　梦萝一直想再进到大厅里去，可是不知为何，韩诺和木枫就是以各种的借口，不让她再进去，再加上韩诺和木枫的身份地位，一时这间，让梦萝也不敢太过放肆，必竟她这自由身子，还是他们二位结赎出来的。见到那个冷面的男人，推大当家夫人出来，梦萝可是毫不在意，紧跟着当风少轩一脸臭臭的表情从门里走出来的时候，梦萝就赶忙迎了上去。

　　　不用看也知道，那个唤做‘梦萝’的女人几乎要巴到风少轩身上了，乐心公主心里更是郁闷不已，当着这么许多人的面，她更不好直接发作，必竟堂堂的一国公主，跟一个青楼女子抢男人，传出去，这金元皇朝的颜面是不用要了。“我们走……”

　　　“是……”

　　　“三嫂……呃，姐……”一旁本来也有些情绪不满的乐轩，看到自己的姐姐被人从房间里出来，忙想要冲上前去，想要说些什么，没有想到的是，乐心公主只是看了他一眼，又低声对着风少辉说了几句。

　　　“是……”风少辉听着乐心公主的话，心里可是毫不奇怪，必竟这几年，他也是如此陪着乐心公主走来的，自然对他们这对姐弟这些年经历的风风雨雨知之甚深。

　　　“暗月，你去送小姐回房间去休息。”风少辉走到暗月的身边，这个丫头枉为他的副统领，竟然敢在乐心公主身边耍滑头，如果不是乐心公主一向心慈，单凭她不作为，风少辉就完完全全有可能好好的惩戒她一番。

　　　“是……”接触到风少辉的目光，暗月才突然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只能乖乖的点头，到乐心公主身边侍侯着，她是暗卫不假，但首先是皇家的奴才，公主殿下身边没有贴身侍女，有些事情只能她来做，而她，偏偏给忘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暗月尽量的慢慢把乐心公主的轮椅推得又平又稳，别人也许不清楚，但是她自己很明白，自己的这个举动，不过是想暗暗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已。

　　　“暗月，你下去吧，我想休息一会儿……”

　　　当暗月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乐心公主也躺到床上休息的时候，乐心公主终于开口说话了，原本她这几天就很累，又没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加上今日见到了自己的皇弟，以及还有一个出乎自己意料的跟风少轩有瓜扯的人，让乐心公主更加觉得自己疲惫不堪，还有那苦涩的药汁，让乐心公主就想这么睡下去，永远都不要面对这些事情。

　　　“是……”暗月听到乐心公主的吩咐，应该一声，就准备下去，当然，这所谓的下去，不过是换另个一个地方替乐心公主执岗而已。

　　　“告诉寒夜，让他把这几天外面的消息整理一下，等我醒来拿来给我观阅。”乐心公主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又说了一句。既然跟风少轩闹得有些僵，乐心公主心里烦燥，心想还不如处理一下朝政上的事情，好让自己忙碌一些，不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是……”

　　　“梦萝，放开。”

　　　本想跟着乐心公主一起回卧室的风少轩，被梦萝像一只八爪章鱼一样给缠住了，一时之间没能挣开，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乐心公主被那个唤作暗月的女人给推得远去。

　　　“大当家的，梦萝好想你。”梦萝硬将自己的螓首挤入风少轩的怀中，她虽然不清楚这风大当家的跟他的新婚夫人在闹些什么别扭，但是她心里清楚，现在正是她介入两人之间的好时候。

　　　“梦萝，放开……”软玉温香在怀，风少轩可是一点儿也不为之所动，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快点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好好的跟他的心儿解释一番。

　　　“大当家……”梦萝已经打定主意，要死缠住风大当家的，现在正赶上新婚的小两口闹矛盾，她又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呢。“大当家，梦萝好想你，你好久没有去看梦萝了。”

　　　“老二……”眼见挣不开梦萝的纠缠，不能跟乐心公主去解释，再看到自己的几个结拜兄弟一脸看戏的样子，让风少轩不得不怒吼出声，韩诺和木枫他们，摆明了就是在看热闹啊。“从哪把她带来的，你还把她带哪去。”风少轩一把把几乎挂在自己身上的梦萝给扯了下来，虽然要将她送回原来的地方，有失厚道，但是因为她，让自己和心儿有了隔阂，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大当家的……”风少轩的话，把正陷入美梦中的梦萝给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松开了风少轩，“你怎么……”

　　　“老二，你自己看着办……”风少轩看也不看梦萝一眼，只是狠狠的瞪了一眼木枫之后，就快步离去，他现在没有功夫跟木枫算帐，唯今之际，最为重要的就是赶快安抚好心儿的情绪。

　　　“老三，等一等……”

　　　就在风少轩准备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小院中的时候，韩诺开口叫住了他，“有些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你随我来……”说着，韩诺迈步又走进了大厅，刚刚在风少轩跟梦萝牵扯不清的时候，他的随从悄悄的把风寨外的消息低语在他耳边，让他不得不要提醒风少轩一番。

　　　“老大，能不能改天……”对于韩诺要跟自己商量的事情，风少轩可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再者说了，他现在还有很着急的事情要处理，实在没有什么闲空跟韩老大商量什么事情。

　　　“你别后悔就行……”听到风少轩的话，韩诺停住了自己的脚步，这个风寨，只是老三一个人的心血，早初他和木枫就不同意他当什么土匪，做什么山大王，可是风少轩偏偏不听，硬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这绿林之中，闯下了名声。

　　　“呃……”风少轩听到韩诺的话，还真是无奈，当老大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代表事情真的有些大条了，他还是听一听的比较好，想到这里，风少轩又乖乖的走回了大厅，反正乐心公主现在睡在他的房间里，也有暗月保护着，他实在是无须太过担心她的安全，只要好好想一想该如何安抚她的情绪就好。

　　　第四十五章 官兵搜山

　　　“什么……”听到韩诺的话，风少轩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不过是短短几天没有收到外面的消息，没有想到，就已经变天了。“官府四处搜风寨的位置做什么？”

　　　“不知道。”韩诺摇了摇头，这事情也是今天才刚刚传出来的，可究竟是为了什么，官府会如此的大肆宣张，他还真不知道。“你想，会不会是为了乐心公主的事情……”这一点儿可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不是老三成亲之日，他们有见到风伯父一家，恐怕现在还对乐心公主有着深深的误解呢。

　　　“也有可能……”说到这个事情，风少轩的脸色泛起了可疑的红色，他可没有忘记当时是如何把乐心公主给‘接’到风寨里的，除了身边的几个好手之外，也没少向韩诺老大借人，才能顺利把心儿给劫到风寨。

　　　“到底怎么回事……”木枫虽然对风少轩劫道抢人一事略有耳闻，可是一直没有相信，必竟在他的眼中，风少轩还不是那么一个不知道轻重的人，要知道，他们打劫可不是普通人，那可是皇族，整个金元上上下下，也找不出几个人有胆子敢光天化日之下，对着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打劫。也许是因为走的太近吧，他恰恰把自己的这个结拜三弟给忘了，他可真是有着通天胆子的人呢。这不，抢回来的人质还在他的房间里睡着呢。

　　　“老三，我会让人再仔细查探一番，另外，你跟……”韩诺嘴里说着话，眼睛也细细的盯着风少轩，乐心公主必竟是这金元皇朝的掌权人，有时候，她一句话，比风少轩说上一百句话都管用，尤其是对于这整个风寨的老老小小们来说。

　　　“我明白……”风少轩点了点头，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现在心儿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就算他们之间有着多少误会，就算心儿不原谅他早年的荒唐，她乐心儿也还是他的妻子，是他风寨的压寨夫人。“有些事情，我会跟心儿解释清楚的，只是……”

　　　风少轩有些迟疑的看着梦萝，现在的梦萝并没有缠里风少轩，而是仔细听着这几个男人的话，猜测着那个瘸子女人的身份，所以，一时之间，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话题已经从那个瘸子女人身上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她的事情，我们会好好处理的，你只要专心跟你的妻子解释就好……”韩诺明白风少轩的迟疑，替他把这个烫手山芋给揽了下来，必竟人是他们弄上来的，自然也要由他们弄下去，不过，这个他们，可不包括他韩诺在内，必竟要看老三热闹的可是木枫，呆会儿，这件事情，还是让他去办好了。

　　　“谢了，老大……”

　　　“公主殿下有令，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当风少轩兴冲冲的把所有人都留在大厅，准备向乐心公主好好的解释一番的时候，就被守在门口的暗月给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我也不行……”风少轩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暗色衣服的女人，脸色臭的难看，如果不是因为他跟他的心儿有些误会，需要解释好好的解释一番，现在实在是不宜再多生事端，他一定会好把眼前这个总是穿着暗色衣服的女人，好好的修理一番。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好狗不挡道。’

　　　“大当家的心知肚明，又何必为难于我……”暗月面无表情，只是向着风少轩陈述一个事实，虽然公主殿下已经嫁他为妻，但是公主殿下也没有下令，让他们这些暗卫改口唤这位风大当家的一声‘驸马爷’，是以，暗月还不曾承认风少轩是自己的主子。

　　　“你……”风少轩对于暗月的死脑筋，很是生气，但偏偏又不好发作，必竟除了这个暗月是个女人之外，真要争斗起来，闹出什么动静，吵到了心儿，他岂不是罪加一等。

　　　“大当家的，请吧……”暗月微微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风少轩最好离开这个院子，另寻其他的地方去休息，既然公主殿下不想见到他，那他最好就不要出现在公主殿下的面前。

　　　“暗月，让他进去……”

　　　就在风少轩准备武力相向的时候，风少辉又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了风少轩的背后，“有些事情，不是咱们能够掺与的……”

　　　“可是……”暗月听了自己统领的话，还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风少辉摇了摇头，挥手制止了她未能开口说出的话，“他不会伤害公主的，下去吧。”

　　　“是……”

　　　看着暗月渐渐消失的身影，风少轩感激的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谢谢……”

　　　“先不用谢我，如果公主殿下原谅不了你，我也没有办法。”风少辉说是帮风少轩，不如说是看戏的成份比较多，必竟身为乐心公主多年的暗卫，他还是很清楚乐心公主的脾气的。这一次的事情，虽然他早先替他这位亲亲大哥给瞒下来，可是纸总归是包不住火的，这不是没有多久，就被他的结拜兄弟给捅破了。

　　　“我知道。”对于乐心公主的脾气，风少轩还有有所了解的，必竟她曾经是他的未婚妻，现在都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能够解决的。

　　　“但愿吧……”风少辉对自己的亲哥哥，淡淡的一笑，转身走出了他的小院，有些事情，可不单单是知道，就能够解决的，不过，他还是在心底祝哥哥的好运……

　　　“心儿……”风少轩总算是进了自己的房间，可是看到沉沉入睡的乐心公主，让他原本因为终于能够进房间而雀跃的心，又沉了下来，他有看到乐心公主的眼角处，有着一滴晶莹的水珠，或者说不是水珠，而是她的眼泪，他让他的心儿伤心了。

　　　坐在乐心公主床边，风少轩伸出的，轻轻的擦去乐心公主眼角的那滴残泪，他从来没有想过，有别人女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他的心儿会如此的伤心，就算是在睡梦之中，也会有悲伤的眼泪流下。

　　　“谁……”感觉到自己身边有人存在，乐心公主睁开了眼睛。

　　　“心儿……”看到乐心公主睁开眼睛，风少轩把她抱起，放进了自己怀里，轻轻道，“心儿，别生我气，好不好……”

　　　“我没有生气。”乐心公主知道自己根本挣不开风少轩的怀抱，索性也不去挣扎，没想到就是她的不作为，竟然还给了这个该死的土匪头子鼓励，让他得寸进尺他，还抱着自己一起躺了下来。

　　　“我也累了，陪我躺一会儿……”

　　　“大当家的……”

　　　一夜相安无事，到了清早，丫头小梅又在门口开始呼唤，韩诺和木枫有什么事情，还是习惯让小梅这个所谓的贴身丫环来通知风少轩，当然，他们也可以让自己的随从去，只不过，人家乐心公主的暗卫会在他们接近老三院落时的三丈以内，直接把人给丢出去。

　　　“什么事……”风少轩听到小梅的呼唤，睁开了双眼，看着乐心公主还在沉睡，是以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手臂从她的颈下抽出，打开门，才问道，“有什么事啊……”

　　　“韩大爷和风二爷找您，让您早点过去。”

　　　“知道了……”风少轩点了点头，示意小梅先行离去，不过，他的心里，对于这两个结拜兄弟可是越来越不满，他们肯定是故意的，明知道大清早他肯定会跟心儿纠缠一起，却偏偏喜欢大清早的就来吵人。

　　　“呃……”小梅看了一眼风少轩，没有听他的话，直接离去，反而看着他，似乎还有些话没有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还有什么事……？”风少轩当然有留意到小梅的异样，本来不想理会的，可是小丫头，欲言又止，一张小脸给憋的通红，让他忍不住心软，开口问了一句。

　　　“没有……呃……有……”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风少轩很是奇怪，风寨的民风一向淳朴，而他对寨子里的众人，一向又是有求必应，这个小丫头又有什么事情，不好开口呢。

　　　“是，是四公子……”

　　　“四公子怎么了？”听着小梅的吞吞吐吐，风少轩真是有些着急，别人还好说，就算是韩诺和木枫在风寨出了什么问题，也无所谓，可关键是这老四，也就是他们新结拜的四弟，那可是乐心公主的亲亲皇弟，真正的身份是这金元的天子，他要是在这风寨里出了什么事情，他的心儿还不把他给生吞活剥了呀。

　　　“不是……是……”小梅很想把话给说清楚，但是越是着急就越是说不清楚，急得小丫头差点没有把眼泪流下来。

　　　“是什么……”听到不是乐轩出了事情，风少轩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是四公子带过来的那位梦萝姑娘，她……她……”小梅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虽然这里民风淳朴，但是她知道，那位梦萝姑娘曾经是大当家的红颜知己，也曾上过几次风寨，可是如今心儿夫人已经是大当家夫人了，梦萝姑娘来找大当家夫人，肯定是来意不善。“她……”

　　　“她怎么了……”

　　　“梦萝姑娘听说大当家夫人身体有些不适，所以……所以想来看看夫人……”小梅咬着嘴唇说道，虽然她也不想传递这个信息，可是必竟来者是客，更何况她还是大当家的红颜知己，可是人家既然吩咐她带话，她也实在不能装做不知道。

　　　“胡闹……”听到小梅的话，风少轩一声冷哼，那个梦萝是什么身份，而他的心儿是什么身份，岂是她想见就能见的。

　　　“大当家……”

　　　第四十六章 认不起这个妹妹

　　　“我也想见见她……”

　　　一个声音从屋内传了出来，很显然乐心公主也醒了，恰恰也听到了小梅的话，是以淡淡的开口应下了梦萝的请求。

　　　“心儿……”风少轩听到乐心公主的话，脸色有些变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她竟然也想见见梦萝，那……

　　　“你的结拜兄弟不是有事找你吗？”乐心公主看了风少轩一眼，淡淡的开口道，“一大早就来请人，想必是有些什么紧要的事情，快点儿去吧。”

　　　“可是……”风少轩还是想阻止乐心公主见梦萝，毕竟他曾跟梦萝有一段荒唐岁月，再说了，曾梦萝的性子，他很怕乐心公主会再不高兴。

　　　“怎么，难道你认为我连你的旧情人也应付不了？”乐心公主挥挥手，说出的一句话，让风少轩把没有说出口的话，又给吞回了肚子里，“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位梦萝姑娘是你的红颜知己，肯定是没错的，既然如此，我就见上一面又有何妨。”

　　　“心儿，我……”对于乐心公主的淡然，风少轩心里感到一丝不安，可却又说不上来是为什么，总觉得乐心公主现在这样，有些不太对劲，也许是他多想吧，必竟他们分开了几年的时间，他的心儿有些变了也说不定啊。

　　　“没事，去吧……”乐心公主看了风少轩一眼，像是打发一只苍蝇一样，向他挥挥手，让他离去。“小梅，过了帮我穿衣服……”

　　　“是……”小梅看了一眼风少轩，见大当家虽然面有难色，但还是点了点头，才敢进到屋子里去。

　　　“大夫人……”

　　　“我行动不便，你帮我梳洗打扮一下，等一下，咱们好好会会那们梦萝姑娘，别丢了风大当家的脸。”

　　　“是……”

　　　“劳姐姐久等了……”

　　　就在小梅替乐心公主好好的梳洗打扮之后，又等了良久，那位想要见乐心公主的梦萝姑娘才姗姗来迟。

　　　“这声姐姐我担不起……”乐心公主坐在院子里的凉亭里，手里捧着一杯清茶，对于梦萝的到来，似乎并不为之所动。

　　　“你……”虽然有意给这个瘸子女人一个下马威，梦萝才会姗姗来迟，可是没有想到，这位乐心夫人，竟然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对于自己的挑衅，一点儿也不在乎。

　　　“听小梅说，你想见我……”乐心公主将目光望向远处，说句心里话，风少轩将此处建为自己的院落，风景着实不错，坐在这凉亭里，望向远处，总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我不是想见你……”梦萝压制住自己心里的不满，“如果我不这么说，大当家的根本不会让我踏入这院子半步。”她可没有忘记，自己这两天每次想要闯进这院子里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挡住，不许她偷偷的进入到院子里。

　　　“你想见大当家……”既然梦萝这么说，乐心公主就有些不理解了，要说风少轩也不是总在这里呆着啊，梦萝何以在外面见不到人呢，要知道，她可是有好几次撞见在一起亲亲我我了。“他不是那会儿就出去了，难道你没有看见他吗？”

　　　“我不是，我……”梦萝不知道这个乐心夫人是真不懂，还是装傻。

　　　“你什么……”难不成这个女人就这点道行，还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自己就快要变结巴了。“你干什么……”

　　　对于梦萝的举动，乐心公主还真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只不过说了两句话，还牛头不对马嘴的，竟然转身就向她和风少轩的房间里走去。

　　　“大夫人，梦萝姑娘她……”生怕自家的大当家夫人受到什么委屈，忠心护主的小梅自给大当家和大夫人报过信之后，就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乐心公主一步，见到那个梦萝姑娘两句话说不过大夫人，竟然直接去人家夫妻的房间里去了。

　　　“没事，你推我过去看看……”乐心公主也很好奇这个梦萝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再加上这个院子时的四周随时都有暗卫守着，她不真不怕那个女人玩什么花样。

　　　“是，夫人……”

　　　“喂，你在干什么……？”

　　　小梅将乐心公主推进房间，眼前见到的那一幕，几乎让她们二人不敢相信，这个梦萝脑子进水了吗？乐心公主原以为她跑到她和风少轩的房间，是以毁坏东西来泄愤的，没想到人家不但替他们把房间给收拾齐整，还把昨日她和风少轩换下来的衣衫给收拾到一起，看来是准备拿去清洗呢。

　　　“你……”见到那个梦萝姑娘把自己的那份工作给做了，年纪尚小的小梅差点儿给气哭了，不就是刚刚为了陪大夫人在外面，没有到屋子里收拾屋子吗？这个女人至于这样吗？

　　　“你想做什么……”乐心公主眼睁睁的看着梦萝把房间收拾干净，甚至还要把脏衣衫拿去清洗的时候，才开了口。

　　　“乐大小姐看不出来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虑，梦萝终于知道自己该如何打击这个瘸子女人了，“也难怪，乐大小姐是大家闺秀，收拾屋子这点儿小事情也不看在眼里，想必清先衣物更是不会吧。”

　　　“那又如何……”对于梦萝的话，乐心公主总算是明白了她要表达的意思，不过是想藉此打击她的不良于行而已，如此大费周章那又何必。“虽然我到这风寨没有带着贴身的丫环，但这一切还是有人在整理啊，难不成梦萝姑娘想要抢了小梅的事情做，给我来当丫环？”

　　　“你……”梦萝没有想到，这个瘸子女人竟然直接把自己贬成了丫环，让她心中的怒火悄然燃烧了起来，“那是大当家的怜惜夫人不良于行，如若不然，大当家的东西可是从来都不让人碰的。”

　　　“是吗……”对于风少轩的洁癖，乐心公主可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只不过，在风少轩当上了土匪的大当家之后，她以为一切都会有所改变，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青楼妓娘都能知道他的这个毛病，看来他也没有改变多少啊。“这么说来，我还是要谢谢梦萝姑娘，这几年来对我这位夫君的体贴照顾呢。”

　　　“你……”梦萝没有想到，自己把放话说到如此暖昧，这个瘸子女人竟然一点儿也不生敢，让她很是挫败。

　　　“不过，我习惯身边的一切，都由丫头处理，就不劳梦萝姑娘费心了。”乐心公主示意小梅去接过梦萝手中的衣物，接着又淡淡的说道，“既然大当家已经与我成了亲，那他就要按着我的习惯来改变，否则的话，我会不适应的。”

　　　“你……”

　　　“小梅，送梦萝姑娘出去，她的身份是咱们风寨的客人，可千万别把人家当成了粗使丫头……”

　　　“是，大夫人……”刚刚抢过那个梦萝手里的衣服，小梅对于乐心夫人的这个命令，不是很乐意执行的。“梦萝姑娘，请吧……”

　　　“你们……”梦萝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事情到了最后竟然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粗使丫头，这个瘸子女人竟然……

　　　“梦萝姑娘，请……”小梅见大夫人发了话，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等着这位大当家的红颜知已回神。

　　　“哼……”梦萝无奈，愤愤把抱在怀里的衣服丢在地下，冲了出去。

　　　“怎么，被赶出来了……”

　　　就在梦萝愤愤的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尖锐的女声传入了她的耳朵，让梦萝一时之间开始警惕起来，她来这风寨，可是为了坐上大当家夫人的宝座的，如果让人看见她丝毫不顾形象在路上如此谩骂他人，恐怕会对她大为改观。“谁……你是谁……”

　　　看着突然从树后面闪出的这个女人，梦萝只感觉她有些眼熟，看她梳着发髻，应该是个已婚的妇人，可是她在这风寨里，虽然也来过几次，对于这里的妇人却也并不是很熟悉，很简单，因为风大当家并不是一个风流种子，一向禀持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习惯。

　　　“梦萝姑娘贵人多忘事，当然不会记得我。”来人正是被乐心公主强行退给石老三的茗烟，虽然不过短短几天的时候，也让这位本是如花似玉的姑娘因为心中的恨意加怨气，消瘦不小。“我姐姐是这风寨二当家的娘子茗茵，想必姑娘还有印象吧……”

　　　第四十七章 恶毒心肠

　　　“原来是你……”别人梦萝或许没有什么印像，可要是那许二当家的娘子，她还是认得的，要想成为风寨大当家的夫人，有些事情，她还是做过一些功课的。梦萝想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份，曾经也算得上是风寨的第一美女吧，只不过，会是谁有幸娶了她呢，“你嫁人了……”整个风寨上下，除了这风大当家的，和他的几位结拜兄长，能看过眼去的也只有那位许东阳许二当家的了。

　　　“是，我嫁人了。”这句话，茗烟可是咬牙切齿的说出来的，如果不是有那个什么乐心夫人在，那大当家夫人的位置很可能就是她的了。很显然，这个茗烟并没有把这个梦萝看在眼里，原因很简单，青楼女子，容颜就算是再出色，那也是青楼女了，配不上他们的大当家的。

　　　“你……”看着茗烟现在的样子，梦萝直觉她有些不正常，不过，这也许是她的一个机会呢。“你嫁给谁了……”

　　　“石老三……”

　　　“哦……”梦萝很是确信自己没有听过这个男人的名字，不过，对于茗烟现在的样子，她的脸上，也适当的流露出了同情的神色，别的可以不说，单凭眼前这个茗烟的姿色，整个风寨里能与她匹配的人还真是不多呢，不过，那个石老三绝对不在其中之列。

　　　“那个瘸子女人，竟然强逼大当家的把我嫁给那个石老三，一个又卑劣又粗鄙的臭男人……”对于这一点，茗烟一直没有看开，虽然她也有错，但是不能让她把终生幸福都搭在这上面吧。

　　　“是大当家夫人硬逼你嫁的……”听到这个信息，梦萝心中一动，也许这个茗烟讲的事情，更能让她离自己的梦想更近。

　　　“如果不是那个女人的存在，凭我姐夫的身份，再加上我的姿色，我又岂以会落得如此……”茗烟现在对于乐心公主，可是恨不得食之血寝食肉。

　　　“这大当家夫人，是做的也太过份了……”听着这个女人讲述自己做的好事，梦萝心中都有些咋舌，没看出来，这个小丫头心中竟然如此恶毒，跟她的姐姐真是一点儿也不像呢。“不过，你跟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必竟梦萝现在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客人，就算她想要做些什么，也无从下手不是，最为重要的是，她的身边没有可靠的帮手，听这个小丫头的意思，婚礼之上，连大公子韩诺和二公子木枫都不敢对那个瘸子女人的话表示异议，那就代表了那个女人的身份背景肯定不简单。

　　　“我有听说，现在外面官府正在搜寻这风寨的位置……”说着这话的时候，茗烟的眼底露出了疯狂，既然她不舒服，那就让所有的人不好过。

　　　“你的意思是想……”梦萝看着茗烟，突然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是恐怖呢，只为了自己个人的私事，就打重拿整个风寨来陪寨，虽然风寨在这方圆百里，也算是有着很好的口碑，但是土匪必竟还是土匪，官家找上土匪寨，除了要剿灭他之外，难不成还要给他立什么贞洁牌坊。

　　　“不错……”茗烟可是很喜欢跟聪明人讲话呢。

　　　“你疯了……”对于茗烟的这种疯狂的念头，梦萝头一个反应就是疯了，风寨再怎么不好，也算是她的家啊，就算她不喜欢自己嫁的那个男人，可是她的姐姐呢，她的姐夫还是这风寨里的二当家呢，再者说了，她虽然也不喜欢那个瘸子女人，但是她可是还打算当这风寨的大当家夫人呢，如果把官兵引到这里来，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没疯……”茗烟看着梦萝，“我知道，把风寨的消息传到官府，你一定能办到。”

　　　“我办不到……”梦萝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可不是聪明人做的事情。

　　　“你必须办到，否则我就把你刚刚咒骂那个瘸子女人的事情，告诉大当家的，以大当家对那个瘸子女人重视的程度，我想……”茗烟一脸诡异的看着梦萝，有些话没有说出口，想必她也知道那会是什么意思，必竟大家都是聪明人啊。

　　　“你……”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点中了梦萝的死穴，她现在最最不想要别人知道的，就是她在偷偷的咒骂那个瘸子女人，“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你去通知官府，他们要找的风寨就在这里。”茗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如果是这个女人去通知官府的话，那她就可以借助大当家的手，完完全全的断了这个女人的念想，一个青楼女子，哪里配得上他们风姿绰约的大当家。

　　　“不可能……”梦萝可不是那种未经世事的大家闺秀，单凭眼前这个女人几句话，就蠢蠢的做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更何况，对于她刚刚说出的那几句，明明就藏了要害自己的心思，她就不能傻傻的给人当枪使了。“你如果让我做这件事情的话，你还不如把我刚刚的那几句咒骂大夫人的放肆之言，直接告诉大当家的。”事情的孰轻孰重，她还是分得轻的。

　　　“你……”茗烟没有想到，这个梦萝直接干脆的回绝了自己的要求，忍不住刚刚要发作，可是转念一想，也知道自己的话里，算计人的伎俩太过明显，心思一转，“那好，换另外一件事情，你一定做得到。”

　　　“说来听听看……”既然她这个女人的表现没有那么强硬，梦萝心头暗喜，看来这个女人也不多么可怕，虽然心肠是恶毒了些，但是胜在还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想要摆布她，看来也绝非什么难事。

　　　“我知道你是青楼出身的名妓……”说着这话的时候，茗烟还特地轻蔑的看了她一眼，“身在青楼名妓这么多年，那你肯定也有不少的相好的吧，官府一向权势滔天，再加上管辖我们这块地方的县太爷，是个色中饿鬼，想必你与他也肯定认识吧。”

　　　“你怎么知道……”对于茗烟把话说得如此直白，梦萝的脸色还真是有些怕了，因为她说的可是丝毫无错，这个地方的县太爷，还真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恩客之一，只是，身为闺中弱质的茗烟，为何会知道县太爷是个色中饿鬼呢？

　　　“我怎么知道……”茗烟又淡淡的轻视了梦萝一眼，“我当然知道，是你不清楚，当初我跟姐姐为何会随姐夫一家来这个土匪寨安家，还真是得感谢那位县太爷呢。”

　　　“原来如此……”茗烟话一出口，梦萝就已经明白，这里的县太爷做出这种欺山瞒下，欺男霸女的事情，也不是一桩两桩了，只不过，像许家这样幸运，还能在此找个安身立命这所，还真是实属不易呢。不过，想也知道，当初那县太爷看上的肯定不是眼前这个歹毒的丫头，虽然她的容貌不比她的姐姐逊色，但是身上那股恬静的气质，还真是差了个十万八千里呢。

　　　“我想你修书一封，把风寨的位置告诉他。”茗烟突然抓住梦萝的衣袖，眼神里闪着不明好意的光芒，“想必，这对你不是什么难事吧。”

　　　“哼……”茗烟虽然凶恶，但是梦萝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扯下自己的衣袖，“就算是我替你修书一封，又有谁会替你送信呢，别忘了这可是风寨，是你们大家所有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呢。”不用脑袋想，都会知道的，现在官府正在大肆搜寻风寨的位置，现在又有谁会替茗烟往官府手中送信呢，那不是自找死路吗？

　　　“不用你管，只管修书便是。”茗烟不是白痴，心中对于此事，早已经有了计较，无论如何，她都不要留在风寨当一个土匪婆，如果是压寨夫人还好说，偏偏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喽罗，跟她实在是不般配呢。

　　　第四十八章 再次施针

　　　“大当家夫人，又到施针的时辰了。”

　　　就在梦萝离去后不久，风少轩就带着木枫来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至于为什么会没有别人的存在，其实大家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必竟木枫替乐心公主施针的时候，乐心公主必须裸露出自己的膝盖，很显然，她今天身上穿的这条绸裤又要被扯坏了。

　　　“嗯……”乐心公主淡淡的点了点头，虽然对于木枫的医治手段有些不太容易接受，可是人家毕竟比她太医院里的那帮庸医有用，最最起码，现在她的双腿是有知觉了，虽然这个知觉只是那集体永无休止的疼痛，也总比一点儿知觉也没有的好。

　　　风少轩却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刚刚一进到院子里，就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必竟这是他生活了数年的院子，有没有进过生人，他还是能够察觉到的。“有什么人来过？”

　　　这句话，他问的是小梅，外面的那些个暗卫可是不会跟他说任何的事情，只有这个小梅，必竟他风寨的出身，有什么事情，还是肯开口相告的。

　　　“只有刚刚那个梦萝姑娘来求见过大夫人。”对于这种事情，小梅可不觉得有什么好隐瞒的。

　　　“嗯……”风少轩中到梦萝的名字，心颤了一下，转头看乐心公主的反应，谁知道人家一脸的平静，一点儿生气或者吃醋的迹象也没有。看到乐心公主如此态度，风少轩要说心中没有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一把将乐心公主拦腰抱起，才扭头对小梅吩咐道，“以后无论是什么人，没有我的允许，都不许进这个院子里来。”

　　　“是……”小梅低下头应了一声，退出了院子，没有跟着进去，她已经看出来了，大家当的一回来，夫人跟前就不用她侍候了。

　　　“你想软禁我……”半天没有吭声的乐心公主，在风少轩把她抱入房间的那一刹那，才开口问了一句。

　　　“没有……”风少轩闷闷的说了一声，他很清楚他的心儿的性子，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的命令，只是限于那些寨子里的人，至于不是风寨里的那些人，想也知道，他们不会听从他的命令，必竟他的心儿还没有宣布他也是他们的主子，就像是暗月一样，根本没有把他这个驸马放在眼里。

　　　“哦……”乐心公主淡淡的应了一声，也不再多说什么，任由风少轩将她身上的绸裤给在膝盖上破开了两个洞，好方便木枫施针。

　　　“动手吧……”

　　　风少轩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准备好后，才看了木枫一眼。

　　　“哦……”木枫今天一进这院子里，就感觉到院子里的气氛不对，如果单单是风少轩，他还是可以说上两句，实在不行，两兄弟打上一架，把心中的郁敢给发泄掉也好啊，可是偏偏这个有一个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在，他还是头一次感觉到这个娇俏的女人，身上也有如此强大的气场，让他自知还是闭嘴为妙，只是默默的准备着针灸的前期工作。

　　　“公主殿下，请忍耐一下吧，这次，可能比上次还要疼上一些。”

　　　木枫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在替乐心公主施针前，还是不放心的说了一句，乐心公主微微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如果只是这样疼上两天，能换来一双走跟的双腿，也还算是值得的。

　　　“老二，你就不能想想不让心儿痛苦的法子吗？”昨天乐心公主疼痛的样子，风少轩可是看得明明白白，现在木枫又说，可能比昨天的针灸还要疼上几分，那不是摆明了让他的心儿受苦吗？

　　　“无妨，只要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就好。”乐心公主制止了风少轩的咆哮，一些疼能，她不是可以忍受的，她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她的双腿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虽然现在双腿已经有了一些知觉，但是想要靠它完全站起来，还差的远呢。

　　　“如果不出差错，明天再施一次针，后天公主就可以试一下……”说这话的时候，木枫可是很得意呢，虽然这个针灸很是痛苦，但是确实具有神效呢，不然的话，他又怎么敢在乐心公主身上如此施针呢。

　　　“我知道了，你动手吧。”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对于木枫的话，平白的生出了几分期待。

　　　“那就请公主殿下忍耐一下吧。”

　　　“心儿，把药给喝了吧……”

　　　等木枫针灸完毕，又让人端上一盅汤药之后，才起身离去。说老实话，他也不喜欢那汤药的味道，不过，比起他给乐心公主开的第一副药，已经好太多了，如果当初乐心公主没有把那副药给吐出来，今天晚上，就可以试着站起来走路了，真是可惜了。

　　　“嗯……”闻着苦涩的药味，乐心公主原本冷淡的小脸，终于垮了下来，皱着秀气的眉头看着碗里的汤药，似乎在研究如何把它一口气喝下去，又不会感觉到苦涩呢。

　　　“快点喝吧，我已经准备了蜜饯……”风少轩从怀中掏出一个油包，里面包裹着一些曾是乐心公主最爱吃的蜜饯，只可惜，必竟是山野之中，比起宫中御厨精心为她腌制的蜜饯来，差的远了。

　　　“嗯……”乐心公主再次应了一声，终于还是认命的把那碗苦苦的汤药给端了起来，找算一口气喝下去，必竟如果就这么放凉的话，味道可是会更难闻的，除了药效要打上折扣之外，那苦涩的味道还要加上几成。

　　　“还是我来吧……”风少轩把乐心公主手中的汤药端了过来，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一把拉住乐心公主，吻上了她娇艳的红唇，乐心公主被风少轩的这个举动，给吓了一跳，当回过神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她的豆腐给吃干抹净了，连点骨头渣都同有留下，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必竟这一次，乐心公主还真是觉得那闻着苦苦的汤药，其实一点儿也不苦，只不过，当她想起这些的时候，已经又到了晚膳时分了，而对于为何大清早韩诺和木枫会急急的把风少轩唤去，风少轩却是只字未提……

　　　“心儿，起来用膳吧……”

　　　看着乐心公主疲累的样子，风少轩心中有着淡淡的心疼，都怪他不知节制，而他的心儿又太过美好，谁能想到，只不过是一次哺药，竟然让他把持不住，再一次把他的亲亲娘子给吃干抹净，二人在床上耳边厮磨了一个下午。

　　　乐心公主听到风少轩的呼唤，费力的睁开了眼睛，却是没有好气的先瞪了风少轩一眼，她来风寨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几乎有半数的时间是被他硬拖在床上度过的。

　　　“我帮你沐浴先……”看到心儿娇嗔的瞪了自己一眼，风少轩脸上也觉得不好意思，他的心儿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自已如此的不知节制，确实有些不妥，不过，也没有办法啊，谁让他的心儿总是如此的甜蜜可人，让他舍不得放手呢。

　　　“不用……”乐心公主忙将锦被扯在自己的胸前，开什么玩笑，依风少轩的性子，会好好的帮她沐浴才是怪事。“我自己来就好……”

　　　“心儿，你腿脚不便，还是我来帮你才好……”说到底，风少轩是绝对舍不得放弃自己应得的福利的。

　　　“我说不用……”乐心公主又没好气的瞪了风少轩一眼，“一会儿我会唤暗月进来帮我洗……”知道自己这个土匪相公对于那个暗卫有点发怵，乐心公主还是提醒了一个他这个名字，虽然她被风少轩给掳到山寨不久，没带一个随身侍女，但是好歹暗卫里面有着暗月的存在，最最重要的是，她的暗卫们现在找到了她，勉强可以把暗月当成侍女使用。

　　　“暗月……”听到这个名字，风少轩果然皱起了眉头，对于那个暗月，他还真是没有什么好感，自己的老婆，凭什么让别人看个精光。“你是我的老婆，还是我来吧……”说着，风少轩将乐心公主强行抱起，关于这个问题，说什么也不能听她的。

　　　“你……”乐心公主没有办法，只能是搂紧了风少轩的脖子，虽然她现在不用双腿走路，但是好歹也要给她留上几分颜面吧，现在哪个暗卫不知道他们的公主，不管有事儿没事儿，都是跟现在的驸马爷在屋内耳边厮磨呢。

　　　“放心，只是帮你沐浴，待会儿咱们还要用晚膳呢，午膳你就没吃，肯定饿了……”风少轩其实很明白乐心公主在担心什么，只是笑着安抚了一下她，他又不是发情的种马，不必要如此惊惧。

　　　第四十九章 有事相求

　　　“公主殿下……”

　　　今天晚上又是韩诺和木枫还有乐轩陪着风少轩和乐心公主用膳，当然，风少辉身为风少轩的弟弟，自然也有幸可以一起吃，至于暗月，则是被乐心公主给强硬下了命令，必竟她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需要暗月来充当她的内侍丫环呢。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乐心公主是被风少轩给抱进来的，因为风少轩实在是不喜欢乐心公主坐轮椅的样子，再加上她又完全可以再次站起来，所以那个东西有没有都不重要。

　　　“公主……”见到乐心公主的到来，暗月忙站了起来，风少轩把乐心公主放在椅子上之后，她就自动自发的守在了乐心公主的身后，这一个举动，可是让风少轩大为不满。

　　　“暗月，你不饿吗……”这里有着这么多人，难不成还需要一个小丫头贴身保护他的乐心不成，再说了，有他的存在，也实在不需要暗月来替他的乐儿布菜吧，所以，诸于上面两点，风少轩非常不乐意有一个人守在他和乐儿的身后，那会让他很不自在。

　　　“我……”暗月听到风少轩的质询，有些不知所措，暗卫从小的教育，就是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忠诚，再有就是尊卑。

　　　“坐吧……”对于青月的执着，乐心公主也有些无奈，只能又淡淡的吩咐了一句，如果这个暗月也像风少辉那样随性一些，该有多好。

　　　“是……”既然公主发了话，青月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身为暗月统领的风少辉，看到人家已经大吃大嚼了起来，才应了一声，坐了下来，享用这一份并不怎么舒适的晚餐。

　　　“大当家的，大夫人，茵娘有事求你们做主……”

　　　就在众人吃过晚膳，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茵娘突然闯了进来，直接跪在地上，向风少轩和乐心公主苦苦哀求。

　　　“茵娘，什么事需要我们替你做主……”看着茵娘莫名其妙的举动，所有人都觉得很是奇怪，尤其在她身后，还跟着一脸无奈的许东阳，要知道，他可是这风寨的二当家啊，有什么事情，需要他这个大当家的出面替二当家夫人做主，要知道，他们的家务事，可就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了。

　　　“小妹，小妹……”茗烟听到大当家夫人的话，刚要说些什么，却又深深的把头给低了下去，她心里很是清楚，有些话，她就算是说出来，大当家夫人也不会替小妹——茗烟做主。

　　　“你说的小妹，可是小星……”这句话是乐心公主问的，因为她刚刚说的那句话，她有看到茵娘眼里的那层深深的不安。

　　　“不是……”

　　　“是茗烟……”许当阳站在了自家夫人的身后，无奈的想要把茵娘给扶起来，“她今日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嗯……”乐心公主看了风少轩一眼，见他是一脸的了然，看来是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多说，只是示意这位二当家的继续说下去。“继续……”

　　　“可是今天到现在，也没有见到她回家，茵娘心里着急，所以……”说到这里，许东阳的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这种事情，他还真是没有脸来求大当家的，可是偏偏大当家的担心茗烟，说什么都想来求一求。

　　　“天天都回家啊，看来她还没有尽到身为人妻的责任啊。”乐心公主听着许东阳的话，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大夫人……”茵娘还想要再说些什么，但是看到大夫人淡漠的样了，替自己妹妹求情的话，确是如何也说不出口。

　　　“去她夫家那里瞧瞧不就好了……”风少轩淡淡的开口，这件事情，原本他心里清楚就好，可偏偏许东阳没有扯住茵娘，茗烟一不见，她竟然直接找到了这里，看来他就算是想要暗是帮他们都不可能了。

　　　“石老三怎么说……”乐心公主又淡淡的看了风少轩一眼，看来自己这个土匪驸马还有许多事情瞒着自己呢，不过，既然茵娘找到这里，想必石老三那里他们肯定是找过了。

　　　“他说……他说……”

　　　“行了……”实在看不下去一个原本满有书卷气息的美女在自己身边吞吞吐吐，乐心公主打断了茵娘的话，对着一旁的风少辉道，“你去把那个石老三找来。”

　　　“是……”对于石老三和那个茗烟，风少辉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呢。

　　　没一会儿的功夫，风少辉就带着石老三回来了。石老三倒是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恭恭敬敬的向着行了一个礼。“石老三见过大当家的，见过大夫人……”

　　　“石老三，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人找你来……”

　　　“知道……”石老三现在可是很老实了，只是看了许二当家夫妇一眼，心里就明白了找他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了 。

　　　“你那新婚娘子呢……”

　　　“不知道……”这句话可是大实话，自从那日他们在大厅之上，他和那个女人被逼成亲之后，可就再也没有见过他那个所谓的新娘子。

　　　“这几日都没有见过她……”有一点儿乐心公主很想问清楚，那就是这个石老三究间有没有和那个茗烟成为真正的夫妻，如果没有的话， 在她看来，他还有一笔帐，要跟风少轩好好算个清楚，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能够对她的命令阴奉阳违。

　　　“茗烟姑娘必竟是许二当家的妻妹，石老三自认为高攀不上。”

　　　“也好，那我就做主，我替你做主的这桩婚事，就此作废，你可愿意？”既然就双方都不同意这亲事，乐心公主也不再强将二人绑在一起，必竟，现在那个茗烟已经失踪，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多谢大夫人……”石老三听到大夫人话，忙跪了下来，说老实话，虽然茗烟是这位许二当家的妻妹，长得也算是这风寨的第一美人，可偏偏那恶毒的心肠，他自认为无福消受。

　　　“好了，没你事了，你走吧……”

　　　一番话下来，乐心公主很痛快的放了石老三离开，再看向许东阳夫妇，“二当家，二当家夫人，既然茗烟不愿当石老三的娘子，那今日我便做主，这场婚姻作罢，那个茗烟，你们自去寻找吧。”

　　　“可是……”茵娘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许东阳给拉住了，许东阳摇了摇头，示意她抬头去看大当家和大当家夫人，茵娘才回过神来，悄悄抬头一望，才发现，现在不仅是大当家夫人脸色难看，就是大当家的脸色，也是难看异常。

　　　“大当家的，大夫人，那我们就先行离开了……”许东阳拉着茵娘，向着众人行了一礼，才扯着自己的娘子离去。

　　　“没什么事了，我也想早点回去休息。”

　　　打发走了许东阳夫妇，乐心公主看也不看风少轩一眼，只是对着韩诺和木枫说道，现在的她，对于风少轩，实在是难以摆也什么好脸色来。

　　　“恭送公主殿下……”韩诺和木枫又向着乐心公主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心里都暗自对自己的结拜兄弟表示同情。

　　　“暗月我们走……”现在最为贴心的肯定是暗月，看出乐心公主又跟风少轩起了争执，自然是早早的让人回院中，把公主殿下的那辆轮椅给推了过来。

　　　“是……”

　　　“心儿，听我解释^”

　　　眼看乐心公主就要被暗月给推走，乐轩忙推了自己的这位结拜三哥一把，说实话，凭他心里的感觉，他还是觉得这几位结拜的兄长比自称是她皇姐的乐心公主更有人情味一些。

　　　“拦住他，我现在不想见他……”乐心公主坐在轮椅上，头也不回的吩咐着，也难怪，必竟来到风寨的这几日，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的命令，总是多多阻挠，要不然就是阴奉阳违，事后，就靠一场激情欢爱来让她忘记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是……”对于乐心公主的命令，风少辉听到后，无奈的挡在自家大哥的跟前。

　　　“少辉，让开……”看着自家老弟挡在自己跟前，风少轩几次想过去靠近乐心公主一点，都被风少辉给挡了下来，不由的开口怒斥于他，让他走开，偏偏风少辉摇了摇头，“殿下今天不想见你，有什么事情，还是先想好，明天再向殿下解释吧。”

　　　“你……”风少轩可以说是彻底的无语了，只能颓废的坐在了凳子上……

　　　第五十章 官府要攻寨

　　　“公主殿下……”暗月推着乐心公主往回走的路上，一个暗卫突然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向她报告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乐心公主听到之后，脸色更是难看。

　　　“你确定……”对于暗卫的能力，乐心公主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现在让她相信暗卫嘴里说出来的消息，乐心公主心里还是不乐意的。

　　　“……”对于乐心公主的问话，暗卫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点了点头，事情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自然是假不了的。

　　　“找个人把官府明天要攻寨的事情给传出去，其它的什么都不要管。”乐心公主想了想，还是下了一个这样的命令，这个风寨可真是让她又爱又恨，爱它是因为它必竟是自已夫君一手创建的山寨，恨他是因为，他的夫君可以算是白白的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守护着这里的老老小小，竟然还是有人不领情呢。既然如此，她又何必为这件事情浪费心血。“这件事情，就当我们从来不知道。”

　　　“是……”

　　　“下去吧，暗月我们走……”乐心公主打发了报信的暗卫，让暗月继续推着自己离开，这件事情，她已经下了决定，就算是出手相助，也只限于此。

　　　今夜，风少轩确实没有回到小院里去休息，归根究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向他的心儿解释，两个人刚刚缓和的关系，因为茵娘的求援，又给打乱了，就算是后来许东阳多次代自己的娘子向风少轩道歉，风少轩都是苦笑了事，虽然早知道，可以有一天他的心儿会知道他在某些事情上偷偷的做手脚，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情形出现，至于另一个让他没有小院休息的原因，说简单也简单，可是说复杂也很复杂，因为这个事情，还真的让风少轩头疼呢。那就是寨子里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官府明天就会来攻寨，而且还有从寨中叛逃的人来带路。

　　　这一件事情，可大亦可小，必竟这个消息来路不明，如果是以前，他大可以把这种事情抛诸脑后，一笑置之，可是现在，他还真不敢有这个想法，原因呢，也有两个，首先，就是乐心公主的事情，虽然他不明白外界为什么会有一个假的凤凰公主出现，但是有她的口谕，让四处官府查找风寨的位置，确是事实。而另一个原因，就是茗茵的失踪，身为风寨的大当家和二当家的，风少轩和许东阳早已经让人把整个风寨搜了一个遍，偏偏就是找不到茗茵的踪影，还有就是寨中竟然还有人议论纷纷，说是没准儿那个传说中的叛逃者就是茗烟本人呢，必竟她可是身受风大家的和大当家夫人的大恩呢。

　　　“老大，老二，你们怎么看，官府明天攻寨的事情会不会……”风少轩将目光看向自己的两位结拜兄长，期待他们能有个好主意，至于失去记记的那位九五之尊，他已经自动给忽略掉了，而他的弟弟，想也知道没有心儿的命令，是不会出手帮他的。

　　　“这些事情还真是有些棘手呢……”韩诺的眉头深锁，他是一介商人，从来没有跟官府正面对抗过，不管明天官府会不会攻寨，风寨都已经列入了官府的黑名单，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子可想。“不管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你都要先做好准备。”

　　　“我知道……”对于自家老大的主意，风少轩早已经想到了，刚刚就已经让许东阳着手去准备了，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他都要做好准备。

　　　“老三，没准儿就如传言所说，那个茗烟真的去找官府了呢……”现在的木枫，纯属一份看戏的心情窝在椅子上，一晚上没有休息的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的丰神俊朗呢。

　　　“别胡说八道……”韩诺对于自家兄弟的话，还真是有些无奈，只能是歉意的看了看坐在一旁的许东阳许二当家的。

　　　“大哥，我也觉得二哥说的很有可能呢。”久不出言的乐轩，终于逮着机会发现自己的高论了，“虽然我不知道事情的开始是什么样子，但是听你们说了这么久，我也觉是那个茗烟……”

　　　“老四，闭嘴……”韩诺现在真有些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乐心公主的亲皇弟，这金元皇朝的一国之尊，难不成被人打到脑袋，真的傻了不成？

　　　“算了，韩大爷……”许东阳摇了遥头，对于他们的猜测，他也很是担心呢，必竟茗烟是他的妻妹，跟他们一家人也生活了几年的时间，她是个什么性子，难不成他会不清楚吗？“也许，木二爷和乐四爷都没有说错呢。”

　　　“不管他们有没有说错，先做好一切应急准备，就看明天到底是个什么情形了。”风少轩最终还是开了口，这个风寨是他的，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他一人做主才是。

　　　“是，大当家……”许东阳点了点头，离开了这议事大厅，虽然寨子里的这些准备工作并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但是他还是想再去瞧瞧，务必使一切准备妥当，否则如果那个叛逃的真是茗烟的话，他还真是无颜愧对寨中父老。

　　　“好了，事情就到这里吧，必竟就算官府真的要攻寨，也是天亮时候的事情，现在还不如好好的去休息一番呢。养好了精神，才能应付一切事情呢。”说着，木枫就站起身来，虽然现在已经快是四更时分，但是依然不影响他回去补个觉再来跟他们商量对策。“小四，你也跟我去休息吧。”

　　　“好……”乐轩正困得在一旁打瞌睡，木枫此刻说出的话，可是正合他的心意，自然是快速的跟了上去。

　　　乐轩一离开，一旁久未出声的风少辉自然也跟了上去，虽然身为暗卫统领，风少辉早已经派人暗中保护着乐轩，可是乐心公主却又给他下了死令，不管何时保地，他都一定要守在皇帝的身边，护他周全。

　　　直到木枫和乐轩，风少辉全都离开之一，韩诺才向风少轩道，“你也不必太过于谨慎小心了，不管如何，你这风寨不是还有两张保命符在吗？官府又算什么呢？”

　　　“你是说……”风少轩听着老大韩诺的话，不由的惊道，“可是……”可是他的心儿是他从外面直接强掳回来的，再说了外面还有一个假的凤凰公主在暗传心儿的口谕，至于刚刚的小四，风少轩又望了望门口，除了他的心儿，有没有肯承认他的身份都是问题呢。

　　　“你真当你的公主殿下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是韩诺最后丢给风少轩的，说完之后，他也回去休息了，就算是官府来攻寨又如何，反正他和木枫是不可能出面替他出头的，至于乐心公主，那可就说不定了。

　　　“她……”风少轩对于韩诺的话有些不太确定，但是他更不敢去向乐心公主求证，要知道官府剿匪那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加上心儿的身份，那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她站在自己身边的铁证啊。

　　　风少轩胡思乱想着，整整一夜没睡，但是好在他还知道自己的亲亲娘子等着自己解释，只不过，他实在是不知道这些事情，该从何说起，只能是在自己的小字里坐到了天明。

　　　“大当家，大当家的……不好啦，官府真的来攻寨啦……”

　　　就在风少轩坐在自己的院中假寐的时候，一个传令的小喽罗连滚带爬的跑了过来，嘴里还不住的呼喊着，“大当家，不好啦，不好啦，大当家……”

　　　“我知道了……”风少轩站在了那个小喽罗的跟前，让他息声，必竟现在天才刚刚放亮，乐心公主想必还没有起身，这个小喽罗的呼喊声太大，他生怕扰了他的心儿的清梦。

　　　“可是……”

　　　“马上让所有人去议事厅……”风少轩对着这个小喽罗下了命令，然后再一次望了一眼他的寝室，才转身离去，这个风寨是他的，他必须要想办法保住自己这多年的心血，可是心儿必竟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他也不想让她掺入这官匪之争。

　　　“暗月……”

　　　直到院子里没有一点儿动静了，乐心公主才睁开了自己的双眼，没想到只不过短短数日的时间，她竟然已经习惯了风少轩的陪伴，昨夜那个臭男人一夜没有回来，反而让乐心公主辗转难寐，几乎是听到暗月说风少轩就在院子里坐着的时候，才安心睡去，可是没有想到，没有入睡多久，就又被外面的声音给吵醒了。

　　　“公主殿下……”暗月一直守在乐心公主的身边，对于她的主子，她可是很忠心的，乐心公主的一声呼唤，暗月就立即站到了乐心公主的床头。

　　　第五十一章 韩诺与木枫的请求

　　　“大当家的是不是已经走了……”

　　　“是……”暗月点了点头，“刚刚有人来报，说是官府已经准备开始攻寨了，大当家听过之后，就离开了。”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又道，“去帮我准备衣衫，我要起身了。”

　　　“是……”暗月必竟是暗卫出身，再加上这段时间被乐心公主训练有素，自然很快速的将乐心公主的衣衫准备好，并服侍乐心公主穿了起来。

　　　“扶我站起来……”乐心公主等暗月服侍她穿好衣服，又对着她说道，她今日双腿感觉良好，有着一股想要自行行走的冲动，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行而已。

　　　“公主殿下……”暗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心里可是又惊又喜，忙伸出手臂，用力的将乐心主扶起，就只见乐心公主竟然真的慢慢的站了起来，这一举动，让暗月内心真的是兴奋不已。

　　　“让我自己试试……”乐心公主推开暗月的手，想要自己试试能不能独步行走，虽然还是很勉强，但是起码她已经努力让自己站了起来，其实乐心公主完全可以不必如此的勉强自己，只是因为这风寨的事情，让她烦心不已，她现在需要另外一件事情来占住她的心神，否则的话，说不定，这金元皇朝就会出一个天大的笑话啦。

　　　“殿下……”听着乐心公主的话，暗月有些吃惊，但不是温驯的放开了乐心公主的手臂， 只不过是稍微放开了些而已，暗月的手不敢离开乐心公主太远，生怕乐心公主一个体力不支，摔倒在地上。

　　　“没事……”乐心公主拖着自己的残腿，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挪动着，心里也是暗暗高兴不已，她真的又站了起来，真的可以不用那个轮椅代步，而用自己的这双腿走路了。

　　　“啪啪……啪啪……”

　　　一阵鼓掌声从门口传来，暗月忙将乐心公主扶住，才看向了来人，原来是韩诺和木枫，当然，还有她的皇弟乐轩和风少辉，只是因为刚刚乐心公主和暗月的全副心神都在乐心公主的腿上，所以这几个人什么时候来的，又在门口站了多长时间，她们根本就不知道。

　　　“公主殿下的腿刚刚有着愈合的迹象，还是多多休息为好。”木枫可是摒着医者的身份再向乐心公主提出忠告。

　　　“知道了……”乐心公主双腿能够行走，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喜悦，顺着暗月的手劲，让她把自己扶到凳子上坐好，“你们怎么来了……？”

　　　“没什么事情，我们就来这里坐坐，陪公主殿下聊聊天也好啊。”木枫笑看着乐心公主，也坐了下来，当然，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替乐心公主把脉，本来乐心公主今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但是那也是在他替乐心公主第三次针炙之后，才能让乐心公主试着走路，否则的话， 乐心公主的双腿会更加疼痛的。

　　　“有什么不妥……”乐心公主看着木枫皱起了眉头，不由的开口询问，她刚刚能够再次站起来，可不想再出些什么问题。

　　　“公主殿下本该在第三次施针之后，方可再练习走路，否则的话……”

　　　“否则什么……”

　　　“否则今天施针的时候，公主殿下可能会比以往更加疼痛。”木枫看着乐心公主，虽然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也不乐意看到，但是必竟他不是神仙，不能掌控所有的一切。“也怨在下，没有早点跟公主殿下讲清楚，所以……”

　　　“无事……”乐心公主听到木枫的话，心里松了一口气，只不过是比往日多了几分疼痛而已，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反正也不会有多长的时间。

　　　“还有一事……”韩诺也坐了下来，看着乐心公主道，“官府攻寨的事情，想必公主应该有所耳闻吧。”韩诺到是没有跟乐心公主废话，直接切入了主题，虽然他们不能出头替老三挡住官府的攻寨，但是乐心公主可以啊。

　　　“我要是说我不知道，你会信吗？”对着聪明人说话，乐心公主自然也不会多加废言，“官府剿匪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之事，风寨这几年，对这种风浪，想必也经历过几次吧。”

　　　“公主殿下又何必如此……”韩诺可从来没有想过乐心公主会有如此一说，“怎么说这风寨也是老三的心血，难不成公主殿下就忍心他的心血毁于一旦？”

　　　“暗月，去倒盏茶来，我有些渴了……”乐心公主但笑不语，只是淡淡的向暗月吩咐了一声。

　　　“公主殿下……”韩诺自认为自己到底还是差了几分火侯，这修身养性的功夫还是不到家啊。

　　　“皇姐……”见乐心公主久不出声，乐轩也开口询问，“你真的不打算帮三哥啊……”虽然没有了原本的记忆，但是乐轩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自己的这位皇姐，是个全能人才呢，必竟大家都在传，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可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哟。

　　　“你想让我怎么帮……”接过暗月递过的茶盏，乐心公主轻轻的问着，心里却是有些惆怅，这几天光顾着跟风少轩争吵呕气了，却是完全忘了自己的这个皇弟也在这个风寨之中，别人可以不算，她总要护他周全才是呢。

　　　“我也不知道让皇姐怎么帮啊……”被乐心公主问到这个部题，乐轩也很疑惑呢，“我来的时候，替三哥已经卜了一卦，可是卦象上的意思，我却是不大明白，只说他今日是大凶，有血光之灾，还有……”

　　　“还有什么……”卜卦，还有什么血光之灾，听到这里，乐心公主瞪了自己的皇弟一眼，这都是一些什么啊，原本以为当初见他时，他所穿的那身道士袍，只不过是因为好玩，可是如今看来，她似乎是遗漏了些什么啊，如果让这金元的百姓们知道，他这个皇帝失忆之后，别的没做，尽做些巫婆神棍的事情，不知道该做何表情呢。

　　　“还有，就说是有什么贵人相助……最后化险为夷……”听到自己皇姐的问话，乐轩自然是乖乖的把自己卜卦的结果给报了上去。

　　　“够了……”听着乐轩的话，乐心公主脸色越来越难看，把手中的杯子向着桌子上重重一放，“以后不许再研究那些个神神道道的东西。”

　　　“可是……”

　　　“没有可是……”

　　　察觉到乐心公主的怒气，乐轩不再开口，脸上却是有些小小的委屈，他是对那些个玄黄之术很是感兴趣呢。

　　　“公主殿下……”韩诺和木枫自然也发现乐心公主的火气很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开解这件事情，如果这老四不是当今的天子，就算只是一个闲散的王爷，也还会可以，弄这些玄黄还说的过去，但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呢，老四的身份，早就已经被老天爷给注定， 不是他们这些个结拜的兄长可以多嘴的。

　　　“算了，你们说吧，想让我怎么帮？”乐心公主也意识到现在不是自己发火的时候，现在的风寨，可不是单单只有他一个皇族的存在，还有这个金元皇朝堂堂的国君呢，如果这里真的被官府给剿了，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呢。不过，乐心公主必竟是统领全局多外，对各方面的势力，也多少有一个了解，眼睛一转，乐心公主将目光望向韩诺和木枫，“那韩大公主和木神医又打算如何帮助你们这位结拜三弟呢？”虽然她跟风少轩已经是夫妻，但人家必竟是结拜多年的异姓兄弟，总不能任由风少轩的这番心血被官府给剿灭了吧。

　　　“公主殿下真爱说笑。如果我们能出手相助的话，又何必来这里对公主殿下苦苦相求呢。”韩诺倒也干脆，直接说出了自己和木枫实在是不便出手相助，如果是金钱或者粮草都还好说，关键这是跟官府做对，让他们实在有些无处着力的感觉，“如果让官府知道，韩家和森爱跟风寨的土匪有关系，公主殿下认为结果会是如何？”

　　　“你们怕官府知道这件事情，却不在本公主知道，还怕什么那些所谓的结果……”乐心公主对于韩诺的话，也算是嗤之以鼻，不过细想之下，他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官商勾结，在金元皇朝已经算得上是禁忌，更何况是商匪勾结呢，就算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如果此事，在民间被披露出来的话，不管是韩家琮是木家，也算是彻底完了。

　　　乐心公主低头不再言语，半晌之后才抬起头来，对着一直跟在乐轩身后的风少辉道，“把皇上速速带离风寨，他必竟还是这一国之君，这里不宜久留，还是回帝都去吧。”

　　　“可是……”听到乐心公主的吩咐，风少轩却是有些为难，原因有二，一他可是乐心公主殿下身边的暗卫统领，二，就是乐轩这个一国之君，现在已经失忆，就是是回到帝都，又怎么能指望他能够对付得了老奸巨滑的景亲王呢？

　　　第五十二章 不走也要走

　　　“我不走……”乐轩也不认为自己应该要离开这里，除了他不记得自己的身份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结拜兄弟们可都是在这里，再说了，结拜兄弟不都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为什么三哥有难，要让他离开呢？

　　　“带他离开，如果我能助那个土匪逃过这一劫，你再带他回来也不迟，否则的话，你就带他立刻赶往帝都，寻我师傅相助。”乐心公主心里早已经计算好了利害关系，如果她能够凭公主身份，压那鱼肉乡里的县知府一头，那代表这个风寨还有保存的希望，如果不能的话，恐怕她这个凤凰公主，也会在这里悄悄的消失，那代表景亲王的势力，已经不再是她能阻拦的了的。

　　　想到这里，乐心公主也不去理会皇弟的抗议，虽然他是一国之君，可是现在他已经失忆了，完全没有了一国之君应有的威仪，再说了，就算没有失忆，在某些事情上，她这个皇姐的话，还是可以压他一头的。

　　　“那公主殿下……”风少辉对于自己的这位嫂子兼主子，还真是有些放心不下呢。

　　　“只需要照我说的做便是……”乐心公主虽然知道风少辉是关心自己，但是她仍不乐意有人质疑自己的话，含怒而威的瞪了风少辉一眼，才又接着说道，“在这里，我的安危如果整个风寨都保护不了，把你留在身边，也不过是给别人多添一份功劳罢了。”这是实话，有些时候，官兵剿匪，剿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土匪呢。

　　　“……”风少辉听到这些话后，却是无语，默默的跪下向乐心公主行了一个大礼，才硬拖起不肯离开的乐轩离去，不论如何，乐心公主的分析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在乐心公主坐镇下，整个风寨还出了事情的话，那么他的确也无法保证，也没有那个本事能让乐心公主安然无恙，所以，他只好担起了另外一份重任，那就是保护好他们的皇帝陛下，一旦皇帝陛下再也了什么事情，那乐心公主殿下这几年跟景亲王明争暗抢回来的势力，又还有何用呢。

　　　直到风少辉拖着不肯离开的乐轩走过多，乐心公主才问道，“怎么不见那位梦萝姑娘？”这个时候，那个女人不是更应该守着风少轩同生共死吗？

　　　“今天我们也没有见到她呢……”听到乐心公主的询问，韩诺和木枫才惊觉他们好像这两天都没有看到梦萝了，不过那个女人，除了没事守着老三以外，他们还真的很少见到呢，“不知道公主殿下找梦萝何事？”

　　　“没事，只是问问。”乐心公主没有太多的言语，心里却在暗自揣磨，看来这个梦萝跟茗烟联手做的好事，似乎没有几个人知道呢。

　　　“你们要不要乔装一下，跟我到寨门口去瞧瞧？”乐心公主无心再在此事上多做纠缠，反正既然有人做下了这件事情，总会有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心里虽然如此想，但是乐心公主脸上却并不是很好看，对于这个风寨，乐心公主觉得他还是消失最好，否则风少轩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土匪头子的身份，可是再想想风寨里有着多少无辜的老百姓，乐心公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就算是土匪，也是她的子民，她还是做不到那种无情无义的地步。

　　　“也好……”韩诺和木枫对于此事，其实是早有安排，不过他们也想，如果乐心公主肯出手相助的话，那就是最好，起码不用让他们跟官府来个硬碰硬，省却了好多的麻烦。必竟以这个金元皇朝，凤凰公主的睿智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呢。

　　　“等一下……”没等几人动身，暗月就出口唤住了众人，别人如何，她管不着，她只是公主殿下的暗卫，一切都以公主殿下为重。

　　　“什么事……”乐心公主皱了皱眉头不，对于暗月唤住众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开口询问，因为她很清楚，暗月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如果不是真的什么事情的话，是不会开口的。

　　　暗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才对着乐心公主道，“殿下针灸的时辰好像到了……”

　　　“原来是这个，等寨子里的事情处理清楚，应该也不迟吧……”乐心公主听到暗月的话，心里却是暗叹一声，难怪她现在几乎感觉不到腿痛，原来又到了针灸的时刻，对于木枫的针灸之术，乐心公主多少还有一些排斥的，虽然他的医术高超，但是乐心公主受到的痛楚太大，心底多少希望能拖多久拖多久。

　　　“这个是在下疏忽了……”听到暗月的话，木枫心底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差点儿把这事就给忘了，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我这就准备替公主殿下行针，只是……”

　　　“只是什么……”乐心公主追问了一句，不过，听到木枫的回答之后，乐心公主还真恨得不咬掉自己和暗月的舌头，没事那么多话做什么。

　　　“我刚刚说过，这次公主殿下因为早早的下地试步，对经脉多少有些损碍，此次施针，痛楚必不同以往，公主殿下……”

　　　“那就等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清楚再施针吧……”说句心里话，乐心公主可不想双腿一直疼下去，如果没有事情还好说，真有了事情，一直疼痛的双腿，可是会影响她的判断力的。

　　　“还是我先替公主殿下施针吧……”木枫一语打碎了乐心公主心中的小九九，“针灸，必须持之以恒，才能对公主的双腿有奇效，迟了时辰，公主殿下的双腿可能会更加疼痛……”

　　　“知道了……”乐心公主眼看躲不过，只能无奈的应了一句，示意暗月将自己双膝处的衣服给扯开一个口子，摒承前两次的医治传统嘛。

　　　“公主殿下，得罪了……”这一次风少轩不在，木枫只好告罪一声，必竟乐心公主裸露的肌肤，不是他应该看的。

　　　“无妨……”乐心公主没有多言，只是让木枫快些施针，必竟伸头一刀，缩头还是这一刀，只是她没有想到，木枫的此次施针，会让她如此的刺痛，膝盖处仿若有成蚁噬咬，又酸又痛，让她几乎有些忍受不住。可偏偏木枫仿若没有看到乐心公主的痛楚似的，不但没有因此罢手，反而加速了行针的速度，必竟乐心公主不遵医嘱，早了一日自行下地，已经有些偏离了他的医治方案，否则的话，乐心公主也不必受这些罪，来弥补她自己的一时心急。

　　　“还有这些汤药……”知道乐心公主怕苦，早有暗卫将乐心公主的苦汤药和蜜饯一起端了上来，必竟那些苦汤药是不得不服用，那甜嘴的蜜饯就成了不必不可少之物。

　　　“嗯……”乐心公主看着汤药，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却并不急着喝，众人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到乐心公主的面有难色，就知道让公主殿下把这碗药给喝下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韩诺和木枫看着乐心公主的脸色，只能是无奈的对视一眼，他们可不能跟风少轩相比，那可是人家的夫君，就算是把药强灌下去，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还想留着自己的这条小命呢。

　　　看来有一位身份尊贵的老婆，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必竟当她身体不舒服，需要喝这些苦汤药的时候，夫妻夫人真真的是有福同享，有苦同偿呢……

　　　“殿下……”

　　　只不过两人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乐心公主的耐性，她竟然就那么看着那碗散发着浓重苦味的药来发呆，恐怕他们再不出声话，那碗药可就要凉了，要知道，中药汤凉了之后，不但药效大打折扣，就是那苦涩的味道，也是倍增呢。

　　　“……”乐心公主无言的瞪了韩诺和木枫一眼，无奈的将药碗给端了起来，强忍着那浓重的苦涩味道，一口气喝了下去，当然，她身边的暗月还算乖巧懂事，忙将盘中的蜜饯递到了公主殿下的嘴边，等乐心公主连续吃下几枚蜜饯，才开口道，“咱们走吧……”

　　　韩诺和木枫看着乐心公主，还真有些目瞪口呆的感觉，早一点把那苦汤药干干脆脆的喝完不就好了，又何必一定要等到最好的那一刻呢。

　　　乐心公主可不会去理会二人，现在她的双腿已经慢慢习惯了疼痛，直接吩咐暗月将和自己推了出去……

　　　第五十三章 夫妻一体

　　　“你们怎么来了……”

　　　来到了山寨的大门口前，风少轩看着众人的到来，脸色可是非常的难看，虽然他的两位结拜兄弟已经做了乔装打扮，可是他还是一眼就瞧出来众人的乔装，“你们怎么来了，这里危险，快点回去。”

　　　“来瞧瞧热闹……”乐心公主对于风少轩，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怨气，再加上此刻她的身后，可不只暗月一个暗卫，韩诺和木枫自然也是乔装打扮成了乐心公主的侍卫。

　　　“胡闹，这里这么危险，有什么热门好瞧的……”对于自己的结拜兄弟，风少轩可以不去理会，必竟他们有着自保的实力，可是乐心公主不同，她的身份实在是太过尊贵，除了身居高位，可是一点儿自保的能力也没有，待会真要跟官兵动起手来，身边的这些人不一定能够保护好她啊。

　　　“那她呢？”乐心公主指了指躲在风少轩身后的梦萝，“难道梦萝姑娘就不怕危险吗？既然她都敢孤身前来，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她跟你不同，”风少轩话里的意思是，两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不管怎么说，必竟还是尊卑有别，一个是从青楼里刚得到自由身的妓娘，而另外一个，，那可是整个金元皇朝最最尊贵的人儿，一点儿可比性也没有。

　　　“你……”

　　　“大当家的……”

　　　很显然，风少轩的这句话，让两个人都误会了，风少轩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现在的他真的没有时间去解释他那句话的意思，因为官府的总攻要开始了，而且，很明显的是，这次官府根本不想留华人风寨的任何人一线生机。

　　　“小心……”一支利箭破空而来，快得几乎让人来不及防备，而且，这一支箭的走向，很奇怪的是，它既不是冲着这风寨的大当家来的，也不是冲着那二当家去的，或者说它不是冲着风寨的任何一个人，当然，乐心公主可实在不能算是风寨中人。而这支箭，却是冲着她去的，这是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

　　　“卟……”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惊呆了，那是利箭入体的声音，只不过，这支箭没有射入乐心公主的体内，而是射入了飞身替他挡箭的石老三身上，而且看那箭的力道，很明显的是想要乐心公主的命。

　　　“石老三……”、对于替自己挡住利箭的人，乐心公主做梦都想不到，会是这个石老三，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粗鄙的男人，却忘记了，当初风大当家创立风寨的时候，是从来不收留奸佞之人的。

　　　“夫人，老三曾冒犯过你，这一箭……”利箭射在石老三身上，几乎是穿胸而过，让石老三每说一句话，都要费好些力气，但是他还想把话说过完，事情总是压在心中，不吐不快。

　　　“这一箭，往事一笔勾消……”乐心公主发话，她看得出来，这个替她挡住一箭的男人，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一个问题呢，有什么恩怨，也能了了。“木枫，救人……”

　　　“是……”

　　　“真是可恶，老爷，你说那个女人怎么那么命硬啊……”

　　　此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茗烟终于露面了，现在的她，衣着暴露的坐在一个身体略有发福的中年人身上，昨日她从那个梦萝那里，知道了这位县太爷常去的地方，便偷偷的下山，守株待兔的等在这位好色的县太爷常去的地方，一夜过后，她便成为这位县太爷的新任宠妾，听说她知道风寨的位置，又跟风寨的人有仇，这县太爷又怎么不替这怀中的美人出气呢。

　　　“宝贝儿……”好色的县太爷，对于自己这位刚刚收纳的小妾，还是很满意的，当然要哄她开心啦，“别着急，一箭射不中，咱们再接着射啊，反正咱们这箭啊，多的是……”说着，还偷偷的掐了她一把。

　　　“老爷……”此举自然是得到了茗烟的娇声浪笑。“你真坏……”

　　　“哈哈……”县太爷怀抱美人心情自然是不错，对示意身边的弓箭手继续射，“给我射，什么时候射死那个瘸子女人，给我的宝贝儿报了仇，什么时候停止。”

　　　“是……”

　　　除了下令让弓箭手以弓箭开路之外，这位县太爷为了让茗烟开心，还下令所有的官兵待令，等弓箭手停止攻击之后，立即全部攻上风寨，争取一举把风寨给剿灭了。

　　　县太爷此举原因嘛，可是有二，一是为了让这新任的宠妾开心，男人嘛，有时候为了博红颜一笑，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呢，二呢，自然是这茗烟的身份问题，县太爷急于想将整个风寨剿灭，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纳了一个小土匪婆做自己的新宠，是以，不管是对公对私，他都要将整个风寨给连根拔了，最好是鸡犬不留，才能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这个小老婆的秘密。

风寨虽然是土匪窝，可必竟也是风少轩为这寨子里的人打造的安乐窝，跟别的地方那些真正的土匪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最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必为了生活而发愁，必竟不是哪个土匪头子都会有像韩诺一样富甲天下的结拜兄弟呢。但是真遭到官府的围剿，风寨一时之间，还是血流成河……

　　　“公主……”

　　　就在风寨快要被官府给剿来的时候，一群身穿宫廷侍卫服的男子簇拥亠个女子从山底下寻了过来，那是久寻乐心公主无果的青月，找到风寨了。

　　　青月之所以能够找到这里，是因为听说官府今日要大举剿匪，跟随在官兵的身后才找到这里，而青月一眼就看出来了，坐在那个什么土匪大当家身边的，就是当日被掳去的公主殿下。

　　　“快叫那些人停下来……”青月来到这里，就早已经跟县太爷表明了身份，尽管她只是公主殿下的贴身侍婢，但是真要跟这个县太爷比起品级来，就算是她身边的这些个侍卫，也比这位县太爷尊贵。

　　　“可是……”一旁的茗烟还想说些什么，却被青月身边的侍卫狠狠的甩了一个耳光，“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你……”茗烟没有想到，刚刚才巴上一个县太爷，竟然就被别人给甩了一记耳光，想要生气，却又不敢，她虽然有些小聪明，可也看得出来，县太爷，跟这些人比，什么也不是。

　　　“让他们停手……”这些侍卫们现在可不会什么怜香惜玉，当初公主殿下为他们这些人能够活下来，只身跟一个土匪离开，今日能够见到公主，人们又怎么能够再让人去伤害她呢。

　　　“是，是，下官马上让他们停手……”县太爷生怕这几位侍卫老爷，一剑把他给砍了，自然忙不迭让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寒夜大哥，你说朕是不是金元有史以来，最失劲儿的一个皇帝？”

　　　因为担心乐心公主以及自家大哥的安全，再加上又有乐轩的软磨硬泡，风少辉最后终于没有带他远离风寨，而是找了一个地方藏了起来，暗中观察着这场官匪之争，以便随时能够出手相救应该相救的人。

　　　“你……”听到乐轩对自己说的话，风少辉几乎是被吓到了，他……他刚刚是在说什么，难不成他……

　　　“朕想起来了……”乐轩的整个神情和气质都变了，没有去看向风少辉的惊讶，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对于此刻风少辉难得一见的有趣表情，他笑不想来，因为他想起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为何会失忆，。如果当初不是他仗着皇姐的关爱，不那么的任性，那些守护他的暗卫们，相必也不会被人给杀尽，也不会差点把自己的命也给送掉。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听到乐轩终于想起来了，风少辉有片刻的呆愕，然后的举动，就是整个人都跪了下去，虽然他是乐心公主的侍卫统领，但必竟乐轩还是这个金元皇朝的天子，就算他失忆了，他还是整个金元身份最最尊贵的人儿。

　　　“起来吧……”看到风少辉的下跪，乐轩还是淡淡的吩咐了一声，恢复记忆的他，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已经能够拥有了一名天子应该有的威仪，“看来今天这官匪之战，也结束了，咱们也去瞧瞧吧。”

　　　“皇上……”听到乐轩的话，风少辉多少还是有些为难的，这里现在可不是一个天子应该去的地方，再说了，有着乐心公主的命令，他要是再把已经恢复记忆的皇上给带回去，那公主殿下还不生剥了他，“这个，不太妥当吧……”怎么刚刚恢复记忆，就又开始任性了起来。

　　　“没事，我自己会跟皇姐解释的……”乐轩自然知道风少辉在想些什么，必竟皇姐的怒气，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听到乐轩的话，风少辉知道事情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了，不过，好在现在官匪之间的争斗已经结束了，就算公主殿下怪罪，想必问题也不大吧。

　　　“走吧……”乐轩可不会去细思风少辉在想些什么，他是一国之君，只需要对旁人下旨就可以，至于事情的细节该如何去做，那可不是他关心的范围。

　　　第五十四章 青月寻来

　　　“公主，我可找到您了……”

　　　青月终于走到了乐心公主的身边，跪在了乐心公主的脚下，跟随在她身后的那一群侍卫，也一起跪了下来。

　　　“起来吧……”能够再次见到青月，乐心公主也很是高兴，“怎么迟了这么久……”

　　　问了许久也没有人回话，乐心公主无奈的看着青月一直抱着自己的腿哭，只能示意一旁的侍卫答话，一旁的侍卫眼睛也是红红的，但终究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最起码他们没有哭。

　　　“殿下被人掳走之后，我们也随之被人给救了……”说着，侍卫还指一旁一群异族装扮的男子，“本以为公主殿下被掳走之后，也不会离那里太远，就在附近的各个山寨都翻了一遍，结果却没有一点音讯……”

　　　“然后呢……”乐心公主没有多话，必竟侍卫给她的这个答案，她还可以接受，如果他们不在那里寻找一番，那代表她这个凤凰公主识人不明，竟然养了一群不知为主子分忧的笨奴才呢。

　　　“找遍所有的山寨，都找不到殿下的踪迹，我们便扩大搜寻范围，直到找到这里……”说到这里，回话的侍卫小队长，脸色也很是难堪，必竟离公主被掳没有十日也有八日，他们现在才寻到公主，还真是……

　　　“青月，我吩咐你的事呢……”乐心公主看了一眼青月，当初她被掳之前，这个丫头该不会没有听清楚他要说些什么吧。

　　　“我有找啊，只不过风寨这里，又不常常在外劫掠，知道的人还真是不多，如果不是因为……”说到这里，青月把目光示意给了这方水土的县太爷，和他新纳的小妾。

　　　“一群废物……”乐心公主看到青月把目光转向了县太爷之后，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押到一边，等侯发落……”

　　　当然乐心公主这难看的脸色，并不是对着这位县太爷的，要知道县太爷做的事情，乐心公主就算不知道全部，也会有个大概的了解，这脸色，实在没有必要摆给他们看了，她看到是青月身后的那个男人。

　　　“漠北王，好久不见了……”乐心公主看到的，是刚刚走到她面前的漠北王，至于脸色难看，自然也有她的原因存在，在整个金元皇朝的边境小国中，实力最为强横的也就漠北了，如果她这个凤凰公主，有朝一日，真要远嫁和亲的话，这位漠北王，可是第一人选，当然，那是在风少轩真的已经死去的情况下，她为了对付景亲王的势力，不得不走的最后一步棋。

　　　“见过公主殿下……”漠北王也算是青年才俊，哪样都好，虽然不若中原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但其身上也自有一股彪悍气息，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风流了些。

　　　直到此时，风寨里的所有人，才回过神来，不知道是谁先跪了下来，一时之间，忽拉拉的跪倒了一大片，“见过公主殿下，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都起来吧……”乐心公主看着那黑鸦鸦的一片人头，心底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该来的还是来了。

“公主殿下，我们……”风寨里的原本都是一些小老百姓，也是因为受不了县太爷的压迫，才逃到风寨来讨生活，平日里，那位欺压民善的县太爷，就知道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了，如今知道他们的大当家夫人是整个金元皇朝最尊贵的人儿，也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委屈和冤枉都告诉乐心公主，以欺她能帮他们洗刷冤情，必竟无论是谁，也不愿意顶着一个土匪的名字过活啊。

　　　“你们都起来吧……”听着寨子里的人那七嘴八舌头，乐心公主不但双腿，就连头也是隐隐作痛，“把那个县知府给我押过来……”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原本威风凛凛的县大老爷，早已经被刚刚乐心公主的身份给吓呆了，被侍卫给扯过来的时候，身体如同抖筛一般，不停的磕头求饶，要知道，在金元皇朝，对皇亲贵族不敬，已经是重罪，更何况，他还指使人用弓箭射杀乐心公主，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啊。

　　　“县大老爷，好威风啊……”乐心公主看着眼前这个穿官服的男人，心底泛起一股的厌恶，这就是他们天朝的父母官吗？如此草菅人命？简直是该杀。

　　　“公主殿下，饶命啊……”县太爷可是什么也不敢多说，事实已经摆在了主子的面前，他就算是再怎么狡辩，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他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不过是靠溜须拍马，外加行事狠辣，才有今天的这个土皇帝的位置，原本以为，这位凤凰公主跟景亲王在帝都明争暗斗，不会注意到他这样的小喽罗，哪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直接撞在枪口上。

　　　“茗烟，你有何话说……”乐心公主看着这位县大老爷，除了求饶，什么也不会说，原而不再去看他，反正被拎上大堂的，可不单单是这位县太爷，还有他昨夜新纳的小妾，也就是原本石老三的妻子，这风寨二当家的妻妹——茗烟。

　　　“你是公主……你怎么可能是公主……”衣着有些暴露的茗烟，也早已经被乐心公主的身份给吓住了，她有想过，这个瘸子女人的身份，或许会是哪家大户的小姐，充其量也是一个名门闺秀类的人物，却从来没有想到，她的身份竟然会尊贵如此，竟然是一名公主，要知道，整个金元皇朝，也就只有一位公主，那就是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怎么可能，你堂堂一个公主，怎么可能……”

　　　“公主殿下……”青月守在乐心公主的身边，虽然她还没有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有一点儿她却是看清楚了，那就是有人要对她家的公主不利。“他……”

　　　“身为一方父母官，贪欢好色，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咱们这位县太爷，可是桩桩件件都办到了，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县太爷不敢回答，只是把头给低了下去，也不敢再求饶，乐心公主一开口，他就已经很清楚明白，这位公主殿下，已经把他做的那些个好事，都给调查一清二楚了。

　　　“既然你无话可说，那就发配边疆吧，至于你的家眷……”乐心公主见这个县太爷已经不在哭喊饶命，虽然也有些惊奇，但是却没有细想，“酌情而定……”

　　　“谢公主殿下……”县太爷身为这一方父母官，自然知道自己在任时的所作所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但是有两个人，他却恨不得要她们去死，如果不是这两个女人，说不定，他还正在逍遥度日，做他的土皇帝。想到这里，这位县太爷，竟然冲着一旁还无法回神的茗烟煽过去一个狠狠的耳光，“贱人，都是因为你……”

　　　“啪……”

　　　“啊……”一个狠狠的耳光，打的茗烟尖叫出声，终于算是回过神来，她自然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如果不是家人替好苦苦哀求，肯定现在早已经没有命在，但是她还是不服啊，如果没有这个乐心公主，那她肯定已经成为大当家的夫人了，既然左右都是一个死，那她在临死之前，也要替自己出口气。

　　　“你想做什么……”

　　　看到这个疯狂的女人冲向乐心公主，暗月一脚就将她喝的倒翻了一个跟头，恰恰让她躺在了那位梦萝姑娘的脚下，而茗烟也正如她所想，立即放弃了攻击乐心公主的打算，反而向梦萝扑了过去。“都是你……都是你……”

　　　看着两个人厮打在一起，或者说是茗烟扑向梦萝，而梦萝就围绕着风少轩来转圈圈，来躲闭茗烟疯狂的攻击，这一幕，让风少轩大为恼火。“够了，你们两个……”

　　　“大当家的……”梦萝虽然也见过风大当家的怒火，但是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位风大当家的神色几乎就要择人而噬。

　　　“将她二人发往边疆，充做军妓……”对于眼前的这一场闹剧，乐心公主也看得累了，只是淡淡的吩咐了一句，就要转身离开。不能怨她耐性不够，实在是二人的吵闹， 让她的头更是疼痛不已，再加上她腿上的剧痛，已经快把乐心公主所有的耐心都给耗光了。

　　　“公主殿下，我不服……”

　　　茗烟听到乐心公主对自己的判决，被吓呆了，而梦萝听到自己也要被发往边疆，充做军妓，却是忙大喊冤枉，她可不认为自己有多大会罪过，要受到如此严重的处罚，军妓，那可是身为妓娘最惨的一个身份，跟身在青楼不同，如果身在青楼，虽然过得也是迎来送往的日子，但必竟还能有从良的一天，可如果真被贬成营妓，就算有朝一日，她能够从边境回来，这辈子都别想再嫁人了。

　　　“你有什么不服，你以为你跟那位茗烟姑娘，背地里算计什么，公主殿下难道会不知道吗？”见乐心公主无心回答这种小喽罗，而刚到的公主的贴身侍女还不太能搞清楚状况，暗月就算再不想引人注目，也不得不开口驳斥梦萝的话。“发配边疆，充做军妓，对于你来说，是最轻的处罚了……”最起码，暗月是这样认为的，无论如何，好歹还有条命留着，如果是在宫内，不是三尺白绫，就是一杯毒酒，哪里还能轮得到你来喊冤。

　　　第五十五章 漠北王的信物

　　　不管最后众人服还是不服，乐心公主已经回到了风少轩的小院里，至于青月和那个侍卫，自然有人替他们带路，到乐心公主身边侍候，而那个漠北王，有韩诺和木枫来交代，断不会失了金元皇朝的礼数。

　　　“公主殿下……”青月看着自家公主有些憔悴的模样，真是想哭又不敢惊扰公主，只能含着委屈的泪光看着自家的公主殿下。

　　　“好啦……”乐心公主对于自己的敌人可以心狠，但是对于自幼照顾自己，陪自己一起长大的青月，还是狠不起来的，“也不过就是数日未见，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可是……”青月可不会相信自家公主说什么好好的话，她一来到这里，就看到有人在算计自家的公主，那她不在的时候呢？在宫里的时候，还没有人敢如此的明张目胆，怎么出了宫，谁都敢对自家的主子动手呢？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对于青月的眼泪，乐心公主还真是有些无奈，“再说了，这段日子虽然没有你在身边侍候，但是好歹还有暗卫存在啊，你不会以为你家的公主，是任谁都能欺负的吧……”

　　　“可是公主……”归根究底，青月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她虽然在乐心公主身边当差多年，却只是听过这些人的存在，从来没有见过，又有谁知道，那帮人是不是真的能够照顾好公主呢。

　　　“暗月，你跟青月名中都有一个月字，也算有缘，你们好好聊聊……”乐心公主无奈，把暗月给叫了过来，她现在烦燥的很，可是让她把那股燥气发泄在为自己担惊受怕好几日的青月身上，她也有些余心不忍。

　　　“去把木枫叫来……”

　　　打发了青月和暗月，乐心公主觉得自己的双腿却是越来越痛了，她咬紧了牙关，硬是不想让自己吐出一口呻吟，只是向窗外吩咐了一声，没有了暗月在身边，她的身边也不会少了暗卫的保护，至于风少轩，官府攻寨，再加上她的身份被揭露，自然也是事情多多，暂时想必也没有什么时间陪着她。

　　　“是……”

　　　“公主殿下，找我何事……”

　　　韩诺和木枫跟漠北王也算是老相识了，自然是相谈甚欢，主是要人家非常识趣，只字不提为何这位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会在这土匪山寨之中，听到暗卫传令，自然是立刻赶到风少轩的小院，至于韩诺和漠北王，当然也是紧随其后，不是因为他跟这韩诺和木枫相谈甚欢，而是因为这乐心公主的热闹，实在是难得一见啊。

　　　“你来的下正好……”乐心公主任由青月将自己额头细密的汗珠拭去，这个丫头，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她，又回到屋内伺候来了。“我的腿现在好痛，有什么办法可以止痛……？”

　　　“很痛……”木枫此时才注意到乐心公主的额头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不禁眉头皱了起来，再听到乐心公主的呼痛声，不由枫迅速的将乐心公主的手腕给执了起来，替她把起脉来，片刻之后，木枫才把乐心公主的手腕放下，却不知道该如何向乐心公主表明她的状况。

　　　“直说无妨……”乐心公主自然也有注意到木枫皱着眉头，以为是自己的双腿又有什么变故，不禁催她开口，必竟这双腿是她的，就算真有什么问题，她也要问个清楚。

　　　“殿下双腿剧痛，还是因为早上……”

　　　“我知道，有什么办法止痛……”听到木枫如此开口，乐心公主就了解了他想表达的意思，自然无须他多做重复。“你只需要告诉我，可有什么办法止痛就好。”

　　　“没有办法……”木枫回答的很是干脆，必竟乐心公主当日服食水蛭，导致自身精血不足，才被人钻了空子，有机可趁伤了腿上的经脉，现如今又没有照他的吩咐好好调养经脉，早了一段时间下床走路，这让他很是为难。

　　　“为何我以前没有这么痛……”

　　　“应该是老三在的时候，曾经替公主用内力按摩经脉，所以……”木枫听着乐心公主的问话，自然也有他的推测，很不幸的是，他还真是完全给猜对了，“现在只是到了最后一步，公主殿下只需再忍耐几个时辰，双腿也就不会再痛了。”

　　　“没有别的办法？针灸，或者汤药……”为了自己不再如此疼痛，乐心公主觉得喝些苦汤药，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木枫听着乐心公主的提议，只是无语的摇了摇头，如果这些方法管用，难不成他还不会给公主试用吗。

　　　“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

　　　“要不，我来给公主殿下按摩一下双腿？”漠北王原本一直在一旁听着，只不过短短几句话，他就已经把事情分析了一个大概，对方既然是这金元皇朝的公主殿下，那他不妨毛遂自荐一下。

　　　“青月，你帮我好好的招待一下漠北王。”乐心公主瞪了漠北王一眼，哪里能够不知道他的心思呢，认识他也有数年了，能不清楚这位漠北王的底，绝对的浪子一枚，没事会好心的替她按摩，摆明了就是没事想占一下便宜。

　　　“是……”青月听了乐心公主的话，虽然不太乐意，但还是面无表情的把这位漠北王给‘请’了出去，“现在公主身体不适，王爷殿下还是不要烦扰的好。”

“心儿哪里不舒服……”风少轩听到韩诺下人的信，忙赶了回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乐心公主满头的细汗，似乎在强行忍耐着什么不适。

“没事……”乐心公主打掉风少轩探向自己额头的手，“你的事情忙完了……”风寨经过官府的这一番破坏，也算是伤亡了不少人，可是却不见得一定要这个大当家的出面料理。

“本来早该回来了，被茵娘给拦住了……”风少轩自然也是知道乐心公主心中怨气颇深，自然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被人拦在外面的事情，给细细的讲出来。必竟对于这位茵娘溺爱妹妹的程度，有什么事情，大家也能够猜出来。

“她拦你做什么……”乐心公主对于这件事情，还真是有些不太理解，要说起来，茵娘和茗烟也算是大家闺秀出身，怎么两人的性格差如此之多，想必如果不是因为茗烟的性格问题，那这个风寨大当家压寨夫人的位子，恐怕也等不她这个凤凰公主来做吧。

“能做什么，还不是因为她那个妹妹的事情……”这一次，风少轩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再替茗烟求情了，再大的事情，就算经历再大的怨气，也不能出卖寨中的兄弟姐妹啊，如果说不是茗烟，风寨也不用跟官府如此针锋相对啊。（只知道怨别人，不知道反省自己，估计就是风少轩现在的写照了。）

“她原本还想再来求你，被我拦下了……”风少轩小心翼翼的看着乐心公主的脸色，现在肯定不是替她们求情的好时机啊。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风少轩见乐心公主闭上了眼睛，自然也知道她是累了，对着韩诺和木枫说道，“老大老二，你们也回休息一下吧，我来照看心儿就好。”说着，就将她给拦腰抱了起来，没想到，还没有走两步，脖子就被人给架了一把匕首。“放开公主殿下……”

　　　“这把匕首倒是精致华贵的很，我看到了，拿开吧。”说实话，感觉到风少轩停下脚步，乐心公主便睁开了眼睛，可是看到青月拿出一把精致的匕首来，乐心公主就更有些惊讶，原本处事细致谨慎的青月，什么时候这么胆大了，那把匕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物件？

　　　“公主……”青月有些不是很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她很清楚，那就是她不能让这个男人就这把公主殿下给抱走。

　　　“收起来吧，我和他前几日，就成婚了……”风少轩依然把乐心公主抱在怀中不肯放开，乐心公主只好就这样跟青月说着话，既然他抱着一个大活人，都不觉得累，那她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公主……”听到这话，青月把匕首收了起来，却是跪了下去，这一跪，不是因为差点儿伤了一个主子，而是身为公主的贴身侍婢，她不但没有保护好公主，竟然让公主受到了那么大的屈辱，公主殿下竟然嫁给了一个土匪，金元皇朝堂堂的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竟然招了一个土匪做驸马。

　　　“青月，你仔细看看他，你可认识？”乐心公主示意风少轩把自己放下，可是风少轩却是不放心，虽然他有听人说，但是必竟他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心儿能够自己走动，是以仍把她放到了轮椅之上，而乐心公主却是轻轻拍着青月的肩膀，让她先好好看一眼风少轩。

　　　“公主殿下，他……”青月示意，抬起头来仔细观察了风少轩一阵，才醒过神来，这个男人，他不就是，就是……

　　　“知道就好，你先退下吧……”

　　　“可是……”青月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乐心公主，不，或者说是风少轩已经不给她这个机会了，风少轩直接抱起他的心儿，进了寝室，他还需要向往常一样，用自己的内力替他的心儿疏通筋脉呢，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陪这个丫头啰嗦，否则光是这双膝处折磨人的疼痛，他的心儿又能忍受多少时间呢。

　　　第五十六章 温柔小意

　　　“我刚刚已经吩咐人准备热水了，等会儿我替你按摩好双腿后，你再去沐浴，可好……”终于屋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风少轩对着自己的妻子，自然也多了几分柔情，当然，那些个暗卫们不算，就算是算上，也没有谁会不识趣的，偷看自家主子在屋内的亲热。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有风少轩替她按摩双腿，那膝盖之处的痛楚，果然是小了很多。

　　　看到乐心公主享受的模样，风少轩的脸上也浮现了几分暖意，等到按摩的时辰差不多了， 乐心公主也快要睡着了，风少轩脸上的笑意更甚。

　　　“心儿，醒醒，醒醒……”

　　　“嗯……”听到风少轩的呼唤，原本有些昏昏欲睡的乐心公主勉强睁开了双眼，昨天因为跟风少轩起了争执，再加上他又一夜没有回房，乐心公主几乎是快到天亮才眯了一会儿，就又睡不着了，再加上今天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她的双腿也是总在不停的疼痛，让她精神耗损巨大，实在是困倦之极。

　　　“沐浴之后再睡……”风少轩将乐心公主抱起，放在浴桶旁，刚刚还很纳闷她的配合，却发现她的心儿闭着双眼，仍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让他不由的好笑。

　　　轻轻的脱下乐心公主身上的衣服，风少轩把乐心公主抱入浴桶，归根结底，他还是舍不得让她的心儿如此睡去，必竟他有听到木枫提过，今晚一定要替乐心公主淋浴一下，否则的话，让乐心公主带着那一身的香汗入睡，对于公主殿下的身体恢复，极为不利。

　　　“嗯……”乐心公主轻轻的嘤咛一声，显然是风少轩的按摩，让乐心公主感到极为舒适，孰不知，她的低吟，却是引起了风少轩体内的欲火，本来嘛，两人本是少年夫妻，再加上新婚不久，原本乐心公主也一向是任他施为，可偏偏两人昨天起了争执，风寨又多了些杂事，让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和解。

　　　“心儿，我的心儿……”风少轩没有多久，也下了浴桶，经过一天跟官府的紧张对恃，他也是很累了，还在耗损内力帮乐心公主按摩双腿，真的让他有些支撑不住呢。

　　　“嗯……”乐心公主感觉到风少轩的气息，自然是眼睛也懒得睁开，感觉到他在浴桶内的靠近，乐心公主的眼睛，也只是微微的眯了一下，便张开自己的双臂，直接把她的体重挂到了风少轩脖子上，这一举动，倒是让风少轩有些哭笑不得，她的这个举动，让他怎么把她给吃下去啊，试问新婚娇妻，软玉温香的挂在自己怀里，却是睡得极为香甜，这让身为夫婿的他，是下手也不是，不下手也不是啊。

　　　匆匆忙忙把两个人身上的水珠给擦干，风少轩把乐心公主又抱回了床上，可是看着乐心公主睡得香甜的模样，他又实在是不忍心打扰于她，只好替乐心公主盖好锦被，他自己又跑出去冲了几遍冷水再回来睡。

　　　自从风寨的人，知道乐心公主的身份后，那个小梅就说什么也不来打扰这大当家的和公主殿下的休息了，必竟人家只是一平民老百姓，说难听点，还是一个小土匪婆，对着大当家夫人那公主的身份，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发怵的。

　　　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反正乐心公主身边的侍婢青月也已经到了风寨，有了青月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小梅那个临时婢女了。

　　　“公主……公主……”

　　　一大清早的，青月就准备好了洗漱之物，站在这乐心公主和风少轩的小院里，等着二人起身之后，好服侍他们。

　　　听到门口的呼唤，舒舒服服睡了一夜的乐心公主，总算是清醒了过来，刚想要动身，却发现自己被人紧紧的搂在怀中，更更可气的是，身上竟然没有除了锦被，跟那个死土匪一样，都没有寸缕遮身。

　　　“醒了……”整整一夜，风少轩都是把乐心公主给紧紧的搂在怀中的，而他，却是被欲望给整整纠缠了一夜。

　　　“醒了……”乐心公主试着想要掰开困在自已腰间的铁臂，睡着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她已经能够感觉到身后那虎躯那火烫的体温了，再不起身离开，恐怕会被生吞活剥掉的。（你还剩下什么让人剥啊，昨天晚上就已经给剥光了的啊。）

　　　“公主，公主，您起身了没有，我要进来了……”青月站在门口，听到屋内已经有些动静了，就想要推门进来。

　　　“不要……”乐心公主推不开风少轩的铁臂，却被人家的一个翻身给压在了下面，让她差点尖叫出声，喝止青月推门，或者说是破门而入。“我想再睡一会儿，你把洗漱的东西放在门口就好……”

　　　“可是……”青月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突然现身的暗月给吓到，而暗月一声未吭，直接扯着青月离开了。

　　　“你拉我做什么……”直到被拖出风少轩的小院，暗月才放开青月的手臂，放它自由。

　　　“公主殿下已经跟人成亲了……”暗月真有些佩服这个女人的白目，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如何当上公主殿下的贴身女婢的，竟然如此的不知趣。

　　　“那又如何……”青月不是很明白暗月的意思，公主殿下成亲了，这事情她昨天就已经知道了，可是这跟她服侍公主有什么关系吗？难不成成亲之后，就不用起床洗漱了吗？

　　　“没有如何，你就在门口等，等公主殿下唤你的时候，你再进去吧……”暗月可没有心情替青月讲解些什么，再说了，她自己还是一个大姑娘家，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对，只能冷冷的丢下一句之后，消失不见了。

　　　“喂，你……”不只暗月嘀咕青月，青月也在心中暗暗嘀咕暗月呢，话只讲了一半，就不见了人影，她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月儿，你在做什么……”

　　　漠北王大清早醒来没有什么事情，也懒得跟韩诺和木枫应酬，是以自已到这寨子里闲逛，不知不觉的就逛到了风少轩和乐心公主的小院外，当然，你说这位漠北王是刻意寻到此，也是可以，只不过这个刻意，可不是针对乐心公主而言，而是为了他眼前的这位谨慎胆小的俏佳人。

　　　“见过王爷……”青月听到有人说话，本来想高高兴兴的打个招呼的，可是转身看到是漠北王之后，原本高兴的神色，就落了下来，恭恭敬敬的行了一个宫廷的礼节，就不再说话。

　　　见到青月如此，更是让漠北王起了逗弄之心，虽然早年来到这金元皇朝，也曾见过乐心公主殿下的这位侍婢，可每次的相见，都不如此次在效外将她救起来的震撼，让他时不时的就想招惹一下这个谨言慎行的小宫女，来增加自己在这金元皇朝的乐趣，如果可行，他还真想将这个小宫女给讨回去做妃子呢。“怎么不高兴见到本王……”

　　　“王爷说笑了……”青月皮笑肉不笑的给漠北王演示了一个笑脸，“王爷对青月等有救命之恩，青月怎会不高兴见到王爷呢……”

　　　“你这表情……”反正漠北王也没有什么事情，自然是在这里闲闲的逗青月说话。

　　　“公主殿下好像在唤奴婢了，王爷失陪……”

　　　话题回转，再说到乐心公主和她这个土匪夫君身上，大清早，风少轩自然不会放过跟自己娇妻亲热的机会，一番运动之后，风少轩才把乐心公主又搂在怀中。想说些什么，却是欲言又止，似乎不好开口。

　　　“怎么了……”刚刚被风少轩一番折腾，乐心公主又有些昏昏欲睡，但还是没有错过风少轩脸上为难的表情，只是娇声的问了一句。

　　　“心儿……”风少轩一个用力，自已躺正，让乐心公主趴在自己的怀中，“这次官府来剿灭山寨，你对茗烟和梦萝是不是……”

　　　“寨子里死伤了多少兄弟……”没让风少轩把话说完，乐心公主的脸色已经是很难看了，她就知道，这个臭土匪时不时的想要替那两个女人来求情，想到这里，乐心公主就要从风少轩的身上给爬下来，可是风少轩的力道用得恰到好处，既伤不到乐心公主，又绝不可能让她从自己的怀中挣脱。

　　　“这个……”原本被自己的娇妻打断话，风少轩的脸色就有些难看，必竟昨天晚上那许东阳的妻子茵娘听到了对茗烟处理的结果之后，本来想要向公主殿下求情的，可是都被那些个侍卫给挡了回去，所以又求到了他那里，他风少轩本就是文人出身，这怜香惜玉四个字的意思，他还是明白几分的，就算不看茵娘的面子，看到许东阳这个二当家的份上，他也会替那个茗烟再求一次情。

　　　可是偏偏风少轩没有想到的是，乐心公主一开口，首先问的竟然是风寨的死伤人数，这让他原本一肚子劝诫的话，都没有办法吐出来。

　　　第五十七章 不可原谅

　　　“寨子里的人数，经过官兵的这次围剿，死伤最少有两成之多，大多数都是伤在弓箭之下……”既然乐心公主问起，风少轩自然是好好的回答了，这种问题，没有必要隐瞒，再说了就算是瞒也瞒不住，现在他的心儿身边，除了暗卫之外，又多了几个侍卫护在身边，将来寨子里的风吹草动，有什么还能瞒得过她呢。

　　　“就算我放过那两个想害我的女人，你寨子里的兄弟姐妹们能答应吗？”乐心公主很是大度的问了一句，虽然那支弓箭差点伤到她，可必竟是被寨子里的人给挡住了，她可以说是毫发无伤，可是，那他们寨子里的兄弟姐妹呢？他们可不跟她一样，有人舍向挡在身前啊。

　　　“这个……”对于这一点儿，风少轩确实没有细想，乐心公主说到此处，他的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虽然一定要替寨中的人出这口气，可也不必把她们送往边境充当营妓吧……”

　　　“金元明律规定，犯人子女者，除穷凶恶徒外，充当营妓一年，便何获得自由身……”乐心公主也懒得再废力气挣开风少轩的箍制，索性直接趴在风少轩的身上，直视着他的眼睛，“该不会是做土匪做久了，把这金元的律法全都给忘了吧。”

　　　“你既然能够想到此处，想必也不是很想要茗烟和梦萝的命，索性再来个天恩浩荡，对她们再从轻发落吧……”风少轩对于女子充当营妓一事，一向是嗤之以鼻，在金元皇朝，女子地位虽然说不上十分的低下，但是也是处于弱势群体，再加上最最关键的贞洁二字，如果真让茗烟和梦萝去了边境，还不如直接赐死爽快。

　　　“从轻发落，也可以，一人三尺白绫吧……”

　　　“心儿……”

　　　“要不鸠酒也可以……”

　　　“心儿……”

　　　“青月……”乐心公主强力挣脱了风少轩的箍制，而风少轩还真是怕自己会伤到她，无奈之下只能松开，可是乐心公主一得到自由之后，就大声呼唤自己的贴身侍婢，有青月在身边，才能最了解她的需要。

　　　“公主殿下……”青月听到乐心公主的呼唤，急急的丢下了那位漠北王，来到了屋内。

　　　“让人准备沐桶，我要沐浴……”乐心公主任由青月将丝缕披在自己的身上，“扶我到那里去……”说着，乐心公主还指了指梳妆台，现在的她，根本连风少轩都懒的看一眼，生怕再在这张床上跟他呆下去，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发狂了。

　　　“公主殿下，您的腿……”青月眼愣愣的看着乐心公主慢慢的将自己的双腿给挪到地上，心中很是吃惊，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公主殿下的双腿……

　　　“寨子里有位神医……”

　　　“是……”听到公主殿下不愿多言，青月自然是不敢再多嘴相问，反正公主殿下已经能够站起了，那就比什么都好。

　　　等替乐心公主沐浴完毕，青月才又接着说道，“公主，外面有一个妇人，自称茵娘，来了好几次了，说是有事相求，您看……”

　　　“随她去……”乐心公主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出，自然是毫不在意，“帮我整理好，我要去瞧瞧石老三去。”必竟人家昨天替她挡了一箭，如果不闻不过，实在是说不过去。

　　　“石老三……是替公主殿下挡了一箭的那个人吗？”昨天有支利箭，差点射中乐心公主，这件事情，青月又怎么可能没有听说呢，只不过她一心扑在该如何照顾公主上，没有多做理会，只是找人把情况问了一番。当然，没有人会白目到把那个石老三曾经意图侵犯乐心公主的事情说给他们听，否则的话，那个石老三没有中利箭而死，也会被乐心公主的侍卫给剁成肉酱。

　　　“嗯……”乐心公主最终又坐在了那轮椅之上，不是她偷懒，也不是因为她喜欢坐轮椅，而是青月说，早上有一位木家的公子来交代过，公主殿下腿伤初愈，还是不宜多做走动。

　　　“那……”青月指了指躺在床上，至今没有动静的新任驸马爷，不知道该如何呼于他，但总不能把他就这么扔在床上吧。

　　　“不用管他……”

　　　“情况如何……”

　　　乐心公主被青月推着，直接来到了石老三的住处，现在他那里还有几个木枫身边的厮陪着，听到乐心公主的声音，除了躺在床上的石老三，所有人都跪了下来，向乐心公主请安，当初不知道公主殿下的身份，自然可以把这个礼节给省了，如今知道了，又有几人有胆子敢对乐心公主不敬。

　　　“大夫人……哦……不，公主殿下……”听到声音，石老三也睁开了眼睛，勉强起身，想要向乐心公主行礼。

　　　“躺下吧，不必多礼……”乐心公主示意石老三躺下，“我来看看你，说到底还要谢谢你替我挡了一箭呢……”

　　　“草民不知道您是公主，当初……”石老三做梦都没有想过，大当家从外面掳回来的瘸子女人，竟然会是这金元皇朝赫赫有名的凤凰公主，想到自己当初曾意图侵犯于她，真是吓出一身冷汗。

　　　“昨天不是说过了，不知者不罪，你救我一命，所有的过错，我都不再计较。”乐心公主没让石老三把话说完，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实在没有必要总是旧事重提。

　　　“谢公主殿下……”

　　　“公主，公主我求求您……”

　　　就在乐心公主还在屋内探视石老三的伤势的时候，就听到茵娘在外面又哭又喊，让人不胜其扰。

　　　“公主殿下，这……不知道二当家夫人她……”石老三也听出了茵娘的声音，自然也有些疑惑，必竟他跟茗烟的婚事，不过是寨中的一个笑料，自然不会脸上贴金的称呼人家一声姐姐。

　　　不过，茵娘的呼喊让乐心公主的脸色很是难看，曾经还以为这个茵娘知书达礼，想必也是一个识趣之人，怎么今日会如此的不懂礼数呢。不过，当她看到石老三脸上的疑惑的时候，终于决定还是卖他一个人情。

　　　“找你们公子来，让他想办法，把石老三给我抬到大厅去……”乐心公主直接吩咐木枫留在这里的几个小厮，必竟想要让石老三安然的被抬到大厅，这几个小厮还办不到呢，然后才对着石老三道，“有些事情，到大厅里，我还想想听听你的看法。”

　　　“可是，公主殿下，草民……”听到乐心公主如此说，石老三还有些惊讶，有什么事情需要还需要他这个粗人的看法呢，他实在是想不通呢。

　　　“就当是看一场闹剧吧……”乐心公主是这么回答石老三的话。

　　　乐心公主让自己身边的侍卫想办法去通知风寨里的所有人，既然茵娘总是想替自己的妹妹求情，那她不妨也听听这寨中兄弟姐妹的想法，如果这风寨里的人，认为把官兵招来的茗烟和梦萝可以原谅，那她也不会做这个小人，自然会对她们从轻发落，否则的话，大家最好还是闭上自己的嘴巴，不要老打扰她的清静。

“公主殿下千岁……”寨中的人得到乐心公主的召集令，自然是能动的都来了，整个金元皇朝，你可以不知道皇帝是谁，却不可以不知道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是哪位。当然，这些来的人当中，风少轩和他的两个结拜兄弟也夹在其中，，当然，这许二当家的也少不了，不过，还有一个看热闹的，有些出乎乐心公主的意料，那就是漠北王，不过，来了就来吧，乐心公主总不能把人家给赶出去吧。

　　　“都起来吧……”乐心公主虽然还是一身的素衣，却凭添了几份威仪，让风寨的老老少少几乎不敢直视。“今日让大家前来，只为一件事情，我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乐心公主也知道众人现在是一头雾水，“昨天官府出兵剿匪，大家也都亲身经历过了。风寨地处隐蔽，寨内也确实有人内神通外鬼，这主要目的嘛，就算我不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到几分。”

　　　“内神通外鬼……”

　　　“……难不成真是茗烟那丫头……”

　　　众人听了乐心公主的话，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似乎都不太敢相信，不过大家都知道，前日晚上，那个茗烟就失了踪，怎么会那么巧，第二天寨子里就被人攻击呢。

　　　第五十八章 绝对不能饶恕

　　　“你们胡说，茗烟姐姐才不会做那样的事情呢……”

　　　正当所有人都议论纷纷的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反驳乐心公主的话了，哦，确切说也不是反驳乐心公主的话，而是对于寨子里人们的议论纷纷提出抗议。

　　　“你怎么会认为我们是在胡说呢……”乐心公主看着跳出来说话的小丫头，脸上却是有着淡淡的笑意，如果这小丫头不出声，她不真是几乎忘记了这个人的存在呢，她也不是旁人，就是许二当家的亲妹妹小星，当初她可就是被她们二人设计，遭到石老三的侵犯，差点儿就失身给他呢。想不到今天这个鲁莽的小丫头，今天又开始替那个茗烟出头了。

　　　“茵娘嫂子人那么好，茗烟姐姐怎么会……”小星不知道该如何替茗烟反驳，必竟现在她的嫂子还跪坐在地上呢。

　　　“你的兄长也不失精明，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一个妹妹……”乐心公主其实是很喜欢这样没有心机的小丫头的，那起码可以给她的生活凭添一份乐趣，只不过可惜的是，宫里是不适合没有心机的人生存的。

　　　“这怎么能一样……”小星姑娘根本不知道这位公主殿下到底是在讲些什么，不是在讨论茵娘嫂子和茗烟姐姐吗？怎么又扯到她跟哥哥的身上去了？

　　　“小星，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哥……”

　　　“闭嘴……”许东阳瞪了自己的妹妹一眼，将她拉回人群，交给自己的父母好好看护，现如今可不比以往，那厅上坐着可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如果公主殿下翻起旧帐来，他这个宝贝妹妹的小命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呢。最最怕的是，会因为茗烟的事情，诛连到他们全家呢。

　　　见众人都无话可说，乐心公主让人把茗烟和梦萝都带到了大厅，当然还有那位鱼肉乡里的好色县知府，都让他们老老实实的跪在大厅里，然后才向着一旁一直跪坐的许二当家夫人说道，“茵娘，你自己给这里的老老少少一个交代吧……”

　　　“公主殿上，我求您，饶了茗烟吧，她还小，年少无知……”茵娘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已经被吓坏的妹妹，还有那大厅里所有老老少小怒视的眼睛，终于又难堪的低下了头，然后向乐心公主不断的请求着。

　　　可是乐心公主却只是那么看着，根本没有出声，反而是寨中的老老小小看不下去了，自从这个茗烟和梦萝跟这位县太爷一起带上来之后，所有人都愤怒了，恨不得冲上前去对他们暴打一番，只不过被乐心公主的几名侍卫给拦住了。

　　　“心儿……”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如此处理此事，很是不满，这不是明白了不给她们二人活路吗？在大家伙的怒气之下，茗烟和梦萝怎么可能还会有命在……

　　　“公主殿下，请您饶恕茗烟吧……”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茗烟的这个嫡亲姐姐——茵娘在替自己的妹妹求着情，别人都想这几个人最好死掉，就连当初最疼爱茗烟的许家二老也是一脸的冷色，丝毫不肯上前说情，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她的相公。

　　　“发配边疆，充当营妓，三尺白绫，鸠酒一杯……”乐心公主看着大厅内的老老少少，示意他们安静下来，然后给了茗烟和梦萝一次选择的机会。

　　　“公主……”茵娘没有想到乐心公主心肠会如此之狠，一时之间倒是没有了话说，可是当她目光扫过乐心公主身边不远处的石老三时，心中的希望又生了起来。“石老三，茗烟必竟是你的结发妻子，你就求求公主殿下，放过她吧。”石老三在山寨门口，替乐心公主挡的那一箭，几乎在整个山寨都传遍了。就连茵娘这样躲在寨子里的妇人，也有听到消息。

　　　“二当家夫人，您忘了，我跟您妹妹的婚事，前日便已经作废了。”石老三到现在才明白，公主殿下把自己带来看热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这个热闹，还真是……

　　　“可她必竟跟你是几日夫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求求公主殿下……”眼见求乐心公主无果，茵娘只好把希望放在了石老三身上，必竟他现在于乐心公主有着救命之恩，如果他能替茗烟开口相求，没准公主殿下会饶茗烟一命呢。

　　　“我跟她，半日夫妻也未曾做过，”没想到，石老三听到茵娘的话，不是摇了摇头，“二夫人似乎忘了，我跟她成亲之后，你那妹妹就一直守在许家，从未踏入我院中半步，只是有名无实，实在是谈不上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有公主殿下作准，我们的婚约前晚便已经解除了。”

　　　“可是，茗烟没有收到你的休书，她还是你的妻子啊……”茵娘现在什么都顾不得了，她只想把茗烟跟石老三绑在一起，那么她这个妹妹可以还会有一线生机。

　　　“就算她还是我的妻子，背夫偷汉，要浸猪笼，同样也没有半分生机。”石老三为人是粗莽了一些，但是必竟不是傻子，对于这位二当家夫人的那点心机，他还是能感觉出来的，不过的是，他真的对那个女人无意。小小年纪已是如此狠毒，真要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到时候恐怕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心儿，你何必强人所难……”风少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乐心公主给人的三个选择，无论哪个，都是没有活路的。更何况，让许东阳的妻子，在这个大厅内如此的苦苦哀求，也实在是有些过份。“你既然能够给他们三个选择，那就能够给他们第四个选择……”

　　　“住嘴……”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一声娇叱。

　　　“你……”被自己的老婆如此的训斥，风少轩可是感觉颜面大失，不由的上前一步，将乐心公主的手腕抓在手里，“她们必竟是女人，你就不能从轻发落……”

　　　“放手……”乐心公主怒瞪着风少轩，两人现在全没有了今天早上在床榻缠绵时的甜蜜气氛。

　　　“不放，除非你放了她们……”风少轩开始执着起来，不肯放下乐心公主的手，可偏偏他们在所有人的眼中是夫妻，乐心公主的那几个侍卫，自然是不好上前相助。

　　　“好，只要你问问你们寨子里的这些人啊，他们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就给她们特赦。”乐心公主将皮球推给了寨子里的所有人，既然他这个寨主不同意她这个妻子的观点，那就让寨子里的所有人都来评评理吧。

　　　“不能放，不能放……”

　　　“是啊，不能放……”

　　　“这样的贱人该杀……”

　　　听到乐心公主跟大当家的争执，大家伙自然是站在了乐心公主的这一边，不管怎么说，公主殿下都是在替他们出气啊，必竟这次官兵围剿，寨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伤亡，又怎么可以轻易的放掉那始作俑者呢。

　　　“你们……”风少轩看着大厅里人们的激动情绪，不知不觉的松开了乐心公主的手，没想到，乐心公主的手一得到自由之后，就反手‘啪’的甩了风少轩一记耳光。

　　　“心儿，你……”风少轩从来没有想过，自已有一天会被他的心儿当众打耳光，这可不单单是面子问题了。

　　　“……”

　　　“皇上驾到……”

　　　没等风少轩问乐心公主为什么打自己一记耳光，就听到有人高喊了一句，“皇上驾到。”

　　　“开什么玩……”风少轩揉了搡自己被打的脸庞，回过头去，刚想喝斥一声，却发现，这皇上，也就是他们那新结拜的四弟——乐轩，是真的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不同以往，乐轩身穿便服，身边还带了几个侍卫。虽然人数不多，但却真有了皇家的威仪，这让风少轩可是有些疑惑了，“你……”

　　　“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别人可以不跪，但是漠北王身为边境小国的国主，算是这金元皇朝的属国，见到这位主子，却不能不行礼。

　　　“王爷免礼……”乐轩淡淡的看了一眼风少轩，没有说话，只是伸手虚扶了一下漠北王，然后走到了乐心公主的身边，双膝一并，“皇姐……”话里多少有些哽咽。

　　　“站起来……”乐心公主看到自己皇弟向自己跪下，脸色更是难看，“你是这金元皇朝的皇帝，整个金元上上下下，除了天地，就只有祖宗值得你去下跪，难不成你忘了吗？”

　　　“皇姐，我错了……”乐轩对于乐心公主的怒斥，回答的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但却依言很快的站了起来。必竟身这一国之君的他，如此众目睽睽的向着自己的皇姐下跪，实在是不太好看。

　　　“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难不成还要我教你……”乐心公主没有好气的瞪了一眼乐轩，将自己袖中的罗帕递于他，帮他拭去眼泪。“既然已经经历了这么多，那往后就要记住，在整个金元，你是最大的，除了天地跟父皇母后，没有任何人经得起你一跪，皇姐也不行。”

　　　“嗯……”

　　　第五十九章 该回宫了

　　　“心儿……”

　　　风少轩见乐心公主只顾跟乐轩聊天，不禁开口唤了一声，虽然挨了一记耳光，让他很不高兴，但如果他的心儿能够对茗烟和梦萝网开一面的话，那就是再好不过。

　　　“皇姐，咱们该回宫了……”乐轩原本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刚刚的事情说给他听了，对于风少轩的游说，乐轩也是很不高兴的。不过，夫婿是皇姐自己挑的，事情也需要皇姐自己处理，实在没有他置疑的余地。

　　　“好，咱们回宫……”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出宫已经有段时日了，也真应该回宫了，必竟再在外面呆下去，谁又能保证宫内不会变天呢。

　　　“心儿，你就不能放过她们……”眼见乐心公主就要跟着乐轩离去，风少轩又一把攥住了乐心公主的手腕，他不敢奢求身为监国摄政的乐心公主留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最起码让她饶过那两个女人。

　　　“我放过她们，你为什么不求求她们放过我……”对于风少轩一而再，再而三的替茗烟和梦萝求情，乐心公主算是彻底的失望了，这个男人，根本不是当初跟她有着山盟海誓的风少轩，否则的话，他不会为了别的女人向她如此的苦苦哀求。就算他和那两个女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必竟她们做出了伤害她的事情啊，虽然身为公主，她的身边有着侍卫的保护，但是那并不能证明她就要放过意图伤害她的人啊，如果她真如风少轩所想的那样，恐怕早被景亲王的势力给害的尸骨无存啦。

　　　“心儿……”

　　　“公主殿下……”

　　　“准备两条三尺白绫和两杯鸠酒，让她们自己选择，没死的，送往边境充做营妓……”最后一次，乐心公主甩开了风少轩的手，自己站起身来，慢慢的走了出去……

　　　出宫的时候，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都算得上是微服私访，现如今回宫，却是声势浩大，虽然他们也很想悄悄的回宫，但是漠北王却告诉了乐心公主一个消息，那就是他为什么会突然来到金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不单单是他这个漠北的国主，金元皇朝所有的周边小国，只要自感能力高人一等的有为青年，都在这几日峰拥百而至。

　　　“景亲王向各国撒下名贴，说是当初公主殿下向各国皇孙公子许下的五年之约已经到期，是以在广开天下之门，选一如意的东床快婿。”这是漠北王的原话，虽然他不太相信乐心主会真的如此选婿，但是为了他的子民，他到也想一试，试问，如果哪个边陲小国，能够得到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做为后盾，那他的国力最起码也要强上几分吧。

　　　“这老匹夫，他竟敢……”听了漠北王的话，乐心公主在回宫的路上，可是一路咬牙切齿的走过来的。

　　　“皇姐那……”乐轩虽然恢复了记忆，也忆起了自己的身份，但必竟当初事事有自己的皇姐为自己打点，如今连乐心公主都要被人算计了，他就算有心振作，却又不知该如何帮起。

　　　“回宫再说……”乐心公主就这样一路恨恨的想着办法，直到回到了皇宫之后。

　　　“王叔，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广发请贴，邀请那些个皇孙贵族前来……”乐心公主一回到宫中，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景亲王质询，必竟在这个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还是她这个凤凰公主，为什么她的终身大事，竟然还敢有人乱下决定。

　　　“公主殿下似乎忘了，当年许下的五年之约了……”景亲王早就想过，如果乐心公主知道自己暗中做的手脚会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她做的竟然会如此狠决，当初引诱皇帝出宫的那个内侍，竟然会被人直接处以极刑，再加上那些个曾暗中帮他算计过这姐弟的大臣们，也都被暗中灭了九族，一时之间，让他的手下都人心惶惶。所以这一次，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才能一路之上顺顺利利的进了皇都，来向他这个景亲王兴师问罪。

　　　“就算我忘了，那又如何……”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的这个王叔，直言自己早已经忘记此事，“王叔把这件事情，旧事重提，可有什么用意……”

　　　“荒唐，本王身为你的皇叔，又能有什么用意，要知道，我殃殃大国，说话一言九鼎，你身为金元的凤凰公主，更是金口玉言，怎能说忘就忘……”不管为何，景亲王决得乐心公主的势力已经有渐渐压过他的势头，如果他不把这个护弟心切的公主给嫁到邻国去，又怎么能够让自己坐上乐心公主的位子，成为这金元皇朝的第一人呢。是以，他又说道，“再加上你又是女儿家，现在年岁也已经不小，难不成让我们金元皇朝这唯一的一位公主，成为全天下的笑柄不成？”

　　　乐心公主没有想到，景亲王竟然是如此的牙尖嘴利，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出话来反驳，“王叔，你……”

　　　“身为你们的王叔，我自然也要对得起你们的父皇，这次在各国广发请贴，就是想为你找一个乘龙快婿，好照顾你将来的生活。”看到乐心公主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景亲王自然心里暗暗窃喜，却仍装出了一副我是为你着想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生气。

　　　“好，好，王叔你可真是为我着想……”乐心公主对于景亲王的狡辩，真是气得无话可说，只能是转身离去，当然，我们的公主殿下还是坐着轮椅离开的，必竟她能够站起来的秘密，还没有几个人知道呢。

　　　景亲王必竟是早已经广发请贴，就算乐心公主再怎么质询景亲王，再怎么不乐意景亲王的自做主张，也已经是无济于事，只能是暗自忍气吞生，再另寻解决之法。

　　　见到乐心公主已经提不出反对意见，景亲王自然是大为得意，再加上朝中的各位王公大臣，也认为他们的公主殿下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现如今广发请贴，招选东床，也并非什么坏事，自然是大举赞成景亲王的提议。

　　　不过有一点，乐心公主倒是提出了一个异议，那就是她要选的夫婿人选问题，既然是要招选东床，那又怎么可能没有他们金元皇朝的人呢，要知道，乐心公主身为这金元皇朝的监国摄政公主，身份毕竟非同一般，如果在本国内都找不到一个好驸马，反而远嫁他乡，对于金元皇朝来说，还真是一件大失体面之事。

　　　乐心公主的这个提议，有些出乎了景亲王的意料，原本他的主意就是想要乐心公主远嫁他国，必竟天高皇帝远，如果公主殿下远嫁之后，那这金元皇朝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位凤凰公主，肯定就会有些鞭长莫及了。

　　　“公主殿下说得是……”这几年，经过乐心公主努力维持国政，自然也在朝堂上留下了几个忠心耿耿的老臣，像这次乐心公主出巡，与景亲王一同摄政的杨大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生性耿直，又对金元皇朝忠心耿耿，自然也就得到了乐心公主暗中扶持，以便多几个声音在朝堂之上跟景亲王作对。“我金元皇朝的大好男儿也是数不胜数，公主殿下自可选中一位，招为东床，一起为朝诞效力。”

　　　“我朝凤凰公主身份何等尊贵，自然只有皇孙贵族才能与之匹配……”景亲王还想要再多说些什么，却被乐轩给出声制止。

　　　“我同意各位大臣的意思，我朝大好男儿自是数不胜数，更何况，我皇姐身份尊贵，又岂是那些个凡夫俗子能够匹配，传旨下去，一月之后，凤凰公主亲选夫婿……”

　　　“皇上……”乐心公主听到自己的弟弟也是这样说，不禁开口想要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可是没有料到，乐轩竟然看也不看她这个皇姐一眼，又宣布了几个选婿的条件，不符合条件者，一律不许参加。

　　　“……”乐心公主听着皇弟对她选婿一事，所说出的择偶标准，乐心公主真想大笑在一番，那哪是什么条件，除了没把‘曾任过土匪大当家’这个条件给说出来，那些个条条架架，简直就是为风少轩量身定做的。

　　　“各位爱卿还有什么意见……”乐轩早已经吩咐内侍将乐心公主的择偶标准给写了出来，拿与朝中大臣传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那他可就要盖上玉玺，广发天下了。

　　　“皇上英明……”众位大臣，争相传看一番之后，都认为有人能够具备纸上所写的那些条件，的确可以乐心公主的新床快婿，是以有异议的人不多，至于景亲王，现在的他，还真找不出什么好的反驳借口，只能任由乐轩将替乐心公主择婿的文书上盖上玉玺，广发天下。

　　　第六十章 心儿要择婿

“大当家的，你看……”

　　　乐心公主将恶贯满盈的县知府发配边疆之后，风寨里原本的穷苦百姓也得到了乐心公主的特赦，能回家的也都回去了，有一些已经习惯了寨子里的安静生活，便迁居此地，只不过，人们一时之间还是改不了对风少轩的称呼。

　　　“什么东西……”自从乐心公主离开之后，风少轩又颓废了下来，整日与酒为伴，什么都不去想，什么也都不去问，只是在醉梦中回忆着当初与乐心公主在一起的美好。

　　　“朝廷发下了皇榜，说是广邀天下文武双全之人，为凤凰公主择婿……”说话的是许东阳，他这个二当家的身份，自寨子里的人走的走，散的散之后，也自动卸了下来。再加上家中的二老已经习惯了风寨里的清静日子，都不想下山，他们一家便就全部留了下来。只不过茵娘总是日益恍惚，让他有些担心。

　　　“什么……”风少轩听到许东阳的话，原本醉熏熏的他，立刻睁大了双眼，抢下了许东阳手中的那份皇榜。“她竟然敢……”看着皇榜上的内容，风少轩几乎是恨得咬牙切齿，他这个妻子似乎是已经忘记自己嫁过人了，竟然还敢广发皇榜择婿，把他风少轩置于何地。

　　　“大当家……”看着大当家那毫不掩饰的怒火，许东阳还是有些担心，“大当家你也别太过生气，我看还是找韩大爷和木二爷多多打探一下，公主殿下她……”

　　　“东阳，没有救下茗烟，你会不会很失望……”没有去理会许东阳的安慰之词，风少轩话峰一转，就将话题转到别外，必竟他跟乐心公主之间的间隙，有很大一部份是因为他处处处替许东阳的妻妹求情。

　　　“茗烟自幼便有些小聪明……”许东阳捡起地上的一罐酒，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学风少轩的样子，狠狠的喝了一大口，“我便早和茵娘说过，如果不让茗烟收敛，早晚会闯下大祸，可偏偏茵娘性子柔顺，耳根又软，每次茗烟闯下祸事，不是让小星给顶了，就是被茵娘给担了下来，我虽然有时也会暗自恼怒，但是好在茗茵每次闯的都是小祸，虽然辛苦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替她挡下来，可是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她这次闯的祸太大了，你们竟然担不住了……”听到这里，风少轩也只有苦笑，他又何尝不是帮凶呢，虽然知道茗烟每次闯祸，可是他必竟很是欣赏这文质彬彬的许东阳，还有那一身书卷气息的茵娘，是以他们夫妻二人每次出口相求，只要事情不太过份，他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偏偏这一次，他没有那个本事了。“不但你们担不住，我也担不住……”

　　　“此事只能怪茗烟自己，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许东阳身为一介书生，但还是很洒脱的，必竟大当家的已经为此事尽过力了，“茗烟被我们宠坏了，一点儿也不肯承担责任，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无论是谁，也只会说上一句活该吧……”

　　　“茵娘怎么样了……”风少轩岔开话题，现在说什么都无事于补，茗烟和梦萝已经被押往边境，无论是谁都救不了他们了，留在寨子里的人，没有迁怒许家，已经算是很宽容了，必竟茗烟是茵娘的妹妹，出卖寨子里的兄弟姐妹，就以寨归而言，也是死罪一条。

　　　“还是那样，整天恍恍惚惚的……”许东阳见风少轩不在执着于乐心公主发皇榜选婿的事情，自然也顺着他的意思，把话题给岔开，“我想，也许再过一些日子，就好啦。”

　　　“也许吧……”

　　　“老大……”

　　　就在风少轩在风寨整日借酒浇愁的时候，韩诺和木枫却跟在乐轩和乐心公主的身后，回到了帝都，必竟他们在这里还有家人的存在，不便在风寨里久留。

　　　“什么事……”韩诺坐在自家书房里，正中整理着这段时间韩家铺子里的总账目，那是他每段时间都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掌控韩家所有的铺子是赢利还是亏损。

　　　“乐心公主大张皇榜，择婿的事情，你看……”也难怪木枫着急，这个皇榜来得没有任何的预告，转眼之间，就已经贴遍了整个金元皇朝所有的大街小巷，估计金元皇朝只要符合条件的男丁都会参加这次的公主择婿，当然他和韩诺除外，必竟是兄弟妻不可欺啊。

　　　“我知道……”韩诺一边回答着木枫的话，一边不停的拨打着手里的算盘的珠子，说实话，他现在对这样事情，也是无法可想，自从皇榜张贴以来，他已经让仆从给老三送回几回信息，都是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你知道，那……”

　　　“你有没有让人传给老三……”韩诺依旧是头也没有抬的拨动着手里算盘，一点儿也不会去理会木枫的错愕，“以你的脾性，想必肯定给老三传过信了吗，你可有听到他说什么……”

　　　“这……”自己的举动被韩诺给猜到，木枫一点儿也没有感觉不自在，“我让人送了几回信，老三什么也没说。”

　　　“我也让人送了几回信……”一心二用，韩诺终于查完了一本账簿的账目，放下手中的算盘，伸了伸懒腰，才又说道，“同样，老三也是什么都没说，必竟这次皇榜上的消息，肯定有人早就告诉他了。”

　　　“那……”木枫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风少轩会对此事无动于衷呢，必竟他的老婆要在整个金元择婿了。

　　　“我也不知道老三现在在想些什么，可能是正常生闷气吧……”

　　　“生闷气……”

　　　“大少爷，有人送来一封信，指名要您亲启……”

　　　就在韩诺和木枫闲聊之际，韩府的老管家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给我就好……”木枫接过老管家手中的信，示意老管家下去之后，才把信递给韩诺，没想到，韩诺却是看也没看一眼，就又拿起一本帐簿算了起来。

　　　“老大……”木枫也不介意韩诺的举动，反正他这个样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很是识趣的把信展开，当起了读信差。

　　　“老大，这……”木枫只是把信的内容给匆匆扫了一遍，就开始激动起来，把韩诺正在算的那本账簿给合上，将信笺递到他的面前。“你看……”

　　　韩诺虽然早已经习惯木枫的一惊一乍，但是却很少见他这么激动过，不由的也有些疑惑信笺上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内容。不料，看过内容之后，韩诺的脸色却是很难看，有谁想到，今日乐心公主在整个金元皇朝择婿，竟然会是无奈之举，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要知道，乐心公主可是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普天之下除了她自己，还有谁能够做她的主啊，没有想到，景亲王竟然在乐心公主的眼皮子底下，摆了她一道。

　　　“这是……”木枫指着韩诺手里的信笺，这信的内容如此私密，老大的人难不成已经湛透到了皇宫之中。

　　　“瞎猜什么呢……”韩诺没好气的瞪了木枫一眼，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能在这里胡思乱想，“这个事情，是我的人询问老三那个弟弟的，他跟在乐心公主身边这几年，想必知道一些事情。”

　　　“……”对于韩诺的解释，木枫只能无奈的举起大拇指，表示佩服，要知道，老三的那个弟弟，可是块冰山的料，除了跟在乐心公主身边的时候，他几乎从来不来没有见他笑过，还是老大厉害，竟然能够从他嘴里知道一些事情。

　　　“没事别乱猜……”对于木枫的胡思乱想，韩诺只能是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现在最关键的是，该如何把这封信交到老三身上……”

　　　“简单，我再找人送一趟不就好啦……”木枫可从来不觉得这会是一个问题，虽然老三不常用出寨，但是他们不也是照样跟他有联系吗？送信的事情，肯定会很简单啦。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如果信没有送到老三身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韩诺身为大商有，一向在统筹全局，考虑问题自然也更全面一些。“我想，这件事情，你最好还是亲自跑一趟。”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必竟如果此事再出差错，那乐心公主和老三的缘份可就真的断了。

　　　第六十一章 亲手送信

　　　“有那个必要吗？”一听要自己亲自跑一趟，木枫的脸上有些难色，只不过是一封密信而已，至于让他亲自去送吗？

　　　“你说呢……”韩诺只是淡淡的回了他一句，然后又拿起桌上的帐簿看了起来，有些事情，还是他自己想通的好。

　　　“许夫人，你怎么在这里啊……”

　　　木枫把韩诺的话，思来想去的揉了一遍，终于还是觉得老大的话，比较保险，这封密信虽然在他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落到有心人手里，难保不会识了老三的事情。

　　　“我只是想看看，茗烟会不会从这里回来……”自从茗烟被发配边疆之后，茵娘便整日都守在这风寨的大门这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奇迹发生。

　　　“哦……”木枫听到茵娘的话，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心里却是有些哀叹，他是医生不错，医术很是精湛，也没错，但是他能医得了人的身，却是医不了人的心啊，看茵娘在这里精神恍惚的模样，木枫就很是清楚，茵娘这是心病。

　　　“木公子，您这个时候来寨子里，有什么事情……”茵娘的身后，一直还守着许东阳那个宝贝妹妹——小星，看到他跟自家嫂子说话，自然也开了口询问。

　　　“哦，我来给你们大当家送封信……”为了这封信，他可是推了好多的事情，才腾出空来专门跑这一趟，没办法，谁让结拜兄弟当中，他是最苦命的呢，老大生意忙，抽不开身他可以理解，老四身份更加尊贵，送信这种小事，说什么也不能落到人家的头上，只剩下他最是‘闲’着没事，才被派来给老三送信。

　　　“很重要吗？”小星对于木枫亲自来送信，表示疑惑，必竟在她和嫂子呆在这里的几天，已经看到有好几番的人，来给大当家的送过口信啦，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木公子亲自送来？

　　　“也不是特别重要啊。”木枫确实没有把这封信看得太重要，反正信都已经送到了，早一个时辰收到， 和晚一个时辰收到，又有什么区别呢。还不如留点时间，让他跟小星姑娘在这里闲聊几句呢。

　　　“嫂子你……”

　　　本来小星也很喜欢跟木枫说话呢，必竟木公子长得英俊，为人又很风趣，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还是她这样半大不小的黄毛丫头，都很喜欢他这样的男人呢，只不过，茵娘似乎并没有把木枫看在眼里，只是呆呆的看着那寨门口，似乎想要从其中看到茗烟的归来，可是却没等小星跟木枫多说上两句话，茵娘就起身，准备回去了。

　　　“天快黑了，该回去煮饭了……”茵娘的神情依旧是那么恍惚，看了看天色，就要直接回寨子里。

　　　“那等等我啊，我跟你一起回去……”

　　　“那我正好也进寨吧……”木枫本来就是要进风寨的，既然跟小星这个小美女已经闲聊很久了，自然也该去做他正经的事情了，那就是帮那个快要醉死在酒坛中的老三送上，也许这封信的内容不是很重要，但总能够解开他们二人之间的一点误会吧。

　　　“公子，公子……”

　　　没等木枫往寨子里走进多远，就有一个家丁模样的人，骑着快马而来，还在一路高喊，“公子，公子……”

　　　“什么事……”众人都停下脚步，看向那个骑马飞奔而来的人，木枫见是自已府内的家丁，自然是匆匆的问了一句。

　　　“宫里来信，找到公子后，让公子速速进宫……”说这话的时候，家丁脸上的神情也有些不自在，必竟这宫里的信，送到这风寨，最快也需要一天的快马，真不知道乐心公主是怎么想的，有什么事情不能让府里别的大夫诊治，一定要将公子请回去呢。

　　　“谁传的口信，是皇上，还是公主殿下……”木家已经离开宫廷数年，如非必要，他还真不想进宫呢，最起码少了许多的是是非非。

　　　“皇上和公主殿下都有口谕传到府里，您看……”

　　　“我马上回去……”木枫听到这里，也有些紧张了，一个人的口谕还好说，如果是两个人的，那他就要好好的斟酌一番，“许夫人，您看……”想到自己怀中的密信，木枫原本准备向外走的脚步又停了下来，他此次前来可是为了替老三送信的，只是耽搁了这些时间，还真是有些。

　　　“是给大当家的吗？”小星想要伸手接过信去，只不过是送信吗，这种事情，她也可以做啊。

　　　“交给我吧。”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木枫只是感到这许夫人接过信去之后，神情有些奇怪，却是没有多想，必竟在整个风寨，这许二当家的他的夫人的人品，在整个风寨都是有目共睹的。

　　　“木枫先行谢过许夫人……”来不及思量些什么，木枫还是把信交给了许夫人，不是他不愿意交给小星姑娘，只是这个小丫头行事一向鲁莽，他还真怕她不小心把信给丢了，或者损毁了什么的，那他还就真不好向老大和老三交代了。

　　　“妾身先行告退……”

　　　木枫骑上来时的快马，边问着送信的家丁，“宫里来传口谕，可有说为什么事情宣我进宫？”

　　　“没有，因为公子不在府内，传信的公公只是传了口谕就回去了，什么也没说。”这就是让家丁最最搞不清的状况，宫内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一定要急传公子进宫呢？要知道韩大公子跟公子是结拜兄弟，一向交好，有什么事情，也可以问问韩大公子啊，何必大老远一定要让自己跑了这一趟呢。再说了，就算身体有些不适，先不说太医院里的那些太医，就是府里们那些潜心修习医术的大夫们，哪一个没不妙手回夫的本事，一定要让公子进宫呢?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既然宫里都传下了话，那就赶紧回去看看吧。”木枫倒是也想得开，不就得多赶赶路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算是真有些时间休息，也不能让自己这个小家丁在这里发呆，耽搁他回去的时辰啊。

　　　“哦……”

　　　“老大，宫里这么急的传我是为了什么？”

　　　木枫既然已经决定向乐心公主示好，那皇家的急诏，他又怎么可能不去理会，不过是因为一路疾弛，回到帝都的时候，城门还没有开，他不得不找到韩诺在城外的庄子里歇脚，正好赶上韩诺今夜也睡在庄子里，才有了如此一问。

　　　“不知道……”韩诺现在脸色可是铁青，本来嘛，他本来在榻上睡得香香的，他这个结拜兄弟来就来吧，随便找一个房间休息就是，又何必一定要扰他的清楚，把他给拉起来，陪他聊天呢。

　　　“宫里没有传信给你……”木枫的神情难看极了，什么事情啊，揭过老大，就找上他，难不成……

　　　“别乱猜，听人口信传来，说是公主殿下，这几日身体不适，宫内的太医们又诊不出什么，所以才想起你来了……”看着老二的脸色，韩诺就知道他指不定想到哪里去了，不由的给他解释了一下，“这件事情也只是听说，既然是公主殿下身体不适，你认为老四和公主殿下传我进宫吧？我又不是大夫……”

　　　“可我的府里医术高超的大夫们也是不少……”木枫心里总是感觉事情不会是如此简单，真是要公主殿下身体不适，就算太医院里的太医们都是庸医，诊不出什么，可是他们木府里也还有许多的大夫存在啊，又何必大老远的一定要把他给招回来呢。“如果真是有人身体不适，那又何必……”

　　　“不知道，你天亮进宫看看不就知道了……”韩诺看了看窗外的天色，也不过才是四更天的样子，离五更还不到，“你先自己找个地儿去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进宫。”

　　　“那老大你呢……”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韩诺伸手把木枫给推出自己的寝室，他今天在外面已经查了一天的帐，很是累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神跟他闲聊，否则等天亮了，他就没有多少精神做他该做的事情了。

　　　“喂，老大……”一时没有防备，被韩诺给推出门外的木枫无奈的耸了耸肩膀，唉，有什么事，还是天亮的时候再说吧。

　　　第六十二章 公主怀孕

　　　“公主，木公子来了……”

　　　一大早，乐心公主的精神就很差，总感觉胃时犯酸，想要从中吐出些什么出来，可是偏偏她又什么都没有吃，实在是吐不出什么来，只能无奈的躺在木榻上，时不时的干呕一下。

　　　“让他进来……”这几日总是如此难受，乐心公主的神色也是惟悴了许多，幸亏这次皇弟从外面回来，懂事不少，也肯自己批阅奏章，让她轻松了不少。最起码，她现在不再需要水蛭来提神了。

　　　“公主殿下，这是……”本来木枫进宫来，还想先跟乐心公主聊上几句呢，可是一看到乐心公主的神色，就让他大吃一惊，怎么数日不见，原本意气风发的凤凰公主，竟然换了另外一副模样。

　　　“我这几日胃口不好，让你见笑了……”乐心公主平日里也算是注重自己的仪容，必竟她代表了天家的威严，可是这两天，这肠胃总是不舒服，吃什么吐什么，索性不吃，可还是让人很是难受，是以就成了这么一副憔悴的样子。

　　　“我先替你把脉……”见到乐心公主发此模样，木枫早把自己心中的那层怨气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赶紧出手替她把脉，否则让老三知道，他放任乐心公主身体不适，那还不跟他狠狠的打上一架才怪呢。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把自己的皓腕伸了出去，又向身边的青月吩咐道，“去换一盘香，总闻着这味，让我有些昏昏欲睡，换盘提神的来……”

　　　“是……”青月看了一眼替自家公主殿下诊脉的木枫，就转身去香炉里换香了。

　　　“你……”把着乐心公主脉膊，木枫的神情变了又变，直到闻到香炉里刚换的香味传来，木枫的神情总算是稳定下来，只不过，他的神色可是不太好，简直可以用铁青来形容。

　　　“青月，把香再换掉……”不单单是木枫的神情变了，乐心公主的神情也是巨变，忙吩咐青月再去把香炉里的香换掉。

　　　“不用……”木枫的神情，可以称得上是用阴冷来表达了，“把你刚刚点的那种香，都给我拿来……”事隔多日，木枫总算是确定了一件事情。

　　　“公主，那……”

　　　“还不去……”木枫狠狠的瞪了青月一眼，这就是乐心公主殿下的丫头，还真是对他们的公主殿下忠心耿耿呢，竟然什么事情，都还想再一遍他们公主殿下的意见。

　　　“公主殿下，您看……”青月可不怕这位木家大公子的神色，她是公主殿下的贴身侍婢，平常就算是皇帝陛下亲来，都对她礼让三分，更何况只是一个木家的公子呢。

　　　“你想你家公主短命，就站在那里，别去……”木枫很是欣赏忠心护主的人，但是像青月这种，可就不在他的欣赏范围之列了，这小丫头，难道还什么都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你……”青月听到木枫话，刚要反驳些什么，却神色巨变，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匆匆忙忙的又跑到香炉跟前，把香炉里的香给熄掉，然后又抱出还有多半盒子的熏香，递到木枫面前，“你是说，这些香……”

　　　“我说什么了吗？”看到青月的表情，木枫就知道，这位青月肯定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代表……

　　　“公主殿下……”木枫把话锋又转向了乐心公主那里，“这盒熏香的味道不错，我很是喜欢，不介意把它赏给我吧……”木枫嘴里说着话，但是语气里的咬牙切齿，在场所有人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你……”

　　　“什么味道的香，你很是喜欢……”乐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乐心公主的寝宫，正好听到了木枫在向乐心公主讨赏赐，不禁也疑惑的开口，“二哥喜欢什么味道的香料，不妨直接跟朕说，何必非要来这里跟皇姐讨呢。”

　　　“别的没有公主殿下这里的味道好啊……”木枫话里有话，直勾勾的看着乐心公主，“就是不知道公主殿下是否肯割爱呢？”

　　　“什么味道的香料，能够让二哥如此喜欢……”对于曾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韩诺和木枫，身为皇帝的乐轩，总是多了几分亲近，“点上，让朕也闻闻看……”

　　　“这……”青月还抱着装有香料的盒子，刚刚从木枫和公主殿下的谈话中，她已经听了出来，这盒子里的香料，肯定是有问题，现在皇帝陛下让她再把这香料给点上，真是有些……

　　　“不用了，青月，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先下去吧。”看着青月的样子，乐心公主就知道，这丫头肯定是猜出了什么，既然事情已经快要说破了，那又有什么好隐瞒的呢。“把香盒也抱下去。”

　　　“等等，香盒放下，你下去。”乐轩不傻，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精明，毕竟他是做为一名皇位接班人被人培养长大的，只不过当初有乐心公主替他烦心一切，他自然也乐得轻松。

　　　“是……”青月很少看到身为皇帝的乐轩一脸铁青的神色，既然他和公主殿下都想让她退下去，那她还是退下去的好。

　　　“二哥，你说吧，这香味有什么问题……”乐轩摒退了左右，直接开口问向了木枫，必竟是他在执着这盒香料不放，“还有，皇姐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怀孕而已。”

　　　“什么……”

　　　“什么……”

　　　木枫此话一出，乐心公主和乐轩自然是非常的诧异，“不可能，这几日都在太医院里的太医来为皇姐诊脉，他们并没有察出皇姐……”

　　　“难不成木神医以为我太医院里的太医，都是庸医不成？”乐心公主也觉得木枫给的答案太过离奇，她和那个臭土匪，相遇也不过短短几天的时候，虽然夜夜欢爱，可毕竟时日尚短，就算是……想到这里，乐心公主突然想到自己这几日的症状，却又说不出话来。

　　　“太医院时的太医是不是庸医我不知道，不过公主殿下气血两亏，可是事实，再加上你怀孕时日尚短，太医院里的太医们不敢确诊，也是可能的……”木枫见这姐弟两个不相信自己的诊断，神情很是难看，不信，不信你们把我招来做什么，难不成，他还会拿这种事情消遣他们吗？

　　　“那也就是做，朕要做舅舅了。”听到木枫的解释，乐轩可是非常高兴，自从父皇仙逝以后，除了小王弟的出生，宫里已经很久没有喜事了，一是他年纪尚小，尚不用立后纳妃，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皇姐，跟邻国定下了什么五年之约，是以整个皇宫里，已经很久没有喜事的发生了。

　　　“那可不一定……”看着乐轩兴奋的表情，木枫凉凉的回了他一句，“公主殿下身子虚弱，能不能承受孕育之累，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如果不能承受又怎么办……”一听到自己的皇姐身体太虚，犹如一盆冰水淋头，让乐轩清醒了过来。

　　　“难说……”木枫对于后果，还真是不好确定，最差的可能就是一尸两命了，不过，这种话，他还真不敢当着乐轩的面说出口，再者说了，如果公主殿下能够配合他开的方子，来调养身体的话，让她平安顺产，他还是有几分把握的。“只要公主殿下，能够配合我的方子，把身体好好的调养一番，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二哥就快些开方子给皇姐调养身体啊，我想皇姐一定会配合的。”乐轩听到木枫还有办法，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还有方子可医就好，他刚刚心中已经有了一些计较，如果木二哥实在没有办法保住皇姐腹中的胎儿，那他也只好做一回狠心的人，毕竟在他心中，现在还没有谁可以与皇姐相提并论， 就算是皇姐腹中的胎儿也不行。

　　　“那可就要问公主殿下啦……”木枫跟乐轩一唱一和，又把话题引回到了乐心公主身上。

　　　“我想皇姐肯定会配合的……”察觉到木枫一直盯着桌上的那盒香料，乐轩忙将香料盒抱起，放入木枫的怀中，“既然二哥如此喜欢这盒香料，那就送你好啦。二哥，随我到外面走走，顺便开些补气养些的方子给皇姐吧。”

　　　乐轩看到自己的皇姐听了木枫的话之后，就一直沉思不语，自然也不想多过打扰，既然这盒香料有些问题，那他总要替皇姐查查看，看看有谁敢在他们姐弟的眼皮子底下，搞些小动作。

　　　“好……”木枫看到乐轩的，自然是应允了下来，反正他早就把事情给乐心公主解释清楚了，身为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该怎么行事，就不用他再提点了吧。

　　　“你们进去伺候好公主，青月跟朕走……”

　　　走出乐心公主的寝宫，乐轩的神情又开始威严了起来，吩咐宫女们小心侍候乐心公主之后，就把青月也给带走了，有些事情，他还是要问清楚的。

　　　第六十三章 提神的香料

　　　“二哥，这盒香料有什么问题……”

　　　回到御书房，同样是摒退了宫女内侍，乐轩才急急的开口询问，至于青月，早已经乖乖的跪倒在地，等候发落。

　　　“问题不大，只是掺了点不该掺的东西……”木枫把怀中的香盒放在桌子上，然后细细的闻了起来，生在神医世家，自然让他对各种药味极为敏感，刚刚在乐心公主的寝宫，只不过点燃了一小会儿，他就已经察觉了不对。

　　　“什么不该掺的东西……”乐轩见木枫不停的嗅着，也拿起了一根香料，仔细的嗅了起来，“这香料闻了让人很是提神，没有什么不对啊……”

　　　“能让人提神的的香味不对……”木枫看着乐轩疑惑的表情，就把原本在风寨替乐心公主诊脉时候的发现，一一告诉了乐轩，当然也包括他和韩诺的猜测。

　　　“你是说……”听着木枫说着，乐轩也知道手里的这香料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忙把它给丢回了盒子里，虽然明知道这种香料要长时间的闻嗅才会有作用，但乐轩还是拍了拍自己的双手，生怕有什么脏东西附着其上。

　　　“对，没错。”木枫点了点头，坐实了乐轩的想法。

　　　“青月，你说，这盒东西是从哪来的……”乐轩坐回自己的龙椅，沉思了良久，才开口问向一直跪在地上的青月，必竟她是乐心公主身边的贴身侍女，有些事情，乐心公主想瞒是瞒不过她的。

　　　“奴婢不知道……”这件事情问向青月，青月还真是有些无辜呢，“也就两年前，奴婢有一天发现公主殿下寝宫的桌子上放了这么一盒香料，但是从哪儿来的，谁送的，奴婢真的不知道。”

　　　“突然出现的……”

　　　“是……”

　　　“那当时皇姐怎么说……”对于青月的说法，乐轩还是相信的，必竟宫里有暗卫的存在，这些人是皇宫里的秘密，就算青月是皇姐的贴身侍女，除了风寨的这件事情，想必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公主说……说……”想想当时乐心公主的说辞，青月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光，她一直小心谨慎的伺候公主殿下，怎么在这件事情偏偏疏忽了呢。

　　　“说什么……”

　　　“公主说那是她一位朋友为她送来的提神的香料。”青月又慢慢的回了一句，“从那以后，每当公主殿下夜里批阅奏章累的时候，就会吩咐奴婢在她桌上点上一些，好让她提提神，所以……”

　　　“行了，你下去吧……”听到这里，乐轩还真是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皇姐每天晚上批阅奏章的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他生性顽劣，每次这个时候，都让皇姐找不到人，想必皇姐也是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吧，身为一句女子，就算身份再尊贵，想要把持朝政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笑他还曾经听信景亲王的话，认为皇姐贪恋权利，时不时跟皇姐做对，闹出些乱子，让皇姐替自己收拾，如果不是这次他又听信景亲王的话，出宫游玩，皇姐她……

　　　“二哥，皇姐的身体没有大碍是不是？”良久，直到木枫快要无聊的睡着的时候，乐轩才问了这么一句，“只要皇姐按照你开的方子好好调养，那她就会平平安安的产下我的小外甥，对不对……”

　　　“对，只要公主殿下配合我的方子，好好的调养身体，必定没事。”木枫给了乐轩一个肯定的答案。

　　　“好，你替皇姐开方子，我会亲自盯着皇姐，让她好好的调养身体。”这是乐轩做的决定，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就算他这个皇帝真的不做了，也不能让皇姐出事。

　　　“好……”木枫点了点头，应下了。

　　　“还有，皇姐怀有身孕的事情，二哥也须尽快告诉三哥，让他一定要想办法在此次择婿大赛上夺魁，否则，我也帮不了他。”乐轩最为忧愁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必竟景亲王已经在邻国广发请贴，而他也曾下旨在国内替皇姐选婿，如果那一天，风少轩不出现的话，或者另有他人夺魁，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拾了，“到时候，老婆孩子可就都是别人的了。”

　　　“知道了……”

　　　这边木枫开好调养的方子之后，又对乐心公主身边的侍卫好好的叮嘱了一番，然后来出宫，去寻韩诺。身为众位结拜兄弟的大哥，韩诺有责任，也有义务，替自己这帮结拜兄弟出钱，出力，出人。

　　　“你说什么……”韩诺听到木枫跟他讲的事情，再也维持不住那副平静的神情，惊呼的站了起来，乐心公主怀有身孕，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如果让有心人知道……

　　　想想那个后果，韩诺都替自己那个新任的结拜四弟忧心，他怎么找了一国之君做自己最小的结拜兄弟呢，这下子除了老三的事情，他还要替老四忧国忧民。“你确定那些个太医们，把不出公主殿下怀有喜脉……”这是最最紧要的，如果，事情只有他们几人知道也就罢了，必竟再过不到一月，就是乐心公主凤台择婿的时候了，到时候让老三把人一娶，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可是如果还有别的人知道公主殿下怀有身孕……

　　　“这也不是很确定，必定既然能够在太医院里任职，想必肯定有些本事，不过，公主殿下原本气血两亏，再加上怀孕时日尚短，如果不是我仔细再三，还是发现不了公主殿下怀孕的事情呢。”

　　　“这样……”韩诺听了木枫的话，心里却在思量着主意，“这件事情除了要尽快告诉老三之外，还要保密，千万别再让别人知道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的是真的……”

　　　夜里当景亲王跟云妃娘娘私会的时候，云妃娘娘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景亲王，“当然是真的，这几日，宫里都传遍了，公主殿下最近胃口不好，不但没有什么食欲，还时不时的干呕，就像我怀炫儿的时候一样……”

　　　“太医院那里有什么动静啊……”景亲王将自己皇兄的妃子云妃给搂入怀中，轻轻的拍着。

　　　“没有什么动静，我让人查过公主殿下这几日喝的汤药，太医们都说那只是调养气血之用……”说起来，云妃是真的关心乐心公主，只不过，这个皇宫之中，能跟她说说话的，也只有这位景亲王啦，必竟她不是乐心公主的皇上的生母，他们与她，也没有多大的亲近。是以，在跟景亲王私会的时候，总是像平常百姓夫妻一样，闲聊一能，当然，这个闲聊，自然就是宫中的各种奇闻秘事了。

　　　“会不会是你弄错了……”太医院里的那些个太医们，景亲王还是比较信任的，从乐心公主的双腿差点儿被他们给废掉，就可以看得出来，“只是症状有些相似，必竟心儿现在还待字闺中，怎么可能……”

　　　“希望是我错了吧……”

　　　虽然景亲王在宫中跟云妃闲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一回到他的景亲王府，就立刻安排人去调查乐心公主离宫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必竟当初他的人手正在追杀当时的皇帝乐轩，没有多余的人手来留意乐心公主的去向，当然，就算是有，虾兵蟹将三两只，也早被风少辉给暗中处理掉了。

　　　“茵娘，在想些什么……”

　　　许东阳看到自己的妻子每日都是那么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也是心疼无比，必竟他们少年夫妻，患难与共，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没，没什么……”茵娘正在准备一家的晚餐，只是因为精神恍惚的原因，时不时的停下来，思考一些问题。

　　　“太累了，就休息一下。”许东阳拉过自己的那双玉手，嫁给他多年，原本只是拿书提笔的一双纤纤玉手，现在却是粗糙了很多，远不如当初润滑，“晚饭，就让小星做吧。”

　　　“是啊，嫂子，你今天又在寨门口站了一天，晚饭还是我来做吧。”小星原本在一旁替茵娘烧火，听到自己兄长的话，忙跳了出来。

　　　茵娘看看自己的夫君，再看看一旁的小姑，终于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也好，那我就替你烧火吧，今天也尝尝小星的手艺。”

　　　第六十四章 遗忘的书信

　　　许东阳陪着自己的妻子和妹妹，留在厨房里看着她们准备晚餐，而他还时不时替自己的妻子擦拭额头的汗珠，身为这风寨的二当家以来，他已经有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自己的妻子，这一点，让他深感不安。而茵娘也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刻，时不时的抬头对着自己的相公浅笑，那一刻，她几乎忘了自己的妹妹茗烟。

　　　“对了嫂子，上次木公子给大当家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啊……”小星看着自己兄嫂脸上的表情，虽然很不想守在这里给人碍眼，却又脱不开身，必竟今天她可是掌勺的大厨。

　　　“信，什么信……”茵娘听到小星的话，抬头错愕的问了小星一句，她怎么没有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木公子来过吗？”

　　　“嫂子，你……”听到茵娘的话，小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着自己的嫂子，“你该不会是忘了吧，前两天傍晚的时候，木公子曾经来过，当时不是请你……”

　　　“咦……”看着小星错愕的神情，茵娘低下头，仔细的想了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可是信呢，我把信给放哪了……”茵娘的表情很是恐惧，她差点把答应人家的事情给忘记了，如果不是小星提醒的话，那她……

　　　“木枫来过……”看着茵娘激动的神情，许东阳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再放任茵娘如此精神恍惚下去了，否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有说什么？”

　　　“嗯……”小星放下手里的活计，偏着头，想了想来，“当时木公子说，那封信很重要，一定要交到大当家的手上，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看着自己妹妹的表情，许东阳很是期待木枫会留下话给他，必竟那一日，他既然将信交给茵娘，让她捎给大当家，那茵娘当时的异常，他肯定也注意到了，想必会留下些什么话吧。“木枫还说了什么……”

　　　“还有……木公子还说什么……心病需要心药医……，”说到这里，小星看向自己的大哥，“当时说得可多了， 我不太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只记得了这一句……”

　　　“没事，有这一句就够了……”

　　　“大当家，这是木枫让茵娘捎给你的信……”

　　　茵娘终于想起把信给放哪里了，找到之后，许东阳就立刻给风少轩送来过来，并把当时的情况跟风少轩说了一下，必竟茵娘把这件事情一时之间给忘记了，现在拿给风少轩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嗯，知道了……”风少轩听着许东阳的解释，没有说什么，只是随手把信给接了过来，然后又开始给自己灌酒，经过这段时间的与酒为伴，他的酒量可是见长。

　　　“您不打开看看吗？”许东阳见风少轩如此喝酒，很是担心，只能找些话题，来引开风少轩的注意力，尽量让他不要把精神头，总是放在酒上。“必竟是木枫亲自给送来的，想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就会让别人给直接捎来了。”

　　　“……”听着许东阳的话，风少轩停下了给自己灌酒的举动，许东阳说得对，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老二，肯定不会亲自跑了这一趟。

　　　“还是现在打开看看吧，万一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许东阳见风少轩终于停下了给自己灌酒的举动，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上前一步，将风少轩手中的酒坛取下，又替他撕开信封，把信笺放在他的手里，就差替他做读信差了。

　　　风少轩打开信一眼，这哪是什么老二给他的信啊，明明就是老大搜集的一些信息，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信里提起了乐心公主跟邻国之间的那个什么五年之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这里面也有他的关系存在。

　　　想当初，他在跟乐心公主成亲之际的前一个晚上，突然失踪，对于乐心公主来说，打击甚大，必竟那个时侯，各国来使都来金元为金元唯一的皇家公主庆贺，偏偏事情搞得一团遭，公主殿下还未出阁，就成了弃妇，再加上原本先皇陛下身体就不是很好，经此一事，各国来使都没有离去，静观这金元皇家风云。

　　　果然，没过多久，先皇便驾崩，留下了刚刚及笄的乐心公主跟当时还是太子的乐轩，当然，云妃肚子里的遗腹子也算上，整个皇家孤儿寡母，几乎没有仗恃，各国来使都对他们不敬，是乐心公主依仗自己的聪明才智，除了跟景亲王争回了乐轩的皇帝宝座之外，就是跟各国来使的五年之约，乐心公主答应各国来使，因为新婚遭弃，再加上国君新丧，家中皇弟尚且年幼，五年之后，等皇弟亲临朝政，她将凤台择婿，再考虑是否与他国联盟……

　　　“大当家，信上都说了些什么？”许东阳一直在风少轩的身边，看着他那阴晴不定的表情，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该不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吧……”

　　　“没什么……”风少轩盯着手里的信笺，半晌之后才回道，“帮我准备一下，我要出寨一趟。”

　　　“去哪……”

　　　“帝都……”风少轩看着手里的信笺，脸上终于有了淡淡的笑意，太好了，心儿还是他的心儿，虽然知道她是被逼的，才会订下日子在凤台择婿，但是只要他去了京都，一举夺魁，那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您一个人去……”看着大当家的神情变化，许东阳都有些好奇那封书信的内容了，什么样的消息能够让大当家的这么高兴，要知道，自从乐心公主走后，大当家的就一直沉浸在酒中，再加上后来又听到乐心公主凤台择婿的消息后，整个人几乎就泡在酒缸里了。

　　　“嗯，我一个人去……”

　　　“可是现在都快二更天了，要不您先梳洗一番，明天再……”许东阳见大当家的如此高兴，也里自然也是替他高兴，不过，如果大当家的真要去帝都的话，那最好还是先梳洗一番为好，必竟大当家的已经在酒缸里泡了好几天了，先不说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他身上的那股味道，也实在是……

　　　“也对，等我好好的梳洗一番……”风少轩此时已经彻底清醒了过来的，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着实有些吓人。如果这个样子去见他的心儿，肯定人还没有见着，就被她的那群侍卫给撵了出来，想到就去做，风少轩把手中的信纸一扔，就去找地方沐浴了。

　　　“哎……大当家……”许东阳平常见的大当家的都是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天大的事情，也没有如此慌乱过，什么时候见过他这么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实在把他给吓了一跳。刚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风少轩已经不见了人影，留给许东阳的，就是那纸信笺晃晃悠悠的飘到了地上。

　　　当目光触及那纸信笺的时候，许东阳还真是有些好奇上面的内容了，能够让大当家的如此反常，想必那上面的消息，一定非同一般吧，终于那旺盛的好奇心战胜了那儒生的那一套非礼勿视，把地上的信笺给捡了起来，看过信之后，却把许东阳给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这封信没有到大当家的手上，或者晚几天才到大当家的手上，那么大当家和乐心公主的这段姻缘，可就完完全全的葬送在自己妻子和她妹妹的手里了，如果不是因为茵娘数次替茗烟求情，让大当家难做，人家久别重逢，又适逢新婚的有情人，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矛盾啊，看来，他是应该和茵娘好好谈谈了，心疼茗烟，他可以理解，必竟那是她的妹妹，长姐如母，这点道理他还是清楚的，但不能因此把所有人都给搭上啊，如果不是乐心公主心存仁慈，单单茗烟犯的那些罪过，可是会连累他们全家呢。

　　　“王爷……”

　　　景亲王正在书房里处理着政务，突然一个身影落下，就跪在了他的面前，景亲王却是头也没抬的继续处理着自己手中的公文，可见来的是什么人，他还是很清楚的，“查到些什么……”

　　　“这……”跪在地上的暗卫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景亲王回话，必竟乐心公主的事情，太过荒诞，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嗯……”景亲王抬起头来，看着不知道该如何回话的暗卫皱起了眉头。“怎么回事，查到些什么……”

　　　暗卫看到景亲王皱起了眉头，心里有些微微的恐惧，必竟身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知道他对付那些不得力下属的手段，忙将这两天景亲王让他调查的事情的结果给一一的说了出来，这些自然也就包括了乐心公主是如何到了风寨，又如何成为了风寨的压寨夫人，必竟当初风寨里的那些人，已经有很多又回到从前的家中，这些事情，就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当然，这些里面也包括了风少轩的身份，也不再是什么秘密。

　　　第六十五章 再遇袭杀

　　　“什么……”景王爷听说之后，立刻站起身来，“你是说，那个丫头已经嫁了人，嫁的还是当年风家的大公子……”

　　　“是……”暗卫低下了头，他很是清楚景亲王为什么惊讶，必竟当初在人家新婚之际，把风家大公子偷出府内，扔下悬崖的就是这位景亲王，当知道他没死，还习得一身武功的消息，处事不惊的景亲王当然也会坐不住了。

　　　“那小子还真是命大啊……”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景亲王又坐了下来，抬手将暗卫招到跟前，低语了几句，看到暗卫那惊讶的目光，景亲王又面色不善的瞪了他一眼，暗卫才应声低头，退了下去。

　　　第二天，风少轩把寨子里所有的事情都匆匆的交代好许东阳，就急急的上路了，看到大当家火急火燎的骑马而去，茵娘心里感到很民愧疚，如果不是她这几日精神太过恍惚，如此的粗心大意，大当家的也不必如急急忙忙的赶着入帝都，如果当初她不是次次为了茗烟的事情，苦苦的向大当家求情， 今日也许大当家还会跟公主殿下开心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可是时至今日，大当家却是一句埋怨也没有，让她怎能不感到羞愧。

　　　“茵娘，走吧……”在寨门口送走了大当家，许东阳就想将自己的妻子拉回家，不是不想让茵娘来替大当家送行，而是不想让茵娘再每天都站在这里，等待着那个不会出现的奇迹的出现，茗烟犯了多大的过错，他心里很是清楚，幸亏乐心公主不是什么嗜杀之人，再加上皇帝陛下也无心追究她一个小人物的错事，否则的话，他们许家，包括年迈无辜的父母，都会因为茗烟的事情遭受株连。

　　　“是……”茵娘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再深深的看了寨子门前的那条路，也许，她的妹妹这辈子都不会再踏上这条路了吧。“相公，咱们回家吧。”

　　　“茵娘……”对于此次茵娘的顺从，许东阳很是惊奇，必竟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每次让茵娘随他回去，不要再站在这里，茵娘总是嘴里应了一声，脚步却不曾有任何的移动，甚至那目光都不曾离开寨前的那条路。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茵娘向自己的夫君行了一个万福，才又缓缓的站起身来，挽住了许东阳的胳膊，“我想清楚了，以后我不会再来这里等茗烟回来了，也许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茵娘……”许东阳将自己的妻子狠狠的搂入怀中，心里却是泛着淡淡的酸意，既然茵娘已经想通了，那他的心情自然也是轻松无比……

　　　风少轩快马加鞭的向着帝都赶去，既然他已经知道他的心儿不是存心气他，而是因为有着不得已的苦衷的时候，他就恨不得肘生双翅，飞到乐心公主身旁，当初因为误会，他们已经错过数年，如今可不能再因为误会，错过一生。

　　　风少轩是这样想的，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啊，最起码，景亲王不是这么想的，如果他风少轩不跟乐心公主错过，那乐心公主岂不是要留在金元，处处跟他做对。

　　　“什么人……”风少轩为了能够早日见到乐心公主，是以从一条小树林里抄近路，可是走到林中的时候，就感觉总是有些不对，必竟习武之人，对于危险的感觉最为灵敏，“出来……”

　　　“杀……”几个黑衣蒙面之人，从树上跳了下来，只说了一个字，就像着风少轩冲了过来。

　　　风少轩虽然心中诧异，但还是很快回过神来，虽然不知道这些人是因何来刺杀自己，但是毕竟不能束手待毙，为了自保，还是与人拼斗起来……

　　　“公子，穿过这条小树林，应该能够快点到达风寨……”

　　　一路疾弛，让木枫身边的小厮有些苦不堪言，不过是替公子的结拜兄弟送一封信而已，公子又何必每次都是如此心急，总是要快马奔驰呢？

　　　“咱们走大路，如果老三已经动身去帝都，或者会碰上也说不定？”木枫并不想改道，前几日，他听老大的话，把得来的密信送到风少轩手上，可是后来，那小子却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现在知道乐心公主已经怀有身孕，无论如何，他都要再跑上一趟，否则还真不好跟老大交代。

　　　“公子既然赶路，还是走这小树林吧，如果三爷已经动身，那咱们早就会碰上了，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小树林错过呢？”小厮为了自己不用再拼命的赶路，一直对木枫进行游说的。

　　　“也好……”木枫虽然知道这个小厮的心思，但是必竟他讲的也是不错，略一沉吟也就答应了。

　　　“公子，这个树林里好像不太对劲……”

　　　进了小树林，木枫的小厮才察觉这树林的气氛有些不对，虽然看上去整个树林里，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不对， 便就是因为太安静了，所以才会不太对劲。

　　　“原路退回去，咱们还是走大路……”木枫虽然也察觉树林里有些不太对劲，但是现在他急着替老三送信，实在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管闲事，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公子……”小厮现在后悔死了，要知道刚刚可是因为他想偷懒，才极力撺掇公子走这小树林的，现在碰上这样的事情，如果耽误了公子的事情，公子因此怪罪下来，他还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呢。

　　　“等等……”就在小厮准备掉头离去的时候，木枫叫住了他，木枫似乎发现了什么，有些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公子……”

　　　“快上去帮忙救人……”当木枫扯着马又往前走了几步的时候，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自己心里总是隐陷不安，一定要纵马驰骋的原因，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着他们的三弟追杀。“老三……”

　　　“公子……”小厮在后面喊了声，可是木枫如同没有听到一样，已经纵身扑了上去，如果他再不插手的话，他的这个结拜兄弟，可能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乐心公主的面前啦。小厮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家的公子已经冲了上去，那他身为公子的贴身侍仆，也不能贪生怕死，躲在后面，不敢出声吧。无奈的摇了摇头，木枫这个大牌的小厮也冲了上去。

　　　现在的风少轩浑身是伤，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不是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想必早就已经丧命在了这群黑衣人的身中。

　　　“心儿……”风少轩拼力的躲开砍向自己的剑，又顺手回了一掌给刺向自己的人，可那把剑，却依然还是在他的身上划开了一道口子。

　　　“老三……”木枫看到被追杀的人是风少轩，眼睛立马红了，这可是他的结拜兄弟，虽然没事的时候，他们也喜欢在一起逗嘴，吵架，甚至还有可能动起手来，但必竟是结拜兄弟，除了他和老大之外，别人谁也不能欺负他。

　　　“是你……”领头的暗卫看到木枫，只是微微的一错愕，风少轩就已经被木风给护在了身后。

　　　“什么人，藏头露尾……”木枫紧紧盯着眼前的黑衣人，直觉告诉自己的，这些人认识他，但是他却是很确定，自己并不认识这帮人。

　　　“杀……”领头的黑衣人，并没有回答木枫的话，依然只是说了一个字，就向木枫一行人冲去。

　　　“找死……”木枫看着冲上来的这几个人，只是淡淡的一笑，然后手轻轻的一挥，一团淡粉色的尘末就迎向了冲向自己的黑衣人，虽然这团粉末的颜色很漂亮，但是它的杀伤力也同样很漂亮，如果不是因为这几个人，要致他这个结拜三弟于死地，这种淡粉色的尘末，他还舍不得用呢。

　　　“什么东西……”终于这个领头的黑衣人，多说了几个字，可是那也来不及了，虽然他们都蒙着面巾，但是由木枫亲手制做的东西，尤其又是有毒的东西，又有几个人能够抵抗的住呢，只不过片刻的功夫，那些细小的尘末已经完全附着在那些黑衣人的身上，而那位黑衣人的首领，估计因为是领头的原因，内力总会比手下稍微高一些，所以他还是稍微有一些理智。

　　　“很好玩的东西……”木枫扶住已经站立不稳的风少轩，看了看他的伤势，眼底满是滔天的怒火，这些人，竟然然敢对他的兄弟下手，那就不用活在这个世上了。

　　　木枫只是冷冷的看着那群黑衣人，因为中了淡粉色尘末的关系，他们竟然互相残杀了起来……

　　　“王爷……”

　　　当景亲王坐在书房，等侯暗卫消息的时候，却总是等不到应该出现的人，直到府里的管家进来之后，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景亲王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起来，“一群废物……”

　　　“那……”

　　　“再找人去给本王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个管家，跟在景亲王的身边，最少也有十几二十年了，自然知道景亲王的许多秘密，景亲王只是淡淡的一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王爷殿下这一个，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就很清楚是对着谁而来。

　　　“是……”

　　　第六十六章 纸包不住火

　　　“大哥……”

　　　木枫虽然不清楚这次究竟是谁敢在背后对风少轩下手，但是却是很清楚，如果让别人知道，风少轩还活着，活在他和老大的庇护下，那么他肯定也会对老三再次下手，说不定，还会把他和老大牵扯进来，唯一的一个办法，不是把他藏起来，而是对外宣布他的死讯。不过，这件事情，他也要跟老大好好商量才行。

　　　“什么事……”韩诺很是奇怪，为什么木枫回来，不直接过府去找他，反而是钻入了他的密室之中。

　　　“老大，你看……”木枫将床上的风少轩指给老大看，韩诺这才注意到这密室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形的物体，之所以说是是一个人形的物体，那是因为风少轩受伤太重，身上的伤口又太多，木枫可是花费了好大的力气，浪费了许多的灵药，才把他从阎王手里给抢回来，只不过是是因为他身上的伤口的问题，让风少轩看起来显得有些滑稽而已。

　　　“是老三……”韩诺虽然只是看到一个身形，就已经确定了他是自己几个结拜兄弟之一，“ 谁干的……”

　　　“不知道……”木枫摇了摇头，他是真的不知道，救下了风少轩，那向个追杀他的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是以，他确定不了他们的身份，只能够偷偷摸摸的把老三给救回来。

　　　“追杀他们的人呢……”

　　　“全都搜遍了，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再继续找人查……”韩诺走到床边，看着风少轩那昏迷的样子，“救到他的时候，老三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说，直接昏过去了……”木枫实话实说，“我也把那些追杀的人处理掉，然后也把那个地方都搜了一遍，却依旧是什么都没有。”

　　　“嗯……”韩诺低下头沉吟了半晌，才又对着木枫道，“把救回老三的消息给封锁了起来，这段时间皇家为乐心公主择婿，所有邻国番邦都有人来，如果有人偶尔得知老三和公主殿下的事情，那么暗中对他下手也不无可能……”

　　　“就算是那样，肯定也是有人知晓他和公主殿下的事情，恐怕得不到老三的死讯，他们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话虽如此，可是如果把老三的死讯给传出去，让乐心公主殿下听到……”这一点，是韩诺最为关心的，把老三的死讯传出去，来扰乱视听不是不可以，可是如果这件事情让正怀有身孕的乐心公主知道，一时心焦，恐怕就会闯下大祸……

　　　“那我们把事实跟公主殿下说清楚不就好了……”关于这一点，木枫的确没有想清楚，不过就算是没有想清楚也没有关系，反正他是神医，真要有什么问题，还要有他顶着。

　　　“你认为公主殿下就算知道了事情真相，不会受到刺激……”韩诺最为关心担心的还是乐心公主的身孕，那里面可是老三的子嗣，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等老三醒过来，他这两个结拜兄长，是真的没有办法交待。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木枫也有些急了，既要保住老三不再被人追杀，又要保住乐心公主的肚子，必竟她现在气血两亏，勉强有孕，也是极容易滑胎。

　　　“就当老三没有来参加这场公主择婿……”又是一阵沉默，韩诺终于下了决定，“等老三醒过来，让他自己跟公主殿下去解释就好，当务之急，只要把老三受伤的消息给封住，公主殿下那里就不会有事。”

　　　“可是……”

　　　“就这么办……”

　　　乐心公主这几天一直在深宫里休养，她怀孕的消息，太医院诊不出来，知道的人自然就是越少越好，除了每日青月会为她熬制一些养气补血的汽药外，木枫也会每日进宫替她诊脉。

　　　“还有几日就是择婿的日子了，他究竟会不会来……”终有一日，乐心公主再也忍耐不住了，这个臭男人就要跟她如此呕气吗？老婆都快要成为别人的了，也不快点出现。

　　　“这……”木枫心里咯登一下，看来公主殿下的耐心真的快要用尽了，可是那个老三现在还睡在老大的密室里，一点醒过来的迹像也没有，再说了，就算是醒过来了，那么重的伤，能保住已经算是不错，又怎么能够再上场与人争斗，夺那所有人都在争抢的位置。“这段时间我经常入宫，所以也没有跟老三有什么联系……”

　　　“嗯……”乐心公主应了一声，点了点头，就不再问下去，在她的心里，既然那个臭男人对他不闻不问，那她也不指望他会出现了。

　　　“公主殿下……”木枫自然是不敢跟乐心公主多言，替她把完脉之后，又如往常一样，把今日应该服用的汤药给开好，再好好的叮嘱了青月一番，便立刻出宫了。

　　　“暗月，去找寒夜来……”

　　　乐心公主直到木枫离开之后，才把暗月给唤了出来，这几日久未听到风少轩的消息，让她已是有些起疑，她和风少轩可是新婚夫妻，就算再怎么争吵，她也很确定，如果自己被逼再嫁，他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否则的话，他也就不是风家的大少爷，不配叫做风少轩了。

　　　“是……”暗月从暗中现出身形，她现在已经是乐心公主的贴身侍卫了，至于原本的寒夜——风少辉，因为这乐轩身边的暗卫已经被人全部给处中处理掉了，只能现从乐心公主身边往外调出人手，否则的话，他这个皇帝，除了身边的明着的护卫，暗地里可就没有一个人保护他了。当然，现在的风少辉也是很忙的，既然身处暗卫统领的位置，他既然保护乐轩的安全，又要再重新训练一批暗卫出来，毕竟因为景亲王暗中动的手脚，他们的暗卫也是损失了不少。

　　　“另外再找人盯着韩诺和木枫，看他们想搞什么鬼……”

　　　“是……”

　　　“老大，今天公主殿下已经问起了老三的事情，看来快要瞒不住了……”

　　　从宫里出来，木枫也没有回府，就直奔城外韩诺的府中，因为风少轩的关系，韩诺也就没有再进帝都，而是住在了城外的别苑之中，必竟帝都之内人多眼杂，谁知道会不会往外传出什么消息去。

　　　“怎么了……”不能出府，韩诺就每日守在府里处理着所有的事情，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守着老三，可千万别让他出什么意外才好。

　　　“是啊，我也想知道，有什么事情就要瞒不住了……”就在木枫和韩诺说话的时候，风少辉的声音从窗外也传了进来，他是偶尔注意到木枫的行为有些异常的，再加上前段时间，他偷偷的把当初公主殿下跟各邻邦属国订下的五年之约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让他们转交给他的兄长，以便能够化解公主殿下和他大哥的误会，可是现在，却发现到现在为止，他根本就没有自家兄长的任何消息，他整个人就这么突然消失了，找不到任何的踪迹。

　　　“是你……”木枫冲过窗前，把窗户打开，却是发现风少辉坐在窗外的树上，似乎是在等着他们的答案。

　　　“你们还没有说呢，是什么东西瞒不住了……”风少辉一个用力，就从树上直接跳进了屋里，“我大哥呢，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这……”木枫看了一眼韩诺，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告诉风少辉，说吧，可这个风少辉的身份还是乐心公主的暗卫统领，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会隐瞒乐心公主的，可是不说吧，他还是老三的亲弟弟，老三被人暗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让他的家人知道，似乎也是说不过去。

　　　“你跟我来……”韩诺和木枫相视一眼，点了点头，最终做决定的还是韩诺，他要带风少辉去看看风少轩。

　　　“这是我哥……”

　　　风少辉疑惑的跟着韩诺和木枫来到密室，他相信自己兄长的结拜兄弟，是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他的举动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跟着这两个人到达密室之后，竟然会看到那样一幅让自己怎么都不敢相信的景像。

　　　“嗯……”韩诺应了一声，“收到你的密信，我让木枫亲自把信给送了过去，却不见老三前来帝都，再加上后来得知公主殿下又怀有身孕，就让木枫又跑了一趟，结果……”

　　　剩下的话，韩诺没有说出口，但是他相信，就算他没有说出口，风少辉肯定也明白他的意思，不过，现在风少辉，想知道的就是，究竟是谁敢对他的兄长下手，可是当风少轩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 ，韩诺和木枫却是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天，但是他们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第六十七章 诈传死信

　　　“什么叫做不知道……”对于韩诺和木枫的说法，风少辉有些不能够接受，“韩老大，你的生意遍布整个金元，哪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还有，你，木大神医，交友可算是广阔，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会有你的朋友，怎么这件事情，你却一点线索也查不到呢？”

　　　“不是查不到，是根本不知道从何查起……”这是韩诺和木枫给的回答，紧接着木枫又把当时救下风少轩的情况，仔仔细细的给风少辉讲了一遍，虽然他和韩诺已经无数的分析过此事，但依然是一点结果也没有。

　　　“全身黑衣蒙面，身上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风少辉听了木枫的话，也开始沉思了起来，如果真照他们所说，那袭击他大哥的，肯定跟他是同行，属于暗卫一流的，可是他却不清楚，如果没有主人的命令，又有哪一位皇族敢私自派遣暗卫去杀人呢？必竟他大哥可是躲在风寨数年，没有露过面，除了拦路抢劫公主殿下，并把公主殿下给掳去当他的压寨夫人这件事情，还真是少有听到大哥的消息呢。

　　　“是他……”猛然间，一个名字闯入了风少辉的脑海，让他闭上了双眼，握紧了双拳，如果真是那个人的话，那么那个男人真是不可原谅了，不管因为如何，如此对自己的兄长下毒手，那么当初大哥失踪，肯定也跟他脱不了关系了。

　　　“是谁，少辉，你想到了些什么？”

　　　听着风少辉的自言自语，韩诺和木枫也连忙开口询问，必竟人已经犯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总要想办法还击一下吧，他们三弟的伤，总不能白受的。

　　　“这件事你们就别过问了，替我照顾好大哥就行……”风少辉对于之皇权之争，可是非常的厌烦，如果他的猜出测成为现实，那么他绝对是不会放过那个人的，必竟在整个金元，敢暗地里跟乐心公主做对的，除了那个男人，可就没有别人了。“还有，就对外传出我哥的死讯吧，不然的话，你们也会惹祸上身的……”不管如何，他们毕竟是自家亲大哥的结拜兄长，虽然他能够理解他们之间的兄弟情深，但是如果因为风少轩的事情，而让他们把所有的家当都给压上去，他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如果传出老三的死讯，那公主殿下……”韩诺和木枫最最关心的就是乐心公主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否则他们早就宣布老三的死讯了，那样他们就可以藉机寻找对手，看看到底是谁敢对他们的兄弟下手。

　　　“公主殿下没有你们想的那样脆弱……”风少辉回了他们一句，呆在乐心公主身边多年，看的最多的就是公主殿下的坚韧，“再说了，大哥只是出了意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

　　　“没有……”这是木枫给出的答案，必竟他是神医世家出身，这点把握还是有的，“只不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就算他醒来，可是老三受的伤那么重，恐怕……”

　　　“只要死不了就成，剩下的我会跟公主殿下解释的。”风少辉要的就是木枫这句话，只要他肯出力相救，想必他家的大哥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只要大哥的死讯传出，那个出手对付大哥的人，必然会有所动作，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对付他了。”

　　　“另外一个事情，再过几日，就是公主凤台择婿的日子，你认为……”乐心公主肚子里的孩子要保住，可是也不能只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回头让他跟别的男人叫父亲啊，那样的话，老三还不气疯了。

　　　“我会和公主殿下另想办法，你们只需照我的说的做就好……”风少辉来这里，只是想探听他大哥的消息，如今已经知道了，自然也就没有久留的必要，“剩下的事情，如果公主殿下没有请你们出手，你们不是不要出手的好，没有必要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

　　　“公主……”

　　　风少辉回到宫中，只是到乐轩那里绕了一圈之后，就来到乐心公主的寝宫，单膝跪在了那里。

　　　“起来回话……”不看风少轩的面子，也要看自己师傅也就是现任公公的面子，乐心公主一般都不会让风少轩跪着向自己回话，虽然这是暗卫们的规矩。

　　　“……”谁曾想知道，风少辉只依旧是单膝跪地，什么也不说，甚至还低下了头。

　　　风少辉的这一个举动，让乐心公主意识到了有些不对，毕竟风少辉跟在她身边也有几年的时间，他是个什么性子她也很是清楚，“青月，你先退下……”

　　　“公主……”难得自己竟然又见到了一个暗卫，青月正想好好的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人的时候，竟然会被公主殿下喝退，这让她有些稍稍的不满。

　　　“暗月，你也退下……”乐心公主现在可没有时间去理会青月的小小情绪，就连一直暗中守在自己身边的暗月也给喝退了，既然风少辉有些事情，不想让她们知道，那她们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等到青月和暗月都退出了寝宫，乐心公主才叹了一口气，“起来说吧……”

　　　“我还是跪在这里说为好……”风少辉也有自己的坚持，如果当时他有派人盯着自己的大哥便好啦，最起码在他有难的时候，可以帮他当一阵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竟然半死不活的躺在韩诺的密室里。

　　　“说吧，他发生了什么事……”当初跟木枫提起风少轩的时候，乐心公主就有注意到木枫的异样，让风少辉出去查探一番，没想到他更反常，这让乐心公主心里的不安扩大，必竟风少轩还是她的驸马，就算两人有过争执，但是他们多年的感情摆在那里，又有什么过不去呢。

　　　“我……”风少辉对于乐心公主殿下的问话，自然是不敢多做隐瞒，把自己在韩诺府第密室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的告诉了乐心公主殿下，因为她不仅仅是他的主子，也是她的嫂子，于情于理，都没有隐瞒她的必要。

　　　“……”听到风少轩的近况，乐心公主有些沉默了，过了好半晌才又回道，“木枫有没有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会醒来……”

　　　“没有，只是说了一句，受伤太重，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谈，什么时候醒来，他也说不准。”风少辉如实的回答着乐心公主的话，丝毫不敢有任何的隐瞒。当然，对于当初木枫和韩诺的隐瞒此事的原因，风少辉自然也是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你认为是什么人会向他下手……”乐心公主表现的非常的冷静，冷静的让人害怕，丝毫让人看不出来，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从木枫的描述来看，那些人似乎是……似乎是……”

　　　“似乎也是暗卫对吧？”乐心公主替风少辉给接下了话头，“那也不有什么奇怪的，当初皇爷爷马上打下这个天下，自然也很是多注意他这些子孙后代的问题，是以才有了你们暗卫的存在，既然景亲王也是皇爷爷的儿子，他的身边自然也有暗卫的存在。”说到这里，乐民公主顿了顿，看了风少辉一眼，才又说道，“不过，已经不再是皇子而成了亲王的景王叔，身边的暗卫自然也会跟着离开你们暗卫的名单之列，成为他家门撰养的死士。”

　　　“公主殿下……”风少辉可是很惊讶乐心公主竟然知道的如此之多，必竟这在他们暗卫当中，也算是一个秘密，而公主殿下，显然对这个秘密很是清楚。

　　　“不必太过讶异……”乐心公主轻轻揉着自己的额头，“暗卫是皇爷爷一手创立着，身为金元的摄政公主，我要是连这点秘密都不知道，岂不是白瞎了吗？”

　　　“那……”风少轩想问，既然知道是谁动的手，那他们要不要反击一下，必竟乐心公主隐忍多年，也不过是为了乐轩能够安安稳稳的坐在他的皇位上，现如今，景亲王已经开始对付公主殿下了，如果她再隐忍下去的话，不知道后果……

　　　“既然景亲王敢动手，那我们自然也要还手了。”乐心公主拿出一封准备好的信，递给了风少辉，“这里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的景亲王叔的暗卫或明或暗的身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把他们都给我处理掉。”

　　　“是……”风少辉对于乐心公主下的命令，自然是乐意执行，必竟时至今日，也确实到了他们反击的时候了。乐心公主之所以敢这么做，完全是因为现在的乐轩已经完完全全的占到了她的这一边，自己的皇弟不在处处与她作对，包庇景亲王。

　　　第六十八章 心中自有章程

　　　短短几日的时间，整个帝都发生了不少的灭门惨案，一时之间闹得人心惶惶，可是这依旧不能让那些邻国番邦的青年才俊们止步，必竟这金元皇朝摄政公主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亮了，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很多人也想试上一试，万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么落在自己的头上了呢。

　　　“漠北王爷……”如果是别人，暗月可能会隐在暗中不会出面相见，必竟她的职责就是隐在暗中，保护他们的公主殿下，可偏偏这位漠北王，看着一副散漫的样子，却是每次都能发现她的行踪，这让她很是不服气，可公主殿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偏偏说了一句，以后在这位漠北王爷殿下面前，直接现身就是，不必再隐藏身形。

　　　“是啊，闲着无聊，就来公主殿下这里瞧瞧……”看到迎接自己的是这个一身暗色衣服的女人，漠北王的神情隐不可察的变得有些黯淡，他可是冲着那个小可人来着。“公主殿下呢？”

　　　“殿下正在寝宫休息，不知道王爷您……”暗月无奈的又充当起了宫女的角色，没有办法，乐心公主性喜清静，再加上这段时间皇帝陛下已经渐渐的开始接手朝政，以便能够让乐心公主安心养胎，是以这里，连走动的宫女，都少了许多。

　　　“呵呵，那我在厅里坐坐好了……”漠北王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什么他也要在这里坐上一会儿，他就不信自己如果坐在这乐心公主的厅里，会有人失了待客之道，连一杯清茶都不给奉上。

　　　“王爷随意……”暗月一听，自然是明白漠北王的意思，只不过，这样的事情是她插不上手的，既然已经招呼了王爷殿下，那她还是继续守护自家的公主好了。

　　　“青月……”原本躺在寝宫里假寐的乐心公主，自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只不过当事人都没有自己说明，那她自然也是乐得看戏，只是不知道，这种闲来无事，悠闲看戏的时间还有多少。

　　　“公主殿下……”原本见乐心公主睡下了，青月就坐在一旁的小凳子做些刺绣的活计，不是为了生计，纯属是为了要打发时间，毕竟乐心公主身边所有的事情，都还有专人打点，不用她这个女官亲手去做。，

　　　“外面好像来了什么人……”乐心公主头也不有抬，直接示意青月自己去招呼，当然，来了什么人，她可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她真的是假寐而已。

　　　“奴婢没有听到……”青月自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只不过，她不想露面而已。

　　　“那就去瞧瞧……”乐心公主依然是在闭着眼睛说话，“别管是谁，来了这里，总要奉上一杯香茶，才是待客的礼数。”

　　　“是……”

　　　青月还真是很听自家公主殿下的话呢，虽然心里满是不乐意，但还是端了一杯香茶，来到了大厅，轻轻的往桌子上一放，再淡淡的施了一礼，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要转身离去。

　　　“青月……”漠北王见是如此，忙开口想要唤住佳人，可哪里知道，这位平常小心谨慎的小宫女，竟然仿若没有听见他的呼唤似的，直接又进了乐心公主的寝宫，那个地方，虽然看似没有什么人把守，可是如果真有什么人放肆，指不定会被人给砍成多少段呢。

　　　“王爷，请……”青月自然是把这一切都给看在眼里，没有什么表示，既然这位漠北王爷已经在这里坐了坐，佳人亲手斟的那杯茶，也喝到了嘴里，那剩下的，自然是该扫地出门了，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赶人的工作，还是需要她来做而已。

　　　“这位姑娘，那个……”

　　　“王爷还是请回吧，一切公主殿下自有安排……”暗月可是一句话也不会多说，必竟这位漠北王也是为了公主殿下而来，如今在公主殿下的寝宫里搞这些小动作，又怎么能瞒得过公主的眼睛。

　　　“那就请贵国的公主殿下，有时间，有空的时候，接见一下我这个漠北番王。”几番前来，漠北王都没有见过乐心公主，更不能跟她的好好聊一下，饶是这位平日吊儿郎当的漠北王，也几乎有些忍耐不住。

　　　“王爷殿下吩咐，奴婢定当禀报公主殿下……”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间离乐心公主凤台选婿就还有几天的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或者是说在替乐心公主焦急着，只不过，是每个人想要的结果不一样。

　　　风少轩受重伤昏迷的事情，早已经传到了身为皇帝的乐轩耳朵里，或者说只要是知情人，心里都会明白几分，原本乐轩想要静观其变，学一下自家皇姐应对这种事情的手段，可是眼看着着离乐心公主凤台选婿没有几天的时间了，皇姐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除了让人把景亲王身边的暗卫都给清理了一遍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动静，每日里只是静心安胎，对所有的事情都不闻不问，这也由不得他这个皇弟替自己的皇姐着急了。

　　　当然，着急的可不单单是乐轩一个人，身为他们王叔的景亲王，自然也很是心急呢，他没有想到乐心公主竟然还会有如此的手段，原本他的父皇，也就是乐心公主的皇爷爷留给他的暗卫就不多，再加上找人追杀身为皇帝的乐轩的时候，被人清理过一次，这次又因为风少轩的事情，乐心公主几乎将他暗中的势力连根拔起，只不过，他还在等，等着乐心公主如何化解这次的凤台选婿，只要等到他把这个臭丫头给嫁到番邦和亲，那他就稳赢了。（看来咱们的景亲王，是丝毫没有把乐轩这个小皇帝给放在眼中啊。）

　　　“皇姐，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这一段时间经过木枫的精心护理，乐心公主的脸色比起从前，的确是好了很多，再加上怀有身孕的关系，让乐心公主以往的锋锐收敛了不少。

　　　“什么什么打算？”乐心公主看着乐轩，似乎有些不太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你在说些什么啊？”

　　　“皇姐……”对于乐心公主的明知故问，乐轩只觉得自已真真是快要郁闷死了，这让他不禁想起从前，从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那时候真真的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的角色是对换的，每次皇姐问他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他都是故作不知，或者是故意装傻，这让他还真是彻底领悟到了什么叫做此一时，彼一时的含意。

　　　“青月，当时在风寨的时候，你手里有一把匕首很是漂亮……”乐心公主懒得再看自己的皇弟一眼，当然明白他想问些什么，只是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急的，就算是真要着急，又能急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呢。

　　　“公主恕罪……”听到乐心公主提到匕首二字，青月忙跪了下来，她不是公主殿下身边的暗卫，如果她身上佩戴有匕首或者刀子一类的利器的话，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

　　　“起来吧，匕首拿来给我看看，我记得当时那把匕首的花纹很是特别呢……”乐心公主随意的挥了挥手，对于青月的如此反应，似乎是有些不以为然。

　　　“是……”青月应了一声，就迅速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去取那把花纹很是特别的匕首去了，必竟她还只是一个宫女，就算是身为女官，她也没有资格携带任何的利器在宫内行走……

　　　“皇姐……”乐轩看着自己的皇姐，有些不满，“一把破匕首有什么好看的，皇姐若是喜欢，等你肚中的小侄儿出生之后，想要什么样的匕首，弟弟都去给你寻来。”

　　　“这把可是很特别的……”乐心公主淡笑的安抚着乐轩的脾气，顺手接过青月刚从房间里拿过来的匕首，“今日我这做姐姐的，就考考你的眼力，看你能否看出这把匕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乐轩将匕首拿在手里，翻天覆地看了个遍，总是感觉这匕首上的花纹有些眼熟，却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匕首上的花纹。最后，乐轩还是老老实实的说了实话，“朕看出来，皇姐这……”

　　　“平常让你多多注意邻国番邦的事情，你总是不耐烦，现在开始抓瞎了吧……”乐心公主听到乐轩的回答，不禁没有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你让人给我传出去，就说此次凤台择婿的佼佼者，除了魁首之外，都可以抱得我身边的一名美人归去……”

　　　“皇姐你……”这话说得，让乐轩更是迷糊了，他现在是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皇姐在想些什么了，这算是打得什么哑谜啊，他怎么就是搞不懂呢。

　　　“只需照着我的话去做就好……”乐心公主可是没有好么好的耐性替自己这位皇弟讲解，必竟将来如果哪一天，她真的不在他身边守候着，身为这金元皇朝帝君的他，总要去学会分辨别人话中蕴含的含意，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人在他身边替他讲解他不懂的东西的。

　　　“是……”

　　　第六十九章 协议暗定

　　　不得不说乐心公主这个提议可是一个好计谋呢，一时之间，整个帝都都因为皇宫里传出来的消息，兴奋不已，原因也就是因为只要是强者，都不会空手而归，必竟整个金元皇朝也就只有这一位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又岂不是别人单靠运气就能有所得，不过，没有公主，就算是他身边的宫女也是姿色不错，再加上身在这位天朝公主身边多年，真要带上这样一位美人回国，想必跟随金元皇朝，也算是有了和亲之意，必竟乐心公主放出自己身边的宫女，多多少少也会给一个身份吧。

　　　这件事情，对于邻国番邦，也算是一件好事，必竟这金元皇朝太强大了， 就算在他们朝中党派纷争不断，其它的边陲小国，也从没有进地冒犯之心。

　　　只不过，这一次，可是有人忍不住了……

　　　子夜

　　　一个身影快速的从皇宫的城墙是掠过，除了隐藏在暗中的暗卫之外，普通的侍卫们几乎是一无所觉。

　　　那道身影似乎是熟门熟路的就来到了乐心公主的寝宫，只不过，他刚刚从窗户翻入屋内，那屋内的灯就亮了起来，看来不单单是他有所准备，就连乐心公主殿下也早有准备。

　　　“王爷殿下，本宫可是等你好久了……”直到室内的灯亮起，乐心公主懒散的声音才幽幽的从帷帐内传了出来。

　　　“公主殿下知道我要来……”那个黑衣人就是漠北国的王爷，见到乐心公主摆也此等仗势，想必是早就已经料到自己今晚会偷偷的进宫。

　　　“我原本并不知道王爷要来……”乐心公主声音依旧很是懒散，“不过，我确是知道有把匕首的花纹很是精致呢，放在手中把玩，一时之间，倒是忘了时间呢。”

　　　“原来是这样啊……”漠北王却是笑了笑，乐心公主只是摆出了仗势，却没有任何的举动，看来他今夜所求之事，必能有个结果。“既然公主殿下闲情把玩一把匕首，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跟本王好好的聊聊天呢。”

　　　“你们都退下吧……”乐心公主等着就是这句话，不过有些时候，让漠北王说出这句话，可真是不太容易呢，只不过一个小小的消息，看来这位漠北王就有些坐不住了，想必，他还是真心喜欢他送匕首的那个女人呢。

　　　等到所有的侍从都退下，乐心公主也从帷帐后面现出了身形。

　　　“你……”漠北王也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乐心公主，虽然当初在风寨见到乐心公主的时候，被她坐轮椅的样子也吓了一跳，但是现在看到乐心公主用自己双脚走路的样子，他的心里还是一愣。

　　　“当初不过是膝盖受了些伤，如今好了，自然也可以走了……”乐心公主自然也有注意到漠北王的惊讶，便淡淡的解释了一句，必竟当初乐心公主坠马双膝受伤的事情，想必早已经被各国的探子给传回了国内，否则的话，当初在风寨见到漠北王的时候，他也不会仅仅是表现的吃惊了那么简单。

　　　“那我还没祝贺公主殿下腿伤痊愈呢，不如让唤人拿酒来，我敬公主殿下一杯。”漠北王绕来绕去，还是想看一下青月是否安好，必竟一个侍候公主的贴身女官，身上竟然有着别的国家皇族的东西，想想那个后果，漠北王的心就焦急万分。

　　　“听到没有，去给咱们的王爷殿下取壶酒来……”乐心公主确是诡异的一笑，直接吩咐自己身边的暗月去给漠北王取酒喝，现在她的身边只有风少辉和暗月两个人，其他的宫婢和太监，包括青月在内，早已经被乐心公主早早的给打发去睡觉了。

　　　“是……”暗月心带同情的看了这漠北王一眼，被公主殿下给盯上，真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王爷，我身体不便，这酒就请您自己饮用吧。”

　　　乐心公主示意暗月直接将酒壶放到了漠北王的面前，反正她是不急，现在唯一看的，就是这位漠北王爷急不急了，这只是一个赌注，如果赌赢了，那好她就不用再另寻别的办法，如果赌输了，那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凤台选婿了。

　　　“……”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漠北王还真是无语，一连倒了三杯酒灌下去，他才又开口道，“公主殿下，想要我怎么做，不妨说出来。”比耐力，漠北王跟别人比，那是他稳赢，可是如果跟这位金元皇朝的乐心公主来比，他还是甘拜下风为好。

　　　“你认为我想要你怎么做？”乐心公主依然是没有给漠北王的正面答案，反而是反问他一句，因为她想知道，这位漠北王，对于她那个贴身的小宫女，究竟会付出多少。

　　　“公主殿下就不要打哑谜了，本王甘拜下风还不成？”漠北王突然觉得自己夜闯乐心公主的寝宫，完全就是一个错误，不过，为了他那个小宫女，这么做也是值得的，起码对于他来说，是值得的，不过，对于他的国家而言，就有些……

　　　“呵呵……”听到漠北王的话，乐心公主轻轻的笑了，“没想到威冠漠北的王爷殿下，竟然如此没有耐性，就是不知道您这份心意，那个丫头倒底知不知道？”

　　　“……”乐心公主的话，让漠北王红了脸，单凭漠北王如此的神色，现场所有人心里要是再不明白点什么，就枉费他们现在站的那个位置了，“公主殿下，只需要告诉我，需要我替你做些什么就好，别的就不劳您操心了。”

　　　“还真是典型的恼羞成怒呢。”乐心公主又是一声调笑，摆明了是看漠北王的笑话。

　　　“乐心公主……”

　　　“我呢，要求也不高，三日后凤台择婿的时候，我要你拔得头筹……”乐心公主适时的收敛了自己的笑意，说出了自己需要漠北王去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漠北王来说，说难也不难，可是说易也不容易，要在众国皇子贵族中脱颖而出，就算是凭漠北王的实力，可也是要花费一番功夫呢。

　　　“换一个……”开什么玩笑，他要真去凤台择婿，青月那个丫头，不就更躲着自己了吗？这样的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干。

　　　“你同意了，我今晚就让人把青月送去你的寝宫，如若不然……”乐心公主现在已经确定了漠北王的心意，虽然也替青月感到欣慰，但是现在如果不好好的抓住漠北王的这个死穴，将来难过的，可就会是她了。

　　　“如若不然呢……”漠北王问了一句，眼睛却是死死的瞪着乐心公主，似乎她要是说的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打算冲过去，教训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女人一番。

　　　“必竟是本宫的贴身侍婢，多的是想要她做女人的皇孙贵族。”乐心公主笑意盈盈的再看了漠北王一眼，对于他的那点怒火，根本就不以为然，就算是再生气你又能如何，必竟青月可是她的贴身侍婢，将来是生是死，还是嫁给谁为妻，都要她这个公主殿下说了算，就算是她的皇弟乐轩，也做不了这个主。

　　　“你……”

　　　“如何？本宫只要你一句话，说的本宫满意了，今夜你抱得美人归，如果……”

　　　“我答应你……”漠北王知道，关于这件事情，自己在乐心公主这里，没有任何的胜算，只能是应承下来，不就是在三日后在乐心公主择婿的时候夺魁吗，他可以办得到。“不过，要先说好，就算是本王拔得头筹，将来迎娶的也将是青月姑娘……”

　　　“你以为本宫想要嫁你吗……”乐心公主听到漠北王前面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还暗自窃喜，但是漠北王接下来的话，就几乎让她有些怒火中烧，顺手将自己面前的茶盏盖给掷了过去，“你别做梦了。”

　　　“那就好，本王可不想做这个现成的父王，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

　　　“闭嘴……”听着漠北王的小声低语，乐心公主又把手中的茶盏也一块给丢了过去，“事情谈完了，你可以滚了……”

　　　“那我的美人呢……”连续被乐心公主两次把东西给掷在身上，漠北王也不生气，必竟早有古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而这位乐心公主，不说也罢。

　　　“暗月，去唤青月来……”

　　　乐心公主狠狠的瞪了漠北王一眼，才吩咐暗月去将青月唤起，如果不是知道这个漠北王对于青月是真心相待，她才不会像送货物一样，把她身边的人给送出去的。

　　第七十章 借你个丫头使唤

“公主……”

　　　青月被暗月唤醒之后，只是听说自家的公主殿下要自己近前去伺候，就忙忙的披衣过来，完全没有想到，这公主殿下的寝宫里竟然还有一个男人的存在。当下忙不迭的挡了乐心公主身前，“漠北王，你想要做什么？夜闯公主殿下寝宫，你该当何罪……”

　　　听到青月的话，漠北王的脸色立刻黑了一半，这个死丫头，难道就不能盼他点好吗？虽然他是夜闯乐心公主的寝宫，可还不是为了这个臭丫头，可就是这个臭丫头丝毫不懂他的心思也就算了，竟然还如此呵斥于他。真真的把他给气到无语，只能把求助的目光看向乐心公主。

　　　哪曾想到这位乐心公主摆明了看戏的态度，丝毫不插嘴插言，只是看着这位漠北王如何应对。

　　　“公主殿下……”漠北王看了一眼兴灾乐祸的乐心公主，只能是无奈的出言提醒，“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

　　　“王爷殿下，想要我说些什么？”推开站在自己身前的青月，乐心公主依然是一脸的笑意盈盈。

　　　“公主殿下似乎是忘了忘了咱们的约定……”对于乐心公主的无聊，漠北王还真是有些无语，不过她这个公主主子不说话，青月会跟他走吗？

　　　“呵呵……”今天晚上，乐心公主笑得最多，“青月，我刚刚跟漠北王商量好了一些事情，将你调去服侍王爷殿下几天，待会你就随漠北王一起回他的寝宫吧。”

　　　“公主……”青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忙跪了下来，“公主，您把奴婢调去伺候漠北王，那您身边，不就……”

　　　“无妨，现在是在宫中，本宫的身边难不成还会少了人使唤不成？”对于青月的贴心，乐心公主脸上有着温柔的笑意，说真的，就把青月这么地许给漠北王，她的心中多少还是有些舍不得的，“跟着漠北王去吧，好好服侍于他，有本宫做你的后盾，想必那漠北王不敢，也不会欺侮于你。”

　　　“是，公主……”听着公主殿下的话，青月只是心中有些奇怪，却还是点了点头，应承了下来，不就是离开公开殿下身边，去伺侯漠北王几天吗？

　　　“公主，似乎还有什么没有说啊……”眼看着青月已经走到自己的身后，漠北王还是不太满意，如果公主殿下不把事情说清楚，让他把青月带回去霸王硬上弓吗？那他的软玉温香又如何享起，就算他能忍住，把她带回供几天，然后再把她给送回来吗？

　　　“王爷殿下，什么都要让本宫给你说个清楚明白吗？”乐心公主从来不知道，原来这漠北王还是一个嘴笨之人，连最简单的求爱都不会，难不成，还让她把秋月直接剥光送到他的床上不成。

　　　“这个……”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漠北王也觉得这种事情也能让乐心公主替自己说出，实在是有些过份，可是如果公主殿下什么都不说的话……

　　　“青月，刚刚我已经与漠北王约好，金元与漠北即将联姻，你也算是代替我去照顾漠北王的，必竟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子，多有不便，有什么事情，你就多多担待一下，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着，乐心公主还朝漠北王眨了眨眼睛，意思是问他，这样的话，可不可以？

　　　漠北王听到公主的话，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以于乐心公主的话，不宜置评。

　　　“公主殿下，您就这样让漠北王把青月带走，万一他……”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风少辉有些不解，就算是将来真要跟漠北联姻，也不至于现在就把青月给送到漠北王的府上吧，那样的话，万一将来漠北王反悔……

　　　“打了这几年的交道，这个漠北王也算是个真性情的人，一向是说道做到。”乐心公主挥挥手，不让风少辉把话说完，然后又替他解释道，“再说道那把匕首，想来也是这漠北王送给青月的，青月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不知道那把匕首的含义，估计那漠北王也不好意思告诉于她。”

　　　“那把匕首……”风少辉可真是不太明白，那把匕首除了华贵精致以外，也就是那上面的花纹有些特别了，再者，他可就找不出什么奇特的地方了。

　　　“那把匕首，别看看着它不怎么起眼，可是却是漠北王室祖传之物，一直是漠北王室当家主母的信物，那漠北王既然已经把匕首送出，咱们又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乐心公主也就是靠着这一点，才把那漠北王吃得死死的。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说到底，风少轩是风少辉的哥哥，身为暗卫统领的风少辉可还真是怕自己的这个嫂子被别人给抢走，到时候，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跟自家大哥解释呢。

　　　“真有什么万一，也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乐心公主心里又何尝没有一丝焦虑呢，“本宫毕竟不是神仙，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给计算的清清楚楚，这一次被景亲王这么一搞，咱们自然是赌上一把啦。”

　　　“是……”

　　　“说到这里……”乐心公主顿了一下，才又接着道，“原本这个青月是准备给你做媳妇的，不为别的，就为那个丫头的性子好，为人也算是小心谨慎，可偏偏我现在又把她给了别人，你这里……”

　　　“我无所谓……”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辉忙回绝，省得乐心公主给他乱点鸳鸯谱，再者说了，对于青月那样小心谨慎的女人，他还真有些入不了法眼。“如果真到了娶妻生子的那一天，我会自行处理一，不劳公主殿下费心。”说到底，风少辉也是曾经对于乐心公主有一丝暇想，只不过，既然自己的兄长尚在人间，而乐心公主又已经成为了自己真正的嫂子，再有这个想法，就真有些说不过去了。

　　　“我虽然是公主，可必竟还是你的嫂子，如果你看上哪家的千金，不妨跟我说上一声，我让皇弟将她指给你。”

　　　“臣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风少辉真有些气结，看来乐心公主是真的一点儿都不明白他的心思啊。

　　　“暗月是一个暗卫，但也是一个姑娘家……”乐心公主又怎么能不知道风少辉曾经的心思啊，但是这件事情，当初可能还有一丝丝的可能，但是现在， 这一丝丝也没有了，必竟她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嫂子，虽然现在要被逼着在凤台择婿，但也不能保证就不会出外和亲，反正无论如何是不会落到他风少辉的头上就是了。“有时间，你们不妨多多接触一下……”

　　　“是……”风少辉明白了乐心公主的意思，以后这个暗月，将来就可能是他的妻子了。

　　　“是……”不只风少辉明白，暗月也很清楚，她也被送人了，只不过，青月是送给了漠北王，而她被送给了他们的暗卫统领。

　　　“皇姐……”乐轩虽然昨夜并不在乐心公主的寝宫，但是当时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自然会有人告诉于他。

　　　“来了……”乐心公主又如同往常一样，喝了木枫配制的汤药，便躺在床上假寐，这段时间她的呕吐状况已经好多了，再加上木枫时不时给开些进补的药，现在的乐心公主的脸色，已经好多了。

　　　“皇姐，听说……”

　　　“……”看着自己的皇弟正在兴冲冲的开口询问，乐心公主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才后才对着身边侍候的宫婢道，“你们都下去吧，没有传唤，不许进来……”

　　　“是……”听到乐心公主的吩咐，所有的宫婢们都是施了一礼之后，便都退了出去。

　　　“你都听说什么了……”乐心公主瞪着自己的弟弟，既然他都能听说，那别人是不是也听到了什么，“说来给我听听……”

　　　“没，没什么……”看到自己皇姐脸上微愠，乐轩也示意到了自己差点说出不该说的话，忙陪上了笑脸，“皇姐，那你后日凤抬择婿的事情……”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只要那一天，把青月给我带回来就是了……”乐心公主没好气的又瞪了乐轩一眼，才又躺了下去，“别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以后别动不动就听说了。”

　　　“是……”乐轩虚心受教，必竟做为一国之君，虽然对于天下事，都是听别人说，但是真要动不动就把两字挂在嘴边，也实在是有些不成体统。

　　　第七十一章 束手无策

　　　日子过得还真是快呢，木枫为了叫醒韩诺密室里的风少轩，不知道用了多少办法，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风少轩就是不醒，只是就那样睡在那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以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老大，怎么办，明天……”木枫做了最后一番努力，又见不到成效之后，才无奈的垂头丧气的来到了韩诺的书房，现在的他，可算是心急如焚啊，眼看各国精英都已经齐聚帝都，难不成就让他们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老三的妻子被逼择婿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韩诺放下手里的帐册，对于木枫的询问也是一筹莫展，眼看明天择婿的日子就到了，而风少轩丝毫没有要醒过来的迹像，这让他又有什么办法。

　　　“公主那边怎么说？”别的事情同，他韩诺还可以插上手，必竟钱能通神嘛，他身为这金元皇朝的第一富商，方方面面到也能说上几句话，更何况，他跟木枫现在还是当今皇上的拜把子兄弟，真有什么事情，也能够很快的处理清楚。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不一样啊，乐心公主凤台择婿的事情，可不单单是他们金元境内的事情，此事还牵连着方方面面，必竟金元所有邻国与属国的青年才俊都来了，有些事情就不再是他们用钱能够插得上的。

　　　“公主殿下说她自有分寸，叫咱们别担心了。”正是因为这句话，木枫才会心急如焚，因为从一开始，公主殿下就告诉他这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公主殿下还是这一句话，可是他和老大，却从来没有发现过，公主殿下到底有什么分寸，把这件事情给化解掉。“可是我到现在，却从来没有发现，公主殿下究竟有什么样的动作，还真是……”

　　　“既然公主殿下自有身份，咱们也就什么都别问了……”韩诺听了木枫的话，叹了一口气，不单单是他没有任何消息，就连他这个全国第一富商，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啊，真不知道乐心公主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就真的不管了……”对于这个结果，木枫可是真不满意的，“那老三醒过来，他要是知道咱们……”

　　　“知道又能怎么样？咱们不是已经尽力了吗？”必竟民不与官斗，这一点，韩诺还是很清楚的，人家既然不跟他们多说些什么，想必也没有把他们这点势力给放在眼里，如果真的需要他们的话，也许早就已经开口了，不会让他们在这里死等。“别忘了，咱们毕竟是一介布衣，虽然在这民间的势力不小，可咱们还只是一介布衣。静观其变吧。”

　　　“是，知道了……”一句话，说得木枫虽然不是很满意，但必竟还是接受了韩诺的说法，静观其变吧。”

　　　“公主……”

　　　凤台择婿的那一天，青月就被乐心公主的侍卫们给早早的接了过来，今日也算是乐心公主大喜的日子，把青月接来，自然是要替乐心公主好好的打扮一番。

　　　“大喜的日子哭什么……”乐心公主接过青月递来的胭脂，轻轻的在自己的脸上涂抹着，却在不经意的瞬间，看到青月镜中的小脸蛋，正在默默的流着眼泪，“难不成那个漠北王欺负了你不成？”

　　　“没有，王爷殿下待奴婢很好，”青月忙把话头给拉了下来，这几日在漠北的驿馆之内，漠北王对于青月也是呵护备至，只不过，是真真的没敢对她下手而已。“奴婢只是感觉那漠北王身边，并不需要有人在身边侍候，所有……”

　　　“那你到底在哭些什么？”乐心公玉还真是有些惊讶呢，原本她以来这漠北王把青月给带回去后，说什么也要好好的享用一番美食，没想到，这个漠北王还真是一个君子，自已心仪的佳人就在自己身边，却硬是没有动手，真真的让人佩服呢。

　　　“奴婢……奴婢舍不得公主……”青月虽然不清楚事情到了今天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公主殿下嫁的那个风家大少爷又跑哪里去了，怎么现在都还没有出现他的人影呢。

　　　“是啊，青月，今天是公主殿下大好的日子，你就快别哭了……”坐在一旁的云妃也忙劝着青月，示意她赶紧把自己的眼泪给擦掉，虽然这整个后宫呢，由她掌管着，可青月必竟是这乐心公主的贴身侍婢，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也由不她来训斥。

　　　“……”听着青月的话，乐心公主只是无语的拍了拍青月的手背，就不再说什么了，至于云妃，乐心公主却是看也没有看上一眼，在这个皇宫里，虽然有着景亲王做为云妃的靠山，但是这云妃娘娘必竟已经失节了，也称不上是她的长辈了。

　　　“皇姐，请……”

　　　这一旁乐心公主刚刚准备完毕，但是在这皇宫里的校武场内，却是已经开始争斗了起来，只不过，在这里，可就不能让那些个侍卫们上场了，必竟乐心公主要选的可是驸马，各国自然也不能让他国的侍卫们上场替自己的主子们争斗，否则的话，直接实取消了这参赛的资格，再有不服，兵戎相见，也有可能。

　　　“好……”乐心公主身穿一身大红的宫衣，上面描金绣凤，衬着乐心公主的容颜，实在是艳丽无比，顺着乐轩的手势，乐心公主坐在了他的身边。

　　　“皇姐你看……”对于场下的争斗，乐轩可是很感兴趣的，这一次，邻国番邦都没有找什么替身来充数，派出的全是精明能干的强将，只不过，这人数一多，聚在一起殴斗，自然也是有些失了身份。

　　　“有什么好看的……”乐心公主看着自家皇弟的那副兴灾乐祸的样子，不由得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不就是看个热门吗，至于如此吗？

　　　场下众人看的是热门，可是场上的人，看的却是门道了，既然这次凤台择婿，公主殿下是让众人聚在一起殴斗，自然也就没有人给他们安排什么赛况了，看来是谁站到最后，就由谁来胜出吧。不过有一点，却是不错，只要你没有力气再站在台上了，或者说是躺在地上，超过一刻钟，自然就有这金元的侍卫抬你下场，然后宣判你出局。

　　　对于这一切，漠北王心中可是暗暗叫苦，眼前的这帮人，他们争斗是为了乐心公主殿下，不管私人感情如何，能够把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给娶回去，那可是天大的一件幸事，可是他却是为了乐心公主身边那小小的宫女，在这跟人拼斗，想想这漠北王的心里可就很不是滋味，可偏偏却又不得不为之，否则的话，那佳人可就不是他的了，成了别人的了，这不，乐心公主已经又拿青月开始刺激他了，这种血腥的场面，怎么能够让青月这样胆小的女孩子来参观呢，如果他一时失手，被别人给揍成猪头一般，岂不是大大破坏了他在青月心中的形象，看来不拿出全部的实力，还真是不得行啦……

　　　“启禀皇上，公主，经过文争武试，最后的获胜者是漠北国的国主……”

　　　“既然如此，那就对外宣布吧，一月之后，我金元的凤凰郡主将要远嫁漠北和亲，天下大赦，举国欢庆……”乐轩听着结果，早已经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一点儿兴奋的神色也没有，只是淡淡的吩咐了下去，然后就扯着自己的皇姐离开了。

　　　一旁的史官，听到皇上讲到凤凰郡主，不是凤凰公主，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却偏偏又不敢开口询问，必竟现在皇帝陛下的脸色真是有些不善，想必是姐弟情深所致，如果此时他追问这么一句，不知道会不会给自己惹来什么祸事，只能照着皇上所说的，写上这凤凰郡主要与这漠北国君和亲，一月之后远嫁……

　　　“皇姐，你看……”

　　　眼看着自家皇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乐轩对于自己早就知道的答案，也没有了当初的那兴奋之情，那现场的比试一旦结束，自然是赶紧将乐心公主送回了寝宫，又让人急忙宣他的二哥木枫进宫，替自己的皇姐诊脉。

　　　“我没什么事……”总是感觉自己胸口有些发堵的乐心公主刚刚干呕完之后，见到自家皇弟担忧的心神，不禁浅笑道 ，“放心吧，我没有什么事情，不过就是胃有些难受而已。”

　　　“可是……”乐轩听了乐心公主的话，多多少少还有些担心，见惯了自家皇姐的强憾，现如今见到如同一个普通的女子一样，也有虚弱的时候，又怎么能让他不担心呢。

　　　“没事，你不是已经让人宣木枫进宫了吗？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乐心公主喝下口茶水顺了顺气后，才又接着说道，“就算皇姐真有什么事情，也会替你把这金元给梳理的妥妥当当，没有人再危协你的地位的时候，才会出事。”

　　　“皇姐……”

　　　第七十二章 计中计

　　　“皇上，公主殿下又怎么啦？”

　　　因为当初木枫和韩诺都没有参加这次乐心公主的凤台择婿，是以今天在宫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只是接到了乐轩的口谕的时候，木枫才匆匆忙忙的赶来，至于韩诺，他还是要坐震城外的那座别苑里，以防再有人敢暗中对他们的三弟——风少轩动手。

　　　“也没有什么事情，只是觉得心口有些闷而已。”乐心公主听到了木枫的声音，直接开口回道，“不过是皇弟太紧张了，也没有弄清楚情况就把你给急急忙忙的召来了。”

　　　“还是把一把脉吧。”木枫见到乐心公主脸色有些发白，自然也有些担心，对于身为皇帝的四弟的大惊小怪，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也好……”乐心公主伸出自己的皓腕，任由木枫来把脉，嘴里却是又说道，“也许是今日见他们在场上争斗，被那血光之气给冲着了，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实在无需如此的大惊小怪。”

　　　“我再开一副压惊的汤药，没什么事的。”木枫不听乐心公主之言，直到自己确定了乐心公主的脉膊无事，才松开了她的皓腕，不过，见到乐心公主如此苍白的脸色，木枫决定还是服上一副压惊的汤药比较好。

　　　“你是大夫，自然是听你的。”乐心公主为了腹中的胎儿，对于木枫的话，已经很少反驳了，虽然听说自己还要再喝上一碗苦苦的压惊药，却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花落谁家，已经尘埃落定，其它各国的王孙公子，自然除了给乐心公主和漠北王送礼祝贺之外，便都准备起程回国了，当然乐心公主所说的，此次争斗的佼佼者，都能抱得自己心仪的佳人而归，自然也是没有食言，在宫中选了一些姿色不俗，性情又较柔顺的女官们，直接赐予了封号，送与他国皇子和亲，当然，这漠北王是要再在这金元皇朝再呆上一个月的，必竟他可是金冠得主，不把新娘娶回去，他又怎么能够回呢。

　　　凤台择婿过后，乐心公主腾出人手，专门跟景亲王作对，把他手下的那些个暗中势力完全给瓦解的一干二净，以至于景亲王在心情郁闷之下，频频入宫与云妃私会，云妃虽然是先皇的妃子，现在又掌管着后宫的事务，可是却从来不参与政事，同样，她也希望将来自己的儿子也不参与到这皇家的争斗之中。

　　　“王爷，你看那位漠北的国君如何？”虽然云妃不是乐轩和乐心公主的亲身娘亲，但是做为一个长辈 ，她还是很关心他们姐弟的。

　　　“国宴上不是见过，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看着秀丽淡雅的云妃，景亲王心中有多大的怒火，也能渐渐的平息下去。

　　　“我想问的是他的人品如何……”云妃跟景亲王说话，就如同是老夫老妻一般，可刚刚景亲王的回答，却是让她很满意，“公主殿下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可是我如何看那个漠北的国君，却都是看不明白……”云妃慢慢的表达着自己心中的意思，虽然她也很清楚自己没有资格插手乐心公主的婚姻大事，但是他还是希望乐心公主殿下觅得一位好郎君，能够过得美满幸福。

　　　“人品也还过得去……”景亲王将云妃扯入自己的怀中，轻轻的嗅着她发上的香气，感觉自己的心里一份宁静，“最起码，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不良的传闻，想必也配得上那个丫头……”好色，算不算，这在皇家王室之中，可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吧，还有一个事情，景亲王没有说出口，那就是那个漠北国的国君好像对于乐心公主身边的丫头更感兴趣，不过，感兴趣就感兴趣吧，反正只要乐心公主远嫁，她带过去的那些个侍婢宫女，肯定也是人家桌上的菜，所以， 这个毛病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给我围上这里，谁也不许放走一个……”

　　　深夜，乐轩和乐心公主率领着从朝臣，还有大批的侍卫，来到了云妃的寝宫，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收拾景亲王的时间到了。

　　　“发生什么事了……”云妃听到外面的动静，不禁披衣走了出来，才看到自己贴身的宫女侍婢，都跪在了地上，瑟瑟发抖，这才留意到，她整个云妃宫，现在灯火通明，都已经被侍卫给围住了。

　　　“没什么事，只是听说云妃娘娘的宫中闯入了宵小，是以带着人过来瞧瞧而已。”乐心公主无心对付云妃，必竟她除了是父皇生前最宠爱的妃子之外，也对他们姐弟俩个不错，所以，虽然早就已经知道她失节，是以也没有处理此事，如果现在不是为了对付景亲王，她还可以让这位云妃娘娘在宫中继续颐养天年。

　　　“我宫中闯入宵小？”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云妃心里就是一突，看来这乐心公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再想想今夜酒喝得有些多了的景亲王，云妃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公主殿下，您……您……”难不成，乐心公主想要……

　　　“给我进去搜……”

　　　“公主殿下，您……”

　　　乐心公主的一声搜，可是把云妃给吓住了，要知道，在宫内私通男人是一回事，可是如果被人在众目睽睽下抓到，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她跟景亲王的事情，整个皇宫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哓，可真要把此事，就这么摊在阳光了，云妃的心里还是承受不住的。

　　　“保护好云妃娘娘，省得被那些宵小给伤到云妃娘娘的凤体。”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看了云妃一眼，眼里有着无限的杀机，此次，她说什么也不会手下留情。

　　　“是……”听到乐心公主下令，自然有她的心腹侍卫将云妃给团团围了起来，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放肆，谁敢在此如此大声喧哗……”

　　　景亲王在云妃娘娘的云床上睡得正香，忽然一阵嘈杂的声音把他从睡梦中吵醒，醉酒状态的景亲王眼睛也不睁，只是随手将自己的枕头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给掷了过去，希望以此能够打断那些嘈杂的声音，让他睡个好觉。

　　　殊不知，乐心公主岂能如他所愿，示意人将枕头给恭恭敬敬的送到了云床上，自己也找了一个好地方坐下，才开口道，“看来景王叔还真是醉了，连自己不小心上错了床，都不知道呢。”

　　　“谁……”景亲王听着声音不太对劲，忽的坐起身来，看向了乐心公主的方向，“是你……”

　　　“不错，是我。”一句话，包含了千言万语，但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她乐心公主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就是要跟自己这位五叔扯破脸了，别的时候或许不会动他，但是今日乐心公主还真是挑对了一个好时候，景亲王所有的暗势力，都被乐心公主派人给除掉了，再加上，他可是在云妃娘娘的床上给逮到的，而且是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被抓到的。

　　　“成王败寇……”看着眼前的这个阵势，景亲王要是再不明白自己的大势已去，那他也就白活这么大了。

　　　“王爷……”云妃哭了，挣扎着想要向景亲王走去，却被乐心公主的侍卫给拦下了。

　　　“云儿……”景亲王一阵叹息，当年他也曾经找人算过命，说他总有一天会败在女人的身上，当时他还不以为然，可是现在见到乐心公主和云妃，他现在相信了那句话。“公主殿下，你打算拿我这个王叔怎么办？”

　　　“皇家家事，当然要另外处理。”乐心公主看着景亲王的样子，心里终究是松了一口气，如果他这位景亲叔，不认命，打算拼死一搏的话，她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打入天牢，隔日再审。”

　　　本来乐心公主这段时间已经很少上早朝了，除了要安胎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想要把所有的权力都交还给自己的皇弟，毕竟她不可能一辈子都替乐轩把持朝政，总有一天，他要自己学会处理一切，可偏偏因为景亲王的事情，乐轩一定要拉自己的皇姐跟自己一同上朝，原因很是简单，那就是朝中景亲王的残余势力，他应付不来。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随着乐心公主也进入金銮殿内，朝中支援景亲王，替他求情的人，少了不少，被乐心公主三言两语就给打发了过去，必竟景亲王犯的可是奸淫后妃的罪过，不是几个人求情就能救得了的。再加上乐心公主又是有心要对付景亲王，又岂能那么轻易的就会放过他。

　　　第七十三章 秋后算帐（一）

　　　“老臣有事启奏……”曾经跟景亲王一起辅国的杨大人，站出臣列，一头跪倒在地。

　　　“讲……”乐轩看了自己皇姐一眼，见她似乎并没有反应，便只好自己的上阵了。

　　　“老臣启奏之事，事关公主殿下……”原本杨大人，也不想出这个头的，必竟当初乐心公主凤台择婿的事情，可以说是景亲王一手策划的，再加上当时景亲王把帽子扣子极大，说什么乐心公主身份尊贵，如若婚配，她夫婿的身份，也不能差到哪里去，否则的话，岂不是平白弱了这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的名头。

　　　“杨卿家什么事，关联到本宫……”乐心公主也很是疑问，这杨大人生性耿直，她心里很是清楚，但是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朝上奏报吧。

　　　“公主殿下乃是我金元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和亲番国，这……”杨大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当初景亲王提出此事的时候，朝中几乎有一半的人在反对景亲王的提议，不是不想让他们尊贵的凤凰公主找一个可以与之匹配的夫婿，而是不想让乐心公主远嫁他国，那可是关系到他们金元的颜面啊，若大的一个金元，难不成还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凤凰公主匹配的人吗？

　　　虽然所有人都有着这份疑问，可是景亲王却另有自己的一番说辞，如若让金元的有为之士也加入此次的凤台择婿，那么乐心公主就可以有着更多的选择，如果他们金元的男人真的比不上乐番国的皇孙公子，那他们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自然也是不好多言。

　　　“此事不是已经订下了吗？”乐心公主听到杨大人说了一个开头，自然就明白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既然当初你们都没有反对，今天事情已经算是尘埃落定，那就更不必多费口舌了。”

　　　“公主殿下……”乐心公主话一说出口，朝中半数的老臣都呼拉拉的跪倒在地，“请公主殿下三思啊……”

　　　“难不成让我这个凤凰公主出尔反尔……”皇帝和乐心公主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朝中老臣反对和亲一事，可是当初的时候，都不见有人反对啊，其实这也难怪那些老臣，必竟当初他们都存了一份私心，如今乐心公主真要去番邦和亲了，他们又有些承受不了了，再加上边境上那些铁血的军士，他们可是只听乐心公主一人的话啊，如若让他们知道，这金元的凤凰公主要远嫁番邦，后果可是谁都不敢预料的。

　　　“臣等不敢，只是……”跪在地上，也不知道到底是位大臣，竟然提出了一个李代桃僵之地，乐心公主和乐轩听后，两个人相视一笑，却是没有再说什么，而朝中那些个老臣，却又跪在地上纷纷开口，希望乐心公主能够接受这个提议，必竟以他们老八股的想法之中，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此事从此不要再提，违者革除官爵，贬为庶民……”最后，乐心公主一锤定单，不再让这些个老臣们如同在市场买菜一般，吵吵嚷嚷，“退朝……”

　　　“皇姐……”下朝之后，乐轩陪着乐心公主加到寝宫，直到把所有的宫婢都给喝退之一，才问出了疑问，“为什么杨大人他们的提议你不接受啊，要知道……”

　　　“知道什么……”乐心公主打断了皇弟的话，“你忘了什么是朝政吗？两国联姻之事，岂能说变就变，还在朝上大肆宣扬，他们目光短浅，难不成，你也不把那些个番邦小国看在眼里？”

　　　“这……”听着乐心公主的训斥，乐轩还真是有些莫名其妙，“我金元虽然地大物博，可百姓长久以来，却是安居乐业，对于番邦的凶恶，早已经忘了一干二净，难不成你也认为那些个番邦属国没有任何的杀伤力了吗？”

　　　“皇姐……”

　　　“你是一国之君，虽然这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但是有一点你可别忘记了，你除了拥有这个天下之外，还要有责任保护他，让他能够千秋万代传下去。”

　　　“皇姐……”乐轩还真是感觉有些莫句其妙呢，不过是对于皇姐的做法有些疑惑罢了，怎么又扯到这些大道理身上去了。

　　　“还记得当初我在边境从骑马时，从马上摔下来的事情吗？”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的皇弟，似懂非懂的样子，心里叹了一口气，“你认为以我的马术，有什么样的马，能够从把我从马上摔下去？”

　　　“这……”对于乐心公主这个问题，乐轩还真是无言以对，皇姐的马术，在整个金元也算是属得着的，虽然皇姐不曾习武，但是偏偏这马术，她练的可是炉火纯青，再加上为了自身的安全，皇姐自从担任监国摄政一职以来，可是从来再也没有骑过快马，就算是偶尔骑着马儿跑上一圈，也是安全第一，速度第二。想到这里，乐轩心中一动，“难不成……”

　　　“这些东西，又哪里有人能说得准呢，也可能是番邦所为，也有可能是景王叔找人动的手脚……”乐心公主把此事告诉乐轩的目的，无非是让他擦亮眼睛，掏净耳朵，要学会识人，听话。“总之，你不能低估了番邦的力量，也不能轻信大臣们的言语，很多事情，都要亲身经历一番，才能知道结论后果。”

　　　“嗯，朕明白了……”虽然乐心公主把自己的目的讲的很隐晦，但是乐轩必竟是做为一国未来的国君被教育长大的，又岂是那种迟笨之人，乐心公主把事情讲到这份上，那他要是再不明白的话，就枉为这金元的国君了。

　　　“晚上准备些好吃的，咱们该去谢谢景王叔这些年的照顾了。”乐心公主见皇帝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自然是满心喜悦，看来，再过不久，她就可以完全的卸下自己肩上的这份重担了。

　　　“好，一切都听皇姐的……”

　　　“王叔，朕和皇姐来看你了……”

　　　景亲王被下了天牢的那一日，乐心公主随即也叫人把云妃也给关到了这里，必竟两人可以说是被当场抓奸，谁也狡赖不得。

　　　“那可真是难为你了……”虽然身在天牢，可景亲王和云妃娘娘的身份毕竟也算尊贵，是以二人得以隔着牢里的栏杆相忘，而那狱卒自然也不敢开罪这景亲王和云妃娘娘，将他们二人的牢房打扫的干干净净，也铺上了一些细细香香的稻草，是以，这景亲王和云妃娘娘看上去，也不是很狼狈。

　　　“公主，公主……”云妃看到乐心公主的身影，忙不迭的跪了下来，“一切都是我的错，炫儿是无辜的，我求求您，千成不要伤害他，炫儿还是一个孩子，公主，我求求您……”

　　　“我没有伤害他，已经找人好好的照顾他了。”乐心公主看着云妃那跪在地上的卑微身影，心里却是暗叹了一口气，如果这云妃没有跟景亲王私通，或者她们没有把他们真正的抓奸在床，她还真可能会放她一条生路呢。可是现在……

　　　“云儿，别求她……”景亲王心里是真有云妃的存在，自然是看不得她如此卑微的向别人请求着，“你是先皇的妃子，炫儿是先皇的遗腹子，这臭丫头就算心里再怎么恶毒，也不会对同样是自己皇弟的炫儿下手的。”

　　　“哦，是吗？”对于景亲王的话，乐心公主可是不予苟同，“你还真认为炫弟真是我父皇的血脉不成？有了景王叔跟云妃娘娘这私通一事，就算炫弟真是父皇的血脉，如今也变成假的了。”

　　　“你……”景亲王显然没有想到乐心公主会有此一说，道，“就算炫儿不是皇兄的血脉，难不成你就要打杀他吗？别忘了我可也是先祖的皇子，难不成你……”

　　　“够了，景王叔……”乐心公主打断了景亲王的话，然后吩咐跟着自己和皇帝的人，“你们都退下去，没有招唤，谁也不许进来……”

　　　“是……”

　　　“怎么想要除掉我们……”看着乐心公主把身后的侍卫都给赶了出去，景亲王没好气的讽刺了一句，哪晓得乐心公主根本就没有正眼瞧他。

　　　“你们做了多少大逆不道的事情，难道不该受到惩罚吗？”乐心公主瞪着景亲王，眼底有着欲喷薄欲出的怒火，“当年我及笄之时，是谁把我即将成亲的夫君给偷偷掳走，并扔到了悬崖底下，险些害他丧命？”

　　　“你怎么会知道……”对于这件事情，景亲王一向认为自己做得很是隐蔽，又怎么可能让别人知道呢。

　　　“是谁暗中命看守风府的人动手，欲要灭风家满门？”

　　　“这你也……”

　　　“是谁总是挑拨我和皇弟的感情，耸恿他总是偷偷离宫游玩？”乐心公主公主狠狠的瞪着景亲王，将他做的好事，一件件的给说了出来，“又是谁暗中派人将皇弟骗出宫外，还派人追杀于他，险些害他送命？如若不是皇弟身边的暗卫拼死相救，岂不是早就被你得手？”

　　　第七十四章 秋后算帐（二）

　　　“没想到，这些事情，你竟然能够查出来……”对于乐心公主对自己的指责，景亲王全部都没有反驳，全部都应承了下来，“不错，这些事情，桩桩件件，都是我做的，就连这一次，风少轩进不了帝都，就死在了外面，也是我命人干的。”

　　　“你以为那风家的大公子是那么容易死的吗？”乐心公主现在生撕了景亲王的心都有了，“如果他没有被人救下，你认为你的那些个暗卫怎么会死得那么惨？这些事情，桩桩件件，件件桩桩，哪一样，都让我恨得得生剐了王叔你。”

　　　“哈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景亲王哈哈大笑，“你不敢，我必竟是你太祖的儿子，你父皇的兄弟，再怎么说，你也得喊我一声王叔，就算那些事情是我做的，你又能奈我何？”

　　　乐心公主气愤的看着景亲王，没想到时至今日，他依然抱着那个身份不放，让她不得不说出一个隐藏在皇室多年的秘密，“你以为你真是皇爷爷的儿子，我父皇的兄弟吗？你不过是皇爷爷在外面捡回来的弃婴，根本不是我皇家的血脉。”

　　　这句话，不但把景亲王给震住了，就连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乐轩也给震住了，“皇姐，你是不是让景王叔给气糊涂了？他怎么可能不是皇爷爷的血脉呢？”当初太祖在的时候，如何偏宠景王叔，乐轩还是有些印象的，怎么到了皇姐这里，景王叔就不再是皇爷爷的血脉呢？

　　　“这件事情，只要是跟随皇爷爷起义争夺天下的老臣都是知道的。”乐心公主向自己的皇弟解释着，同时也解释给了景亲王和云妃娘娘听。“当年皇爷爷起义争夺天下之时，正值冬季，冰天雪地之中，皇爷爷将已是弃婴的景王叔救起，起名乐景，算是为自己起义争夺天下之事，应了一个彩头。”

　　　“这……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对于乐心公主所讲的一切，景亲王根本就不承认，“你在撒谎，你在撒谎，我怎么可能不是父皇亲生的，你在撒谎……”

　　　“我真的是在撒谎吗？”乐心公主淡淡的看着景亲王，“如果你不是皇爷爷在外面捡来的孩子，为什么你的文治武功，都强出父皇太多，而皇爷爷偏偏将皇位传给了父皇呢？”

　　　“这……”对于乐心公主的问话，景亲王真是有些无言以对。可偏偏又不想承认这个结果，“事情都是你在说，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呢？”

　　　“皇爷爷驾崩之是，曾经给父皇留了一封信，父皇也在驾崩之时，把那封信留给我。”乐心公主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来之后，里面放着一张信笺，看那泛黄的纸页，就知道这封信肯定也有了一些年头了。“你要不要看不看呢？”

　　　“拿来给我看……”对于自己的身世，景亲王很想弄一个清楚，必竟他不能单凭乐心公主的几句话，就轻信了她。

　　　 “那就让你死心……”听着景亲王的话，乐心公主将手中那纸泛黄的信笺隔着牢宠的牢柱，递到了他的手上，“当时皇爷爷驾崩的时候，曾经曾下遗旨，把当年从雪地中救你的事情，都一笔笔的写了清楚。”

　　　“这……这……”景亲王把那封信笺翻天覆地的，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个清楚，神情却是从最初的疯狂就成了最后的沮丧，嘴里却不不住的喃喃自语，“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是父皇的儿子，怎么可能……”

　　　乐轩和乐心公主看着景亲王沮丧的神情，眼底也有些不忍，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他们不忍，就不去做的，“皇爷爷将你从雪地中救起，我父皇视你为亲生兄弟，从来不曾薄待于你，可是你却……”

　　　说到这里，乐心公主的目光转向了云妃，神情却是不言而喻，这个女人，虽然心地不错，掌管后宫多年，却也不曾苛待了她和皇弟，可偏偏她不但是父皇的女人，还是这景亲王的女人，生了一个生父不详的孩子，失贞失节，同样是罪无可恕。

　　　“哈哈，原来我不是皇子，不是……”景亲王早已经被那张信笺给激的失了心智，现在哪还管得了云妃怎么样，只见他几声狂笑后之后，便停止了笑声，又直勾勾的看着地上的那封信笺，将他又重新捡了起来。

　　　“王爷，王爷……”对于景亲王的反常，云妃可是非常的担心，不管当初他们因为什么在一起，这几年在宫中，也多亏景亲王充当了她的后盾，才让她和她的炫儿安然度过了这么多的日子。

　　　“心儿……”景亲王对于云妃的呼唤，充耳不闻，反而是把目光又看向了乐心公主，那目光充满了恳求。

　　　“心儿……”有多久的时间，乐心公主没有被自己的景亲王叔这么给称呼过了，乐心公主一时之间也是有些恍惚，好像是从她笄那年开始的吧，本来她是快快乐乐的准备要做风家的新娘子，可偏偏风少轩离奇失踪，那场变故，却成就了她的凶名，朝中上上下下，都只是尊称她的封号——凤凰公主，除了父皇之外，再也没有人呼唤过她的这个小名，当然，师傅和风少轩是不算在内的。

　　　“景王叔，有求于我……”乐心公主站到了牢笼的面前，眼底却有了点点淡漠，“景王叔已经好久没有唤过我心儿了。”

　　　“放了云妃吧，当初是我强迫于她……”事情到了如此的地步，景亲王已经完全看透了，既然他不是父皇的亲生子，而只是一个孤儿，那他又什么资格怨恨父皇没有将皇位传给自己呢，再说了，他做出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就算他真是父皇的亲生子，想必也不能豁免其罪吧，这桩桩件件，件件桩桩，可都是死罪啊。

　　　“王叔，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是我和轩弟放了云妃，这天大地大，又哪里有她的容身之所……”一个弱女子而已，乐心公主很是清楚，自己不是一定要云妃娘娘的命，只不过，她是被景亲王所连累而已。

　　　“看在炫儿的份上，放了她吧……”还有一件事情，景亲王和乐心公主都没有说出口，但是偏偏景亲王想要靠这件事情，来救云妃一命，“炫儿尚且年幼，又怎么离了生母身旁，你和皇上自小也是没有亲娘在身边，又何必……”

　　　“王爷，求求您，不要再说了……”云妃听着景亲王的族，不由的跪倒在地上，请求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虽然她是先皇的妃子，但是也跟了景亲王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就算是跟先皇，也不曾如此的低声下气过，不管他是不是太祖的亲子，太祖疼宠他多年，毕竟也是事实。

　　　“这点就不劳王叔费心了。”乐轩到了今日才知道，原本一直想压自己一头的王叔，竟然不是皇爷爷的亲生子，而是多外面抱养回来到弃婴，现如今，怎么能够让他不恼不怒，“皇姐，你也真是的，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听着自己皇弟的抱怨，乐心公主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景王叔虽然不是皇爷爷的亲生子，但是也是父皇一手带大的兄弟，他可以不忠，但是我们又怎能不敬？”

　　　“可是……”乐轩不服气，就算是父皇的兄弟又能如何，凭着他和云妃的关系，他就已经背叛了父皇。

　　　“没有什么可是……”乐心公主可不想跟乐轩在这里起争执，“咱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该回宫了。”

　　　“皇姐，我……”

　　　“回去……”乐心公主很是清楚自己自己的皇弟到底在想些什么，只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剩下的，也就看这景亲王要如何做了。

　　　“公主，公主……”

　　　每天扰了乐心公主清梦的，除了青月，还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胆子，单单就这一点，把青月给了那个漠北王，乐心公主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

　　　“什么事……”难得的享受着青月清晨的打扰，乐心公主可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眼睛给睁开，这种被人打扰的感觉，估计过不了一个月，就再也很难享受的到了吧。有时候，能够被人打扰，也是一种幸福呢。

　　　“公主，不好啦……不好啦……”青月的神情很是慌张，“天亮的时候，天牢那边就有消息传过来，说……说……”

　　　“说什么……”乐心公主听到了青月的话，神情表现的很是淡漠，昨夜在天牢之内，把景亲王的身世说出来的时候，就肯定景亲王会有所动作，只是不知道他到底会有什么样动作而已。

　　　第七十五章 双双自尽

　　　“昨天晚上，您和皇上从天牢里出来之后，没过多久，景亲王和云妃娘娘，就……就服了毒，双双自尽啦……”青月虽然知道她的公主殿下现在正在安胎，这种血腥的事情，也许并不应该禀报公主殿下，可是这件事情也实在是太大了，整个皇宫之中，也就是景亲王爷是先皇弟弟，跟皇上和公主殿下有着血亲关系，剩下的也就是云妃娘娘曾经替先皇生下一名幼子，其它的各路番王，还有宫内的那些个先皇的妃子，可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云妃也是自尽……”听着青月的话，乐心公主要眼睛，不自觉的眯了起来，景亲王既然有些谋反，身上总会常备一些特殊的药物，来应付一时这需，这原本也是应该，可是云妃呢，她可是闺中的弱质女流，又怎么在身上准备自尽之物呢？

　　　“报信的宫差，是这么说的。”虽然不清楚为何公主殿下会再问一次，青月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了。

　　　“咱们去天牢里瞧瞧……”乐心公主让青月把自己给扶了起来，既然天牢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她的意料之中，但怎么也要来个眼见为实才行。“去把皇上也找来，我同他一起去。”

　　　“公主……”青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可是满脸的不乐意，“公主，您现在可是双身子，那天牢又是什么地方，昨夜你跟陛下在里面呆了那么半天，我都很是担心呢，今天这天牢之内，又是出了人命，您怎么还……”

　　　“你知道我是双身子就好，就别再那么唠叨了……”乐心公主淡淡的笑了笑，“再怎么说，那景亲王也是父皇的王弟，也是我和皇上的王叔，如果不去，任由他的遗体交给狱卒处理，岂不是要贻笑天下？再者说了，还有那个云妃，不管她曾经做过什么，也是父皇亲封的妃子，再加上必竟曾待我和皇上不薄……”

　　　“公主……”对于乐心公主的解释，青月再次表示了疑惑，但不是不能就这么放任乐心公主前去，“您也不一定要去天牢啊，找一个离那里近的小院，把王爷和娘娘的遗体找人处理一下，好好安置也就行了。”

　　　“这个主意不错……”听着青月的话，乐心公主也不再强调自己一定要去天牢，再说了，她也是很清楚，天牢是一个煞气很重的地方，她身在孕期，还真是少去为妙。“你去找人禀报给皇上，就说是我的意思，把景亲王叔和云妃娘娘的遗体给找一个小院安置好，咱们再去祭拜。”

　　　“是……”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青月心里终是松了一口气，替公主梳洗打扮之后，就去找人传话了……

　　　“皇姐，你看……”

　　　乐轩今天听到消息之后，心里说不上来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对于他们这两位长辈，可以说，乐轩心里有爱也有怨，小时候，父皇不在身边之时，除了皇姐，也就是这位云妃娘娘对他多番照顾，而景王叔，对他也曾多般宠爱，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就开始变了呢？

　　　“好好安置吧。”乐心公主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看到这样的一副场景，父皇的妃子，执掌后宫的云妃娘娘，有一日竟然紧紧的偎依在景亲王的身边，至死也不分开，难道，她那一日把他们的奸情，公诸于世，真的做错了吗？

　　　“是……”

　　　“等等……”乐轩似乎发现了什么，没让那些个侍卫上前，而是自己走了景亲王和云妃身边，他刚刚有看花眼吗？好像看到云妃的眼睑，轻轻的动了一下。

　　　“皇上，小心……”看到乐轩的胆大，青月在后面叫了出来，虽然身在皇宫里，但是青月的胆子很少，必竟她从来没有见过死人，看到原本活生生的两个人，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气息，虽然他们自己做错了事情，犯下了滔天的大罪，但是青月的心底还是有些恐惧。

　　　“大惊小怪……”听到青月的尖叫，乐轩还真是给吓了一跳，虽然他不是没有见过死人，甚至可以说是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但是被青月这么一吓，乐轩还是满心不悦，眼光却看向了自己的皇姐，这样胆小的女人，真是送到漠北去和亲？不知道会不会被漠北王的那些个妃子活活给吓死。

　　　“皇上，回来……”乐心公主也发现了云妃的不正常，就在刚刚，云妃的手指也动了一下，这让她不得不快速的把乐轩给拉了回来。

　　　风少辉和暗月也察觉到了异样，快速的窜到了乐心公主和乐轩的跟前，暗月负责保护他们，而风少轩却是去接触了两具死尸，想要知道，这个云妃和景亲王是不是真的死了?

　　　“公主殿下，云妃娘娘看来是服用了某种假死类的药物……”风少辉也没有离开乐心公主和乐轩身旁很久，只是大概的看了一眼之后，就又回到了乐心公主和乐轩的身旁，但看到已经宣告归天的云妃娘娘真的又在有一下没一下的在动，在看到乐心公主疑惑的目光之后，不由的出声解释了一下。

“你确定……”身为一国之君，对于某些事情，乐轩还是有所了解的，再加上他失忆的时候，用来谋生的手段可是给人家算命来的。

　　　“属下确定……”

　　　“还好……”乐轩听到风少辉的话，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诈尸就好，否则的话，那可就太……

　　　“我这是在哪……”

　　　就在众人还在迷惑的时候，云妃娘娘还真是醒了过来，只不过整个人现在看上去有些晕沉沉的，不过，当她还在自言自语的揉着自己的头痛的头时，却发现了被自己压在身下的景亲王。“王爷，王爷……”

　　　“醒了……”乐心公主看着云妃伤心的模样，脸色也很是难看，幸亏这里没有太多的宫婢内侍，否则的话，这皇家的颜面算是全部给丢光了。

　　　“皇上，公主殿下……”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云妃娘娘才发觉自己和景亲王呆的地方，并不单单是他们两个人，还有着这当今的皇帝和乐心公主。“这……”

　　　见云妃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一旁的风少辉早已经又凑了过去，后怕自己当初的诊断出错，让景亲王诈死出天牢，给乐心公主凭白添些祸端。

　　　“皇上，公主，景亲王他确实已经……”风少辉丝毫不顾忌云妃娘娘的目光，诊视完景亲王之后，就又回到了乐心公主和乐轩的身边，把他刚刚探查的结果讲了一遍。

　　　“确定了……”

　　　“是……”

　　　“王爷，您不是要带我一起吗……”云妃见自己是活过来了，可是景亲王却是真的没有了气息，不由得泪流满面，可是思及一想，云妃跪倒在了乐轩和乐心公主的脚下，“皇上，公主殿下，我求求你们，救救景亲王吧，他必竟是你们的王叔啊。”

　　　“云妃，你刚刚没有听吗？”乐心公主对于云妃的如此失态，给气得变了脸色，“景亲王已经服毒自尽，完全没有了气息，再说了就算他还有气息，一个谋逆之人，死了便是死了，难不成还要请太医把他救活，继续谋逆吗？”

　　　“可是，我没死啊……”云妃现在想要表达的就是，当时在天牢里，景亲王答应带她一起离开，当时他们都服食了暗藏在景亲王身上的毒丸，为什么单单她没有事情，而景亲王却是已经……

　　　“你也算是命大之人，景王叔身上藏的那些药丸，也就只有一颗是假死的，没想到……”乐心公主心中叹了一口气，对于景亲王身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她早已经通过暗卫给调查了个一清二楚，就连他每天吃些什么，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专人告诉于她，自然对于景亲王身上的秘密是一清二楚了。

　　　“王爷，王爷……您说过会带我一起的……”云妃丝毫不去理会乐心公主在说些什么，只是抱着景亲王的尸首痛哭，如果可能的话，她都想再一次跟着景亲王殉情。

　　　“公主，您看……”就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暗月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景亲王有一只手竟然紧紧的握成拳头，似乎还攥着些什么，而守在他身边的云妃娘娘，只顾着自己的悲愤，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异样。

　　　“去看看……”乐心公主听到暗月的提示，自然也就留了心，看了一眼风少辉，示意他再过去瞧瞧，必竟暗月是一个女孩子，虽然她是一个暗卫，也可能杀过很多的人，但她必竟还是一个女孩子，乐心公主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她从死人的手里取东西的。

　　　“是……”风少辉无奈的看了一眼暗月，怎么就是这个丫头多事，谁都没有留意的事情，偏偏她给留意到了，这眼神可真是够敏锐的。

　　　第七十六章 遗言相乞

　　　“你要做什么，不许在碰王爷……”原本正在抱着景亲王尸首痛哭的云妃，看到一个眼生的侍卫走了过来，然后蹲下，就要用手去掰景亲王攥着着手的手，不由的让她有些气愤，人都已经没了，还至于如此的步步紧逼吗？

　　　听着云妃的驳斥，风少辉可是丝毫不去理会，别说她云妃只是先皇的一个小小宫妃，虽然现在代理后宫事务，可也只是一个总管级的人物，再加上跟景亲王的这段奸情，他这个暗卫统领可是丝毫不会把她看眼里。径自从景亲王的收中抽中一份布条样的血书，看来是景亲王扯掉自己里衣的内衬时留下的。

　　　“所有罪责，一力承担，娇妻弱子，望能保全。”乐心公主接过风少辉递过来的血书，并把它给读了出来，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担下来，乐心公主心里却是暗笑，难不成就凭这几个字，就让她放过失贞失节的云妃不成？还什么娇妻弱子，看来她的这个王叔是忘了这位云妃娘娘和那个小乐炫，到底是谁的娇妻弱子了。

　　　“皇姐，这……”乐轩听到乐心公主的话，自然也开始留意一下，可看到自家皇姐的表情，乐轩却是很不确定自家的皇姐到底在想些什么。“难不成，咱们……”

　　　“传令下去，就算景亲王和云妃在天牢中畏罪自尽，双双殉情……”虽然很是不愿意，但是乐心公主看得出来，自己的这位皇弟，心软了，罢了，罢了，念在云妃也曾用心照顾他们姐弟多年的份上，就给她留一条生路吧。“景亲王虽然不是皇爷爷亲生的，但必竟是皇爷爷亲自收养的， 仍以皇室之礼厚葬。”

　　　“是……”

　　　“你们做什么……”

　　　云妃一直趴在景亲王的身上哭泣，丝毫没有注意到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到底在说些什么，只是突然被人架起，这才开始慌乱了起来，“你们放开我，我要和王爷在一起，放开我，放开我……”云妃被侍卫给拉起，却一直在拼命的挣扎，想要再次加到景亲王的身边。

　　　“云妃，景王叔已经畏罪自尽了。”乐心公主示意侍卫将景亲王的尸首收敛，当初从天牢里把尸体给抬出来的时候，只是蒙了一块白布，如今却是要装棺了。

　　　“公主，我求你，我求求你……”云妃挣脱侍卫们的禁锢，跪倒在乐心公主的身边，“我自知罪孽深重，自愿为景亲王陪葬，请公主殿下成全我吧，我求求公主……”说着，云妃用力的向着乐心公主磕起了头。

　　　乐心公主只是冷眼看着云妃，看着她的额头因为太过用力撞击地面，而满是血迹，才把手中的那方血书给扔在了地上，“这是景王叔留下的，他的笔迹，你应该会认识吧？”

　　　“王爷，王爷……”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云妃快速的跪爬到那方血书的面前，急急的将血书给摊开来看，没有想到却看到那是一封替自己和幼子求情的血书，让她却是无奈的又趴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景王叔说得没错，只不过你这个娇妻可是我父皇的妻，至于那个幼子，是谁的孩子，我也不想深究，但炫弟必竟还尚年幼，你若真有心替景王叔殉葬，可要考虑清楚了……”乐心公主面无表情，一番话，却是点出了很多的实情，让云妃为难的又跪在地上大哭了起来，离开景亲王身边，她舍不得，可是如果她跟着王爷去了，那她的炫儿怎么办？炫儿不过尚在幼龄，如果是长在平常百姓之家，还算好些，可是偏偏他又是生在皇家，身边若是没有了亲娘的庇佑，那炫儿岂不是……

　　　“既然你自己也无法抉择，那么就按照王叔的安排吧。”很快的，乐心公主就替云妃娘娘做好了决定。“等王叔下葬之后，我自会安排你和炫弟离开皇宫。”说到这里，乐心公主才扯着乐轩一同离去，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那么她和皇弟在这里，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回头再仔细检查一下景王叔的尸首，我可不理他跟云妃一样，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回到自己的寝宫，乐心公主才狠狠的瞪了风少辉一眼，对于他的办事能力可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尤其是今天这事，竟然连有人服用了假死之药，都查不出来，如果那服用假死之药的不是云妃，而是他那个景亲王叔，到时候突然对着她跟皇弟发难的话，那岂不是……

　　　“是……”出了这样的事情，风少辉无话可说，看来是他这段时间对于自己的那些手下太过友善了，否则的话，也出不了这样的事情。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只要景亲王的势力再也危协不到皇弟。”乐心对于风少辉下了最后的通碟。

　　　“是，属下这就去办……”风少辉算是接了乐心公主的谕旨，向着站在一旁守护着乐心公主的暗月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保护好公主殿下的安全之后，才转身离开。

　　　“皇姐，你……”一直跟着乐心公主回来，没有出声的乐轩在听到自家皇姐的命令之后，硬是等风少辉离开了，才开口想问，“难不成你怀疑景王叔他……”

　　　“景王叔既然有第一颗假死药，谁又能保证他不会有第二颗？”对于这次景亲王服毒自尽的事情，乐心公主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云妃是什么样的人，她可是很清楚的，虽然也算心地善良，可是必竟身居皇宫多年，整日处在这深宫之中，就算再没有心机的老好人，也得变个样。

　　　“可是……”乐轩想问自已的这位皇姐，既然心里怀疑这些，为什么又不当时就仔细叫人查验清楚，非要现在才让人去查呢？

　　　“你以为假死药是那么好查的？”乐心公主没有好气的瞪了自己的皇弟一眼，有时候想事情，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些了吧，难怪依他那颗聪明的脑袋，有时候也会被人给耍得团团转，差点把自己的小命也给送掉。“如果不是暗卫里有景王叔的内应，那就是咱们的暗卫水准降低了不少。”

　　　“哦……”看到自家皇姐那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乐轩还真是有几分尴尬呢。不由得悻悻然应该了一声。

　　　“再传令下去，替景王叔准备一副好灵柩，三日之后就将他下葬。”乐心公主这句话是当着乐轩的面，显然想要知道，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看法。

　　　“一切都听皇姐安排……”对于乐心公主，乐轩可以说是百分之两百的放心，必竟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他要是再分辨不出到底是谁真心对自己好，那他这个皇位也就早该退位让贤了。

　　　“嗯……”听到乐轩的话，乐心公主的脸色并不是好看，只是淡淡嗯了一声，难不成他这个皇弟，还真以为以她这个女儿身的身份，能再替他再处理多少事情呢？

　　　“皇姐，皇姐……”

　　　处理完景亲王的身后事，乐心公主就让乐轩及时的处理景亲王的势力余党，必竟这几年，那些人都在帮着景亲王压制她和乐轩的成长，如今景亲王的势力倒了，这些人也不能再留。

　　　“又怎么了？”看着自己皇帝风风火火的样子，乐心公主还真是无语，他这个皇弟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副沉稳的样子呢。

　　　“朕今天把王叔的遗留势力，好好的梳了一遍，可是如果真的要全部处理他们的话，那朝中可就没有几个能办事的大臣了。”乐轩说着自己心中的疑惑，可是自家皇姐每次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没有失误过，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办。

　　　“那你是怎么想的？”乐心公主倒是想听听乐轩的意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自己的这个皇弟，已经渐渐的接管了朝政，那任何事情都应该有自己的见解。

　　　“那些人是景王叔的遗留势力，自然是不能在朝中留着，可是如果把朝中大臣和外面　的任职官员都清理一遍的话，那岂不是……”说到这里，乐轩还真有些不知所措，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那这个皇帝可就是光杆一根了。

　　　“如果事情真要这么处理下去的话，也的确会如你所想。”对于乐轩的疑惑，乐心公主表示理解，皇帝能够发现这样的情况，代表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上位者的思路。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有自己的皇姐做后盾，乐轩可是一点儿也不想开动自己的脑筋。

　　　“你是一国之君，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乐心公主哪里会不明白自己这个皇弟在想些什么，不过是依仗还有她这个皇姐在，不想动脑筋去想问题而已。

　　　“皇姐……”乐轩不满意皇姐给的这个答案，他可是来求见解来了，怎么皇姐竟然把问题给直接踢回来了？

　　　“我有些累了，你先去想想应对之策，想好了咱们再商量。”乐心公主起身向内室走到，不再跟自己的皇弟闲聊，有些事情，他必须去自己想办法应对，她不能永远在他的身边替他主意。

　　　“皇姐……”

　　　第七十七章 公主不可远嫁

　　　在这里，乐轩得不到乐心公主的回应，只能是无奈的回到御书房处理堆积的政事，在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想念景亲王的好来，如果景亲王叔在的话，他根本就有需要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事务，必竟除了景亲王叔外，还有他的那些势力，会帮他把所有的一切给处理的妥妥贴贴，一点儿也不需要他这个做皇帝的操心，他平常只要操心自己的小命就好。

　　　想到这里，乐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既然景亲王叔的势力被他扫得差不多了，朝中也空出了不少的官缺，那他是不是可以建立自己的势力呢？看来这件事情，要跟皇姐好好的商量一下，必竟此事还攸关祖制的问题呢。

　　　就在乐轩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内侍突然禀报，说是朝中的几位老臣前来见驾，让乐轩不得不停下手头上的批阅，让人把他们给宣了进来。

　　　“臣等叩见皇上……”

　　　几个曾经跟着乐轩皇姐姐征战天下的老臣们，进到书房之后，都规规矩矩的向着乐轩行了一个大礼，这可是让乐轩有些蒙了，要知道这几个老臣，因为年岁已高，平日里十天到有五天不会上早朝，就算是上了朝，多半也是默声不语，今日这是唱得哪一出啊？

　　　“几位爱卿今日进宫所为何事啊？”这是乐轩最为担心的，却也是不得不问的，虽然他对这几个老臣为何进宫早已经心知肚明。

　　　“皇上，请将公主与漠北王的婚事取消吧……”这几个老臣，平日也是经常的倚老卖老，就算是对着乐轩，往常也是作作样子，简单的作一揖，今日行礼之时，却是规规矩矩的，可是一谈到乐心公主的婚事，却是齐齐的跪倒在地，向乐轩苦苦哀求。

　　　“怎么又是这件事情？”自己意料是一回到， 可是看到自己的意料成真，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乐轩的神色很是不悦，这些个老臣们，就不能弄点别的事情来跟他求情吗？皇姐做的决定，是他想改就能改的了吗？要知道他也很不想皇姐远嫁啊，就算是只顶着一个名议也不行。

　　　“皇上，想我朝皇室一向子嗣单薄，公主殿下贵为金枝玉叶，又是我金元的监国摄政公主，这远嫁和亲一事，万万不可啊，如果公主殿下真的远嫁，对我金元，实在是天大的侮辱啊。”

　　　“这点朕知道……”乐轩不耐烦的驳斥着众位老臣的求情，“当初父皇驾崩，你们怎么不站出来阻止皇姐立下这五年之约，景亲王大肆安排各国来使参加皇姐的择婿大赛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站出来阻止景王叔，事到今日这个地步，才来跟朕说什么侮辱，岂不可笑……”

　　　“皇上……”听到乐轩的话，几个老臣更不知道他们该如何自处，只能是将年迈的身躯深深的伏在地上，“皇上，臣等无能，臣等有罪……”

　　　“好啦，都退下吧。”乐轩虽然年少，但必竟也不忍这几个开国老臣就这样跪伏在地，但是他们的所求，又不是他这个皇帝能够做主的事情，只能将他们斥下，“这件事情，我会另寻一个机会，跟皇姐好好谈谈的。”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这个几个老臣听到乐轩的回复，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必竟这个年少的皇帝说得可是一点儿都没错，他们现在为凤凰公主该不该远嫁的问题苦苦纠缠，还不如当初就在先皇驾崩之时，就对公主殿下多多敬重，也不至于让他们金元的凤凰公主许下这劳什子的五年之约了。只可惜，现在悔之晚矣，自从乐心公主同意凤台择婿之后，他们这几个三朝的老臣，就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求见乐心公主，以希望能够倚老卖老，让乐心公主能够收回成命，可偏偏乐心公主对他们一直是视而不见，别说是为此事，求乐心公主不要远嫁，就算是平日里想要见到公主一面，都是难事。

　　　“公主……”

　　　现在后宫之中，已经没有了云妃的统筹，宫内所有大小事情，自然也是由乐心公主亲自来掌管，再加上乐心公主又是这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是以这宫内宫外，朝廷上下，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情，肯定会第一个时间传入乐心公主的耳朵里。

　　　“随他们去吧。”听着暗卫的密报，乐心公主只是淡淡一笑，那几个老臣，刚刚还在她的寝宫外绕了一圈呢，只不过，乐心公主让侍婢以公主殿下身子不适，正当安睡为由，把他们给打发了，没想到这几个老家伙，竟然直接到皇弟那里去了。

　　　“可是……”听到乐心公主比毫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密报的暗卫却是有些沉不住气，要知道，那几个老臣，可不是单单在跟公主殿下和皇帝陛下在讨论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还联合朝中的大臣们，准备联抉上书，要求皇帝取消公主殿下和漠北王的婚事，必竟乐心公主是金元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实在不宜远嫁。

　　　“无妨，他们也都是当年随皇爷爷征战天下的老臣了，有这份倚老卖老的资格。”乐心公主当然很清楚风少辉手底下的这些暗卫在替自己鸣不平，却只是淡淡的笑了一笑，这些事情当初就是这么发展来的，如今想要更改结局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他们联络朝廷各部官员……”

　　　“那就等着他们联络官员后的结果……”乐心公主仍是淡淡一笑，示意这个暗卫可以退下了，有时候话太多了，可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是为了关心她这个公主殿下，但是这些已经超出了一个暗卫可以关心的事情。再说了那几个老臣，能够做些什么，怎么做，她还是能够想得到的。

　　　“老大，回来了……”

　　　只见那个向乐心公主奏报几个老臣一举一动的暗卫，竟然在偷偷的出了城门，来到了城外韩诺的别庄，没有什么多余的举动，直接下了内院。

　　　而守在一直昏迷着的风少轩身旁的木枫，见到来人之后，则是痛痛快快的唤了一声‘老大’，原来这个暗卫不是别人，却是韩诺乔装改扮。

　　　“嗯……”韩诺远不如木枫兴奋，反而是一脸沉思状的坐在了一旁，而木枫见状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随身掏出一瓶药水，无色无味，倒在一方白绢之上，替韩诺擦起了脸上的装扮，没一会儿的功夫，韩诺的本来面目就呈现在了眼前。

　　　“老大，那几位老臣……”木枫小心翼翼的询问着，原来那几个老臣为了乐心公主远嫁和亲的事情如此的费心费力，是他们两个搞的鬼。

　　　“还和前几次一样，根本就没有见到公主殿下的面……”韩诺喝了一口茶水，理了理自己的思路，却是一脸的烦闷，想来，却是没有料到，乐心公主对于远嫁和亲一事，是如此坚持，真真是让他们两个兄弟伤透了脑筋。

　　　“那他们……”

　　　“被老四给训了一顿，轰回去了……”韩诺想了想，又接着说道，“我在暗中观察老四的神色，想来公主殿下远嫁一事，老四也是不乐意的。”

　　　“这件事情，估计所有金元的男人，没有几个是乐意的，乐心公主必竟是这金元的凤凰公主，如果她远嫁和亲，那不是当着天下人的面，狠狠的打了金元男人一个耳光，说金元的男人，还比不上一具番邦男子。”木枫自以为是的说着，压根儿就没有想过，里面或许还会另有内情。

　　　“他们乐不乐意，不管我的事情，我只是担心，如果老四醒来，知道公主殿下要远嫁和亲一事，我该怎么向他交代……”说到底，谁让他是这几个结拜兄长的老大呢，有什么事情，都要替他们处理的妥妥贴贴，想他身为这金元的第一富豪，在生意上，可是从来没有做过赔本的买卖，可是对着自己这几个结拜兄弟，他怎么看，自己怎么像一个管家样的人物，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都需要他来帮忙处理后事。

　　　“如果到了那一天，老三还没有醒来的话，那咱们就硬抢吧。”木枫出了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老三究竟跟公主殿下结局怎么样，也需要他们自己面对面的亲自商量一番，不能让乐心公主就这么嫁出去，否则的话，我怕他们将来会……”

　　　“硬抢的话，岂不大伤老四的颜面……”韩诺没好气的瞪了自己的兄弟一眼，老三是兄弟，老四也是兄弟啊，难不成为了老三，就不管老四的事情了，要知道乐轩可是一国之君，虽然他没给自己和老二一官半职什么的，但是自从他回宫之后，他所有的生意，官司府不敢再过问半句，就连税收什么的，也是分文不用，如果这和亲的事情一个处理不好，那可就会成为两个国家的事情，那他又怎么跟老四交代呢。

　　　“那该怎么办……”木枫真是有些火大呢，为了公主殿下的这个和亲，这个主意不行，那个主意不妥，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偏偏老三现在又身受重伤，人事不省，这事还真是……

　　　“等我再想想看吧。”对于这件事情，韩诺也感到头疼啊，可是却又偏偏不能放手不管，还真是……

　　　第七十八章 重开恩科（一）

　　　晚膳时分，乐轩一定要跟乐心公主一同用膳，乐心公主看着乐轩一副我就要如此的样子，却是感到一阵好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吩咐宫婢们多准备了一副碗筷。

　　　“这里不用你们伺候了，都下去吧。”乐心公主见宫婢们把晚膳都准备好之后，便淡淡的吩咐了一句，就让他们全部下去了，必竟乐轩如此坚持的要跟她一同用膳，肯定是因为有事情想要跟她说，这一点儿乐心公主还是可以猜到的，必竟自她受孕以来，饮食却是越发的偏淡，早些时候乐轩曾经跟她一起用过膳之后，就曾说过，再也不想吃那些无滋无味的东西。

　　　“皇姐……”乐轩跟着乐心公主坐在膳桌前，手里的筷子却是迟迟不肯下筷，不知道是想要先说他那心中的想法，还是去品尝那些一点儿味道也没有的膳食。

　　　“身为国君，知道何所谓食不言，寝不语吗……”乐心公主只是径自的挟着自己想要吃的东西，丝毫没有顾虑自己的这个皇弟在想些什么，既然他想要跟自己用晚膳，那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在用了晚膳之后再说吧。

　　　“皇弟知道了……”乐轩真真是无语，自己都已经是一国之君了，皇姐竟然还像小孩子一样的训斥他，也真是不给他面子。

　　　“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情……”乐心公主今天的这一晚膳，用得可是非常满意的，虽然那些饭菜，清淡的没有任何的滋味，但是有自己皇弟的这一张苦脸坐陪，她用得还算是蛮有滋有味的。

　　　“皇姐，你看我能不能提前开恩科，广纳天下才子，来增补我朝官员的职缺……”终于把这难熬的晚膳给熬了过去，乐轩喜滋滋的向乐心公主请教着，想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否施行。

　　　“你是皇帝还是我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乐心公主此次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手把手的告诉他，这件事情该如何做，怎么做的后果的利弊，却反而是淡淡的问了他一句，这句话却是让乐轩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皇姐怎么会没头没脑问了这么一句。

　　　“当然我是皇帝，皇姐为何如此一问？”

　　　“既然知道你是这当今的皇帝，开不开恩科，能不能提前开，为什么不自己拿主意？”乐心公主有心想让自己的皇弟处理政务，是以她不想对此事发表任何的意见，必竟她不可能永远站在他的身后，替他解惑，等跟漠北王和亲的事情一了，她就要出宫去过自己的生活了，不管如何，她要逼自己的皇弟万事都要自己拿主意。

　　　“可是，曾有祖制，三年一恩科，如遇国丧，就要免除一界恩科……”乐轩看着自己的皇姐，说出了他心中顾虑，“当初父皇驾崩之时，刚刚才办了一界恩科，再加上免开的那一界，也就是说离下一界开恩科的时间，还有一年的时间，我如果增开这一界的话……”

　　　“那又如何……”乐心公主打断了乐心公主的话，“你别忘了，你可是皇帝，整个金元皇朝，除了天地，就是你最大，你说增开一界恩科，又有谁敢说不……”

　　　“可是自皇爷爷立朝以来，从来没有增开恩科一事，我怕那些大臣们……”

　　　“有什么好怕的……”乐心公主听了乐轩的理由，不由的狠狠瞪了他一眼，“别忘了现在你是皇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再说了我金元立朝才不过短短数十年，如果事事都讲求一个先例，那今日坐在龙椅之上，也不会是我们乐家的人。”

　　　“皇弟明白了……”听着乐心公主话，乐轩终天搞明白了，也弄懂了，看来自己这个增开恩科的主意，皇姐是不会反对的了，那剩下的，就是在明天早朝的时候，把此事给向外公布了。

　　　“这件事情，就要在我朝与漠北王和亲一事之前，以免以后多生事端。”乐心公主看着乐轩那副自盛的模样，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出声提醒了一下，否则此事等乐心公主‘远嫁’漠北之后，可是实在无法千里迢迢的赶回来替他处理那些应付不了的政务。

　　　“是，皇姐……”

　　　“你们今天有谁乔扮了我的暗卫……”

　　　就在韩诺和木枫还在为了乐心公主远嫁蕃邦和亲的事情，而一筹莫展的时候，风少辉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

　　　“你的消息还真快呢……”韩诺听到声间，反应迅速的站起身来，可是看到来人是风少辉之后，才放松了戒备。

　　　“不快不行啊……”看到韩诺和木枫的反应，风少辉就很清楚这有人假扮暗卫的事情，肯定跟这两个人脱不了关系，别要或许不知道他们的本事，但是他身为暗卫统领，替公主殿下掌管着这大大小小的情报，对于他们的本事，又怎么会不知根知底呢。“这都被人给欺负到家门口了，我要是再装作不知，哪天脑袋被砍了，都没人喊冤。”

　　　“先坐下说话吧。”对于风少辉挟枪带棒的讽刺，韩诺只是装作不知道，必竟是他们自己理亏，这假装暗卫的事情，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必竟那是皇家的暗中势力，让人把他们悄无声息的处理了，他们都是无话可说呢。

　　　“你怎么这么说话……”韩诺可以沉得住气，不代表木枫也沉得住气，听到风少辉阴不阴阳不阳的说了这么几句，就站起身来，恨不得要把他吞了才解气。“如果不是为你哥和公主殿下，我们至于假扮你……”

　　　“老二……”听到木枫越说越不像话，韩诺不得不开口制止他再说下去，“少辉说得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这么做，本来就有些……”

　　　“行了，行了……”风少辉可没有多余的心情来听他们的闲话，只能是出声打断了，“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追究什么责任，既然韩老大什么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韩诺很是爽快应了风不辉一声，必竟人家是暗卫的统领嘛，这次的事情，他可以替他们瞒过去，下次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对了，公主殿下，让我捎句话给你们……”解决了假冒暗卫一事，风少辉才想起乐心公主还吩咐让他给韩诺和木枫带句话。

　　　“公主殿下要你捎什么话我们……”听到乐心公主让风少辉捎话，让木枫有些兴奋起来，莫非公主殿下想要知会他们如何把远嫁和亲的事情给搅黄了？

　　　“公主殿下只说了一句，和亲一事，功在千秋。”

　　　“这……”

　　　“今日，朕要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坐在高高在上的龙椅上，乐轩看着殿前的众位朝堂，排除景亲王的势力余党之后，整个朝臣的数量，还不若以往的十之二三，这就让他大大加强了要开恩科的心思。“我朝自清除景亲王在朝中的势力余党后，朝中上下……于是，朕决定要加开一界恩科。”

　　　“加开恩科……”

　　　“加开恩科……”

　　　听到乐心的话，整个朝堂之上，顿时乱哄哄的议论了起来，别看整个朝堂之上剩余的大臣们，不妨以前的十之二三，但依然让乐轩有身处闹市的感觉，这些个大臣们，此时可是一点儿也不注意形象啊。

“放肆，大殿之上，如此喧喧嚷嚷，成何体统……”

　　乐心公主身穿朝服，仪态万千的走上大殿，看着大殿群臣乱哄哄的模样，不禁有些气恼，这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就是这么一副如同街妇的样子，在大殿里吵吵闹闹的吗？

　　“见过公主殿下，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群臣见乐心公主上殿，都有些心惧，不禁都跪下行礼，不管如何，这位凤凰公主对于整个金元来说，已经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存在，除了皇帝之外，就只有这位乐心公主，是这整个金元的顶梁柱。

　　乐心公主却只是训斥了众臣一句，然后就一步步的走向了那高高在上的乐轩那里，坐在了龙椅旁边的锦座之上，那是内侍见到乐心公主上朝之后，依照以往的惯例，速速准备好的。乐心公主坐好之后，才又接着问道，“大殿之上，所为何事，如此的不顾体统，在殿内喧哗……”

　　“公主殿下……”一听到乐心公主问起此事，自有大臣们出列开始禀奏起来，所说之意无非是指责乐轩这个皇帝，亲政不久，就如此破坏祖宗规矩，加开恩科，有违祖制……

　　“原来是为这件事情……”乐心公主听了大臣的话之后，却是淡淡的应了一句，“这件事情，皇上曾经跟我提起，我朝自立国以来，不过才短短数十余年，经历三位国君，尚还谈不上什么祖制不祖制，规矩不规矩的，只不过是惯例而已，难不成为了这个所谓的祖制和规矩，就让朝廷官员空缺不成……”

　　“这……”一席话，让站在大殿里的群臣们都无话可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他们总不能说出那些空缺让他们世家子弟来出任的话为，再说了，经景亲王一事，除了没人敢再强出头之外，再有的，就是那些空出的官缺，实在是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入了他们眼的官位，这位公主殿下肯定又不会轻易许人……

　　第七十九章 重开恩科（二）

　　“各位爱卿可有好一点儿的建议来说服我跟皇上不增开这一界恩科……”乐心公主再一次的追问，她可是很清楚这帮老臣们心中在想些什么，不过是见景亲王的势力被彻底打压住了，想要趁此机会替他们自己和族人多捞点好处，必竟朝廷现在是空着大批的官位，想要替他们的宗族子弟，把握住这个机会的，可是大有人在。

　　“臣等无能……”虽然每一个大臣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可并没有谁敢开口说出来，必竟身为皇上和乐轩公主的亲皇叔都被收拾掉了，他们自己就更没有那份胆子表现也自己的企图了。他们可是很清楚的，凭他们的本事，还不能跟景亲王相提并论，虽然他们未曾与景亲王结盟，否则的话，现在在朝堂上，哪还有他们的位置。

　　“既然众卿家都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那么就依皇上所言，一个月内，加开一界恩科，广纳天下才子，不管文才武学，只要能力出众者，都可为我金元出力。此事呢也算时间紧迫，就在我与漠北王完婚之前，把此事弄妥。各位爱卿家族之中，凡有想为朝廷效力者，都可参加此次恩科，如真有真才实学，我想皇上必有重用。”乐心公主可没有耐心去听这些老臣工们扯皮，直接就把事情给定来了，必竟此次开恩科之事，宜早不宜晚，否则朝中官员短缺久了，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再说了如果百姓有什么冤屈之事，上告各部衙门，却发现连个父母官都没有，岂不可笑，时间久了，说不定还会动摇国本呢。

　　“臣等遵旨……”乐心公主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殿下的大臣们可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是赶紧附议，然后速速结束此次早朝，好有多点的时间回去通知各宗族的子弟准备恩科考试。必竟这恩科一开，不管是学文的还是习武的，可都是大有机会……

　　“皇姐……”

　　下了早朝，乐轩满脸兴奋的又到了乐心公主的宫内，刚刚乐心公主在朝堂上的威严，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身为一国之君，他却并不感到失落，必竟有一个能够为自己分忧解愁，还不贪恋自己权位的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早朝上了这么长的时间，早该累了，还不回去休息？”乐心公主让青月服侍着换下了朝服，穿上了宫装，见自己的皇弟竟然还在她的寝宫里赖着不走，不禁开口问着。

　　“不累，就算累了，在皇姐的宫里休息一会儿也好。”乐轩现在还处在兴奋的状态中，根本感觉不到累，见乐心公主问了一句，自然是忙不迭的回答，必竟今天是他第一次正式的在朝中提出自己的建议，虽然有着乐心公主的帮腔，才能全票通过，但必竟是得到了所有大臣的同意，这让乐轩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之中。

　　“你……没事吧？”感觉到自己皇弟的情绪，乐心公主倒是有些担心了，必竟乐轩是这金元皇朝的国君，如果这情绪有点儿什么不太正常的，那可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呢。

　　“没事啊……”乐轩看着自己的皇姐，突然向着一把抱住了她，也许是以往没有注意，今日乐轩把乐心公主抱在怀中才发现，原来他已经长得比皇姐还要高出多半个头来。“今天在朝堂上，多谢皇姐帮我，否则的话，那帮子朝臣们……”

　　“皇弟……”听到乐轩的话，乐心公主忙挣开身，把手探向乐轩的额头，这个皇弟，该不是身体不舒服吧，怎么突然跟她说这种话？还说多谢她，可真是把他给吓着了。

　　“皇姐，我很好，真的很好……”乐轩再一次把乐心公主紧紧拥在怀中，今天这次开恩科的提议，虽然他早已经征询过皇姐的意见，但是真在朝堂上提出来的时候，见到群臣都持反对态度，他还真是很生气的，不过，虽然生气，但是倒让他想过一些过往，他这个正牌的国君在朝堂上提出建议，都遭到群臣毫不留情的反对，那昔日皇姐刚刚开始替他摄政的时候，那时候的日子岂不更加煎熬？前面有着群臣的反对，中间有着景亲王的阻挠，甚至身后还有着他这个皇弟在扯后腿，真不知道当初的日子，皇姐是如何熬过来的……

　　感受到乐轩的感概，乐心公主倒是有几分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了，是以不但任由乐轩抱在怀里，她还轻轻的拍着他的后背，安抚着他的情绪，她的皇弟是真的要长大了，否则的话，是不会有着如此的感概的。

　　姐弟俩个就这样亲密的相拥着，乐心公主寝宫里的宫婢和内侍们，自然是谁也不敢出声打破这温馨的气氛，任由姐弟二人各自抒发着自己内心的感概。

　　“好啦，咱们坐下来聊聊吧。”乐心公主必竟身怀有孕，虽然月份尚小，但是因为身体气血贫乏的原因，平日里她还是很注意休息的。

　　“嗯……”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乐轩这个半大小子，才感到了不好意思，环视一周，才发现，原来皇姐寝宫里的宫婢和内侍们早已经都识趣的下去了。

　　“皇姐……”趁着这难得的气氛，乐轩把自己在朝堂之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 一一和说给了乐心公主听，对于这些，有些乐心公主是知道的，而有些，却也连她也不是很清楚的，当然，这一切也包括了乐轩对于她这个皇姐既内疚又惭愧的心情……

　　“傻小子……”听着乐轩的话，乐心公主对于乐轩的反应，自然只是娇声斥责了几句，“你在朝堂上遇到的这些问题，有很多是皇姐曾经跟你讲过的，只不过是你当时未曾留意而已。”

　　“皇姐曾跟我讲过……”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乐轩倒是也有几分相信，必竟今天在早朝的时候，皇姐的出现，还有群臣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例子，只是皇姐什么时候跟他讲过这些东西，他怎么都没有什么印象？

　　“你呀……”对于乐轩半信半疑的表情，乐心公主没有错过，只是无奈的笑了一笑，起身从一个柜子之中，取出一匣子的书来，郑重的递给了乐轩。

　　看着自家皇姐的那一脸凝重，乐轩的神情也严肃了起来，伸手想要接过，却是见乐心公主摇了摇头，示意他跪下去，再把书匣接过。

　　见到乐心公主如此，乐轩更是好奇那书匣中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必竟他现在的身份，可是一国之君，如今这世上，除了先皇遗物，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他跪接的，等等，先皇遗物……

　　乐轩想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自然是忙不迭的跪倒在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之后，才郑重的从皇姐手里，把书匣给接了过来。

　　乐心公主见乐轩郑重的把东西给接了过去之后，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将乐轩从地上扶了起来，“这书匣里的东西，是皇爷爷临终之时，亲手交给父皇的，后来父皇在世之时，又亲手将里面的内容多加增补，里面记载了身为我乐家子孙，该如何守护我金元的大好河山，身为我金元的帝君，又该如何作为一个好皇帝，善待我金元的子民……”

　　“皇姐，这……”听到手里的东西是如此的贵重，倒让乐轩有些不知所措，他只想到这书匣里的东西或许贵重，但是却没有想到，它竟然贵重到如此的地步，若真如皇姐所言，那这书匣里的东西，岂不相当于我金元皇朝历代皇帝的手书？

　　“有时间你可以多看看皇爷爷和父皇处理政务时的心得……”乐心公主轻轻拍了拍乐轩的肩膀，却是转身又从一个柜子里费力抱出一个书匣，乐轩忙上前去，却是不敢伸手接过来，万一这又是哪位长辈所书的心得呢。

　　乐心公主可不管乐轩在想些什么，直接把书匣丢到了乐轩的身上，“这些东西，是我这几年替你摄政时的心得体会，虽然不及皇爷爷和父皇几十当政的心得体会，却是我的一番心血所在，有时间你不妨也看一下。”

　　第八十章 先人手书之定国策

　　“皇姐，为何不早把这些东西教给我……”听到这个书匣里乐心公主的摄政监国的心得体会，乐轩自然是忙不迭的打开来看，必竟皇爷爷和父皇的手书再珍贵，也只是大概的讲要了如何做好一个君主，而乐心公主的手匣里可就大不相同了，那可是皇姐这几年来当政的心得，想必里面把该如何处理政务都写得清清楚楚了吧，有了这个东西，该如何驾驭那帮大臣们，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我倒是想早点教给你，可你当里哪里听得进去这些……”听到乐轩的抱怨，乐心公主倒是很是感概，这个书匣里的东西，十之八九她都不晓得给自己这个皇弟讲过多少遍了，可偏偏人家当时就是不理你这茬儿，一向是我行我素，只要在朝堂上不给她扯后腿，乐心公主当时就心存感激了。

　　“皇姐……”听着乐心公主的感概，倒是让乐轩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当初自己的所作所为，乐轩还是知道羞愧的，是以听到乐心公主讲出自己以往的错事，忙不迭的打断了乐心公主的话，他心里已经够难为情了，实在不需要皇姐再把他以往的错事讲上一遍。

　　“罢了，罢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提了。”乐心公主看到乐轩一脸的不自在，就止住了话题 不再提过去的事情，反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自己所书的书稿上，把上面的细节再给她这个皇帝讲上了一遍。

　　“这些东西，都是当时我师傅教给我的，我也曾给你讲过多遍……”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的皇弟津津有味的看着自己当政时的心得，不禁暗自摇了摇头，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如果当年他只留一分的心思注意到自己这个皇姐，替他监国摄政有多么的辛苦，而把那些东西粗粗的看上一遍，那今日面对群臣，也不必如此的不知所措了。

　　“皇姐……”乐轩看着手里乐心公主亲自所书的心得，还真是似曾相识，可是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多少还是有些尴尬，不过，既然提到了乐心公主的师傅，也就是现在自己皇姐的那个公公，乐轩到是有了一些想法。“皇姐，你看当初风家的事情，也实属受咱们皇家的事情拖累，现如今景王叔也已经畏罪自尽，那么能否请风师傅他出山，到朝堂上……”乐轩的意思，是想着既然那位风家的家主风易是如此有着真才实学，再加上又是乐心公主的师傅加公公两个身份，自然是想揽入朝中成为自己的臂膀。

　　“我明白你的意思……”乐心公主打断了乐轩的话，没有让他全部说出来，“这件事情我会替你问上一遍，如果师傅还想替朝廷效力的话，那自然是好，可是如果他已经看淡名利……”话里的意思，乐心公主并没有完全说出来，但是她相信以自家皇弟的聪慧，自是一点就透，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雨的风易，估计早已经不想再掺入这世俗中的是是非非了吧。

　　“皇姐还是尽量安排吧。”乐轩点了点头，心里虽然有些不是很满意，但是也知道此事不可强求，但是有一点，他还是想替自己的皇姐做个打算，“皇姐，如果你真的打算跟三哥长相厮守，就请风师傅多替他的这个长子考虑考虑，必竟官宦之后跟匪首，群臣们……”

　　“我知道了，让我好好想想吧……”听着乐轩的话，乐心公主是既好气又好笑，这个臭小子，还真是现学现用呢，她这几年心得的手稿还看完，竟然就开始将她的军了，而且还是用她手稿里的东西，真真是让她无话可说。“我有些乏了，你去处理你的政务吧……”

　　“皇弟的话，你都听到了？”

　　乐心公主将自己的皇弟打发走了之后，才是无奈的笑了笑，对着一直隐在暗处的风少辉问道。

　　“听到了……”果不初乐心公主所料，原本应该跟在乐轩身边的风少辉，从暗处现出身来，看来也是猜到了乐心公主肯定对自己有话要讲，是以他刚才就让自己的属下躲在暗处跟着保护乐轩去了。

　　“嗯，有什么想法……”对于风少辉的反应，乐心公主还是比较满意的，必竟她刚刚听到乐轩的想法之后，便只是在暗中向风少辉可能在的方向使了一个眼色，有些事情，她还是先跟风少辉谈谈才好。因为现在他是整个暗卫的统领，如果师傅真的进入朝中，成为朝堂中的一份子，那么，不但风少轩的身份有所改变，就连风少辉的身份，也会有所改变。不管他们风家没有那份心思，但是如果外戚的势力过大，那么对谁来说，都不算是太好，必竟乐轩刚刚当政不久，如果因为此事又影响到他的威望，这不是乐心公主所乐意看到的，没办法，谁让她心里只有这一个嫡亲的弟弟，又是当今的皇帝，说什么也要早为他做打算了，

　　“没什么想法……”对着乐心公主的询问，风少辉摇了摇头，在他看来，不管是人前还是人后，不管现在风家人的身份如何改变，他还是皇家的暗卫，这一点儿，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是以， 他对

　　“你还真是实话实说呢……”对于风少辉的反应，乐心公主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她很清楚风少辉在想些什么，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她却是没有一点儿的办法，除非风少辉能够放弃自己心中的枷锁，否则的话，她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我回去问问父亲的想法……”风少辉很是坦白，他也很清楚，乐心公主所问的，必定不是他的意思，而是他父亲的意思。“不过我想父亲远离俗世已久……”

　　“我明白师傅的心思，但还是请你问上一问吧。”乐心公主心里也是有些无奈，这份无奈是对于金元皇朝的，也是对于自己的皇弟的，虽然她已经将景亲王叔的势力在朝中全部瓦解，但是她也不能在朝中多待，别的不多说，单单就和亲一项，她就必须消失在朝堂之上，再加上她的身怀六甲，就算有着青月假和亲，到时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皇弟，她还是想试上一试，只为了能够让她的皇弟多一个左膀右臂，处理朝事的时候，不会有后顾之忧。

　　“公主殿下不必担心，我想父亲定会了解公主殿下的苦衷……”这是风少辉给乐心公主的安慰，别的不说，必竟公主殿下肚子里，可是怀着他们风家的骨血……

　　“父亲……”

　　风少辉说到做到，当即抽空找了一个时间，找到了自己父母的隐居之处，可是看着父亲和母亲一派和乐悠闲的样子，吐到嘴边的话，却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是二少爷回来了……”当家随着风家一起到这里隐居，还有一些风家的族仆，见到他们的二少爷，自然也是有些心喜，必竟他们的这位二少爷，平日可是很少露面的，除了公主殿下来向他们的族长请教问题的时候，一般是见不到这位二少爷的。

　　“辉儿，回来了……”风易夫妇听到旁人的唤声，自然也抬起头来，看到了风少辉，而风夫人却是又往风少辉的身后瞧了瞧，“咦，你大哥没跟你一起回来……”

　　“没有……”风少辉摇了摇头，心里很是清楚母亲的意思，但是现在风少轩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事情，他早已经让暗卫给了父亲消息，虽然不是介绍的很详细，但是必竟已经禀告过父亲了，可是为何母亲还会有此一问，那是不是代表父亲并未把此事告知母亲……

　　“好了，好了，辉儿难得回来一趟，你还不快去准备一些他爱吃的……”风易向自己的儿子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太多嘴，然后就赶忙将自己的妻子支开，必竟他们父子之间有着许多的事情，没有告诉过他这个老妻，除了不想让她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让他的老妻对于朝堂上的事太过担心。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厨房，给辉儿准备一些他爱吃……”风夫人跟着风易夫妻多年，自然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过，既然他们不想让她知道，不想让她担心，那她何不妨顺了他们的心意，必竟这也是她的幸福所在。不管有着什么样的事情，她的相公，都会替她们母子撑起一片天来。

　　第八十一章 继续隐瞒

　　“你大哥怎么样了……”

　　刚刚老妻在此，风易还不敢问长子的情况，生怕她太过担心，必竟他们的长子多年下落不明，好不容易寻找到，却是相聚不久，就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了些。

　　“伤势正在慢慢好转，只是昏迷不醒，不知所为何故……”对于自己的老父，风少辉向来是没有半点的隐瞒，“那木家的大公子说，可能是因为受伤过重，伤了气血，慢慢调养一段时间，就能缓过来，到时候大哥就会醒过来了。”

　　“没事就好……”风易长吁了一口气，“这件事情，我瞒着你的母亲，就是怕她伤心难过，你也别在她面前露了口风……”

　　“儿子明白。”

　　“嗯……”风易这才点了点头，才接着问道，“这次怎么有时间回来……”以往有什么事情，自己这个儿子不是使用飞鸽传信，就是让暗卫来送信，除非有什么大事件，才会亲自跑这一趟，不过，真要是那样的话就代表事情大条了，虽然他也很想见这个儿子，可是如果自己这个儿子的到来，是代表乐心公主在朝堂上的诸事不顺，那他还不如在这里忍受着思子之苦呢……

　　“父亲不必多想……”风少辉知道自己的父亲心中肯定又开始对朝廷的事情细细思忖，不禁开口说出自己此次回来的用意，“是皇上有意加恩科，公主殿下身子多有不便，是以想多替皇上找些帮手，所以儿子此次才……”

　　“我明白了……”风易点了点头，对于乐心公主如此帮趁皇帝，心中自然是多加赞许，可是单凭如此，他还是不想介入朝廷中的事情，必竟他们风家已经隐姓埋名这么多年了，实在没有必要再介入这是是非非之中。“咱们风家已经远离朝堂多年了，为父也不想再把隐居在此的族人给牵扯到世俗当中去……”

　　“可是……”听到父亲的回答，风少辉却是有些为难，单不说公主殿下把此付于他，他就要给公主殿下一个满意的结果，就说乐心公主现在身怀的可是风家的骨血，现在身子又气血双亏，仅凭此两项，他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老父给说服了，否则的话，又该如何向公主殿下交代呢，万一公主殿下因为帮助皇上，太过劳累，那风家的骨血万一出了什么差事，到时候，他们又该如何跟大哥交代呢？

　　“可是什么……”风易可是很少见到自己的儿子面露难色的，难不成为了他此次前来，公主殿下还真给他下了死命令不成，可是以公主殿下的脾气，不应该啊。

　　“父亲，儿子还是认为您应该答应公主殿下的请求……”风少辉把乐心公主详细的情况都给说了一遍，虽然平日里也会让暗卫送些书信往来，但是最近宫里的事情较多，他还来不及抽空把宫内的情况告诉老父亲，趁着此次机会，就把发生在公主殿下身上的事情都给说了一遍。

　　“什么，你说公主殿下她……她……”听到自己儿子讲的话，倒真是把风易给吓了一跳，公主殿下已经身怀有孕，那他要当爷爷啦，这……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所以，父亲，您看……”风少辉就知道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父亲原本的主意肯定会动摇，如果为了公主殿下的身体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也许真有可能会……

　　“我知道了，我会再好好想想这件事情……”风易听闻喜事，自然是心中大乐，是以也决定好好考虑考虑是否要出山，好好的帮一帮自己长子的小舅子，必竟如果乐心公主为了这朝中的事情劳心劳力，把她肚子里的孩子再给累出个好歹来，要知道乐心公主为了她那个皇弟，还真是什么都不管不顾呢，有那吸用水蛭的前车之鉴，他还真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呢……

　　“还想什么……”风夫人端着一个放满美食的食盘走了过来，“你个死老头子，哪有那么多好想的，还不快点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风易累累的看着自己的老妻，突然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让他一头雾水，真不知道她要自己准备些什么，又有什么好准备的。

　　“是啊，母亲，您要父亲准备什么？”风少辉也是一头雾水，冷不丁的一句话，还真是让人糊里糊涂呢，风少辉接过自己母亲手中的食盘，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们刚刚的谈话，我都听到了……”风夫人说的这句话，是讲她刚刚听到了自己这小儿子讲出公主殿下怀有身孕的事情，心中自然是暗喜，当初长子失踪，遍寻不见，原本以为人已经没了，这辈子都没有再见的希望， 哪曾想到，几年过去了，不但见着了遍寻不着的长子，而且他与乐心公主竟然还能够再续前缘，不但如此，乐心公主现在竟然还怀了自己儿子的骨肉，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

　　“您……您都听到了……”老太太一句话，可是把爷俩给吓得够呛，这老太太的耳朵也太灵了些吧。

　　“是啊，是啊，我都听到了，老头子，我一会儿就去帮你收拾收拾，准备一下，你就快点进宫吧，帮公主殿下好好的辅佐皇上，让公主殿下好好的休养身体，这样的话……”风夫人已经开始想像，到时候公主殿下诞下孩子，她身边儿孙环绕的情形。

　　“好好好……”风易心中可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同意了自己老妻的提议，必意夫妻多年，他很了解老妻心中在想些什么，不过，那也是他所希望的，“你也准备一下吧，公主殿下的身边，总也需要一个有心的人多多照顾。你去帮帮忙也是好事……”

　　“好好好，我也跟着一起去……”风夫人听到自家老爷的话，自然心中也是大喜，当即便同意了……

　　此次离开这隐居之地，自然是为了照顾乐心公主，时间上不好估计，风易自然是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才带着自己的老妻离开隐居的地方。至于风少辉，他可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在这里听任父亲大人的安排，自然是早早就回到了宫中，他不可能等着自己的父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再一起回宫，必竟他是暗卫的统领，不能离开皇帝和公主殿下身边太久。

　　“老爷，你听听外面都在说些什么……”风夫人坐在马车里，听着车外的人们议论纷纷，似乎在讲什么和亲的事情，要知道现在整个皇族也就皇上跟公主殿下两个人，真要和亲的话，那也只有是公主外嫁，不可能会是皇上外娶，必竟现在皇上现在后宫一人也没有，皇上就算想要娶后纳妃，断不可能先行接纳外邦的女人，那现在的可能只能是将乐心公主外嫁，可那怎么行啊，公主殿下已经是她的儿媳妇了，又怎么可能和亲到番邦呢？

　　“能有什么……”对于外界的传闻，风少辉早就跟他这个老父亲说了，不过他却是以为自己的老妻当初也听到了，是以也没有多做解释，“不过是在传闻乐心公主要外嫁的消息，有什么好听的……”

　　“老头子，你疯了，公主殿下可是已经嫁给了咱们的儿子，况且她的肚子里还有着咱们的……”风夫人看着自己相公一脸的云淡风轻，当场就有些急眼了，不禁埋怨起自己的相公来。

　　“吁，你小声一点儿，” 风易听到自己老妻的声音越来越大，忙不迭的捂住了她的嘴，“敢情辉儿回去说的话，你就听了最后那几句啊……”风易一听自己老妻的埋怨，就知道自己那小儿子回去说的那几件事情，她就听到了最后的那一析，别的却是什么也没有听到。

　　“辉儿说什么了……”风夫人看自家的相公一点儿也不上心，不但捂住了自的嘴，还笑话了她几句，让她不禁面上生恼，狠狠的拉开他捂住自己嘴的手，又道“那个臭小子又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就不能不这么神神叨叨的吗？……”

　　“风先生，我家主子让我等前来迎接二位……”

　　就在风夫人在跟自己的相公生着闷气的时候，一行侍卫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车驾前，拦住了车马行进的方向，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什么事……”坐在马车里的风易和风夫人突然感觉到马车一顿，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不禁开口问了一句，至于来人的主子是哪一位，风易不问，心里也有几分明了。“以往都是我等自行进城，今天怎么想要迎接我们了……”

　　“主子说，如今的情况已经是今非昔比，现在皇上已经当政，风先生的车驾已经不用再……”

　　“行了，我知道你家主子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想按以往一样自行进城，你们都回去吧……”风易挥了挥手，不让来人再继续说下去，因为他们想说些什么，风易已经很是清楚了，但是他并不想如此，因为他已经发觉，有时候，自己躲在幕后操控一切，很好……

　　第八十二章 公婆到来

　　“这……”前来迎接的侍卫感到很是为难，

　　“无妨，我会自行跟你们主子交代的……”风易躲在车内，却是连面都没有露出来，就已经把事情给定了下来，

　　“可是……”这位风先生说的话，把前来迎接的侍卫给弄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必竟乐心公主和皇上双双派他们前来，今日如果不能过完成任务，那恐怕……

　　“我也不想让几位大人为难……”风易人老成精，掀开车帘，自然是看到几个人脸上的为难，“反正我也是要准备去见几位的主子的，各位大人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妨直接跟在我的马车后面，这样的话……”

　　“那就谢谢风先生了……”几位侍卫听到风易的话，心中是自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这位风先生现在会不会去见他们的主子，只要让他们跟在这位风先生身边，保护好这位风先生，他早晚有一天要去见他们的主子的。

　　“那就有劳几位大人了……”风易向几个侍卫点了点头，才把车帘放下了，坐回了车里。

　　“老爷，这……”

　　坐在车内的风夫人，听到自家相公跟外面的人讲话，自然也是一声不吭，直到风易放下了车帘，才开口询问着，必竟这次来天都的情形，跟以往不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地……

　　“无妨，是皇上和公主陛下派的人……”对于自己的老妻，风易一般是不会有所隐瞒的，再加上刚刚派来的这几个保护他们的侍卫，的确也不太大的事情，自然是痛痛快快的把这几个人的来历，告诉了自己的来历。

　　“可是……”风夫人并不是很了解这朝堂中事，就连现在世俗中的事情，也因久居隐居之地，自然也并不是很了解。

　　“皇上现在已经掌权……”一句话，已经能够说明为何此次进城，会碰上这群侍卫的原因，“以后咱们再进城，已经不必再如此的小心翼翼……”

　　“原来是这样……”对于这些事情，风夫人一向不是很关心，她关心的只是她的相公和孩子们，对于朝堂上的事情，由谁摄政，由谁掌权，也只是听过就算，当然，现在她关心的，又要多上两个人了，那就是乐心公主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那是不是皇上当政之后，公主殿下她是不是就可以多多休息，养养身子了……”

　　“你……”对于自己老妻的问话，风易还真是无语了，“你说的很对……”心里却是擦了一把冷汗，如果只是皇上当政之后，公主殿下就能好好休息，养养身子，那么他们也不用把他这个老骨头给找回来了，必竟景亲王伏法自尽之后，皇上和公主殿下尽力铲除其在朝堂内的党羽，又怎么会有空闲时间多多休息呢……

　　　“公主殿下……”

　　　早在风易同夫人的马车踏上帝都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有人把他们来到的消息告诉了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是以乐心公主和乐轩才能早早的把一批侍卫派出去，好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整个帝都都已经在姐弟俩个的掌控之中，但是谁也不能保证有个什么意外发生，必竟他们才刚刚掌控帝都不久，景亲王的残余势力，谁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完全的清除干净呢，

　　　“皇姐，你说风师傅此次到帝都，是否……”对于风易和其夫人的到来，感到最为高兴的可属皇帝乐轩了，不知道这是否代表风易愿意再入朝堂为官呢，如果真是那样话，那自己可就会轻松很多了，当政这几日，手下的官员人手不足，着实把乐轩给累得够呛。

　　　“等人到了再说……”乐心公主的神情很是郑重，她可不像自己的皇弟那样乐观，不管自己师傅一家入不入朝堂为官，都不能算是一件乐事，如果入了朝堂，风家势力就会做大，再加上乐轩如此信任风家，到时候就会一时风头无劲，不管师傅一家人会不会忠君爱国，都不是她想要看到的，可是如果师傅不入朝堂的话，现在朝中官员匮乏，真正能给皇弟帮上忙，用心处理政事的也没有几个，想到这里，乐心公主就感到一阵的头痛，她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可是人不是已经到了帝都了吗？”乐轩不明白为什么皇姐的神情会是如此的阴晴不定，当初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皇姐并没有不同意啊，可是为何人都来了，皇姐却又是这么一副表情呢，“不管如何，既然人已经到了，那咱们就快点去迎接吧，必竟人家现在的身份还是长辈呢……”事情总算是解决了一桩，乐轩自然有心情调侃自己的皇姐了，再说了，他也没有说错吧，那个风易还真是皇姐的长辈呢。

　　　“行了，知道了……”乐心公主听到自己皇弟的调侃，面上却是没有露出什么娇羞的神色，只是无奈的挥了挥手，让自己的皇弟先行出去，“你先出去吧，我收拾一番，一会儿就去迎接你的左膀右臂……”

　　　“多谢皇姐……”终于听到乐心公主已经答应亲自去找人，乐轩自然是高兴的不得了，忙不迭的开口道谢，在他的心里，只要她这个皇姐肯亲自出马，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得住的。

　　　“快去处理你的政务去吧……”乐心公主对于自家皇弟的说法，真是有些无可奈何，不知道皇帝这不定性的样子，到底能不能够好这一国的帝君，“记住，你是一国之君，凡事不能靠别人，只能多多自己……”

　　　“知道了，皇姐……”乐轩对于乐心公主的话，却是有些不以为然，不能靠别人，不代表皇姐不能够依靠啊，必竟他从小到大也依靠了这么多年了，皇姐还不是一样的对他好……

　　　“见过父亲，母亲大人……”

　　　乐心公主乘坐一顶软轿，在深夜之中，悄声无息的出了皇宫，既然风易他们不乐意白日进宫，却是解了一件她的心事，是以在此深夜出宫，乐心公主却是满脸笑意。来到了风易和他老妻的暂居之地，向他们跪了下来，不为别的，必竟是她的公公婆婆，这一次，又是想要请自家的公公出山，这一跪，乐心公主觉得不冤。

　　　“公主殿下，快快请起……”乐心公主的如此大礼，倒是把老两口给唬了一跳，必竟乐心公主的身份尊贵异常，就算是已经嫁给了他们的儿子，可是那也是当初在风寨之时的事情，一没有召告天下，二没有告诸群臣，这件事情到底算还是不算，都是乐心公主说了算，别人也不敢说上半个不字。再者说了，他们也曾听闻，乐心公主当初可是怒气冲冲的离开风寨，他们老两口更是曾经听闻，当时乐心公主跟自己的儿子可以称得上是夫妻不睦，现如今，乐心公主这一跪，真不知道让他们是揪心还是舒心。

　　　“是……”乐心公主顺着风夫人的手劲，站了起来，必竟她现在的身子，虽然不显，却正是难受之时，刚刚那顶软轿，已经让她的精神，有些不振了。

　　　“公主，此番前来……”风易向着乐心公主使了一个眼色，有些事情，他还在瞒着他的老妻，虽然风夫人对于这对小夫妻的事情，也多有听闻，但是风少轩现在重伤昏迷不醒的事情，还是给压了下来，没让她知道。

　　　“有些事情，想要劳烦父亲大人帮忙……”乐心公主看着风易向自己使眼色，虽然有些诧异，但还是顺从的没有多说，必竟她现在是有求于人，而求要求的人还是自己的长辈。

　　　“不管什么事情，咱们都坐下来说……”风夫人瞪了自己的相公一眼，转身拉住乐心公主的手，向着椅子的方向走去，下午那会儿，风易已经把乐心公主远嫁和亲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给她解释了一个清楚，是以现在风夫人对于乐心公主一点芥蒂也没有，再加上知道乐心公主肚子里可是怀有自己的孙子，就更加热情的不得了。

　　　“谢母亲大人……”对于风夫人的反应，乐心公主自然是心知肚明，只是无奈的瞪了一眼跟随自己出宫的风少辉，这个小子，什么都好，可就是对于自己的父母，藏不住话，有什么事情，都想向他们交代一番，不过，也幸好只是对他的父母交代一番，而风易夫妇也不是那种多嘴的人，是以倒也没有坏了她的什么事情。

　　　第八十三章 儿媳的请求

　　　“好好好……”风夫人现在早已经是喜出望外了，对于乐心公主的身份，自然也就不太介意了。

　　　“咳咳……咳咳……”风易对于自家夫人的反应，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能是轻咳了几声，示意自家夫人收敛一些，不管乐心公主是不是已经嫁给了他们的儿子，可是皇家公主毕竟还是皇家公主，他的老妻这让看人家，也实在有些逾规了。

　　　“你瞧瞧我，真是的……”对于自家相公的提醒，风夫人确是领会错了意思，让人端上了一盘酸梅果，亲自挑拣了几个模样周正的递到了乐心公主的手里，“这是我从谷里带来的酸梅果，听说怀了孕的女子，吃它甚好，你尝尝看……”

　　　“夫人，你不是在厨房炖了一锅汤吗？既然公主殿下已经来了，你看是不是……”对于自己老妻领悟错了自己的意思，风易还真是有些哭笑不得呢，不过，他还是要想办法支开他这个老妻，否则的话，接下来的事情，他跟公主殿下就不好谈下去了。

　　　“我没有炖汤啊……”对于自家相公的话，风夫人还没有领悟到是什么意思，只是一头雾水的回了一句，她什么时候说要炖汤了，从回到帝都的那一刻开始，她哪里有什么心情炖汤啊，都是在焦急的等待着乐心公主的到来，哪里有什么心情给他炖汤喝。

　　　“没有吗……那就是我记错了……”风易的表情有些无奈，却又接着说道，“你看公主殿下这么晚才出来，晚上寒气重，你是不是……”

　　　“知道了，我去弄点东西给公主殿下怯怯寒气……”风夫人不是迟钝，只是在装傻，原本想在这里多看乐心公主两眼，可偏偏她的相公一心一意的想要把她支开，让她实在是没有理由继续呆在这里碍眼，只能选择离开，去厨房给她的孙子精心准备补品去了。

　　　“父亲大人……”

　　　“公主殿下不用说了……”乐心公主刚刚要开口说些什么，却见风易挥了挥手，制止了她将要说出口的话，“我明白公主殿下此次前来的目的，辉儿都跟我说了。”

　　　“那您的意思是……”虽然不必把自己的请求说出口，但是乐心公主却是一定要知道风易的想法，能够不入朝堂又能继续辅佐他们姐弟的好办法，就是让风家人继续待在黑暗之中，可是现在，她却没有更好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这么做，又怎么能够说服风易一家呢。

　　　“公主殿下不是已经替我们都想好了吗？”风易很是清楚乐心公主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可是对于那样的事情，却是他也不敢给打包票的，律已容易，想要律人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公主想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师傅……”听到风易的话，让乐心公主都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跪倒在地上，向着风易狠狠的磕了一个响头，不为别的，只为风易的这一宽宏大量，却是解决了她一个大难题，只是这样，却是太委屈风家的人了。

　　　“心儿，起来吧……”风易叹了一口气，虽然心中也替自己的族人感到些许的遗憾，但是必竟还是为了乐家的江山大业，谁能够保证自己入了朝堂，久久隐居那些族人，会不会一朝得势，做也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想到此，风易就认为如此，这一切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师傅……”乐心公主看着风易，顺着他的手势站了起来，“心儿并非想阻止风家子弟入主朝堂，只是希望师傅您……”看着风易内疚的表情，乐心公主自然也清楚了他内心的打算，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她想要，她要做的，只是不想让风易入主朝堂，成为风家子弟的靠山。

　　　“好啦好啦……”风夫人准备好了一些吃食，端了过来，“不管你希望什么，我和老爷都会帮你，现在你要做的，只是好好的把你肚子里的小宝贝照顾好就可以啦……”说着，风夫人还偷偷的瞪了自己的相公一眼，示意他最好不要欺负自己的宝贝儿媳，尤其是她的肚子里还有他们风家的血脉。

　　　“母亲大人……”听到风夫人的话，乐心公主的脸唰的红了，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能这么众目睽睽的说出来，让她真的很是尴尬。

　　　“行了，我的夫人，你看天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是让她早点歇息去吧……”风易见到乐心公主尴尬的神色，忙上前来解围，不管乐心公主对于他们风家如何的猜疑，那都是在情理之中，至于她肚子里的，那可是自己的货真价实的小孙子，必须要好好照顾的。

　　　“对对对……”风夫人这才想起现在可是在深夜，不管有着什么样的事情要商量，乐心公主都应该要休息了，要知道，她可是孕妇呢。

　　　“父亲，母亲……”乐心公主自从先皇去世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亲人的关怀了，至于自己的那个皇弟，也一向是享受她的关心居多，没办法，谁让她是长姐呢。“我此番深夜出宫，除了不想让父亲登堂拜相之外，还想让父亲，说服族中有真才实学的男子致仕，必竟朝堂现在急需有志有才之人，您看……”既然自己的这位婆婆了为她肚中的这块肉如此紧张，乐心公主也不再把话遮遮掩掩，直接说清楚的目的，也省得风易理解错误。

　　　“好好好……没问题，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不待自己的相公开口，风夫人就已经把事情给应承了下来，必竟风氏族人，早年就是书香门第，以辅佐君王为已任，乐心公主的这个请求，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至于她的这个老伴，风夫人也很是了解，远离朝堂这么多年，风易不止一次跟她提起过，那种不介入朝堂的党争之中，逍遥自在过日子的感觉真的很是不错。

　　　“父亲……”有了风夫人的承诺还不够，乐心公主将目光望向风易，必竟在风氏一族中，只有风易才是一族之长，自己婆婆的这个族长夫人，远不及风易说话来的有威望。

　　　“你母亲说得对，这件事情本不是难事，更何况，我早就不想再入朝堂，你这个要求，正合我意。”风易此次算是才明白了乐心公主真正的意思，她是想让自己做一个暗中的幕僚，这件事情也算不上什么难事，必竟这次只是关系到自己一家，不必阻挠到自己的整个风氏族人的致仕之路，他自然是开开心心的答应。

　　　“谢谢父亲……”听到风易的话，乐心公主总算是放下心来，有了风易这一句话，乐轩想要完全掌握住朝中的那些大臣，真的是指日可待了。

　　　“不过，有些事情我想还是跟你说清楚……”风易也有自己的想法，给皇上在暗中当幕僚不是不可，可是也不能一辈子就做一个见不得光的幕僚吧，总要有一个期限，要还他自由才是啊。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只要朝中政局稳定，皇弟能够把握住朝堂的时候，我就会奏明皇弟，让父亲和母亲大人，去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听到了风易的承诺，乐心公主自然也要还他们老两口一个承诺，必竟为了自己，为了风少轩，如今又为了皇弟，他们老两口，已经牺牲的够多了，到时候，等一切都稳定下来，完全可以让老两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此甚好……”

　　　“皇姐，皇姐……”

　　　刚刚下了早朝，乐轩就迫不及待的闯到了乐心公主的寝宫，不为别的，只是想知道昨天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结果，必竟乐心公主昨晚深夜出宫这件事情，还是瞒不了他的，没办法，谁让现在整个皇宫里，正经的主子也就他们两位呢，至于他那小皇弟——炫王，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主子呢。

　　　“嘘……”听到乐轩的叫喊声，青月忙走出院落，向着乐轩递了一个噤声的表情，才向他行礼，“奴婢见过皇上，公主殿下现在还在休息，您……”

“没事，朕在这里等皇姐醒来……”乐轩挥手示意青月退下，对于皇姐的这个宫女，就算是身为皇帝的乐轩，也表现出了适当的尊重，没办法，谁让人家现在身价可是倍增啊，现在礼部官员给皇姐准备的嫁妆，已经快要搬走他半个国库了，真是便宜这个小宫女了。

　　　“可是公主殿下很晚才从宫外回来，陛下您看……”对于乐轩的眼神，青月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平日都是守在这公主殿下的寝宫，没有得罪过这位皇帝陛下吧，什么时候这皇帝陛下对于他们这些宫婢内侍们如此的和颜悦色了？

　　　“没事，朕在这里等皇姐醒来……”乐轩听了青月的话，但还是执意要在这里等乐心公主醒来，是以又接着对青月说道，“你去吩咐一声御书房的小太监，就说朕在要皇姐这里批阅奏折，让他们把奏折都给朕送到这里来……”

　　　“这……”对于皇帝的这个要求，青月感到些许的为难，就算皇上跟公主殿下姐弟情深，可是在公主殿下的寝宫里批阅奏折，这也太……万一传出去……

　　　“还不快去……”乐轩被乐心公主给宠坏了，自然不知道这个小宫女在担心什么，只是对于他不听自己的旨意，感到有些不满。

　　　“是……”对于乐轩的坚持，青月感到无奈，但是又不便多说，皇帝陛下想在哪里批阅奏折，都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必竟整个金元皇朝都是他的，人家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更何况现在只是想在这里等侯公主殿下醒过来呢。

　　　第八十四章 皇帝的计较

　　　“青月，青月……”

　　　乐心公主身怀有孕，本就容易疲惫不堪，再加上昨天晚上刚刚解决了一件心事，又是晚睡，是以今天醒来准备起身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午膳时分，或者更确切的说，乐心公主之所以这个时候才醒过来，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小宝宝饿了，让她不得不醒过来准备享用午膳。

　　　“公主……”听到乐心公主的呼唤，原本在外殿服侍皇帝乐轩的青月忙走入乐心公主的寝室，看到乐心公主已经坐在床上，忙问了一句，“公主是准备起身了吗？”

　　　“叫人传膳，我肚子饿了。”乐心公主吩咐完这一句，就又准备继续躺下去，除了肚子饿了之外，乐心公主是真的没有打算起身，经过昨夜的忙碌，心放宽了的乐心公主还是很想继续睡下去。

　　　“可是公主……”青月听了乐心公主的吩咐，面带难色，让人传膳，这个事情好办，可是如果公主殿下继续睡下去的话，可就有些事情不好办了，“皇上下了早朝就来了，一直等到现在，您看……”

　　　“皇弟来了，一直等到现在？”已经躺下身闭上眼睛的乐心公主听到青月的话，忙又睁开了眼睛，看向了青月。

　　　“嗯……”青月点了点头，虽然她不清楚皇帝陛下找公主殿下有什么事情，但是陛下已经在外殿里等了公主殿下一个上午了，如果公主殿下再不出面的话，实在是有些不妥。

　　　“让人把皇弟的膳食也传到这里，你来帮我更衣。”乐心公主很是清楚自家的皇弟为什么会如此着急的在自己的寝宫等待自己，无非就是想要早早的要一个可心的答案而已。对于自己皇弟的心急，乐心公主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是……”青月应了一声，转身走出房门，向着门口的小宫女们说了几句，才又走向屋内，从衣柜中取出几件衣衫，准备替乐心公主更衣，虽然皇帝陛下是公主殿下的亲弟弟，不是什么外人，但是如果让公主殿下以一身睡衣的打扮会见久候的皇帝陛下，那也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传到外面，不知道又有人会说些什么了。

　　　“皇姐，你终于睡醒了……”

　　　乐轩放下手中正在批阅奏折的御笔，看向了乐心公主，旁边放着内侍们刚刚送过来的午膳，显然乐心公主的这个皇弟还是在等待着自己的皇姐一同用膳呢。

　　　“什么事情啊，值得你下了早朝就等在这里……”乐心公主对于乐轩的目的佯装不知，才多大的事情啊，竟然直接守在自己的寝宫里， 难不成还怕她不给他办不成？

　　　“皇姐……”对于乐心公主的佯装不知，乐轩可是很不满意呢，皇姐也真是的，明明很清楚他现在为这件事情有多么的着急，现在竟然还有心情逗弄自己，想着，乐轩走到了乐心公主身边，伸手挥退青月等一干侍婢，由他亲自扶着乐心公主坐在餐桌旁。“皇姐，我的好皇姐，您就别再逗我了……”

　　　“行了行了……”乐心公主任由乐轩将自己扶着，可是看着他如幼童一般，撅着一张嘴，生着闷气的时候，不由的又扯了扯他的袖子，就如小时候一般，“好了好了，别生气了，皇姐逗你玩呢……”

　　　“皇姐……”乐轩对于皇姐的答案还是很在意，必竟那可是关系到他金元皇朝的将来呢，怎么皇姐就偏偏不告诉他叫，

　　　“皇姐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看着乐轩的失意，乐心公主轻轻的戳了一下他的额头，“先用膳吧，待会儿我把事情好好的跟你说一下……”

　　　“多谢皇姐……”

　　　正所谓食不言寝不语，乐轩听了乐心公主的话，自然是先行享用午膳，反正皇姐现在已经睡醒了，有什么事情，也不差那一时半会儿，相信皇姐肯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用过了午膳，青月带着一帮宫婢内侍们把餐桌给收拾了，又给这对姐弟一人上了一杯香茗，才又识趣的退下。

　　　直到品完了一杯香茗，乐心公主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了自己的皇弟听，当然，对于自己心中的打算，以及对金元皇朝未来的担忧，乐心公主也没有隐瞒，全部如实的说给了乐轩，必竟他刚刚当政不久，乐心公主深怕他有时候会思虑不周。

　　　“这……”听完了乐心公主的话，乐轩反而是安静了下来，对于皇姐所担忧的问题，说实话，乐轩是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到，原本想让皇姐的师傅出山，无非是想在朝堂之上，借助他的威望和才智，以期让自己能够轻松一些，可是再加上这加开一界恩科，如果真如皇姐所估算的那样，那所有的一切可就有变味了。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乐心公主轻轻拍了拍乐轩的肩膀，“我既然把此事提了出来，自然就已经帮你想好了应对之策，只要风师傅不以风家的名号坐镇朝纲，那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可是……”乐轩可不像乐心公主那么乐观，当初风家险遭灭门，那可是因为这皇权争斗之事，现如今……哪会有那么好的 事情啊。

　　　“没有那么多的可是……”乐心公主打断了乐轩的话，“我昨天晚上已经跟师傅一家商量好了，这几日，就在宫中寻一个僻静的地方，将他们安顿下来，除非有什么要事，否则的话，你也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老两口的安静生活。”

　　　“任凭皇姐安排……”虽然对于乐心公主的安排，不甚满意，但是乐轩也很清楚，皇姐的这个安排，已经是最好的了，必竟他才是这金元的一国之君，有些事情，不能总是借助于外力，更多的是需要他来裁决。

　　　“老头子，你说进宫都这都快一天了，怎么也不见咱们家的那两个臭小子过来瞧瞧咱们啊？”风夫人原本还以为，只要跟着乐心公主进宫，就能常常见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可是这进宫都快一天了，除了服侍他们二人的几个宫女内侍，她可是谁也没有见着。

　　　“也许他们都在忙啊……”听着自家老妻的话，风易自然是以自己的小儿子风少辉为准，必竟他就是成天见不着人影，替乐心公主明里暗里不知道处理着多少事情。

　　　“这少辉也许是很忙……”对于自己小儿子的事情，风夫人这个做为母亲的，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点儿的，虽然不知道他每天具体都在忙些什么，但是却很是清楚他是在替乐心公主，替皇家办事，至于自己的长子风少轩嘛，“可是为什么少轩也不来瞧瞧咱们老两口啊，难不成他也很忙……”

　　　“谁知道呢……”对于风少轩的事情，风易一直没有告诉自已的老妻，必竟乐心公主跟风少轩成亲的事情，是在风寨举行的，除了风寨的那些寨众，也就只有韩诺和木枫知道，再有的，也就是乐心公主那帮贴身侍卫了，是以风易也不担心自已的老妻去询问那些个宫女侍婢们些什么，因为她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公主殿下另有什么安排呢，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等着吧，没准他们什么时候就来了呢。”

　　　“我才不跟你一样，在这里傻等着……”风夫人白了自己的相公一眼，就走出了房门，她想去问问看，他们这个小院里可有什么小灶一类的，如果有话，她好准备些吃食，煲些汤什么的，到时候好给公主殿下送去，补补身子。

　　　“这老太婆……”风易对于自己老妻的举动，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他倒是很清楚她会做些什么，不过是想找个厨房，准备些美食，到时候不管是哪个孩子来了，都能好好的享用一番。

　　　“青月，什么时辰了……”乐心公主在皇帝离开之后，又躺回床上继续睡了，没办法，自从身怀有孕之后，她就是很容易疲累，仿佛总也睡不够似的。

　　　“公主，已经快过申时了……”青月自乐心公主睡着之后，就一直坐在她的床榻之外，绣着一方丝帕来打发时间。没办法，乐心公主想要青月易嫁的事情，还没有跟她交代清楚，是以青月完全不清楚，再过一段时间远嫁到漠北的并非她家的公主殿下，而是她这个小小的宫婢。

　　　“申时快过了，扶我起来吧……”乐心公主听过青月报的时辰，懒洋洋的坐起身来，让青月服侍自己穿衣，“皇上下午过来了吗？”

　　　“未时过来，坐了一会儿，见公主殿下睡得香甜，就又离开了……”青月替乐心公主找出几件宽松地衣衫，一边服侍她穿下，一边回答着乐心公主的问话。

　　　“哦……”乐心公主懒洋洋的回了一句，“派个人去请皇上过来，就说本宫找他。”

　　　“那晚膳……”青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忙问了一声，必竟现在也差不多快到晚膳的时候了，现在把皇帝陛下给请过来，那晚膳是不是又要在这里摆下？

　　　“不用了，我们不在这里吃……”乐心公主穿好了衣衫，又让青月服侍着梳洗，“已经有人给准备好了。”对于自己的婆婆会做些什么，乐心公主可是心知肚明，但是却又不能不去，必竟她昨夜把人安排进了宫，今天一白天她可就在睡梦中度过，如果再不去露上一面，也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

　　　“是……”青月点了点头，不再多问，这时候她已经完全回得到了宫女的角色，对一切都是那么的小心翼翼，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那就更不会做了。

　　　第八十五章 身份的重新定位

　　　“父亲，母亲……”

　　　乐心公主一身便装，身后跟着自己的皇弟，当然还有风少辉，现在他也是自己的弟弟了。

　　　“见过公主殿下……”虽然现在风易和风夫人是乐心公主的长辈公婆，但是现在必竟还是身处皇宫里，乐心公主还是君，他们却只能称得上是草民。是以礼不可废也。

　　　“好了，父亲母亲……”乐心公主忙上前将风易和风夫人搀了起来，指着身后的乐轩说道：“这是我的弟弟，父亲母亲可能还不太清楚，他现在跟韩家的大公子和木家的大公子，可是结拜兄弟呢。”

　　　“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于乐心公主，风易老两口可能意思意思也就得了，必竟真实算起来，乐心公主可是他们货真价实的儿媳妇，可是对于乐心主的这个皇弟，他们就不得较真儿起来，那可是这金元的九五之尊啊。

　　　“风伯父，风伯母，快快请起……”乐轩忙上前，亲自将他们给搀了起来，开什么玩笑，皇姐都已经不让他们跪拜了，如果自己当着皇姐的面，在他们面前摆出皇帝的谱来，回头不知道皇姐会怎么教训他呢，“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朕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跟着皇姐去风府找少轩哥哥玩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风夫人被乐轩给搀了起来，听着他的话，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形，那个时候，先皇还没有驾崩，乐心公主还是豆蔻年华，一副快乐无忧的样子……

　　　“母亲都准备了哪些好吃的，在院子里就能闻到香味……”乐心公主不想让风夫人回忆起太多的过去，过去虽然和乐完美，但是景亲王偷派侍卫去灭风家满门的事情，还是让人感到些许的不愉快，是以，她给风少辉递了递眼色，示意他赶快转移话题。

　　　“是啊，是啊，快点儿进去吧……”风易也忙打着圆场，恐怕如果让自己的老妻接腔的话，下一个要问的，就是风少轩为何没有出现吧。

　　　“公主殿下，少轩去哪里了？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过来？”果然不出风易所料，等所有人都坐定了，风夫人果然开口问了一句。

　　　“他……”

　　　“母亲，是皇上请大哥出宫办事了，过几天可能才会回来……”风少辉见乐心公主有些无言以对，是以忙开口接腔，身为皇室的暗卫，别的事情他都可以保持缄默，但是风少轩必竟是自己的亲哥哥，而自己的母亲，风少辉也还要顾虑到她的身体。

　　　“是啊是啊，我请三哥去帮我办些事情，可能要过几天才回，您看……”乐轩忙接过风少辉的话头，却是得意的看了自己的皇姐一眼，示意她可是欠了自己一个大人情呢，除了自己这位皇姐，又有谁有资格让自己这个一国之尊替他说谎呢。

　　　“哦，原来如此……”虽然有些奇怪，但是风夫人却是接受了乐轩和风少辉的说法，单凭自己的这个儿子说的，她也许还可能问上几句，但是还有乐轩这个皇帝在此，风夫人就算想要多问些什么，也不敢问出口，必竟身为一国之尊，是不可能说谎的，可就算是说谎，又有几个人有胆子质疑呢，就算是有，想必风夫人也不在其列。

　　　“好了，好了……”风易见事情告一段落，忙再次开口，“你不是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好吃的吗？还不快点儿让人给端上来……”

　　　“瞧我这记性……”听到自家相公的提醒，风夫人才想起来，自己在厨房里还炖着汤呢，“你们先跟老爷聊着，我去去就来。”说着，就要急急忙忙着向外走。

　　　“母亲，那些事情，让宫人去就好了。”乐心公主拉住了风夫人，示意立在自己一旁的青月去厨房看看，她把老两口接进宫来，可不是来给她当厨子来的。

　　　“是……”青月弯了弯身，施了一个礼，就要向厨房走去。可是还没有走出多远，就被风夫人给扯住了，“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青月可不敢自动答腔，只能望向乐心公主，询问着该怎么办。

　　　“照顾好老夫人……”乐心公主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吩咐了一句，若真论起来，她身边的这几个侍婢，包括御厨里的那些个御厨们，没有哪一个能够比得上风夫人的手艺的。

　　　“是……”青月点了点头，转身扶住风夫人的胳膊一起离开。

　　　“父亲……”将风夫人支开了，乐心公主才为难的唤了一声风易。

　　　“少轩的事情，我没有跟你母亲提起，现在只不过是昏迷不醒，实在没有必要让她也跟着着急。”风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儿子还在昏迷中，他也很是着急，但是却不能表露出来，老妻跟他这许多年，除了受累，也没有享过多少福，实在无需为此过多的牵肠挂肚。

　　　“知道了……”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对于风易的安排，她是无话可说，“很多事情，除了我，皇弟还有暗卫们，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所以父亲尽可以……”

　　　“……”风易摆了摆手，示意乐心公主不必再说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风伯父……”乐轩看到场景有些沉闷，忙开口想要说些什么，他等这个机会可是盼了半天了，如果再不让他出声，他肯定会很闷的。

　　　“皇上……”风易终于将目光定准了乐轩，对于这个年轻的帝王，原本他还是颇有微词的，先皇驾崩这几年，他是看着乐心公主如何一步一步的成长为整个金元皇朝名副其实的凤凰公主的，如果不是他的少不更事，乐心公主当初也不会服用那些不该服用的东西来增加自己的精力，好有时间处理更多的事务，现如今却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皇上，公主殿下早已经把事情的原委跟老夫交代清楚了，”风易不想听乐轩多说，他只想做好乐心公主交代的事情，等一切都顺利的进入轨道之后，他还想着带着老妻去周游天下呢。“但是老夫还有几个要求，想要跟皇上说清楚。”

　　　“父亲……”

　　　“父亲……”

　　　风易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但是把乐心公主给风少辉吓了一跳，昨天晚上深夜入宫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可没有这句话啊，为什么现如今见了皇帝陛下，却突然说出这么一句呢。

　　　“无妨，风伯父请说……”乐轩虽然年纪不大，但毕竟是这一国之君，久经乐心公主的考验，这察颜阅色的本事还是有的，看到皇姐和风少辉的表情，他就知道，风易的这几个要求，皇姐他们是肯定不知道的，也就是说，风易的这几个要求，是专门冲着他来的。“只要朕能办到，就一定会尽力而为。”

　　　“一，我和老妻久居乡野，对于宫中各个规矩礼节，是以也忘得差不多了……二，……”风易的这几个要求，总结出来，无非是一点，就是希望有什么事情，乐轩能够自己解决，尽量不要打扰他们的清净，如果实在有什么难题困惑，再来找他商讨也不迟。

　　　“我知道了，我会尽量不打扰您和伯母的清净……”乐轩制止了想要开口说些什么的皇姐，这个事情，必竟是他的事情，他有权利做出自己想要的决定。再说了，风易的这几个要求，跟当初在寝宫里与他讲的那些，也差不了多少。

　　　“如此甚好……”风易见乐轩这么容易就答应了自己的要求，眼神之中，不禁带了一丝赞许，看来当年的那个小皇帝是真的要长大了……

　　　“公主……”

　　　就在众人还在等待着风夫人的美食的时候，青月却是快步走了进来，低声在乐心公主的耳边说了一句。

　　　“什么……”乐心公主听了青月的话，脸色立刻变了，“此话当真……”

　　　“炫王爷现在就在……”青月还想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挥了挥手，打断了她将要开口说出的话，“去先把王爷给带过来。”

　　　“是……”青月听到乐心公主的话，褔了福身子，又转身走了出去。

　　　“皇姐，怎么了……”乐轩就坐在乐心公主的身边，青月在她耳边低语的话，他只是模模糊糊的听到了‘炫王爷’三字，“是不是炫弟发生了什么事情？”云妃娘娘被他们给‘赐死’之后，他们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小乐炫了。

　　　“一会儿你见了就知道了。”乐心公主现在的神色越来越是懊恼，似乎在隐忍着什么，没有发作，暗地里却几乎将银牙咬碎，看来是她太纵容宫里的宫女太监们了。

　　　第八十六章 怜惜小弟

　　　“大皇姐……”

　　　没一会儿的功夫，风夫人和青月就带着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孩子走进了大厅，那个小孩子一见到乐心公主，就大哭着扑了过来。

　　　“好了，炫弟，没事了，大皇姐在这里……”乐心公主看着乐炫的样子，心里却是有着几分酸楚，这段时间是她太疏忽了，原本以为只要好好吩咐那些个宫女太监们几句，他们就会用心照顾炫王，没想到在这金元皇宫里，竟然还有人敢对她的话，阴奉阳违。

　　　“他真不是小太监啊……”看到那个浑身脏兮兮的小孩子扑入了乐心公主的怀里，风夫人突然问了这么一句，“看他的样子，我原本还以为他是个受人欺负的小太监呢，没想到……”剩下的话，风夫人没有说出口，那是因为她没有想到，这个浑身脏兮兮，又瘦巴巴的小孩子，竟然会是宫里的那位小王爷——云妃的独子，乐心公主和皇帝最小的皇弟。

　　　“什么小太监……”对于自家夫人的话，风易却是有些无奈，“那是先皇最小的王子——炫王。”

　　　“大皇姐，他们都说母妃是个坏女人，被您和皇兄处死了，他们说的不对，是不是……”乐炫哭泣的趴在乐心公主的怀中，却还不忘开口问上一句。

　　　“好了，好了，你先去跟青月姐姐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好不好……”对于乐炫的话，乐心公主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皇室里争权夺利的事情，确是不少，但是那只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还是应该有着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童年，就像她小时候，不管后来景王叔如何想要夺取皇位，但是平日里对于他们，还是很疼爱的。

　　　“我不，大皇姐，你告诉我……”经过这一段时间母妃不在身边的日子，乐炫突然长大了许多，一定要乐心公主给他一个答案。

　　　“你先让青月姐姐给你洗个澡……”

　　　乐轩将小王弟从乐心公主的身上给扒了下来，“你自己闻闻身上的那股味道，你有多久没有洗澡了，侍候你的那些个宫女太监们呢？”

　　　“大皇兄……”原本还趴在乐心公主怀里撒娇，固执的想要一个答案的乐炫，见到乐轩之后，仿佛老鼠见了猫似儿的，立刻安静了下来，眼神却又可怜兮兮的望向了乐心公主。

　　　“炫弟，大皇姐带你去洗澡好不好……”乐心公主现在身怀有孕，母爱之心大发，对于乐炫的楚楚可怜，自然更是怜惜。

　　　乐炫没有说话，却是将手藏在了背后，他知道自己身上现在有多脏有多臭，可是没有办法，自从母妃离开后，他已经很久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了，就连吃的，也是那些个宫女姐姐和太监哥哥们想送就送，不想送他就要饿肚子，是以今天他偷偷的跑出寝宫，闻着香味，到这里的厨房偷东西吃。

　　　“来……”乐心公主站起身来，再次向乐炫伸出了手，可是没想到， 这次乐炫却是又退后了几步，甚至还想要跑开。却被眼疾手快的风少辉给一把抱住了。

　　　“大皇姐，别碰我，很脏……”乐炫的表情快要哭出来了，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这五岁左右的孩童该承受着。

　　　“现在知道自己身上有多脏了，你往皇姐身上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自己有多脏……”乐心公主听了乐炫的话，心里却很是酸楚，但仍勉强笑了笑，取笑了乐炫几句，“跟皇姐去洗个澡，洗完澡，皇姐保证你还是那个人见人爱的小炫王。”

　　　“嗯……”乐炫听着乐心公主的话，点了点头，伸出手去，想要乐心公主抱他。

　　　“皇兄也陪你去，跟皇姐一样，给你洗澡……”乐轩见状，忙一把先将乐炫给抱了起来，五岁的孩子虽然不大，但也不是皇姐现在能够抱得动的，就算勉强抱动，肯定也会累得不轻。经过这会儿的功夫，想必洗澡水早已经准备好了。

　　　“嗯……”乐炫对于自己的皇兄，还是有些害怕，但是听了乐轩的话之后，他转而将自己的手臂搂住了乐轩的脖子。

　　　“等洗好澡，咱们就来吃风伯母给准备的好吃的，好不好……”乐心公主一边询问着乐轩，一边欠意的向自己公公和婆婆施了一礼，必竟碰上这样的事情，无论是谁都会感到些许的尴尬。

　　　“炫弟，告诉皇兄，服侍你的宫女呢……”

　　　姐弟三人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和乐融融，小乐炫被放在一个浅浅的洗澡桶内，那水面刚刚没过他那纤细的小小肩膀。乐心公主和乐轩一人一旁，替这个小王弟清洗着身上的污泥。

　　　“他们都说母妃是个坏女人，都不理我……”想到这些，乐炫就委屈的想哭，“母妃不见了，没人给我洗澡，也没有人给我拿吃的，他们还都欺负我……”

　　　“他们竟然敢……”乐心公主听了乐炫的话，心中很是气愤，再加上这小小的身子上，竟然还有着几许淤青红青，一看就知道被人打过。

　　　“大皇姐……”乐轩想要站起来，再扑入乐心公主的怀里，却因为人小力弱，身体又湿漉漉的才作罢。

　　　“我去找他们算帐……”一旁替小乐炫擦洗身体的乐轩自然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小小淤青，不禁有些怒火中烧，在他的皇宫里，竟然还有这大胆的奴才，敢对他的弟弟如此无礼，想一想，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也太胆大了吧。

　　　“明天再去吧，一会儿带炫弟吃些东西去……”乐心公主轻轻的替乐炫擦试着，制止了乐轩往外走的脚步，“现在都已经是晚上了，你现在去找他们算帐，跟明天找他们算帐，又有什么不同呢……”

　　　“好……”听了乐心公主的话，乐轩虽然不是很乐意，但也不得不同意皇姐的话，必竟他们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就让那些该死的奴才们再安乐一个晚上。“那叫人把炫王寝宫里所有的宫人都看管起来，明天再去找他们算帐。”

　　　“好……”乐心公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必竟就算乐轩不说这句话，那些狗眼看人的宫人们，她也不会放过的。

　　　“大皇姐，抱……”

　　　乐炫已经有好长的时间没有好好的洗一澡，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了，刚刚他的大皇姐和大皇兄，替他洗澡，让他感觉自己还是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小王子，有着母妃和王叔的疼爱，也有着大皇姐和大皇兄的关心。

　　　“大皇姐身体不好，皇兄抱你吧……”乐轩将乐炫给抱了起来，轻轻的放在床上，给他穿上准备好的衣衫。

　　　“大皇姐怎么了？会不会像母妃一样，突然……”乐炫并不是很了解身体不好是什么意思，当初云妃和景亲王的死因，乐心公主曾向宫人们交代清楚，在炫王在前，无论是谁都不许在他面前胡说，违令者，杖毙。

　　　“不会……”乐轩斩钉截铁的告诉乐炫答案“大皇姐永远都不会像云母妃一样，她会一直守在我们身边……”

　　　“真的……”乐炫有些不太相信乐轩的话，转过脸问向正在帮自己穿衣服乐心公主，“大皇姐永远不会离开我，不会不要我……”

　　　“大皇姐能承诺的，就是守护你，直到你长成一个大男子汉。”乐心公主轻轻的拍了乐轩的头，没有给予过多的承诺，“衣服穿好了，自己把鞋子穿好，咱们去风伯母那里去吃好吃的。”

　　　“嗯……”乐炫听到大皇姐会守护他，直到他长大，才放下心来，乖乖的乐轩抱去吃饭……

　　　“父亲，母亲……”乐心公主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抱着小乐炫的皇帝乐轩，“这是我们的小王弟，炫王小乐炫，父亲母亲以后可以直呼他炫儿……”

　　　“风伯父，风伯母……”小乐炫从乐轩的身上下来，乖乖的照着哥哥姐姐教的那样唤人。

　　　“你就是炫王啊……”

　　　风夫人忙走上前，将炫王给拉到手边，仔仔细细的将他看了一遍，“刚刚风伯母没有看清楚，原来咱们的小炫王长得还是挺俊俏的一个小帅哥呢。”

　　　“谢谢风伯母的夸奖……”因为云妃的原因，再加上家中长辈与哥哥姐姐的庇护，炫王还没有学会以身份的尊卑去看待问题，别人对他好，他自然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也许，这就是云妃娘娘保护幼子一生平安的方式吧。

　　　“来吧，就等你们了，咱们准备开始用膳了……”风夫人向乐心公主点头示意，然后拉起了小乐炫，向着餐桌走起，“你就坐在风伯母的身边，好不好……”

　　　第八十七章 杖责恶奴

　　　“好……”头一次见面，小乐炫就很喜欢这位风伯母，因为她没有因为她没有对脏兮兮的自己，表现出任何的厌恶，反而还温柔的给自己拿东西吃，给了小乐炫第一视觉的好感。再加上云妃又不在他的身边，乐炫几乎就要以风夫人为自己的母亲了。

　　　“好了，大家都坐下来吃饭吧……”风易见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已经将炫王梳洗好，带了回来，自然也要开口说上两句话，必竟他才是这风家的一家之主啊，“你母亲刚刚算好时间，已经将吃的都摆上来了，就带着炫王的到来，咱们就准备开始用膳了。”对于乐炫的无意到来，风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毕竟整个皇宫这么大，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谢过母亲……”乐心公主对于此次发生的事情，自然感到很是气愤和羞愧，气愤是后宫之中，竟然还有那刁钻的奴才敢对他们的主子无礼，羞愧的是，这件事情直到今天，在这风家的家宴上才被发现，让她实在是气恼不过。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算了， 实在不必让小孩子介入太多……”风易算是替自己的老妻收下了乐心公主的歉意，当然，他还是要提点乐心公主几句，必竟乐炫现在还小，有些事情让他知道太多，会影响他心智的成长，想必这肯定不是他们所乐意见到的。

　　　“心儿明白……”乐轩公主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风易的提议，其实在她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必竟乐炫还年纪太小，实在没有必要如此早的接触成人的世界。

　　　“大皇姐，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

　　　用过了晚膳，乐心公主就吩咐青月去带炫王休息，她和乐轩还想跟风易夫妇聊聊天，听一听风易对当今天下的看法，这样也有助于帮助乐轩助理朝政，可是谁知道，乐炫却迟迟不肯跟青月离开，扭扭捏捏半天，才说出自己晚上想要跟乐心公一起睡的话来。

　　　“好……”乐心公主听到小王弟的话，低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一旁的乐轩，终于还是点了点头，应承了下来。现在的乐炫，极像当年的小皇弟乐轩，让乐心公主狠不下来，只能答应他的请求。

　　　再者说了，乐心公主看着乐轩认真倾听风易对于朝政上的见解，心里也是另有打算，既然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替皇弟在朝政上答疑解惑之人，那她也没有必要总是跟在他的身边，替他做他原本应该做的决定了。

　　　“父亲，天色晚了，我带炫王回去休息，您看……”

　　　“皇姐，那你们先回去，我还想再听听风伯父对于当今时事的见解……”乐轩开口说了一句，刚刚听风易讲当今时事的时候，他的见解很是独特，让乐轩听得有些入迷。

　　　“这……”不是乐心公主不想替自己的皇弟说话，可是现在夜色已经深了，他们明天还有要处理的事情，再者说了，老两口年纪也大了……

　　　“无妨……”对于乐心公主对于他们的照顾，风易看在眼里，心自然也是放下了，也愿意多跟这个曾经让自己颇有微词的小皇帝聊上一聊，“有少辉在，公主还是先行回宫休息吧……”

　　　乐心公主听了风易的话，自然是不好再说些什么，只能拉着乐炫的手转身离开……

　　　炫王寝宫

　　　“看来，你们还真是尽力尽力的照顾本宫的王弟啊……”一大清早，乐心公主就带着乐炫回到了他自己的寝宫，可是看到的，却是他寝宫里的那些个宫女太监们，正在厅内自行的玩耍，不但没人去管炫王昨夜有没有回宫就寝，就连御膳房里给小王子送的早膳和点心，也被他们瓜分而空，一点也没有剩下。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见过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炫王寝宫里的太监宫女都是当初云妃娘娘和景亲王亲自挑选的，除了相貌俊俏，模样机伶讨喜之外，还有一样，就是所有人都是二十左右上下的年纪，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年龄段，是云妃娘娘认为他们都是进宫的老人，能够安危活到现在，想必个个都会很谨慎小心，那样他们照顾起炫王爷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尽心尽力，只是没有想到，当初她的一个想法， 竟然会让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谨慎是够了，但是在宫廷多年，都早就练会了一双狗眼看人低的本事，云妃一旦失势，这帮人就更不把还是小孩子的炫王看在眼里了。

　　　“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照顾本宫的王弟？”看到此情此景，乐心公主气愤的不行，她有想过，这些宫人对于失势的炫王，会很是过份，但是没有想到， 会是这么的过份，无论如何，他都还是一个孩子啊，这些人对于一个孩子竟然会如此的残忍，竟然敢让她的王弟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奴婢该死……”炫王寝宫的一干奴才们，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乐心公主会亲临小王爷的寝宫，替小王爷惩治他们这帮奴才。

　　　“该死，你们既然也知道自己该死，那想必也不需要本宫再多费口舌历数你们的罪状了……”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

　　　“小王爷，我们错了，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一席话，把屋子里所有的宫女太监都给吓坏了，这公主殿下是真的想要杀了他们替小王爷出气啊，虽然他们也自知是罪有应得，但是谁不想长命百岁啊……

　　　“全部拖出去，杖毙……”乐心公主当政多年，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心软过，对于这一帮子侍候主子不力的宫女太监们，就更不会心软。

　　　“公主，饶命啊……”

　　　“小王爷，饶命啊……”

　　　听到乐心公主对他们的惩罚，所有的宫女太监们又开始呼天抢地的求饶了起来，希望能够因此换得乐心公主或是小王爷的一丝怜悯。

　　　“大皇姐……”

　　　乐炫躲在乐心公主的身后，一直生活在母妃庇护下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心中很是害怕，“大皇姐，你是要把他们通通打死吗？”

　　　“他们没有好好照顾你，大皇姐自然就要处罚他们……”乐心公主低下身子，蹲在了乐炫的身边，“等回头大皇姐再挑几个宫女姐姐，来陪你好不好……”

　　　“可是……”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乐炫的小脸蛋上有一丝丝的为难，在他的心中，大皇姐可是最厉害的，比景王叔还要厉害，因为大皇姐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会，不像景王叔，平日里只跟母妃在一起，都不陪他玩。

　　　“可是什么……”对于小乐炫的为难，乐心公主自然也是看到了，她很想知道，以他这小小的年纪，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感到很是为难。

　　　“他们都曾经陪我玩，照顾了我好久好久……”一想到，大皇姐要惩治他们，他就再也见不到这些宫女姐姐和太监哥哥了，小乐炫心里就很是难受，至于他们这几天的不好，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那炫儿想要怎么办？”乐心公主很是惊奇，她没有想到，小王弟的意思，竟然是相要替他们求情，要知道，这帮人曾经不好好照顾他，不给他衣服穿，还不给他饭吃呢。

　　　“大皇姐打他几板子就好了……”乐炫还认为这样的处罚已经很是厉害了，必竟在自己不听话的时候，母妃和景王叔没少拿板子吓唬他，而且那板子的滋味，他也是尝过的，确实很疼很疼。那还是母妃刚刚离开他，他不听话，吵闹着，跟这帮宫女太监们要他的母妃，才被几个胆大的小太监给打了板子，“就像炫儿不听话时，他们打炫儿那样……”

　　　“他们打了你板子……”原本想要顺着小王弟的意思，这几个小太监，打上几板子，也就算了，可偏偏乐心公主又从小王弟的嘴里，听到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个宫女太监们，实在是太胆大妄围了，竟然敢……要知道，这个小王弟，就连她都还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呢。

　　　“嗯……”小小的年纪，乐炫还没有学会说谎，或者应该说，在这个宫廷之中，因为有着母妃的庇护，再加上哥哥姐姐的疼爱，他一直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母妃出事的那一天，才知道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很是残酷，但并没有影响小乐炫善良的本性。

　　　“那他们就更该死了……”乐心公主从自家小王弟的嘴里得到确切的答案，心中的怒气更是无法控制，无视那跪在地上一干人等的苦苦哀求，向着一旁的侍卫道：“拖出去……”

　　　“公主饶命啊……”

　　　“公主饶命啊……”

　　　“小王爷，请救救我们啊……”

　　　第八十八章 稚子善言

　　　“大皇姐……”听着众人的苦苦哀嚎，再加上那木棍打在身上的声音，让小乐炫很是害怕，“大皇姐，他们很痛啊，你就饶了他们吧……大皇姐……”

　　　“停……”听着小王弟的话，看着他眼里的恐惧，乐心公主伸手示意行刑的人停了下来，“你很想饶过他们……”

　　　“嗯……”看着大皇姐严肃的表情，小乐炫怯怯的点了点头。

　　　“好吧……”不知道为何，看着小乐炫那童真的脸上写满了惧怕，乐心公主终于不再坚持一定要把这些个不敬主子的宫婢给杖毙，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也许她想起自己腹中还有一个小小的骨肉了吧，“大皇姐答应你，不打他们了，但是这皇宫他们是不能再待了，过几日，就将他们撵出宫去吧……”

　　　“撵出宫，是不是我就再也见不着他们了……”小乐炫还不太清楚这个‘撵’字是什么意思，不确定的想要询问一声。

　　　“难不成你还想要再见到他们……”

　　　“……”对于大皇姐的问话，小乐炫有些无言以对，只是摇了摇头，这些人以前对他那么好，现在对他又那么坏，他怎么会想再见到他们呢。

　　　“那就好了，回头大皇姐再找几个漂亮的宫女姐姐来照顾你，可好……”得到了小乐炫的回应，乐心公主心中还是舒了一口气，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这个小王弟，还有一点点儿的小脑筋，不把对自己不好的人，留在身边，单单这一点，就能证明他并不是单‘蠢’的善良，不会将自己处于危险之地。

　　　“嗯，我听大皇姐的……”只要那些人不像母妃那样死掉，小乐炫并不介意他们去了哪里，或者说又有谁来照顾自己。

　　　“炫弟真乖……”乐心公主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脸上有着淡淡的，却又似有似无的笑意……

　　　“青月，把炫王带到风夫人那里去玩……”

　　　用过了晚膳，乐心公主看了看被自己唤来的乐轩，又看了看刚刚一旁独自玩耍的小王弟，终于还是下了决心，吩咐自己的贴身侍婢，将炫王带走支开。

　　　“是……”青月点了点头，遂上前哄着炫王跟他一起离开。

　　　“皇姐，这……”乐轩虽然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皇姐为何昭自己前来，但是对于小王弟的事情，他还是很是用心的，再加上今天小王弟寝宫里发生的事情，也早有人通知了他，是以他并不明白自己的皇姐为何找自己，难不成还要把今天在小王弟寝宫里的事情，再跟他讲一遍。

　　　“跟我走吧……”乐心公主打断了乐轩的胡思乱想，站起身来，径自向外面走去。

　　　“皇姐，我们去哪里……”乐轩听了乐心公主的话，自然是乖乖的跟着自己的皇姐步伐，反正不管皇姐让他做什么，都会有皇姐的道理。

　　　“皇姐，这……”

　　　乐心公主带着自己的皇弟来到御花园的一处假山之中，乐轩看着这熟悉的景色，有些知道乐心公主想要做些什么了，不禁想要开口阻拦，要知道，这假山之处，可是有一座密室，那里面关着的可正是那失身失贞的云妃娘娘。乐心公主的这个举措，让乐轩有些不知所措。

　　　哪曾想到，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的皇弟去将那密室的机关打开，有些事情，虽然不能不让他知道，但是有些事情，乐心公主还有有着决定权的。

　　　“皇姐……”乐轩还想要做最后的挣扎，要知道在景亲王畏罪自尽的那一天，他们皇家就已经大昭天下，说云妃娘娘也已经畏罪自尽，然后就把人给关了这里，这皇姐的举动是要……

　　　“打开……”对于乐轩这拖拖拉拉，一点也不干脆的举动，乐心公主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怒瞪了他一眼，又低声喝了一声，让乐轩把门打开。

　　　“打开就打开……”乐轩看着皇姐脸上渐渐浮现的怒气，很是有些无奈，皇姐以前不是这样的啊，难不成是因为成了孕妇的关系，想到这里，乐轩一边用手去扳动那密室的机关，一边还有眼睛偷瞄乐心公主的小腹之处，那里可是有着他的小外甥呢。

　　　“想什么呢……”乐心公主用脚指头猜，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皇弟现在在想些什么，忍不住面色羞红，拍了他的后脑勺一巴掌，“快点把这里打开，你跟我一起下去。”

　　　“好……”乐轩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反正听皇姐的肯定没差，不过是个失身失贞的妃子，关不关起来，对他也没多大的用处，就算是放她出来，难不成她还能翻出天来不成……

　　　“云妃娘娘……”

　　　乐轩扶着自已的皇姐，走过那陡峭的密室楼梯，来到了这皇宫之中的地底深处，那里有着一个石制的密室，而当初的云妃娘娘如今就关在那里。

　　　“见过皇上，公主殿下……”云妃一袭素衣，在见到乐轩和乐心公主之后，从从容容的下跪行礼，虽然被关在这密室里并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已经足够让她变得安静下来，不再哭闹着，想要替景亲王殉葬。

　　　“看来，在这里住的这段日子，你想通了不少……”早有看守云妃的暗卫给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搬来两张凳子，让他们坐了下来。

　　　“奴婢自知罪孽深重，愿意继续在这里潜心悔过……”云妃对于乐心公主的问话，回答得不卑不亢，很是镇定，完全没有了当时替他们执掌后宫之时的唯唯诺诺，再者说了，此次皇帝陛下和公主殿下前来，她也不会天真的认为，他们是来放自己出去的。

　　　“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就好……”对于云妃的不卑不亢，乐心公主脸色渐渐舒缓开来，“你可以继续悔过，但是不是在这里……”

　　　“皇姐……”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乐轩还真是惊叫了一声，不关在这里，难不成皇姐还想要把这位云妃娘娘给放出去不成？

　　　“公主殿下……”不但乐轩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感到惊讶，就连云妃娘娘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也很是震惊，公主殿下让她继续悔过，却不是在这里，难不成公主殿下改变主意，想要成全她与景亲王不成？

　　　“云妃娘娘当初想要寻死之时，心中可有曾挂念过自己的骨肉……”问这句话的时候，乐心公主却是将手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之外，那里有他和她的骨肉，她不敢出宫去看他，就怕知道他现在的惨状之后，自己会撑不下去，只能如泄愤一般，提前将景亲王的势力一一拔除，来泄自己的心头之恨。

　　　“我……”对于乐心公主的这个问题，云妃娘娘却有无话可说，她不想撒谎，也不敢撒谎，因为在景亲王服毒自尽的那一刻，她真的很想就这样跟着王爷去了，丝毫没有记起自己还有一个幼子，需要好好照顾，才能长大成人。

　　　“我虽然曾吩咐宫人，好好照顾炫王弟，但因为身子不适，再加上还要帮皇弟处理景王叔的残党余孽，还是疏忽了……”想到小乐炫小小年纪，就曾经饱受饥寒之苦，乐心公主的神色就很是愧疚。

　　　“炫儿，炫儿他怎么了……”看着乐心公主的神色，云妃娘娘察觉到了不对，她身为母亲的那颗心不禁揪了起来，忍不住连连向着乐心公主叩头，“公主殿下，求求您告诉我，炫儿……炫儿他怎么了……”

　　　“云妃娘娘还关心吗？”对于云妃的举动，早在乐心公主的意料之中，但她还是淡淡的问了一句。

　　　“公主……”一句话，说得云妃娘娘无地自容，跪伏在地上不敢起身。

　　　“皇姐……”对于自家皇姐的咄咄逼人，乐轩也有些看不过眼，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又何必总是拿出来旧事重提呢。

　　　“罢了罢了……”乐心公主也知道总是旧事重提不好，她此番话问出，不过是想给云妃娘娘敲一记警钟，凡事总要多方面着想。“既然云妃娘娘当初已经与景王叔一同自尽，那今日本宫便再赐你另一个身份，他日就以炫王的贴身嬷嬷出现吧……”说着，乐心公主还看了乐轩一眼，想要问问他，对此安排可有什么意见。

　　　“多谢公主殿下……多谢公主殿下……”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云妃娘娘面露感激之色，忙连连向乐心公主磕头。

　　　“给起个什么名字好呢……”乐心公主按了按自己的眉心，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棘手，。

　　　“就叫做悔娘吧……”乐轩对于自己皇姐的安排，可是没有丝毫的异议，当初他也是从小王弟那么大走过了，如果没有父皇的疼爱，再加上皇姐的时时庇护，还有云妃娘娘的细心照顾，想必他也不会小王弟好到哪里去。“不过，为了皇家的颜面，云妃娘娘可不能再以真容出现……”

　　　“悔娘谢皇上赐名，一切听从皇上和公主殿下的安排……”云妃娘娘，不，现在该唤做悔娘了，对于乐心公主和乐轩给自已的安排，内心真的是充满了感激，只要能够再次见到自己的王儿，无论让她做什么她都乐意，更何况只是改名换姓，不以真容示人……

　　　第八十九章 乳嬷悔娘

　　　“公主殿下，炫王殿下又来了……”

　　　每到一大早，乐轩还没有下早朝的时候，小乐炫就会过来找自己的大皇姐，想要跟她一同用早膳，年纪还小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严重打扰了大皇姐的休息。

　　　“嗯……”原本还睡得有些迷糊的乐心公主，听到青月的提醒，淡淡的应了一声，却还是不愿起身，昨晚进密室安排悔娘的事情，让乐心公主休息的太晚，再加上怀有身孕的关系，本来就感觉越睡越不够，是以乐心公主，现在根本就不想起床。

　　　“公主，炫王殿下在等您用早膳……”对于这几日炫王殿下一早就来报到的事情，青月真不知道是该厌恶还是该感谢那小小人儿的打扰，厌恶吧，是因为每日因为炫王的到来，乐心公主就要强打精神，拖着初怀有孕的身体，去照顾那小小的人儿，可是说到感激呢，那是因为炫王的这几日的报到，公主殿下都会勉强自己用下一些早膳，让青月对于她虚弱的身体，也能稍微放心一些。

　　　“知道了……”听到青月的再次呼唤，乐心公主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早膳准备好了吗？”

　　　“炫王殿下一到，奴婢们就把早膳给备上了……”

　　　“那好，扶我起身吧……”已经没有赖床的理由，让乐心公主不得不坐起身来，让她这贴身侍婢侍候着，“一会儿，派人去把木枫给请进宫来，就说本宫找他有事。”

　　　“公主殿下不舒服吗……”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青月很是担心的问了一声，必竟她家的公主殿下现在身子不方便，而那位木枫木大夫每次进宫可是专门替公主殿下调理身体的。

　　　“我没事，是我另上有事想请他帮忙……”对于这宫里的事情，乐心公主可是很少有事瞒着青月，但是也没有把此事如实相告，必竟没有多少时间，她就要替自己易嫁到漠北国，对于这金元皇宫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

　　　“是……”

　　　“公主殿下找你什么事……”

　　　乐心公主派人找木枫进宫的时候，木枫恰恰又呆在韩诺城外的别庄里，替风少轩在诊着脉膊，以期能够想出办法，让因为受重伤而沉睡不醒的风少轩给醒过来，否则的话，等乐心公主坐在远嫁漠北的花嫁，到时候风少轩的老婆孩子可就都没有了。

　　　“不知道……”刚刚接到乐心公主的宣见，木枫现在还是一头的雾水，他根本不知道乐心公主此次急匆匆的进宫，到底是所为何事，“我前几日进宫替公主殿下把脉的时候，她的身体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已经没有大碍了，只要每日服下安胎的汤药即可啊……”

　　　“也许有别的什么事吧，你快收拾一下，速速进宫吧……”韩诺听到木枫的话，脸上有了一丝丝的担忧，不知道这公主殿下昭令老二进宫，到底所为何事，难不成是她的身子有什么异常不成……

　　　“知道了……”木枫心里跟韩诺想的可是一样，生怕乐心公主宣自己进宫，是因为她玉体不适的原因，必竟现在乐心公主的身体不同于常人，除了身怀有孕之外，再有的就是她本身的体质就不好，气血两亏，本就不适宜有孕，可因为公主殿下身虚，再加上老三风少轩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亲子，让他根本不敢多言，还有一个秘密，在他的心中，不敢同别人讲，那就是乐心公主的怀胎，凭脉相上来看，她最少怀的可是双胎，这不得不让木枫又多加了一些小心，却又不敢对人言，因为就算他能够保乐心公主平安的到产期，可是以公主殿下那虚弱的体质而言，生产之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知道公主殿下找我所谓何事……”木枫心里也是担忧，匆匆的进了宫廷，见到了乐心公主安然无恙的坐在凳子上，心中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不管为什么事，只要不是乐心公主的身体有事就好。

　　　“你们都退下吧……”乐心公主见到木枫的前来，心中也算是松了一口气，挥手示意自己身边的宫婢太监们都离去，她跟木枫谈话的内容她可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必竟这里还是皇宫，不是什么普通的地方，人多嘴杂，谁能担保哪天不会有人坏了她的事。

　　　“公主殿下，这……”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木枫就更是不解了，他是一名大夫，替人行医看病是他的职责，可是现在公主殿下气色红润，不像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啊，那公主殿下把自己宣进宫来，又是所为何事呢。

　　　“不用胡思乱想了……”乐心公主看着木枫一脸深思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思虑自己此行把他昭为的目的，不禁暗自摇了摇头，难不成他还担心自己会害他不成？“我请你来，主要是想问你一件事情，或者说求你帮个忙。不知道你……”

　　　“公主有什么事情，直接吩咐就好……”对于乐心公主的客套，木枫还真是有些不太适应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乐心公主如此的低声下气，对着自己竟然还用了一个‘求’字。

　　　“你跟我来……”乐心公主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所求，而是将木枫带到了御花园的假山之下。

　　　“公主殿下，这……”一路行来，木枫还没有想到乐心公主到底想要做些什么，而且为什么这御花园里会是如此的冷清呢，话说现在的皇帝还没有纳后封妃，可是为何那宫婢太监也没有瞧见几个呢……

　　　“请……”乐心公主可没有时间去理会木枫的胡思乱想，而是将密室的机关直接打开，示意木枫进去。

　　　“这……”看着那黑黝黝的密室入口，木枫有些迟疑，他实在是不知道乐心公主此举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难不成宣自己进宫，就是为了参观这密室，又或者说，公主殿下想要将他关在这密室之中？可那又是为了什么呀？

　　　乐心公主见木枫迟迟不肯进那密室，只能无奈的先自行下去，必竟那密室的入道之处的台阶可是非常陡峭，她原本还想让木枫先走一步，自已跟在身后以防万一呢，哪曾想，这位木家的大公子又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竟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公主……”木枫见乐心公主已经先行走了下去，自然不好意思在这里再暗自揣测，只能无奈的跟在后面，却又时时暗自警惕，以防万一什么……

　　　“你看看，可有什么办法改变她的容貌……”行至一间密室的门口，乐心公主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她找木枫前来，也确是为了此事，必竟这已经更名为悔娘的云妃娘娘可是这皇宫里的大红人，虽然已经昭告天下，她已经跟景亲王殉情一事，可那就代表这位云妃娘娘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想要将她放出去，好好照顾小王弟，也不能将她的真面目示人，如果以面纱遮面，那可是最下下之策了。

　　　“这……”对于乐心公主的要求，木枫感到很是奇怪，可是当他看清楚屋子里的那个女人之时，却又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这不是云……云妃……娘娘……她……”

　　　“她现在不是云妃了，是悔娘……”乐心公主看了一眼木枫，再一次诉说着云妃娘娘新的身份，“我想请你做的，就是尽量改变她的容貌，好让其他人引起不该有的错觉。”

　　　“直接送出宫不就好了吗？”木枫对于乐心公主的要求很是不理解，既然怕别人知道这位‘悔娘’的身份，那直接入出宫，找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再重新来过，不是更好？

　　　“炫王年纪尚幼小，他需要要一个细心的教养嫲嬷贴身照顾，而悔娘，无疑是最佳的人选。”看着木枫，乐心公主将自己的这个打算毫无保留的托盘说出，“我想，这世上也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她对炫王的细心了。”

　　　“所以公主殿下是想……”木枫听着乐心公主的打算，自然是明白了她为何一定要自己想办法替这个悔娘改头换面了，

　　　“就是不知道木公了有没有办法，肯不肯帮这个忙了……”

　　　“公主殿下既然已经开了口，就算暂时没有办法，我也会尽力早点想出办法来……”对于乐心公主的这个要求，木枫算是应下了，既然公主殿下和皇上都可以如此大度，那他又为什么不能成人之美呢。

　　　听到这里，悔娘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的跪了下来，对着乐心公主和木枫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一是感谢乐心公主为自己的事情费心，还向神医世家的长公子木枫讨这个人情，二是为了感谢木枫，他既然肯替自己想办法，那么相信再过不了多久，她就又可以见到她的炫儿……

　　　乐心公主和木枫可是没有理会悔娘的这个举动，直接转身离开了，至于悔娘她跪就要她跪吧，如果不是当初她做错了事情，失贞失节，今日也不必让他们如此的大费周章了。

　　　第九十章 夜探皇宫（一）

　　　“他怎么样了……”

　　　走出密室，见到那缕灿烂的阳光，乐心公主突然幽幽的问了这么一句。

　　　“还好，伤势虽然重，但是也在慢慢的回复，只是……”乐心公主的一句话，木枫自然是知道她想要问些什么，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到了最后，却是又有些无话可说。

　　　“还是没有办法清醒过来，是吗？”乐心公主对于风少轩的伤势，只知道伤得很得，却不知道到底伤的有多重，因为每次风少辉从城外探视回来，只是说他大哥的伤势正在慢慢的恢复，其余的就再也不肯多说。

　　　“再多调奍一段时间，也许就可以醒过来……”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木枫却也有几许的不肯定，必竟老三的伤，实在是伤得太严重了，如果不是老三的意志坚定，再加上他又抢救的及时，恐怕这个世界上，早已经没有风寨的寨主——风少轩这个人了。

　　“我能去探望吗……”乐心公主问得是小心翼翼，虽然自打听到那个臭男人受伤的消息，她就很是着急，也很想去看看他，但不管是谁，包括风少辉和她的皇弟，都不想让她涉足冒险，除了景亲王的势力余孽之外，再有的，就是她身怀有孕，见不得血气。

　　“再过一段时间吧。”对于乐心公主的要求，木枫很是清楚，但是关于这个要求，他可不敢轻易的应承下来，乐心公主为什么没有在知道老三受伤的时候，就前去探望，他很是清楚，可是现如今，老三的状况也没有比先前好上多少，就此让她前去，木枫就算是身为神医世家的传人，也不敢要包票乐心公主见到老三之后，她的身体不会出什么状况。

　　“就怕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啊。”乐心公主听到了木枫的拒绝，也不多说什么，既然连身为神医世家传人的木枫都不想让自己前去，那她就先安心的奍胎吧，总有一天，她会见到那个该死的臭男人的，不管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公主殿下真要跟漠北王和亲……”对于皇室下的这个决定，木枫总是感觉里面也许会有些猫腻，可是却又没有办法查探出来什么不对劲来。

　　“不是我要跟漠北王和亲，而是咱们金元要跟各方邦国联姻，而漠北的漠北王却是一个最佳的人选，文才武略都称得上是上上之选……”乐心公主并不想让青月易嫁的事情太多人知道，是以没有正面回答木枫的问题，虽然到了将来，这个秘密肯定瞒不过韩家和木枫，但是能够瞒得一时是一时，在青月嫁给漠北王之前，还件事情还是尽量隐瞒的好。

　　“可是你的身子……”皇家下的决定，木枫自问还是没有置疑的余的，他现在只是想问，这位金元的公主殿下是打算如何带着身孕嫁给那位漠北王的呢？

　　“无妨，他早已经看出端倪……”乐心公主只是淡笑的摇了摇头，存心逗弄着木枫，谁让他们当初在风寨的时候，都过太粗心大意，忘了那位漠北王是跟着谁去的风寨，甚至还在风寨里住了几天，有那几天的时候，身为漠北之王，看到这金元的凤凰公主，又怎么会不详加探查里面的隐情呢。

　　“这……”乐心公主的几句话，让木枫真真的再也没有置疑的理由，那阻止的话，也让他说不出口，心里真真抱怨，这个死老三，偏偏在这个时候受重任昏迷，还一直沉睡不醒，要知道再这么睡下去，他的老婆孩子可就都没了……

　　自己没有好的对策，木枫离宫之后，就又直接奔了韩诺城外的宅子，向自己的这位结拜兄长讨主意去了。

　　“……老大，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一到了韩诺的地盘，木枫首先把他身边的那些个护卫仆人都给支了开去，然后对着韩诺把自己今天在宫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将云妃娘娘变成悔娘的事情，还算好说，公主殿下想要见老三的事情，再过几天也好办，可单单这金元和漠北的联姻，让这两个大男人感到有些棘手。

　　“……”听着木枫讲的事情，韩诺也是愁眉紧锁，他并不怀疑木枫话里的真实性，因为他曾经暗中派人查探乐心公主下嫁漠北王的事情，从宫中的筹备，还有朝廷礼部给公主殿下备下的陪嫁来看，这件事情恐怕已经无法挽回了。

　　“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啊……”木枫对着别人，或许还会好些，但是对着韩诺，可就让人觉他是一个急性子了。

　　“你想让我说什么……”韩诺没好气的瞪了木枫一眼，“该说的你不是都已经说了吗？”

　　“那总要想想办法吧，老三必竟也是咱们的兄弟啊，真让公主殿下就这么……”木枫心有不甘，向着韩诺报怨着，虽然平日里他总是和风少轩打打闹闹的，但是兄弟几个的感情确实不错，也实在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乐心公主嫁往漠北啊，那可是老三的老婆啊，如果风少轩哪一天醒过来，让他们该如何向他交代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看着木枫的亲子，韩诺就感到有些心烦，这种事情，难不成还需要他的提醒不成，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过是一介商人，就算是富可敌国，那也是一介商人啊。不过，也许……想到一个可能性，韩诺下了一个决定，“看来，我得往宫里走一趟了……”

　　“去宫里……”木枫不是很明白韩诺的这句话，他去宫里做什么？要知道这金元的皇宫可算是戒备森严，除了有品级的官员，一般是没有办法进入这皇宫的，要不然，就是他这种精通一样事情，得到皇家特诏的人，否则想要进宫，那可是难上加难。“可是得不到皇上和公主的诏见，老大，你又怎么进宫啊？”

　　“谁说一定要得到他们的诏见……”韩诺没好气的回了木枫一句，跟这几个兄弟结拜，他突然发现，这肯定是他这一辈子最赔本的买卖啦。

　　“老大，你疯了……”对于韩诺的决定，木枫直接认为自家老大的脑子有问题了，皇宫是随便闯的吗？

　　“我没疯……”韩诺的神情很是镇定，“我只是想通了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往宫里走一趟，去问问咱们的老四兄弟。”

　　“可是……”木枫还是觉得韩诺的这个提议很是疯狂，万一被宫里的侍卫发觉，而他们那个结拜四弟又没有及时赶到的话，到时候，恐怕就……

　　“你也太小看我了……”韩诺对于木枫的担忧嗤之以鼻，“皇宫里的那些个侍卫，能够挡住我的路？再说了我又不是硬闯，只是想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潜到宫中，问问老四，看看公主殿下到底是个什么打算……”韩诺可不认为自己的本领连皇宫的那些个侍卫都打不过，虽然他根本没有闯过皇宫，跟他们交过手。

　　“躲过了明处的护卫，还有守卫皇宫里的那些个暗卫啊，我可不认为他们能够让你顺顺利利的见到老四……”木枫还是心存忧虑，“暗卫……”提到这个，木枫突然想起了老三的那个亲弟弟，那个可是暗卫的头子，也算是皇宫里的地头蛇吧。“要不，咱们等少辉来看老三的时候，跟他谈谈，再讨论一下，进宫的事宜？”

　　“你认为咱们还有那时间吗？”对于木枫的这个提议，又被韩诺给打了回票，先不说风少辉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来看一眼他这个身受重伤的哥哥，就算是来了，他们也不见得能够见到他，只能从风少轩藏身养伤的密室之中的珠丝马迹里，能够看出些端倪，再者说了，谁能保证就算是风少辉来了，他就能同意还自己进宫吗？要知道，离这天下恩科大开的日子，可是越来越近了，那就代表着，离公主殿下和亲远嫁到漠北的时间也就不远了，他们还有那个时间等待吗？

　　　“可是老大……”不管发如何，木枫都想阻止韩诺这个疯狂的举动，但是无论他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阻止，韩诺都有办法反驳，让他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决心已下……”终于韩诺厌烦了木枫的唠唠叨叨，挥挥手示意他闭嘴，接着又从自己的袖子中取出一份地图，“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我已经让人弄出来皇宫的地形图，只要我小心行事，是不会惹出什么乱子的，”

　　　“那我陪你一起……”说什么，木枫是也不会让韩诺单独冒这份险的。老三现在已经是重伤昏迷不醒，如果老大夜探皇宫，再出点什么问题，他还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你还是把公主殿下交代的事情办好再说吧。”韩诺可不想带着木枫一同前往，此等危险之事，参与的人可是越不越好。“老三曾经说过，公主殿下不喜苦药，你如若没有事情可做，不妨多多看看医书，帮公主殿下调几丸养身安胎的药丸……”

　　　第九十一章 夜探皇宫（二)

　　　深夜时分

　　　韩诺还真是说到做到，竟然真的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到这皇宫之中来找乐轩。只见他小心翼翼的躲过一个个明岗暗哨，费了不少的功夫，终于摸到了乐轩这个皇帝的寝宫。心里正在暗喜，准备偷个空，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进去，却突然感觉了身后有些不对。

　　　“好玩吗？”风少辉没好气的瞪了自己亲大哥的结拜兄长，“夜闯皇宫，是不是感觉很有成就感？”

　　　“少辉……”见到来人是风少轩的弟弟，韩诺自然也是放下了心中的戒备，“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嘴里虽然问着，但是韩诺也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我找皇上问些事情，看看公主殿下和漠北……”

　　　“停……”不待韩诺说完，风少辉就打断了他的话，转身向自己身后的暗卫说道，“你们都下去，此事交给我来处理。”风少辉的话刚一说完，只见他身后的那群暗卫瞬间又消失在这茫茫夜色之中，仿若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打发走了自己身边的暗卫，风少辉没好的又瞪了韩诺一眼，“夜闯皇宫，难不成韩大掌柜的以为我们暗卫都是吃干饭的不成？”

　　　“那你们……”

　　　“在你刚刚进入内城不久，就有暗卫发现了，如若不是发现你的暗卫认得你，知道你跟皇上的交情，你以为你能够安然的走到这里？”头一次，风少辉觉得这富甲天下的韩大公子天真的可以，这皇宫竟然也敢乱闯……

　　　“不闯也不成啊，我只是一介草民，如果不趁着夜色闯入皇宫的话，那我又该如何见到皇上呢……”对于此次夜闯皇宫的事情，韩诺并不后悔，人生就如一场赌赙，如果他不夜闯这皇宫，又该怎么见到乐轩呢……

　　　“寒夜，让韩大哥进来吧……”

　　　就在韩诺和风少辉还在针锋相对的时候，刚刚睡下不久的乐轩，又爬了起来，坐在一旁的软椅之上，向着门口喊了一句，“你也进来。”

　　　“见过皇上……”进到乐轩的寝室之内，韩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下跪向乐轩行礼，就算他跟乐轩是结拜兄弟，可是君是君，臣是臣，该有的规矩，一个都不能少，更何况他还算不上是臣，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呢。

　　　“韩大哥……”见到韩诺跪下，乐轩忙上前将他扶起，先不说他是自己的结拜大哥，就说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这一项，他又怎么可能让韩诺真的向他跪拜呢。“韩大哥，快起来，都是自家兄弟，不必多礼……”

　　　“可是……”韩诺想再说些什么，可又不好违背乐轩的意思，只好顺着他的手势站起来。

　　　“大哥，怎么想起进宫了……”这个问题，乐轩问得很是认真，要知道，当他刚刚回宫的那几天，他曾经派人去请他这个结拜的大哥和二哥，可那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小老姓，自由自在惯了，实在是不想介入这官府的是是非非之中，他当时无奈，只好免掉了他一半的赋税，以报答他和木枫当初的救命之恩。“难不成有什么事情……”

　　　“皇上……”韩诺拱拱手，刚想要说些什么，却被乐轩挥挥手道，“老大，朕还是比较喜欢你喊朕老四，这样听起来，咱们还是兄弟。”

　　　“这……”韩诺对于乐轩的要求有些迟疑，他一向不喜欢跟官府打交道，除了这无意中救的这个结拜四弟，可他要是一个普通的官家子弟也就罢了，再者不行，是个高官也成，可他偏偏是这金元的九五之尊，一时之间到是让韩诺有些举棋不定。

　　　“怎么大哥不肯认我这个四弟啦？”对于韩诺的迟疑，乐轩自然是看在了眼中，是以开口问了一句，他可没有忘记，当初大皇姐跟他说的话，对于他失忆之时结拜的这几个兄弟，一直是有礼相待，除了他们背后代表的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家子嗣单薄，他很是希望能够几位兄弟帮趁着他管理这个天下。

　　　沉思了半晌，韩诺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色，不再因为对面站着的是这金元的帝王，而显得唯唯诺诺，“既然如此，那我就却之不功了，”韩诺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表示自己对于乐轩的言谈举止还是很欣慰的，虽然不是很乐意接受他身为帝王的身份，但是对于这个四弟，他还是要认下的。“我此次偷偷进宫来，确实有一件事情想要找你问个仔细……”

　　　“老大，想要问些什么？”见到韩诺并没有拒绝自己的示好，乐轩简直高兴的想要蹦起来，但是他不能，他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就算是想要真情流露，他也不能直接跳脚，以示自己真的很是高兴。“不管老大想要问些什么，咱们坐下来慢慢聊。”说着，乐轩伸手扯住韩诺黑色锦衣的衣袖，将他拉至在桌子旁。

　　　“你身在风寨之时，没有忘记凤凰公主殿下已经下嫁给你三哥风少轩了吧？”韩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此事情委婉的问出，必竟有些事情也不是身为帝王他就可以一个人决定的，如若不然，也不会出现今天这公主殿下要远嫁漠北和亲的事情了。

　　　“这我知道……”乐轩听到韩诺的话，眨了眨眼睛，示意自己很是清楚这个问题，“当初我重伤失去记忆，还替皇姐送了一份我这辈子都不敢送的贺礼呢……”对于这个问题，乐轩可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敢发誓言，如果他没有失去记忆，送他几个胆子，他这个一国之君，也不敢把自己未来姐夫的红颜知己当成是贺礼给送到她的面前。

　　　“这事就先略过不提……”对于当初老二木枫的恶做剧，韩诺是不想再提，如果当时他们知道老三强娶的是那乐心公主，恐怕送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会做出这样的恶作剧，但是既然此事情已经过去，而公主殿下也没有追究，那他们就更是绝口不提了。“我想问的是，你既然知道公主殿下已经跟老三成了亲，那怎么又……”对于乐心公主和亲远嫁漠北的事情，就算是精明如韩诺，也始终猜不透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就想到大哥肯定是为了此事，才会深夜入宫的……”对于韩诺质询，乐轩沉默了半晌，终于还是说了出来，“当初皇姐成亲之际，遭人抛弃，而父皇又不久后驾崩，不管是宫内和宫外，都乱成了一团，是以皇姐才跟当初那些来庆贺公主成亲的使臣们巧妙周旋，除了从景王叔手中替我夺回一定的皇权之外，再有就是想替我争得更多的支持，虽然当时我早已经是太子，但是景亲王毕竟……”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当初老三并没有抛弃公主殿下啊，他是被人陷害才……”对于乐轩的说法，韩诺忍不住想要替风少轩开脱，必竟当时无法跟公主殿下风风光光的成亲，也实在是老三的一件撼事呢。

　　　“大哥……”对于韩诺打断自己的话，乐轩并不着恼，但是对于他的话，他这个一朝帝君却也是不敢苟同，“不管当初三哥是不是故意的，还是遭人陷害，都已经让我们皇家颜面尽失了……”

　　　“这……”

　　　“皇族中人，最重的还是颜面，这一点儿无论是谁都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这跟公主殿下远嫁漠北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本父皇就身染重病，这次风家成亲之时，不见新郎，自然是大怒，然后就……”有些话，乐轩不想把话说得太白，但是他很清楚，刚刚几句话，想必他这位兄长，已经很是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皇姐为了安抚那些个蠢蠢欲动的各国来使，是以国君新丧，幼主登基之名，与他们订下了五年之约。“

　　　“这……”对于乐轩所讲的事情，韩诺早就很是清楚，但是他又不好催促乐轩，直接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只能耐着性子等他继续往下说。

　　　“皇姐趁着这五年时间，劳心劳力的替我从景王叔夺回了不少的权势力，是以景王叔对于大皇姐，始终是面和心不各，而我却因为年幼，没少给大皇姐扯后腿。”

　　　“那……”韩诺还是想说什么，没料到乐轩几乎不给他插嘴的机会，又接着说道，“不过，因为有着云妃娘娘在，景王叔并没有机会在日常饮食中给我们找些什么麻烦，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朝堂之上给我们找些麻烦，让我们出出丑丑而已，当然景亲王叔更是对当年跟各国来使订下的五年之约，念念不忘，是以才有了大皇姐凤台选婿，远嫁和样到漠北的事情……”

　　　第九十二章 夜探皇宫（三）

　　　“你真要公主殿下远嫁漠北……”差一点，韩诺就忘记了自己偷偷的进宫，到底是所为何来，无非就是想替自己的结拜三弟讨一个说法，谁让人家是乐心公主正牌的夫君呢，“你可别忘了，公主殿下已经嫁给了老三，而且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

　　　“这个……”对于韩诺的指责，乐轩真的感到很是为难，不知道该不该把易嫁的事情告诉他，可是这件事情却是属于机密，没有大皇姐的一声令下，他还真不敢把他们的打算告诉韩诺呢。

　　　“什么这个，难不成，你们……”对于乐轩的吱吱唔唔，韩诺却是领会错了他的意思，心中更是惊讶。

　　　“关于这个，大哥就不用操心了，我跟皇姐另有安排……”明天一早，还是早早的告诉大皇姐一声吧，看看大皇姐要不要把和亲易嫁的事情告诉他这个兄弟，不然的话，还真是叫他有些为难呢。

　　　“你……”韩诺看着乐轩为难的神色，再想起宫中替乐心公主准备的嫁妆，以及那坊间的传言，都让他不得不怀疑乐心公主是真的要远嫁漠了，可要是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他又该怎么向老三交代呢……

　　　“这也不早了，大哥是今天晚上宿在宫中，还是……”看到韩诺脸上那显而易见的怒火，乐轩自然是无话可说，忙转移话题。

　　　“不了，我还是早早的回去吧……”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韩诺的语气显得很是生硬。

　　　“哦……”乐轩自然是不再多说些什么，只是从身上取下一个令牌，“大哥，这是他日你出入宫廷的信物，当初就想要给你的，可是我见你只是醉心商贾，并不想要跟官府过多牵扯，是以就没有给你，今日既然大哥来了，那这个令牌大哥就收下吧，以后千万不要再夜探皇宫了。万一哪个侍卫不长眼……”

　　　“知道了……”韩诺也不客气，接过乐轩手中的令牌，就放进了怀里。“我先走了……”

　　　“我让寒夜送大哥出去……”既然已经是深夜，自然是没有什么人需要他这个一朝帝君亲自送出宫的，就算是他的结拜大哥也没有这个荣幸啊，当然，如果是乐心公主的话， 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了。

　　　“皇姐……”

　　　如同往日一般，乐轩要来乐心公主的寝宫，自然是要等到自己下朝以后，才有时间。

　　　“见过皇兄……”听到乐轩的声音，原本正在一旁玩耍的小乐炫，自然也是向着自己的兄长乖乖的行礼，这可是母妃在的时候，就教给他的规矩。

　　　“炫王站也在这里……”对于在乐心公主的宫里能够见到小乐炫，乐轩可是一点儿也不惊讶，失去了母亲庇护的他，对于自己的这位大皇姐，可不是一般的粘人。

　　　“反正也没还有替他物色好尽职的贴身嬷嫲，让小王弟留在这里玩上几天也好。”乐心公主应了腔，替小乐炫发言，“再说了，有我在这里看着，才没有人敢怠慢咱们的炫王爷。”

　　　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乐轩无奈的点了点头，“皇姐，那些个欺主的奴才们不是都撵出宫了吗？您也不必为此事耿耿于情了。”说着，乐轩又对一旁玩耍的小乐炫说道，“小王弟，你先跟着青月姐姐出去玩耍，朕要跟大皇姐商量点事情。”

　　　“嗯……”听以乐轩的话，小乐炫很是乖巧的走到了青月的身旁，“青月姐姐，你带我出去耍吧。”

　　　青月看了看家的公证殿下，直到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她才伸手牵起了小乐炫的手走出了宫门，不是不听从乐轩的金口玉言，而是因为这里必竟还是乐心公主的地盘，就算是皇上到了那里，也要听从公主殿下的话呢。

　　　“昨天，韩老大夜闯皇宫……”

　　　将小乐炫打发出去后，乐轩就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必竟他是为了皇姐远嫁和亲的事情才来的，不跟皇姐说上一声，似乎也说不过去呢。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对于韩诺夜闯皇宫的用意，乐心公主就算是用脚指头猜，也能猜出他的来意，她现在关心的是，自己这个皇弟会跟他说些什么。

　　　“我跟他讲了皇姐跟那些个邦国使臣的约定，还有……”既然皇姐问起，乐轩自然是把自己昨天跟韩诺讲的事情，又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还是他给了自己那位结拜大哥一个自由出入宫廷的令牌。要知道，那个令牌，也就给了韩诺一个人，至于木枫，当初也是不肯进宫，是以现在一般都是奉诏进宫，他还没有机会将属于他的那份令牌送出。

　　　“他收了……”对于韩诺是否收下那块自由出入宫廷的令牌，乐心公主可是很是关心呢。

　　　“一切都如皇姐所料，虽然不是很甘愿，但他确实收了……”对于自家皇姐的神机妙算，乐轩几乎快要佩服的五体投地了，想当初他和皇姐刚刚回宫，就想赐下这么一份令牌给韩诺和木枫两个人，可是谁知他们并不贪恋权贵，也让他手里的那两块令牌不好送出去，是以乐心公主才道，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心甘情愿收下那份令牌，如今不是正好都应了乐心公主的话。

　　　“收了就好，等他下次进宫的时候，再把和亲远嫁的事情，给他们一个交代……”乐心公主是如此的交代着，完全没有料到，韩诺和木枫的性子，竟然会不再向他们追询此事是否有什么猫腻，差点儿他们惹下大祸……

　　　“启禀公主殿下，木大夫来了……”

　　　转眼又是数日过去，乐心公主正在休息的时候，青月打断了她的好眠。

　　　“来就来吧，请木大夫进来说话……”乐心公主依然是躺在软榻之上，没有起身，现在的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可越来越疲累了，每天几乎都是一动不动，总想要躺在床上睡觉呢，可偏偏她又没有那么多的睡意，让她很是烦燥。

　　　“可是……”听到乐心公主让木枫直接进来，青月的脸色有了一丝丝的不赞同，“公主殿下，您是否应该着装一番？”虽然语气是询问句，但是谁又能说那不是在提醒乐心公主注意自己的仪态呢。

　　　“无妨，他是大夫，讳不忌医这句话总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吧……”乐心公主看了看自己身上只是着了内衫，并不不妥之外，是以，仍继续让青月请人进来。

　　　“可……”青月还想多说些什么，必竟公主殿下已经人妻，又将即为人母，如此不顾自己的仪态形象，只着内衫见客，确是有些不妥，但是公主殿下的那句‘讳疾忌医’又把她即将到嘴边的话，逼得又给咽了回去。

　　　“没么那么多的可是，请人去吧……”乐心公主挥了挥手，不让青月再继续说下去，现在的她，总是感觉有那么些的不舒服，可却是说不上到底是哪里感觉不对，是以才让人把木枫给宣进宫来，想想好好的问上一问。

　　　“是……”见自家的公主殿下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形象，更加听不进去自己的劝解，青月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退了出去。

　　　“见过公主殿下……”

　　　木枫来到乐心公主的寝宫，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公主殿下行礼，不管他们私底下的交情如何，凤凰公主就是凤凰公主，是他们整个金元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里没有外人，不必这么多的虚礼了……”乐心公主虽然嘴里说是不介意只着内衫诏见木枫，可心里却并没有放开，再加上青月告诉木枫可以进来之后，就快带转身加到乐心公主的寝室，替她寻了一件外衫披在了身上。

　　　“谢公主殿下……”不管乐心公主怎么说，该有的礼仪，木枫是不会失仪的，“不知道公主殿下此次诏我进宫，是……”

　　　“……”乐心公主原本想要说些什么，可是看了看室内的一干侍婢，却是没有先开口，青月看到自家公主的眼神，自然是挥手让那些个侍婢和太监都退下了，至于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必竟公主殿下有什么事情，还从来没有瞒过她，而且除了公主殿下的身边还需要人时时服侍之外，她也需要站在这里，以防宫内有人传出什么闲话出去，说什么公主殿下跟一个大男人独处一室，以防误了公主殿下和漠北王的婚事。

　　　“公主殿下……”木枫看青月如此，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疑惑的叫了一声乐心公主，然后挑起了自己的浓眉头，他到要想看看，乐心公主想要跟他说些什么。

　　　“诏你进宫，还能有什么别的事情？”对于木枫的防备，乐心公主并不是很介意，“我最近总是感觉有些不舒服，可是哪里不舒服，却又总是说不上来，是以才让他们诏你前来……”

　　　“说不出的不舒服？”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木枫的眉头更是紧锁，如此没头没脑的话，让他该如何下结论，“我还是先替公主殿下把把脉，这样才能更准确的对症用药。”

　　　“也好……”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没有拒绝木枫的提议，反而吩咐青月去搬把椅子来，必竟她躺在软榻上，却让木枫站着把脉，有些说不过去。

　　　青月听了乐心公主的话，忙速速的搬了一个圆凳放在了乐心公主的软榻前，请木枫坐了下去，她可是真不知道公主殿下身体总是感觉不适，否则的话，她就不会总在公主殿下跟前唠唠叨叨了。

　　　第九十三章 身体不适

　　　“如何……”看着木枫那越来越紧皱的眉头，乐心公主的心中也升起了不好的预感，“是不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听着乐心公主的话，木枫连忙摇了摇头，松开替她把脉的手，“公主殿下肚子里的孩子很好，只是……”有些话，木枫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必竟对于乐心公主可能身怀双胎的事情，只是他的猜测而已，如果此时不能趁着公主殿下身怀有孕之时，将她因为吸食水蛭的毒性而亏损的血气给补回来，那等到公主殿下生产之时……

　　　想到那个后果，木枫的身上就会冒出一身的冷汗，可是他现在却依旧还是什么都不能说，只能尽量的替乐心公主调养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碍，公主殿下早些时候，气血就亏损的厉害，再加上又身怀有孕，当初给公主殿下开的那方子，药效可能小了一些，待会儿我再换张方子给公主殿下就是……”

　　　“二哥，皇姐真的没事？”乐轩听到木枫被宣诏进宫的消息，就匆匆忙忙的赶了过来，却只来得听到他说自己的皇姐没事，身体感觉不适，只要改张用药的方子就好。“不管什么方子，只要皇姐没事就好，朕的御药阁内满是奇珍药材，二哥尽管去看看，有什么适用的，直接给皇姐用了就是……”

　　　说着，乐轩又拿出了一块令牌，那块令牌跟他那天晚上拿给韩诺的一模一样，都是自由出入宫廷的令牌，只要拿着它，想去宫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这是令牌，那天我也给了大哥一个，二哥把它带在身上，可以随时进宫……”

　　　“嗯……”木枫点了点头，虽然上次拒绝了乐轩让他进宫做太医的提议，但是这次，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皇宫里的御药阁，那里可是每个做大夫的都最为想往的地方，也是他们神医世家心中的圣地，那里除了有着天下各种珍奇的药材之外，还有着皇宫这数十年来太医院们多年来研究的心得，以及在那民间已经绝迹的旷世医经。这些东西，无论是哪一样，都对他木枫有着无以伦比的吸引力啊。“谢过陛下……”

　　　有着御药阁作木枫的后盾，木枫早早的就选了几种补奍气血的药材，再加上他先给重新给乐心公主开的药方，没也几天的时间就让乐心公主再也感觉不到身体的不适，甚至连那原本呕吐的感觉也减少了不少。

　　　“公主殿下最近气色很好呢……”难得感到自己身舒体健，乐心公主叫着青月，让她陪自己在御花园里走上一走，恐怕连乐心公主自己都不清楚，她已经多久没有在这御花园中如此优闲的散步了。

　　　“是吗……”听着青月的话，乐心公主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其实连她自己都感觉最近照镜子时，她的脸色红润了不少。

　　　“奴婢自然是不敢欺骗公主殿下……”青月也难得的轻松，必竟她还是一个宫婢，只要主子高兴，那她也就别无所求了。

　　　“什么时候青月也会夸人了……”乐心公主淡淡的笑了一笑，对于青月话语中的那丝调侃是一点儿也不为意。

　　　“公主殿下……”听到乐心公主的话，看着她脸上那淡淡的笑意，让青月一时之间看呆了，不知道自己该反驳些什么，只能是那么愣愣的站在那里，看着乐心公主脸上那淡淡的笑意。

　　　“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再走走……”乐心公主并不介意青月此时的走神，先不说，她以往就不是那种会无事找宫婢发脾气的人，就算是，今天她的心情如此之好，自然更是不介意别人的失礼，以免坏了自己此刻的好心情。

　　　“是……”听着乐心公主的话，醒过神来的青月忙点点头，示意自己听到了乐心公主的话，接着又扶着乐心公主继续在这御花园里继续逛下去，而乐心公主也是什么也不想多说，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把和亲易嫁的事情说出口，必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她还是懂的。当然，她更没有忘却的是这个青月丫头，已经收了人家当家主母的信物，只不过是她自己还是那么的懵懂无知而已。也许，真到了那一天，青月并不会排斥她的安排。

　　　青月不知道乐心公主在想些什么，只是小心翼翼的扶着她家的公主大人，慢慢的在这个御花园里散着步，丝毫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至于乐心公主，却也是默默的任由青月轻轻的扶着，不管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跟在自己身边多年的小宫婢，因为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再过不了多久，她就要代替她自己的主子，远嫁和亲到漠北去了……

　　　“皇姐……”

　　　乐轩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总是很喜欢往乐心公主这里跑，也许是因为他心里知道，说不定哪一天，自己的这位皇姐就要离开皇宫，不能再给予他庇护了，真要到了哪一天，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处理，那他除了忙碌这国家政事，剩下的就会是那无边的孤独了。

　　　“什么事……”乐心公主难得的没有躺在软榻上假眠，而是手里拿着一本不知名的书，在细细的阅读着，对于自己皇弟总是突然造访，丝毫不以为意。

　　　“皇姐……”对于乐心公主淡漠的态度，乐轩的脸上表现出几比不满，再过一段时间皇姐就要出宫了，有必要看向自己的时候是这么的无耐吗？

　　　“说吧，什么事。”听到乐轩不满的低喊，乐心公主也很是无耐，看来她把自己的这个皇弟给惯坏了，时不时就忘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身份，学那尚在稚龄的小乐炫撒娇。

　　　“刚刚二哥进宫，说您让他弄的东西弄到了……”说着，乐轩还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一个很是精致的小锦盒，“二哥，还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我亲手教给你……”

　　　“嗯……”乐心听闻乐轩的话后，点点头应了一声，接过那个小锦盒，却没有直接打开，而是放在桌子上，细细的思索些什么。

　　　“皇姐，锦盒里是什么东西？”俗话说好奇心可以害死一只猫，虽然乐轩身为一国帝君，奇珍异宝见过无数，可是未知的东西总是让人感到很是好奇，尤其是木枫这样的大家公子，亲自送给皇姐，还指明那是皇姐要的东西，那就更让他好奇了。

　　　“打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乐心公主瞪了一眼乐轩，示意他最好收敛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然后才动手，打开了那个锦盒。

　　　“这……”对于锦盒里的东西，乐轩可是有些大失所望，难得这个锦盒如此漂亮了，可里面的东西却是不怎么的，里面除了一张小小的如膏药的东西之外，再有的就是那一纸信笺了。

　　　“这是我让木枫准备给悔娘的东西……”乐心公主一看到那个如同膏药的东西，就明白它的用途了，但是她还是耐着性子把那封信笺给看完了，然后又递给了乐轩。

　　　乐轩对于自家皇姐想要给悔娘准备什么东西，并不是很清楚，但既然皇姐要把东西给他看了，那他不妨也了解一下，自已这个结拜二哥，到底给皇姐准备了什么东西好了。可是看过之后，却让乐轩倒吸了一口冷气，没想到那个看着并不起眼的一贴小膏药，竟然……

　　　“陪我去见一见悔娘吧……”乐心公主没有多说什么，这个东西，虽然可以改变悔娘的容貌，遮掩她以前的身份，但是必竟不是什么寻常之物，使用之后，那可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咱们还需要她自己做决定……”

　　　“好……”

　　　“悔娘，这件事情由你自己做决定……”

　　　乐轩和乐心公主来到密室之中，一言不发的将锦盒里的那纸信笺交给了她，当然，在她不知道悔娘的决定之前 ，乐心公主是不会把锦盒里的东西给她的。直到她把那纸信笺看完之后，乐心公主才开了口，示意可以她自己做决定。

　　　“公主，我愿意……”哪知道，悔娘根本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直挺挺的向乐轩和乐心公主跪了下来，“我愿意用我这张脸，换取跟炫儿相守的每一刻。”

　　　“不后悔吗？”听到悔娘的回答，乐心公主的心里叹了一口气，“用了这个东西，这辈子，只要你还活着，就永远也没有办法摆脱它了，直到你将死的时候，才有可能……”

　　　“我愿意，求皇上和公主殿下成全……”对于后果，悔娘早已经从那纸信笺中看到了，但是无论公主殿下怎么说，她还是执意要用这个法子，或者说她不是想用这个法子，而是因为太过思念自己的儿子，想要争取早点回到他的身边，亲自照顾于他，是以才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什么样的条件，她都想试上一试……

　　　第九十四章 母子能否重“聚”

　　　“轩弟，你先回去吧，我跟悔娘有话要说……”

　　　乐心公主深深的看了悔娘一眼，然后开口，想要将乐轩给支开，有些事情，压在她的心头，这么多年了，实在是不吐不快。

　　　“可是皇姐……”乐轩话还没有开出口，就要被乐心公主支走，自然是心生不满，可是看到自家皇姐那严肃的神情，似乎真有什么事情要好好的商讨一番，是以，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只能是摸摸自己的鼻子，早点离开，回去处理他那御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去了。

　　　乐心公主手里拿着装有那贴膏药的锦盒，直到乐轩走出去半晌之后，才开口询问道，“云妃娘娘为了乐炫，连这张倾城倾国的脸蛋都不要了，本宫到是想问一句，是真的母子情深呢，还是想替景亲王护好这唯一的血脉呢?”

　　　“公主殿下，您……”对于乐心公主的询问，倒是把悔娘给惊呆了，虽然她和景亲王的事情，在这宫中，属于人人皆知的秘密，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当着她的面，问她的这个儿子，到底是先皇的孩子，还是景亲王的孩子。

　　　“还是云妃娘娘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不待悔娘把话说出口，乐心公主就又问了一句，原因无他，她也只是好奇，想要知道这位云妃娘娘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乐心公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出口，倒是让悔娘不知道该如何答话，或者说不管她怎么答话都是错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说不清楚的，必竟她当初刚刚有孕的时候，除了时时受到皇上的临幸，还已经跟景亲王有染，是以孩子的生身父亲她还并不是很清楚……

　　“怎么，很是惊讶我是怎么知道的吗？”乐心公主看着悔娘的眼睛，仔细分析她的每一个眼神，想要冥猜她心中的每一个想法。“当初父皇病重之时，你刚刚受孕吧……”

　　“公主……”悔娘很是惊讶乐心公主所讲的话，要知道，那个时候，公主殿下不过是刚刚过及笄之年，有些事情应该还太懂，可是为何又……

　　“景王叔在宫外立府多年，府中的妻妾奴婢无数，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难不成，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其中或许有什么问题吗？”看着悔娘的惊讶，乐心公主又丢出一个问题，询问着她。

　　“这……”听到公主殿下的话，悔娘先是沉默，接着又说道，“王爷并不是没有子嗣，只是……”

　　“只是多是夭折……”乐心公主接下了悔娘即将说出口的话，接着又道，中“又或者那个姬妾不守妇道，被景王叔发觉生下的孩子并不是他的，继而亲手摔……”

　　“公主殿下……”悔娘一声惊呼，没有让乐心公主把那个‘死’字说出口，“您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是吗？”乐心公主看成着悔娘，看来她并没有多笨啊，竟然还知道这景亲王府里的事情，也许，这景亲王叔是真的很喜欢，或者说是很爱这位云妃娘娘吧。“你以为你当年跟景王叔的事情，父皇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什么……”听到乐心公主把一件件的事情给讲出来，悔娘已经是惊骇的说不出话来，尤其是在她听说，当年自己失德的事情，先皇竟然也早已经知道，听到这里，她就更是害怕，那先皇他……他……

　　“说起来，这也是因为皇权惹的祸，如果不是因为景亲王叔的野心，父皇也不会出此下策……”想到这里，乐心公主也是暗叹一声，虽然现在说这些对于悔娘来说太过残忍，可是如果就让她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实情，岂不是更加的残忍。

　　“难道……”想到一个可能性，悔娘惊讶的看着乐心公主，她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以仁慈立国的先皇竟然还会……

　　“你想太多了……”乐心公主看着悔娘惊讶的神情，顿时明了她的猜疑，“我父皇自小仁慈，就连不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弟弟，都照顾的无微不至，又怎么可能对景王叔做出什么事情。”

　　“那……”

　　“景王叔是皇爷爷起义打天下的时候，从外面捡回来的弃婴，这件事想必你已知道吧？”乐心公主看着悔娘，问了一句。

　　悔娘听了乐心公主的话，点了点头，景亲王不是皇家血脉的事情，她虽然也是刚刚知晓，但必竟也算是知晓了，是以乐心公主问出这么一句，悔娘就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当初那纸信笺只是说了景王叔不为人知的身世，却没有提起景亲王是何时被皇爷爷从外面抱回来的，”说到这里，乐心公主顿了顿，似乎是在回想当初她的父皇跟她讲的事情，“我曾听父皇提起过，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皇爷爷是在雪地里将景王叔给捡回来的，因为那时候他们一帮人正在准备起义，有了这一个孩子，也算是一个应景，是以给景王叔取了一个景字——乐景。”

　　“那……”

　　“不急，听我慢慢说下去……”听着乐心公主的话，悔娘想要开口问询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给挥手制止了，“这个景王叔，父皇因为身边没有别的兄弟，自然对于还是个婴儿的景王叔，也是百般疼爱，就连起义成功，皇爷爷登基为帝，也没有落下这个不是亲子的孩子。生怕当年在雪下救下的这个孩子，会因为那冬天的严寒而落下病根，是以还早早就请名医替那个孩子把脉……”

　　“那……”听到这里，悔娘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是她还是不死心的想要再问一句，“那大夫说王爷他……”

　　“大夫说，当时天气太过严寒，而景王叔还是一个小小的婴儿，虽然被人救下，但还是受了损伤，伤了肾水，有损阳精，是以如果将来成亲，怕有损人生育，要么没有孩子，要么就是有了孩子，也是多有早夭，恐怕不能成人……”

　　“说不定凡事早有例外……”悔娘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就不由自己的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如果没有例外，那她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健健康康的长这么大呢。

　　“没有例外……”乐心公主并不介意悔娘心中那一丝丝的侥幸，继续说道，“当时皇爷爷并不是只找了一位大夫给景王叔诊脉，几乎所有有名气的大夫，都曾经替景王叔问诊过，只不过，因为他的年纪小，当时并没有什么记忆罢了。”

　　“那……”想到自己的炫儿，悔娘感觉自己的心里就有些发苦，也替景亲王难过，他一直以为炫儿是他的骨肉，才……

　　“你是想问炫王弟吗……”看着悔娘的神色，乐心公主淡淡的叹了一声，“父皇病重之时，曾把内情详细说与我听，当年宠幸你之前，都曾有人端药给你喝吧……”

　　“这……”悔娘没想到，乐心公主竟然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那时候的她，不过是刚刚及笄的小姑娘啊。

　　“当初皇叔偷偷命人将我即将大婚的夫婿盗走，惹的父皇病重，父皇就已经做好了最差的打算，是以才努力让你怀孕，无论如何，皇家的血脉不能混淆。”乐心公主看着悔娘，又一字一句的说道，“不管当时你肚子里的是男是女，如果哪一天皇弟不敌景王叔的老谋深算，那将来顶替皇弟位置的，肯定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了……”

　　“这……这太可怕了……”听到乐心公主的话，悔娘是真的吓的够呛，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所处的这个深宫之中，竟然会如此可怕，而那个曾经体弱多病的先皇，又是有着那无比深沉的心机，居然早在自己临死之前，就已经布好了所有的局，等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往里跳了。

　　“不管可不可怕，你都已经是身在局中的人……”乐心公主看着悔娘的失魂落魄，眼里却是没有丝毫的怜悯，这也许就是皇宫女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吧。

　　“这个东西，我留在这里，你好好想想吧，是要继续留在这可怕的皇宫里，保护炫王弟，还是要离开这个皇宫，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来过，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

　　乐心跟悔娘交代完所有的事情，才转身离开了这座密室，必竟想要下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总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虑的。

　　“怎么还在这里……”走到密室的拐角处，乐心公主看到了一个此时不应该在这里的人，那就是她的皇弟，乐轩，“你刚刚不是想要早点回御书房去批阅奏折吗？怎么还没走？”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乐轩看着自己的皇姐，着急的询问着，“景王叔和云妃娘娘有染，父皇当时早就知道对吗？炫王弟他……”

　　“你都听到了……”对于自己皇弟的追询，乐心公主一点儿也不意外，必竟这个拐角之外，离关押悔娘的密室，并不太远，想要听到她们刚刚谈话的内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皇姐，那……”

　　“是真的……”乐心公主看着乐轩，郑重的点了点头，既然已经被他听到了，那就没有再隐瞒下去的必要，“刚刚你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

　　“炫王弟他……”乐轩听着自己皇姐的话，心里真不知道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滋 味，如果如皇姐刚刚所言，那炫王弟不就是他皇位的后选人，如果他哪一天……

　　“胡思乱想些什么……”看着乐轩忽明忽暗的神色，乐心公主低斥一声，“不管王弟到底是父皇的孩子，还是景王叔的孩子，他都只是咱们的弟弟，而你乐轩，才跟我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第九十五章 开导皇弟

　　晚上，乐心公主又带着乐炫来到了风易和他夫人所居住的小院，不为别的，只因为在这诺大的皇宫之中，到处都是冷冷清清的，只有这里，才有了一丝家的温暖气息。

　　“风伯母，我又来了……”每次来到这座小院之中，乐炫就会变得特别的兴奋，原因无非有两个，风伯父懂的东西很多，有什么他不懂的，或者不明白的，都可以从风伯父这里得以答案，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风伯母有一双巧手，不但能做出美味的饭菜，还能做出香甜可口的糕点呢。

　　“小炫王来了，快来这边，伯母刚刚做了些糕点呢……”对于小乐炫的到来，风夫人其实也是很高兴的，必竟这整个皇宫里，平日里都是冷冷清清的，只有这炫王的到来，才有了这难得的孩童的笑声。

　　“父亲，母亲……”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的小王弟，跟风家夫妇相处的其乐融融的样子，心底也有着说不出的喜欢。

　　“今天怎么想着过来……”风易看着乐心公主很是惊奇，必竟身处在皇宫之中，虽然是深处外围，但也是很清楚乐心公主寝宫的动向的，这段时间，都是听闻公主殿下身体不适，一直在寝宫休养，平日里除了乐轩，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见到公主殿下，就连他老妻煲的鲜汤，都是由别人转交的。

　　“这几天身子舒坦了，自然也想多走走……”乐心公主可以算得上是实话实说， 必竟她身体不适，早已经在宫内宫外，传得沸沸扬扬了，甚至还有人说，那是金元的列祖列宗们，想要将凤凰公主留在金元，不舍得她外嫁的缘故……

　　“还是多多小心才好……”有着小乐炫在身前，风夫人不好多说些什么，但还是开口叮嘱了一句，至于风易，早就已经洞悉了乐心公主的身体状况，是以他是不会多问些什么的，有什么暖心的话，有自己老妻来说，岂不是更好。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今天看皇上过来脸色有些不大对劲啊……”既然已经入了这皇宫，风易自然也算是尽心尽力的教导着乐轩的帝王之道，甚至可以说，比起当初教乐心公主的时候，也用心了很多，而乐轩，也有在用心的学飞习着，每天不管朝堂的事情有多忙，他都会抽出一个时辰的功夫，来这里跟风易请教上几句，是以这两个人也成了忘年交。

　　“没什么，只是知道了原本最好不知道的事情……”虽然是话里有话，但是乐心公主并不想多说，是以也没有无趣到去详细问些什么。

　　“不管该不该知道，既然已经知道了，还是多加开导的好……”风易虽然不是很清楚有什么不应该让一国帝君知道，但是必竟他现在身为一国之君，如果情绪总是如此的低浇，绝不会是件好事。

　　“嗯，我会找时间再跟皇弟好好谈谈的……”乐心公主也觉得自己这公公话说得有几分道理，是以点了点头，应承了下来……

　　“皇上，公主殿下派人请您过去一趟……”

　　难得的，乐轩这个一国之君，下了早朝之后，没有立即向自己皇姐的寝宫扑过去，而是静静的坐在御书房里处理着堆积如山的奏折，让服侍他的那些宫婢内侍们都有些不知所措，惊讶他们主子的反常，

　　乐轩一心扑在桌上的奏折上，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内侍的传话，让内侍不得不又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皇上，公主殿下派人请您过去一趟……”

　　可是这遍话说完之后，传话的内侍仍然不见他们的皇上有任何的举动，让他不得又提高声音，准备再讲上一遍，“皇上，公主殿下……”

　　“知道了，朕一会儿就去……”乐轩打断了内侍的高呼，挥手让他出去，又继续处理着御桌上的奏折，似乎是打定主意了不去乐心公主的寝宫。

　　公主……”青月走近乐心公主的身边，在她的耳边低声细语了几句，只见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什么。

　　姐弟俩个就这么干耗着，乐轩心里有着心结，乐心公主心里可以理解，但是因为那早已经可以摒弃的事情，而忽视自己身边的人，这个乐心公主就不能接受了。

　　“摆驾，去御书房……”

　　“是……”一直守在乐心公主身边的青月，听到公主殿下的这句话后，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姐弟俩个，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今天都显得那么不太正常。

　　“怎么，还想不通……”

　　乐心公主来到御书房，挥手让所有的内侍退下，才正面看向自己这个弟弟，只看到他还是一脸不快的看着那些奏折，虽然已经下朝很久了，但是他的工作效率还是没有多快，御桌上的奏折还是堆积的如同小山一样。

　　“皇姐，朕现在很忙，您请随便坐……”乐轩手里拿着一本奏折，听到乐心公主的动静，可是连头都没有抬，随意的说了一句。

　　“够了，跟我去一个地方……”乐心公主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再说了，她昨天去了风易那里，自然知道从昨天开始，自己皇弟的心中就有一个心结，如果不把这个心结解开，那他们的姐弟情份可能就会疏远许多。

　　“皇姐，朕说了朕现在很忙，如果皇姐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请……”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乐轩的脸上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就想请乐心公主先回去。

　　“啪……”乐心公主没有听自己的皇弟讲完话，就一把拍在他的龙头之上，“忙什么忙，皇姐的话也不听了……”

　　“皇姐……”乐轩的后脑勺受到乐心公主的攻击，却是敢怒不敢言，“有什么事情，皇姐不会抬头找小王弟，反正他肯定有很多的时间，陪皇姐去哪里都可以啊。”

　　“胡闹……”乐心公主听到乐轩的话，忍不住又想敲他的头，“你是什么身份，他又是什么身份……”

　　“我没有胡闹……”现在的乐轩就像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小孩子，“我是什么身份，他又是什么身份，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他的身份，他就成了我的身份。”

　　“你……”听到自己的皇弟的话，乐心公主的脸上生了一丝的怒气，“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哪有胡说……”听着自已皇姐的话，乐轩忍不住反驳，他昨天听到的，明明就是这个意思，“昨天不是你和云妃娘娘说的吗？炫弟不就是……”

　　“够了，住嘴……”乐心公主一声低斥，“乐轩，你给我记住， 不管当初父皇是作何打算，也是为了你好，只是不想记你受到伤害，炫弟的出世，最大的功用，就是能在应当的时候，救你这一条小命。”

　　“可是……”

　　“没有任何的可是，现在父皇不在了，景王叔也不在了，云妃娘娘现在也已经成了悔娘了，而乐炫，也只能是我们的弟弟，你听清楚了没有……”乐心公主这几句话，几乎是在乐轩的耳边咆哮着说的。

　　“皇姐……”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乐轩的心底才算是微微放松了些，“皇姐，从来没有打算废了我这个皇帝……”

　　“你怎么会这么想……”听着自己弟弟的话，乐心公主的神情很是严肃，“我跟你再讲一遍，你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兄弟，这个皇帝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你的皇位，就算是炫王弟也不行……”

　　“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现在不已经是这金元的皇帝了吗？”乐心公主指出现在的事实，“没有景王叔的存在了，就更没有人会威胁你的地位了……”

　　“皇姐……”听到乐心公主的话，乐轩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当初父皇把皇位留给了自己，那自己就是这金元的帝王，不管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在明知云妃娘娘跟跟景王叔有染的情况下，还让她把乐炫给生下来，现在他是这金元的皇帝，就是金元的皇帝，无论是谁，都不能改变。

　　“好了，想通了就好……”乐心公主轻轻拍了拍乐轩的头，“现在跟皇姐去一个地方吧……”

　　“去看悔娘……”

　　“对……”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昨天跟她讲了那么多，她想要知道她最后的决定……

　　第九十六章 红色胎记

　　“悔娘，我想知道你的决定……”

　　解开了乐轩的心结，乐心公主才硬扯着自己皇弟去了密室，她需要知道悔娘的决定，在知道所有一切皇室密闻之后的决定。

　　“多谢公主殿下，我已经做好了决定……”原本面对着墙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悔娘，在听到乐心公主的声音后，慢慢的转了过身来，只不过，她的这一转身不要紧，却是把乐心公主给吓了一大跳，“你……”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很是难看，但还不至于吓到公主殿下吧？”悔娘看到乐心公主惊吓的表情，无奈的摸了摸自己的脸，因为用了那块膏药的缘故，悔娘很是清楚自己的脸上，多了一块红色的胎记，宛如婴儿的手掌般大小。

　　“我只是没想到……”对于悔娘现在的样子，乐心公主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必竟那张原本算得上是倾城国色的脸蛋，在那红色胎记的衬映下，更加的夺目惊心，“我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

　　“会这么大是吗？”悔娘接过了乐心公主的话，“我将那一整块都贴了脸上，怕他贴不牢固，还特地将它上下左右移动了一下，是以……”

　　“够了……”听着悔娘自嘲的话，乐心公主一声低斥，不要她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想再听了，你不必再说下去了……”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炫王殿下……”为了自己的儿子，对于自己现在的身份，悔娘很是认份，不管是丫环也好，奴婢也罢，就算是贴身的教养嬷嬷也无所谓，只可能够让她守在她的儿子身边，保护他就好。

　　“现在……”不等自己皇姐的回答，乐轩开口了出了声，不管如何，就凭着悔娘为了自己的儿子，不惜悔掉自己那张倾城国色，让她见识了母亲的伟大，他很是相信，如果有朝一日他落难，皇姐也会不顾一切的救他，必竟长姐如母嘛，单凭这一点，就让他很是感动，是以他愿意给她这个方便，让悔娘现在就回到乐炫的身边，去贴身保护他。“我等会儿就让人去安排，只要出了这里，你就是炫王弟的贴身教养嬷嬷……”

　　“谢皇上……”悔娘听了乐轩的话，忙不迭的跪在地上谢过乐轩的恩典，生怕他反悔一样，也许她是真的怕他反悔吧，因为乐心公主刚刚并没有开口，既没有开口表示赞同，也没有开口表示反对……

　　“皇兄，大皇姐，你们在找我……”

　　乐炫这几日很是忙碌，因为有了乐轩和乐心公主的重视，宫里人都知道，这位炫王爷现在还是宫里的主子，是以，他每日都有很多的人在陪他玩耍，只不过，因为各有心思，各怀鬼胎，让乐轩陪他们玩上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兴趣了，必竟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大人们尔欺我诈的生活，还离他太远。

　　“上哪里去了，玩得满头是汗……”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的小王弟，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不禁开口低斥，当然，低斥归低斥，她还是没有忘记拿起自己手中的丝绢，替他轻轻擦试额头那细密的汗珠。

　　“我刚刚跟几个宫女姐姐在御花园里抓迷藏……”对于自己的皇姐，乐炫没有丝毫的隐瞒，如实汇报了自己刚刚的行踪。

　　“哪里的宫女姐姐，怎么会有时间陪你在御花园城捉迷藏？”听着小乐炫的话，倒是让乐心公主心生几分警惕，就怕小小年纪的他，被别人给利用到了，必竟他现在在宫中还算是得宠，上有她这个皇姐和身为皇帝的皇兄的疼爱，下边又没别人对他的行为举止有所钳制，是以哪个宫婢丫环，想要出人头地，飞上枝头做凤凰，都会从还是小孩子的炫王这里下手，就连那些个大臣，现在都有些蠢蠢欲动，必竟皇上身边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嫔妃侍妾。“她们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

　　“没有……”小乐炫还不太明白乐心公主话里的意思，歪头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那些个宫女姐姐没有跟我说什么……”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就好，这深宫里的纠纷，她还不想让自己这个小王弟过早的介入，“大皇姐和皇兄找你来，是给你找了一位教养嬷嬷，想要看看炫王弟喜不喜欢？”

　　“教养嬷嬷……”小乐炫听不懂那是个什么样的称谓，必竟当时云妃娘娘还在的时候，并没有在自己儿子身边安置这样的身份，有什么事情，一般都是亲力亲为。“是做什么的？”

　　“只是照顾你的日常起居……”对于‘教养嫲嬷’的职责，乐心公主并不想做过多的解释，她就算说的太多，想必她这个王弟也不会很明白，“有什么事情，或者你想要吃些什么，做些什么，都可以跟教养嬷嬷说，嬷嬷说可以，就可以……”

　　“那嬷嬷要是说不可以呢……”听到自己身边要多一个管制自己的人，小乐炫并不是很高兴，虽然没有母妃在身边，但是有大皇姐和皇兄在，他的日子很好，根本不需要再需要一位教养嬷嬷来管制他啊……

　　“如果嬷嬷说不可以，你就来告诉皇姐……”对于小乐炫的那点儿小心思，不仅是乐心公主，就连乐轩也觉莞尔，“要不然，来告诉皇兄也可以……”

　　“嗯……”听到乐心公主和乐轩的承诺，小乐炫的脸上才有了丝丝笑意，只要有大皇姐和皇兄作他的后盾，他相信没有人敢欺负他。

　　“悔娘，你过来……”

　　见到小乐炫已经同意，乐心公主才将一旁总是低着头的悔娘给叫到跟前，“这个就是炫王，是本宫和皇上最小的王弟，也是唯一的王弟，你以后一定要用心侍候着，出了什么事情，唯你是问……”

　　“是……”悔娘应了一声，才向自己的儿子，以后的主子——乐炫行了一个宫礼，“奴婢悔娘，见过炫王殿下……”

　　“你就是大皇姐和皇兄给我挑得教养嬷嬷……”小乐炫很好奇的看着眼前这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总是感觉，有着几分的熟悉，“你为什么蒙着面啊，你这样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你把它给我摘下来……”

　　听到小乐炫的话，悔娘的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慌张，“奴婢的脸上生有一块胎记，怕吓着了殿下，所以才……”

　　“哦……”听到悔娘的话，小乐炫失望的点了点头，平日里他还不是那么好说话，但是他的大皇姐已经在用眼神示意他，最好要适可而止，他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了。

　　“悔娘，我将小王弟交于你好好照顾，你既然是他的教养嬷嬷，那也要负起教养之责，如果小王弟顽劣，你尽可以告于我，我自会惩处，但是如果有人不顾尊卑，失了自己的身份，欺负主子，被我知晓，也绝不轻饶……”

　　“悔娘明白……”

　　“带着小王弟出去吧……”乐心公主很是满意悔娘的态度，如此的不卑不亢，让她生出几分激赏，看来她的心已经能够平静下来了。

　　“皇姐，她……”对于刚刚的一幕，乐轩刚刚并没有过多的发言，只是在坐在主位上静静的看着，直到悔娘带着小乐炫出去了，他才想要开口问上一声。

　　“她怎么了……”乐心公主很清楚，自己皇帝嘴里的‘她’是谁，但是她却不明白，他想要问些什么，“有什么不妥？”

　　“万一悔娘说了自己的身份，那炫王弟……”最最主要的，就是悔娘那拳拳爱子之心，如果一时之间忍不住，把事情给说出来，那小乐炫……

　　“她能说什么，她又有脸说什么……”关于这一点，乐心公主可是最不担心的，这天底下，最不可能揭穿自己身份的就是悔娘自己，当初云娘娘娘为什么自尽，那是因为她跟景亲王有染，被乐心公主带着文武百官，亲自在她的寝宫里抓的奸，此事情在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不管将来炫王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可能是从悔娘的嘴里知道的。

　　“但愿如此吧……”乐轩的心中还是有着一丝的隐忧，但既然皇姐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么肯定是不会有错的，就算是有，也是将来再说吧……

　　第九十七章 戏弄漠北王

　　时间就在一天天的过去，期间木枫也进了几次宫，给乐心公主诊脉，以保证她跟她腹中孩子的健康，至于乐心公主即将要远嫁的漠北王，自然也少不了多往宫中走上几趟，有时候，甚至还会跟木枫擦肩而过，只不过，对于这位位高权重的熟人，木枫每每总是视而不见，没办法，谁让他就要抢了自己结拜兄弟的媳妇儿呢。

　　“我说王爷，你就不能少往我这跑几趟……”

　　越来越临近婚期，漠北王往乐心公主跑腿的次数就更多了，虽然算不上每天一趟，但也是差不多了。

　　“公主殿下，你我就要成为夫妇了，总要多见几次面，联络一下感情吧……”难得的，漠北王也有心情跟乐心公主胡扯上几句，当然，如果他跟乐心公主说话的时候，眼光不要总是看向一旁替他斟茶倒水的青月就更好了，

　　“说得倒也是……”乐心公主难得有闲心漠北王扯闲，“只不过，你要是不总是盯着我的侍女瞧，那就更好……”

　　“公主……”没等乐心公主把话说完，青月就忙跪了下去，显然，她很是清楚公主殿下口中的那个侍女，指的是谁。

　　“下去吧……”乐心公主头也没抬的低头喝着自己手中的茶，淡淡的吩咐了一句，这一切，只不过是做给漠北王看的，意在告诉他，就算是她已经同意把青月嫁给他为妃，她也还是青月心中最重要的主子。

　　“是……”

　　“公主殿下，你……”

　　眼睁睁看着青月退出大殿，漠北王还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进宫这么频繁，可就是为了这个小宫女啊，人还没有瞧够呢，怎么就……

　　“我怎么了……”乐心公主可是气定神闲呢，“青月现在还是我的丫头，关于这一点，王爷最好还是别忘了……”说着乐心公主没好气的瞪了一眼漠北王，“况且，这还是我的寝宫，王爷的眼睛还是别乱看的好……”

　　“没想到公主殿下还是小醋坛一个呢……”听着乐心公主的话，漠北王的心中一转，就知道她里是什么意思，现在整个民间都知道公主殿下要远嫁漠北的事情，还有原本来来参加这凤凰公主凤台选婿的各国来使，都在虎视眈眈的盯着这宫里的消息，如果一个不小心，把他跟乐心公主寝宫里的一个小丫头总是眉目传情的事情给捅出去，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来，先不说，这整个金元，几乎就没有人愿意他们的凤凰公主远嫁漠北，就那些各国来使，也不乐意他们强强联合啊……

　　“好了，茶也喝了，人也看了，王爷没事就请回吧……”乐心公主听着漠北王的话，没好气的回了一声。

　　“这杯茶还真是香醇无比，让本王舍不得喝下去啊……”

　　“看来，王爷下次来的时候，我得给王爷另外找个丫环斟茶了？”听着漠北王悠然自得的话，乐心公主还是忍不住小小的打击了他一下，“怎么着，也得让王爷品尝一下其他人的手艺啊……”

　　“本王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先告辞了……”说时候，漠北王现在还没有娶到自己心仪的佳人，自然是不敢跟乐心公主过多的纠葛，万一乐心公主真不让他在大婚前再见到佳人面，对他来说，还真是一件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呢，是以，今日的交锋，他，漠北王甘拜下风……

　　“皇弟，这加开恩科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已经很少再过问朝政，但是有些事情，乐心公主还是不能完全的放松，必竟她这个皇弟，亲政的时间不是很久，有很多的事情根本没有遇到过。

　　“还算顺利吧，再过两天就要开考了……”乐轩稳坐在御书桌后面的龙椅上，处理着那堆积如山的奏折，朝中现在官员稀缺，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的亲力亲为，是以这也锻炼了他独自处理朝政的能力，实在不行，还有他的皇姐啊，只不过，现在他的皇姐……

　　唉，想到这里，乐轩就有些沮丧，他在这里拼命的处理政事，看着这些烦人的奏折，而他的皇姐却坐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的翻看着一本诗词，根本没有想过替他分忧解劳，简直跟他以前的生活完全的颠倒过来了，只不过，那时候处理奏折的是他的皇姐，而坐在一旁百般不愿的翻着诗词的是他而已，对于现在的处境，乐轩认为，这是皇姐的报复，百分之百的报复……

　　“咚……”就在乐轩还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的时候，一本书准确无误的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皇姐，朕现在可是皇帝……”乐轩被乐心公主用书本这么的一砸，顿时清醒了过来，“您就不能在这帮奴才面前，给朕留点面子……”

　　“有时间担心自己的面子，还不如用心多多处理这些奏折……”乐心公主凉凉的看了一眼乐轩，随手取过青月递过的水果，咬了一口，“再说了，你现在是一国之君，谁还敢不给你面子……”

　　“皇姐……”

　　“处理好你的政事，我累了，先回去休息了……”乐心公主本来就是没事，才在宫内到处转转的，只不过是因为从前她除了寝宫，就是在这御书房当中，是以，只是转转就又转到了此处，那就不妨也顺便关心一下朝中选拔任能的进度了……

　　“木枫，我现在的脉相如何……”

　　有了乐轩给的令牌，再加上那御药阁的诱惑，木枫几乎是天天都待在宫中，泡在御药阁里，但好在他还知道什么叫做感恩图报，是以每天都还来乐心公主的寝宫替她把脉问安。

　　“还好，有了御药阁的奇花异草，公主殿下的身体，总算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只要疗养得宜，想要恢复到从前一样，是不会有问题的。”对于乐心公主的问话，木枫几乎是实话实说，甚至还从袖袋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玉瓶来，打开瓶盖，一阵清香扑面而来，闻了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好香啊，这是什么？”

　　“这是我根据御药阁里的药方，再加上那些奇珍异草，亲手研制的奍身之物。”木枫没有把话说的太过清楚，必竟宫内人多口杂，如果传出什么事情出去，就不好了，“公主殿下如果感到身体不适，尤其是腹痛异常的时候，都可用上一丸……”说着，木枫又取出一纸信笺，“这是它的服用方法，我也早已把他写在纸上，公主殿下有时间的话，不妨细细看上一遍。”

　　“嗯……”乐心公主应了一声，就不再多说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能够保住她腹中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皇姐，你看……”

　　此次科举很快就结束了，除了时间太长没有开科考试，有很多举子们已经疏忽了诗书，不在前来出丑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此次开恩科，时间太过匆忙，一定要在金元的凤凰公主远嫁之前，把此事处理妥当，是以有些家离得太远的举子们也没有来得及参加，此次开科的时候，人数远远不如往常，是以很快就考试结束了。

　　“什么……”乐心公主原本正在寝宫休息，才刚刚睡下没有多一会儿，就被自己的皇弟给派人请了过来，“什么事情，要让人请我过来。”

　　“你先看看再说……”乐轩一脸兴奋的将几份科举考卷递到了乐心公主的面前，“这是吏部挑出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皇姐你瞧是不是很眼熟啊……”

　　“什么就很眼熟啊……”不想扫了乐轩的兴致，乐心公主将那几份考卷接了过来，细细的看了起来，不料，还真被乐轩给说对了，这些东西，她还真是年得眼熟呢，不单单是字迹眼熟，就连名字也很是眼熟呢。

　　“许东阳，状元，许东月，榜眼……”

　　“皇姐，你说巧不巧，还都是熟人呢……”乐轩的神情很是兴奋，虽然他当初在风寨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这许氏兄弟还算是蛮熟悉的，尤其是那曾经是风寨二当家的许东阳，他更是熟悉的不得了呢。

　　乐心公主可没有乐轩的那股兴奋之情，反而将几份试卷拿在手中，细细的翻阅起来，她不似自己皇弟那般天真，对于朝堂之下的隐密之事，多少也会了解一些，是以就算是许家两兄弟是他们的熟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其中有什么猫腻要……

　　第九十八章 状元花落谁家

　　“皇姐，如何……”

　　乐轩不明白乐心公主为什么一定要再看一遍他们的考卷，但是无所谓，反正他也是很清楚自己的真才实学有多少份量，有了皇姐的把关，反而更能够让那些有志之士来替朝廷效命。

　　“还算不错……”乐心公主仔仔细细的审阅了一遍这头三名的卷子，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管这几个人私底下跟主考官有什么猫腻，但是单看这试卷她可以肯定他们确是有着真才实学之人，“就照着这个发下榜文下去吧，至于他们的排名问题，也由你来安排吧……”乐心公主笑着放下手中的考卷，说老实话，在他们这几个人的卷子当中，她还真分不出什么高低来，不妨就直接交由皇弟自己来安排吧。

　　“那朕想让许氏兄弟，占了这头两名，皇姐你看……”不管如何，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在哪朝哪代都是比较适用的，乐心公主对于自己皇弟这样安排，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以她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建议，“你认为可以，就可以，反正他们的文章也差不到哪里去……”

　　“那就这么安排吧……”乐轩见自己的皇姐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忙一锤定音， 把这件事情给定了下来。

　　“也好……”乐心公主点了点头，“速速发放榜文，再安排他们面圣的事情，等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这和亲的日子，也差不多快到了……”

　　“知道了……”乐轩听了乐心公主的话，可是正合心意……

　　“老大，知道这次恩科的新科状元是谁吗？”

　　刚从宫里出来的木枫，得到了第一手的小道消息，就迫不及待的来找韩诺了。

　　“是谁……”对于乐心公主远嫁漠北和亲的事情，韩诺几经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止，是以对皇宫里那姐弟俩的事情，有些意兴阑珊，只是看到木枫如此的兴奋，才淡淡的问了一句。

　　“不跟你说，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木枫的神情很是兴奋，自从老三受重伤昏迷不醒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如此的高兴的了，“竟然是许东阳那小子当了这头名状元，还有他那个弟弟许东月，平常总中闷不吭声的一个人，想不到文采也蛮不错的，竟然还中了一个榜眼呢……”

　　“难怪呢……”听到木枫的话，韩诺才想起一件事情来，难怪前几天他看到一个人总是感觉很是熟悉，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他又另有事情忙着，是以没有确认那个人的身份，现在想起来，那不就是许东阳那小子嘛。

　　“难怪什么……”听着韩诺的话，木枫倒是有些惊诧，老大在‘难怪’些什么？听到这个消息，难道不应该替许家兄弟高兴吗？

　　“有什么好高兴的……”韩诺看了木枫一眼，“你忘了他们的出身了？”

　　“出身……”关于这一点，才让木枫回过神来，是啊，许家兄弟的出身，可是风寨的土匪啊，虽然自从乐心公主被老三给抢进风寨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出手抢掠任何人了，但那风寨必竟也是土匪窝啊，由土匪窝里出来的人做这状元，也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总之 老四和公主殿下不是已经钦点他们了吗？想必问题应该不大吧。”说这话的时候，木枫心里也没底，别的不说，如果许东阳只是一个小土匪还好说，偏偏他还是那里的二当家的，这……这……土匪进帝都参加科举，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人家砍他的脑袋吗？

　　“别的先不说了，看看到时候老四和公主殿下怎么安排吧……”对于这一点，韩诺比木枫更头疼，他的结拜兄弟他要看顾着，怎么他结拜兄弟家里的那些个猫猫狗狗的，也要他看着吗？

　　“应该没事，老四和公主殿下都知道他们的身份，还钦点了他们，肯定没事……”木枫自我安慰，又似在安慰着韩诺般说道。

　　“他们知道，可朝中的文武百官们不知道啊，如果让他们知道，挡了他们家族子弟仕途的是两个山寨土匪，你认为会是什么后果……”无论如何，韩诺的谨慎总是让他把事情做最后的打算，没有这般小心，他也没有办法让韩家的生意遍布全国，成为这天下第一巨贾了。

　　“那就等他们知道了再说吧……”对于老大韩诺的话，木枫可是彻底无语，这种官场的是是非非可是他最讨厌的，不过，有了老四和公主殿下的护航，想必就算是文武百官知道那许氏兄弟的出身，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吧。

　　为了许家兄弟赶考一事，许家已经全家迁到了帝都，就等着他们兄弟二人有朝一日能够高榜得中，光耀门楣。

　　“嫂子，嫂子……”得到官差传递地喜讯，许东阳的妹妹小星忙快带的向自家刚租的院落中的那个小厨房跑去，一边跑着，一边还在大声喊着“嫂子，嫂子，我哥哥中了，他考中了……”

　　“什么中了……”正在厨房忙着准备午餐的茵娘，听到自家小姑子那喳喳呼呼的声音，忙问道，“听你这喳喳呼呼的样子，你哥中什么了？”

　　“嫂子，我哥中状元了，大哥中了状元，二哥中了榜眼，都中了……”小星一边不停的喘息着，一边跟自己的嫂子报告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今界恩科的状元和榜眼都是她的哥哥，都是他们许家的人啊，那边父亲和母亲都已经乐得快要合不拢嘴了。

　　“中了……”茵娘总算是听明白了小星在说些什么，手里原本拿着的那一个粗碗‘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碎了，“中了……真的中了……”

　　“真的中了……”小星忙将自己嫂子拉离那片碎渣之地，以免不小心再伤着了她自己，“刚刚有几个官差来报喜讯，现在才刚刚离开呢……”

　　“真的中了……”茵娘听着丈夫高中的消息，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虽然也替他们高兴，但是却更是替自己的妹妹高兴，有了丈夫和小叔高中的消息，身上也算有了官位，那么到时候再见着凤凰公主，向她替自己的妹妹求情，是否也多了几分胜算。

　　想到这里，茵娘忙推开扶着自己的小星，跌跌撞撞的向着门外走去，她想要告诉相公自己的想法，她相信，相儒以沫的丈夫肯定会帮她，帮她向凤凰公主求情，放回她的妹妹的……

　　“皇弟……”

　　“皇姐，这个时候怎么过来了？”又是一天的时间过去了，乐轩已经坐在御桌前又是一天的时间了，见到此时乐心公主的到来，很是惊讶，这个时候，皇姐不应该早就休息了？

　　“本来是该早点休息了，问了内侍，说你还在这里处理奏折，就想过来瞧瞧……”乐心公主端过青月手里的托盘，那里面放着一小盅汤，是根据木枫开的药膳方子，特地让御厨房替皇上准备的。

　　“皇姐不必特意过来，朕不饿……”对于皇姐的到来，乐轩感到很是羞愧，现在他只不过是批阅奏折到现在，皇姐就记得给他送吃的，想当初皇姐为了替他处理政务，几乎是夜夜批奏折批到天亮，他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的，想到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你是我的弟弟，现在你的身边没有贴心的人侍候着，皇姐自然要多多照顾于你，等你哪一天你立了皇后，纳了妃子，皇姐就算是再想帮你送吃的，恐怕你都会嫌皇姐多事呢……”乐心公主将手中的汤盅递到了乐轩身上，却又在言语上调笑着他。

　　“皇姐……”对于乐心公主的调笑，乐轩还真是有些无可奈何，只能是无奈的低下了头，去享用乐心公主端来的汤盅，那是二哥特地为他每日安排的补品，曾经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定要每天吃上那么一盅。

“明天那些高中的举子们就要上朝觐见，你想好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了吗？”看着乐轩把那盅汤喝完，乐心公主才让青月把它给端了下去，问起了朝中的事情，对于朝中的事情，她虽然不想再插手，但也不能全然放心的下，必竟那还是他们乐家的江山啊。

　　“不知道，反正那是明天的事情，就等明天再说吧……”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乐轩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等到碰到了再说吧。

　　“明天要处理的事情多了……”看着皇弟一副明天的事情明天办的样子，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浅笑，“先不说高中的举子们觐见，你要让人准备赏赐之物，还有那前几名，你钦点之后，给人家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别的举子名列前茅的还好说，但是头几名的状元，榜眼，探花总要你亲自给给安排一下吧……”

　　“这……”听到自己皇姐的话，乐轩倒是有些发愁了，这些东西，他还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说过，他也都还没有命人准备呢。

　　“这些你不用太过着急，早有各部的官员会替你安排一切，这一次没人提醒，不过是那些个官员们对这你这次开恩科表示的一个小小的不满而已，明天皇姐跟你一同上朝……”

　　“那最好不过……”乐轩很是满意自己皇姐的安排，只要有她一起，想必明天有什么样的决定，那些个老臣们都不敢多说些什么。“有皇姐在，那些个大臣们什么也不敢多说……”

　　“身为帝王，你不但要勤勉政事，还要学习如何驾驭群臣，否则底下的那帮臣子们阴奉阳违，就算是你再么勤勉，也是枉然……”

　　“我明白了……”乐轩点了点头，很是认同乐心公主的话，“我会努力学习做一个好的帝王，好好的驾驭群臣，不会受他们蒙蔽……”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这些事情就算是想学，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好好休息吧，明天还要上早朝呢……”

　　“那皇姐也早点休息……”

　　“嗯……”

　　第九十九章 威慑群臣

　　“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公主殿下，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众大臣原本私底下商量，确实想在今天的大殿之上，皇上召见那些个举子时，暗地里想要给使个绊子的，可是一见到他们摄政监国的凤凰公主也上了殿，一个个便低头使起了眼色，不敢造次。

　　“今天皇上召见那些高中的举子，本宫闲来无事，也来这大殿之上凑个热闹……”乐心公主看着众臣低头窃语的样子，自然明白他们心里的小九九，但是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她不会改变，也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让她的皇弟学会如何驾驭群臣，如何让群臣真正的尊敬爱戴他这一代帝君。“现在就把那些高中的举子宣进来吧，本宫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我朝未来的栋梁之臣了……”

　　“既然皇姐这么说，那就快点宣那些个举子进殿吧……”乐轩自然也看到了群臣在下面的那些个小动作，原本想要发作，但是想及昨夜乐心公主的话，他又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同时心中对于当时乐心公主替他处理朝政时的心酸，更是感同深受。“众位爱卿可有什么意见……”

　　“臣等不敢……”听着皇帝高高在上的话，众大臣自然是不敢多言。

　　“皇弟……”乐心公主忍不住朝着乐轩狠狠的瞪了一眼，大殿之上，面对群臣，怎么能够显露自己的私人情绪呢。

　　“是，皇姐……”乐轩自然也清楚自己做错了哪样事情，是以在看到乐心公主瞪向自己的时候，他知错般的低下了头。

　　“宣高中的那些个举子们进殿吧。”乐心公主心中暗叹了一口气，低声提醒了他一句。

　　乐轩闻言，示意旁边的内侍开口宣诏，就算皇姐有什么教训他的话，也会等到下了早朝，私底下再慢慢处理了。

　　　“皇上有旨，宣新科举子觐见……”

　　　乐轩的一个眼色，那些个内侍们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不待他开口吩咐，内侍那种太监特有的尖锐嗓音已经喊了起来。

　　　只闻得这一声高唤，一声又一声的传到了大殿之外，传到了在那皇宫门口等着诏见的众位高中的举子们。

　　　听到皇上宣见的消息，高中的举子们个个都很兴奋，寒窗苦读，为了就是有一天能够识得君面，效忠朝廷，今朝一举高中，可谓是鲤鱼跃上了龙门。

　　　“新科举子第一名状元，许东阳见过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管是不是熟人，这新科举子奉旨诏见，肯定是按他们此次的考卷成绩来安排谁站在首位，第一个来拜见皇上。

　　　“新科举子第二名榜眼，许东月见过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科举子第三名探花……”

　　　就这样，新科的举子们，按着自己的名次，挨个报上了自己的名次，好在能够进入大殿，识得龙颜的举子人数并不多，总共也就百名之内，有资格来参王拜驾，是以也没有用了多少时辰。

　　　坐在龙椅之上，听着下面的举子们一个个抱出自己的名号和名次，乐轩感觉真的很是无聊，可却又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付。

　　　“现在不要你全部记住他们的名字……”乐心公主见自己的皇弟一脸的意兴阑珊，不由的又开口替他分析起来，“他们现在只是在这里报一个名号，除了前三名，剩下的那些人你完全可以让吏部替他们安排该身处哪个职位。”

　　　“那前三名呢……”听到不用自己全部来安排，乐轩的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要知道这些个新中的举子们，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却要一一的所有的去向。

　　　“前三名该身处什么样的位置，你也应该仔细斟酌一下……”乐心公主监国摄政期间，虽然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科举，但是乐心公主早已经查得这金元自立朝以来，所有的科举资料，对于他们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早就烂熟于胸，就差替乐轩安排了。

　　　“是……”乐轩听了自家皇姐的话，只能是应了一声，对于这一切，他还真是一点儿准备也没有。

　　　“封赏完这些个举子之后，你就可以给他们赐宴了，前三名，依照我金元的旧例，是可以携家人参加皇宫的夜宴的。”就知道自己的皇弟没有时间去翻阅那些个旧例，是以乐心公主早就替他安排妥当了。

　　　“多谢皇姐……”乐轩现在才体会到，就算是身为掌权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有着乐心公主的存在，今天恐怕他就要出大笑话了……

　　　乐轩照着乐心公主的提示，先是对这帮高中的举子一些赏赐，允许他们携带家人与群臣一起参加三日后宫内的宫宴，另外还吩咐吏部的大臣，将哪里需要官员补缺，哪里需要人员替补，出一个详细的折子，然后安排这些新进的举子们去替补，去补缺。

　　　群臣们虽然心中些有微词，但是他们的凤凰公主就坐在这大殿之上，听着，看着，是以谁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照着乐轩的口谕行事，否则的话，朝中已经有了这些新进的举子，还怕没有人真心按皇上的口谕行事吗？

　　　许东阳一家人也热门一闹了，刚刚坐下没有多久，就听许东阳兄弟两个说到这新进的状元和榜眼可以携家人一起进宫，倒让茵娘心生一丝暗喜。

　　　“我们也要去吗？”问话的是许东阳的老父亲，虽然许家也是书香传世，但是这位许老爷子天分不高，文采不显，再加上性格上稍许有些懦弱，是以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文生，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

　　　“父亲，听皇上的意思，是可以携全家参加这宫宴的……”许东阳很是明白老父样的心情，参加皇室赏赐的宫宴，那可是天下才子最为渴望的事情，代表了他的才学已经得到了皇室的认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真的……”许老爷子再一次开口询问。

　　　“是真的，父亲。”许东月也开口确定自己的兄长说的是真的，“大哥是状元，我又是榜眼，无论如何咱们全家都要参加这宫宴的，再者说了，咱们跟皇上和公主殿下也算是熟识……”

　　　“感谢列祖列宗啊，给了我们两个好儿子……”许老夫人也在旁边感谢祖宗的庇佑，必竟两个儿子同时都能够高中，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除了儿子们的用功之外，自然也是多谢祖先庇佑的。

　　　“这两天你多准备一下，等参加宫宴那一天，咱们可千万别失了礼……”许东阳知道自己的妻子在想些什么，但还是开口提醒了一句，“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千万别在宫宴那天扫了皇上和公主殿下的性质……”

　　　“知道了，相公……”茵娘柔柔的应该了一声，又替许东阳夹了一筷子菜，看着她柔顺可人的模样，谁又能想到她的心中会另有打算呢。

　　　“皇姐，宫宴的事情准备的如何了？”

　　　这一次的宫宴，他们姐弟两个允许所有的大臣携家眷参加，自然也有着其用意，只不过，现在宫里没有云妃娘娘管事，只好乐心公主亲自上阵，替自己的皇弟安排一切事宜。

　　　“已经准备妥当了，不会失了皇家的礼仪……”乐心公主喝下一杯香茶，淡淡的回了乐轩一句。“今天晚上这宫宴，所有的大臣都会携带家眷，你也已经长大了……”

　　　“皇姐，这大臣们携带家眷，跟朕长没长大有什么关系？”听着自家皇姐冷不丁的来上这么一句，倒是让乐轩有些摸不着头脑，“再说了，就算是朕没有长大，朕也依然是这金元的一国之君啊。”

　　　“……”听着乐轩懵懂的话，倒是让乐心公主但笑不语，有些事情不是讲就能够讲明白，等到了晚上，见到那些大臣的家眷们，如果自己这位皇弟再不明白，她就再详细解说给他听吧。

　　　“茵娘，等会儿进了宫，千万不要提起不该提的事情……”今天一天，许东阳总觉得心中有股烦燥之感，再加上这两日再也没听自己的妻子提起那个不懂事的茗烟，更让他的心绪不定，是以在进宫的路上，他忍不住又叮嘱了自己的妻子几句。

　　　“哥，放心吧，嫂子不会那么没分寸的……”许东月听到自己兄长的话，轻轻的安慰了一声，必竟如果嫂子当着群臣的面，说出以前的事情，不但皇家的面子被毁，群臣知道他们的土匪身份，他们的前途也就完全毁了，“不然的话，那可是会要了咱们全家的命啊……”最后一句，是许东月在暗中警告自己嫂子的话，可千万别为了一已之私，害了他们许家所有人的性命。

　　　听到许东月最后的一句话，倒是让原本抱着一死的决心，想要替自己的妹妹再求求情的茵娘，娇躯一震，却仍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漠然的闭上了眼睛，如果不细看的话，谁也没有发现，她的眼角处那滴清泪。

　　　第一百章 宫中设宴

　　　宫中设宴，确实比一般的官宦人家热门非常，许东阳兄弟两个又是这朝中的新贵，是以群臣们在等待皇上和公主殿下到来的时候，无一不围在他们哥俩儿的身边，想要多攀结交情，必竟他们可是皇上和公主殿下钦点的状元和榜眼。

　　　许东阳和许东月应酬着这些身份显贵的官吏，不卑不亢的态度更是赢得大家的一致赞扬，有携带妻女前来的大臣，已经在考虑，如果皇帝陛下立妃的时候选不上自家闺女的话，那也不妨跟这两个朝中新贵结成亲家，虽然这位状元爷已经有了夫人，但是这新科榜眼还是单身啊。

　　　“皇上驾到，凤凰公主驾到，炫王驾到……”就在群臣还在计算自己的小九九的时候，皇上和乐心公主携带着小炫王出场，了，这宫里热闹如此热闹的场景，打从炫王出世以来，还没有见过呢，是以就缠里他的皇兄皇姐，一定要过来凑个热闹，乐心公主想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一个宫宴，是以跟乐轩讲了一声，也就把炫王给带来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王爷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众臣见到皇上和乐心公主已经来了，忙跪下行礼，虽然心中都对着他们带着炫王一个小孩子前来，颇有微词，但是消息灵通的他们，又怎么不知道，现在皇上和公主殿下对于自己的这位王弟，宝贝倍至，原本曾经欺侮过的宫婢太监都已经给撵出宫，并且无人敢收留呢。

　　　“众爱卿平身吧……”乐轩向着跪在地上的群臣挥了挥手，“今晚这场宫宴，是为了这新科状元才高的，他们才是主角，众位爱卿不妨多多敬他们几杯……”

　　　官面上的话已经说完，乐轩就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只是神色却是有些不对，看着自己的皇姐说道，“虽然这次宫宴允许那些个大臣们参加，可是皇姐你看……”

　　　“怎么了……”乐心公主原本忙着逗着小乐炫玩，见自己皇弟的神色有些不对，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只不过入眼的景色，却是让她了然于胸的笑了，“这个啊，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皇姐……”乐轩的神色有些尴尬，不顾群臣在侧，忍不住身着乐心公主低吼，“这可是朕替那些新科举子们办的宫宴，可不是那些大臣们的择婿宴……”说着，还愤愤的看了看场中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孩们，那是那些个大臣们还来的的家眷，个个都是容貌秀丽，端庄大方，只是在乐轩的眼中，怎么看怎么别扭。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你办的宫宴，”乐心公主给小王弟乐炫喂下最后一口糕点，才示意站在一旁的悔娘将小乐炫给领了过去，“先不说以前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说你现在稳固皇权，坐稳了这龙椅，第一次设宫宴宴请群臣，就说你已经到了娶后纳妃的年纪，那些个大臣们无论如何也会想办法将自己家的女孩们在你眼前过一遭的……”

　　　“可是……”

　　　“没有可是……”乐心公主接过青月递过来的丝娟，擦了擦自己白嫩的玉手，“这次咱们本来就让他们携家眷出席，自然是趁着这个机会向你展示一下他们家女儿们的天香国色了。”

　　　“皇姐……”听着乐心公主的调侃，乐轩的脸上出现了可疑的红晕，眼神却瞄向了那群花枝招展的官家的小姐们，似乎是想要从其中挑出一个中意的来。

　　　“怎么看中哪个……”乐心公主自然也有曾留意乐轩的眼神，他的眼神现在一直在盯着一个方向，只不过那里的官家小姐，可算不少，乐心公主实在不能确定他到看中了哪一个。

　　　“皇姐，你看……”见乐心公主只顾调侃他，乐轩心中也是有些无奈，随用头点点那个方向，那里有一个穿着淡青色衣衫的小姑娘，让人看着很是眼熟。

　　　“谁啊……”乐心公主眼神只是淡淡的瞄了一眼，那里有着好几个小姑娘呢，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她猜不谁自己的这个皇弟到底看上谁了。是以又开口取笑道，“那里有好几个小姑娘呢，难不成皇弟个个都要纳入宫中不成？”

　　　“皇姐……”乐轩听着皇姐总是提起这一出，不禁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了翻白眼，（没办法，必竟是一国之尊，让人看到他翻白眼，还真是有损他一国之君的威严。）“我让您看的不是那一群，是那个穿淡青衣服的女孩子，皇姐不觉得她很是眼熟吗？”

　　　“皇姐呀，看那几个女孩子，个个都眼熟……”乐心公主不明白乐轩到底是什么意思，再说以她的视角看来，虽然也能够看到那个穿淡青衣服的女孩子，但是也只能够看到背影，还真看不到她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呢。又哪能说得上眼熟不眼熟悉呢。

　　　“皇姐，那个不就是许东阳的妹妹小星吗？”乐轩分不清他的皇姐是真的看不到啊，还是故意在逗耍他玩，只能是将那个眼熟女子的身份说出，希望能够勾引他皇姐的回忆。

　　　“那又有什么奇怪的？”乐心公主终于明白了自己皇弟指着是谁，但是她并没有太多的讶异，必竟这次宫宴允许百官携带家眷参加，而那个小星又是新科状元和榜眼的妹妹，能够看到她，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是这界新科状元和榜眼的妹妹，在这携家眷参加的宫宴上，能够看到她，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乐轩倒只是笑了笑，“能够在这宫里，见到以往的熟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你若喜欢，大可纳入宫中做妃子，就算是当皇后也行……”乐心公主对那个天真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意见，反正她现在的身份也够了，入得宫中，守在乐轩的身边，做一个乖巧的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凭她……”乐轩摇了摇头，那样天真的女子，有朝一日进得深宫，谁知道是否还能够拥有在风寨时那天真无邪的笑容呢。

　　　“凭她又怎么了，只要你喜欢就好。”乐心公主对此还真是没有什么意见，这几日，等漠北和这金元的婚期一到，她就要离开宫中，到那个时候，宫里就只剩下皇弟一个人了，那样的日子肯定很是寂寞。

　　　“那皇姐喜欢不喜欢呢？”乐轩很想知道自己皇姐的想法，虽然立后纳妃现在他可以独自做主，但是他还是想要听听皇姐的想办，必竟姐弟两个相依为命这几年，他还是需要自己的皇姐多给他一些建议呢。

　　　“我喜欢不喜欢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乐轩的问题，乐心公主感到很是好笑，“你如果收了她，将来也是由她跟你共同生活在宫中，皇姐不可能一辈子都守在你身边的。”

　　　“可是皇姐……”乐轩还想要多说些什么，必竟他纳了新妇，那个人也算是皇姐的弟媳，如果皇姐不太喜欢，到时候为了不见到自己喜欢的人，肯定会很少进宫的，那他岂不是也见不到皇姐了。

　　　“这件事情由你自己决定……”乐心公主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是以岔开话题道，“这大厅里有些吵闹，皇姐去外面走一走。”

　　　“我也去……”乐轩许是感到了离别愁绪，生怕乐心公主就这么消失不见了，是以忙要跟在她的身边。

　　　“胡闹……”乐心公主朝着乐轩一声低斥，让乐轩不由得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你是一国之君，这宫内宴请群臣的时候，不与他们开怀畅饮，反而跟在我的身边，这算怎么回事？”

　　　“可……”乐轩神情有些委屈，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被乐心公主开口给堵住了，“我只不过是到御花园中走走，又不离开皇宫，你跟着做什么？”

　　　“是……”乐轩不情不愿的应了一声，然后朝着阴暗处又道，“保护好公主，今天参加宫宴的人不少，别让不找眼的人冲撞了公主殿下……”

　　　“是……”一句低低的声音传入了乐轩和乐心公主的耳中，乐心公主只是无奈的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就出了殿门，当然，她随身肯定跟着青月，只不过，青月的身后有没有再跟着别人，可就没有人看的到了。

　　　第一百零一章 大当家的死讯

　　　“公主，您真的要和亲，远嫁漠北吗？”

　　　走到了御花园中，四周无人的时候，青月突然开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别人问这个，乐心公主也许不会多说些什么，可是开口询问是一向谨慎小心的青月，就让乐心公主不得不多了几分逗弄之心，看来这个丫头也终于沉不住气了，本来嘛，早早的就收下了人家漠北王当家主母的信物，却一声也吭，这倒是让乐心公主很是惊讶。

　　　“因为……因为……”青月也为刚刚说出口的话，暗自懊悔着，她怎么就问出来了呢，都怪那个漠北王，没事就在她的耳边，唠叨这件事情，让原本一向小心谨慎的她，也没了分寸。

　　　“因为什么……”

　　　“见过公主殿下……”

　　　就在青月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紧接着许东阳和他妻子茵娘便从那暗处现出了身形。

　　　“许二当家的，好久不见了……”乐心公主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打了一个招呼，对着许东阳还好说，但是对着茵娘，乐心公主的神色并不是很好看。

　　　“是啊公主殿下，好久不见了……”许东阳现在身上可以说是一丝匪气也看不见了，给人的感觉完完全全就是一儒雅书生，让人心生亲近，只不过他说的那话，可就让人亲近不起来了，“当初大当家知道公主殿下凤台选婿的消息，匆匆离开风寨，赶往京都，不知道公主殿下……”

　　　“他死了……”乐心公主深深的看了一眼许东阳，虽然明知道这个男人是风少轩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但还是下意识的瞒着他，说了谎话，“当日木枫送信到风寨之后，久不见他进帝都，是以又过去寻找，却发现他已经被人乱刀砍死在一个小树林中。”

　　　“什么……”听到这个恍如晴天霹雳的消息，轰得许东阳的身子一阵摇晃，“这怎么可能，大当家晚两天才得到公主殿下凤台择婿的消息，怎么可能就……”想到这里，许东阳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一旁的妻子，而茵娘显然也被这个消息给吓住了，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晚两天得到消息……”乐心公主听到了这句话，却是不动声色，又道，“本宫凤台选婿的消息，早就已经昭告天下，再加上当时景亲王在世的时候，又一心想要我远嫁他乡，好不再妨碍他夺得皇位，是以，他要尽可能的消除一切可以让本宫留在金元的人和事，也许就是他知道本宫和……”

　　　“不可能……”许东阳的话冲口而出，但是目光还是死死的盯着自己的妻子，似乎是在期望从她的神色中看出些什么。

　　　“没有什么不可能，反正事情也已经发生了……”乐心公主的神情很是淡漠，“你们的大当家确实没有出现在本宫面前就死了，而本宫也确实要远嫁漠北和亲了……”说完，乐心公主便转身离去，她已给从许东阳和茵娘的神色中看出太多的东西，但是她不想问，也不愿去细想，必竟他们曾是风少轩最为珍视的兄弟和朋友。

　　　“相公……”看着乐心公主的离开，茵娘想要说些什么，却只是张了张口，什么也没说出来，她想去拉许东阳的手，想要从他的手掌中获得一些温暖，刚刚乐心公主说到的消息，把她给吓到了。

　　　可是让茵娘没有想到的是，许东阳却缩回了自己的手，不让自己的妻子握在手中，但是他却是什么也没有说，转身默默的又向着宫宴大厅里走去，现在的他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能是慢慢整理着脑中的思路，风少轩的离去，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相公……”那一刻，茵娘真的有些害怕了，原本为了自己的妹妹，想要把一切都豁出去的她，头一次把自己相公的心情放在了首位，就是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已经是太迟。

　　　“宴会还没有结束，回去吧……”听着茵娘在自己背后的呼喊，许东阳顿住了脚步，却是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了那么一句，然后就头也不回的离去了，只留下茵娘一个人站在原地，却是欲哭无泪。

　　　“皇姐，你去哪了……”

　　　一个人高高在上，确实也很是无聊，乐轩便一直注意着乐心公主的动静，当然偶尔也会跟小乐炫说上几句，不过小孩子来这里，只是为了凑一个热闹，看着没有什么好玩的，乐心公主也出去了，没一会儿功夫便硬扯着悔娘回了。

　　　“御花园里走走啊……”听着乐轩抱怨的语气，乐心公主只是淡啖的应了一声，心思却还留在御花园里她和许东阳夫妇交谈的事情当中。“这里太吵，也太闷了些……”

　　　“那皇姐坐在这里，朕也出去透透气……”乐轩看了一眼自己的皇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真的也很想到外面走走，这里虽然是主位，那些个大臣的女儿不敢过来造次，但是无论是哪个，都瞅准了机会，不停的向他暗送秋波，虽然不至于让他心烦意乱，却也是让人的心情烦燥无比。

　　　“你确定离这个位置……”听到自家皇弟的话，乐心公主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倒是让乐轩有些摸不着头脑，“离开这个位置？什么意思？”

　　　“没什么，你不是说要透透气吗？去吧……”乐心公主最后没有多说些什么，既然他这个皇弟想要自投罗网，自己送入那些女儿国的温柔乡中，那她还操那么多心做什么。

　　　“朕一会儿就回来……”就算不了解乐心公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乐轩实在是不忍受不了这喧闹的气氛，匆匆的丢下一句话，就从大厅的偏门走了出去。

　　　“保护好陛下，别让人伤着他……”乐心公主对于乐轩的举动，只是淡淡的笑了笑，随声向自己身后的阴影处吩咐了一声，必竟宫里现在莺莺燕燕太多了些，没准儿一个不注意，就有人把主意打到了他的面前。

　　　“青月，去把那状元夫人给带到偏殿去……”

　　　看着众臣现在自饮自欢，乐心公主并没有插入他们之间，只是自己静静的酌饮着清酒，那还是木枫特地帮她调制的药汤酒，闲来无事，还能替乐心公主消愁解闷的。

　　　乐轩从殿门口见自己的皇姐不知道在烦恼些什么，便从殿外招了招手，唤她出去询问，他不希望自己的皇姐有任何的烦恼。

　　　“皇姐在烦恼些什么？”

　　　将青月招出殿外，乐轩直入主题，他可不想在这里胡乱猜疑，明明今天见皇姐的时候，她还是高高兴兴的，就算来参加宫宴的时候，也是一脸的笑意，怎么只是在殿外转了一圈回来，就满脸恼意呢？

　　　“这……”听到皇上的问话，青月也是一脸的为难，虽然她家的公主殿下对皇上事事关心，可是公主殿下的事情，却是有许多并不想让皇上过多的操心。

　　　“直说无妨……”乐轩很明白青月的为难，这个一心为了皇姐的丫头，一向是谨慎小心，无论什么事情，没有皇姐的允许，她是半点舌根也不会嚼的，“有什么事情朕会替你担着。”

　　　“是……”青月听了乐轩的话，想起她家的公主殿下现在还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肯着皇帝陛下，是以就把刚刚在殿外御花园发生的事情给说了出来，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因为茵娘的一时忘记，才把木枫托她交给寨主的书信给晚拿出来两天。

　　　“真是可恶……”听到青月的话，乐轩不像乐心公主那般容忍，直接开口怒斥，如果不是她将书信晚拿出来，他那个姐夫也不会遭此一劫，他的那个宝贝姐姐也不用如此的伤心。想到这里，乐轩就咽不下那口气，低头在青月的耳边细细低语了几句……

　　　“这……”青月听了乐轩的话，有些迟疑。

　　　“怎么，朕的话比不上皇姐的话有用，你只听她的，不听朕的……”看着青月的迟疑，乐轩可是更不高兴了，现在还不是这漠北的王妃，就已经不把他的话听在耳朵里，哪一天知道自己成为漠北王的王妃，这个青月哪里还会把他这个的皇帝放在眼中。

　　　“是……”青月不知道皇上想要做些什么，但见他脸上怒气横现，还是依言去请那位状元夫人，至于她家的相公，想必自然会有人告诉他的。

　　　“青月姑娘，这……”

　　　早在风寨之时，茵娘就认识这位公主殿下的贴身侍女，虽然不过是呆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但她的小心谨慎还是给她茵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主殿下只吩咐奴婢把夫人请到这里……”对于这位新科状元夫人，青月知之不深，但她却清楚一点，那就是公主殿下提起这个女人的的时候，神色并不太好看，因为她并不想过多的跟这位状元夫人打交道。“夫人不妨在这里等一下，公主殿下一会儿就到了……”

　　　说完，青月就退出了偏殿，向自己家的公主殿下报信去了，至于茵娘，就被青月给留在偏殿里了。

　　　第一百零二章 代姐出气

　　　茵娘见到青月冷淡的模样，自然是不好再多问，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离开偏殿，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

　　　来到了陌生的地方，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可是既然是这乐心公主下旨诏见，就由不得茵娘不来，是以，她现在只能在这静寂无声,空荡荡的宫殿里等着。

　　　“许夫人，久等了……”

　　　过了半晌，直到看得茵娘快要等的烦了，乐轩才从那偏殿的柱子后面走了出来。

　　　“臣妇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本以为诏令自己前来的是公主殿下，可是看到皇上从柱子后面走出来，还是让茵娘吓了一跳，忙跪下行礼她虽然也算得山野村姑，但觉对算不上是无知村妇，自然不会让为眼前这位皇帝是对自己起了歹意。

　　　“哼，茵娘你可知罪……”看到茵娘跪下，乐轩也不叫起身，直接问了一句。

　　　“不知臣妇身患何罪？”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倒是让茵娘有些莫名其妙，她这几日才随丈夫进了帝都，平日里也就是洗衣煮饭，服侍公婆，直至今日才随自己的夫婿进宫赴宴，难不成这宫里的规矩……

　　　“哼，你不知道，那朕告诉你……”乐轩一心想要替乐心公主出气，是以一时也没有多注意自己的语气，“风寨之时，皇姐下嫁你们那个寨主，你总知道吧。”

　　　“臣妇知道……”又是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但茵娘不敢露出惊疑的神色，依实回答着。

　　　“为了你妹妹的事情，皇姐跟你们寨主起了争执，一气之下随朕回了宫，这事你也清楚吧？”

　　　“臣妇清楚……”

　　　“为了你们家的事情，让皇姐跟那风少轩反目，夫妻之间生了间隙，回到宫中，遭各国逼婚，木二哥送信到风寨，是不是你替你们寨主接了书信？”

　　　“是……”听到这一句，茵娘就明白了皇上把自己找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可是那件事情也是不她愿意的，她只是一时担心自己的妹妹，忘了而已。“那是臣妇的错，可是那是因为……”

　　　“因为你担心自己的妹妹，是以根本就没有把那个保护你们一家周全的寨主的事情放在心上，对吧……”乐轩根本不想当茵娘解释什么，径自替她下了结论，“枉为风大哥身为寨主，对你们一家颇为照顾，你为了一已私心，竟然害了他的性命……”

　　　听到这里，茵娘总算是明白了，这个皇帝，根本就是在替乐心公主出气来着，“皇上，臣妇没有，臣妇只不过，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乐轩倒想听听茵娘的解释，因为什么事情，就把木枫如此着急送过去的书信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如若不然，现如今皇姐已经能够风大哥双宿双栖了。

　　　“皇上也知道臣妇有一小妹，年幼不懂事，曾经得罪公主殿下，被公主殿下发配边疆，”茵娘缓缓说了当初自己为何有对书信一事有所疏忽，无非是为了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妹妹茗烟，“我担心幼妹，怕她在边关受人欺负，是以才对木二爷送给大当家的书信有所怡误，皇上，我求求您，念在大当家和我夫君的份上，饶了我家妹吧。”

　　　“饶……”听着茵娘避重就轻的话，倒真是让他这个一国之君对这个小妇人刮目相看，“许夫人，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为何皇姐会将你妹妹发配边疆充当军妓吗？”

　　　“您……”

　　　“你还好意思提你们大当家，如果不是你怡误书信，你们的大当家早已经名正言顺成了我金元的驸马，也不必差点送了性命，惹我皇姐独自心伤……”乐轩不清楚为什么皇姐会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大当家已经死了，但是这些事情，他却并不想瞒着这许氏夫妇，必竟在风寨之中，这个女人的夫婿可是那风大哥最得力的助手。

　　　“我……”听到皇帝的话，让茵娘可真是有些无地自容，但是她一心只是为了自己的妹妹，才……

　　　“至于你的夫君，在这种场合提他，你是想朕夺了他的状元头衔吗？”说到底，乐轩对于这茵娘最初的印象确实不错，再加上她做为姐姐，对于妹妹的疼爱，绝不亚于当时皇姐对于自己的纵容，是以他才开口提点，有些事情只要茗烟那个贱人自己承担就好，没有必要把整个许家的人都牵扯进去。

　　　“我……”茵娘还真是无话可说，当初茗烟做下那般错事，大当家极力庇护，是以才跟公主殿下起了间隙，而自己因为怡误书信一事，已经完全没有了资格去向大当家的两个兄弟，韩大爷和风二爷求情，至于自己的夫家，恐怕……

　　　“你认为许东阳愿意为了你妹妹的事情，放弃这状元之位？”乐轩一步步紧逼，今日让青月偷偷的将这状元夫人请来，就是为了训斥她一番，替自己的皇姐出口恶气的。

　　　“他应该……”对于自己夫婿的了解，茵娘认为只要自己相求，自己的夫君就肯定会答应自己的，必竟当初茗烟可是随她一起嫁到了许家，在许家慢慢长大的。

　　　“他应该……”乐轩打断了茵娘的话，不想让她再说下去，“他凭什么应该？只为你那不懂事的妹妹，就让那新科状元把自己刚刚到手的乌纱帽给推却了，就算是他愿意，他的家人可否愿意？”

　　　“我……”听着乐轩的一番话，倒是让茵娘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能不断的吱吱唔唔，想要再说些什么，好给自己的妹妹找条生路，可是思来索去，却找不出任何一个可以宽免茗烟的理由。

　　“茵娘……”

　　就在茵娘跪在地上，对着乐轩的质询无话可说的时候，许氏兄弟闯到了这偏殿。扶起了跪在地上轻泣，有引起不知所措的茵娘。

　　乐轩抬头一看，只见自已皇姐满脸的不赞同，向着他的方向走了过来，乐轩的目光却是越过了乐心公主，看向了她身后那着一身青色宫女服侍的青月，只见她的目光游移，就是不敢看向他的方向。看来就是这个丫头，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了皇姐。

　　乐心公主之所以带着许氏兄弟来到这里，原来是青月听了乐轩的话，假借公主殿下的名义，将那新科状元许东阳的夫人骗至偏殿之后，就一直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以在照顾公主殿下的时候，有些不太尽心，而乐心公主却从她慌乱的神情中看出了些端倪，必竟青月在宫中，可是以小心谨慎著称，从来没像今天这般魂不守舍，在乐心公主的逼问之下，才把刚刚替皇上假借公主殿下的名义，将那状元夫人给到偏殿里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而此时，许氏兄弟，恰恰也在寻找茵娘，必竟这皇宫里不比别处，茵娘出去之后，久不见回转，倒是让这哥俩个儿有些的担心，必竟皇宫不比别处，虽然他们跟乐心公主和皇上也算是熟识，但这此时皇宫里举行夜宴，贵人颇多，不管是因为什么惹出些祸事来，却是不好，可茵娘不见的事情，兄弟两个却又不敢禀明自己的父母，只能偷偷用目光搜寻，看看能否找到她的身影，而恰恰就在两兄弟有些束手无策的时候，乐心公主让小宫女去请他们，是以才有了他们看着身着龙袍的乐轩，冲着茵娘好一通发泄，偏偏还让他们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相公……”

　　茵娘看到自己的夫君和小叔的前来，神情有些羞愧，可又不敢多说些什么，刚刚皇上的那一番话，已经给她敲响了警钟，让她不敢再为自己的妹妹求情，否则的话， 真要误了自己夫婿和小叔的前程，那她可就是这许家的罪人了。

　　“嗯……”许东阳自然也不便多说些什么，虽然他知道刚刚皇上的情绪太过激动，却没有伤着他夫人，只不过是让她在地上多跪些时候，对于那生死不明的大当家来说，已经是轻的了。

　　“状元大人，你可以带着你的夫人回去了……”乐心公主现在要好好的跟自己的皇弟讨论一下为君者该做些什么，暂时没有时间安抚他们的情绪，“今日之事，乃是皇上的过错，它日我自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公主殿下言重了……”许东阳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茗烟的事情，大当家的事情，已经把他们推得离皇家越来越远了，如果再让茵娘这么不知轻重的替茗烟求情下去，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全家都要跟着遭殃。

　　“你们先回去吧，今日之事，到此为止……”乐心公主挥了挥手，示意许家的人全部退下。

　　“臣遵旨……”虽然现在已经是皇上主政，但是许东阳已是新科状元，对于朝中的事情多少还是有所了解，那就是皇帝陛下还是很听公主殿下的话，如果两人在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最后败下阵来的肯定会是皇帝陛下。

　　第一百零三章 太过鲁莽

　　“皇姐……”

　　看着许东阳扶着茵娘出了偏殿，乐轩心中的火气还没有压下，忍不住向着乐心公主低吼，他可是在替她出气啊，怎么能够如此轻易的就放过那个女人，如果不是她，今日皇姐也不会如此心伤。

　　“放肆……”乐心公主当然知道乐轩是好意为她出气，可是这并不是一个一国之君应该做的事情，“你太过份了……”

　　“皇姐……”乐轩见自己的皇姐如此的生气，忍不住上前想要轻扯她的衣袖，哪料乐心公主一甩自己的袖子，低斥道“别叫我，等你想清楚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再来找我……”说着，就怒气冲冲走出了偏殿。

　　“皇姐……”乐轩想要再伸手拉住乐心公主，可是乐心公主却是头也不回的走了，把乐轩一个人留在这里，不明白他的皇姐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

　　乐轩看着乐心公主生气的离开，还真是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索性他也不回那宫宴大厅了，直接坐在这里思索他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让皇姐如此的生气。

　　“大皇兄，你怎么在这里？”

　　就在乐轩还没有理清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的时候，小乐炫突然自己一个人跑了过来，打扰了他的思絮。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服侍你的嬷嬷呢？”虽然小乐炫现在已经懂事了很多，可必竟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再加上宫内此刻正在宴请众位大臣和新科举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真是不堪设想。

　　“臣弟在和嬷嬷们抓迷藏……”一句话说出了为什么小乐炫会自己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此处的原因，看着他那红扑扑的小脸，显然现在玩得很是高兴，倒让乐轩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当时父皇还在世的时候，皇姐也是每日陪着自己玩耍的，而那个时候，他最喜欢的游戏，也是抓迷藏。

　　“殿下，殿下……”就当乐轩将小乐炫抱在怀中的时候，悔娘焦急的声音从殿外传了过来，显然找不到炫王殿下，让她很是着急。

　　“皇兄，皇兄，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听到嬷嬷的声音，小乐炫挣扎着从乐轩的腿上下来，然后躲到殿内的一根大柱子后面，对着乐轩摆摆手，“皇兄，千万不要告诉嬷嬷我在这里哦……”直到乐轩微笑着点点头，才缩回了自己那颗小脑袋。

　　“奴婢见过皇上……”

　　终于悔娘还是找到了这里，可是进殿一看，却只有他们的皇帝陛下一个人坐在主位上，忙跪下来行礼。

　　“如此大呼小叫的做什么？”乐轩对于悔娘谈不上多么厌恶，不过现如今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云妃，而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养嬷嬷——悔娘，那他就更不可能跟她过不去，只不过，明面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小王爷跟奴婢玩抓迷藏，可是奴婢……”悔娘低下头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会在此大呼小叫的缘由，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就见乐轩已经走到她的跟前，倒是让她惊诧的抬起了头，哪料到乐轩指了指殿内的一根大柱子，说道，“我刚来这里，并没有见到炫王弟，你再找找看吧……”说完，他也转身出了这偏殿，必竟他还是一国之君，离开那个宫宴大厅太久，也不太好。（谢天谢地，你还记得自己是一国之君，这个时候，就算是宫宴，也该散场了。）

　　“恭送皇上……”对于皇上的离去，悔娘可是把礼仪做得十足，她可不想因为任何一丁点儿的小事情，让别人在公主殿下面前告状，剥夺她守在炫王身边的位置，必竟现在炫王爷可以算得上是公主殿下和皇上唯一的王弟，在宫中可是颇受宠爱。

　　“起来吧……”乐轩头也不回应了一声，摆了摆手，离去……

　　“公主，皇上来了……”

　　等散了宫宴，乐心公主便回到自己的寝宫，早早的躺下了，可不过是片刻的功夫，就听到青月禀报，说是皇上过来了。

　　“去问问皇上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的话，就请皇上明天再来，本宫累了……”乐心公主现在不只身体累，心更累，今天晚上乐轩的举动，却实让她头痛不已，虽然是为了给她出气，他才会怒斥茵娘的，可那又哪里是一国之君的所作所为啊，这么不顾体统，真是让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青月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反正这宫里是公主殿下最大，就算是皇上，想必也不会强闯自己皇姐的寝宫吧。

　　“皇上……”青月将乐心公主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了正坐在大殿里的乐轩，直看到他的神色一阵青一阵白，显然很是气愤，直到最后，乐轩的神色恢复正常了，才对着青月说道，“那就让皇姐好好休息，朕改日再来同皇姐请安……”说完，他甩袖离开了。

　　“公主，这……”直到看着乐轩离开，乐心公主才从寝宫的柱子后面走了出来，一袭单衣，面容却很是忧愁。

　　“公主殿下，皇上他……”看着乐轩怒气冲冲的离开，再看看乐心公主那一脸的忧愁，倒是让青月有些不知所措。

　　“没事，你退下吧……”乐心公主叹了一口气，坐在了刚刚乐轩坐的那个位置，挥挥手，示意青月退下去，有些事情，她需要好好的思索一番。

　　“可是公主，这天色已晚，您……”说到底，青月不放心乐心公主这么晚了，还坐了这里，且不说这深夜风凉，就是公主殿下身怀有孕，也应该早点休息呀。

　　“无妨，你去吧……”乐心公主摇了摇头，对着青月说道，“我现在不困，一会儿我自己会去睡……”

　　“是……”青月劝了劝乐心公主，但是乐心公主依旧坐在那椅子上，无奈之下，只能退了下去。只留下乐心公主一个人静一会儿的坐在那里……

　　“皇上，跟我回父亲那里坐一坐吧……”

　　就当乐轩离开了乐心公主的寝宫，怒气冲冲的在这御花园行走的时候，风少辉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不知道该如何劝解皇帝的这满腔怒气，只能将他请去老父那里。

　　“是你呀……”乐轩被突然出现的声音也给吓了一跳，但是见到是风少辉，却也不好将肚中的火气朝他发泄，“今日就不去师父那里了，天色太晚，明日朕再过去吧。”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父亲尚未安寝，正在等着皇上前去呢……”还有一句话，风少辉没有说出，那就是他的父亲风易，现在等着乐轩前去，可是为了替他排解心中的疑问，告知他为何今天他明明是在替他的皇姐出气，却反而受到乐心公主的训斥呢。

　　“这……”说实在的，乐轩真的很想知道，自己今天到底做错了什么，能够让皇姐如此生气呢，可是偏偏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刚刚原本想要问皇姐一个究竟的，谁又曾想到皇姐避而不见，让他狠狠的吃了一个闭门羹。“也好……”

　　“风师傅……”

　　乐轩听了风少辉的建议，摒退自己身后的侍从，一路跟风少辉来到了他父亲居住的小字，此时已经是亥时了，深夜的打扰，还是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见过皇上……”风易早早的就听自己的儿子报过信了，对于宫宴上发生的事情，自然也是一清二楚，是以直接开口问道，“皇上是想知道凤凰公主为何会因为你替出气的事情，而如此生气吧？”

　　“让风师傅见笑了……”别人不说或许还没有关系，但是听风易一讲，乐轩才觉得自己还真是有些小气呢。

　　“倒也谈不上，皇上跟公主殿下姐弟情深，这一点，倒是让老朽颇为感动呢。”风易没有指责乐轩的小家子气，人老成精的他，已经从刚刚乐轩的神色之中，看出了些许端倪。

　　“可是皇姐她……”就算自己小家子气吧，可是自己的皇姐也不能直接把他扔到一边，不去理他吧，还有一点让他最为伤心， 就是他今天晚上到乐心公主的寝宫吃了闭门羹，那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皇上，可还记得自己的身份……”突然的，风易问了这么一句，让乐轩一时之间有些理不清头绪，“当然记得，朕是皇帝，是这金元的九五之尊，不知道师父为何会有此一问？”

　　“皇上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尊贵，那言谈举止之间，又为何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呢？”风易指的是今天这宫宴上，乐轩有失身份的在偏殿中怒斥茵娘替自己皇姐出气的事情，“先不说皇上让公主殿下身边的人请那状元夫人，原因是因为什么，就说宫中的事情一向是人多嘴杂，如果有人知道皇上借公主殿下身边的人手把那状元夫人单独请到偏殿，您想又会是如何？那些个文武百官又会怎么想？”

　　“这……”听到这里，倒是让乐轩有些不知所措，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公主殿下对于皇上的举动，要说不感动，那肯定是骗人的，可是公主殿下替皇上当政多年，想的肯定比你多啊……”这才是今天晚上风易最想告诉乐轩的一句话，有些事情总要多多考虑它的后果，否则的话，真的是会让乐心公主放心不下啊。

　　“我明白了，多谢风师父为朕解惑……”乐轩站起身来，对着风易深深的躹了一躬，表达着自己的谢意。“夜已经深了，朕就不打扰师父休息了……”

　　“恭送皇上……”风易笑着点了点头，对于聪明人，无论是谁，都是很喜欢的，再说了，皇上能够有着如此聪慧的性子，对于黎民百姓来说可是天大的福气啊……

　　第一百零四章 兄弟起争执

　　状元府邸

　　许东阳和许东月兄弟两个一俩阴沉的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却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们哥俩这是怎么啦？”许家二老不明白，为什么从宫中赴宴回来，这哥俩的神色就一直那么的难看，可是赴宴的时候，他们也去了，虽然离开的有些早，但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难不成他们离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发生了什么事，难不成有人知道咱们曾经做过土匪，拿你们的身份说事啦？”

　　“没事，父亲母亲你们早点歇息吧。”许东阳不想让自己的父母跟着操心，如果把大当家出事的消息告诉他们，恐怕老人家现在就该着急了。

　　“没事，你们哥俩的脸色会这么难看？”许老爷子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唬弄的主，真要没有什么事情，他们早回房间休息了，又怎么会脸色如此的阴沉的坐在大厅里呢。

　　“小星，搀父亲母亲回房间休息去……”许东月一声低喝，让今天在宫宴上春风得意，受尽众人吹捧的妹妹把老父老母给搀回房间，这些恼人的事情，实在没有必要让两位老人家也跟着操心。

　　“哦……”小星看着两个兄长那阴沉的脸色，不敢多说，自然是乖乖的扶起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准备先拉他们回去休息。

　　“对了，今天在宫中，怎么没有看见大当家的？”别人都是好打算，可偏偏老人家不领情啊，“前段时间大当家的不就已经来了帝都了吗？怎么咱们在公主殿下身边没有见到他啊？”

　　“母亲，公主殿下是什么人，宫宴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让大当家的站在她身边啊……”提起这个话题，许东阳的表情，先是一愣，看也不看自己那额头冒汗的妻子，却还是有心替他遮掩，“再说了，公主殿下过几日，就要去漠北远嫁和亲了，公主殿下就算是愿意，咱们大当家的也不会守在她的身后吧。”

　　一席话，倒是把老两口说的不住的点头，对于这大当家和公主殿下的事情，还真轮不到他们来插嘴，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回房休息去了。

　　“大哥……”

　　听着自家兄长欺瞒父母的话，许东月不赞同的喊了一声，就算是想要隐瞒大当家的近况，也没有必要往公主殿下身上扯吧，想到这里，许东月还狠狠的瞪了一眼曾让自己最为尊敬的嫂子。

　　“你也早点去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将自己的老父老母，哄回房间去休息后，许东阳又让自己的弟弟也回去休息，现在的事情已经快要乱套了，实在是不需要他再出来提醒些什么。

　　“哼……”听到自己大哥的话，许东月冷哼一声，“你以为我愿意掺和这些破事吗？我可不想好不容易求得的功名，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你们葬送了。”这一句，可是他千真万确的心里话，如果自己的兄长再任由嫂子这么不知轻重的替自己的妹妹——茗烟求情，那还真有可能连累他们整个许家。

　　“去睡觉吧，哪那么多话……”许东阳心里也是烦燥的很，实在没有太多的心力跟自己的弟弟计较，况且他说的也是实情。

　　“哼……”听到自己兄长的话，许东月只是哼了一声，但是看到自己嫂子那欲哭欲泣的模样，却是没有再说什么，嫂子就算有千般不是，但嫁到许家来，对于公婆小姑，甚至小叔都还算是贤慧，是以太难听的话，他也说不出口，只能是甩袖离去。

　　 “相公……”

　　一时大厅之内，只剩下许东阳夫妇二人，而许东阳却是什么也不说，只是脸色阴沉的坐在大厅的椅子上，而他越是这样，一旁的茵娘就越是害怕，“相公，你……”

　　“夜深了，你先回去睡吧……”看着自己一旁担忧不已的妻子，许东阳就算是再多责怪的话，也说不出口，这是他的发妻啊，跟他这几年，福没有享上，却跟着受了不少罪，还落了一个土匪婆的名声，就算有再多的不是，他也不忍心开口啊。

　　“相公，我……”结缡多年，茵娘又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相公再想些什么，不过是心疼自己，不忍多加苛责而已，可就算是他不说，她也很是清楚，今天晚上被皇上那一番训斥，她已经很是清楚，自己将会为夫家惹来多大的祸事。

　　“没事，皇上和公主殿下都是明理之人……”这句话，不知道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发妻，连许东阳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你先回房休息吧……”

　　“……”茵娘看着许东阳那一脸忧扰的样子，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最后却只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听话的回房去休息。

　　只是那一夜，许东阳头一次没有回到茵娘所在的房间休息，而是就那样在大厅里枯坐了一夜……

　　“皇姐醒了没有？”

　　经过风易的开导，乐轩自然是早早的放开了心结，回到寝宫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之后，便又早早的来到了乐心公主的寝宫，今天的早朝因为昨天宫宴的关系，已经免了，是以今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陪着自己的皇姐。

　　“嘘……”青月听到乐轩的声音，忙从内殿走了出来，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奴婢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了，免礼吧……”听着这半假不真的恭维话，乐轩一脸的不耐烦，挥了挥手，“皇姐醒了没有？”

　　“公主昨天晚上太晚入睡，现在还在补眠……”青月完全是实话实说，昨天乐轩一脸气冲冲的离开了公主殿下的寝宫，公主虽然没有跟出去，却也是心里跟着担心不已。

　　“那朕在这里等皇姐醒来……”听到青月的话，乐轩并没有过多的惊讶，还以为是乐心公主因为昨天的事情，还在生气不肯见他呢，是以不但在这大厅里守着，还让内侍去把御书房里的奏折给搬过了一些，准备跟他的皇姐进行长期抗战呢。

　　“皇上，您这……”对于乐轩的举动，青月还真真是无语了，这种耍赖似的举动，哪像一个皇家子弟所为，更别谈他还是一国之君了。

　　　见乐轩执意如此，青月没有办法，只能快步走回乐心公主的寝室，不能让殿下就坐在那里干等公主殿下醒来，上次就是因为这样，公主殿下已经将他们这些内侍宫婢们给好好的训斥了一番了。

　　　“公主，公主……”青月看着还在沉睡的乐心公主，不好直接掀开床帷，只能隔着床帷轻轻的呼唤着乐心公主，希望她此刻能够醒过来。“公主，公主，皇上来了……”

　　　“嗯……”听到青月的呼唤，乐心公主慢慢的睁开了眼睛，昨天晚上太晚入睡，让她一时之间差点忘记了自己此刻身在何处，坐起身来，揉了揉了发困的眼睛，道，“青月，什么事……”

　　　“公主殿下，皇上来了，就在外面等着您醒来呢……”青月知道昨天宫宴的时候，公主殿下和皇上起了争执，是以才小心翼翼的回着话，生怕又惹的公主殿下不高兴。

　　“嗯……”乐心公主掀开自己的床帷，示意青月把它给挂起来，“皇上前来，可有说些什么？”

　　“没有……”青月把乐轩今天一入这乐心公主寝宫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包括他今天来时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现在，皇上还在大厅里批阅奏折呢，公主，您看……”

　　“先替我更衣吧……”乐心公主听着青月把乐轩来这里的事情，讲得事无巨细，却是并没有多发表什么意见，只是叫她在自己更衣。

　　“是……”

　　可是青月替乐心公主穿妥衣衫，她的公主殿却没有急着前去大厅，反而慢慢的梳洗起来，她的这个举动，倒是让青月有些看不过眼了，前几日公主殿下不是还因为皇上的到来，他们这帮做内侍宫女，没有及时通传公主，而发了一通脾气吗，而此次却，“公主，皇上现在还在厅里等着呢……”

　　“让他再那多等会儿吧……”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乐心公主就一阵头痛，她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一国之君，处事之前，能够把方方面面全部都考虑到啊。

　　“可是公主……”青月又把乐轩还奏折来这里批阅的事情给讲了一遍，明确指出，咱们这位皇帝陛下是打算跟她们长期抗战的，公主殿下总不能一直躲在寝室里不出去吧。

　　“我知道了……”对于自己这个小心谨慎的侍女，乐心公主还真是有些没辙，不过，也多亏了有她的谨慎小心，让她省了不少的心呢，“你帮我把头发梳好，我一会儿就过去。”

　　“是……”听到自家的公主殿下松了口，青月心里还真是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她都不希望皇上和公主殿下心里有什么间隙，必竟他们是亲姐弟啊，自从她到公主殿下身边服侍开始，可就看着公主殿下和皇上是如何一步步谨慎小心，相互扶持到现在。

　　第一百零五章 出行状元府（一）

　　“皇姐，晨安……”

　　原本正在批阅奏折的乐轩，看到乐心公主从寝室里出来，忙向乐心公主问了一句晨安，似乎昨夜他们之间的争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倒让乐心公主有些不解，她这个弟弟什么时候如此明事理了。

　　“皇弟，你……”乐心公主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乐轩给开口阻止了，“皇姐，昨天晚上很晚了，朕还打扰了风师傅一番……”一句话，点明了他今天的态度为何会是如此，也让乐心公主的脸上露出了然的神色，“师傅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风师傅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帮我分析了昨天那件事情的利弊，然后又给我讲了一些为君之道……“说到这里，倒是让乐轩有些不太好意思，昨天风师傅讲的那些，其实皇姐都曾经给他讲过，甚至当初皇姐给他的那些先皇们的手稿，以及皇姐替他摄政时的心得概要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只不过他当时对于茵娘延持将书信交给风少轩的这件事情上，太过气愤，以至于光顾着逞口舌之快，失了为君之道。

　　“那你可想清楚了……”直到此时，乐轩说出这些话来，乐心公主才细细的端详着皇弟的神色，倒不是为了辨别他话里的真假，而是想要知道乐轩的气色到底是如何，必竟昨夜他气冲冲的从她的寝宫里离开，那个时候就已经快过亥时了。

　　“嗯……”乐轩点了点头，现在他的气色还算是不错的，虽然昨夜入睡的较迟，但是因为心中无事，睡得倒也还算是香甜。“如果皇姐今天没事，朕打算请皇姐跟朕一起，去一趟状元府……”既然是他失了为君之道，那么为了许家那两个栋梁之材，他总要做出一点牺牲吧。

　　“不用了……”听着乐斩的话，乐心公主摇了摇头，拒绝了他的提议。“状元府之行，皇姐一个人去就好，你近日政务繁忙，还是在宫中处理朝政吧。”

　　“可是皇姐……”乐轩还想要再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摇手给制止了，“皇姐虽然想要你成为一个宽和仁慈的帝王，但并不代表要你放下身为君者的尊严，许家的事情，你什么也不必做，皇姐自会处理，你以后不必理会了……”

　　“皇姐……”听着自己皇姐的话，乐轩的心里一阵火热，就连鼻子都有些犯酸，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他闯了祸皇姐替他一力承担下来一样。

　　“好了，什么也没别说了……”乐心公主拍了拍乐轩的肩膀，现在的他已经比自己这个皇姐还要高出一些，再加上身份的缘故，她已经不能同小时候一样，去拍他的头了。“回你的御书房去处理政务吧，让那些个大臣们都知道，就算皇姐不替你摄政，你身为这金元的帝君，也能把朝中的政务处理好。”

　　“嗯……”乐轩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皇弟离去的背影，久久之后才是一声叹息，“青月，吩咐御膳房把早膳送来，用过早膳，咱们出宫一趟。”虽然她现在并不饿，但是必竟腹中还有那小小的骨肉，为了他，她多少也要用上一些早膳。

　　“是……”青月点了点头，转身吩咐一旁的小太监去跑腿，如今她已是这公主寝宫里最大的管事，这种事情，已经不用她亲自去跑腿了。

　　“公主，咱们这是去……”

　　用过了早膳，乐心公主还着青月和暗月，一身轻衣简从，便出了皇宫，此次的举动，倒是让青月有些不太清楚公主想要做些什么，虽然她也曾留意公主殿下和皇上的谈话，但是他们话里的意思，明显今天是要去趟许状元家，可是现在轻衣简从，又多有不妥。

　　“去状元府……”乐心公主一身的素雅的衣服，头上再戴着一顶白纱斗笠，让人看不清她的面容，只能从衣裳服饰上看出，她也许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呢。

　　“您还真……”听着乐心公主说出目的地，一旁的暗月一声不吭，只是守在乐心公主的身边，时时刻刻替她注意着周围是否安全，而青月却是一声惊呼，对于乐心公主如此装扮到下臣家，很是不理解，难不成，她家的公主殿下，还真的打算向那位许状元夫人赔礼道歉不成？

　　“不管如何，总要去上一趟啊……”乐心公主没好气的看了一眼青月，这个丫头每次到了宫外，就喜欢咋咋呼呼的，丝毫没有在宫中那种小心谨慎的样子。难不成是因为她金元的皇宫会吃人不成？

　　“可是……”青月还是想要多说些什么，凤凰公主亲访朝中的未来的栋梁之臣，是那下臣家的幸事，可是公主殿下也不必如此偷偷摸摸吧。

　　“没有可是……”乐心公主淡淡的摇了摇头，示意青月不要再说下去了，“状元府也到了，你去叫他们开门就好……”听着自家公主殿下的话，青月才抬头看向前方，还真如公主殿下所言，这状元府还真到了，应了一声之后，便前去那里扣那大门。

　　“你们找谁……”

　　来开门的，是一位稍稍上了年纪的老者，他打开门一看，见是几个年轻的姑娘家，不由的开口问了一句，要知道他这里可是新科状元和榜眼的府邸，不是什么闲杂人等都可以进去的地方。

　　“我们想找许大人……”青月见老者来开门，忙乖巧的施一礼，不论身份，必竟他还是一位长者。

　　“找哪位许大人？”老者还是想要问个清楚，顺便也把自己府里主人尊贵的身份说出来，以免引起那些不长眼的宵小的窥视，“我们家有两位许大人，一位是新科状元许大人，另一位是新科榜眼许大人，不知道几位姑娘找哪一位？”

　　“就找那位新科状元许大人……”乐心公玉头戴斗笠走了上前，“老丈，麻烦你进去通传一声，就说有一位凤凰姑娘，想要见许大人一面……”

　　“凤凰姑娘……”听着这个怪异的名字，看门的老者还仔细打量了一下乐心公主，嘴里还嘀嘀咕咕道，“我们许状元已经有夫人了……”

　　“哪那么多话，让你通传，你通传便是……”暗月听着老者的话，面色有些不耐，他刚刚那句话里的含义，已经隐隐侮辱了她家的主子，虽然说是不知者不怪罪，可是当着公主的面这么说，是以让暗月有些不高兴……

　　“凤凰姑娘……”

　　听着看门老人的禀报，倒是让正在学习该如何处理茵娘御前失仪之事的许氏兄弟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哪来的一位凤凰姑娘，我们并不曾听说啊……”

　　“我就说嘛，凤凰，多么奇怪的姓氏中，小老儿这就去撵她们离开……”听着自家的话，看门的老头，也觉得很是不对，是以自告愤勇的想要将她们撵离。

　　“等一等……”原本在一旁的许东月并没有打算插嘴，可是听到‘凤凰’二字，倒是让他灵机一动，“等等，门头，你说门外来了三位姑娘，有一位自称是凤凰姑娘……”

　　“大哥，难不成是……”有些话，许东月也没有说出口，如真如他所想，是那一位‘凤凰’姑娘，如此轻衣简从，他还真不能把身份就这么给捅破。

　　“也有可能……，不单单是许东月，许东阳也想到了这一层。

　　“那我去看一看吧……”不管如何，如果待在门口，真的是那一位‘凤凰’，还真容不得他们许家兄弟的怠慢。

　　“好……”许东阳点了点头，“我去让父亲母亲准备一下，别怠慢了贵客……”

　　“微臣见过……”

　　许东月随着看门老人来到大门口，只消一眼，他就认出了那位头戴斗笠的素妆女子是当朝的凤凰公主，难怪会自称一句‘凤凰’姑娘，忙要下跪行礼，却被乐心公主开口阻止，“不用了，我也是便衣出门，不必那么多的礼仪。”

　　“是，姑娘请……”既然公主殿下已经发话，许东月自然只能是应从。

　　看着许东月恭恭敬敬的样子，乐心公主倒是没有多说什么，淡淡的点了点头，便走进字状元府的大门，当然，入府门没有多久，自然就有着许家的人，前来迎接她进入大厅，必竟身份使然，许家人也都见过乐心公主的风采，再加上她还是他们风大当家的夫人，自然是不敢有所怠慢。

　　第一百零六章 出行状元府（二）

　　“不知公主殿下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公主殿下恕罪……”

　　来到了正厅，乐心公主坐上了主位，许家的老爷子带着许家的一干人等，向着乐心公主行了大礼，嘴里还说着请罪的话，应对进退之间，丝毫没有失了分寸。

　　“是本宫唐突了，便衣出访，还请许老爷不要怪罪才好……”乐心公主见这许家的大家长，应对进退之间，甚是恭敬，丝毫没有了在风寨时的随和，反而多了些恭谨，神色不禁有些失望，看来，这饱读诗书的许家大家长也是不能免俗啊。

　　“不知道公主殿下，今日大驾光临是所为何事……”虽然一辈子没有做过官，但是必竟是饱读诗书的长者，他可不认为这日理万机的凤凰公主会闲着没事，到他们这小小的府邸来闲逛，当然，当初被大当家掳到风寨的事情，可是纯属意外。

　　“昨夜宫宴，皇上对于状元夫人，颇有些失礼之事，是以……”乐心公主话才说出口，便看见许家家长的神色变的有些阴晴不定，但又开口问道，“怎么，你们还不知道？”

　　“不知道公主殿下所指何事？”阿弥陀佛，许老爷心中暗自祈祷着，千万不要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样，虽然茵娘也有上几分姿色，可是皇上必竟是皇上，虽然还没有纳妃，但是见过的美女肯定也是江鲤之卿……

　　“还不是为了木枫请许夫人送信之事……”乐心公证不明白，为什么这许家家长的神色如此的变幻不定，不过，却还是实话实说了起来，必竟她今天就是为了此事而来。“皇上知道许夫人将本宫择婿的消息，晚了两日才告诉你们大当家，气不过，找个地方，责难了许夫人一番，今日本宫登门拜访，就是来致歉的……”

　　“送信送迟了……”听到这个消息，许家二老相对望了一眼，心中却是松了一口气，看向自己的长子，似乎在确认些什么，“东阳，这是怎么回事？”

　　“确有此事，前段时间，木二爷曾经请茵娘送封信给大当家的，不过，当时茵娘精神不是很好，是以把这件事情，差点给忘了，所以才延迟了木二爷给大当家的书信……”

　　“原来如此……”听着自己儿子的解释，许家家长点了点头，当时自己的长媳，正因为茗烟被充配边疆一事而伤心，那段时间精神也确实极为恍惚，忘了木二爷交待的事情，也算是情有可原。

　　“是啊……”乐心公主算是看出来了，这许家二老还真是不问世事了，单享这子孙清福了，根本不知道木枫交给茵娘的书信，因为茵娘晚几天才拿出来，引起了多大的事情， 不过，既然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她也不想再旧事重提，徒让两位老人家为此自责。“正因为如此，皇上气不过，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训斥了许夫人几句，还请许夫人多多见谅啊。本宫今日出门也算匆忙，未曾备得什么礼品，就应你们一件事吧，这个玉环，他日你们若有所求，只要将此珏环呈给本宫，本宫一定应允。”乐心公主看着许氏兄弟，这个旨意，她可是特地为了这两兄弟留着，必竟他们出身草莽，又做过土匪，有朝一日，被别人举报出来，若受到他人的弹劾，这个要求，说不定就能救他们兄弟二人一命。

　　“公主殿下太过严重了，皇上训斥的是，是茵娘没有做好他人所托之事……”乐心公主亲自登门致歉，借许家几个胆子，也不敢接爱这当朝凤凰公主的歉意啊，是以忙开口推脱着。

　　“事情一件归一件，无论如何，本宫的那个弟弟，做的有些过了……”乐心公主示意青月，将自己手中的珏环递给茵娘，必竟昨日挨在皇弟训斥的可是这个女人，这个珏环是以也应该由她来保管，乐心公主的用意，就看这个茵娘明不明白，领不领情了。

　　众人看着茵娘接过乐心公主所赠的玉环，心里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是悲是喜，恐怕连许东阳自己都说不清楚，至于茵娘，接过乐心公主所赐的珏环，头一个反应竟然是那变幻不停的脸色，似乎在挣扎些什么。

　　“公主，臣妇有一事相求……”紧紧握着手中的珏环，茵娘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口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你……”听到茵娘的声音，乐心公主心中却是重重的叹了一口敢，她头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的这番辛苦算是白废了，“茵娘，你可要想清楚，这个玉环虽然能够让本宫应你一个要求，但也仅仅是一个，若他日，许家遭逢什么祸事，这个珏 环……”

　　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但是让茵娘有些犹豫了，可也仅仅是片刻的功夫，茵娘又接着说道，“臣妇明白，但是臣妇还是想请公主殿下，饶过我妹妹——茗烟。”

　　“茵娘……”

　　“嫂子……”

　　“嫂子……”

　　听到茵娘旧事重提，却是吓坏了许家的老老少少，这个茵娘，现在提起这件事情，不是摆明了替他们许家招灾吗？

　　“请公主成全……”茵娘仿若入了魔怔一番，不停的向着乐心公主叩头，似乎如果乐心公主不答应，她就这么打算磕下去。

　　“大胆……”

　　“放肆……”一旁的青月和暗月看不下去了，这不是明摆着想要逼公主殿下下决定吗，忍不住开口斥责。

　　　“让她说……”看着茵娘因为额头不停的撞击地面，而满是血迹，乐心挥了挥手，让其他的人都安静下来，她倒想听听这个茵娘到底是怎么想的。“茵娘，你是不是认为本宫对你们许家太过宽厚仁慈了……”

　　　“公主殿下……”听到乐心公主终于开口说话，茵娘停下自己磕头的动作，看向了乐心公主，但是那额上的血迹斑斑还是碍了乐心公主的眼睛。

　　　“昔日在风寨之中，茵娘你就以贤惠之名赢得风寨所有人的尊崇，那你说说看，本宫将那能保命的珏环交给你是为了什么？”乐心公主就事论事，虽然她有心宽饶许家所有的人，那并不代表曾经冒犯过她皇家威严的人，就可以平安无事。

　　　“这……我……”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倒让茵娘无话可说，回头看向自己的相公，哪料到现在就连平日里对自己温柔有加的许东阳，现如今也是一脸铁青，再看看别人，不只小叔和小姑，就连公公婆婆也是满脸的怒气，显然对于她的自作主张非常不满。

　　　“既然你不清楚，那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枚珏环的用意。”乐心公主走向主位，站到茵娘的面前，一字一句的说道，“朝堂之上，仕途也不会一番风顺，本宫破例让曾经做过匪徒的他们进入朝堂，除了有你们大当家的那份情意，再有的，就是怜惜他们兄弟文采出众，对我金元也算是栋梁之才， 这枚珏环就是若他日有人揭出他们兄弟的出身，给他们脱身保命的……”

　　　“本宫把这枚珏环的用意，说给你听……”讲到这里，乐心公主顿了顿，看着茵娘的神色，“如今，你还想要拿给他们保命的珏环来求我饶恕你的妹妹吗？”

　　　“我……”茵娘听到乐心公主说的，倒是不敢再对乐心公主多加恳求了，她总不能为了自己的妹妹，就什么都不顾了。可是，她的妹妹该怎么办，茗烟该怎么办啊……

　　　“你也曾习字识文，有空闲的时候，不妨好好阅读一下我金元的律法……”乐心公主不愿意再为此事跟茵娘再做纠缠，让她本来就不快的心情，更加的烦乱，“你就会知道，当初本宫只处罚茗烟一个人，对于你们许家来说，是多么的仁慈……”

　　　“公主……”听着乐心公主的一字一句，茵娘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能嚅嚅的唤着乐心公主。

　　　“咱们走……”乐心公主不想再跟茵娘说些什么，直接向着厅外走去，再在这里呆下去，虽然许家的其他人没有多说些什么，但她就快要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了，如果不是因为当初那个臭男人，宁冒着跟她翻脸的危险，也要保住这许家人，她怎么可能会轻易饶过这个总是处处为自己妹妹求情的女人。

　　　第一百零七章 怒气横生

　　　“公主殿下请留步……”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乐心公主走出大厅没有几步，就又被人给唤住了，乐心公主一回头，看见是许家的两位长者，“两位还有什么事情？”

　　　“公主殿下，我们虽然不知道您为何要与那漠北国和亲，但是当初大当家已经来帝都寻您了，不知道您……”看着面带愠色的乐心公主，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可是有些话，他们也是不得不说啊，必竟风大当家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来到帝都这么长时间了，大当家行踪不明，就连那两个儿子高中，也不见大当家的露面，倒是让两位老者有些担心了。

　　　“你们想知道你们大当家的去处？”乐心公主心里的火已经快要压抑不住了，但是摒着尊老爱幼的原则，她也不能朝这两位无辜的老人家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但也不能任由这这许家的晚辈的如此欺瞒两位老人者吧，“去问你们的儿子和儿媳， 他们可是清楚的很。”

　　　“公主殿下，这……”看到自己老两口因为询问风大当家的事情，让乐心公主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让两位老者的神色也不禁凝重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大当家出了什么事情？”想当初，在风寨之时，这公主殿下虽然跟大当家的有时候吵吵闹闹，但还算是恩爱，怎么公主殿下一回宫，就凤台择婿，要远嫁番国呢？

　　　“本宫说了，去问你们的儿子和儿媳……”乐心公主不耐烦的答着他们老两口的话，这许东阳，许东月和茵娘这三人，还真把那个臭男人的事情，给瞒得严严实实的，竟然丝毫口风没有透露给自己的父母，还让他们上前来质询自己。

　　　“是……”见到乐心公主不仅神色难看，就连口气也变得非常差，倒是让两位老人家更是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总不能强迫公主殿下回答他们的问题吧，再说了，乐心公主让他们去询问孩子们，难不成，有什么事情他们知道，没有告诉自己老两口？

　　　“公主殿下，您……”

　　　青月和暗月直跟着乐心公主走出这状元府的大门，才担心的开口，刚刚乐心公主的情绪有些失控了，这让她们很是担心。

　　　“我没事……”乐心公主站在状元府的大门外，努力的让自己深路呼吸，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饶过那个总是为自己妹妹求情的女人，除了有着风少轩的关系，还有就是许东阳和许东月，让她起了爱才之心，不想让这两位未来的栋梁之才，因为这些小事，跟皇家起了间隙，难不成这就是原因？

　　　“那您……”

　　　“走吧……”几个深呼吸，让乐心公主平静了自己的情绪，脸色也慢慢的恢复了过来，“天色也快晌午，咱们还得出城一趟呢……”

　　　“出城……”青月一脸的疑惑，对于自家主子的决定很是好奇，“公主殿下，咱们出城做什么？”

　　　“只管跟着就是了……”暗月轻轻扯了扯青月的衣袖，示意她最好不要多问，只要好好的伺候公主殿下就是了。

“你们说说，现在大当家身在何处？”

　　送走了乐心公主，许家的大家长又坐上了主位，把刚刚问向乐心公主的那个问题又提了出来，必竟大当家的是他们一家子的救命恩人，所以对他的安危与否，许老爷子还是很关心的。

　　看着自己老父如此关心这个问题，许东阳很是清楚，大当家的事情肯定是瞒不住了，是以什么都没有说，直接跪在了自己父亲的面前，跟着他一起跪下的，还有那起身没有多久的妻子，当然，他的二弟也不例外，必竟隐瞒大当家的近况，许东月也有份。

　　“你们这是做什么？”许老爷子看着自己孩子们的举动，不禁有些懵了，“难不成大当家他……”

　　“父亲不要着急……”许东阳跪前一步，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只能从他的嘴里说了来，“大当家的当初的确是来了帝都，只不过，在半路被人截杀，身了伤，所以才……”剩下的事情，大家就已经都知道了，是以许东阳没有说出口。

　　“受了伤？”许老爷子面带疑惑，在他的心中，他们大当家武艺高强，整个风寨，无人是他对手，再说了，就算是受了伤，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不该音讯渺茫啊，“受了多重的伤，大当家的现在又身在何处？”

　　“这……”提到这个问题，倒真是让许东阳有些不知所措了，“大当家现在身在何处，儿子就不知道了，想必在大当家的那两位结拜兄长那吧……”对于这个答案，其实连许东阳也不是很确定。

　　“就算在大当家的兄长那里，公主殿下和亲远嫁，还有你们兄弟金榜高中，怎么也不见大当家传递书信啊？”许老爷子还是很是疑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也许是大当家为了保护咱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东阳和东月出身土匪山寨吧。”见到自己儿子的为难，许老夫人忙把话给接了过来，“再说了，大当家的不是受了伤吗？就算知道他们兄弟俩高中，想要传递书信，想必也是有心无力吧。老头子，你就别瞎操心了。”

　　“胡说八道……”许老爷子瞪了一眼自己的老伴，“从公主殿下凤台择婿到现在，将近月余，多重的伤，不能好个几成？”

　　“儿子曾听公主说过，大当家的因为重伤失血过多，现在还在昏迷之中……”见自己父亲总在纠结这一个问题，许东月忍不住把风少轩昏迷不醒的事情给说了出来，“所以，大当家对公主殿下即将远嫁和亲的事情根本就毫不知情，是以对我们兄弟两个金榜高中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

　　“什么……”听到这件事情，对于老两口来说，真有些晴天霹雳的感觉，老天爷，那得多重的伤啊，才能让一向强健的大当家一直昏迷不醒到现在。

　　“不对……”许老爷子突然想到了些什么，直叫道不对，不对，“大当家的当初来要帝都之事，也是临时起意，什么人跟大当家有如此的仇恨，竟然会知道大当家的行踪，还能让大当家的重伤？”

　　“这……”这句话真让许家两兄弟有些无言，总不能把茵娘给招出来，说是因为她贻误了木二爷的书信，才让大当家被人掌控了行踪，险丢了性命吧。

　　“你们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老爷子直觉事情有些不对，大当家的在来帝都的路人被人截杀，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蹊跷了。

　　“可能是当初的景亲王干的吧？”虽然只是入了朝堂才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可是他们必竟来到帝都也有一段时间，在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再加上群臣之间的流言，稍加整理，许东阳也能知道一个大概。“官场上曾有传言，说是景亲王暗中谋逆，想要将公主殿下远嫁番邦，好篡夺皇上的江山，也许……”

　　听着自己儿子的分析，许老爷子点了点头，这倒也说得过去，必竟公主殿下远嫁番邦的决定下了没有多长的时间，景亲王就因为跟宫妃私通的事情，被公主殿下给逼的自尽了，想想，可能也确实就是那么一回事。

　　“就算是景亲王干的，那这事也太巧了吧……”向来很少发言许夫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倒是把大家给都吓了一跳。

　　“也的确是太巧了些……”想到这里，许老爷子又将目光望向了跪在地上的几个人，“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我们……”许东阳有些话不敢说出口，只想替自己的妻子隐瞒着，虽然这样做，可能有些对不住大当家的，但是茵娘必竟是自己的妻子啊，如果让父亲和母亲知道茵娘曾经延误了大当家的书信，那原本就因为茗烟而对茵娘有些不满的双亲，恐怕会想要将茵娘赶出许家大门啊。

　　第一百零八章 不经意的错误

　　“是我……”

　　就在许东阳还在思索该如何回答双亲的问题的时候，茵娘在一旁开了口，“当时木二爷把公主殿下将凤台择婿的书信托我交给大当家的，是我一时给遗忘了，晚交给了大当家的两天，所以才……”

　　“所以才给了别人下手的时间对吧……”许老爷子看着低下头的长儿媳，忍不住摇了摇头，“茵娘啊茵娘，你可知道，就因为你晚把书信交给大当家，到底惹出了多大的祸事啊？”

　　“父亲，嫂子不过是晚把书信拿出来两天嘛，不也交给了大当家的。”一直站在许家二老的小星有些不满意了，不就是一封书信嘛，又能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她的老父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东阳，你说说，这晚交的书信，到底都惹出哪些祸事？”许老爷子不理会自家丫头的大呼小叫，这个问题，就算是明明白白的讲给她听，这个丫头也未必听得明白。

　　“父亲……”许东阳看着自己的老父，却又担心着跪在一旁的茵娘，虽然现实了他原本心中的猜测，但是他却不敢说出口，他的茵娘现在已经够自责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增加她的惶恐。

　　“东月，你说……”长子不提换次子，许老爷子一定要自己的儿子把可能的后果给说出来，否则的话，茵娘永远不知道因为她一时的失信，给公主殿下和大当家的带来多少的困扰。

　　“父亲……”许东阳还想阻止些什么，却被自己的老父一个瞪眼，只好什么也不说了。

　　“大当家如果能够早日收到书信，也许别人就不会占了先机，或者没有那么巧合的刚好被人截杀，如果大当家没有被人截杀，那么大当家肯定会参加公主殿下的择婿大寨，以大当家文智武功，肯定能够拔得头筹……”许东月看着自己父亲，见他眼底的赞赏，又接着说道，“此事往小的说，咱们金元的男子并不输给番邦的男子，公主殿下肯定也很乐意再一次身披嫁衣嫁给大当家的，往大的说，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不必远嫁和亲，保住了金元所有男人的颜面，所以……”

　　“停……”许老爷子摆了摆手，“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才知道，公主殿下对于我们许家是多么的仁慈，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许老爷子就带着自己老伴走出了大厅，是该让自己的这几个孩子好好的反醒一下了。

　　看到许家二老离开了大厅，跪在地上的许东阳、许东月还有茵娘三人，才直接跪坐了地上，除了许家两兄弟，茵娘还真不知道自己晚交给大家的那封书信，竟然会引出这么多的祸事来。

　　“相公，我……”

　　“我也去走走……”哪曾想到，刚刚在双亲面前还对自己妻子颇为维护的许东阳，却看也不看自己妻子一眼，直接从地上站起身来，丢下一句话之后，也走出了大厅。

　　“我也想去走走……”许东月看了看自己的嫂子一眼，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还同情她，这个问题 ，他需要好好的思虑一番。

　　“我看看父亲和母亲需要些什么……”看到自己的两个兄长都出去了，他们的妹妹小星，自然也不会在这里等着安慰自己的嫂子，必竟这次她闯的祸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今天二哥没有挑明后果，她真的不知道会因为那么一封信引出这么多的事情。

　　所有人都离去了，一时之间，这状元府的大厅里，只有茵娘一个人跪坐在地上，没有敢也没有人愿意去靠近……

　　“公主，咱们这是去哪啊……”

　　青月跟着乐心公主一路行来，渐渐了出了城门，可是公主殿下竟然还在向外走去，让青月和暗月都有些担心乐心公主是否会体力不支，要知道，她的腹中还有那小小的骨肉呢。

　　“去找人……”乐心公主头也没回，一直努力向前走去，似乎前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她，事实上，也确实有什么在吸引她往前走，不过不是东西，而是人，是她心心念念的那个臭男人，她已经知道了，现在的他，就藏在韩诺帝都外的庄子里。

　　“找人……”青月捶了捶自己的双腿，感觉很是疲累，怎么她家的公主殿下难道就感觉不到累了吗？“什么人啊，您一道懿旨直接把他给宣进宫不就得了……”

　　“闭嘴……”一旁的暗月听着青月的嘀嘀咕咕，忍不住轻斥一声，她们的公主殿下都还没有也声喊累，身为奴婢的她们，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可抱怨。

　　“公主殿下，这是去哪里？”

　　早已经闻得乐心公主往这里徒步走来的消息，韩诺和木枫忙驾车迎了出来，他们可不敢让乐心公主如此一路，直接走到他们的地盘上。

　　“到该去的地方去……”一路行来，乐心公主早已经是疲惫不堪，额头满是细汗，就连脸色也是苍白无比。

　　“那我们送公主殿下一程吧。”木枫和韩诺对视一眼，很是担心乐心公主的身体状况，再加上人家来此的目的，不用乐心公主说出来，他们也很是清楚，是以才有这么一说。

　　“我想自己走过去……”哪曾料到， 乐心公主听了韩诺和木枫的建议，却是摇了摇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看着远处那隐隐可见的院墙，她很想自己走过去，走到风少轩的身边。

　　“可是公主殿下，您的身体……”对于乐心公主的坚持，韩诺和木枫说不感动，那是骗人的，可是那并不代表他们就会任由乐心公主这么走到庄子上啊。真要是因为公主殿下因为此事给累着了，他们该怎么跟风少轩交代啊。

　　“我没事……”乐心公主摇了摇头，仍旧一步一步的向着庄子的方向走去，至于韩诺和木枫二人，只好至驾着马车跟在了乐心公主的身后，至于青月和暗月两个侍婢，他们可是一句谦让的话也没有，必竟公主殿下还在徒步而行，让她的两个侍婢就坐上马车，似乎也有说不过去。

　　“老二，你认为公主殿下的身体……”

　　看着离自家的院墙越来越近，可乐心公主的脸色，却是越来越苍白，这让韩诺很是担心，首次埋怨自己，没事把个破庄子建这么远做什么，不过就是寻个清静地，实在是没有必要建的如此之远。

　　“不是很清楚……”说实话，木枫也很担心乐心公主的身体，可是现在他没有办法替公主殿下把脉啊，就算他想，估计公主殿下也不让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木枫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公主殿下能够走到这里，靠的不单单是体力，而是惊人的毅力了。

　　“上次让你研制的那些个保胎的药丸子，弄好了没有？”

　　“今天刚刚研制出来，还没有来得及送进宫里。”听着自家老大的话，木枫也是眼前一亮，如果不是韩诺提醒，他还真有可能，就把此事给忘记了呢。

　　“制出来就好，一会儿记得给公主殿下服下几粒……”听到自己满意的结果，韩诺的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乐心公主在他的地盘上，出了什么事情，他还真不好向老三和老四交待。

　　“几粒，一粒就能把她腹中的孩子给护得牢牢的……”听着韩诺的话，木枫差点忍不住怪叫，要知道，他研制的这些个保胎的药丸子，可是用了不少的珍贵药材，除了从自已家中取得的那些个珍贵的药材之外，还有就是从皇宫大内里取出的那些奇珍异草了，要知道，他们家老四，也就是皇帝陛下，对他这个姐姐可是非常宝贝的，只要是给公主殿下补身体的，从他们的御药阁里拿什么，拿多少都是无所谓的。

　　“我不管公主殿下会服下几粒，你只要知道，把公主殿下的身体调养好就行……”韩诺懒的理会木枫的抱怨，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否则到时候，看你怎么跟老三交代？”

　　“还交代什么，如果不是当初我及时赶到，他的小命就已经交代过去了……”木枫可从来不认为自己欠风少轩什么。但是这些话， 他只敢自己小小声的说，并不会就这么直咧咧的在老大耳边上说，否则的话，谁知道老大到时候会怎么收拾他呢。

　　第一百零九章 心中亦委屈

　　“他在哪里？”

　　虽然来到了韩诺在城外的宅子，也知道风少轩现在正在这座宅子的某一处养伤，但是乐心公主却就是找到他养伤的地方。

　　“谁……”木枫见乐心公主没头没脑的问了这么一句，倒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难不成公主蓼下不是为了他们家老三来的，想到这个可能，他不禁开口询问着。

　　“他在哪里？”对于木枫的反应，乐心公主懒的去看，她还不想去解释些什么，而是直接将目光望向了韩诺，她曾经让人调查过这位韩大掌柜的处事原则，知道他是一个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更何况风少轩还是他年幼时的结拜兄弟，他不会也不能放任他不管的，他把风少轩藏在这里，不就是更好的证明吗？

　　“公主殿下，再过几日就要和亲远嫁，他在哪里，还重要吗？”无论如何，韩诺都想从乐心公主这里知道一个答案，不管是为了昏迷中的老三，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都想要知道。

　　“他在哪里？”乐心公主已经快要沉不住气了，刚刚在许府她的心里就压着一肚子的火气，无处发泄，现在她人已经到了这里，这个韩诺竟然还敢跟自己打着哑迷，让乐心公主很是不满。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总是不顺着自己心意的臭男人，她何苦要压抑自己心中的这份火气。

　　　“公主殿下请随我来……”

　　跟乐心公主对视片刻，韩诺终于败下阵来，虽然他富可敌国，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却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这凤凰公主久居高位，那股凌人的气势，是他所欠缺的。

　　韩诺和木枫摒退了自己身边的仆从，带着乐心公主和青月，暗月两人来到了风少轩藏身的密室，虽然现在景亲王的余孽已经快被乐心公主给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为了保险期见，他们还是一直将风少轩藏起来疗伤。

　　“他就在这里……”

　　顺着长长的地道，韩诺和木枫将步伐停在了一个铁制的门前，这个铁门没有任何的装饰，完全是由玄铁制成，由见就可见，这韩诺的财力，还真是非同一般哪。

　　“你们都在这里等着……”

　　虽然从帝都一路行来，让乐心公主也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她那不认输的个性，还是不想让人看到她狼狈的一面。是以，她在韩诺和木枫面前，多少还是保持了自己身为皇家公主该有的仪范。

　　“公主殿下……”

　　就在乐心公主想要推开那扇铁门的时候，木枫开口喊住了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白玉盒子，递到了乐心公主的手上，“这是我精心研制的保胎药丸，每日只需服上一粒，便可保公主和腹中胎儿的平安，本想下次进宫的时候，再拿给公主，谁知今日公主自己出宫，那我就先将它……”

　　“多谢……”乐心公主接过木枫递过来的白玉盒子，打开盒子，扑鼻而来便是一股奇香，盒子里面装都是一些小小的，如同红豆般大小的红色药丸，密麻麻的竟有百余粒之多。

　　“公主殿下还是先行服下一粒再进去吧……”这是木枫给的建议，刚刚他们就已经细细的询问过公主殿下此行出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必竟乐心公主原本身体就较为虚弱，现如今心中又生了一番闷气，郁结于胸，再加上从帝都步行到这庄子里，想必早是疲惫不堪，如果进了密室，见了老三此刻的模样，到时候情绪恐怕更加激动，若因此让她保不住腹中的胎儿，那他的这番心血岂不是白废了。

　　“好……”乐心公主听从了木枫的建议，先行取了一粒保胎药直接服下，然后才看着韩诺和木枫道，“他今生能与你们做兄弟，真是他的福气……”

　　“能有公主做老三的妻子，又何尝不是老三的福气。”这句话，是韩诺和木枫回敬给乐心公主的， 不管她是否真的要远嫁番外，但是，以乐心公主现在的身份，还会一路自己走来，就是为了看看受重伤昏迷的老三，让他们都替风少轩感到很是欣慰。

　　“我想一个人守着他……”乐心公主将手掌贴在密室的门上，临推开之前，突然又来了这么一句。

　　“公主殿下……”

　　“公主……”

　　“公主殿下，请……”听了乐心公主的话，青月和暗月想要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摇头制止，既然如此，韩诺和木枫只好顺水推舟，同意让乐心公主一个人进密室，去看看风少轩。

　　乐心公主将所有人都拦在了外面，自己一个人进了密室，不管现在风少轩伤成什么样子，她都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狼狈的一面。

　　可是当她自己看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风少轩时，乐心公主还是心痛极了，那些人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如此的残忍，用手细细抚摸着风少轩此时身上清晰可见的伤痕，乐心公主心痛的眼泪忍不住一滴滴的落了下来，从他接到消息，半途被人截杀到现在，已经是近月的时间了，可是为何他身上的伤还是那么重？虽是如此，但乐心公主还是忍不住开始斥责起还昏睡不醒的风少轩，“你这个臭男人，死土匪，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对着干啊……”

　　可偏偏无论乐心公主怎么怒骂，风少轩就还如同往常一样，一动也不动，既不睁开眼睛，也不回嘴，只是任由乐心公主就这么数落着，也许他听得见，也许他听不见，反正在乐心公主的眼里，风少轩这个臭男人，就是这么一动也不动的躲着，任由她数落着。

　　直到乐心公主将自己心中的郁气都撒向了风少轩，她才轻轻的将头靠在了这个男人的胸前，“我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说着，乐心公主执起风少轩的手，让他那曾经火热的掌心贴向了自己的小腹，“我怀孕了，腹中有了你的骨肉，如果和亲的那一天你还睡在这里，不曾出现的话，我就带着他，真的远嫁到番邦去……”最后一句话，是乐心公主的气话，她无法忍受自己心爱的男人总是沉睡在昏迷中，如若不能陪她到地老天荒，当初就不要出现在她的眼前啊……

　　乐心公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这个密室里呆了多长时间，只知道当她从那密室里出来时，外面早已经是星光闪烁，到了深夜了。

　　“我让木枫进了一趟宫，将公主殿下准备在此留宿的事情告诉了老四，想必公主殿下不会介意吧。”从乐心公主进入了密室，韩诺就一直守在这里，甚至连自己的午餐晚餐也是在密室门口解决的，必竟公主殿下的身份不同一般，再加上里面那个昏迷不醒的老三，有点儿什么事情，还是他在这里守着比较放心。

　　“多谢……”乐心公主点了点头，虽然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待的如此之晚，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刻，回宫，想必是不太可能了，那么在这里打扰一夜，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让人准备了一些吃食，公主殿下是……”既然公主殿下已经决定在这里留宿了，韩诺也不会多说些什么，他更不会愚蠢的询问公主殿下是否想到密室外休息，必竟风少轩在这里，而公主殿下，也只会有一个决定，那就是留在老三的身边。

　　“让青月帮我送过来就好……”乐心公主现在才开始打量密室外面的空间，看了这韩诺也是极小心谨慎的人，也更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啊，虽然刚刚来到这里，她一心想要是点见到她的夫君，不曾留意这里都有些什么摆设，但是她却很是肯定，在她来之时，这密室外面可是空无一物啊，怎么只是短短的一下午的时间，这里就多了一个软榻和一个书桌，还有一套八仙桌呢，八仙桌是还有香茗，显然刚刚还有人在那品茗，至于那书桌上，则有很多的帐本，“我耽误了你的时间……”

　　“公主殿下肯光临寒舍，那可是我的荣幸……”对于乐心公主所达的歉意，韩诺只能是打着哈哈，要知道，别人可是巴不得乐心公主大驾光临呢，那可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啊。

　　“……”对于韩诺的反应，乐心公主还真是有些无语，不过既然人家不想就此事多谈，那她自然也不会去讨那份无趣，直接坐在了八仙桌前，那里有着青月刚刚端过来的膳食，闻其味道，，就知道是青月刚刚替她准备好的。

　　第一百一十章 守在身边

　　“公主殿下什么时候回宫？”

　　直到乐心公主用完膳食，韩诺才开口问了一句，必竟乐心公主的身份太过尊贵，又马上就要和亲远嫁，留在这里的时间太久，就越不妥当，更何况，要是让人知道凤凰公主殿下曾经在他这里夜不回宫，不知道会惹来多少祸事。

　　“明天一早……”乐心公主接过青月递过来的香茗，先用它漱了漱口，乐心公主才把答案给了韩诺，必竟以她的身份，天下不知道有多少眼睛在看着呢，是以她也不能太过恣意妄为，否则的话， 她早就把她的夫婿给接进宫里了。

　　“我让人准备了一张软榻，公主殿下……”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韩诺也不在为此事过多的纠缠，现在该做的，就是为乐心公主准备安寝的床榻，必竟老三就躺在那里，他就算是想要给公主殿下安排一个舒适的房间休息，想必公主殿下也不会领情的。唯今之计，也只好退而求其次，替公主殿下安排更为舒服的床榻了，必竟人要休息时，不管房间的格局如何，有一张能让人好好休息的床榻，才是最为重要的。

　　“不用了……”乐心公主摇了摇头，拒绝了韩诺的好意，“我只是想好好的守他一夜，明天一早就离开，你也不必在此守着了……”

　　“这……”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倒真是让韩诺有些为难了，密室里风少轩躺的那张床，单只老三一个人躺在那里，还算是宽敞，但是如果公主殿下也想在那里休息的话，恐怕还是拥挤了些。“还是再弄张软榻进去吧……”

　　“不用了，我就想跟他单独在一起……”乐心公主听着韩诺的提议，还是摇了摇头，只不过是短短一夜而已，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此的麻烦，再者说了，比起各睡各的，她还是更加喜欢守在风少轩的身边，趴在他的胸口上，听着他的心跳，起码还能证明他确实还活在她的身边。

　　“那就依公主殿下所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韩诺倒也不再坚持，反正今晚要睡在里面的是公主殿下，自然是她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公主，公主……”

　　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青月就开始敲密室的门，现在她们真的该回宫了。

　　“怎么了，青月？”乐心公主的声音带着淡淡的嘶哑，显然是还没有分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

　　“公主，咱们该回宫了。”没有公主殿下的吩咐，青月还真的不敢闯入到密室里面，只能隔着门轻声提醒着自己家的主子，“今天是各邦使者前来挑选公主殿下赐婚的新娘，公主殿下莫不是忘记了？”

　　“……”听着青月的话，乐心公主却是半晌没有回话，如果没有青月的提醒，显然她还真是忘记了这件事情，“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快到辰时了……”

　　“知道了，等我一下，咱们马上回宫……”又是过了半晌，乐心公主才答腔准备回宫了。

　　“是……”

　　“公主殿下要回宫了吗？”

　　虽然韩诺并没有守在密室里，但是自己府中住了这么一位‘大人物’，让他不得不时时小心谨慎的保护着，以避免发生任何的意外，是以，他虽然没有在密室之中，但是早让人留意里面，如果有任何的动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给他。

　　“是啊……”乐心公主从密室里出来，便看见韩诺来到了密室，是以应了一声，“差点忘了，今日会各邦使臣前来挑选自己要迎娶的新娘，便不能再久待了……”说着，乐心公主便又望了密室一眼，显然是极其不舍，但还是转身离开了，虽然那里，躺着她的良人，她这辈子最爱的人。

　　“现在天还才刚蒙蒙亮，我看，还是由我送公主殿一程吧。”对于乐心公主将送给各国来使一位美女侍婢的事情，韩诺也是早有耳闻，必竟这是各国联络感情必不可少的手段，再加上这件事情，也影响不到他的切身利益，是以没有多加留意，直到今天乐心公主提起这么一出，他才想起确有此事。

　　“也好……”乐心公主看了看那蒙蒙的天色，点了点头，虽然身边青月也算武艺高强，四周也肯定会有其他暗卫的存在，可她却不能拒绝韩诺的好意。昨日来时，她可以凭借一份毅力从帝都走到这里，可今日天才蒙亮，她总不能再如此的走回去吧。必竟她们只是一群女人，就算是结伴而行，也是颇为不妥。

　　“公主殿下，宫门到了……”

　　见乐心公主同意让自己相送，韩诺才算是微微点了点头，不过，他也是不放心别人驾驭马车，必竟这个女人的身份太过尊贵，虽然她身边的人，能够保证她的安全，但是小心谨慎的他，还是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必竟这个女人除了是他结拜三弟的妻子之外，还是他结拜四弟的姐姐，更是这整个金元的凤凰公主，就算有一丝丝的差池也不行，是以，他只亲自驾驭马车，将这位身份尊贵，跟他无论怎样都能扯上点交情的凤凰公主给送回宫中。

　　“韩大掌柜的，请将马车直接驶进宫门吧……”

　　听到韩诺的声音，青月从车帘那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说出来了乐心公主的意思，必竟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他如果就把他们这几个人直接扔宫门口，像什么话呀。

　　“好……”韩诺听了青月的话，倒也干脆，直接向着守着宫门的侍卫出示了当初乐轩给他的那张令牌，得到放行之后，便一路行进了进宫。其实不用青月提醒，韩诺也清楚如果把乐心公主直接放在宫门口，也是极为不妥当的，真要是那样的话，他今天亲自把乐心公主送回宫门的苦心，可就要白废了。

　　“皇姐……”

　　听到乐心公主回来的消息，乐轩在朝堂上只是跟群臣们打了一个照面，便匆匆的结束了朝政，向着乐心公主的寝宫赶了过来。

　　“皇上，这么快就上完早朝了？”乐心公主刚刚才从韩诺的车上下来，手上的一杯香茗还没有喝完，见到自己皇弟的到来，倒是很是惊讶，自从乐轩当政以来，可从来没有如此早的下过早朝，平常这个时候，恐怕还在跟朝臣们议政吧。

　　“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让他们早点散了……”乐轩一手挥退了室内的宫婢侍从们，然后才向一直坐在一旁的韩诺浅浅的行了一个礼数，虽然他是一国之君，但是也是这个韩诺的结拜四弟啊，别看韩诺这个平日里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天下首富，可确确实实在私底下帮了他不少的忙呢，不过这些都不宜跟外人提起，只是他们自家兄弟知道就好了。“大哥……”

　　“嗯……”韩诺坐在凳子上，见到乐轩那浅浅的一礼，并没有起身，一是乐心公主刚刚就跟他交代了，他既是皇上的救命恩人，也是皇上的结拜兄长，从此以后，便免了他的跪拜之礼，做一个隐在暗处的一字并肩王，二呢，也不能说他自傲，但是他确信自已这段时间在暗中的所作所为，身为皇帝的乐轩肯定是知道的，是以他这浅浅的一礼，他还是受得起的。

　　“这些日子，还要多谢大哥在暗中处处关照呢……”这一句话，确是发自乐轩的肺腑，别看这韩诺只是一个商人，身上没有一官半职，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可是一个硬道理，很多事情，只要他这位大哥知道的，肯定会暗是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是有着暗卫的存在，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失忆之时，结拜的这位大哥，竟然会如此的相帮于他。

　　“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套……”韩诺感觉到了自己这位四弟的诚意，脸上也多了一丝笑意，单凭他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来他韩诺还真是没有认错人呢，仅凭着这恭谨不自傲的性格，自己这个捡来的结拜四弟，将来有可能会成一位大帝，名流千古呢。

　　第一百一十一章 姐弟亦情深

　　“皇姐，你昨天怎么没有回宫？”

　　跟韩诺说完，乐轩直接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皇姐，语气是说不出的担心，虽然昨日他那结拜的二哥也入宫给他送过信，但是担心乐心公主的身体，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就又出了宫，倒是让乐轩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清楚自己的这位皇姐到底是怎么了，如果不是确信皇姐今天肯定会回宫，他早就让暗卫去探查乐心公主的行踪了。

　　“昨天木枫没跟你说吗？”乐心公主听到自己皇弟一问，不禁很是惊讶，将目光转向了韩诺，昨天晚上他可是有说过，他已经让木枫往宫里跑了一趟，替她送信传话了。

　　“是啊，皇上……”乐轩毕竟是一代帝王，韩诺说什么也不会当着他的面，喊出‘老四’两个字来，“昨天我曾请木枫送信入宫啊……”听闻乐轩质询的口气，不只是乐心公主惊讶，就连韩诺自己也很是惊讶，虽然木枫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办得稍微有些迷糊，但是这种事情应该不会糊涂吧。

　　“二哥只跟我提起，说是皇姐要在大哥那里住上一宿，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就匆匆的赶回去了……”不管当时听闻木枫的消息，乐轩有多么的生气，可是现在见到自己皇姐安然无恙的回到宫中，心里还是大松了一口气。乐心公主住在宫外，不是不可以，毕竟当初替自己执政之时，她这个皇姐也经常是时不时的微服巡查民情，只不过现在她身怀六甲，不管去做什么，如此的夜不归宿，让他很是担忧。

　　“没事，我只是想去看看他……”乐心公主回答的很是淡定，但是却也为乐轩的关心感到很是欣慰，她的皇弟，终于长大了，在成为一代君王的同时，出没有忘记亲情天伦。

　　“那怎么样……”乐轩听了自己皇姐的话，很是清楚这个‘他’指的是谁，所以只是淡淡了应了一声，没有再多问，也不敢多问。

　　“很好，睡的很好……”这是乐心公主的心得，虽然昨夜她就一直守在那个男人的身边，但是那个男人却是一动也不动，就那样径自睡着，无论她怎么呼唤，就是不肯醒过来。

　　“……”对于乐心主这句话，乐轩可真不知道该如何答话了，只能是无语。“大哥呢，大哥今日怎么想起进宫来了？”既然没有办法回应皇姐的话，那他把话题岔开总可以吧。话题回到韩轩身上，要知道，他这位结拜大哥，可是平日请都请不到的人物啊。（你用请吗？一道圣旨下去，有谁敢抗旨不尊啊。）

　　“公主殿下急着回宫，我想还是亲自送一趟稳妥此……”小心谨慎一向是韩诺为人处事的不二法则，除了这几个结拜兄弟，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如此的小心翼翼的。

　　“大哥办事，还是一向的小心谨慎……”对于韩诺小心的性格，乐轩可是非常的满意的，是以，虽然在忆起自己身份的时候，还对这位结拜如此恭谨的原因。除了韩诺的财力富甲天下之外，再有的就是他对这几个结拜兄弟实属难得的这份爱护之情了。

　　就在乐轩撇开自己的皇姐，跟着韩诺闲聊的时候，内侍突然来报，说是那神医世家的木枫求见，内侍不知道这几个人跟皇上的关系，只知道皇上每次见到他们几个，都是以兄长相称，是以也不敢怠慢，忙匆匆的禀了上来。

　　“将他请到公主这里来……”乐轩听了内侍的消息，直接命人把木枫带到自己皇姐的寝宫，虽然平日里，他这位结拜大哥进宫十次里面是有九次来给自己这位皇姐诊脉的，唯一的一次来见他，也是为了给皇姐配制什么药丸一类的东西，请命去御药房取药的。

　　“是……”内侍听了这皇帝的吩咐，自然是匆匆下去了，那位神医世家的木枫可是皇上和公主殿下跟前的红人，得罪不得的，最好还要多多巴结。

　　“木枫见过皇上，见过公主殿下……”

　　虽然还是清晨，风中还带着丝丝的凉意，但是木枫的额头上却还微微冒着细汗，显然是刚刚急匆匆的赶进宫来的。

　　“二哥，这是……”看到一向重视自己外表的木枫此刻的狼狈，倒是让乐轩很是好奇，不知道这木枫这是从哪里这么急匆匆的赶过来，难不成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事，刚刚出城一趟……”说着，木枫还用幽怨的眼神看了自己的结拜大哥韩诺一眼，他怎么会想到，平日里总是不愿意进宫的老大，今天会一大早就送乐心公主进了皇宫，让急匆匆赶到城外的他，扑了一个空。

　　韩诺是有接收到木枫那幽怨的眼神，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拿起手中的茶盏就喝了起来，哼，平常也没有见这小子多么的勤快啊，他哪有想到，这个小子会一大早的就赶到城外去。

　　“哦，呵呵……”听着木枫的话，在看着他和韩诺那眼神的互动，乐轩要是再看不明白，就白白浪费自己皇姐这么用心的教导他了，只不过，乐轩是不会说什么的，兄弟之间有什么事情，那份感谢还是放在心底最好，真要是说出来，就显得生疏了，也就少了那么一份亲近了。

　　“既然都来了，那一会儿各邦的使臣进宫，就一起见见吧……”

　　乐心公主倒是没有现会他们之间的这份兄弟情深，这一切，早在她被风少轩给掳进风寨的时候，就已经见识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她才让自己的皇弟跟这韩诺他们多多亲近，必竟身为皇者，高处不胜寒，这个道理，她是亲身体验过的，但是她不希望自己的皇弟有一天也去体验那身居高处的落寞，再说了，她也相信，有着韩诺和木枫做为皇弟的结拜兄长，对于乐轩来说，终归是一件好事。

　　“这……”听到他们还要见那各邦的使臣，但是让韩诺有些为难了，他和木枫无官无职，见那些个外邦使臣也的确不太合适啊，木枫还好些，必竟他现在是乐心公主的御用大夫，虽然没有官职，但是宫里宫外，谁都知道现在是由他在替乐心公主看诊，可是他呢？

　　“你们一个是我朝最富甲的商人，一个是替我看诊的神医，见见这些番邦使臣也无妨……”乐心公主很是清楚韩诺的顾虑，是以直接把话挑明了，也许经过此次的见面，说不定，他韩诺的生意没准可不就单单在他金元的境内了。

　　“是……”不知为何，对着这位凤凰公主，韩诺远不如对着自己这位结拜的小四弟来的舒心，总是隐隐感到一丝压力。至于木枫，这种感觉却是小了许多，也许是总在为乐心公主诊脉，知道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唯一的不过就是身份太过尊贵了些。

　　“公主殿下，那些外邦的使臣们都到了……”

　　就在众人还在乐心公主寝宫里聊天的时候，青月接到内侍的消息，进来跟乐心公主禀报了一句，她知道，今日这些番邦使臣挑好他们要迎娶的新娘之后，公主殿下就会给那些要和亲的姐妹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好保证她们在异国他乡不受人欺负。

　　“各国的使臣都已经进宫了，那咱们就走吧……”本来安安静静的听自己的皇弟跟韩诺和木枫聊天的乐心公主，听到青月的话，不得不高声提醒了他们一句，省得这兄弟几个一时高谈阔论到忘情，把今天的正事给忘了。

　　“那就一起去瞧瞧……”如果是别人打断乐轩的话，恐怕他会很是生气，尤其现在还正在兴头上，但是如果是他的皇姐——乐心公主的话，乐轩还真没有什么脾气。

　　“走吧……”

　　“走吧……”

　　见到连身为一国之君的乐轩都如此的说了，韩诺和木枫也不好再推辞些什么，不就是露个脸，让那些个各国的番邦使臣认识认识他们吗，好说，不就是把他们韩家和木家和利益跟老四乐轩绑在一起吗，也好办，必竟他们是结拜的兄弟，而这皇上乐轩，还是排名最小的四弟，不管是明里暗里，有什么事情，他们肯定会倾力相助的。

　　第一百一十二章 确定和亲人选

　　“奴婢等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见过公主殿下，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一群打扮很是清秀雅致的宫婢，正站在大殿上，像待价而沽的猪肉，等待着别人的挑选。

　　“平身吧……”

　　“平身吧……”乐心公主看了看乐轩，示意他坐下来，现在不要讲话，然后才对着这大殿里的宫婢道，“你们都是从小就伺候在本宫身边的宫婢，今日外番使臣待会儿来大殿会做些什么，不用我多说，想必你们也知道。”说到这里，乐心公主顿了顿，才又继续说道，“远嫁外邦和亲，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再回到我金元，不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有谁不想远嫁番邦的，现在就可以退出……”

　　乐心公主的话一说出来，顿时整个大殿哗然，却没有哪个宫婢想要退出此次机会，必竟这麻雀变凤凰的机会，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如若雀屏中选，公主殿下早已经承诺，必定会赐封郡主的名份，让她们风风光光的下嫁，再来乐心公主身边的侍女，皆是父母不在的孤女，除了几个并不常来往的远亲，还真的没有了什么亲近之人，是以，谁也不想放却此次机会，一来可是麻雀变凤凰，必竟外国的使臣原本是为了参加乐心公主的凤台择婿而来，个个都是非富即贵，也生得一副好皮囊，二，却是为了报答公主殿下的知遇之恩，必竟就算是在宫外的富贵人家，也没有公主殿下这般为下人打算的好主子。

　　“奴婢们都愿意。”众宫婢齐齐跪倒在地，向乐心公主表明她们的决心。

　　“好……”乐心公主看着这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宫婢的那坚定的表情，忍不住开口赞了一声，“今日不管是谁会得到外邦使臣的青眯，本宫都会认她做个干妹妹，赏她一个郡主的封号，名字也会录入我皇家族谱,，就算没有被选中，本宫也会另有赏赐……”

　　“谢公主……”听到乐心公主的承诺，众宫婢又齐齐跪了下来，先不说她们为什么愿意和亲远嫁，就凭这公主殿下如此丰厚的赏赐，也会让她们对和亲一事，趋之若鸿……

　　“臣等见过金元皇帝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见过凤凰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为了表示番邦对金元天朝的尊敬，外邦的使臣来到大殿，见了皇帝乐轩和乐心公主殿下，行的都是跪拜之礼，这种礼数如若在平时就稍显得隆重了些，但是此刻金元的情况却有些特殊，乐心公主是金元的凤凰公主，监国摄政多年，身份的尊贵并不亚于这金元的皇帝，至于乐轩，本身就是这天朝的九五之尊，再加上现在刚刚亲政，是以每次见到这天朝最为尊贵的两个人，这些番邦的使臣都会行跪拜之礼，以示对天朝上国的尊敬。

　　“各位使臣请起……”到了这个时候，刚刚亲政的乐轩就要站出来说话了，不能总是让皇姐站在他的前头，替他承担一切。

　　“谢皇上……”各国的来使，不管身份的尊卑，在听到乐轩开口讲话的时候，才有勇气站了起来，在他们自己本国的境内，虽然他们也是身份尊贵的天之骄子，但是在这金元皇朝，天国上都，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摆出自己王室的威严的。

　　“漠北王，你也来凑这份热闹……”

　　就在群使臣参拜完毕之后，眼尖的乐心公主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那就是那即将成亲的名义上的夫君——漠北国的国君。

　　“金元与外邦联姻，也算是一件盛事，本来当然也要来瞧瞧……”原本并不想引起别人注意的漠北王，一身侍卫的服饰藏在了使臣之中，却没有想到被眼尖的乐心公主给瞧了个正着。

　　“是来瞧瞧，还是也想得一位美娇娘……”来瞧瞧热闹，对于漠北王的说法，乐心公主可是嗤之以鼻，怕是不小心，自己中意的那位美娇娘被别人给挑中了吧，也就他有这份小小的心思。

　　“殿下说笑了，说笑……”听着乐心公主的话，还真是让漠北王有些汗颜，他真的只是来看看热闹的好不好，怎么这金元的凤凰公主现在就像一个吃醋的娘子一样，跟他说话啊， 还真是让他有些吃不消呢。

　　不单单是漠北王有些吃不消乐心公主质询的口气，就算是在座的各国使臣也在窃窃私语，大概的意思不过是庆幸他们自己并没有在凤台择婿上夺魁，否则的话，今天遭奚落的可就是他们了，要知道，这金元的凤凰公主，可比不上这大殿里娇滴滴的宫婢们，那身份实在是太过尊贵了些，稍有不慎，不知道会不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灭顶之灾啊。

　　乐心公主可不管漠北王的尴尬，站起身来，直直的走到大殿中央，将那群打扮的娇嫩水灵的宫女们护在身后，面向了各国使臣，“今日这一聚，算是给各位来使一个选妃之宴，但是本宫有几句丑话可要说在前头……”说到这里，乐心公主顿了顿，看了看身后那群有些诚惶诚恐的宫婢，才又看向这些番邦使臣，“这些个宫婢，无论哪个被各位大人们看中，纳回家中，都是她们的荣幸，但是有一点，那就是她们的身份，各位使臣来我金元，都是文才武学兼备的皇家贵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在的身份，都不是她们现在能够匹配的……”

　　乐心公主说出这些话，整个大殿一片哗然，更有几个爱美心切的使臣，早已经站起身来，向着乐心公主保证，“公主殿下请放心，小王等并不是薄情之人，如若有幸得公主殿下赐下佳人，定当好好呵护……”

　　“是啊，小王等定当好好呵护佳人……”

　　“是啊，是啊，定当好好呵护……”

　　听着大殿之上各国使臣信誓旦旦的保证，乐心公主点了点头，才又转身看向那几个转身远嫁和亲的宫婢，只见每个人都忘着自己心仪的番邦良人，眼底更都是带着一丝丝湿润，显然对于他们敢当堂向公主殿下保证会善待她们而感动。乐心公主心中才是又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再次面对这些使臣，“希望如各位所言，本宫的这些个使女，虽然出身可能会有些卑微，但是本宫不是吝啬之人，皇上也不小气，无论是谁，只要她自愿和亲远嫁，皇上和本宫都会赐予她一个能够与各位相之匹配的身份……”

　　“不知道是皇上和公主殿下想要赐予她们什么身份？”对于乐心公主的这个提议，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只不过，这个话题有些太过敏感，别人不敢也不能问而已，可是如果公主殿下什么身份都不赐予她们，让他们这些番国使臣如此就这么娶回去，一，身份差距太大，难免回到国内时不会有人有说闲话，二，就是这些赐予给他们的美女，毕竟曾是这金元天朝凤凰公主的贴身侍婢，让他们是恭敬也不是，可是不恭敬那可就大不是了。

　　“只要她们自愿和亲远嫁，本宫就会赐予她们郡主的身份，入我皇室族谱，成为皇上和本宫的姐妹，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说到这里，乐心公主已经有些威逼的嫌疑，她就是要这些番邦的使臣们许一个承诺，要他们好好善待这些即将要远离家乡，和亲远嫁的女孩们。

　　众位使臣听了乐心公主的话，却是面面相觑，他们没有想到，乐心公主承诺的要给那些个女孩子的身份，竟然会是如此的尊贵，入得皇族族谱的郡主，那也相当于一个公主啦，真要是比起这身份来，有着皇室族碟的郡主，那身份尊贵的程度并不比他们这些外邦的王子公主差，甚至因为这天朝上国的身份，可能还要更加尊贵一些。

　　“当然，你们也不必太过小心，本宫也替她们向你们承诺，绝不因为这身份的问题，强自要求你们正妻的位置，本宫只要你们以及你们的国家，给予这些即将远嫁的女孩适当的尊荣，以及应有的尊重。”看着众使臣的神色，乐心公主讲出自己心中的底线，如此的厚赐，只不过是想要给这些宫婢们一个保障，不会因为男人那永无休止的后花园斗争，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伤害。

　　“多谢公主殿下费心……”乐心公主的良苦用心，那些外邦使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久居深宫，跟在乐心身边的这些个侍女宫婢们却已经了解了她最终的企图，忍不住又全部都跪了下来，多谢乐心公主的用心良苦。

　　“都起来……”乐心公主看着这些跟随多年的侍女，要说心中没有悲伤那是骗的，毕竟她们当中无论是哪一个，都跟了她好几年，自先皇过世之后，这些个宫婢就一直待在她的宫里，陪着她走过那许久的岁月。“你们跟本宫多年，现在又为了我金元即将远嫁，本宫不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只能赐予你们尊荣的身份，好让你们在异国他乡不必受人欺负，看人脸色行事。”

　　第一百一十三章 赐予尊贵身份

　　“公主……”

　　“都起来……”乐心公主看着这些侍女，一声厉喝，直到她们都站起身来，乐心公主才转过身来，看向这些准备和亲的外邦使臣，“各位考虑的如何？”

　　“谨遵公主吩咐……”外邦的使臣们也都看出来了，这金元的凤凰公主现在是在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逼他们做决定呢，如果他们现在不许下承诺，那这殿中的佳人可就没有他们的份了，以乐心公主的脾气，可一向是说得出做得到，就算他们与这公主殿下的侍婢们，真的情投意合，没有乐心公主的明令，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都是抱不得美人归了。

　　“好……”听到众位使臣们都答应了下来，乐心公主点了点头，算是表示自己知道了，“既然各位使臣对于本宫的要求，都没有什么意见，那么现在就请各位使臣挑选好自己即将要迎娶的新娘，本宫今天就会命人着手准备她们的赏赐与嫁妆，待后日与本宫一同远嫁他方……”

　　“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乐心公主的话说完， 所有人，当然除了她的皇弟乐轩之外，都跪倒在地上，高呼着‘公主千岁千千岁’……

　　　“父亲，母亲……”

　　　乐心公主今天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她的心情却总是感觉烦闷，闲逛之中，不知不觉又来到了风易的住所，看到小院里灯火通明的温馨场景，让乐心公主险些掉泪。

　　　“心儿，来……”风夫人刚刚准备好一些点心，正好见乐心公主站在院子中，不由的挥挥手让她进到屋里来，虽然来到宫中已经有一些时日，宫里的宫婢和内侍们都很尊敬也很照顾他们老两口，但是风夫人一向都喜欢自己动手照顾自己的夫君，是以平常的时候，风夫人都是自己动手，很少招唤这些个宫婢和内侍们照顾他们老两口。

　　　“母亲……”乐心公主看到风夫人的手势，便走过院中，来到大厅，对于风夫人所准备的膳食点心，乐心公主也是很喜欢吃的，想当初自己头一次闪过要嫁给风少轩的念头，就是因为风夫人的点心太过美味，比这皇宫里的御厨做的还要好吃呢。

　　　“大皇姐……”

　　　原本乖乖坐在餐桌旁，等待吃食的小乐炫见到自己大皇姐的到来，忙从桌旁的椅子上下来，跑到乐心公主的身边，直到乐炫站定在她面前，唤了一声‘大皇姐’，乐心公主才发现自己这个几日不见的小王弟，竟然也在风易夫妇身边。

　　　“炫儿，你怎么也在这里？”乐心公主很是惊讶的问着，原本她以为，有了悔娘的陪伴，乐炫此时此刻应该在他自己的寝宫里睡觉了，而不是出现在风易夫妇的院中。

　　　“禀公主殿下，是小王爷说想吃风夫人做的点心，所以奴婢才……”见到乐心公主的惊讶，悔娘忙走上前来，向乐心公主解释着为什么现在这个时辰炫王会出现在这里。

　　　“没事，既然喜欢吃，就带他常过来陪陪两位老人家……”乐心公主挥挥手，示意悔娘不必太过慌张，本来两位老人家入得宫中教导她们姐弟为君之道，就已经很是勉强，再加上平日里这座小院中，除了她和皇弟，几乎就没有什么人过来，有了小乐炫的陪伴，最起码能够让这座院中多出几声欢笑。

　　　“奴婢遵命……”见乐心公主没有责备她的多事，悔娘这才放下心来，生怕刚刚面色不善的公主殿下，会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为难她和炫王，却没有想到，乐心公主不但没有责备她，还让她常常让炫儿过来这里，真是大出她的意料。

　　　乐心公主可没有时间去留意悔娘在想些什么，只是看了一眼正在桌边上吃的开心的小乐炫，对着他道，“小王弟，好吃吗？”

　　　“好吃，风伯母做的点心可好吃啦，大皇姐，你也吃……”小孩子其实是最精灵的，见到自己的大皇姐问了这么一句，忙从桌边上又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他最爱吃的桂花糕，想让乐心公也也尝尝看。

　　　“你吃吧，大皇姐不饿……”乐心公主看着自己这个贴心的小王弟，满足的叹了一口气，却又接着说道，“晚上吃太多的甜食不好，一会儿让悔娘多给你准备些清水，要好好的漱口哦……”

　　　“嗯……”小乐炫听了乐心公主的话，乖乖的点了点头，什么都好，只要让他吃他最爱吃的桂花糕就好。

　　　“好了，炫儿……”乐炫经常跑到风易夫妇的面前讨点心吃，是以风易夫妇也入乡随俗的改了恭敬的称呼，跟着乐心公主和皇上乐轩，唤他一声‘炫儿’，经常有这么一个小孩子跑到跟前，也让风易夫妇都很是开心，但是风易也留意到乐心公主刚刚进到院中时的落寞，是以便想将乐炫哄回他自己的寝宫，好开导乐心公主那心中的烦闷，要知道，她的腹中还有他们风家的血脉呢，“炫儿，很晚了，你也该回寝宫休息去了，悔娘，你带殿下回宫去吧。”说着，风易还向站在一旁的悔娘使了一个眼色。

　　　“可是……”说实话，乐炫现在并不想离开，尤其现在这里还有他最爱吃的桂花糕，让他就这么离开，真的是很困难哦。

　　　“这一盘都给你，但是不能全部吃光哦，要留两块明天早上再吃哦……”乐心公主明白自己公公的意思，是以端起桌上剩不下几块桂花糕的盘子，将它放到乐炫的怀里，示意悔娘带他离开，紧接着又嘱咐了一句，“记得给小王爷拿水漱口。”

　　　“奴婢遵命……”悔娘忙接过乐炫怀中的点心盘子，给乐心公主施了一礼之后，就忙带着乐炫离开了，至于小乐炫，既然大皇姐已经同意他把整盘的点心都端走，那他也不好在这里多呆了，虽然把整盘点心都端走，是有一些不太礼貌，但既然是大皇姐同意的，那想必没有什么关系吧。

　　　“等等……”就在悔娘拉着乐炫准备离开的时候，风夫人突然喊了一声，叫住了她们，随即让一直守候在一旁的宫婢们去取了一个食篮，将桌上的点心，每样用油纸包上了一些，“炫儿晚上并没有用晚膳，多吃几块点心，省得半夜里饿肚子，这几块都不像桂花糕那么甜口，也顺便带回去吧……”说着，风夫人就将手中的食篮递给了悔娘。

　　　“多谢夫人……”接过风夫人手中的食篮，悔娘又施了一礼，对于他们能够如此真心疼爱自己的儿子，悔娘心中很是感激，甚至眼中都泛起了点点的水光，让她自己险些控制不住。

　　　“早点儿带小王爷回去休息吧，小孩子太晚睡不太好……”乐心公主又淡淡吩咐了一句，她看到了悔娘的神色，但是却并不想让她在此时落泪，小孩子本就无辜，那她就更不会拿大人所犯的过错去孤立自己的小王弟。

　　　“是，公主……”茵娘低下头，拭去了自己眼内的水光，一手拉着小乐炫，一手拎着那装满风夫人所做点心的食篮，向着炫王的寝宫走去，他们身后还跟着几个宫婢，但是悔娘并不想将食篮递给她们，那是风夫人给自己儿子的那份心意，她想要自己拎着。

　　　“心儿，这么晚了怎么不早点休息？”

　　　没有了小乐炫的笑声，这个院中显得又有些冷清了，风夫人的脸上也多了一丝落寞，但既然她家的老头子没有开口，那就由她来挑起话题好了。

　　　“睡不着，出来走走……”乐心公主的笑意有些勉强，虽然心中郁烦，但是她也不想让自己的个人情绪过多的影响到风易二老的生活，毕竟他们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宫里，暗中辅佐自己的皇弟做一个好皇帝。

　　　“是为了那些即将和亲的事情吧……”本来并不想多事的风易，见乐心公主快要钻进牛角尖了，不得不开口问了一句。

　　　“嗯……”乐心公主点了点头，虽然不是她说出来的，但是对于风易能够猜中此事，她并不感到意外，“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我从小就明白的道理，可是……”

　　　“没有可是…”听着乐心公主犹豫的话，风易斩钉截铁的告诉她一件事，“你虽不是皇者，也也是王者，一切都要为了金元利益为重，再者说了，你并没有逼迫那些将去和亲的宫婢，一切都是她们自愿的，而那些使臣也是自愿迎娶自己中的女孩，如此两情相悦的事情，你又有什么好烦恼的？”

　　　“我……”虽然乐心公主也深知自己公公所讲的这个道理，但是她心中就是感到稍许的过意不去，必竟连她自己都不愿意远嫁外邦，更何况那些个无依无靠的宫女呢，有谁知道她们又有几分真心真的想要远离故土呢？

　　　第一百一十四章 出宫之前

　　　“身为王者，一切要以大局为重……”风易最后还是多说了一句，必竟现在的乐心公主在自己的弟弟亲政之后，已经远不如从前来的决绝，也许是因为怀孕的关系吧，让原本一向果断的乐心公主，多了几分心软。

　　　“我明白了……”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对于风易的话表示赞同，其实她很是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现在她更需要别人的肯定，代表她这个决定是对的，她没有下错决定，误了那几个对她忠心耿耿的女孩。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一旁的风夫人虽然不明白这两个人在打什么哑谜，但是见乐心公主一句‘我明白了’之后，脸色就好了很多，不禁说话打了一个圆场，“心儿，已经很晚了，你要不要早点回去休息？”不是她老婆子赶人，实在是身为孕妇，还是早睡早起的好，再说了，自从进宫住进这所小院，她们姐弟俩个都很喜欢半夜不睡觉，到这里来跟他家的老头子打哑谜来着。

　　　“心儿后天就要出宫了，让她多待一会儿吧……”不待乐心公主回答风夫人的话，风易就开口说了一句。

　　　“出宫？”这风夫人可就不太懂了，不是已经有另外的人选替乐心公主替嫁了吗？那她为什么还要出宫呢？

　　　“是啊，母亲……”乐心公主点了点头，算是对风易的话表示肯定，“明天我要带着那些新进赐封郡主的宫女们去拜太庙，正式将她们的名字纳入皇室宗碟，后天等和亲的队伍一走，我就要离开皇宫了……”说到这里，乐心公主也有几分不舍，可是也却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有青月去了漠北国替嫁，但是总不能让这个已经远嫁和亲的公主还在宫里这么晃来晃去吧，那样也太假了些。

　　　“唉，你要离开皇宫了，那皇上不是很是寂寞了吗？”对于乐心公主和皇上这对没娘的孩子，风夫人总是多了几丝心疼，虽然他们的身份尊贵无比，但是却没有享受过更多的天伦之乐，现如今，连乐心公主都要离开皇宫了，那整个宫中除了他们这对老不死的，也就还剩小乐炫那个小孩子陪着皇上了。

　　　“母亲，虽然我离开了皇宫，但是没有离开帝都啊，只不过是以后不常进宫而已，再说了，您也可以出宫看我啊……”乐心公主心中其实是早有打算，她是想等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便去韩诺的府上守着那昏迷不醒的风少轩，无论如何他都还是自己的夫君不是，虽然当初有过争执，但她的心还是系在了他的身上。再说了，皇弟已经长大，拔腿了自己飞翔的翅膀，已经不用她这个长姐将他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了，“况且，皇上也到了适婚的年纪，我也已经下令，等和亲的事情一了，就让礼部，着手准备给皇上选妃的事情，到时候宫里肯定不会热闹起来的……”

　　　说到‘适婚’的年纪，倒是让风夫人多了几分感概，将乐心公主的手拉到自己的手心里，细细地抚摸起来，却是没有说些什么。

　　　“母亲怎么了？”乐心公主也觉察到风夫人的情绪有些不太对，不禁开口询问着，她可不希望风家二老住在宫中，有任何一丝不开心的事情。

　　　“没什么……”有话话，风夫人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只是静静的抚摸着乐心公主的手，这个名满天下的凤凰公主，如今是她长子的妻子，她的儿媳妇，可是她那个小儿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给她也带一个儿媳妇回来。

　　　“这……”知道自己婆婆的性格，乐心公主知道自己问不出什么来，便将求助的目光望向了自己的公公，对付那些个老奸巨滑的朝臣们，也许她乐心公主算得上是一把好手 ，但是如果是自己这心思细腻的婆婆，她还真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也不好乱猜。

　　　“她在想少辉……”夫妻多年，风易如果真不明白他的老妻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他也就没有资格再教导皇上些什么了，“你刚刚说皇上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可是少辉比皇上还大上几岁，却如今……”想到这里，风易也不好再说下去，必竟他这个小儿子身份不比常人，现在是皇家的暗卫，虽然他不清楚皇家的暗卫究竟是什么样子，能不能娶亲，但是他却清楚，皇家暗卫不是普通人的存在，那是皇族立身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轻易不见人，便何况是娶妻。

　　　“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听到自己公公的解说，乐心公主还真是有些惊讶，“那母亲可有中意的人选，或者说你看哪个好？”虽然说暗卫是暗中守卫他们皇族的存在，但是说来说去，也是普通人，终归到了最后是要娶妻生子的。

　　　“原本我也替少辉看中了一个……”说到这个，风夫人还还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呢，整个金元上下，估计没有谁比她更加胆大，直接要求公主殿下做主赐婚呢。只是可惜啊，她看中的那个姑娘，与她的儿子无缘，“就是你身边的那个青月姑娘，我很是喜欢她那温和的性子，可惜他们没有缘份……”青月要替乐心公主替嫁的事情，她这个老太婆可是亲耳听到的，是以就没有再动过这个打算，她虽然不懂政事，但也不坏了乐心公主安排好的事情。

　　　“那倒是可惜了……”乐心公主听到风夫人的话，不由的回头看了一眼青月，远嫁和亲的女孩当中，只有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替嫁的事情，实际上也算不上是替嫁，必竟那漠北王从一开始，相中的就是这个丫头，而她这个凤凰公主，倒是在人家漠北王的眼中，沦为了可有可无的配角。只是可惜了那把漠北王赠予她的那柄金刀，那可是漠北主母信物，而它的当代主人现在还不知道它所代表的价植呢，有时候甚至还拿那柄金刀来替她削水果呢，想起当初漠北王看到的那一幕，乐心公主就有想笑的欲望，恐怕在漠北王今生所遇到的女子之中，这个青月可能是最不解风情的一个了。

　　　“奴婢誓死跟随公主殿下身边……”青月原本安静的站在一旁，等着服侍她家的公主殿下，可是听着公主殿下和风夫人的谈话，再看到公主殿下似笑非笑看了自己一眼，青月忙跪了下来，宣示着自己的效忠，显然她对于风夫人这个已经放弃的提议，并不是

很乐意。

　　“起来吧……”乐心公主淡淡的看了一眼青月，没有多说什么，才又看向了风夫人，“母亲不必太过担心，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这……”倒是让风夫人有些错愕了，后天就是和亲的日子，怎么这个青月丫头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替公主殿下替嫁吗？

　　“父亲，母亲，我倒是曾替少辉选了一个伴侣，只是不清楚他们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要不您二老再相看一下？”对于风夫人的提议，既然已经提出来，乐心公主就要给她老人家一个定心丸吃。

　　“你已经替他安排了？”虽然自己的儿子现在已经是皇家的暗卫，已经由不得他们夫妇替他做主，但是想到乐心公主直接越过他们，替儿子已经选好合适的人选，还是让风夫人有些不太乐意。

　　“老婆子，看看再说……”风易忙开口说话，就担心自己老妻把那不满意的神色给表露出来，乐心公主虽然说是他们的儿媳妇，但也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殿下啊，可不能以常人待之啊。

　　“暗月……”听到自己婆婆那略带不满的声音，乐心公主并不以为意，只是向外喊了一声，让暗月现出身形来。

　　“公主……”就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暗月从暗处现出了自己的身影，单膝跪倒了乐心公主身前，刚刚公主殿下的话，她已经全部听到了，但是她曾经以为公主殿下把她许给‘寒夜’，不过是一时的玩笑话，再加上寒夜大人也从来未拿此事说事，是以，她几乎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现在公主殿下旧事重提，倒是让暗月神色有了几分尴尬。

　　第一百一十五章 替少辉定亲

　　“母亲，你看如何？”

　　暗月跪倒在地上，乐心公主并没有急着让她起身，反而让风夫人再仔细的相看一下，不过，对于结果，乐心公主还是很满意的，若比容貌，青月，暗月，名中都带一个‘月’字，长相却是各有千秋，但是身为暗卫的暗月，论起谨慎小心，比青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所以，乐心公主还是很放心她将来能够陪伴风少辉。

　　“这……”说要相看，风夫人自然也不会跟自己的这个大儿媳妇客气，自然是将两‘月’仔仔细细的对比了一番，结果却是发现，除了不知道这暗月的性格之外，其它的外在条件，暗月并不比青月差。

　　“很好，很好，不错，不错……”风易可不管自己老妻现在在想些什么，在他看来，这两个女孩若是比起来，可真是在伯仲之间，不过，若真选一个陪伴在自己幼子的身边，他也很是中意那个名唤暗月的丫环，必竟她的身份跟自己儿子的身份也处匹配，都是皇家的暗卫，能够如此贴身的守在公主殿下的身边，想必本事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要知道，那以前可是自己幼子的位置，如果不是皇上身边的暗卫全部都殃了，公主殿下也不是暗中调派人手，将风少辉调到皇上身边贴身保护，然后身边才换了这个暗月。

　　“父样看着合适就好……”乐心公主站起身来，才又接着说道，“明日事情还算不少，我就先回宫了，父亲母亲也早点歇息吧……”

　　 “好好好……”见到自己老伴没有什么意见，风夫人自然也是满心欢喜，对于乐心公主的安排，也由当初的不满，变成现在的无比满意。

　　“那我就先告辞了……”乐心公主见自已婆婆瞅着暗月，颇有几分婆婆看儿媳，越看越欢喜的架势，便又说了一句，“暗月，你今天晚上就守在这里，明天一早再回去吧……”

　　“公主……”原本被风夫人看的颇为尴尬的暗月，听到自家主子的话，忙错愕的抬起头来。

　　“那怎么成？”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风易摇了摇头，“暗月是你的贴身暗卫，怎么能够让她留在这里，你单独回去呢？这太危险了此。”

　　“是啊，是啊……”风夫人也回过神来，对于自己的一时忘情也忙加以掩饰，“虽然在宫中，但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没事，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深夜里皇宫的守卫是最森严的……”乐心公主看得出来，自己的婆婆很想多看看暗月，是以回拒了她的提议，再说了，这深夜的宫中，早已经是戒备森严，再加上又已经决定跟各国邻邦通好，是以没有哪个笨贼会这个时候入宫惹麻烦的。

　　　“还是小心点儿……”风易对于乐心公主的话还是摇了遥头，虽然宫中此时戒备也算森严，但是朝堂内外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想让他们的凤凰公主远嫁，事到临头，不知道他们会暗中使出什么手段来，还是多加小心才好。“心儿既然已经把暗月姑娘许给了少辉，难道我们还怕没有时间相处吗？”

　　　“这……”听到自己公公的话，倒是让乐轩公主有些不知所措了，不禁将目光又转向了自己的婆婆。

　　　“我听老头子的……”风夫人看到乐心公主的目光转向自己，虽然有些不舍，却又不得不顺着自己老伴的话，虽然说婆婆看儿媳，是越看越欢喜欢，可关键是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小儿媳的女孩子，可是公主殿下的贴身暗卫，而公主殿下此刻还身怀有孕，容不得半点闪失，既然这样，那还不如让这暗月将乐心公主护送回宫，反正他们还多的是时间相处。

　　　“既然这样，那暗月，你还随我回去吧……”既然风夫人都这样说了，乐心公主自然不会多加勉强，“父亲，母亲我先回宫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路上小心一些……”虽然知道有些多余，但是风夫人还是细细的嘱咐了一句。

　　　虽然乐心公主回到自己寝宫，但却是很晚才睡，心底深处除了为那几个即将远嫁的女孩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之外，还有了几分将要离宫的惆怅，直到身旁的青月一催再催，才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皇姐呢……”因为今天要替那几个准备和亲远嫁的宫婢们正身份，是以乐轩免朝臣们的议政之事，直接让他们到太庙那里等着去了，至于他这个皇帝，则是要亲自来接自己的皇姐了，必竟她才是主角嘛。

　　　“公主还在睡……”青月心中也在惦记着今天一早的事情，是以躺下没有多久，见天亮了，就又起身了，刚好见到乐轩闯了进来。

　　　“怎么还在睡？”听到青月的话，乐轩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尽显了皇帝的威严，“是不是皇姐身子有什么不舒服？”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得上皇姐和她腹中的小外甥重要。

　　　“没事，只是昨晚睡得晚了一些……”乐心公主就算是睡下，也是浅眠，听到自己皇弟的声音，她便起身了。

　　　“皇姐真的没事？”听到自己皇姐的动静，乐轩忙向乐心公主的寝室那边望去，正好看见自己的皇姐只披了一袭中衣就走了出来，而原本一旁的青月也忙走向前去，又替她家的公主殿下披上了一件披风。

　　　“我能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昨夜睡的迟了些……”看着乐轩一直盯着自己看，乐心公主不禁疑惑的揉了揉自己的脸，“怎么了，是不是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

　　　“没有，只是觉得皇姐的脸色有些苍白……”乐轩倒是实话实话，不过看到皇姐可能因为晚上没有睡好，所以才脸色有些苍白，其他倒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是以才放下心来。

　　　“可能是睡的不够吧……”听到乐轩的话，乐心公主摸了摸自己的脸蛋，其实她也觉得自己今天气色不是很好，“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说着，乐心公主还望了望外面的天色，此时此刻也不过是丑时刚过而已，皇弟这个时候过来，是稍显早了一些。

　　　“没事，想跟皇姐一同用了早膳，再去太庙……”乐轩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坚决不会承认自己是因为想到皇姐就要离宫别住了，是以睡不着觉，才会早早的过来打扰他这个皇姐。

　　　“好，你就跟皇姐一同用膳吧……”要说乐心公主没有发现乐轩眼底深处那可疑的水光，那是假的，只是，她不能永远像只老母鸡一样，将他护在羽翼之下，只有离开，受到过度保护的小雏鹰才能自己展翅高飞，“今天皇姐想亲自准备些粥品，你待会儿尝尝看，看看皇姐的手艺有没有退步……”

　　　乐心公主说完就向着她院中的小厨房走去，不要问她为什么会下厨煮东西吃，虽然她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倍受疼宠呵护，但并不代表她除了提笔看奏折就什么都不会了，曾经几时，她也跟御厨学过几招，知道该如何熬制美味的粥品，只不过自从父皇仙逝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动过手而已，今日见到乐轩这一脸的可怜样，难免触动了她的心事。

　　　“不必了，皇姐……”听到自己皇姐要亲自下厨，回昔往日里的美味，要说不怀念那是假的，可是现在皇姐已经身怀有孕，如果不小心在厨房之中磕着或者是碰着，都会让乐轩很是为难的，“让御厨随便弄些就好了，你的身子多有不便，还是不要亲自动手了……”

　　　“没事，皇姐也难得一回心血来潮，你在这里坐一会儿，皇姐去去就来……”乐心公主现在真的很想自己弄点东西吃，是以并不赞同乐轩的话，虽然说今天只是去太庙拜祭祖先，可是明日里她也会随着和亲队伍出宫，到那个时候，想要再亲手替自己皇弟准备一碗粥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我跟皇姐一起……”见自己的皇姐执意要亲自动手，倒是让乐轩忆想年少之时，跟皇姐一起在厨房里玩闹戏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父皇还是他和皇姐的撑天大树，而他和皇姐也曾无忧无虑的生活着，只不过现在该轮到他来做金元皇朝的撑天大树了，从此以后，便也少了几分童趣。

　　　第一百一十六章 重温儿时梦

　　　“好。咱们姐弟二人一起去……”看着皇弟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乐心公主的心也有所触动，想起在乐轩小时候，母后早逝，虽然皇弟贵为太子，但是父皇当时政务繁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他们，而那些势力的宫人们，就以为她这个皇弟不得宠，生活上甚是有所怠慢，直至被她发现，才将皇弟带到身边，有时候，她甚至还亲自下厨房给弟弟弄些好吃的，那个时候，她就像一只老鹰一样，护着弟弟这个未能长大的雏鹰，直至现在。

　　　温馨的时刻很是短暂，而乐心公主也发现，自己的皇弟亲政之后，也的确是懂事了很多，收敛了很多，小小厨房中只有姐弟两个人，乐心公主任由她这个皇弟将所有的内侍和宫婢赶了出去。

　　　“皇姐，我帮你……”直到所有的内侍全都出去了，乐轩才走到皇姐的身边，脸上有着淡淡的幸福，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有多久没有吃到皇姐亲手做的东西了。

　　　乐心公主看着他这个举动，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你把他们都赶出去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亲手做过东西吃了，到时候不能吃怎么办？”

　　　“没关系，有我帮皇姐，无论最后做成什么样，我一定全部把他都给吃光光……”

　　“你呀……”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皇弟的样子，不禁摇头笑了，都多大了，有时候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难怪要把那些个内侍和宫婢们赶出去，要是让人看见他现在这副样子，有谁会相信他是一国之君呢。

　　“明天和亲的队伍一离开，皇姐也会跟着离开吧？”虽然不想，但是最后，乐轩还是问出了纠缠在自己心中很久的问题，“不能不离开吗？”

　　“不是不能，是不想……”乐心公主不去抬头看自己的弟弟，低头忙着熬煮今天的早膳，这可能是她在宫中给自己的皇弟准备的最后一次早膳了，虽然已经是多年未曾下过厨房，但是乐心公主还是想用心给乐轩煮出一份美味的早膳，当然，抽空之余，她还要替自己的这个皇弟答疑解惑。

　　“皇姐自幼在这宫中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

　　“那皇姐为什么还一定要离开？难不成就因为和亲之事，那么我可以……”不等自己的皇姐说完，乐轩听到乐心公主说到‘皇宫就是她的家’，让他更加舍不得乐心公主。

　　“你听我说……”看着乐轩逐渐激动的情绪，乐心公主更加觉得自己非要离开皇宫不可，“我要离开皇宫，不是因为和亲的事情，你当那些个外邦使臣都是些傻子吗？虽然不曾明言，他们又有几个人会认为我会远嫁漠北？”

　　“那皇姐……”说到这里，乐轩就有些不明白了，既然不是为了和亲之事，那他这皇姐，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要出宫，是因为实在是不想在宫里再待下去了……”乐心公主将所有准备好的食材都放入了锅内，才走到乐轩的身边，拉着他的手在一旁坐下，“虽然你现在已经亲政，但是有很多事情，你明明已经可以自己做决断，却总是要跑来问我一遍……”

　　“那是因为皇姐曾经说过，朝中无小事，就算是再小再不起眼的奏折，里面所述的都有可能是老百姓的大事，所以我才……”听着自己皇姐的话，乐轩忍不住开口反驳。

　　“你是一国之君，虽然你的每一个决断都有可能影响到我金元的子民，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一国之君，是整个金元的九五之尊，永远都不要被别人的话影响你的判断力。”

　　“没有别人，你是我皇姐啊……”对于乐心公主的话，乐轩还真是不服气，“皇姐曾经代我亲政那么多年，经验自然是比我丰富，有什么事情，皇姐的建议不都是……”

　　“够了……”听到自己这个皇弟每一句都是那么的不服气，让乐心公主都有些恨铁不成钢了，“你还知道皇姐是代你亲政，现在你已经是这一国之君，那就要担起整个金元的重担，皇姐能陪你一时，但伴不了你一世，我不可能永远都守在你的身手，替你出谋划策……”

　　“皇姐……”乐轩被乐心公主的这一声怒斥给吓住了，忍不住嚅嚅诺诺的喊了一声。

　　“好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讨论了……”乐心公主也察觉自己的态度有些太过极端，不禁叹了一口气，“你只要知道，皇姐就算是离开，也还是会守在你周围的，不会离你太远……”

　　“那我在朝堂上……”

　　“你总有一天要独自面对一切，皇姐离开皇宫，只不过是让你独自面对一切的日子提前了……”乐心公主轻轻的拍了拍乐轩的手，算是给了他一个定心丸，“再说了，皇姐只不过是离开皇宫，又不是离开金元，你担心什么……”

　　“我什么也没担心……”乐轩的神情倒是有些落寞，他很是清楚，如果自己的这位皇姐离开宫里，那整个皇宫，就太寂寞了些。

　　“傻小子……”乐心公主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是不是觉得皇姐离开宫里，你就会太寂寞了？”

　　“不会啊，不是还有小王弟在吗？”乐轩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自己心中所想皇姐给猜中了。

　　“小王弟总有一天，也是要离宫开府的……”乐心公主诚心逗他，“到时候，宫里还是只剩你一个人的……”

　　“皇姐……”

　　“我和炫儿只是你的你的兄弟姐妹，是你的家人，这一点儿不假……”乐心公主脸上的神色开始郑重起来，“但是这整个皇宫，整个金元皇朝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无论我们谁离开皇宫，都只是因为我们到了该出宫的时候，只有你，要终生守护在这里……”

　　“你们都走了，那我……”归根结底，乐轩也很怕寂寞的。

　　“你将来会纳许多妃子，到时候肯定不会寂寞的……”历代君王都是如此，乐心公主相信，自已的皇弟将来也不会少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什么的。

　　“皇姐……”说到这个话题，让乐轩的脸色也可疑的红晕了起来，显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臆想的人选。

　　“这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乐心公主淡淡的笑了，“我早已经吩咐礼部，要他们留意一下帝都里那些未出阁的姑娘小姐们，等和亲的事情一了，就选些才情，性子和容貌皆是上上之选的给送进宫来。”

　　“这件事情，我怎么没有听礼部提起？”说起这个话题，乐轩却有些惊讶，这件事情，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出来。

　　“只要是人，都会有心中的小算盘……”乐心公主没有告诉自己的皇弟，为什么礼部会对这件事情支字不提，不是摄于她摄政公主的雌威，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而她放出风声，这金元的摄政公主即将和亲远嫁，那剩下的就是看那些个朝臣怎么对待她这个刚刚亲政不久的皇弟了，到那个时候，相信是忠是奸，可就要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嗯……”对于这个‘小算盘’，乐轩还真是似懂非懂，但既然皇姐都已经替他安排好了，那他就更乐得坐享其成了。

　　“你呀……”乐心公主不用猜，只看自己皇弟的神色，就知道他肯定没有弄明白自己话中的意思，只是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如果不是她细心，恐怕就会认为她这个聪明一世，却总是糊涂一时的皇弟，其实根本就不懂她到底都跟他讲了些什么。

　　“皇姐，你不要总是那么瞧不起我好不好？”乐轩看着自己皇姐的神情，就知道自己的小心思已经被皇姐给看透了，忍不住开口辩解。

　　“呵呵，还像小时候一样……”乐心公主逗弄着自己这个宝贝弟弟，却又把那群臣的心思给他说了一个大概，“古往今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大有人在，就算是朝堂之上，若那些官员们有自己的亲眷在宫中得宠，那么他在朝堂的势力会是如何……”

　　“可是我朝……”

　　“对，我朝自立朝以来，尚未出现过那样的事情，不过那是因为当初皇爷爷登基，后宫几乎就没有什么势力存在，父皇继位，当初又只宠母后一人，继而那云妃娘娘又是孤身寡人一个，到如今了，你呢？”

　　“我……”听着乐心公主的分析，乐轩迟疑了，虽然知道不该问，但是他还是问了一句，“是不是如果当初皇姐名正言顺的嫁入风家，那风师傅他们……”

　　“这个问题，皇姐不想跟你多做解释，你只要知道，就算是将来那些个皇亲国戚个个都是忠厚正直之人，那他们的亲戚和家奴呢？”乐心公主不能把一个国君该注意的所有的事情，都讲给自己的皇弟听，只能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告诉他，毕竟那是她自己的经验之谈，有了这些，将来可以让他少走一些弯路。

　　“嗯……”虽然乐轩现在并不能把皇姐的话理解的多么的透彻，但是既然皇姐已经郑重其事的告诉他了，那他就会把它记在心里，好好琢磨，以避免将来哪一天，会真出现皇姐所说的情况。

　　“好了，粥也熬得差不多了，用过了早膳，咱们也该出发去太庙了……”乐心公主看了看外面的天色，知道时辰已经差不多了。

　　“嗯……”乐轩点了点头，又在这小厨房里一通寻找，才找到两双干净的碗筷，准备享用这期待已久的早膳。

　　第一百一十七章 乐轩的不舍

　　“慢点吃……”

　　趁着乐轩寻找碗筷的时候，乐心公主也就着小厨房里现有的食材，调配了几样下粥的小菜，等她准备好端上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这个皇弟一碗粥已经快要下去大半。

　　“皇姐，我还想再来一碗……”乐轩听着自己皇姐的话，吃粥的速度慢了一些，说来也是可笑，从小到大，只有皇姐亲自煮的粥，才能让他如此的狼吞虎咽，一点也不畏惧那粥是否刚刚出锅，是否烫口。“等明天的事情一了，皇姐出宫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上这么香甜的粥……”

　　想到这里，乐轩突然觉得原本入口香香甜甜的粥也突然之间少了某种味道，让他停下了筷子，只是在碗中细细的拨弄那粥中的米粒。

　　“皇姐不进宫，你可以出宫啊……”对于乐轩的这点小心思，乐心公主发觉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开解的，只能靠时间来慢慢的拨离他对自己的依靠。“什么时候想喝皇姐煮的粥了，就出宫找皇姐，皇姐还熬给你吃不就好了……”

　　“皇姐可要说到做到啊……”乐轩向乐心公主寻求保证。

　　“皇姐什么时候诓过你……”看着乐轩不信任的眼神，乐心公主忍不住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爆栗，“快些吃吧，一会儿就该去太庙了。”

　　“皇姐也吃……”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太庙之内，所有人都跪倒在地，聆听着天子的圣训，以及给即将要和亲远嫁的宫婢着的封赏。

　　“都起来吧……”有资格站在太庙里面的，除了皇帝乐轩，乐心公主，以及还有那个尚且年幼的炫王，剩下的就是那几个即将要远嫁的新晋郡主了。

　　乐心公主在宫人读完圣旨，这几位新贵都谢恩之后，便出声让她们都站了起来，现如今她身边的这几个宫婢身份可真是大不相同了，个个都被封了郡主，成了她的义妹，只可惜……

　　“明日就是和亲之日，本宫的皇上早已经命礼部替你们准备好了与你们现如今身份相匹配的嫁妆……”

　　“谢公主殿下……”刚刚才被封为郡主的一干宫婢，又跪了下来。

　　“你们此番远嫁外邦，结我朝与外邦百年秦晋之好，也算是天下一大幸事，但是本宫有言在先，你们都是伴我一起从小长大的姐妹，宫中的事事非非也看得不少，出嫁从夫，虽然不假，但是本宫不许你们仗着金元是你等的后盾，就在他国兴风作浪，当然，也不能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宫婢晋封的郡主，就要受人欺负，以免坠了我们金元皇家的名头。”

　　听着她们自己主子的话，让这些个宫婢郡主更是有些悲从中来，“殿下，奴婢舍不得您……”

　　“本宫也舍不得你们……”看着那跪了一地的宫娥，乐心公主也有些心酸，这些都是从小伴她一起长大的姐妹啊，如今却是要各奔东西，来为金元的其它番邦的和谐来出力了。

　　“青月姐……”

　　就在众人都伏在地上，哭哭泣泣的时候，一个容貌姣好的从她们之中站起身来，跪倒了乐心公主身后的青月面前，“我们众姐妹明日就要远行，往后公主殿下的衣食住行，还希望青月姐多多费心。”

　　一个人这样，所有人也就都成了这样，刹时间所有的宫婢都朝着青月郑重的磕起了响头，“以后公主殿下，就有劳青月姐姐了……”

　　“妹妹们快请起……”青月一时之间还真是有些头大，扶起了这个，另一个却又跪倒在地，扶起了那个，这个又跪回了原地，让她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公主，您看……”

　　“都起来吧……”乐心公主的眼眶也是红红的，“你们和亲在即，明日就要起程，将来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回到金元的帝都，趁着今日还有一些时间，本宫就允许你们出宫去游玩一番，顺便也替自己置办一些自己想要嫁妆……”这个决定，乐心公主也是刚刚才决定的，必竟礼部那些个官员替她们准备的嫁妆再多再好，也肯定不能完全满足她们的需要，必竟这金元皇朝还是男人的天下，让男人置办女人的东西，从来是不会那么完美的。

　　“谢公主殿下……”

　　“当然，本宫也不可能让你们一群女孩子单独上街，本宫已经替你们约好了未来的夫婿，今天的游玩，就当是替你们培养感情吧……”乐心公主做事也是要谨慎细心的，虽然让这些即将远嫁的女孩子最后一次游玩这金元的帝都，但那并不代表她不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是以最好让他们这些准夫妇结伴同行。

　　“公主殿下，那我呢……”

　　所有的来使都带欢天喜地的带着自己的准新娘离去了，只有一个人还站在那里，向乐心公主表示自己的不满，这个公主殿下，是不是把他一个人给落下了。

　　“是漠北王爷啊……”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的那几个宫婢，也就是现如今这新收的几个义妹，欢天喜地的随着自已未来的夫婿离开太庙，神情也有了一丝的放松，对于那个一脸不满的漠北王，自然也有了几分调侃的心情，“王爷殿下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太庙来？”

　　“公主殿下何必明知故问……”对于乐心公主的装傻充愣，漠北王还真有几分看不过眼，“金元册封数位皇家郡主的事情，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本王就算是在忙，也要走上这一遭，只不过，不知道刚刚他们……”对于刚刚那几对准夫妇的离去，漠北王还是不太理解。

　　“远嫁和亲，就是要远离故土，不知道今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本宫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让她们在出嫁前，在我帝都畅游一番……”

　　“公主殿下还真是悲天悯人啊，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明日您也即将……”漠北王话里有话，没有把他全部说出来，便是意思已经是很明显，要乐心公主不要总记得别人，反而忽略了自己，或者说是忽略了她身边的那个青月。

　　“皇姐……”就在乐心公主和漠北王刚刚说上没有几句话，原本处理完册封事宜就离开的乐轩，突然又回来了，甚至还在自己皇姐的耳朵边上，低语了几句，至于那一旁脸色很是难看的漠北王，则只是点头示意，话也没有说上一句。

　　“……”听到自己皇弟在自己耳边低语的消息，乐心公主也是惊讶抬起了头，似乎想要找自己的皇弟确认些什么，必竟这个消息，或者说是这个请求，真的有点令她为难呢。

　　“嗯……”看到乐心公主疑惑的眼神，乐轩点了点头，确认自己向皇姐传递的信息是千真万确的，至于那个向她皇姐提出这等无理要求的那许家两兄弟，现在还在太庙外面跪着呢。

　　“去看看吧……”思忖了半晌，乐心公主决定还是去看一看，这许家的两个兄弟，到底想求他些什么。

　　说着，乐心公主就要跟自己的皇帝离开，却被一旁的漠北王给拦住了，其实也不算是被漠北王给拦住，必竟人家心心念念的可不是这大名鼎鼎的凤凰公主，而是她身边的的那一轮明月啊。

　　“皇上，小王还在这里等着公主殿下一同游玩帝都呢……”漠北王挡在了乐心公主的乐轩的面前，“公主殿下既然已经让那些个新晋册封的郡主们陪她们未来的夫君去游玩帝都，您看我是不是也应该……”嘴里说着话，但是漠北王的眼神却总是控制不住的向青月的方向飘去。

　　“这样吧……”看着漠北王的眼神，乐心公主要是再不明白他所想的，她也就不配做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了，“本宫确有紧急的事情要办，青月是本宫的贴身女官，她最了解本宫的需要求，就由她来陪同王爷殿下一同游帝都可好？”

　　虽然有些小小的不满，但是乐心公主却很是清楚，漠北王就在等着她这句话。

　　“公主殿下……”青月听到自家主子的安排，反应却是一声惊呼。却还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就被漠北王以眼神制止了。

　　“那就多谢公主殿下了，有了青月姑娘的陪伴，相信本王此次游都一定会尽兴而归……”漠北王打的主意就是如此，既然乐心公主如此痛快的让他达到了目的，那他也不能总是站在这里惹人嫌啊。

　　“可是公主殿下……”漠北王当然是高兴了，可是青月不高兴最，在她的心目中，明天即将要出嫁给漠北王的，可是她家尊贵的公主殿下，现如今公主殿下不陪着漠北王游玩帝都，反而让她这个小宫婢陪在未来的驸马身边，让她怎么想怎么不合适。

　　“无妨，你跟我身边最久，知道我生活习惯……”乐心公主淡淡的笑了笑，却并没有把明天易嫁的事情给说破，“再说了，你终归也是要到漠北的，趁此机会，采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我相信，以漠北王的豪爽，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王爷，你说是不是……”

　　第一百一十八章 状元求助

　　“公主殿下说的对……”对于这位凤凰公主明张目胆的教自己的婢女敲竹杠，漠北王还真是没有什么脾气，这乐心公主吧，身为这金元的凤凰公主，他不敢反驳，也没有权利反驳，不过至于青月吗，能被心仪的美人多敲几回，他也乐意。“青月姑娘，请吧……”

　　“公主殿下……”看着漠北王相邀的手势，青月又看了乐心公主一眼。

　　“去吧……”乐心公主挥挥手，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

　　“皇姐……”

　　直到漠北王和青月向乐轩施礼后退下，乐轩才又急急的唤着乐心公主，“快点吧……”

　　“等等，你先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乐心公主可不掺和到群臣的家务中去，否则的话，她这个凤凰公主不是要天天为那些微不足道小事情忙活啦。

　　“我也不是很清楚……”乐轩之所以如此的着急，不过是因为许家兄弟跟他在风寨是旧识，又是这界恩科的新科状元和榜眼，是以才对他们的事情很是上心，“那两个人已经在大殿外从早上跪到现在了，您就去看一看吧。”

　　“皇弟……”原本还想动作快点的乐心公主，见到自己这个皇弟火烧火燎的样子，她反而不着急了，又悠悠然的稳坐在凳子上，“他们不肯说出是因为什么，还是你没问啊？”

　　“我问过了，他们不肯说啊，直说一定要见皇姐你啊。”乐轩见自己的皇姐又坐了下来，更是着急了，“皇姐，我的好皇姐，你就快点去看看吧。”

　　“又不是你的事情，你着什么急啊，瞧你现在这副模样，还像一个九五之尊吗？”见到乐轩一副快火烧眉毛的样子，乐心公主更是不高兴了，如此没有定性，将来如何能够掌控朝廷大局。

　　“我那不是因为他们是在风寨的旧识吗？”看到自己皇姐的脸色已经变了，乐轩倒是不敢再催促些什么，只能坐在一旁细细的解释着。

　　“朝中的大臣不也是旧识吗？”看到自己的皇弟还有话说，乐心公主忍不住回了一句，只是风寨的旧识，那朝中的那些个老臣，又哪有一个是他不认识的？

　　“皇姐……”乐轩看着自己皇姐的样子，是着急也不是，不关键也不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算了算了……”乐心公主终于站起身来，不再逗自己的皇弟，“你是一国之君，万事只要稳如泰山，自会有他人帮你办妥，切不可过急过燥……”

　　“皇姐……”几句话，说得乐轩有些不悦，“那许家两个人不是三哥的朋友吗，所以我才……”

　　“不管什么事情，你都要稳如泰山……”乐心公主制止自己的皇弟再说下去，“你是这金元的一国之君，只有你稳了，咱们金元才能稳，懂吗？”

　　“……”

　　“万事戒骄戒燥就好……”这种事情，说起来很是容易，可是真的做起来很难，这一点，乐心公主还是知道的，是以没有多说些什么，留下这句话， 便向大殿那边走去，许家兄弟在那里跪的时间也不短了，还是过去看一看吧。

　　“你们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见本宫？”

　　乐心公主走到大殿的门口，见到许东阳和许东月兄弟两个都跪在那里，还真是有些好奇呢，难怪她那个不定性的皇弟一定要她快点出来呢。

　　“公主殿下……”许东阳见到乐心公主出现，忙用力的向乐心公主磕头叩首，“公主殿下，我求您，求求您……”

　　“进殿再说吧……”看着许东阳一改往日的温儒，乐心公主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打破了他儒雅的面具，只是，近日来没有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让许东阳如此啊。

　　“谢公主殿下……”许东月还算冷静，见乐心公主踏进大殿之后，忙将自己的兄长给搀了起来，一起走进大殿，然后又直挺挺的跪在了乐心仅一的面前。

　　“说说吧，怎么回事？”

　　乐心公主接过宫婢递过的茶盏，小小的喝了一口，才将目光看向这兄弟俩个，至于她那个皇弟，还有别的事情等着他忙，不可能就这么总是跟是在她的身后，让乐心公主早早给打发走了。

　　“茵娘她……她……”许东阳话说得断断续续的，让乐心公主很是听不明白，他到底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只听到了‘茵娘’两个字，可能事情跟茵娘有关系吧。

　　“许东月，还是你来说吧……”直到现在，乐心公主才看清楚许东阳此刻是何等的模样，那颓废的样子，可真是让乐心公主大大的吃了一惊呢，不过是短短一天一夜的时候，这许东阳的神色为何像是苍老了十年？

　　“公主殿下昨日到微臣寒舍后……”见自己的兄长真是无法再说下去，许东月只好接过话茬儿。

　　“停，直接跟我说，我离开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

　　看着这许家兄弟这一脸的惊慌失措，乐心公主甚至都怀疑他们能不能做好他金元皇朝的高官大员，更或许是事情没有降临到她的身上，所以乐心公主并没有太过担心吧。

　　“是……”听着乐心公主的话，许东月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哥，然后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公主离开之后，我和大哥也相继离开了大厅，当时候，那里就只剩下嫂子一个人，没过多久，就有丫环传来嫂子要自缢的消息……”说着，许东月还看了一眼乐心公主，哪知道公主殿下听到茵娘自缢的消息，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仍稳稳的坐在那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继续……”

　　“此事也惊动了家中的二位长辈，大哥和我事后匆匆赶过去，小星生怕嫂子再寻短见，只好寸步不离的守着她，可是后来……”

　　“后来又有什么？”听到这里，乐心公主还是没有听出哪一件事情能够让许东阳如此的颓废，自缢不是未遂吗，也不至于这么一副模样进宫见驾啊。

　　“后来……后来……”说到后来，许东月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这件事情，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求到乐心公主面前，可是他不求不成啊，谁让自己的兄长现在是这么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真要再把时间给耽误下去，那……

　　“后来怎么了……”对于这许东月讲个事情就这么断断续续的，没头没尾，到真让乐心公主听着心烦，“算了，你直接说吧，找我什么事？”

　　“嫂子不见了，留书离家出走，说是要出家……”看到乐心公主的不耐，许东月忙将后来的事情大概给说了一遍，“我和大哥昨天晚上遍寻不着嫂子，所以才来向公主殿下相求……”

　　“那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听着许东月的请求，乐心公主倒是没有觉得有多么的为难，不过是一个请求而已，也不至于让许东阳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吧，人找不见，继续找就是了。

　　“那是因为嫂子曾留言，自请休离……”这句话许东月说得很小声，但还是被乐心公主给听到了，只见她叹了一口气，“那你们今天可曾再派人寻找？”

　　“我和兄长一早出门的时候，曾经让人继续寻找……”

　　“算了，我再派人找找看吧……”看着这许东阳现如今的样子，乐心公主也是有些于心不忍，原本意气风发的新科状元，却因为搞不定自己家中的事情，将自己弄得如此的狼狈不堪。

　　“多谢公主殿下……”

　　“多谢公主殿下……”听到乐心公主的这一句话，原本还在担忧自己妻子现如今处境的许东阳，终于算是回过神来，向着乐心公主道谢。

　　“不必谢我，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乐心公主挥手制止了他们的谢意，“今朝事情一了，我不希望看到两位大人遇到事情，再有今天这番慌乱的模样，不然的话，哪有可能称为我金元的栋梁之臣……”

　　“微臣知罪……”只要乐心公主肯出手寻找茵娘，她说什么，许东阳兄弟俩个是都不会反驳的。

　　应了寻找茵娘的事情，乐心公主倒是很快速的便派人出去寻找了，当然，也在私底下暗中派出了几个有寻人之能的暗卫，必竟她既然应下了这个事情，就要在她离开众人视线的时候，把事情给办妥。

　　第一百一十九章 劝说茵娘（一）

　　“公主殿下……”乐心公主正坐在凳子上等消息，对于自己暗卫的办事速度，她还是很有信心的，再加上今天早上想必这许家兄弟早已经求过她那个心软的皇弟了，找了这么长的时间，就算是要绣花针也该有个下落了。

　　“什么事……”青月被漠北王带出宫外游玩了，乐心公主便直接命暗月换了一身宫婢的服饰在跟前侍候着，必竟再过不了多久她也要出宫了， 实在没有必要再往她的寝宫里添加人手了。

　　“公主……”暗月在乐心公主的耳边低语了几句，乐心公主听完后，诧异的看着她，“此事当真……”

　　“……”暗月无言的点了点头，乐心公主的感觉却是颇为头痛，这个茵娘还真是固执的可以，“先让人拦着，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是……”暗月应了一声，就如她刚刚无声的来时，又无声的走了，乐心公主也站起身来，“咱们走吧……”

　　“去哪……”许东阳和许东月刚刚只见到一个宫婢在公主殿下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后就离开了，根本不知道乐心公主下一步想要做些什么。

　　“你们不是要找茵娘吗？已经有她的消息了。”乐心公主看了看他们，率先向殿外走去，唉，清官难断家务事，让她这一国公主去管臣子的家事，也实在是够难为她的。

　　乐心公主一身微服，一行四人便出了宫，这四个人当中，其中一个是乐心公主，而她身后自然跟着刚刚换下朝服，穿上便衣的许家兄弟，至于另外一个，则是这当今的皇帝陛下乐轩了，他听说自己的皇姐要出宫，便放下手中那堆积如山的奏折不管，硬是也要跟了来，乐心公主没有办法，自然只好也算他一个。

　　“公主殿下，您确定茵娘就在那里面吗？”许东阳跟着乐心公主的车驾一路来到城郊，就在附近的一条小河旁边，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庵堂，显然那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乐心公主可不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揽上身，直接示意许东阳推门进去。

　　哪曾想到，许东阳走是走到了门边，手也举了起来，却是没有敲下去，也没有推开门，仿佛是在举棋不定，思索些什么，“大哥，你在干什么？”

　　一旁的许东月等不下去了，直接催促自己的兄长，“快点把门敲开，好带嫂子回家啊，爹和娘都在家等着呢……”

　　“我……”许东阳想要说些什么，却见门‘吱’一声的开了，一个身着旧衣的老尼走了出来，低头合十道，“阿弥陀佛，几位施主来到小庵，不知所为何事？”

　　“师太打扰了……”众人忙回礼，接着许东阳说着，“不知道师太，昨天晚上是不是收留了一位妇人……”说着，还把自己妻子的体态特征一一的讲了出来。满怀希翼的看着老尼，希望从她那里听到茵娘的下落。

　　“确有这么一位女施主，她本打算让贫尼给她剃度，但贫尼见她尘缘未了，让她在厢房休息……”说明了来意，这位身着旧衣的老尼，也没有过多的话语，直接开口指示他们该往何处去寻觅那茵娘的下落。

　　“多谢师太……”

　　“贫尼还要回佛堂念经，各位自便……”既然没有她什么事情了，这个老尼姑自然也要回自己的佛堂念经去了，至于她所收留的那位女施主，会不会随这几个人一同离开，那可就不关她的事了。

　　“茵娘……”

　　直到失去之时，许东阳才能感受的到自己心里有多爱自己的娘子，相濡以沫，相濡以沫，不就是他们现在这种情形吗？

　　茵娘自从昨天留书从许家出走之后，就一直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乐心公主跟她所讲的事情，妹妹茗烟的事情，还有夫家的公婆，小姑，小叔一直就在她的脑海里转个不停，让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放任妹妹受苦，她舍不得，可是真要再为此事去求公主殿下，却又怕给相公一家招来祸根，直至她昏倒在小河边，被外出的老尼姑看到，带回庵中安置。

　　“茵娘……”看着那个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的身影，许东阳忍不住又喊了一句，而茵娘却是不敢回头，身子却在不停的颤抖，“茵娘……”这一次，许东阳确定了，那个坐在窗边的身影，就是自己苦寻了一夜的妻子。

　　“你怎么来了，是给我和离书吗……”茵娘不敢相信环抱着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相公，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你怎么那么傻呀……”许东阳对着自己的妻子一声轻斥，“多大的事情，你就要跟我和离……”

　　“可是……”茵娘很是矛盾，虽然她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相公，离开许家，可是她真的快要忍受不了那份内心的煎熬了，丈夫是新科状元，朝廷新贵，将来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而她的妹妹呢，却还在边疆受苦，她并不能保证下次见到公主殿下，会忍住不去替妹妹求情的举动，到时候，公主殿下如她自己所言，不在那么宽宏大量，那许家的现在的风光……

　　“没有什么可是的……”许东阳不想听自己妻子的解释，他知道有很多事情，在她的心中已经是纠结了许久，但是更有些事情，是他也无法改变的，就如茗烟被发配边疆充做军妓一般，那是公主殿下亲自下的懿旨，就算是他求得皇上同意，也不见得就能立刻把人给放回来。“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也不要去管，你只要做好我的夫人就好……”

　　“可是我就是放心不下茗烟啊，那是我的妹妹啊……”听到自己的相公让自己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管，忍不住大哭了起来，似乎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出来，“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现在……现在……”

　　“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许乐阳将自己的妻子紧紧的抱在怀中，眼角深处也泛着可疑的水光，不是他太过狠心，实在是茗烟那个丫头太过自以为是，让他的亲亲娘子这么伤心难过。

　　“相公……”茵娘就这么抱着许东阳哭泣着，发泄着自己打从茗烟离开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忧虑的心情，可是当着公婆的面，她又不好表现的太过忧伤，必竟茗烟冲撞的是他们风寨最受人尊敬可亲的大当家的妻子，而这位大当家的夫人还是这整个金元最最尊贵的人儿，茗烟三番五次小施计谋，想要羞辱她一番，乐心公主没有直接诛她九族，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可是就要她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妹妹受苦，她真的是做不到啊……

“许大人，你先出来，我跟许夫人说几句话……”

　　就在屋内的哭声渐歇，乐心公主才敲了敲门，示意许东阳先出来，她有些话要跟茵娘说。

　　“公主殿下也来了？”听到乐心公主的声音，茵娘诧异的看向了自己的相公。

　　“你昨天留书出走，我们遍寻你不着，所以才……”直到此时，许东阳也才发觉， 他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复杂了，现在可好，连公主殿下都掺合进来了，可见茵娘给他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公主殿下，真是一位有心人啊……”能够有如此体恤民生的公主，实在是他们金元百姓之福啊。

　　“不管待会儿公主殿下跟你说什么，都不要再提起茗烟的事情……”许东阳发觉自己的妻子脸上又出现了一丝可疑的希望，不禁狠狠的把这股希望给掐断了，“只要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就可以回来了，不要总是提醒公主殿下茗烟曾经做过什么事情，那样的话，再过一年的时间，茗烟都不见得能回来……”

　　“可是这次和亲，不是要天下大赦吗？”

　　“是天下大赦，但并不代表免刑……”

　　“哦……”

　　“许夫人……“

　　乐心公主走进这间小小的厢房，只是静静的坐在一旁，良久，才开口说话。

“臣妇在……”

“你怎么尽是给本宫想着法子的出难题呢……”乐心公主的话一出口，倒是让茵娘有些错愕了，她又做了些什么，让乐心公主感觉颇为头痛了吗？

“臣妇不知道公主殿下说的是什么？”

“身为朝中新贵的妻子，在他还没有做稳朝中大员的位子的时候，就要闹着与他和离，你想那些臣民会如何看待你家相公？”乐心公主只点出了一样，就能够让茵娘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这件事情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可是……”茵娘自然是知道流言匪语的厉害，但是也不至于短短一天的时间，就闹得整个帝都都知道了吧。

“哪有那么多的可是……”乐心公主颇为头痛的看着一旁手足无措的茵娘，“帝都不比寻常地方，这里老百姓茶荼饭后的谈料，不过就是那些富贵人家的秘闻，你的那纸和离，再加上许家为寻你，又是如此的大张旗鼓，早已经给别人添了笑料……”

第一百二十章 劝说茵娘（二）

“我没有想到……”刚刚跟她相公在一起的时候，许东月并没有跟她提起过这方面的事情。

“你没有想到事情还多着呢……”乐心公主看着茵娘，“本宫不可能每次都能才得了你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许东阳真的跟你和离，你有什么打算，那些个群臣又会怎么看待这位新科状元？就算是不和离，任由你出家为尼，金榜高中，便抛下糟糠之妻，这样的官员，又怎么能够让百姓们信服？”

“我……”一席话，说得茵娘根本不知道从何反驳，也许是她想的太过简单了。

“你只是很少从别的角度去想问一个问题吧，习惯了以自己的妹妹为中心，却忘了谁才是跟相信牵手一辈子的良人，才会做下这般糊涂的事情……”乐心公主说这些，并没有想要再去苛责茵娘些什么，事已至此，再多说也是无益，那就看将来茵娘是否会懂得如何做了。

乐心公主在厢房内对着茵娘一番长谈，算是解了她一个心结，虽然放任她的妹妹在军中充做军妓不管，是不对，但是她现在已经是许家的人了，不能为了自己娘家的妹妹，就把夫家的老老小小全都搭进去给她不懂事的妹妹陪葬啊。

　　　“皇姐……”乐轩此次出门，已经得到自己皇姐的允许，可以不必带太多的侍卫跟在身后，是以他可以很悠闲的盯着这个庵堂厢房的门口，直到乐心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的是那原本要剃度出家的茵娘。

　　　“咱们再去许府一趟吧……”

　　　 乐心公主坐上马车，原本准备回宫的她，在听到街上百姓们的议论纷纷之后，便又改了主意，要去一趟这状元府第。既然已经帮了许东阳他们一把，那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必竟这状元公和夫人闹和离的事情，在他们这帝都也算量一件大事，被人以讹传讹，闹得如此沸沸扬扬，也也的确些不太像话，想必那许府的二老，也会因此事心有芥蒂吧。

　　　“皇姐……”原本跟乐心公主做同一辆马车的乐轩，听到乐心公主的决定，很是疑惑，“这许东阳和茵娘的事情不是已经了了吗？还去许府做什么？”

　　　“家安才国安……”乐心公主只告诉了她这个皇弟一句话，剩下的就要他自己好好思索了。

　　　“皇上驾到，凤凰公主驾到……”

　　　虽然乐心公主的马车是跟着许东阳兄弟的马车一路前行的，但是来到许府还是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必竟他们姐弟二人已经是整个金元最高的皇权掌控者。

　　　“大开中门……”没有了长儿媳在身边，许家二老只好自己出声吩咐侍从们，以避免有什么不妥之处，有损皇家的威严，惹来祸端。“速度快点……快点……”

　　　就在许府众人一番手忙脚乱之后，终于在乐心公主和乐轩的马车来到之前，把所有迎驾的准备都做好了，倒是把刚刚下马车的许东阳兄弟二人给吓了一跳。“父亲，母亲，你们这是做什么？”

　　　“迎圣驾啊……”看着跟在自己儿子身后的皇帝乐轩和乐心公主，许家二老忙上前磕头，“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对于一下马车，就受到这最隆重接待的乐心公主和乐轩，倒只是愣了一下之后，就摆摆手，“免礼平身吧……”

　　　“谢皇上万岁，谢公主殿下千岁……”许家二老直到才敢抬起头来，正眼看向原本就熟悉的大当家夫人，和大当家的结拜四弟，也是直到此时才发现，原来这姐弟两个，竟然是微服出巡，那他们岂不是有些……

　　　“怎么，本宫替你接回了长儿媳，许老不请本宫进去喝杯热茶？”乐心公主可不想站在这里受万民瞻仰，相信她的皇弟也不会有如此的想法。

　　　“皇上请……公主殿下请……”直到乐心公主开口提请，许家二老才回过神来，忙避开身子，让乐心公主和乐轩一同从中门进入大厅，随即又吩咐侍从快快将早已经准备好的香茗端上来。

　　　“这茶的味道不错……”

　　　乐心公主和乐轩一左一右的坐在大厅的主位上，享用着侍从端上来的香茗，“怪了，我怎么品不出这是什么茶来？”直到一盏茶用尽，乐心公主和乐轩都没有品出那茶到底是什么茶。

　　　说到这个，许家二老可是很得意的，虽然他们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但必竟是家道中落，除了这满腹诗书，他们可什么也不会了，但是有一点，那就是他们的儿女双全，可都是全能的好孩子，这杯香茗里的茶叶，可是他们的女儿亲手采摘亲手炮制的。“这是我家小星在风寨的时候，发现了几株野茶树，采摘之后，自己炮制的，知道我们老两口爱喝茶，所以才……”

　　　“原来小星姑娘还是位制茶高手呢……”听到这里，乐心公主眼底满是赞叹，普普通通的小姐们，哪一个会有如此的孝心，肯亲心采茶炮制给父母喝，“咦，今天怎么不见她呀？”

　　　说到这个小星，乐心公主倒也是蛮有几分喜欢，当初如果不是她在风寨步步维艰，她还想将那个有意思的小丫头带在身边，闲来无事的时候，也能消烦解闷呢。

　　　“她……”听到乐心公主的话，倒是让许家二老有些为难了，这自古以来，名门家族的大家闺秀自幼便不便见客，虽然这公主殿下和皇上也算是旧识，可是现在他们的身份已经有所改变，自己的这个女儿已经不再是乡野村姑，一个整天在山林里疯跑的野丫头了。

　　　“父亲，母亲，小星呢……”对于自己老父的迂腐，许东月可是看在眼里，却急在了心里，有什么这个那个的，想要见小星可不是那些个上门来提亲的媒婆或者什么来毛遂自荐的官宦子弟，那可是当今的凤凰公主和皇帝陛下，就算再守着什么古训，也不能如此的迂腐吧。

　　　“哎哟……”

　　　就在许家二老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女儿给唤出来的时候，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况发生了，他们这许家的大小姐，竟然自己从大厅后面绕了出来，或者说是跌了出来。

　　　“什么人……”守在乐轩身边的侍卫不知道是谁，见到一个身影，就忙上前用剑架在了来人的脖子上，要知道他们保护的可是这整个金元皇朝的九五之尊，到哪里都不能有一丝丝马虎。

　　　“退下……”听到那声娇呼，乐心公主就知道刚刚跌出来的是谁，看来这近月的帝都生活，丝毫没有改变这许家小星姑娘那爱探险的个性啊，偷听居然听到他们这大厅里来了。

　　　“这……”乐心公主的话，让侍卫有些为难的看了一眼乐轩，必竟那才是他正经的主子， 而乐心公主，只是一个明天即将出嫁和亲的公主。

　　　“……”乐轩只是微微的挥了挥手，什么也没有说，而乐心公主却恰恰看到了这一幕，那一刻，让她对自己皇弟的印像有所改观，一个可以建立自己人脉的王都，真的已经不再需要她如同老母鸡一般的呵护了。

　　　“大家都在啊……”从地上爬起来的小星尴尬的从地上爬了起来，打了一个招呼之后，就想离开。

　　　“站住……”许家二老刚刚被那个侍卫的举动给吓着了，但是见到自己女儿这么一来一走，就起干朡离开的时候，让他们刚刚回魂的心跳，忍不住又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么大了，还如此的顽皮，还不快来拜见皇上陛下和公主殿下……”

　　　“是……”听到自己父亲的怒斥，小星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现在这里可不是风寨，可以任由着她的性子胡来。

　　　“草民许怜星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见过凤凰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说着，还施一个大家千金的万福，看来这段时间她这大家闺秀的礼仪没有白学啊。

　　　“过来让本宫好好瞧瞧……”早在风寨之时，乐心公主就对这个心直口快的小丫头很是好奇，虽然在宫中夜宴之时，也曾见过一次，可都不曾像如今这般，拉到跟前细细端详。

　　　“皇姐……”一旁的乐轩见到自己的皇姐只顾拉着人家姑娘的小手猛瞧，让他忍不住开声提醒，省得他这个皇姐清醒过来，不知道又是什么时候了。

　　　第一百二十一章 相中小星

　　　“你想不想进宫……”抛开当初这小星曾经无意中成为茗烟的帮凶不提，乐心公主真是对这个浑身充满活力的小丫头莫名的喜爱。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皇姐……”

　　　乐心公主的一句话，引来众人的惊呼。

　　　“进宫，进宫做什么？”小星年岁虽然是快要及笄，但必竟是在风寨中长大，对于男女情事尚且懵懂的她，对于乐心公主就差明讲的话中之话， 就更是不明白了。

　　　“做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乐心公主给了这个小丫头一个承诺，只要她想，她愿意，她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皇姐……“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万万不可……”

　　　乐心公主的一个承诺，再一次引起了所有人的惊呼，那一句，‘只要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岂不是要将小星这个丫头处于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位置，而现在整个后宫，也只有那么一个位置可以跟乐心公主所说的相匹配啊。

　　　“怎么样，你愿意吗？”乐心公主挥挥手，示意众人都不要吵，她要小星自己做一个决定，如果她愿意，那么她那个皇弟媳的位置就是她的，如果她不愿意，那么她也不会强人所难，但是无论如何，恐怕这个小星，都是要进宫陪王伴驾的，要知道，她可是已经位列礼部名单的榜首了。

　　　“我不知道……”小星咬着自己的下唇，有些不确定自己的回答，虽然那次夜宴，她有跟自己的两位哥哥进宫，见识到了皇宫的繁华，但是那里那么多的规矩，那么繁琐的礼仪让她很是头痛，让她不知道该是如何抉择。

　　　“那就等你知道的时候再告诉我吧……”乐心公主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此时此刻就让一个小丫头做决定，很是为难，便从头上摘下一只白玉雕琢的凤簪，“等你哪天想进宫了，把这个东西让你的哥哥或者别的什么人，送到宫里就好……”

　　　“哦……”这个简单，小星快乐的接过乐心公中手中的白玉凤簪，“这个簪子好漂亮哦。”

　　　“你喜欢就好……”乐心公主淡淡的笑了，真有一天她离开皇宫，远离皇弟的身边，皇弟身边有如此单纯的女子相伴，想必他也不会感到有多寂寞吧。“好了，今天的事情也处理的差不多了，皇上，咱们也该回宫了……”

　　　“哦……好……”乐轩很是清楚，无论如何，他也改变不了皇姐所做的决定，只能跟着皇姐一起起身，出了这状元府。打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就算他身为一国帝王，只要有皇姐在他身边，无论何时，他的皇姐都会比他强势，这也许就是他最值得向皇姐学习的地方。

　　　“皇姐，你为什么把那支玉凤簪子给那个丫头？”

　　　坐在回皇宫的马车上，乐轩终于还是忍不住，把心中的疑问给问出了口，“她身为新科状元和榜眼的妹妹，进宫的事情是肯定的，可是那只簪子……”

　　　“你不喜欢那丫头？”对于乐轩的疑问，乐心公主反而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丫头倒是有些直爽可爱，不过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对于乐心公主的问题，乐轩倒是有话直说，一点儿也没有隐瞒，“就算她长得还算过得去，可是也不至于把母后留给你的簪子给她啊……”

　　　“那支玉凤簪不是给她的，是给她的家族的，给那文武百官看的……”看到自己这个皇弟总是把问题纠结于母后的遗物之上，乐心公主忍不住开口提醒，“你刚刚亲政不久，虽然有我留给你的势力，但是还是应付不了那些大臣们，把玉凤簪给了许家，确定了许家的位置，将来他们兄弟就会是你的一大助力，也避免了群臣因为后宫主位，惹出什么祸事来……”

　　　“皇姐，这算是在替我未雨绸缪吗？”听着自己皇姐的分析，乐轩突然反问了这么一句，他的这句话，倒是让乐心公主有些无言了，是啊，这算是在替他未雨绸缪吗？是担心自己离开皇宫之后，她这个弟弟应付不了那些个贪婪的群臣吗？

　　　“你如果不喜欢，不封她为后也没有关系，给一个贵妃的名份，同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崇……”也许是意识自己这个皇弟可能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帝王，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去，不应再替这个皇弟安排太多的人生，乐心公主沉思了良久，终于在下马车之前，留下了一句话，给同样久久没有出声的乐轩。

　　　虽然乐心公主已经给了自己皇弟选择权，但是最后他到底会不会立许怜星为后，乐心公主并不清楚，也不会干预，因为她明天就要离开皇宫了^

　　　“听说没有，凤凰公主将先后的玉凤簪子给了许家那丫头……”

　　　都说帝都之内无私事，只不过短短半天的时间，乐心公主将玉凤簪子给了许家状元公妹妹的消息，就在大臣之间传得沸沸扬扬，所得的结论，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乐心公主在自己和亲远嫁之前，已经替皇上决定好了皇后人选，那就是许家状元公的妹妹——许怜星。

　　　当然，整个帝都传的满天飞的可不只这一个谣言，还有那许家状元公的夫人，都是听说她跟状元公不知何故吵闹，甚至还要出家，最后还是凤凰公主和皇帝陛下亲自将那位状元公夫人接回，送回到状元府第，无形之中，已经将这状元公一家的门槛提的非常高，那些想要将女儿们嫁入许家的王公大臣们也要好好掂量一下自己女儿的性子，省得太过娇蛮，到了那平步青云的状元府第，不但没给自己招来什么利益，反而还惹下祸端，总之，现在这许家状元府第在这帝都之中，可谓是极惹人注目……

　　　“老大，怎么办……”

　　　乐心公主临出嫁和亲的头一天晚上，木枫又匆匆的赶到了韩诺在帝都外的宅子里，脸色依然很是愁苦，“明天就是和亲的日子了，公主殿下现在都没有给咱们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明天……”

　　　“不知道……”韩诺现在也在为这个事情烦心，但是他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明天就是和亲的正日子，这一点他很是清楚，但是前段时间，他不是已经夜闯过皇宫了吗？可是当时公主殿下和皇上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啊。

　　　“如果公主真要和亲，那老三怎么办……”迟迟得不到乐心公主和老四的明确答案，让木枫不得不往最坏的方面想，如果乐心公主明天真的坐上了漠北国的花轿，那可就什么都晚了。“实在不行，咱们就再闯一次皇宫，这一次一定要替老三问出一个答案……”这已经是木枫做的最坏的打算。

　　　“……”对于木枫的话，韩诺真的不知道该做如何回应，再闯皇宫问题不大，有了公主殿下和老四给的令牌，什么时候入宫都不会有人阻拦，最让人头疼的是事到如今，老三竟然还没有醒过来，当初他跟公主殿下在风寨成亲，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现如今， 他们又该用什么样的借口让乐心公主继续等着老三的醒来呢？

　　　“先去看看老三……”良久，在木枫的不断催促中，韩诺才算给了木枫一个答复。

　　　“看老三，我不是刚刚才帮他问诊过，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看他……”听着韩诺的话，心急的木枫不满的反驳了一句，现在都什么时间了，还看老三，再看下去，老三的媳妇儿可就真要远嫁和亲了。

　　　“你记得公主殿下是老三的媳妇儿，不记得公主殿下可是咱们金元皇朝的摄政监国的凤凰公主，就连老四都不敢悖逆她的意思，真要闯进皇宫，见了公主殿下，你要说些什么……”对于木枫的不耐，原本心烦的韩诺也有几丝心烦，忍不住训斥了他几句。

　　　“我……”见韩诺有些生气了，木枫却也不敢再驳斥些什么，老大说的对，闯进宫里，见了公主殿下，他们应该说些什么，问些什么，或者说他们有什么资格向乐心公主殿下指责些什么？

　　　“公主殿下这段时间的友善，你是不是把它看得太简单了？”看着木枫的神色，韩诺就很是清楚他在想些什么，只不过，他虽然清楚那位公主殿下的友善是为了什么，却是什么都不能反驳，因为老四是他们亲自挑选的结拜兄弟，只不过因为阴差阳错，那个老四，刚好是乐心公主那逃出皇宫，私自游玩，却遭人追杀的皇弟而已。

　　　“我……”

　　　“走吧，再去看看老三……”说着，韩诺抬脚就向密室的方向走去，“这次再夜闯皇宫，指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好……”

　　　第一百二十二章 远嫁之期

　　　“老二，你跟我说实话，老三的情况到底如何……”

　　　来到了密室，韩诺直直的站在风少轩的床前，让木枫再一次替风少轩把脉，想再确认一下他现在的情况。

　　　“脉相平稳，外伤都痊愈了，就算是内伤也痊愈的差不多了，可我就是查不出什么原因，为什么他总是醒不过来呢？……”木枫的确是实话实话啊，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老三迟迟不肯醒来，让他们兄弟两个在这里，为了他的事情着急上火。

　　　“从你刚刚把他救回，再到现在，他的脉相有什么变化？”想了想，韩诺问了一个不是很专业化的问题。

　　　“刚从小树林把他救回来的时候，他因为失血过多，脉膊很虚弱，经过这些天的诊治，他的脉膊一点一点变得平稳，现在已经快跟常人无异了……”仔细回想了一下，木枫说出了风少轩这段时间脉膊的变化，似乎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啊。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把他快点唤醒……”听着木枫的话，韩诺感到真是头痛啊，忍不住低语着。

　　　“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必纠结明天乐心公主就要远嫁漠北了，老三自己就可以处理了……”就在木枫急于辩解的时候，谁都没有留意，在这次木枫说‘乐心公主明天就要远嫁漠北’的时候，风少轩的手指头微微动了一动，甚至连眼皮都想要睁开，可偏偏他的动作很小，他的这两个兄弟没有看清楚，就算是想要帮上一把，也无从帮起。“我回去也查了不少典籍，问了不少族中的长老，可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老三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说到这个问题，不但木枫自我惭愧，就算族中那些悬壶济世了一辈子的长老们，也是羞愧不已啊，可就是查不出任何的原因啊。

　　　“走吧……”听到木枫给的结语，韩诺终于同意木枫先前的话，还是要往宫里走上一遭，无论如何，也要向乐心公主问个清楚。

　　　“走？走去哪里……”刚刚还纠结于风少轩的病症的木枫，突然听到韩诺来了这么一句，不禁傻傻的问了一声。

　　　“你不是说要闯宫吗？”韩诺听到木枫的问话，忍不住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对对对，进宫……”木枫收敛了自己的情绪，忙应和了一声，站起身来。

　　　“那就走吧……”既然已经决定，虽然不想带着木枫，但是韩诺知道，就算他单独进宫，木枫说不定就会后脚跟随，是以他直接开口，要带着木枫一起进宫，这样的话，到了宫中，见着了乐心公主和老四，说不定还能有个照应。

　　　“好，走……”

　　　说是夜行闯宫，可是有着乐心公主和皇帝乐轩亲自给的令牌，又有谁敢拦着韩诺和木枫两个人，所以两个人就一路靠着令牌，直接闯到了内宫，才被风少辉给拦下。

　　　“都退下吧……”就要韩诺和木枫拿着令牌跟侍卫纠缠的时候，风少辉现在了身形，亮也了他自己的令牌，直接喝令那着拦住韩诺和木枫去路的侍卫全部退下。

　　　“是……”显然还是风少辉的的那块令牌好使，那些个侍卫们刚刚还在纠结这位韩公子和木公子的令牌不能直闯后宫的时候，见到暗卫大人的通行令牌，立刻就全部退了下去。速度快的，仿佛就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们怎么这个时侯进宫？”

　　　直到那些个侍卫们全部走光了，风少辉才淡淡的问了一句，其实他更想说的是，他们怎么会这个时候夜闯皇宫，要不是那些暗卫们都认识这两个人的脸，恐怕刚刚在他们跟侍卫们起争执的时候，就会直接将他们拿下了，而不会还要费事去通知他这个统领一番。

　　　“想找公主殿下问个清楚……”本以为拿着老四亲赐的令牌，就可以畅通无阻，没想到还是在内宫的门口被侍卫给拦了下来，让木枫想想就一肚子火气。

　　　“有什么想问的，为什么不直接递牌子觐见？”听出木枫话里的不服气，风少辉只是挑了挑眉角，直接开口相问，“要不是我那些弟兄们知道你们俩个是谁，刚刚就直接出手了……”

　　　“哼……”对于风少辉的话，木枫很是不以为然，身为老三的亲弟弟，对于乐心公主即将远嫁和亲的事情，一点儿也不上心，还不如他们这些结拜兄弟呢。

　　　“少辉，我们想见公主殿下……”韩诺可没有太多的时间跟木枫一样，在这个时候跟风少辉呕气，直接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公主殿下不在宫里……”对于木枫的态度，风少辉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放在心上，身为暗卫统领，如果他只有那么一丁点的肚量，恐怕他的位置早就要换人做了。

　　　“你都在宫里，公主殿下又怎么可能不在宫里？你不是她的贴身暗卫吗？”对于风少辉的话，木枫根本就不相信，身为她贴身暗卫的暗夜都在宫中，公主殿下又能去哪里？

　　　“那是以前的老黄历了……”对于木枫质询，风少辉依然不介意，“从宫外回来后，我就被公主殿下派去保护皇上了……”或者应该更确切的说，暗卫统领的责任就是保护金元当权都，以前是凤凰公主摄政监国，是以他在乐心公主身边担当保护者的重任，现如今乐轩已经亲政，爱弟心切的公主殿下自然是要把他调回皇上的身边了。

　　　“你……”木枫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韩诺给拦住，让木枫再这么气呼呼的跟风少辉交流下去，恐怕就是到天亮也不会说到什么实质的内容。

　　　“少辉，公主殿下现在在哪里？”韩诺还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再在这里逗留下去，如果乐心公主真心想要和亲的话，他无话可说，可是如果乐心公主是被情势所逼的话，那他今夜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呢。

　　　“明天就是和亲的日子，公主殿下现在应该跟几位新晋封的郡主在太庙……”不管木枫的态度如何，风少辉对于自己大哥的这两位结拜兄长，终归是有一份感激之情，如果不是有他们的存在，大哥现在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

　　　“公主殿下真的准备去和亲？”对于面见乐心公主，韩诺到是不怎么着急了，身为皇宫里暗卫的统领，风少辉一定知道很多皇宫里不欲人知的秘密，恐怕这次凤凰公主和亲远嫁就是其中之一吧。

　　　“韩老大想知道的话，不妨去问一问皇上……”想从他的嘴里套话，门儿都没有，嘴严，可是身为暗卫的要素这一，否则的话，万一哪天说漏中，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问皇上……”听到风少辉的话，韩诺疑惑的重复了一句，“公主殿下即将远嫁，难道皇上没有守在公主殿下身边吗？”平常乐心公主和皇上可算是姐弟情深，如果此时老四没有守在公主身边，那公主殿下远嫁和亲的事情……

　　　就在韩诺还在思索些什么的时候，风少辉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暗影，只是一晃眼的功夫，便又消失不见了，而风少辉却是没有任何的动作，显然他知道那个暗影是什么人，“皇上已经知道两位的到来，您看……”

　　　“去见见老四也好……”韩诺和木枫相对一笑，找不到公主殿下，找到老四也好，起码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们兄弟几个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况且，身为帝王的老四，肯定清楚公主殿下即将远嫁的‘内幕’……

　　　“大哥，二哥，你们来了……”

　　　对于韩诺和木枫的深夜进宫，乐轩其实一点儿也不意外，除了他自己的猜测之外，再有的就是乐心公主临去太庙的时候，也曾笑着跟他提起此事，无非是自己这两位结拜兄长太注意兄弟情意了，肯定会因为和亲的事情，再一次闯宫的。

　　　“来了……”不管韩诺和木枫对于乐心公主和亲的事情，多么着急的想要知道答案，对着这个最小的结拜兄弟，多多少少还是会收敛一些，除了他的身份是当今的九五之尊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乐轩必竟是他们最小的结拜兄弟，对于风少轩他们能够如此的关爱照顾，对于这个最小的弟弟，就更不能对着他发脾气了。

　　　“属下告退……”虽然很想留在现场看热闹，但是风少辉很是清楚，现在该是他退场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又有谁能够保证那木枫看着他留在此处看热闹，不会恼羞成怒呢。

　　　第一百二十三章 终于明了

　　　“老四，你真的要让公主殿下远嫁漠北和亲吗？”

　　　风少辉的猜测是正确的，木枫直到他退也大殿，才忍不住的抢先开了口。

　　　“二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乐轩挥退所有的内侍，亲自倒了两杯茶，端给了自己的两位兄长，“皇姐说的没错，咱们这几个兄弟当中，只有你二哥，最最沉不住气。”

　　　“好啦，老四，你要是再不把事实给说出来，别说老二，我都快沉不住气了……”看着乐轩的气定神闲，韩诺确定了一个想法，是以，此时此刻，他也悠闲的坐了下来，喝起了那杯由这当今皇帝亲手斟的香茶。

　　　“大哥，发现了问题所在……”打哑谜吗？皇姐可是教给过他这方面的门道，是以乐轩也不着急，整个大殿里，唯一急的快要跳脚的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木枫了。

　　　“什么问题所在？老大，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木枫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傻瓜啊，为什么老大来到这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老四又说老大发现了什么，到底是发现了什么呢，“公主殿下到底是不是要远嫁和亲啊……”

　　　“刚刚才发现……”终天明白了事实，韩诺的心也总算是安静下来，只要不是公主殿下远嫁就好，那么无论是谁，他都不会担心的，不同于皇上和公主殿下要向万民交代，他要交代的只是这几个结拜兄弟而已。

　　　“发现什么……”木枫再追问了一句，如果再没有人他答案，他真的快要跳脚了。

　　　“……”韩诺看了一眼乐轩，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现在能不能说出口，必竟皇家给天下摆了这么大的一个乌龙，如果现在说出去，会不会坏了他们什么事情。

　　　“请……”乐轩很满意自己的这位兄长能够如此尊重他的身份，比起医术通神，却玩不了这些权术哑谜的木枫，他更喜欢韩诺，当然，二哥他也还是要要的，必竟他身边的神医世家，也是不容忽视的，最最关键的是，他们一样的关心自己，而不是关心他的权利和地位的尊崇。

　　　“当初皇榜昭示天下的时候，是说什么人要远嫁漠北和亲？”

　　　“凤凰公主啊……”听到自己老大问自己，木枫毫不迟疑的说了出来，却又摇了摇头道，“不过，当时是写的凤凰郡主，只不过，大家都知道，咱们金元哪来的凤凰郡主啊，只有一位凤凰公主，也许有可能是为了与漠北王的身份相匹配，公主殿下自降份位……”木枫还没有把话说完，但是说话的声音越是越来越小，显然他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我金元的凤凰公主只有一位，还是当初皇爷爷立国时所封，又哪来的什么凤凰郡主……”乐轩说出自己皇姐的身份，那可是开国皇帝所亲封的，永远都不可能降级成为郡主的。

　　　“今天在太庙里，老四和公主殿下还亲封了几位远嫁和亲的郡主……”这么一说，验证了木枫刚刚的猜想，韩诺向他点了点头，“我也是刚刚见老四，此时此刻还这么安静的坐在这里，才想到的。”

　　　“你们骗了全天下的人……”这是木枫最后的感想，如果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那他跟老大这么着急什么，吃，吃不好，睡，睡不好，不全是自己没事折腾吗？

　　　“二哥，全天下也没有几个人会想过金元的凤凰公主会真的远嫁和亲好不好……”听到木枫的话，乐轩忍不住开口反驳，什么叫做骗了全天的人啊，全天下有几个人会真的认为他的皇姐会真的嫁到漠北那个苦寒之地？

　　　“那漠北王……”

　　　“他向来求的就不是皇姐，肯在皇姐凤台择婿的时候出来夺魁，也不过是一声交易而已……”不比木枫的放心，韩诺还想要弄清楚，皇家这样明着在暗地里搞小动作，会不会给金元带来无妄之灾，真要是那样的话，又该如何来做弥补,但是乐轩的话，却让他大大的放心了，直到此时，他心中那颗重重的石头，才算是重重的落在了地上。

　　　“什么样的交易，会让一个小国之主放弃迎娶咱们金元皇朝凤凰公主的机会……”既然乐心公主已经不用远嫁了，木枫自然也有了看好戏的心情，必竟他们跟那漠北王也算是见过面，风寨之时，也曾一起聊天喝酒过。

　　　“漠北王也算是一个英雄，英雄自然爱的就是美人，皇姐虽然也是美人，但却是一只凤凰……”乐轩的神情很是神秘，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一切都仔仔细细的向他们交代清楚，必竟现在还不是把事实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虽然这个事实已经算是众国皆知的秘密了。

　　　“那其他的使臣……”

　　　“各国来使明日一齐抱得都是美人归，又怎么会愿意别人抱得是一只凤凰呢……”乐轩示意韩诺和木枫不必太过担心，自己这个皇姐这么些年摄政监国，这些事情又怎么会处理不好呢……

　　　“倒是我们多虑了……”韩诺的话有些自嘲，公主殿下在先皇仙逝之后，独自撑着金元皇朝走到今天，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各国来使逼亲的事情也不是头一回，也没见公主殿下妥协过什么，今天不过是跟他国和亲，以公主殿下的能力，又怎么可能把自己陷下去呢。

　　　“皇姐说了，让我多谢几位哥哥的关心……”

　　　“公主殿下，您身体违和，不如早点休息吧……”

　　　自太祖立朝的规矩，如果皇家女儿外嫁，都要到太庙里禀上一声，所以，乐心公主此刻陪着这一干新晋的郡主妹妹们守在太庙里，必竟她们也算是皇家的女儿了，明日即将远嫁，恐怕遥遥无归期。

　　　“本宫没事，明天与众位姐妹即将各奔东西，本宫想在这里跟大家多聚聚……”对于青月关心的举动，乐心公主摇了摇头，虽然她们现在是在太庙，但必竟在太庙的偏殿那里，有着数张软榻，就是为了给她们这些公主和郡主休息的，但是乐心公主并不想现在休息，这偏殿里所有人明天就都要远离故土了，只剩下她一个。

　　　“可是公主……”青月还想多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给用手势制止了，“青月，你过来跪下……”乐心公主指指自己身边的那个软垫。

　　　“奴婢不敢……”青月看着自家公主殿下旁边的那个软垫，正正的摆在皇家列祖列宗的前面，虽然她们这一干奴婢等人进到这太庙里也要跪下，可是也只能是跪在一边，哪里有资格跪到那正中的位置，就是这几个新被封为郡主的姐妹们，也没有此殊荣啊。

　　　“让你跪你就跪……”乐心公主站起身来，指着自己身边的位置，执意让青月跪到这里。

　　　“是……”见到公主殿下的气势，青月哪里还敢推辞拒绝，只能跪到乐心公主所指定的位置，却是不敢跪在那个软垫之上，而是跪在了离那软垫只有半步之遥的冰冷的地面上。

　　　“你呀……”乐心公主叹了一口气，“做事谨慎小心是不错，但是也无须如此啊……”

　　　“公主殿下有什么吩咐……”青月知道乐心公主平常对她们这些个侍婢们总是纵容多一些，是以，见公主殿下让自己跪下，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本宫这里有一道皇上和本宫亲拟的旨意，你看一下……”乐心公主从自己的袖袋中掏出一卷旨意，递到了青月的面前，要她自己去读。

　　　“公主殿下，这……”青月疑惑的拿起那卷圣旨，只看了一遍，却是震惊的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不会以为本宫，真的要远嫁和亲吧……”乐心公主很是好笑，想不到她的演技如此不错呢，连自己这个贴身侍婢都给骗到了。

　　　“可是漠北王他……”青月手里拿着和亲的圣旨，心里却是暗自窃喜，不过却又有些担忧，只是皇上和公主殿下下的旨意，万一漠北王不愿意的话……

　　　“他来我金元，求的不就是你吗？”乐心公主知道漠北王不会亲口告诉她这些，心里也是暗暗好笑，这个漠北王，如果向青月求爱的时候，也如同他的性子一样豪爽，这次又怎么会被自己处处捉弄，将她这个凤凰公主给恨的牙痒痒的，“再说了，你是早就拿到人家的那柄金刀了吗？”虽然这个丫头不知道那柄金刀的价值，有时候还用那柄金刀替她削水果吃呢，想到当初漠北王见到那个情景，那脸色铁青的样子，乐心公主就又暗暗想乐。“要知道，那把金刀可是漠北国当家主母的信物，漠北王既然将她给了你，自然早就是认定你了……”

　　　“公主殿下……”听着公主殿下的解释，青月的脸色变得尴尬无比，难怪每次拿着那把金刀的时候，总是觉得华丽无比，可偏偏她在公主殿下身边，见惯了好东西，也没有太过介意，没想到那把金刀，竟然是……是……，天啊，她竟然还当着漠北王的脸，用它来削水果……

　　　第一百二十四章 凤凰郡主

　　　“本宫将青月赐封为凤凰郡主，明日她将与你们一同，远嫁和亲，……”

　　　看着殿内其他人好奇的样子，乐心公主笑着向她们解释着，“本宫自然不会亲自去远嫁和亲，这一点，想必大家都知道，番邦的各国使臣也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此事没有人说破而已，如果他日，他们向你们问起，自然可照实直说……”

　　　“公主殿下……”听到公主殿下会留在金元，厅里所有的女孩子们都留下了欣喜的眼泪，要她们远嫁和亲，她们并不怕，必竟公主殿下已经正式给了她们身份， 但是如果公主殿下也要去和亲远嫁，却让这些女孩子们的心里有些打鼓，必竟在金元，公主殿下才是她们的主子，才是她们的后援，如果公主殿下真的也要远嫁，虽然她们已经有了尊贵的身份，但是真要在异国他乡受到什么委屈，又有哪个替她们分忧呢……

　　　“你们放心，如果谁在远方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派人传信回来，本宫一定替你们讨一个公道……”这一句，是乐心公主给这些远嫁的姑娘们一个承诺，就算与那些外邦的使臣再怎么的情投意合，谁又能保证以她们宫婢的出身，在那举目无亲之地，不受欺负，就算给了她们尊贵的身份，可那些知根知底的使臣们，在厌倦了与她们的情感之时，又会不会再护她们周全呢。

　　　“公主……”听了乐心公主的话，这些女孩子全都跪倒在地，哭了起来，不管是为国为家，还是为自己，她们都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但是公主的话，却让她们心生感动，舍不得离开公主殿下的身边。

　　　“好了，都起来了吧……”乐心公主看着这些正值花季的女孩子，眼角也微微有些湿润，“此行远嫁，虽然在异国他乡你们这些女孩子举目无亲，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主，记住，咱们金元兵强马壮，有的是大好儿郎，如果那些番邦使臣，不好好善待你们，尽管想办法回来，本宫定会替你们讨一个公道……”

　　　“谢公主殿下……”乐心公主的话一说，所有女孩子都伏在地上哭泣，为她们的公主殿下，也为她们自己，今昔别后，可能此生都再无相见之日，但是有了乐心公主的这几句话，却能保证她们在异国他乡，受用终生。

　　　“殿下，是时辰回宫给各位郡主梳妆打扮了……”

　　　太庙里的女孩子们就一直守在那金元皇朝的列位祖先的牌位前，直至天明，守在殿外的暗月才走了进来，提醒她们，要到了梳妆的时候了。

　　　“好，马上准备吧……”乐心公主也是一夜未眠，就这么守了这些女孩子一夜，听着她们谈论以前的种种是是非非……

　　　“是……”

　　　“皇姐……”

　　　乐心公主一回到寝宫，首先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皇弟，紧接着，在他身后又出现了韩诺和木枫二人。乐心公主淡淡的一笑，“你们还是闯宫了……”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乐心公主的话，让韩诺和木枫颇为尴尬，但是两人却是不好说什么，虽然他们是关心自己那个昏迷不醒的结拜弟弟，但是也太低估了乐心公主的本事，是以此时此刻闹出这么一个大乌龙来，也幸好皇上和乐心公主早有交待，否则他们的夜行闯宫，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

　　　“不管如何，也要多谢你们的关心啦……”乐心公主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她很清楚风少轩跟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份，连带着也会跟着受益，也正是因为这份兄弟之情，才让她对自己的皇弟再一再的叮咛嘱咐，一定要跟他的这几位结拜兄长搞好关系。

　　　“倒是我们多虑了……”听着乐心公主的感谢，让韩诺和木枫更是羞愧，如果当初他们不是因为老三的原因，跟这位公主殿下的关系有所疏远，今时今日，乐心公主也不会独立完成所有的事情，让他们想稍微弥补从前的那份疏离也做不到。

　　　“公主殿下，各位郡主娘娘都已经梳妆打扮好了……”

　　　就在韩诺和木枫还想要再跟乐心公主说些什么的时候，暗月已经进来开始禀报了，她的话，提醒着乐心公主，既然民间都传闻乐心公主也要远嫁，那公主殿下是不是也要意思意思，稍微表示一下，把旁边搁着的那件大红嫁衣也披上？

　　　“既然都已经梳妆好了，让她们都过来帮我梳妆吧……”乐心公主淡淡的点了点头，今日不仅仅是那帮女孩子要远嫁和亲，她也要重披嫁衣，演一场戏给朝廷内外看上一眼，这样的话，起码让群臣都知道，她，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已经嫁出宫了，从今以后，整个皇宫，整个天下，都是乐轩皇弟一个人的了。

　　　“是……”听着公主殿下的吩咐，暗月应了一声，什么也没有多说，就转身走了出去，她不需要多说些什么，因为公主殿下无论去哪里，都会将她带在身边，不会将她一个人落在宫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因为她是公主殿下的贴身暗卫。

　　　“公主殿下……”

　　　一群穿着新娘子鲜红服饰的女孩们，陆续的走进了乐心公主的寝室，所有人第一个举动，就是全部跪倒在地，向着乐心公主行礼。

　　　“都起来吧……”乐心公主已经将自己的皇弟，还有韩诺和木枫都打发了出去，剩下的事情已经不便让那些个大男人来参观了，虽然她的那个皇弟已经刚刚长大，但是必竟是到了成亲的年纪，也不适宜看着她梳妆打扮了。“都起来吧，过来帮我梳妆……”

　　　“是……”众娇娥应该了一声，将原本守在公主殿下身边的侍婢都打发了下去，今生可能是最后一次，她们要替自己的公主殿下穿上这百凤嫁衣，所有的事情，她们都想亲力亲为，不再借助任何人的人，必竟那原本就是她们份内的事情，昨夜，公主殿下已经将她在风寨的经历说出，在场的众姐妹，都已经知道公主殿下此行穿上嫁衣，到底是为了何事，是以众人都想将她们的公主殿下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以弥补当初她们没有在公主身边送嫁的遗憾。

　　　“公主殿下这……”

　　　有两个女孩子执起她们公主殿下的嫁衣，却是发现，公主殿下的这件嫁衣，竟然跟她们青月姐姐身上的那件极其相似，虽然公主殿下的这件嫁衣名为百凤衣，可是嫁衣上明里暗里，不知道绣了多少只凤凰在上面，而青月身上的那件嫁衣，虽然绣的也有几只凤凰，但是若只粗看那花纹和样式，而不细看的话，简直是一模一样。

　　　“青月必竟是顶着一个凤凰郡主的名头，别人都将她认为是我，如果从嫁衣上让人看出区别，那可就不好玩了，她的那件嫁衣是我随后让绣娘们赶出来……”乐心公主告诉她们事情原委，现在朝廷上下都知道即将要下嫁的是凤凰郡主，可是谁也认为这凤凰郡主就是她这个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这戏自然也是要演全套才行啊。况且，等会儿她还要身穿嫁衣带着这些新嫁衣上朝一趟，不做足样子，怎么能行呢。

　　　“公主殿下真是英明呢……”听着自家公主殿下的话，这些女孩子都是乐得不行，谁也没有嫉妒她们青月姐姐能够穿跟公主殿下穿几乎一样的嫁衣，却敢都为乐心公主能够将这全天下的臣民如此耍弄而乐得不行。

　　　“好了，快点帮本宫梳妆好，待会儿咱们还要上大殿去……”

　　　“是，公主……”

　　　“奴婢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头一次，乐心公主穿着新娘的服饰，后面跟着那也即将远嫁的娇娘们，缓步的走向了金銮殿，以她凤凰公主的身份，这里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可以跪拜行礼的人，但是这个金銮殿必竟是皇权的像征，而今天她要即将出嫁，还有那些即将远嫁的新娘子们，所以，无论如何，今天她们还是要在这里跪上一跪，拜上一拜的。

　　　“各位姐姐平身……”

　　　乐轩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是从来没有让自己的皇姐这么跪拜过她，是以乐心公主一下跪，他就忙着让乐心公主和她身后的那几位姐妹起身，他的皇姐自不用说，至于皇姐身后的那几个被晋封的宫女，现在已经入了皇家的族谱，是以，他还要称呼她们一声姐姐。

　　　“谢皇上……”

　　　第一百二十五章 送嫁（一）

　　　“见过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见过各位郡主殿下，郡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乐心公主和她身后的这些郡主们给皇上行了礼，那剩下的就是殿下的文武百官们向她们行跪拜之礼，别的时候，这些官员或许对跪拜乐心公主不敢多言，但是跪拜这些由宫婢们晋封为郡主的新娘们，他们还是颇有微词的，只不过，站在首位的是乐心公主殿下，这文武百官还真是敢怒不敢言，再说了，今日她们就要代表朝廷远嫁番邦，是以谁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也不敢多说些什么。

　　　“各位大人平身吧……”

　　　乐心公主很是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只不过，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再加上这些大臣也没有任何失仪之处，她也只能是笑看他们的敢怒不敢言，必竟就算是她身边的侍女，真要比起来，还真比朝堂上的这些文武百官们高贵上几分，这不是，只要是远嫁的，她都给赐封了尊贵的郡主身份，还让她们上了皇家的族谱，远比这些官员家中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姐们，还要尊贵上几分。

　　　“谢公主殿下……”

　　　“今日本宫即将远嫁，还要多谢各位大人前来送嫁……”

　　　“请公主殿下和各位郡主殿下上校场接受武将和侍卫的祝贺……”一旁的司仪官见众位官员们已经跪拜完毕，忙扯开嗓子安排下一轮的跪拜，必竟此次不单单是乐心公主即将远嫁，还有数位郡主娘娘，一切都要安排的妥妥当当，以防被他国看了笑话。

　　　“走吧……”

　　　对于司仪官的安排，乐心公主没有多言，只是朝乐轩的方向看了一眼，哪知道，乐轩已经从那龙椅宝座上走了下来，来到乐心公主的身边，“皇姐，朕陪你一同去……”就当今天是皇姐真正出嫁的日子好了，乐轩想要全程陪同，必竟，等他那些郡主姐姐们登上了花轿之后，他这个皇姐，也即将要出宫了。

　　　“好，就当是给皇姐送嫁吧……”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很是明白他这皇弟在想些什么。当初她在风寨嫁给风少轩时，他因为受创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此次的执意跟随相送，就当是弥补上次的不能帮她送嫁吧。

　　　“好，那就请皇弟为咱们众姐妹送嫁吧……”乐心公主应了一声，语带哽咽的向后面的那些个新嫁娘们说了一句，有着金元当今皇帝为她们送嫁，对于这些远嫁到他国的天之娇女们，也有着莫大的好处，那代表了皇家对她们的重视。

　　　“谢皇上……”众位新嫁娘跟在乐心公主身边的时间最少的也有几年的时间，自然清楚这皇宫里的门门道道，不管皇上是不是真要替她们送嫁，单单皇上有意替她们送嫁的事情，让她们在异国他乡，就有着炫耀的资本，她们是受到皇家重视的一族。

　　　“末将见过皇上，见过公主殿下，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校场之上，一干武将们带着手底下的亲兵，齐齐的给皇上和乐心公主跪了下来，那震天的声势，是如此的撼动人心。

　　　“众将士平身……”乐轩和自己的皇姐手拉着手，齐齐的挥手示意，让那黑鸦鸦跪了一地的众将士们起身。

　　　哪曾想到，那些个将士们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是谁都没有起身，还是那么直挺挺的跪在地上，这个举动，倒是让乐心公主和乐轩面面相觑，再一次出声道，“众将官平身……”

　　　再一次的，那些个将士们依旧是跪倒在地，谁也没有起身，这个举动，倒是让乐轩有些忍耐不住了，今天这些个武将的举动，让那些番邦使臣们看在眼里，不知道会作何想，想到可能的后果，乐轩就忍不住想要开口训斥这些跪倒在地的武将们。

　　　“众将官……”就在乐轩想要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乐心公主制止了他即将出口的话，有些事情，不是单靠身份的尊贵就能够摆平的。

　　　“末将在……”

　　　“起身……”乐心公主不怒而威，一声厉叱，原本跪在地上，磨磨蹭蹭有话也不说出的那些个武将们，听到乐心公主这声低叱，谁也不敢再在地上跪着，均快速的站起身来，而他们身后的那些个士兵们，见到自己的长官都已经站了起来，自然没有几个有胆子再跪在地上，都随着他们站了起业。

　　　“说吧，你们想干什么？”乐心公主见这些武将们都站起身来了，倒是也没有多加苛责，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她并不担心这些武将的忠心，必竟他们都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个个都是金元的大好男儿，对于朝廷忠心耿耿。

　　　“末将等自知无能，但还是想请求公主殿下，不要远嫁……”

　　　听到乐心公主的询问，刚刚站起身来的武将们，便又通通跪倒在地，说出了他们的请求，虽然他们文不出众，武也不是第一，在乐心公主凤台择婿的时候，没能替公主殿下争回些面子，但是在今天的这最后时刻，他们还想再努力一把，希望能够把他们尊贵的凤凰公主给留在金元。

　　　“你们……”听到这些武将的话，乐心公主还没有说些什么，乐轩却是已经很感动了……

　　　听了这些武将的话，整个校场之上，一片静悄悄，良久，乐心公主的声音才传了出来，“你们都起来吧……”

　　　“公主殿下……”听到乐心公主的话，那些将官们又大喊了一声，但是乐心公主却是依然不为所动，她有自己的打算，不可能因为这些武将的几句话， 就改变的决定，“本宫身后的这些女孩子，是我和皇上昨日里亲封的郡主，今天她们也即将远嫁，本宫希望身为娘家人的我们，能够成为她们最真实的后盾……”

　　　“公主……”那些个武将双双抱拳，还想要再说些什么，乐心公主却只是挥挥手，制止了他们即将要说出口的话，他们想再说些什么，乐心公主很是清楚，但是她不可能在这各国番邦的众目睽睽之下，让他们把那些话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出来。“本宫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但是本宫要说的是，不管本宫身在何处，本宫都还是你们的凤凰公主……”

　　　“公主……”听着乐心公主的话，原本刚刚站起来的众位武将，竟然又都跪了下去，但是这一次，乐心公主没有急着要他们起身，“本宫希望你们好好辅佐皇上，守土安邦，不可懈怠，不管本宫身在何处，都希望你们我金元的将士们，能够成为本宫的后盾……”

　　　“谨遵公主令……”将士们的承诺响声震天，但是他们都很清楚，他们金元的凤凰公主殿下，一旦做了房室，是不会有任何的更改的，那唯今之计，只有遵从凤凰公主的话，好好的守土安邦，强兵黩武，成为远嫁的公主殿下的后盾，让他们的凤凰公主殿下，走到哪里都是最尊贵的人，不受任何人的欺负。

　　　“好，大家都平身吧……”见到自己的这些臣民，是如此的爱待乐心公主，乐轩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皇姐当初能够在他这个皇弟都不支持她摄政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的受到臣民的百般爱待，显然不知道费了多少的力气，才有今天的这番成果，而他却在皇姐的支持下，轻易的就享用着皇姐几年努力的成就，想想都让他有些汗颜。

　　　“谢皇上，谢公主殿下……”武将不像文官那样，心思百转之下在朝堂之上，总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只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就要保家卫国，付出鲜血和生命，所以，他们对于真诚待他们的凤凰公主，也是以命相交的，就是因为当初有了他们的支持，乐心公主才不惧景亲王的势力。

　　　“皇上，公主殿下，各国使臣都已经进宫了……”

　　　一旁的司仪官，见着他们的公主殿下如此受臣民的爱待，虽然不想，但是职责所在，让他不得不提醒自己的主子一声，必竟公主殿下身边的那些郡主娘娘们也还是要趁着吉时出嫁的。

　　　“走吧……”不待乐轩回话，乐心公主已经开口下令，虽然也有些不想，但是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弟尽快的掌控朝廷中的一切，乐心公主不得不尽快的将出自己手中所有势力隐遁……

　　　第一百二十六章 送嫁（二)

　　　乐心公主带着自己身的的这群新嫁娘，直直的走入大殿，除了她自己之外，所有的新嫁娘都盖起了红盖头，让人们再也无法瞧见她们俏丽的容颜。

　　　“公主殿下……”刚刚校场上的那一幕，这些番邦使臣们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是那震天的声势他们也是深有感触的。

　　　“本宫希望你们好好的对待本宫的姐妹……”乐心公主此时还没有把红盖头盖上，只是为了跟这些番邦使臣们说上这一句话，剩下的，她就要为这些姐妹们送行了。

　　　“奴婢等向公主殿下拜别……”每个新嫁娘都被送到自己即将要远嫁的夫君身边，但是却又齐齐的给乐心公主跪了下来，乐心公主此时候也已经盖上了红盖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都可以离开了。

　　　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了，整个送嫁的大殿之中，只剩下了漠北王一个等着迎娶新娘的新郎孤单单的站在那大殿之上。

　　　“公主殿下，在下的新娘呢……”

　　　本来漠北王是不打算开口的，但是等了半天，不见他要迎娶的人儿出现，渐渐的便也沉不住气了，时间再等，可就要误了他的吉时了。

　　　“她不就是你要迎娶的新娘吗？”乐心公主的是从漠北王的身后传了出来，把漠北王也给吓了一跳。

　　　“她……她……你……你……”

　　　乐心公主突然从漠北王的背后出现，倒是让漠北王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刚刚不还是乐心公主坐在那上面的，他明明有发现的，可是什么时候，上面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子从乐心公主变成了他的青月？

　　　“……”乐心公主转到漠北王的身前，淡笑不语，直接用手势请漠北王自己上前去迎接他的新娘。

　　　“多谢……”

　　　既然已经知道了青月的所在，漠北王的脸上也出现了笑意，这一刻，他可是等了好久了，费了这么多的心思，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能抱得心仪的美人归啊。

　　　“去吧……”乐心公主淡淡的挥了挥手，示意达着青月手的漠北王可以带着他的新娘子离开了，曾想到，原本把手安安静静放在漠北王手心的青月，突然甩开了漠北王的手，跪到了乐心公主的身边，“公主，我不想离开您……”

　　　“傻丫头……”乐心公主听着青月的话，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她带着喜帕的头，“你跟了本宫这么多年，终归是要嫁要人……”

　　　“可是……”青月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给打断了，“本宫也要出宫了，身边不需要这么多人的侍奉，就趁着这个机会，给你们都找了一个好的归宿，放心吧，有咱们金元做后盾，不会有人欺负你们的……”

　　　“可是……”听着自家公主殿下的话，青月还是有些不放心，她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远嫁之后会不会受到别人的欺负，她担心的是自家的公主殿下，没有她们这些亲近的宫婢在身边侍候，身怀六甲的公主殿下，由谁来服侍呢……

　　　“漠北王，你可以带你的新娘离开了……”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乐心公主没有让青月把话说完，而是直接让漠北王把人带走，“你们的吉时快到了，可别误了吉时……”

　　　“多谢公主殿下……”漠北王一抱拳，拉起了跪在地上的青月，轻轻的将她的喜帕掀起一角，替她拭去那脸上的泪水，“咱们该起程了……”

　　　“嗯……”虽然不舍，但是青月还是点了点头，又跪了下来向乐心公主叩了几个响头，才随着漠北王一同离开……

　　　乐心公主站在宫门的城墙上，看着那逐渐远去的和亲队伍，虽然她给那些个女孩子的身份并没有多高，只是一个进了皇家族谱的郡主，但是她让礼部给这些女孩子们准备的嫁妆可不少，除了金银，还有那丰富的物产，以及各国都很中意的金元的各种特产，这样做，虽然功利了一些，但是由她们这些新嫁娘带回各个番邦最最需要的东西，又何尝不是为了给她们将来的人生一种保障。

　　　“皇姐……”

　　　乐轩站在了乐心公主的身后，对于乐心公主的称呼，却没有因为她的即将出宫而改变，“她们都远嫁走了，你有什么打算？”

　　　此时的乐心公主，早已经换下了那身喜庆又若人注目的百凤嫁衣，现在身上穿的，不过是一件绣功精致的红纱衣，比起今天的那些新嫁娘来，确实寒酸了许多，再加上头上所戴的那顶红纱斗笠，如果不是乐轩的一声‘皇姐’，估计是不会有人认出她就是那已经远嫁漠北的凤凰公主。

　　　“打算……”听着自己皇弟的话，乐心公主将她的目光转向了一直跟在乐轩身后的韩诺和木枫身上，“看来，我得有段日子要去打扰韩大掌柜一番了……”

　　　“那是在下的荣幸……”听了乐心公主的话，韩诺和木枫怎么会不明白乐心公主的意思，她是要去韩诺城外的那处庄子里，守着昏迷不醒的风少轩啊，亏他们当时还以为乐心公主会放弃那沉迷不醒的老三，和亲远嫁呢，现在想想，真是有些汗颜呢，他们当时怎么会那么幼稚的认为乐心公主会任由景亲王的摆布呢。

　　　“那大哥，小弟就要请你多多照顾皇姐了……”对于自己皇姐的安排，乐轩向来没有什么异议，更何况她此次还是要住进一向照顾兄弟的结拜兄长韩诺那里，那他就更没有异议了。

　　　“应该的……”只要乐心公主不远嫁，好好的待在金元，等老三醒来，能让他们给他一个交待，就算是把城外的那处他最喜欢，也最清静的庄子，送与他们皇家，他韩诺也不会有异议的。

　　　“那咱们现在就起程吧……”乐心公主转过身，向着那已经快要远去的和亲队伍再看了一眼，才毅然转过身来，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除了替那些远嫁的女孩子们祈福，她现在真是什么也做不了。

　　　“公主殿下，请……”

　　　那厢乐心公主和韩诺还有木枫一行人，正准备出宫到韩诺城外的庄子里，而这厢，韩诺的城外的庄子里，此时候也是热闹的很呢。

　　　“……”原本一直昏迷不醒的风少轩，此时此刻正在努力让自己的神智恢复清醒，只见他紧闭的双眼，不住的跳动，甚至连被眼皮包裹的眼球都在轻轻的颤动，似乎是努力的想要睁开自己的眼睛。“心儿……心儿……”

　　　一声惊呼，风少轩终于睁开了那双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睁开的眼睛，环顾四周，他却发现自己并不认得这里，（你怎么会认得呢，这里是你结拜兄长的密室，依他关爱你们这帮子结拜兄弟的程度，没事会让你们来这里参观参观不成？），也许是有人救了身受重伤的他吧，最起码，风少轩是这么想的。

　　　风少轩努力的坐起身来，他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躺了多久，但是在睡梦之中，他好像有听到别人的话，金元的凤凰公主即将要远嫁漠北了，就是这句话，才让他飘泊无依的魂魄回过神来，努力的想要回到这个世界，心儿是他的，一直都是他的，他怎么可能让她嫁给别的男人。

　　　想到这里，风少轩加快了起身的速度，看来他这个身体还真是躺了不少的日子，否则的话，整个身体不会如何僵硬的不听使唤，努力的坐起身，艰难的下床，风少轩才留意了一下自己身上的伤，看了他还真是得了一位名医相救，要不然就是他躺的日子实在是太长了， 否则的话， 当初身上那么严重的伤，不可能现在只留下浅浅的伤痕，状似就要痊愈了。

　　　“风爷，您……”

　　　就在风少轩踉踉跄跄的走出密室，来到地面上的时候，还没有认清这里的环境，就听到别人喊了他一声‘风爷……’，这个称呼，只有在老大的宅子里的时候，才会有人如此的唤他。

　　　风少轩用力的眨眨眼睛，努力适应密室外面强烈的光线，刚刚他是身处密室之中，四周除了烛光和夜明珠的光线之外，几乎就是一片阴暗，是以他现在接触到阳光之后，感觉很是刺眼。要多眨几次眼睛，才能适应外面这明亮的光线。“韩管家是你……”

　　　睁开眼睛，看清楚眼前的人，风少轩也很是吃惊，眼前这个唤了自己一声‘风爷’的人，不就是他结拜兄长家的管家吗，他现在身处的这个宅子，很像是老大韩诺在帝都城外的那所宅子啊。

　　　“风爷，您终于醒了……”韩管家见到风少轩的醒来，也很是激动呢。

　　　“老大呢……”既然现在他身处老大韩诺的宅子里，那么韩诺现在身在何处呢？

　　　“韩爷和木爷出门了……”韩管家听着风少轩的问话，自然是如实的回答了，谁让他是他们家主人的结拜兄弟呢。

　　　第一百二十七章 抢亲（一）

　　　“出门了……”风少轩听着韩管家的回话，却很是疑惑，他现在人在这里，老大和老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一齐出门呢？“他们去做什么了？哦，对了，我睡了多久？”

　　　“韩爷去做什么了，我不清楚，老奴也没有问过，但是风爷，可是木爷把风爷带回来，可是睡了月余了……”对于自家主人的去向，韩管家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风少轩在这里昏迷了多少时间，他心里还是有底的。

　　　“外面是什么声音？”听着韩管家的话，风少轩没有多说些什么，因为他听到外面有很嘈杂的声音传来，似乎是有什么人家在办喜事一样。

　　　“这个啊……”听着风少轩提起外面有动静，韩管家自然也竖起耳朵听了起来人，但只是片刻的功夫，他就已经确定声音的来源了，“这是和亲的声音啊……”

　　　“和亲……”听到这个词，让风少轩的心一紧，“谁跟谁和亲……”可千万不要是他的心儿啊。

　　“唉，能有谁啊……”说到这个，韩管家一声长叹，“咱们金元总共也就这么一位公主殿下，要和亲远嫁，当然只能是那位凤凰公主啦……”

　　“什么……不可能……”风少轩拒绝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事实，“怎么可能是她，她不是凤凰公主吗，要嫁也不能……”

　　“唉，这又有什么办法……”韩管家又是一声长叹，显然他也是不愿意金元的凤凰公主远嫁的，“那些番邦各国都想娶咱们的公主殿下，凤台择婿，咱们金元也没有哪个大好男儿是他们的对手，除了公主殿下，还陪上好几个郡主，唉……”

　　“金元什么时候有了郡主……”听着老管家抱怨的话，风少轩突然疑惑的问了一句，要知道，整个金元，皇室的子嗣一向稀薄，开国皇帝除了先皇一位嫡子之外，就连那景亲王都好像都不是皇室血脉，这满打满算下来，整个皇室，现在也就乐心公主和皇上乐轩两人，哪里又有了什么郡主？莫不是这位韩管家年纪大了，老糊涂了不成？

　　“原本是没有什么郡主……”难得见有人听自己唠叨，韩管家真恨不得把这位风爷拉到一旁坐下来，慢慢的细说，“可是不代表现在没有啊，咱们金元的公主殿下只有一位，可那番邦各国个个都想要，没有办法，公主殿下将自己身边的侍女们认了好几个妹妹，封了郡主，听说还入了皇家的宗嗣，今天就是远嫁和亲的日子，不单单是公主殿下要嫁出去，新封的几位郡主娘娘也要远嫁的……”

　　“韩管家，这宅子里的其他人呢……”突然之间，风少轩对于这位老管家的话，有些半信半疑了，他的心儿怎么可能会远嫁和亲，莫不是这老管家耳聋眼花，把别人要和亲的事情，听成了他的心儿？

　　“都出去看热闹了……”韩管家的话没有说完，显得还有些意犹未尽，“你听听，外面那声音，就是公主殿下要远嫁的欢庆曲子……”

　　“风爷……风爷……”

　　风少轩不想再听这位老管家唠叨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适应，他现在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原本就几乎痊愈的伤势，现在就更没有大碍了，他要出去亲眼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他的心儿要远嫁番邦……

　　“王，又有人来抢亲了……”

　　话说这迎亲的队伍里，虽然漠北王的队伍跟其他番邦相距的并不远，但是很多人都绕过前面的队伍，专门找他们这一支作对，出了帝都的城门没有多久，他已经遇上好几拨热情好客的金元人了。

　　“拦住他们，打晕了扔路边上……”漠北王原本娶得心仪美娇娘的好心情，已经被这一拨又一拨的抢亲都给破坏殆尽了，这金元的凤凰公主就这么的重要，难道不准备出嫁了不成，这些人没事来抢什么抢。

　　“是，王……”漠北王的侍卫听到他家的主人发话之后，忙又投入到一拨又一拨的战争中去，虽然来人武功都不是很厉害，但是这来人一批接一批，实在是烦不胜烦，可是他们却不能真的把人给杀死处理掉，必竟他们要娶的是人家的凤凰公主，况且他们现在还身处在金元的境内，只能忍受这一拨又一拨的骚扰……

　　“报，王，又来人来……”

　　刚刚那个侍卫离开没有多久的时间，又有一个侍卫匆匆的策马过来，应付着这一拨又一拨的抢亲都，他们这些漠北国的侍卫，已经开始有了伤亡，如果他们的王再不下令还击，恐怕他们真的没命看着他们的王把这金元的凤凰公主给娶回了……

　　“又有人来……”

　　一听到这个，漠北王的火气真的快要上来了，他从来都不知道，这金元的人竟然会如此的不可理喻，不过是从他们这里娶个新娘子回去罢了，至于一拨又一拨的以死相拼吗？更更可气的是那送亲的队伍，竟然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的人遭受袭击，就那么守在新娘子的车驾前面，一点儿也没有出手相助的打算……

　　“现在情况怎么样……”必竟是他这个漠北王亲自迎亲，所以走在最前面的肯定是他自己，这让好让来人知道，是他漠北国迎娶了凤凰郡主，可偏偏那些抢亲的队伍，一拨接一拨的，只往新娘子车驾那边抢，让他想过去护住新婚娇妻都不可能。

　　“他们都快要冲到郡主殿下的銮驾前了……”漠北王的侍卫也是一脸的沮丧，甚至心里都替他们的王在哀悼，早知道娶金元的一个郡主娘娘如此的费劲，当初就不应该让他们的王如此的冒险，想他们漠北什么样的佳丽没有，非要跑到金元来，受这个气，最最气人的是，那些个送亲的队伍，竟然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人就快要冲到郡主殿下的銮驾前，也不出手阻止。

　　“传令下去，有谁敢靠近王妃銮驾一丈之内，杀无赦……”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更何况是他堂堂的漠北王，总不能就这么任由人欺负，还不还手吧……

　　　“是……”漠北王的那一句‘杀无赦’，让他的那个贴身侍卫兴奋起来，从他们的王把这位凤凰郡主给迎出帝都以来，这可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啦，王要是再不下令，恐怕他们都要憋屈死了。

　　　“漠北王，这样做有些不妥吧……”

　　　送亲的大臣听到漠北王的这句话，忙收起了看戏的心情，虽然他也不想他们的凤凰公主远嫁，但是也不能任由这些阻碍公主殿下远嫁和亲的志士们因此而丧命啊。

　　　“杨大人，本王觉得这样做很好，没有什么不妥……”对于这个送亲老头，说实话，漠北王都恨不得直接踢他两脚，刚刚他们遇到袭击，就是这位送亲的杨大人，说要保护他们主子的安全，让那些送亲的侍卫都围在銮驾面前，不许有任何的失误，任由他们这些漠北人去拼死抵抗，也不肯出手相助，现如今他只不过一句‘杀无赦’，这位杨大人，却说什么‘有些不妥’……

　　　“王爷，这毕竟是在我金元的境内……”杨大人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漠北王给制止了，“大人，和亲事关重大，再说了王妃的安全也是事关重大，万一让这些劫匪惊吓了王妃，这责任可不是谁都担待的起的……”

　　　“这……”听到漠北王这么说，杨大人却是不好再说些什么，也不敢再说些什么了，人家说的可是很对呢，现在坐在銮驾里的不单单是他们的凤凰公主，还是人家漠北的新任王妃呢，如果真有什么闪失，把他们全家都搭上，也担待不起啊……

　　　“心儿……心儿……”

　　　风少轩听着韩管家的话，便匆匆的跑出了韩诺在城外的宅子，他需要找一个清醒的人，把现在的情况问个清楚，最好是就问问他的几个结拜兄弟。

　　　可是他一路行来，所到之处，入眼望去，全是一片喜庆之色，就连人们的脸上，也都带着祝福的笑意，当他随的抓住一个人问起和亲的事情，所有人都给了他一个答案，那就是今天是他们的凤凰公主和亲的日子，他们就算再不乐意他们的公主殿下远嫁，也要给予公主殿下祝福……

　　　“可恶……”这是风少轩内心的答案，他不能就这么任由他的心儿远嫁和亲，不论如何，他都要再一次把他的心儿给抢回来，实在不行，他就还把他的心儿带到风寨去过两个人的日子……

　　　第一百二十八章 抢亲（二）

　　　“风爷，哎风爷……”

　　　风少轩是想到就要做到，急匆匆的又回到了韩诺在城外的宅子里，直接向着马厩走去，虽然他没有来过这所宅子几次，但是他的结拜兄长对他们这些结拜兄弟很是照顾，是以他每所宅子里的仆人们都认识他和木枫，知道他们是韩诺的结拜兄弟，也知道他和木枫是他们半个主子。

　　　“风爷，风爷……”

　　　看守马厩的小厮见到风少轩急匆匆的走过来，忙上前去打招呼，可是风少轩却是一句话也不说，直接从马厩里挑出一匹马来，就翻身骑上马背，飞奔而去，让那个小厮想说什么都没有来得及……

　　　风少轩什么也没有跟那个小厮说，他现在要赶过去抢回自己的新娘，生怕再晚一步的话，他的心儿就要真的跟那个漠北王走了……

　　　“心儿……心儿……”

　　　既然迎亲的队伍都已经出了城外，那么风少轩自然也是朝着那迎亲队伍行进的方面追去，好在金元凤凰公主远嫁的事情，金元的铁血男儿们没有几个是同意的，这不，风少轩一路行来，不知道在路上遇见多少被人敲晕扔在路边的劫匪了，听说都是为了阻止他们的凤凰公主远嫁漠北才会这样的。

　　　“心儿……”虽然一路纵马行来有些艰难，但是风少轩总算是追上了漠北王的迎亲队伍，显然那些拦路的劫匪也给漠北王制造了不少的麻烦，风少轩赶到的时候，正好是漠北王下令‘敢靠近王妃銮驾一丈之内杀无赦’的时候，是以风少轩也抽出腰中的软剑，向着那新嫁娘的銮驾冲了过去，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他的心儿带走。

　　　“王爷，您看……”

　　　风少轩的出现，早有眼尖的侍卫认了出来，那是当初风寨大当家的身份，跟金元的凤凰公主关系可是暖昧的紧呢。

　　　“是他……”见到风少轩的出现，漠北王也是吃了一惊，他差点儿还以为是自己眼花呢，可是当初不是说他已经被景亲王的人给暗中处理了吗？就为了这事，那乐心公主可是直接把景亲王的势力连锅端了，虽然他这个漠北王没有身在局中，但是身为一国之主，对于政治的敏锐，还是让他察觉出几分不对劲。

　　　“王爷，您看他……”通报的侍卫可不知道他家的主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现在他可是非常的替自己的主子着急，这个风大当家的武艺可算是相当高强了，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快要逼近那銮驾的边缘了，虽然有着他们这些侍卫的拼死阻拦，可也挡不住他前进的步伐。

　　　“通令下去，别伤了他……”

　　　虽然不想，但是漠北王还是没有那个胆子拿着整个漠北去冒险，那乐心公主为了他，连自己的亲王叔都处理掉了，如果他们漠北的侍卫把这个男人给伤着了，那谁能够保证金元的铁蹄不会踏平他们漠北呢，再说了，就算是那乐心公主不计较今天的这些事情，那他的那几个结拜兄弟呢，那可是连他们金元凤凰公主的账都不买的主，他还真不能把整个漠北都搭进去……

　　　“可是……”通报的侍卫有些不服气，他虽然不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但是也替自家的王不值，明明是那凤凰公主凤台择婿的时候，他家的王赢得了头筹，为什么这迎娶的事情就这么不顺呢。

　　　“快去吧……”漠北王打断了侍卫的话，这个侍卫怎么会如此的话多，再不过去帮忙，那个风少轩可就要直接把他的王妃给带走了，偏偏他又不能直接过去帮忙，否则的话，这位风大当家把当初在风寨的事情一说，不管是谁的颜面都将无存啊。

　　　“是……”

　　　“心儿，心儿……”

　　　仗着自己的武艺高强，再加上一旁想将乐心公主留在金元的热血男儿不知凡几，很快的，风少轩就仗剑闯到了銮驾前。

　　　听着外面的喊杀与呼喊声，坐在銮驾里的青月，现在可是害怕极了，她一是害怕自己的身份被揭穿，到时候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麻烦，二就是怕漠北王受到什么伤害，必竟他是自已要嫁的良人，是公主殿下亲自替她挑选好的，再有的，就是害怕这位风大当家，必竟是她家公主殿下的夫婿，早初曾听说，他已经被景亲王的人给暗杀掉了，今日他的出现，也不知道到底是人还是鬼。

　　　“心儿……”就在青月还是暗自思索的时候，突然感到这銮驾微微一震，再一声‘心儿’的传来的时候，已经有人掀开轿帘，抢步进来，还没有等青月有所举动，那个声音就已经闯到里面，将她给搂入怀中。

　　　“你……”青月真的被这个男人的举动给吓了一大跳，忙伸手抗拒，谁料这个男人根本就不顾她的抗拒，反而直接把还戴着喜帕的她给抱了起来，蹿到了銮驾之外。

　　　 “放开她……”

　　　风少轩的这一举动，可真接把漠北王给惹怒了，刚刚娶到心仪已久的新娇娘，他自己还没有上手抱过呢， 就被风少轩给抢了先，想想又怎么能让他不生气呢。

　　　“哼……”直到此时此刻，风少轩才有心思转过头来看漠北王一眼，“趁人之危，实属的奸佞小人……“

　　　“你说什么……”漠北王推开阻拦的侍卫，抢身上前，再不出手的话，谁能够保证他的新娘子不会被眼前这个人带走。

　　　“我说你是奸佞小人……”别人畏惧漠北王的势力，他风少轩可不怕，先不说他们在风寨也有数面之缘，就说他跟乐心公主也是有着几年的交情，自然是深知乐心公主心中只有他风少轩一人，如此趁他受重伤之时，强娶心儿，怎么能说不是寻佞小人呢？

　　　“你……”漠北王的众侍卫们听到有人如此说他们的王，自然是满心不岔，就差上前动手了，没想到却被漠北王挥手给制止了，“你们都退下……”

　　　“王……”众侍卫听到他们主子的话，都感到有些不岔，可是碍于主子的命令，却又不便上前出手。

　　　“退下……”

　　　“是……”

　　　“放开我……放开我……”

　　　那些侍卫都退下了，青月又在风少轩的怀中开始挣扎，直到此时此刻，风少轩才察觉怀中的人有些不对绕圈。

　　　“心儿……”

　　　“放开我，放开我……”青月狠狠的推了一下风少轩，才从他的怀中挣脱，同他怀中挣脱的同时，因为用力过大，盖在头上的喜帕也在瞬间飘落在地。

　　　“心儿……”风少轩原本还想抓住从他怀中挣出的心儿，可是那喜帕瞬间落地的同时，也把他本欲伸出的手给收了回来，“是你……”

　　　“风爷……”青月被漠北王捞回怀里，看到风少轩认出了自己，只是怯怯的回了一句。

　　　“心儿呢……”既然不是他的心儿，风少轩才不管要嫁给漠北王的到底是哪一个女人，“为什么坐在銮驾上的会是你，心儿呢……”

　　　“她……她……”大庭广众之下，让青月把自己替嫁的事情说出来，真的让她很是为难，可是这风爷是公主殿下的夫婿，公主殿下为了他受伤的事情，半夜里偷偷的哭过好几回，不告诉风爷实情，又有些说不过去。

　　　“心儿怎么了……”除了乐心公主，风少轩对于任何女人，都是不假以辞色的，如今青月的吞吞吐吐，更是让他着急，语气里甚至都带了一些怒喝的味道。

　　　“她没怎么……”

　　　一旁的漠北王看不下去了，青月现在是他名媒正娶的王妃，还轮不到眼前这个男人对她来大呼小叫，“我要娶的一直就是她而已……”

　　　“什么……”知道了自己误会了，让风少轩的脸色变得尴尬无比，可是在他们不远处还有那些抢亲，想要阻碍他们凤凰公主远嫁的人群，又让他有些不知所措，“那他们……”

　　　“他们都误会了……”漠北王看着风少轩尴尬的神色，心中却是微微一动，已经另有打算，对于这个风少轩，他可是不会轻易的放走了。

　　　“既然如此，那在下告辞……”既然他的心儿不在此，风少轩自然是不会在此多留，向着漠北王一抱拳，就想先行离开，至于另外的抢亲之人，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多管。

　　　“风大当家的既然来了，就此离开是不是太失礼了……”漠北王一个靠前，挡住了风少轩欲要离去的脚步。

　　　“……”风少轩果然听话的停住了脚步，疑惑的眼神看向了漠北王，既然他娶的女人跟他不相干，那他现在拦住自己即将离开的脚步，又是为了什么？

　　　“算上来，风大当家与本王也算是旧识，无论如何，也要随本王回漠北，喝上一杯喜酒才是……”漠北王看着风少轩，说出自己心中的打算，他可不会白白的就这么放风少轩离开。

　　　“你想留我……”风少轩也不是那鲁莽的汉子，玩心机斗心眼，他或许不是乐心公主的对手，也不是自己那两个结拜兄弟的对手，但是不代表他不懂这个。“留我是为了什么，藉此协迫心儿……”看来，风少轩还是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第一百二十九章 谁被谁抢了（一）

　　　“王爷，您……”

　　　青月听了风少轩的话，也把目光转向了漠北王，这个男人不会真要做出什么对她的公主殿下不利的事情吧。

　　　“风大当家怎么会这么想呢……”打死漠北王也不会承认自己心中曾经动过这个小小的心思，否则的话，说不定乐心公主会真的让金元的铁骑大军压境呢。

　　　“那你想如何……”风少轩站定了脚步，他看得出来，没有眼前这个漠北王的允许，他想要走出这和亲的队伍，估计得要硬闯了，就如同他来的时候一样，也是硬闯才知道这和亲的新嫁娘不是他的心儿的。

　　　“本王说过了，自然是想请风大当家喝杯喜酒啦……”漠北王已经打定主意，要强请风少轩到漠北一趟，就算心中没有那小九九的打算，他也要逼出这金元的凤凰公主，要她给自己一个交待，为什么事事都按着她的心意来安排了，他迎娶自己心仪的姑娘还是这么的不顺利，竟然刚出帝都，就受到这一拨又一拨的抢亲，照这么下去，估计他们漠北的和亲队伍是走不出这金元皇朝就要被活活累死在这里。

　　　“王爷，这不妥吧……”

　　　一旁送亲的杨大人，终于感觉出事态的不对劲，费劲的挤进这漠北国的侍卫群，来到漠北王的身边，最后听到的也不过是一句要请那位风大当家到他们漠北喝杯喜酒。

　　　“有什么不妥，我们王肯请他到漠北喝喜酒，是他的福气……”听着这送亲大使的话，漠北王还没有说什么，他的侍卫们已经快要忍受不住了，这金元上上下下，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些。

　　　“这……”杨大人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立场反对这位漠北王的话，必竟刚刚人家在应付一拨又一拨的抢亲队伍的时候，他们这些金元的送亲队伍，的确是在看热闹来着，可是他仔细看了看他们口中的‘风大当家的’，总觉得很是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而且听他的口吻，似乎跟他们的公主殿下还是熟识，是以才会开口想要替这个男人求情。

　　　“杨大人是否觉得金元有些欺人太甚了些……”漠北王从来就不是什么软柿子，这次来金元之所以向着乐心公主低声下气，无非是他真看上了青月，想要向乐心公主把她要过来做自己的王妃，现如今已经达成所愿，又怎么会再任由乐心公主如此欺负。“凤凰公主凤台择婿，本王可是凭着自己的实力拔得头筹，今朝这什么人都想来跟本王抢亲，是不是认为我漠北好欺负？”

　　　“这……”漠北王的反问，倒是让这位送亲大使杨大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必竟他们金元做得还真是有些过了，当初凤台择婿的时候不是人家的对手，现在人家来迎亲，却又百般阻挠，实在是有些……

　　　“既是如此，本王也不劳烦大人远送了……”看着这位送亲大使此时已经无话可说，漠北王自然是再一次步步紧逼，“就请大人回复天朝陛下，就说本王已经离开漠北多日，此时就先行一步了……”

　　　“这……这……不合规矩呀……”看得出这位番邦王的决绝，这送亲大使杨大人倒是有些为难了，真有些后悔当初的袖手旁观了，真要就这么被漠北王给撵回去，他又该如何向皇帝陛下交待呢，想到这里，杨大人忍不住将求助的目光望向了他们的主子——凤凰公主，可是这一看之下，却敢差点把他给吓得魂飞魄散，他刚刚看到的是谁？那艳红的新嫁衣，明明是公主殿下的百凤嫁衣，可是穿着新嫁衣的那个女人，可不是他们的公主殿下啊，而是他们公主殿下的贴身侍婢，那个叫青月的丫头，莫非莫非……

　　　“杨大人……杨大人……”看到这送亲大使这一愣神，漠北王自然知道他是发现了什么，更何况现在青月的喜帕还掉在地上，还没有捡起来重新盖在头上呢。

　　　想到这里，风少轩亲自将掉落在地的喜帕捡了起来，看了看青月那娇羞的面庞，虽然只是一眼，就让他有些心猿意马，可是他还是把那喜帕替她盖了上去，就算再冲动，他也要把眼前的事情都给处理好再说。

　　　“王……爷，王爷，这……”看着漠北王的举动，这送亲的杨大人才总算是回过神来，嗑嗑巴巴的想要问上一句，却又觉得有些不妥。

　　　“这才是我想要的，大人若想要知道些什么，不妨回去问问皇上……”听着这送亲大使结巴的开口，漠北王也能察觉到怀中青月那一丝紧张的颤动，是以直接将皮球踢到了乐轩身上，他可不怕别人知道他迎娶的到底是谁，若真要到了那种地步，他正好可以替青月正名，让她名正言顺的做自己的漠北王妃。

　　　“卑职不敢……”见到漠北王迎娶的并不是他所尊敬的凤凰公主，杨大人原本心中那一丝芥蒂也没有了，自然也就恢复了他天朝上国使臣的风度，再加上钦佩这位漠北王竟然如此的识大体，颇有国君的风范，是以语气之上也开始恭谨起来。

　　　“既然如此，大人就请回吧，本王就不劳烦大人远送了……”无论如何，漠北王都想将这个送亲大使给打发走，除了不想让他说出自己这新嫁娘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让这位杨大人给这金元的皇帝和乐心公主带个信，让他们知道现在风少轩可是在自己的手中，他要让他们对今天的这些抢亲事情，给自己一个说法。

　　　“既然如此，那……”虽然不耐这漠北王三番两次的想把自己赶回去，可如今知道这坐在銮驾里，要嫁给漠北王的并不是他们金元的凤凰公主殿下，这杨大人也实在没有什么心情远送他们了，是以顺水推舟也就应承下现在就回去缴旨。

　　　“就请大人回去缴旨吧，就说本王不想劳烦天朝大使远送……”漠北王见这位杨大人已经有些松动，忙不迭的开口，直接把他给撵了回去。

　　　“那……”说实话，领了旨意，事情只做到一半，就要回去复旨，让这位杨大人还真是有些为难的，再加上他又看了那位‘风大当家’的一眼，总觉得很是面熟，真不知道就这么把他交给漠北王，是对还是错。

　　　“大人放心，本王跟他算是旧友，只是想请他回漠北喝杯喜酒……”看到这位杨大人的眼神，漠北王自然是赶紧开口解释，“顺便跟他好好化解这一次的误会……”

　　　“既然如此，那卑职就先回去复旨了……”听着漠北王的解释，杨大人虽然心中还是有些疑惑，但是却没有多想，必竟那是人家漠北国君的私人事情，还真沦不到他一个小小的和亲大使来置疑。

　　　送走了远嫁的和亲队伍，韩诺和木枫在乐心公主催促下，向乐轩道别，但驾着马车向韩诺城外的那处庄子赶去。

　　　“来人，来人……”

　　　韩诺和木枫带着乐心公主，下了马车，却是没有见到宅子的人出来迎接，整个宅子都是静悄悄的，似乎连人都没有几个了。

　　　“爷，您回来了……”

　　　听着韩诺的喊声，从大门里匆匆的跑出几个人影来，显然是因为自家的主子不在家，都躲在一旁偷懒去了。

　　　“人呢，怎么这么安静……”平常之时，韩诺自然是不会在意这庄子里人都在做些什么，他一向喜静，只要在他需要的时候，那些下人能够及时出现就好，平常他们都做些什么，他这个当主子，可是从来都不过问，只不过，今日的情况有些不同，他身边可还是跟了这乐心公主过来的，下人们如此的举动，让他感觉颜面大失。

　　　“爷，今天是咱们金元跟各国和亲的日子，大家都跑出去看热闹了……”留守的几个人可都是暗暗庆幸，幸亏他们偷懒，没有跑出去看热闹，否则被他们的主子抓个正着，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知道了，下去吧……”韩诺听了他们的话，心中有些不耐烦，挥手示意他们全都退下去，转身和木枫亲自将乐心公主搀下马车，至于一直跟着乐心公主的那位暗卫姑娘，以她的身手，相信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的帮忙了。

　　　“是……”

　　　“公……”木枫刚想要开口唤一声，却被乐心公主给瞪了一眼，忙改口道，“凤姑娘，咱们进去吧……”

　　　“嗯……”说实话，现在乐心公主心情可是非常的激动的，她终于放下肩上所有责任，卸下了心中的大石，只为了此时此刻，能够继续跟风少轩相知相守，虽然他现在还是昏迷不醒，但是她相信，在她的照料下，总有一天他会醒过来，跟他共度一生的。

　　　乐心公主因为木枫的错误称呼，只是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倒是没有再多说些什么，她也没有时间跟他多说些什么，她现在最想见的就是风少轩，已经无事一身轻的她，就想留在那个男人的身边，不管是相爱也好，争吵也罢，她都只想呆在他的身边。

　　　第一百三十章 谁被谁抢了（二）

　　　“爷，这……”

　　　韩府的奴才们见到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哼’了一声，就不管不问的直接向府邸深处走去，倒是把他们这帮下人给吓住了。

　　　“退下吧……”韩诺对于乐心公主的举动，自然是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挥了挥手，让他们都先行退下去，现在就算是心中有气，也是是跟他们算帐的时候。

　　　“是……”既然他们的主子爷都不在意那个女人无礼的举止，他们就更不好再说些什么了，只能是遵从韩诺的指令退下。

　　　“小姐，慢一点……”

　　　暗月一直跟在乐心公主的身后，临出宫时，早已经得过交待，从今往后，她不能再称呼这乐心公主为公主殿下，而是称之为‘小姐’。“小姐，你慢一些……”

　　　乐心公主对于暗月的呼唤置若罔闻，她现在急着要赶到风少轩所在的密室里，急着想要再看见他。

　　　“老大，你瞧……”

　　　既然已经回到了家中，乐心公主身边又有暗月这样的暗卫跟着，韩诺和木枫自然不会担心她的安全问题，任由乐心公主自己一个人急匆匆的身着密室的方向跑去，反正她也曾经去过一次，还在里面待了不短的时间，不必担心这位尊贵的公主殿下会在这幢宅子里迷了路，找不到她想要去的地方。

　　　“看见了……”韩诺也向密室的方向不紧不慢的走着，至于木枫，自然也要跟得紧紧的，现在的多嘴，不过是因为乐心公主实在是无暇顾忌他们，懒得理会他们而已。“还是走快一点儿，可千万别让她在府里出了什么意外，回头不好向老四交待……”韩诺是如此的警告木枫，生怕一个疏忽又会惹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都进院子里，还能惹出什么麻烦……”对于韩诺的话，木枫却是有些不以为然，现在是什么情况，和亲的队伍都已经走远了，乐心公主也即将见到老三，守在他的身边，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小心点儿比较好……”不知道为什么，韩诺总是有不好的预感，是以他忙催促着木枫快点跟上前去……

　　　“你们把他藏哪里了……”

　　　就在木枫还在路上扯着韩诺，不紧不慢的闲聊的时候，乐心公主竟然不顾暗月在后面的呼唤，匆匆的走到他们的面前，没头没脑的问了这么一句。

　　　“公……凤小姐在说什么，谁把谁藏起来？”听着乐心公主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不仅木枫愣了，韩诺也不清楚她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们把他藏在哪里，为什么他不在那里？”乐心公主双手已经揪住了韩诺的衣襟，她的心里有一些不好的预感，是以她需要眼前这个男人，给她一个宽心的答案。

　　　“你到底在说什么，谁不在那里？”

　　　这个女人的话，还真是让人费解，木枫根本就不清楚她到底想要说什么，什么在哪里，在那里的。

　　　“你是说老三不在密室……”看到乐心公主的表情，韩诺终于了解了她的意思，挥手扯回自己的衣襟，他便向密室的方向的蹿去，直至此时，乐心公主才发现，原来不但现在风少轩的武功不弱，这位富甲天下的大商人——韩诺的功夫也是好的出奇。

　　　“老大，等等我……”木枫听了风少轩的话，自然心中也是一惊，生怕他们那个结拜三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语音未落，人也已经蹿了出去。

　　　“没想到他们的功夫也是如此的不错……”

　　　看着乐心公主不顾自己身怀有孕，又匆匆的向着密室的方向跑了过去，暗月只来得及发表一声感慨，便又匆匆的跟了上去，她要好好的照顾自家的公主殿下，首要的责任，就是在她奔跑的同时，可千万别摔上一跤，以防伤了自己和她腹中的胎儿。

　　　“室内室外都没有打斗的痕迹，可能是老三自己醒来之后离开了……”韩诺和木枫匆匆的赶到密室那里，用最短的时间，把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相视一眼之后，才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必竟是身怀六甲的孕妇，再加上不会武功，再次赶到密室的乐心公主只匆匆的听到了他们这么一句话，“你们是说，他自己醒过来，然后离开了？”

　　　“可能是这样……”整个密室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思来想去，木枫认为只有这个结论最为合量。

　　　“来人，来人……”

　　　韩诺可不像木枫，这个时候还在搞什么推理，没有看到他们的乐心公主已经快要发狂了吗，忙不迭的在密室门口，唤起人来，真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这院子里的下人们，就算是再怎么偷懒，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吧。

　　　“爷……”

　　　听到韩诺大声的呼唤，再加上外面看热闹的下人也都已经回来了，是以都匆匆的出现了密室门口，出现在了韩诺的面前。

　　　“有谁看见风爷……”

　　　风少轩重伤昏迷不醒的事情，就算是在宅子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实情，必竟他的身份太过敏感，为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都是让几个比较稳妥可靠的下人来照顾重伤昏迷的结拜兄弟的，但是因为风少轩经常来这里，整个宅子里下人们，却是没有几个不认识这位风爷的。

　　　“奴婢没看见……”

　　　“奴才没瞧见……”

　　　一群年轻的丫环侍从们，因为出去看那远嫁和亲的队伍，所以并没有留意那位‘风爷’到底有没有来到宅子里。

　　　“都没有瞧见……”

　　　听见这些人的纷纷回答，虽然杂乱了一声，却没有谁看见风少轩，让在场众人的心情瞬间沉到了谷底，韩诺刚刚想要发作，却又听见一个怯怯的声音响起，“我……我……”

　　　“你有看见……”韩诺向着声音的来源望去，发现那个人好像是自己马厩里的小厮，眯起眼睛，问了一句。

　　　“两个时辰以前，风爷曾经去过马厩，还……还……”看着自家主子一脸的凶煞，马厩小厮的神情有些害怕，如果不是因为那位风爷骑走了主子最珍爱的一匹宝马，他没有办法向主子交待，否则的话，他打死也不会说出曾经见过风爷的。

　　　“还什么……”对于这个小厮的话，木枫很是感兴趣，也意识到他好像很怕自己这个结拜兄长，忙挡在老大的跟前，遮住小厮的视线，“别害怕，慢慢告诉我们，不会有人怪罪于你……”反正他那个三弟就是土匪的个性，他从老大的宅子抢走什么，他都不会惊讶的。

　　　“还骑走了爷最珍贵的那匹宝马……”见到木枫挡在自己主子面前，替自己遮住了那可怕的目光，倒是让这个小厮内心多出几分感激。“老管家，好像也有看见过风爷……”出于对于木枫的感激，让小厮又免费的赠送了他一个另外的消息。

　　　“你们都下去吧……”被木枫挡在身前，韩诺并没有多生气，反正只要知道了他想要的消息就好，挥手示意所有的下去都回到各自的岗位，“把老管家给我叫到书房来……”

　　　这位‘老管家’，其实就是风少轩刚刚醒来时，见到的那位韩管家，因为老迈，已经不再管理府中的事情，但是韩诺念旧情，再加上这位老管家打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韩家做管家了，是以他就让这位老管家在城外的这所宅子里养老，也算是奖励他在他们韩家做事多年。

　　　“是……”见到自家的主子发话让他们离开，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忙应了一声，就退了下去。

　　　“爷，您回来了……”

　　　老管家听到自家的主子找自己，忙颤悠悠的走了过来，虽说他的年纪已经很大，在韩家待了这么多年，也算是韩诺的长辈，但必竟还是韩家的奴才，是以韩诺亲口派人寻他，他也是不敢倚老卖老，有所怠慢的。

　　　“老管家，你今天是不是见过风爷？”

　　　韩诺见老管家已经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些什么，木枫就已经把话问了出来。

　　　“见过啊……”对于木枫的话，老管家自然也是实话实说，虽然他是韩家的奴才，但是也已经是年老体衰，平日时也没少受木枫的恩惠。

　　　“什么时候，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见老管家承认自己见过风少轩，所有人的心里都算是放下一块巨石，虽然这老管家已经人老了，甚至有时候还有些老糊涂，但是那双眼睛还算是认得清人，蛮厉害的，他说见过，那就代表风少轩是真的自己醒过来了，没有被什么陌生人给带走，只不过，这老管家必竟已经年迈，那老人家的通病——碎嘴，他还是有的，是以木枫还是想知道，他到底跟风少轩都说了些什么。

　　　“也就几个时辰之前吧……”老管家不解的看着木枫，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激动，虽然他人是老了，但还没有老糊涂，木爷常来，风爷虽然不经常来这里，但是那张脸他还是认得的。

　　　第一百三十一章 谁被谁抢了（三）

　　　“那您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木枫着急的又把话问了一遍，刚刚从马厩小厮那里知道，老三是骑着老大的快马走的，那到底是走去哪里了呢？可千万别他想的是一个去处，想到这里，木枫还把目光看向了乐心公主，生怕她经不起刺激，再出个什么意外。

　　　“没说什么呀……”对于这个问题，老管家想了又想，还是没有想到自己有说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和亲而已啊。

　　　“真的没有？”对于老管家的话，木枫还真有些不太相信，该不会是他老人家说过什么，又给忘了吧。“您是不是记不清了，我可听说，风爷是听了您的话，才去马厩里骑马走了……”

　　　“哦，那个啊……”老管家一听，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可能是去看热闹了吧……”

　　　“看热闹……”这话是怎么说的，什么是去叫看热闹，老管家的话，把在场的所有人说的是云里雾里的。

　　　“哦，是风爷刚来的时候，听到外面的很吵，我就跟他说那是咱们金元凤凰公主和亲远嫁的……”看到大家的疑惑，老管家自然忙跟大家解释，好证明自己并没有说什么不应该说的话，他可是一点儿也不清楚，他已经把不应该说的话，给说了出来了。

　　　“停……”韩诺听着木枫和老管家的对话，一直没有开口，直到老管家笑着解释，才让韩诺开口喊停，“没事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爷……”老管家错愕的看了自家主子一眼，主子把自己唤过来，一句话没问他，就又把他给打发下去了，可是看着韩诺的眼神，老管家可是没有胆子，在自家主子跟前倚老卖老，只能是乖乖的退下去了。

　　　“公主，你看……”

　　　看到老管家下去了，韩诺才将目光转向乐心公主，面上却不敢露出丝毫的同情。

　　　“老天爷可真是厚待我啊……”乐心公主满脸苦笑，她现在又能做什么啊，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时辰，竟能阴错阳差的又出了问题。

　　　“老三就算是再抢亲，抢的肯定也是漠北王的那支队伍，咱们跟他有些交情，估计不会……”看着乐心公主的苦笑，木枫忙出口，想要给些安慰，现在的他，还真是有些同情乐心公主呢。

　　　“你们以为那个漠北王是个好相与的吗？”乐心公主狠狠的瞪了一眼木枫，交情，他竟然想要跟皇家王室的人谈交情，如果他们真的有什么人情可讲的话，那自古流传下来的那句‘自古无情帝王家’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这……”听着乐心公主的反驳，木枫的韩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暗月，找人查查风少轩到底在哪？落谁手里了……”乐心公主必竟曾经掌控整个金元，如果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能把她搞得人仰马翻的等方面

　　　“是……”暗月一直站在乐心公主的身后，听到她的会自然是应了一声，原本想要转身去安排，却又走了回来，“小姐，那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皇上……”

　　　“恐怕皇弟早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乐心公主挥挥手，示意她不必多言，早点儿安排自己交待的事情，暗月见乐心公主如此回答，自然是不好再多说什么，公主殿下自然有她的考量，她这个做奴才的，自然是不好多言，不过，她相信公主殿下的话，以暗卫的能力，恐怕此时此刻皇上肯定也已经知道了风少轩的事情。

　　　“杨大人，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乐轩送走了自己的结拜兄弟和乐心公主之后，就回到他的御书房里处理那些永远都是堆积如山的政务，可是还没有多久，就听到内侍来通传，说是给凤凰郡主送嫁的杨大人回来了，是以他才有此一问。

　　　“皇上，微臣随和亲的队伍……”既然皇帝陛下已经开了金口询问，这杨大人自然也不敢隐瞒些什么，再说了就算他隐瞒，过时不久，真相传到皇上的耳朵里，恐怕就更有他受的。

　　　“你说什么，沿路有人抢亲……”听着杨大人的话，倒时候是乐轩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何人如此大胆，竟然敢抢亲挑战皇族和王室的威严，喜的却是金元还真有一些热血男儿，虽然凤台择婿上没有拔得头筹，但是为了不让这金元的凤凰公主远嫁，不损这金元男子的尊严，竟然敢去拦路抢亲，这……这……这还真是让他这个皇帝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啊，皇上……”看着高高在上的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提前返程交旨而雷霆大怒，杨大人便把此次送亲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各路的抢亲豪杰，当成是笑话说给自家的主子听。

　　　“你说什么……”原本听着杨大人的话，面带笑意的乐轩，听到‘风大当家’四个字，但惊的从龙椅上站了起来，刚刚的那则消息，他可真不敢当成笑话一样的听，“你说你回来之时，最的一个去抢亲的，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抢亲……”

　　　“是啊……”杨大人也被乐轩的反应给吓了一跳，见自家的主子又再问起，自然也不敢多加隐瞒，“依微臣所见，那个人恐怕还是漠北王的旧识呢，微臣曾亲耳听漠北王叫那个人‘风大当家’的呢，想必是什么山寨之流吧，饶是如此，漠北王还一定要请那位‘风大当家的’的去漠北王喝喜酒呢……”

　　　“去漠北喝喜酒……”听到这句话，让乐轩还真是头痛无比，不过，他却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抢亲的时候，真不知道我们金元的兵将们都在做什么？”该死的，这帮人最好不要跟他说，他们都在看热闹，否则的话，他还真不好向漠北王交待呢，不给漠北王一个交待，恐怕就要不回人来，如果要不回人来，恐怕更不好向自己的皇姐交待，想到这里，乐轩的头，就更加的痛了。

　　　“是，微臣是听那漠北王这么说的……”杨大人回了乐轩的自问，可是看着自家主子那明显不悦的神色，却又是不敢再多说多问些会话以。

　　　“下去吧……”谁曾想到，乐轩根本就懒得再跟这个杨大人说些什么了，直接挥手让他离开，现在他要好好想想，该用什么说辞把自己那个‘便宜姐夫’从漠北王的手里给弄回来了，否则的话，他又该拿什么向皇姐交待呢，唉，真不知道事情怎么赶得这么凑巧啊。

　　　“微臣告退……”

　　　“少辉”

　　　挥手让那个送亲的杨大人退下，乐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从这个姓杨的口中知道了风少轩已经被掳到了漠北国的事情，又不能不管不问，事情迫在眉睫，他却是什么主意都没有，看来他还得跟皇姐好好的再学学呢。

　　　“皇上”听到乐轩的呼唤，风少辉从暗处走了出来，他是暗卫，是皇家的暗卫，只能是站在暗处，保卫着他们的主子。

　　　“刚刚杨大人的话，你可听到了?”乐轩揉着发痛的额角，他实在是想不出该如何向自己的皇姐交待风少轩的去向了，这件事情，怎么就那么的阴错阳差呢，好巧不巧的，昏迷了月余的风家老大，竟然在那个最重要的时刻醒了过来，甚至还去抢亲，“你有什么主意？”

　　　“禀报公主殿下，请殿下定夺?”风少辉能有什么办法，这件事情如此的事关重大，他又哪里有那么大的魄力自作主张，再说了，老大可是落在那漠北王的手里，别看那个漠北王看着对这金元还算温驯，但是在乐心公主身边久待的他，还是知道不论是这个漠北王，还是边境那几个番邦小国，没有哪一个不对着金元虎视眈眈，偏偏除了乐轩这个皇帝，就有他的大哥风少轩是乐心公主的软肋了。

　　　“我当然知道要跟皇姐说一声啊。”对于风少辉的公式回答，乐轩可是非常的不满意，关于这一点儿还用他提醒吗？可是最最关键的是该如何跟乐心公主交待啊，“可是我要怎么跟皇姐说啊？”

　　　“这……”这个问题，不仅难住了当今皇帝，让他这个总是处在阴暗处的暗卫，也有些不知所措，想了想，风少辉道，“公主殿下是跟韩诺和木枫一起出的宫，老大醒过来的消息，说不定公主殿下已经知道了呢？”

　　　“那……”听到风少辉的话，乐轩也有些无语，这个可是有可能的。

　　　“老大醒过来，必定要询问公主殿下的事情，那么他抢亲的事情，也就……”虽然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是风少辉还是绞尽了脑汁替他这位皇帝主子应对之策，没办法，谁让这皇帝是他的主子，而风少轩是他的大哥，偏偏他的大嫂还是这皇帝的亲姐姐呢。就算他想置身事外，也只是奢求而已。

　　　第一百三十二章 谁把谁抢了（四)

　　　“你说的对，说不定此时此刻皇姐还真的已经知道了呢。”想到此，乐轩的脸色就更加的难看了，要是皇姐知道风家老大被漠北王带走的消息，那肯定也知道了那些送亲队伍的不做为了，真真是不该向皇姐如何交待了。“这件事情知道了，那别的事情肯定也就瞒不住了。”

　　　“别的事情？”听着乐轩的话，风少辉有些疑惑的抬起头，别的还有什么事啊，他几乎一天十二个时辰都跟在他的身边，有什么事情是瞒着乐心公主，连他也不知道的？

　　　“如果那些送嫁的亲卫队稍微用点心，替漠北王的迎亲队伍拦住那些抢亲的，你以为漠北王还会带走我那个‘便宜姐夫’吗？”看着风少辉的疑惑，乐轩没好气的替他解惑，这件事情，说来说去，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的错了，

　　　唉！

　　　“这个……”听着乐轩的话，风少辉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似乎说什么都不太对啊。

　　　“安排一下，朕要出宫一趟。”好在乐轩也不指望他给自己出个什么好主意，他自己也清楚的很，以他对皇室的忠诚，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瞒着皇姐的，只要皇姐问起，绝对会一五一十全都说个清楚明白，虽然皇姐已经离开了皇宫，离开了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们对皇姐的敬畏和忠诚。

　　　“现在？”对于乐轩的举动，风少辉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虽然心里清楚他要出宫做什么，但是此时此刻出宫，似乎极为不妥。

　　　“对，就是现在。”乐轩很是坚持。

　　　“我马上安排……”皇上必竟是主子，不管他说了什么，是对是错，都没有他置疑的余地，这是暗卫守责里最重要的一条，也是风少辉必须奉行的。

　　　“爷……”

　　　就在韩诺和木枫还在派人去调查风少轩到底是如何落在漠北王的手中，以及该如何将他救出的时候，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匆匆的走到韩诺的身边，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把人请进来。”听着管家说的话，韩诺很快的给予回应，“千万不要怠慢了。”

　　　“是……”来传话的人应了一声之后，但匆匆的离开了，显然是去办主子吩咐的事情去了。

　　　“老四来了。”韩诺看了看一旁久未出声的乐心公主，又看了看也是一直愁眉不展的木枫，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木枫对于自己听到的消息很是吃惊，显然是有些不敢置信，这乐轩刚刚才把和亲队伍都送走了，恐怕还有许多事情要忙，现在就出宫到了这里，是不是有点儿太……

　　　“已经到了。”韩诺朝外点了点头，示意木枫向外看，已经勿须他再多言，乐轩已经快步走到了大厅。

　　　“皇姐，大哥，二哥……”

　　　乐轩此次可以说是微服私访，身边除了风少辉之外，也没有跟着别的人，当然，这说的是明处的，至于暗处有没有跟着虽的暗卫，可就不得而知了。

　　　“老四。”

　　　“老四。”

　　　“皇弟，你怎么出宫了？”原本一直没有说话的乐心公主听到自己弟弟的声音，倒是惊讶的抬起头来，这个时候，他不应该正忙于政务的吗？尤其今天还是和亲的日子，虽然迎娶队伍已经离开了，但是要处理的善后事宜也很多啊。

　　　“我来看看皇姐……”乐轩站定在乐心公主面前，仔细看着自己的姐姐，几个时辰前刚刚出宫的时候，还是那么的神采风扬，让人眼前一亮，只不过短短几个时辰的功夫，听到了一则不想听到的消息，现在看来却是满脸疲色，人也似乎憔悴了许多。

　　　“难得你有心……”乐心公主看着眼前的弟弟，突然发现他真的已经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了，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却又忍不住扭头掉起了眼泪，这几年来，除了在风寨面对遭受屈辱，她在风少轩的怀中哭过，她几乎没有在任何人的面前掉过眼泪，这一次，却是实在也忍不住了，老天爷为何如此薄待于她，让她和风少轩的情路走得如此的艰难。

　　　“皇姐，你别哭啊，我一定会帮你的。”看到乐心公主偷偷的抹眼泪，原本还算是镇定的乐轩，也有些慌了，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自已皇姐掉眼泪啊。

　　　“是啊，公主殿下，我们一定能将老三安然救出来的……”不单单是乐轩，就是韩诺和木枫见到乐心公主那晶莹剔透的泪珠儿也都慌了神，却又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安慰。

　　　“我没事。”乐心公主的眼泪只是实在忍不住了才掉了几滴，看着风少轩的这几个结拜兄弟，都为他们夫妻两个的事情，如此的劳心劳力，倒是让她颇有些过意不去。

　　　“真的没事？”看着自家皇姐强忍着泪水，乐轩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没事……”

　　　一时之间，众人面对乐心公主的眼泪，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还是乐轩打破了僵局，“皇姐，你打算怎么办？”相信不用他明说，他这个精明的皇姐也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不管你要做什么，就算是起兵讨伐……”

　　　“我打算亲自去趟漠北。”乐心公主没有让自己的皇弟把话说完，起兵，那得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先不说那劳民伤财，单说只了她一已之私，就让金元和漠北的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实属她不愿意看到的。

　　　“什么？”

　　　“公主……”

　　　“不可。”

　　　听着乐心公主的决定，所有人都持反对意见，开什么玩笑，让乐心公主离开金元，去别的国家，那不是明摆着把他们的凤凰公主拱手让人吗？风少轩落入漠北王的手中，就已经让他们颇感头痛，如果公主殿也也落入漠北王的手中，那不是让他们投鼠忌器吗？

　　　“我自有主张。”对于他们的反对，乐心公主毫不放在心上，虽然她也很清楚，以她的身份，冒然出现在别的国家，就相当于把威胁金元的把柄放入别人的手中，可是那漠北王把风少轩给擒回漠北王，为了不就是逼她出现吗？

　　　“我们可以派兵……”乐轩还想再说些什么，好打消自己皇姐的主意，必竟在他看来，无论什么人都比不上他这个皇姐重要，她可是金元的凤凰公主，是他们金元的象征。

　　　“住口。”乐心公主将政权全部交给自己的弟弟，可不是为了用她满足自己的一已之私的，“我金元将士的责任是守家卫国，绝不能为了皇室的一已之私就引起战争。”

　　　“可是皇姐……”乐轩还想再劝劝乐心公主，在他看来，派兵追击漠北王的迎亲队伍，一来可以震摄那些不服他登基为帝，不服他掌权的人，另外还可以抢回皇姐那失手被擒的男人，何乐而不为呢？

　　　“那些金元的将士们也是我金元的子民。”乐心公主将目光放在乐轩的脸上，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似乎想要看到他眼底的深处，“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引发战争，多少人家会妻离子散，多少人家会家破人亡，更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这些你可曾想过？”

　　　“我……”乐轩觉得自己还真是有些冤枉了，他也不是故意想要引起战争啊，只不过是给自己的皇姐出个主意，好把自己那个‘便宜姐夫’从别人手里给弄回来啊。

　　　“你先回宫吧。”乐心公主站起身来，轻轻的拍了拍乐轩的手背，她刚刚有留意到自己这个皇弟身边，只有风少辉一个暗卫跟着，那就代表他肯定是微服私访，还是快点赶回宫中为妙。“我再想想办法，真要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出手相助，我会派人进宫找你的帮忙。”

　　　“可是皇姐……”乐轩发现自己还是老样子，在皇姐的面前，他的反应永远都是慢半拍，总是来不及说些什么，就被皇姐的下一句话给的打断了。

　　　“和亲的队伍刚刚离帝都不久，你的事情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处理，再加上过不了多久，就到了为你选妃的时间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处理政务吧……”很多事情，乐心公主并不想自己这个皇弟插手，她既然已经离开了朝堂，那么她处理事情的方式也需要改变，她不能总是靠着皇家那或明或暗的势力来处理问题。“等皇姐想好了，该怎么做的时候，再派人通知你……”

　　　“好吧。”说来说去，乐轩还真是不太敢反驳自己皇姐的意思，既然她执意让他回宫，那他就还是回去吧，反正有什么事情或者风吹草动，他身边的这个暗卫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他的。

　　　第一百三十三章 探亲使团

　　　“公主殿下，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对于乐心公主将乐轩赶回宫中的事情，韩诺和木枫并不感到意外，或者说这根本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以乐心公主当初勤政爱民的性子，肯定会把所有的事情一力承担，绝对不会做出什么劳民伤财的事情。

　　　“暂时还没有……”赶走了乐轩，乐心公主的脸上又是一片的惆怅。“办法是人想的，给我一点儿时间，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

　　　“难不成公主殿下真要去趟漠北？”风少轩既然已经被漠北王给带到了漠北，那乐心公主如果没有办法，肯定也只能随着漠北王的心意，到漠北走上一遭。

　　　“去是要去的。”乐心公主听到木枫的话，点了点头，这个漠北，无论如何，她都要走上一遭，至于漠北王，恐怕也是要见上一见，“关键就是如何去，以什么身份去……”

　　　“这也太危险了。”对于乐心公主的决定，韩诺和木枫都不赞成，相信就算是乐轩在此，也是不会赞成的，可是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乐心公主此行。

　　　“世上做什么事情能够不危险？”对于韩诺和木枫的危险论，乐心公主只是挑了挑眉头，反问了一句，当初她在替乐轩摄政监国的时候，有哪一天的日子过得不是危危险险的，现如今已经替他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也将政权还给了他，她无债一身轻的样子，还怕什么危险不成？

　　　“公主……”对于乐心公主的反问，韩诺和木枫都是愣然无语，看来这乐心公主已经是铁了心的要去趟漠北，他们哥俩的话，已经不能阻止她的决定。“既然公主殿下想要亲身犯险，那我和老二，愿意陪同公主殿下一同前往……”不管如何，韩诺和木枫都不可能看着乐心公主就这么前往漠北，单不说漠北王将风少轩带回漠北到底是心存何意，只看他明知风少轩是乐心公主的夫婿，还敢将人给掳走，想必心中也是自有沟壑。

　　　“那是自然，”对于韩诺的要求，乐心公主并没有要求，想必她也已经将风少轩的这两个结拜兄弟也算在同行的行列了，“你们是那个男人的结拜兄长，各自又有自己的势力，你们如果不去，我想要将那个臭男人带回金元，还不知道要费多少事呢。”

　　　“公主……”对于乐心公主的这份决定，韩诺和木枫还真是大大的无语，看来公主殿下早就已经有了决断，想必他们再说什么也是枉然了。

　　　“有些事情，我还要再好好的筹谋一番，不单单要去漠北，还要毫发无伤的回来。”乐心公主的脸色已经多了一些愤然，不管漠北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她都不会轻易的放过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要有付出代价的觉悟。

　　　“不管公主要做什么，我们兄弟都奉陪就是……”既然已经没有办法阻拦乐心公主，那韩诺和木枫也只能尽一切的可能帮助她准备她想要的东西，以最大的可能来保障她的安全，想必就算是没有他们兄弟的存在，她那个皇帝弟弟也会尽可能的帮她安排吧。

　　　“我还是那句话，风少轩有你们做他的兄弟，是他的福气……”乐心公主知道无论自己要做什么，风少轩的这两个结拜兄弟都会支持她，直至救出那个男人为止，所以她很感动，这也许就是那所谓的兄弟之情吧，比之骨肉亲情，也不会逊色多少，不单单是风少轩，就连自己的皇弟，虽然是身为一国之君，但是有了这两个结拜兄长的势力帮衬，也算是受益良多啊。

　　“暗月，派人把这个交给皇上。”乐心公主算是正式在韩诺的这所宅子里住下了，但是她不喜欢别的地方，只挑中了那间被风少轩住了一个月余的密室，韩诺和木枫想说什么，可是却都被乐心公主给打了回票，她就是想要住在那里，因为在她看来，整幢宅子里，也只有那个地方有风少轩的气息，她想离得那个男人再近一些。

　　“是。”不管在哪里，暗月都适当的守在乐心公主身边，如若不是看到她的身影，却是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接过公主殿下手里的信笺，暗月只是在门口转了一圈，就又回到了乐心公主的身边，站在暗卫一向比较喜欢的阴暗之处。

　　“公主殿下，你信上都写了些什么？”

　　虽然这么问有些不妥，但是思前想后，韩诺和木枫最终还是问出了口，虽然他们已经决定同乐心公主共同进退，可是也要让他们知道公主殿下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吧，就算是卖命，也不能让他就这么一头雾水的去卖啊。

　　“我想让皇弟想个理由，能够让咱们金元的使团名正言顺的去一趟漠北……”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安稳稳的跟随大队人马前行，也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安全的将风少轩给带回。

　　“这合适吗？”听着乐心公主的话，韩诺觉得这个问题有些难办，和亲的队伍今天才离开帝都，就算是到漠北也要有上一段日子，现在就要派出使团，是不是有点太……

　　“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乐心公主摇了摇头，这个时候不能太过讲究什么礼节的问题，否则到时候风少轩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命在，“他漠北王既然娶了我金元的凤凰郡主，皇帝心念皇姐，早点派出使团去探望也是不错的理由。”关于借口，乐心公主也早已经想好了，丝毫不用她那个皇弟费神，唯一需要他做的，就是选出几个使臣，往每个跟金元和亲的邦国都走上一圈，这样的话，他们这一行人，也不会引起别人太大的注意。

　　“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身在商场的韩诺虽然不懂朝政之事，两国邦交也不曾与他有关，但是这人情面子事，可是不管富贵贫穷都有的，乐心公主这个借口，无论是谁都反驳不了，不但要乖乖接受，到时侯说不定还要好好侍候他们这群新嫁娘的娘家人呢。“只是时间上……”

　　“跟得太紧，会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乐心公主早就想清楚了，以她的性格，断不会让风少轩只身被漠北王带到漠北去，刚刚让暗月交给皇上的信，早已经言明此事，相信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暗卫，已经出发，前去保护那个臭男人，只要漠北王不是死了心的要跟金元为敌，是不会惹出什么事来的。

　　“那就全听公主殿下安排吧。”韩诺知道乐心公主当政多年，心思缜密异于常人，再加上这朝堂之上勾心斗角的事情不是他的强项，倒不如全权放权给乐心公主，相信她总不会任由他们兄弟置身于危险之中，“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吩咐一声就好，我会尽量安排……”

　　“好……”

　　第二天朝堂之上，接到乐心公主手书的乐轩，自然把派探亲使团的给提到朝政上来。

　　“探亲使团……”文武百官听了皇上的意思，可是全场哗然，这昨天才刚刚把公主殿下和几位郡主娘娘和亲的事情给办妥，送走了和亲的使团，今天就要商议探亲使团的事情，这是不是太急躁了些。

　　“朕也知道此事太过唐突……”虽然乐轩也知道此事有些不妥，但是一是皇姐已经给了他手书，不管他做不做这个决定，皇姐都要去一趟漠北，再者说了，他那个便宜姐夫还在漠北王的身上，他还真怕皇姐那样投鼠忌器，到时候，恐怕事情会更加的麻烦。“如果朕记得没错的话， 我金元曾有三朝回门的风俗吧。”

　　“回陛下，这三朝回门，我金元是有三朝回门的说法，可是那是民间的说法，再者说了，公主殿下和几位郡主娘娘可是和亲远嫁，这三朝回门，可就不太适用了……”这是说的事实，不可能让远嫁的新娘子在婆家待了几天之后，又千时迢迢的回到金元来吧，这样也太不合情合理了。

　　“朕也没有说要她们回我金元，身为几位娘娘的娘家，咱们此时此刻派出探亲使团，在几位姐姐进得他们的皇宫三日之后，再去探望，这也说得过去吧？”无论如何，乐轩都要说服朝中的这几个臣子，皇姐交待的事情，可千万不能在他这里给办砸了，“说是远嫁，咱们也不好不派人去探望吧，皇姐那里还好说，必竟身份在那里摆着，料那漠北王也没有胆子错待与她，那几位郡主姐姐可就说不准了。”

　　“这……”听着乐轩的话，朝堂上的众位大臣却是沉默了，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虽然金元自立朝以来，从未有过公主和亲远嫁的先例，但是前朝有啊，无论哪朝哪代，都曾有过这天朝贵女远嫁和样，身份高些，可能还会过得好些，身份低些的，可能还真如皇上所言，就会如此悄无声息的湮没在这滚滚红尘之中了。

　　第一百三十四章 探亲使团（二）

　　“就算朕这几位郡主姐姐出身低些，可毕竟是入了我皇室族谱的郡主娘娘，朕可不希望她们因为出身，在他国受到什么委屈，却又无处倾诉……”看着众臣的迟疑，乐轩干脆再加上一把火，如此一来，朝上的这些大臣们也就不好再阻拦他派出所谓的‘探亲使团’了吧。

　　“皇上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听到皇上如此说，朝堂之上原本有异议的大臣们自然也不好再多些什么，他们对于那几个刚刚登上皇室族谱的郡主娘娘或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身为他们金元的凤凰公主，自然是不能让任何人轻待的，皇上既然有此一议，那就再派出些使臣去，替她们这些新嫁娘再撑撑腰也好。

　　有了皇上的旨意，再加上群臣们对于派出‘探亲使团’又没有什么异议，在君臣齐心的前提下，使臣的人选自然很快就定了下来，只是因为和亲的队伍没有走出多远，而他们这次要派出的‘探亲使团’只要在新嫁娘入得番国的王宫后的第三天出现就可以了，是以根本就不需要多准备些什么，必竟当初为了和亲的事情，礼部给新嫁娘准备的嫁妆都不在少数，探亲使团无非是想知道新嫁娘进入王宫后的近况，所以根本就是轻车简从，无须再准备太多的东西。

　　“这前往漠北的探亲使臣，朕自有安排，其他的人选，就按各位爱卿所奏。”即将要派出去的各路使臣人选，因为有朝堂上群臣的举荐，乐轩都很是满意，唯有一个，那就是派往漠北国的人选，乐轩要亲自确定下来，必竟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朝中的这些老臣们，个个都是人精，虽然有着皇姐给的详细资料，但是在没有看透他们的性情之前，乐轩是不会重用任何一个的，再加上风少轩的事情，这去漠北的人选，他就看中了许东阳一人，必竟乐心公主跟风少轩的情感纠缠，这个曾是风寨二当家的状元郎，可是心知肚明的，再有的，就是他这个帝王，想卖他这个新状元郎一个人情。

　　“不知道皇上中意的是哪位大人？”其他的番邦属国都还好说，唯有这漠北国，在众位大臣心中，是乐心公主和亲远嫁之地，无论是谁，担了这份差事，回朝之后，定会受到皇上的重用。

　　“就由那新科状元担任这探亲的使臣吧。”反正许东阳是自己属意的人选，除了他，乐轩也不打算再派别人去。

　　“皇上，这许大人不过是新科状元，资历尚且不足，是否有些不妥当？”在堂的老臣听了乐轩属意的人选，都有些迟疑，除了这能让人飞黄腾达的肥差以外，再有的就是这许东阳现在还不属于他们任何人的势力，看来这位年轻的皇帝陛下想要早早的建立属于自己的亲信势力了。

　　“朕要他去充当探亲使者，又不是要他去妄议他国朝政，要资历又有什么用？”听着众位老臣们的借口，乐轩怒极而笑，“难不成朕身为一国之君，连任免一个使臣的权力都没有？”

　　“臣等不敢……”皇上既然都已经如此说了，那他们这些做臣子又哪里敢再耍弄什么小心眼，这天下，必竟还是乐家的天下，就算是凤凰公主已经不在宫内，也没有人敢对当今的天子，凤凰公主最疼爱的胞弟指手划脚，就怕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带来无妄之灾。

　　“退朝。”既然此事已经没有人再有异议，那自然就是如此定下了，乐轩也懒得再看这些个大臣们，直接宣布退朝了事。

　　“去把许状元给朕传来。”回到了御书房，乐轩想了想，觉得还是有点事情再跟许东阳好好的交待一下，省得再有谁不长眼，惹的皇姐心生难过。

　　“是。”内侍听了皇上的吩咐，自然是应了一声之后，就赶忙去请人，必竟是皇上亲自点名要见的，迟了对谁都不好。

　　微臣叩见皇上。”

　　听了内侍的传唤，满头雾水的许东阳放下手中的事务，匆匆的赶到了乐轩的御书房。

　　“起来吧。”许东阳的到来，打破了乐轩的沉思，虽然有些不悦，但是乐轩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就让跪在地上的许东阳起身，“跟朕出宫一趟。”

　　“这……”虽然乐轩现在是帝王之尊，但必竟曾是他们风寨大当家的结拜四弟，许东阳对其还是多了几分关心，眼见他要此刻要出宫，不禁有些迟疑，多少心中感觉有些不妥，这乐轩必竟是九五之尊，身份尊贵异常，如此要草率出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众臣交待了，

　　“走吧。”对于许东阳的心中所想，乐轩心知肚明，但是身为这金元的九五之尊，他也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又怎么会无故给别人可趁之机呢。

　　“是。”既然皇上如此坚持，许东阳自然不好再说些什么，只能紧跟了乐轩的身后，向着宫外走去。

　　“老四，你怎么来了？”

　　原本还在等乐心公主将所有事情筹划好的韩诺和木枫，坐在大厅中，听到乐轩到来的消息，都很是吃惊，身为帝尊，总是这么乔装出宫，似乎并不太好吧，再说了，他的身后跟着的那不是，“许大人，您……”虽然以前许东阳是风寨的二当家，但是人家的文采必竟出众，考中这新科状元，韩诺和木枫自然是不会再用以往的目光看他。

　　“见过韩爷，见过木爷。”许东阳心中也许不想见到以往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但是现实所迫，不但这公主殿下对他以往的事情知根知底，就连这当今的皇上也是知之甚详，让他不得小心谨慎，再说了，他刚刚也有听到韩诺和木枫是如何称呼这九五之尊的兄弟，是以他只能恭恭敬敬的向着韩诺和木枫请安。

　　“老四，这……”韩诺见乐轩直接把许东阳带到这里，不禁心生疑惑，有什么事情让他能把这个男人带到他在这里的别苑，难不成是因为乐心公主的事情？

　　“大哥，二哥，他就是这次前往漠北的探亲使臣人选，我刚刚钦定的。”不让两个大男人猜测，乐轩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既然已经定了人选，那这次的探亲使团都会跟着些什么人，也一定要让这个使臣清楚明白的了解不是，不能让人家当个睁眼瞎子啊。

　　“他……”听了乐轩的话，韩诺和木枫围着许东阳转了两圈，仔仔细细的将他上上下下的看了一番，才点了点头道，“他到是最适合的人选。”先不说他的出身如何，反正现如今已经是天子门生，状元身份，单凭身份，也足以担此重任，再说对于乐心公主和老三的事情，也算是从头看到尾，知之甚详，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

　　“他到也算是适合的人选。”

　　就在韩诺和木枫刚刚点了点头，乐心公主也从后堂走了出来，她听暗月说自己的皇弟来了，自然也要赶着出来问一问探亲使团的事情，必竟那漠北王在她看来，还真不是什么好相与的角色，她又因为青月的时候，将他狠狠的耍弄了一番，如此行径，真怕那漠北王心中嫉恨，将原本受的那番怨气发泄到风少轩的身上。

　　“公主殿下？”乐心公主的出现，别人还没有什么，可是把许东阳给吓的够呛，见到乐心公主的出现，忙跪倒在地，行起了大礼，“许东阳见过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千岁千岁……”

　　“行了，起来吧。”乐心公主直接打断了许东阳的话，让他起身，这次皇弟替她挑的人选 还真是蛮中她的意的，“我知道你在此地见到本宫很是吃惊，待会儿自然有人来替你指点迷津。”

　　“微臣不敢。”不管乐心公主说些什么，许东阳哪里敢往下答话，“有什么事情，公主殿下直接吩咐就好。”

　　“你们跟他解释一下咱们此行的目的。”见到许东阳有些唯唯诺诺的样子，倒是让乐心公主心生不耐，这许东阳少了在风寨做二当家的那份气度，倒让她看得不入眼了。“我身子不适，还想再休息一会儿。”

　　“是。”

　　 第一百三十五章 群臣相争

　　“皇上，公主殿下她也要去漠北？”

　　听了韩诺和木枫的讲解，许东阳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此时此刻乐心公主还会在金元的帝都，而没有随着那漠北国的迎亲队伍离开，但是知道归知道，却也不能再多多置疑些什么，必竟在座的诸位身份都摆在那里，不是他能比肩的，只不过在心里暗暗腹诽，看来这帝都私底下的传闻竟然都是真的，这金元的凤凰公主竟然真的找人易嫁，将凤凰公主变成凤凰郡主，只是不知道这漠北王到底知不知情。

　　“为了我那‘便宜姐夫’的安危，皇姐肯定是要亲自走这一遭的。”对于许东阳的疑问，乐轩自然是要详细的解说给他听，没办法，谁让现在在这个大厅里，除了韩诺和木枫，就是他那结拜的两位兄长，就剩他最小了，在这里，皇姐的眼皮子底下，他还真没有那胆子摆出这九五之尊的谱儿来，否则的话，真有可能被乐心公主敲脑袋再教训一番了。

　　“既然那漠北王明知道大当家跟公主殿下的关系，还敢把大当家的给强行掳走，那公主殿下还走这一遭，是不是太过冒险了些。”虽然远行漠北的事情，这韩诺和木枫都已经没有异议，但是许东阳还是忍不住的多说了一句，必竟要把乐心公主就这么护送到漠北，不出事还好说，万一出了事呢？

　　“这一点不勿须你费心了，只要办好朕交待给你的差事就好。”对于许东阳的多话，乐轩并不十分满意，这种有关皇姐安危的事情还需要他来提醒吗？他这个九五之尊，早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了，除了护卫的人手，暗中不知道又派了多少的暗卫出去，除了保护那个‘便宜姐夫’，剩下的可就是关照乐心公主的安危了，当然那只是皇家派出的人手，他这两位结拜的兄长，私底下也没少调动自己的势力呢。

　　“是。”皇上的话，让许东阳无言以答，只能躬身听了，皇上交待给自己的事情，与别的探亲使臣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想看看他们金元的天之贵女，在异国他乡到底生活的好不好，有没有被重视，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去的漠北国，那里原本是凤凰公主要下嫁的地方。

　　“金元与各国联姻，是我朝的大事，朕早已经颁下特赦令，只要不是罪大恶极者，均在豁免之列，你此去漠北，会经过边境的军营，回途之时，顺便把你那个小姨妹给带回来吧。”这一点，算是卖给许东阳一个天大的人情，如果不是他的文采确实不错，又高中状元，乐轩说什么也不会给他这个面子，放出那个曾经意图伤害他皇姐的人。

　　“谢皇上……”听到乐轩的话，许东阳心情却是无比复杂，也许听到茗烟可以豁免的消息，茵娘会是高兴无比，但是对于刚刚踏入仕途的他来说，还真算不上一件好事。

　　“行了，你先回府吧，朕与几位兄长还想再好好聊聊。”既然事情已经交待清楚了，乐轩自然也不想许东阳在这里碍眼，在风寨的时候还好说，必竟是堂堂的一介书生落草为寇，如若没有几分真才实学，风寨二当家的位置也轮不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来做。

　　“是。”许东阳应了一声，虽然心中还有些疑虑，却是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只能遵从皇帝的旨意，离开这里。

　　“相公，你说的真的？”

　　听着许东阳带回来的消息，茵娘可真是震惊异常，与番邦和亲的事情，是金元上上下下的大事，也是喜事，朝廷甚至还下了特赦令，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人，均在赦免之列，就算是死刑犯，也可以多活上几年，可偏偏她等来等去，就是等不到赦免茗烟的消息，有时候，她甚至猜疑，是不是茗烟得罪的是当今的凤凰公主，所以才会得不到赦免，不过这也是猜测，为了阂家的安危，她也实在没有勇气去向乐心公主质询。

　　“皇上金口玉言，想必不假。”看着自己妻子脸上露出久未曾见的笑颜，让许东阳原本有些沉重的心情也好上许多。刚刚在路上的一番思虑，让他想通了很多的事情，虽然这次能够有幸得皇上钦点了探亲的使臣，但是去的却是迎娶了金元凤凰郡主的漠北，而那漠北王又在明知道大当家是乐心公主夫婿的情况下，将人强行掳去漠北国，就可知道此行的凶险，再加上乐心公主也要乔装跟从，到时候他们一行的安全，可就取决于乐心公主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了。

　　“相公……相公？”茵娘可不知道自己的相公在想些什么，只不过刚刚因为太过兴奋，向着自己相公问了好几个重复的问题，却是不见他回答，才忍不住高声唤了几句。

　　“啊？什么事？”沉浸于自己思绪中的许东阳终于听到自己妻子的呼唤，见到她一脸担忧的样子，心中却很是感动。

　　“我是说，我能不能……”茵娘看着自家相公那一脸的疲惫，原本将要冲出口的话，又让她给咽了回去。

　　“能不能什么？”许东阳揉揉自己的眉心，为此行出使漠北的事情焦烦不已，明天就要立即出发了，可是他这里却还是什么都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准备些什么，这件事情来得有些庆突然。

　　“我……”茵娘不确定，

　　自己要不要把话给说出来，看见自己丈夫疲惫的眼神，让她只能把话又给吞了回去，自己的妹妹当初得罪的可是当今的凤凰公主，她实在不想再为了茗烟的事情让刚刚平静下来的状元府再起波澜，让自己的相公再为此忧心。

　　“怎么了？”察觉到茵娘的不对劲，许东阳将自己的目光看向自己的妻子。“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吗？”

　　“我……”看着自己相公一片清澈的眼神，茵娘心里又生出一分希冀，可是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开口。

　　“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许东阳招招手，让茵娘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将她揽到自己的腿上，“是不是爹娘又说什么了？”自从茵娘在皇宫夜宴的时候，屡次替茗烟求情，再加上乐心公主又亲自过府训斥，许家的老太爷和老夫人就都对茵娘颇有微词，再加上茵娘一度曾经想要出家，又被乐心公主给寻回之后，他们的这种不满，就越来越强烈。

　　“没有。爹娘没有说什么。”听到自己夫君的猜测，茵娘忙开口替自己的公婆解释，虽然他们因为茗烟的事情，对自己颇有微词，但许家必竟是书香门第，除了言语之上多有不满之外，也不会把自己这个长媳如何。“我只是想……想……”

　　“你想去边疆亲自接茗烟回来？”见自己的妻子如此的吱吱唔唔，知妻莫若夫的许东阳，脸色一变，自然是一下子就猜出了他的想法。

　　“可以吗？”茵娘听着自已夫婿说出她心中的想法，脸色一白，但还是满怀希冀的问了一句。

　　许东阳看着自己小心翼翼的神情，要说心里没有酸楚那是不可能的，原本相儒以沫的夫妻何以至今会走到如此地步，心中一软，忍不住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我明天向皇上请旨试试看。”必竟这次接的是皇差，没有皇上的旨意，他实在是不敢，也没有那个胆子携夫人同行。

　　“相公……”听到自己夫君答应了，茵娘眼底深处的泪珠儿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茗烟的事情让自己的相公很是为难，但是身为茗烟的姐姐，她又不能对她的事情不管不顾，唯一委屈的恐怕只有自己的相公了。

　　“没事。”许东阳将茵娘的头揽靠向自己的肩膀，轻轻拍抚着她的后背，低声安慰着。

　　第二天一早，乐轩就直接命人将旨意传到了状元府，要许东阳不必上早朝，直接上礼部领了礼单，率领使团出使漠北，必竟要出使各邦的使臣们太多了一些，如果再上朝恭贺领旨，恐怕还要再耽误一天的时间 ，这样的话，恐怕就太赶了些。

　　乐轩的旨意，让许东阳有些措手不及，茵娘想要同行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跟皇上提起，就要先行出使，这让他很是为难，必竟昨天晚上他已经同意向皇上请旨，唯今之计，恐怕只能让自己的妻子女扮男装了，乔装成他的侍从了。

　　“许大人……”就在许东阳率领使团走出帝都不久，突然一个卫兵快马向着，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而许东阳听到之后，面色却是有些阴晴不定。最后却是什么也没有说，直接示意大队人马继续慢慢前行。而他却是催动了跨下的骏马，向前奔去。刚刚那个卫兵告诉他，皇上在不远处的送亲亭等着他。

　　第一百三十六章 姐弟离别

　　“微臣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许东阳离开队伍不远，就在离帝都不远的送亲亭处看见的皇上和韩诺等人，当然还有蒙有面纱的乐心公主。

　　“起来吧。”送亲亭，这个亭子的名字，顾名思议是远送亲友的一处亭台，还是乐轩这个皇帝最近刚刚钦封的。

　　“谢皇上。”许东阳看到眼前的这些人，心里已经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亭子外面还有两辆古朴结实的马车，显来是韩家的手笔。

　　“皇姐……”

　　在许东阳没来的时候，乐轩还没有觉得如何，可是他既然来了，就代表乐心公主真要离开帝都的时候到了，让他忍不住眼眶发热，就算是身份再尊贵，也还是一个刚刚长成的半大小子，虽然身在皇宫，但是有着凤凰公主的庇护，他还真没有尝过生离之痛。

　　“我只是去一趟漠北，又不是不再回来，你这是做什么？”看着乐轩发红的眼眶，乐心公主忍不住敲敲他的额头，“以前皇姐巡视边疆的时候，也没有见你如此的依依不舍，如今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感觉自己的眼内似乎有什么要滴落下来，乐轩忙将头扭向一边，不让众人看见自己的脆弱，皇姐要走了，两位对自己照顾有加的结拜兄长也要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就为了救他那个‘便宜姐夫’，这一点儿让他嫉妒的不行，恨不得他从此不要再出现才好。

　　“真要如此难过，不如把皇姐当成去巡视边疆，过上一段日子就回来了。”乐心公主用力的将皇弟的头给扭了过来，用自己的丝巾将他的不小心滴落的泪珠儿给拭去，却又忍不住开口逗他，要知道以往的时候，他这个皇弟每日里最想的就是她去巡视边疆，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再逼他学他不想学的东西，做不想做的事情。

　　“我知道了。我就当皇姐去巡视边疆，如果皇姐两个月后还没有任何消息，朕就亲自带着大军到边疆把皇姐给接回来。”听着乐心公主的话，乐轩自然也把自己心中的打算给说了出来，他可以让自己的皇姐只身犯险，但是决不可能任由乐心公主长住边疆或者漠北，他的皇姐，就算是出了皇宫，也是金元的凤凰公主，就算是在宫外生活，也要生活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让他能够照拂的地方。虽然乐心公主有可能不需要他这个弟弟的照拂，但是越来越强大的他，是永远都不可能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皇姐的。

　　“你呀……”对于乐轩的决定，乐心公主还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是以并没有反对他的话，如果真的两个月她还不能给自己的皇弟任何消息，那大军出动，恐怕也是唯一的选择。“随你吧，如果两个月后皇姐真的没有任何消息给你，你就出动大军吧。”这一次，乐心公主同意了乐轩的决定。

　　“好，那就如我方才所言，如果两个月后皇姐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我就亲率大军前去迎接皇姐。”不管乐心公主会不会反对他为了这些事情大动干戈，但是身为皇弟，他绝不能让自己唯一的姐姐受人胁迫。

　　“嗯。”见到乐轩的坚决，乐心公主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或者说她不想，也不愿意怠慢了自己皇弟的这份唯护之意。

　　“既然皇姐没有意见，那么我想让寒夜也跟在您的身边，必竟皇姐的身份摆在那里，我怕……”口中的话，乐轩并没有完全说出口，现在有暗月守在乐心公主的身边，如果是往常，在帝都之内，他并不担心什么，必竟那是他们金元的地盘，暗月的身手虽然在风少辉之下，但是也足以保护自己的皇姐在帝都通行无阻，可是要是去漠北的话，就略显单薄了一些。

　　“不用，有暗月保护我就够了。”乐心公主对于自己皇弟的这个决定，倒是很快的拒绝了，不为别的，就算是身在他乡，她也是很关心自己这个弟弟的安危，不管有什么人想要对他不利，有风少辉在他的身边保护着，都能够让她安心不少。

　　“既然皇姐如此说，那咱们不如就让寒夜自己选择吧。”乐心公主的拒绝，早在乐轩的意料之中，没有过多劝阻，直接示意风少辉自己抉择，他可很是清楚自己这个暗卫统领心中的决定呢。

　　“卑职愿随公主殿下前往漠北。”看到乐轩的示意，风少辉忙来到乐心公主的面前，跪下请令，他有很多不得不去漠北的理由，乐心公主是旧主，前往漠北救的又是他嫡亲的兄长，再加上他那大哥阻拦花嫁抢亲的事情，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连深居宫中的父母都已经知晓，再一个就是暗月，那可是他这个嫂子亲口赐给他的娘子，虽然只是有名，他也不可能放任这两个女人去犯险。

　　“你……”听到风少辉的话，但是让乐心公主的俏脸沉了下来，“你随我去漠北，谁替本宫负责皇上的安危？”这一句是质询，当初让风少辉担任乐轩身边的暗卫统领，那可就代表她这个凤凰公主将自己皇弟最后的安危托付在他的身上，万一乐轩出了什么闪失，他这个暗卫统领可就是护主不力之罪了。

　　“就算卑职不在皇上身边，也有其他的暗卫保护皇上。”这一点，是当初乐轩有意让风少辉随自己皇姐出行时的托辞，现下，却被风少辉拿来说服乐心公主。

　　哪曾料到，乐心公主却是抬起脚来，一脚将风少辉给踢倒在地，“如果什么人都能贴身保护皇上的安危，那我为何让你当这个暗卫统领？”

　　“皇姐。”

　　“公主殿下！”

　　见到乐心公主的举动，乐轩，韩诺和木枫都忍不住惊叫出声，显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身怀有孕的乐心公主竟然为了此事，如此的生气。

　　“公主殿下……”风少辉不敢有所挣扎，自然是顺着乐心公主力道滚在了一旁。

　　“你既然不听我的旨意，也不必称我公主殿下，你爱去哪里去哪里。”乐心公主有心激将，无论如何，她都放不下自己这个皇弟的安危，希望风少辉能够留下来，继续保护自己的弟弟，虽然此行漠北风险甚大，她也需要大量的高手为她所用，好能够救出风少轩，可是这个风少辉不单是乐轩的暗卫，还是风少轩的弟弟，自己的公公婆婆相依为命多年的小儿子呢。

　　“公主殿下如果只是担心老四的安危，我倒是有一个法子。”看着乐心公主大动肝火，还有一旁老三亲弟弟跪在那里无语的糗样，韩诺忍不住又开了口。

　　“大哥，你有什么好办法？”见到自己皇姐如此的大动肝火，还真是把乐轩给吓了一跳，就这么顺着皇姐吧，他不放心，可是如果强行硬让风少辉跟随吧，他又很是担心皇姐的安危，就如同乐心公主担心他这个皇弟的安危一样。

　　“我韩家有六个护卫，轻易不出现在人前，本事还算不错，咱们此次漠北之行，不妨让他们来保护老四的安危？”这一次，韩诺可算是出了大血本，那六个护卫可算是久居他们韩家多年的食客，平日里也只是轮流护卫护卫他这个韩家的主子，只有一次，曾经借给自己那个结拜三弟，惹出了一件的事情。

　　“六个护卫……”听到韩诺的话，乐心公主的心中一动，当初风少轩将她掳进风寨的时候，可是有着六个身手不弱的人的帮忙，只是听说那是他的贴身六卫，却并没有再见过他们，就连风少辉也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而风少轩此次在小树林遇袭的时候，也没有见他们现身护驾，想到此，乐心公主将莫名的目光望向了韩诺，虽然早就知道韩家富可敌国，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竟然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隐秘的连皇族的暗卫们都查不出来。

　　感受到乐心公主莫名的目光，韩诺的心也是一突，这才想到，他那几个暗卫可是跟着老三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不是老三跟乐心公主的关系已经定了下来，想必此时此刻，这位曾经为金元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就要出言，将他拿下了吧，想到这里，忍不住开口解释韩家护卫的由来，“我韩家世代经商，家底颇丰，总人防备有人见财起意，总会雇佣一些武丁，几代下来……”

　　“嗯。”没有听完韩诺的解释，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不管韩家这几个护卫到底是什么来历，只要韩诺这个大哥，真的用心在照顾他底下的这个结拜兄弟，乐心公主是不会为难与他的。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寒夜跟皇姐离开，继续贴身保护皇姐，我就借大哥的六个护卫一用。”乐轩身为帝君，对于不受自己控制的势力，已经颇为敏感，但是虽然说是如此，可是刚刚老大跟自己皇姐那诡异的气氛，还是让他忍不住开口打了圆场。

　　“好，就这么定下来吧。”乐心公主也不再反对众人的提议，只是示意风少辉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好，再随她一起离开。那韩家的六个护卫也算是一个变数，不过既然是要身处皇宫，去保护自己的这个皇弟，她就不信，查不出他们的真正来历。

　　“时间也算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起程了？”一旁久未出声的木枫，突然开口说话了，他是神医世家的弟子，没有韩家的家蕴底厚，也没有老四的权势滔天，是以他是最轻闲的一个，不必向别人交待太多的事情。

　　“那就起程吧。”乐心公主看了看天色，又轻轻的拍了拍乐轩的手心，才决然登上了久侯在一旁的马车，走向那未知的旅程。

　　第一百三十七章 公主不可得罪

　　“许大人……”

　　所有人都登上马车，准备离去的时候，乐轩突然唤住了许东阳。

　　“不知皇上还有什么吩咐？”许东阳的心里一突，但还是乖乖的走到乐轩的身旁，躬身询问。

　　“你这次替朕带使团出使漠北，似乎带上不了不该带的人。”乐轩也知道现在的时间有些紧了，是以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点破了主题。

　　“皇上恕罪。”乐轩的一句话，许东阳很清楚他的意思，忙跪下来向着他的主子请罪加解释，“臣妻只是想亲自接回微臣的姨妹，臣……”

　　“好了，不用跟朕解释了。”乐轩打断许东阳的话，没有再让他解释下去，必竟人是已经带上了，法理也不外乎人情，就算是他皇姐知道了，想必也不会过多计较此等小事，“你此去漠北，就算是快马加鞭，来回也有月余，身边要有人服侍，朕可以理解，但是有几条，你要给朕记清楚。”

　　“皇上请说。”听见皇上似乎并不追究他携妻一事，许东阳的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第一，皇姐现在身怀有孕，那可是你们大当家的骨肉，让你家夫人最好管住自己的小心思，别让我皇姐为了她那个妹妹，再动肝火，惹出什么事端，你可要给朕小心。”

　　“是。”许东阳似乎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震的他都有些回不过神来。

　　“第二，朕虽然允许你们接回那个女人，可那也是归途时，才可顺手为之，无论是谁想要再得寸进尺，朕早有旨意给皇姐的护卫，就让那个补足回程之时那段时间营妓的空缺。”

　　“臣明白。”一个又一个消息，可算是恩威并施，压得许东阳还真有些喘不过气来，不过，既然，有一点，他到是很是清楚，那就是回头一定要把其中的厉害关系，讲给自家的夫人听，不然的话，恐怕真是惹出大祸来。

　　“明白就好，你自己可要清楚，与你们有旧的你们风寨的大当家，与你们风寨大当家有旧的可是朕的皇姐，就算是谈交情，也轮不到你家那位茵娘夫人。”乐轩把话点明说死，就是不想让那个‘茵’娘，总是藉故对自己的皇姐泪眼哀求，徒惹伤心而已。

　　“臣遵旨。”

　　许东阳突然离开探亲使团，再次回来的时候，身边却又多了两辆马车，自然会引起别人的非议，可是看到马车里，突然伸出一双手，而那双手里拿出的一个令牌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看来这风少辉的暗卫令牌还真是蛮好用的。

　　“大人，那马车里……”别人不敢问，不代表乔装成许东阳书童的茵娘不敢问啊，必竟身关自家夫婿，她总想弄一个清白而已。

　　“是韩爷和木爷，还有……”许东阳将茵娘扮成的书童也拉上马车，身为探亲使，他又是文官，当然也有自己的马车，必竟他们行的可是远路，前往漠北，可是数千里之遥，礼部自然是把一切都要准备妥当才行。

　　刚刚皇上在送亲亭的话，许东阳听出来了，皇上话里话外之意，还想让茵娘这一路尽心伺侯乐心公主，必竟他们不好多带侍女，只有暗月一人，恐怕人手有些不足，有了茵娘这个状元夫人的加入，倒也让乐轩心安了不少，所以，许东阳要把这一切都跟自己的夫人讲清楚，除了要尽心伺侯公主之外，切莫再生出其它的心思，以免再惹出什么事非。

　　“什么，你说公主殿下她……唔唔……”许东阳的话，还真把茵娘给吓住了，忍不住开口惊呼起来，却被许东阳一把给捂住了嘴，“喊什么？”

　　“我……”被自己相公一把将自己的嘴捂住，茵娘才回过神来，这侍婢替公主殿下代嫁的事情，也算是皇室秘辛了，真要让自己这么给惊呼出去，恐怕真要惹下天大的祸事了。想通了这些，她到是平静了下来，不再那么惊讶，同时又以眼神示意许东阳将自己放开，这样捂着她的嘴，还连带着捂着她的鼻子，她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这一路上就好好的侍奉那马车里的贵人就好。”许东阳将自己的手松开，忍不住又叮嘱了几句。

　　“我明白了。”茵娘点了点头，许东阳的这个要求她可以办到，再说了，既然皇上暗许她照顾公主殿下，那就是代表允许她跟着使团前行，去接自己的妹妹，这样的话，想必她就不用再女扮男装了吧？

　　“明白就好。”许东阳点了点头，实在不想总是这么对自己的妻子再耳提面命一番，不过，却是又把皇上的原话给再重复了一遍，省得他这个宝贝老婆，真当皇家天威当成人情面子讲，再向乐心公主去得寸进尺的提及茗烟，恐怕到时候，可能真的会得不偿失了。“你就先在马车里把衣服换了吧，晚点儿休整的时候，再去向公主殿下请安。”

　　“好。”

　　跟茵娘交待清楚之后，许东阳就下了马车，他在风寨多年，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还是习惯骑在马背上。

　　“许大人，好兴致。”

　　谁料许东阳骑上马车没有多久，就看到自己的下属们都以一副暧昧的眼光看着他，显然刚刚在马车里发出的声音，让他们有所误会。一时之间众人的调笑，倒是让许东阳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

　　就这样，茵娘换好了女装，就一直坐在马车里没有下车，直到中途休息的时候，才施施然的走了下来。

　　茵娘的这一出现，倒是让许东阳的这些同僚有些目瞪口呆，上车之时，明明是一个男人，可是下车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女人。

　　“许大人，这……”钦差出使，如此明目张胆的带着女眷，倒真把其他人给吓了一跳，不由的将质疑的目光望向了许东阳，这样的急色，倒是让众人开始质疑这新科状元的操守。

　　“夫人，过来见过几位大人。”看着自己同僚质询的目光，许东阳的神色也不是很好看，不过，好在已经得到了皇上的口旨，自然不会担心出使归来之后，他的这些同僚们弹劾些什么。

　　“见过几位大人。”茵娘虽然算是一介女流，不懂得察颜观色，但是也知道现在的气氛有些不对，是以，乖乖的听了自己相公的话，到他跟前来，和他的几位同僚见礼。

　　“原来是许夫人……”必竟这队的探亲使团前往的目的地，是漠北国，也是凤凰公主名义上要嫁往的地方，是以这次虽然许东阳是主使，却也有几位副使，那是乐轩实在磨不住几位老臣的哀求，临时加上去的。

　　这些人在皇宫夜宴之时，倒也曾见过许东阳家里的家眷，是以茵娘下了马车，来向他们行礼的时候，众人认出她的身份，倒也没有太过吃惊。

　　“我家夫人是为了照顾后面马车上的一位娇客，才被皇上临时允许同行的。”不管如何，皇上的本意却是为了让自己的皇姐在这一路之上，能够多多有人照顾，许东阳如此说，倒也算是合情合理。

　　“原来如此。”众人听了许东阳的话，不由的点了点头，心中却是在暗暗腹诽，这后面马车上的娇客，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单凭那匆匆一瞥，只能确定那里有皇家的侍卫守护着，却真没有哪个人，敢再上前去一探真颜。不过，这位许夫人既然被允许一路同行照顾，想必是知道那位娇客的身份。“不知道，这位要由许夫人亲自照顾的娇客，到底是哪一位？”

　　“这……”听到这几个人的质问，倒是让茵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将无助的目光看向自己的相公，为了茗烟的事情，她没有少多嘴，经过这几番教训之后，说话行事，不由的多了几位谨慎，生怕因自己的事情，阻了许东阳的前程。

　　“夫人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看到这位状元夫人一脸的为难，倒是让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打起了鼓，难不成坐在那马车里的娇客，真是什么尊贵的人儿不成？

　　“各位大人不必再问了。”见到自己妻子为难的目光，许东阳不得不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那位娇客就是不想让众位大人知道她的身份，才会如此低调行事。”

　　“许大人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

　　第一百三十八章 一路同行

　　听了许东阳的话，众人倒也是松了一口气，此去漠北数千里之遥，摒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还是当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的好，必竟人家那里可是有着皇家暗卫的令牌，有着先斩后奏的特权呢。

　　有了许东阳的这番话，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了一番算计，是以谁也没有再追问那娇客的身份，只是再跟许东阳寒喧了几句之后，便都各自找去去休息了。

　　“什么人？”

　　茵娘只是跟那几位大人打了一个招呼，便亲自准备了一些精致的吃食，向着乐心公主和韩诺，木枫的马车方向走了过来。没有近到跟前，却被他们的侍从给挡住了。

　　“几位师傅，我是许状元的内子，准备了一些吃食，想……”看到眼前这几个人一脸的冷骏，茵娘要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

　　“原来是许夫人。”这几个侍从，都是韩诺的家底，只比借给乐轩的那六个侍从本事低上一点，平日里都是守在韩家的大宅里，轻易不会出门，如果不是因为韩诺想要亲去漠北救人，恐怕他们还不会出现在此地呢，是以对于曾是风寨二当家夫人的茵娘，他们只是听说过，却并不熟识。“我家的主子已经自备了吃食，不劳烦夫人了。”

　　“这……”很明显拒绝的话，却是让茵娘有些不知所措，这一路前去漠北路途遥远，相公又让她好好的服侍公主殿下，可是连最基本的吃食，人家都不用她插手，她又该如何是好。

　　“夫人请回吧，我们如若有什么事情，自会去寻许大人。”茵娘的本身气质不错，再加上现在的一副无助的表情，自然会让人心生几分怜惜。

　　“也好，那我就先告退了。”茵娘脸上还存有几分尴尬，但是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又自己提起那个沉得的食盒，照着原路又退了回去。

　　“怎么又拎回来了？”虽然只是半路休整，但是身为探亲主使，许东阳还是有着自己的小帐篷来休息的。

　　“我没有见到公主殿下，马车旁的那几个随侍说他们自己备了吃食，不需要我们多事。”被人如此的撵了回来，多少让她心生不忿。在风寨之时，她虽然只是二当家夫人，却也是处处受人礼敬，没想到，她的夫婿现在贵为新科状元郎，她反而被人忽视了，让她多少有些接受不了。

　　“嘘……”‘公主殿下’四字一出，就让许东阳的心里打了一突，如今在此时此刻，这四个字可不是能随便说出来的。“这里没有公主殿下，只有一位凤夫人，听清楚了吗？”将自己老婆的嘴给捂上之后，许东阳又在她的耳边低语了几句，除了不想给别人置疑之外，也不想替自己的家族惹祸上身。

　　“可是……”茵娘的心里，多少有些不服，还想要再反驳些什么，却被自己的夫君用眼神给瞪住了。

　　“没有什么可是，凤夫人就是风夫人，这样的称呼，不会有人说什么，要是让这些人都知道这娇客是公主殿下，你知道会引起什么后果？”看到自己妻子的不以为然，许东阳心里卟通一跳，但还是郑重的警告了一下，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妻子两姐妹的事情，再让乐心公主和大当家的夫妻情路再起波澜。“大当家对我们许家有大恩，我可不想因为咱们的不小心，让大当家和公主殿下的夫妻姻缘再起波澜。”

　　“妾身知道了。”提起大当家的恩德，茵娘顿时什么话也没有了，只能默默的点了点头。大当家不只于许家有大恩，对于她们姐妹，也是恩重如山，况且，公主殿下对于茗烟的惩罚，她心知肚明，已经看在大当家的份上，天恩大赦，否则的话，就凭她屡次冒犯公主殿下，那条小命恐怕早就不保，还有可能搭上许府的一大家子人。

　　“夫人，许大人刚刚派人送了一个食盒过来……”暗月担心的看着呕吐不止的乐心公主，自从登上这前往漠北的马车，公主殿下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孕吐，让她很是提心。

　　“退回去。”乐心公主顺了顺气，接过暗月递过的一杯清茶，漱了漱口，“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

　　“夫人，咱们把木二爷请过来瞧瞧吧。”虽然知道无事多言是暗卫的禁忌，但是暗月还是忍不住开了口，如果公主殿下一直这么吐下去的话，是肯定撑不到漠北的，还不如早点请那木枫过来，给公主殿下开上几副药，起码公主殿下不会这么遭罪。

　　“不必……”看着暗月想要转身，乐心公主忙唤住了她，别的时候还好，如果孕吐厉害的话，不用别人提起，肯定有人早早的就请那木枫过来，但是此刻不同往时，她要前去漠北将那个臭男人带回来，虽然身体很是不适，但是也不会让她退缩，可是如果让韩诺和木枫知道，恐怕离不了帝都多远，就会被自己的皇弟给追回来，只能待在这里好好的休养身体。

　　“可是……”听到乐心公主的拒绝声，暗月很是为难，她是真的很担心公主殿下的身体。

　　“不必惊扰他们，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可是您的身体？”

　　“我有木枫给我研制的保胎丸，不会有事的。”乐心公主淡淡的说了一声，此刻孕吐已经让她有些筋疲力尽了，就连脸色也很是苍白。

　　“是。”见乐心公主的坚持，暗月不再多说些什么，也不到她多说些什么，只能是点了点头，应声不会去告诉韩诺和木枫。

　　但是暗月不多话，不代表别人不会说，韩诺和木枫坐在乐心公主身后的那辆马车之上，自然也会多多的关心乐心公主的身体，必竟她身怀有孕不久，现在正应该是安心养胎的时候，可是却为了老三的事情，千里迢迢的要远去漠北。

　　“老二，公主殿下的身体？”

　　看着坐上马车之后的木枫，一直皱着眉头，韩诺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关注乐心公主的身体，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万一因为这长途跋涉再出点什么问题，可就真有些得不失了。

　　“老二，老二？”韩诺问了半天，只见木枫皱着眉头，却是一言不发，不禁又高声唤了几句，现在这个时候，可真是谁都不能出事啊，“不行的话，就让人快马给老四送信，他总会有办法……”

　　“他没办法。”知道韩诺想要说什么，木枫终于开口回了话，却还是眉头紧锁，“如果他有办法的话，公主殿下就不会坐上这北去的马车啦，我只能尽量想办法保全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只是……”有些话，木枫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原本以为公主殿下解决完和亲的事情之后，就会有时间好好的安胎养身，可偏偏又事起波澜，让他又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只是什么？难不成公主殿下的身体还有什么异常，你瞒着我们？”韩诺可很是担心乐心公主的身体，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不单单是因为乐心公主是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她还是老三的老婆，老四的亲姐姐，重情重义的他，可是说什么也要护住自己这几个结拜兄弟的，再说了，老四曾有明言，万一他这个皇姐有什么闪失的话，恐怕会引起战事，到时候，可不仅仅是生灵涂炭那么简单了。

　　“是有一些事情，我不是很确定，原本以为和亲的事情一了，就能好好的帮公主殿下调养一下身体呢。”到了此时此刻，木枫就算是想要再隐瞒些什么，也是不可能了，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胆子，他需要别人来帮他分担一些，或者出出主意什么的。

　　“公主殿下的身体不是很好吗？”对于木枫的话，韩诺很是疑惑，原本血蛭的毒，不是已经慢慢的清理出去了吗？为什么现在木枫还有如此一说，难道说公主殿下的身体还有什么隐忧不成？

　　“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调养几个月，确实会如我所说，公主殿下的身体，很好，可是现在……”木枫不是很确定。

　　“有什么，你一次给我说出来，难不成凭咱们在金元的势力，还不能寻来可用的灵药，来替公主殿下调养身体？”对于木枫的小心翼翼，韩诺有些不耐烦，但更多的却是纠心。

　　“我一直不确定，公主殿下腹中怀有的胎儿，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是一个的话，那还好说，万一是两个，以公主殿下此时的身体，……”有些话，木枫没有说出口，古来生产之时，就已经是女子的一道难关，身体强健些还算是好说，万一身虚体弱，那可真是九死一生，更何况一次孕育两个胎儿，那可真是要往鬼门关走上一遭了。

　　第一百三十九章 守备的宴请 （一）

　　“那就继续帮公主殿下调养身体啊。”对于木枫的话，韩诺虽然不能很是明白他到底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很是清楚，那就是公主殿下一定不能出事，否则的话，事情肯定会很难收场的。“以咱们和老四的势力，有什么调补身体的灵药是找不到的，只要给公主殿下好好的调养身体……”

　　“老大。”木枫忍不住打断了韩诺的话，他说的好像自己没有尽心尽力似的，“不是我没有尽心，也不是咱们缺什么灵药，是公主殿下的身体太过虚弱，虚不受补这句话，你总是清楚吧。再加上公主殿下又事事费神，不能安心静养，就算我强行护住她和她腹中的胎儿，可到了生产之时……”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一句话，他木家虽然是神医世家，可说到底，还是医，不是神，公主殿下真要到了那一天，他还真是没有十分把握。

　　“不管如何，只管护住当下，等救出老三的时候，再把这些事情说给他听，让他再做决断就好。”沉思半晌，韩诺还终是做了决定，不管如何，他们只要尽心尽力，无愧于心就好。

　　“也好，我会传书信回帝都，让老四和木府，多多预备些良药，以备不时之需，老大你最好也传下话去，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旷世奇珍，也许到时候。”

　　“我知道了。”韩诺点了点头，当即写了几封书信，让人快马加鞭的送回帝都，去准备搜寻一些良药，好以备不时之需要，至于乐心公主，他并没有费心请她留下，因为他们都很是清楚，公主殿下是绝对不可能等在这里，让他们前去把老三给救回来的。

　　对于韩诺和木枫的谈话，别人或许还真不知道他们所谈到的内容，但是这种事情，却是瞒不过风少辉，他自然有他的渠道能够知晓一切，只不过他却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更不可能把那些内容，呈报给公主殿下，最多也是飞鸽传书一封，让皇帝陛下多多搜寻良药古方，以备将来公主殿下生产时用。

　　至于乐轩收到风少辉的密信之后，却是也没有多说什么，亦是没有多问，只不过，在他忙完朝政之后，更多的时候，却是留在皇家的藏书楼中，不知道到底在搜寻什么。也许，皇家并不缺那些救命的奇珍异草，唯一欠缺的就是该如何运用他们来保命而已。

　　“夫人，咱们快到边境的军营了，您看是不是去见见他们的守备将军？”

　　暗月掀开车帘，向着外面望了一眼之后，就询问着乐心公主的意见，必竟边防算是重地，以公主殿下的身份，每次来巡视边疆，都要多多走上几遭。

　　“到了再说吧。”一路之上，加上木枫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照顾，乐心公主的孕吐已经好了很多，就连脸色也没有刚出帝都时那么的苍白。只不过这一路之上也算不上很是平静，时不时的有些商队加入他们远去漠北探亲的队伍，让他们很是烦不胜烦，到了最后，却是假装看不见，这一点，乐心公主很是清楚，商家如果与外邦通商，利润一向很是可关，可偏偏无论是哪里，都会有土匪强盗，跟上探亲队伍这趟顺风车，估计没有哪个不开眼的土匪敢前来打劫，再说了，这些商家还真是以韩家马首是瞻，既然韩大掌柜的都已经亲自跟上了车队，那他们还真是更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想到这些，乐心公主都会感到很是好笑呢。

　　“可是我听说那许夫人的妹妹当初可是是发配到这里。”见到自家公主一点儿也不上心，暗月忍不住把旧话重提，初离帝都之时，皇帝陛下可是允许这许东阳将自己的妻妹给接回的，再加上那许夫人又坚持要一路同行，恐怕不见到那个被充为营妓的妹妹，那许夫人是不会就此离去的。

　　“我知道，皇弟曾同我商议过此事。”闲来无聊之时，乐心公主除了读阅一些书籍之外，就是跟自己这个小暗卫聊天了，是以她们之间倒是熟络了很多，“我同意许家将那个女人带回，但是要在我将那个臭男人从漠北带回来之后。”

　　“有那许夫人同行，这件事情恐怕……”说到底，暗月还是替自已的主子有些担心，对于没有大恶的人，公主殿下总是多了几分容忍，如果那人识趣还好，自可相安无事，可如果那人不识趣的话， 就像这位许家夫人，还真是惹出了不少的事情。

　　“没有什么恐怕，回途之时就是回途之时，谁若有旨不遵，就让她也留在这边疆充作营妓吧。”对于不识趣的人，乐心公主现在也不会过多的容忍，否则的话，还真是耽误他们去救那风少轩呢。

　　驿站之内

　　“大人，边城守备将军设了晚宴，请大人和夫人到守备府一叙。”

　　探亲的队伍刚在边城的驿站内稍适休整，准备第二天就要起程出关前去漠北了，却不料，边城的守备将军竟然派人来请。

　　“边城守备将军？”许东阳听到这个称呼，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虽然这次他是被点的钦差，但是因为是探亲使团，而且探的又是凤凰公主的凤驾，是以这一路行来，沿途之中，也只是有几位大人打过招呼，并没有请他们过府宴请什么的，生怕耽误了皇上的钦点之事，可是现如今，出关在即，这守备将军怎么会宴请他和茵娘呢，等等，许东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唤住传话的人，“你们是说，守备将军是要宴请我和夫人？”

　　“是，来人传话确是这么说的。”

　　“除了我和夫人，还有什么人也在宴请之列？”听着侍从的话，倒是让许东阳心中生出几分疑惑，他现在算是朝廷的新晋官员，原本又是风寨的土匪出身，再加上身上如今又有皇命在身，一般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的人，是不会主动跟他凑近才是，就算是看在他是探亲使臣的面子上，也顶多是夹道相送，并不会宴请才对啊。

　　“除了大人和夫人外，来人还另外请了韩爷和木爷。”既然是一道远来至此，自然也要同时赴宴啊，他们这几个人，也算得上是这次探亲队伍的首脑人物。

　　“只有他们两个？”听到还有韩诺和木枫，许东阳的心里又是一突，看来这个边城守备心里还打着不欲人知的主意啊，不过，既然那位神秘的娇客不在宴请之列，那就代表着那守备大人心中另有主意啊，当然，如果只是他自己多想了，那可就更好。

　　“守备府的人的确是这么说的，请大人和夫人，以及韩爷和木爷四人一同造访。”侍从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状元爷把这件事情问的如此的详细，但还是乖乖的把守备府下人的话又给完完整整的重复了一遍。

　　“知道了，你先下去通知一下韩爷和木爷，看看他们是否也要赴宴？”许东阳的心里有了几分计较，但是这场宴会还是要去的，必竟这里已经算是金元的最后一道关卡了，过了今日，明天他们就要离开边关，过入漠北的地界了，于情于理，也不能拒了守备将军的好意。

　　“是。”

　　“告诉守备将军大人，我们一定准时赴宴。”听着下人的传报，韩诺和木枫皱眉相视，良久韩诺才发下话来，不管那守备将军打的什么主意，他们都要去走上一遭。

　　“老大，这守备将军？”看到来人已经退下，木枫就问向了韩诺，他可不记得韩家和木家跟这里的守备大人有过什么交道，就算是冲着这次探亲队伍的面子，也不至于将他和韩诺一起邀请了，实在是太超过常理。

　　“去看看再说。”韩诺不只一次接过这种莫名无头绪的贴子，如果是以往，直接以身体不适推辞了就是，可偏偏这次他们要随探亲的队伍出边境，也实在不好驳了人家的面子，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还是先找人探探这位守备将军的底吧。”木枫难得的小心谨慎一回，生怕这守备将军会算计他们，虽然不怕这守备府以势压人，但是必竟出关在即，他可不想横生波澜，他要尽快的帮公主殿下将老三给救出来，这样的话，他才能有更充份的时间来替公主殿下调养身体，以便将来能够保她们母子的平安。

第一百四十章 守备的宴请（二）

　　“不用探了，直接去赴宴吧。”风少辉从外面走了进来，刚刚侍从的传话，他已经全听到了，至于那个守备将军的用意，他也已经明了，“那个守备将军是公主殿下颇为信任的一位将军，否则这边疆也不可能让他来镇守，只不过此人有一个缺点，虽不致命，恐怕此次也会惹出大祸。”

　　风少辉的话，完全用的是肯定句，倒是让韩诺和木枫有些惊奇，他们并不担心他话里的可信度，必竟是皇家的暗卫统领，明里暗里不知道掌握着多少可供消息的渠道，让他们惊奇的是，他为什么如此肯定，这位守备将军会惹下大祸呢？“你怎么会如此肯定那位守备将军会惹下大祸，难不成他想对我们不利？”

　　“我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生出此心。不过是睡在花丛中太久，忘了自己是个什么身份了。”这些话，从风少辉的口中，说出都有些森然，让韩诺和木枫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不知道那位守备将军有什么毛病，让这个暗卫头子，如此的看不上眼。

　　“你们只管赴宴就是，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些什么？”

　　“那我们就走上一遭吧。”既然风少辉都已经这么说了，韩诺和木枫自然不会再多说什么，不就是赴个宴会吗，这点儿事情还真吓不着他们。再说了，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位守备将军到底意欲何为呢。

　　“夫人，韩爷和木爷让人传过话来……”暗月现在越来越适应做一个婢女的角色了，青月被乐心公主嫁给漠北王之后，她就完完全全的接替了她的工作，顶替了她的位置。

　　“知道了，让他们去吧。我想早点儿休息。”乐心公主满脸疲惫之色，她现在真的没有精力再去过问韩诺和木枫想要做什么，她相信他们的能力，可以处理好任何的事情。

　　“是。”暗月应了一声，就退出了乐心公主的房间，既然公主殿下都不为此事担心，那她就更没有必要多嘴说些什么。

　　“许大人，许夫人，韩爷，木爷，请……”

　　在守备府的门外，许东阳和他的夫人可是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竟然是守备将军亲自在门口迎接，而让他们意外的是，他们夫妇二人，竟然在这里见到了两个几乎不可能见到的身影。

　　“姐姐，姐夫，你们来了，快里面请。”不知为何，原本该待在边疆军营之中的茗烟和梦萝，此时正一身宫装，俏生生的站在那守备将军的两侧，充当这里的女主人。

　　“茗烟？”见到茗烟的身影，茵娘真是有些惊呆了，忙冲上前去，将心中挂念多日的妹妹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老天保佑，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好了，姐，咱们进府里再说，别让人在这里看笑话。”茗烟看着这个关心自己的姐姐，眼底深处却闪过了一丝厌恶，嘴里却还是亲热的唤着自己的姐姐，让她和自己那个新任状元的姐夫，先进守备府里再说。

　　“是啊，许夫人，有什么话还是先进去再说吧。”韩诺和木枫也知道这守备府的门口并不是什么说话的地方，至于原本该出现在军营充当营妓的两个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守备府里，也不是深究的时候。

　　“是啊，几位，还是进府里再说吧。”守备大人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有些贪花好色，以往乐心公主念他还是一个人才，又对他们皇室忠心耿耿，是以才刻意忽略他这个小毛病。当然，最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位守备大人，虽然好色，却从来不恃强凌弱，更不会去沾染那些良家妇女。

　　守备府里，早已经准备好了上等的酒食，显然是他们这一行人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

　　“将军，不知道我妻妹为何会在此处？”看着茗烟和梦萝一直守在那守备将军的两侧，许东阳焉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匪浅，但是有些话，他却不得不问出，必竟当初可是乐心公主亲自下的懿旨，现在茗烟和梦萝不在边境的军营，反而自由出入在这守备府，倒真是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至于这个‘妻妹’二字，刚刚在守备府门口之际，就已经听到茗烟是如何唤他们夫妇了，现在茗烟的行事为人，已经辱没了他们许家的书香门第，却也不能如此的不管不顾。

　　“许大人，是说她们两个吧。”守备将烟将茗烟和梦萝都揽入自己的怀中，“虽然本官不知这两位美人为何会被发配边境充当营妓，但是本官向来有怜花惜玉的心思，所以就利用职权之便，直接把她们接入府中做了侍妾。”这句话倒是不假，身为守卫边疆的大将军，如此的公权私用，倒也没有人会多说什么。

　　“不管做什么，我和内子还要多谢大人保全她们二人。”说到这里，许东阳拉着自己的妻子，给这守备将军深深的躹了一躬，在这边境之地，有时候县官还真不如一个‘现管’呢，乐心公主的惩戒，有谁能料到，会在这里出了岔子，让一个边城守备将军，独独的抱得两位美人归呢。

　　“许大人不必多礼。”边城守备将军将怀中的美人推到一旁，今日他肯出面请这一行人过府赴宴，还真是看在了茗烟和梦萝这两个美人的面子，只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两个风姿绰约的美人，其中一个竟然是状元夫人的嫡亲的妹子，如果不是这许状元担任探亲特使一职，想必那个茗烟还不会说出她有这么一个姐姐和姐夫呢。想到这里，守备将军忍不住多看了茗烟两眼，心中却是有了几分计较。

　　“日后还请守备大人多多照顾我这个妹妹，她可是我在这个世上嫡亲的妹妹了。”看着守备将军的目光一直随着茗烟的转动，茵娘的心里以为他会对自己的妹妹有些真心，忍不住想替自己的妹妹出头，虽然以茗烟现在的名声和身份，实在没有资格站在这一城守将的身边，但是茵娘还是希望以势压人，必竟她是这新科的状元夫人，就算她的妹妹再不成才，做了这守备将军的侍妾，可也不能是没名没份的侍妾，虽然没有资格成为正儿八经的守备夫人，（估计茵娘也有自知之明啊，晓得以自己的身份，还真没有资格给自己的妹妹再铺一条康庄大道啊。）但是成为如夫人，总还有几成的胜算吧。

　　“今天府里的这个厨子可是本将军特地从酒楼里请来的大师傅，夫人不妨尝尝，看看味道如何。”守备将军也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否则这边疆最重要的守备一职，也轮不到他来做了。虽然明知道这位许夫人话里有话， 但他是还是岔开了话题。

　　“将军……”茵娘见守备大人没有顺着自己的话往下提，忍不住开口又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许东阳给拦住了，“夫人，将军说这菜是一位大厨做的，你不妨尝尝尝尝看味道究竟如何。”说着，还亲自挟了一块菜放到茵娘的碗中，他可不想初次见面，就在这位守备面前失了礼数。

　　见自己的夫君如此谨慎，茵娘也不好当着众人的面再多说什么，但还是把求救的目光望向了韩诺和木枫，希望他们能够看在大当家的份上，帮趁一二，哪曾料到韩诺和木枫根本就不想再淌茗烟的这趟浑水，见到这位许夫人的目光，也只能当作是看不见。

　　“韩爷，木爷，我敬二位一杯，权谢以往的多多照顾。”梦萝早往是青楼里的花魁，惯会是看人脸色的，韩诺和木枫做出这样的表情和举动，又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并不想趟这趟浑水，但她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位守备将军虽然从来不沾染良家妇女，但也是喜新厌旧的厉害，如果现在不趁着他对自己和茗烟还有几分疼宠的份上，为自己争上一挣，到时候真被送去那边境军营之中，可就真的算上是生不如死了。

　　“请……”韩诺和木枫自从在这里见到那梦萝和茗烟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声也吭了，否则的话，谁知道又会引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呢。

　　众人一场盛宴，再加上又有美女相伴，自然算得上是宾客尽欢，只不过，心中到底作何感想，可就是另外一说了。

　　“将军，我和茗烟妹妹已经有段日子没有见面了，您看……？”

　　宴席之间，几次试探，茵娘早已经清楚，这位守备将军是根本不可能顺着自己的心意，将茗烟收房，她现在仍然是要以一个无名无份的侍妾身份待在这守备将军府里，说不定哪一天， 就会被赶出府门了。

　　“既然夫人与她已有段日子未见，想必有很多话要讲吧，不妨在内堂小坐一番。梦萝与茗烟在此地也算是情同姐妹，不妨让她作陪吧。”守备将军长年在花丛，自然也有几分怜香惜玉之心，再加上这位新科状元夫人的头衔，他也不介意卖她几分面子，当然，前提是她最好不要那么的多嘴多舌，想管到他府中的事情来。

　　“那就多谢将军了。”礼仪方面，茵娘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让人没有诟病。

第一百四十一章 谁是谁的姐妹

　　“茗烟，让姐姐好好看看。”

　　进了内厅，梦萝还来不及说些什么，一旁的茵娘早已经将自己的妹妹拉到眼跟前，细细的打量起来，虽然来到这边疆不过月余的时候，但是自幼没有离开过自己身边的妹妹，她还真是放心不下。更何况她还是被乐心公主亲下懿旨贬到此处来充作营妓的。

　　“姐，我很好，没事。”茵娘或许想要跟自己的妹妹亲近一下，可是那茗烟却根本就不想领情，直接将自己姐姐的手给甩了开来。

　　“茗烟……”茵娘看到她这样子，怎能不知道她是在生自己这个做姐姐的气，可是她是真的没有办法，茗烟现在的祸闯的一个比一个大，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就算把她夫家都搭上，也已经是撑不住她了。

　　“你怎么随着探亲使团来了？”茗烟随便找了一个椅子坐了下来，如果不是因为姐姐的那个男人已经是状元郎了，能够助她在这守备将军府更好的生活，否则的话，她根本就不想见到这个没用的姐姐。

　　“相公他身为探亲使团的钦差主使，我求了他跟着来这里。”对于茗烟的冷淡，茵娘是一点也不介意，她只是感觉自已亏欠这个妹妹许多，是以无论她如何对待自己，她都不介意。“金元与外邦和亲，皇上大赦天下，我来接你回去。”

　　“我不回去。”与梦萝的喜出望外相反，茗烟丝毫不理会自己姐姐的这份情谊，“我在这里很好，不想回去。”

　　“茗烟，你……”茗烟的回答，真的是出乎了茵娘的意外，她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哪有人会乐意待在边疆这等苦寒之地。

　　“许夫人，您先坐下。”见到茵娘已经有些变色，梦萝忙开口打圆场，那个茗烟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她可是巴不得立刻就走，别看现在守备将军对她们二人不错，可是以她曾身在青楼里的经验，估计过不了多久，那位守备大人腻烦了她们二人，到时候下场还真不知道会是如何呢。“您听到天恩大赦的消息，亲身过来接茗烟妹妹回去，那不知我是否也在特赦之列？”

　　“这个，我未曾留意。”梦萝的一句话，倒是把茵娘给问到了，她真的是只顾着自己的妹妹，别人早就已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看来公主殿下说的没错，在她的眼中，她的姐妹是姐妹，别人的姐妹可就真是不一定了。

　　　“你不用同她说那么多，除了她夫君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这个姐姐到底都在想些什么。”看着自己姐姐的窘态，茗烟甚至还有些一些兴灾乐祸，她现在不好过，看着自己的姐姐风风光光的做着状元夫人，她的心里就更不好过了。

　　　“茗烟，你……”茗烟的冷嘲热讽，倒让一向很少动气的茵娘动了真怒，“你怎么如此说我？”

　　　“好了，茗烟，你少说两句，必竟茵娘姐姐不远千里迢迢的亲自来接你，自家姐姐又有什么说不开的。”梦萝虽然对于茵娘只关心自己妹妹的事情，也是心存不满，但必竟没有在面上表现开来，只是淡淡的斥责了茗烟几句，必竟现在落个如此的下场，说白了，还真是这个丫头自己个儿找的，谁也怨不着。

　　　“我又没有说错。”虽然心中到底有些不福气，可是想到这一段时间以来，也多亏损这个梦萝对自己的照顾，再想想她往日里对付这守备将军府里其他侍妾的手段，倒是让茗烟不敢再多说些什么。

　　　“茵娘姐姐，二当家的现在贵为新科状元，他是钦差使臣的身份，远去漠北我还可以理解，可是那韩爷和木爷，他们怎么也在出关啊？”茗烟可不曾忘记，自己是为何离开了那青楼楚馆，又是因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想想最近在街道听到的传闻，“难不成大当家的……”

　　　“嘘……小声一些，”茵娘示意梦萝最好不要高声，大当家身为土匪的身份，她可以不管不服，但是关系到她的相公，她可不希望别人知道以前这新科状元到底是个什么出身。“当初公主殿下和亲的那一天，好多人守在帝都之外，想把公主殿下的銮驾给劫走，那漠北王认识大当家的身份，也很清楚他和公主殿下的关系，所以……”

　　　“那就是说，大当家现在真的在那漠北王的手里了。”这个结论还真是出乎梦萝的意料，她对于风大当家的本事，一直就是很有信心，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落到别人的手里，而且还是被活捉。“也就是说，韩爷和木爷想要出关，也是为了大当家的事情。”

　　　“确是如此。”

　　　“那个凤凰公主呢，她在做什么，难不成她就眼睁睁的看着大当家被人羞辱活抓不成？”有了凤凰公主的赦赦威名，想必哪个番邦都不敢轻举妄动吧，可为何偏偏让人把自己的心上人给抓走了。

　　　“公主殿下也是没有想到啊，所以才会跟着韩爷和木爷到漠北……”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茵娘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公主殿下远嫁和亲的事情早已经传遍整个天下，可是公主殿下让人替嫁，这件事情却还是一件秘密。

　　　“姐姐，你刚刚在说什么，什么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怎么了？”茵娘的无心之失，倒是把茗烟和梦萝给唬了一跳，她们好像听到了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说。”见到眼前这两个女人的这副样子，茵娘哪里还敢再多些什么，“我还有事情，先回去了，你们自己保重。”说完，茵娘就想走出这里，可是哪里又能这么如她的意，把秘密说到一半，然后又止住，让听的人岂不是更加的揪心。

　　　“姐姐，您先坐一下，茗烟妹妹还有事情没跟您说呢。”说着，梦萝强押着茵娘坐在了凳子之上，至于原本坐在一旁不情不愿的茗烟，一是被梦萝给狠狠的瞪了一眼，二是她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把她送到这里来的那个乐心公主现在又究竟身在何处，所以也不得不过来，向自己的姐姐讨好。

　　　“茗烟，你有什么事情想跟姐姐说。”别的事情也许就罢了，茵娘是不会多做停留的，可偏偏听到是自己的妹妹有些话想要跟自己说，想一想她这段时间在这里受的苦，让茵娘忍不住又停下了往外挣扎的脚步。

　　　“也不是什么事，就是许久没有见到姐姐，想跟姐姐话话家常，不知道现在许伯伯和许伯母如何了？”尽管不愿意，但是茗烟还是想从自己的姐姐嘴中套出话来，如果乐心公主真的跟他们一起到了边疆，来到了守备府这一亩三分地上，她肯定是要弄出些事来，替自己出口恶气的。

　　　“也难为你了……”见自己的妹妹已经的态度好转，神情就像当初还在风寨之时，让茵娘的心中忍不住吐出了一口气，也放松了自己的戒心，必竟对着自己从小疼爱的妹妹，她实在生不出几丝戒心来，一时的松懈，却又是惹出了滔天的大祸，给她这个妹妹带来的致命的危机。

　　　“什么人……”

　　　现在已是深夜，虽然驿馆之内，已经少见人影走动，但是还有几盏灯亮着，让乐心公主暂居的小院里，透出几分明亮。而暗月就一直守在乐心公主的门口，察觉到不对，不禁开口喝斥了一声。

　　　“是本将军。”守备将军从暗处现出了身形，他今天可是从自己那两个侍妾那里，听到了一则消息，虽然不沾良家妇女，但是那则消息，还是让惯爱偷香窃玉的他，心痒不已，是以换上一身夜行衣，潜行到了这驿馆之内，没想到还是被人给发现了身影。

　　　“守备将军？”暗月的一声喝斥，声音虽然不大，但也惊出不少的人，许东阳和茵娘不懂武功，听不到也就罢了，可是韩诺，木枫以及风少辉却都冲了出来，见到刚刚还一起吃饭喝酒的守备将军，现在却是一身夜行衣的装扮，都忍不住诧异，“将军为何深夜来此？”

　　　“看守的还真是严密啊。”这位守备将军嘴里有些嘀咕，“我听说韩爷和木爷带一位绝色的女子出关，特地前来一窥其风采。”

　　　“放肆……”

　　　“放肆……”

　　　听着那守备将军的话，让众人都怒了，这个守备将军的胆子也太大了。

第一百四十二章 被谁算计

“诸位请住手，本夫人倒想请这位守备大人进门一叙。”

听着外面的动静，乐心公主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出声的话，恐怕外面就会打起来了，如果在以往，她倒不会担心什么，可偏偏现在是非常时期，她还急着想要出关，而这里，却是她救回风少轩之后，第一道屏障，不容许有任何一丁点儿的闪失。

　　　“这是……”听着门内似曾相识的声音，倒是让守备大人有些一愣，眼睛不禁眯了起来，这个声音，怎么如此的耳熟，如此的像一个人。

　　　“夫人请你进去呢。”又一道熟悉的声音，像一道炸雷似的响在了守备将军的耳边，直到此时此刻他才发现，这里可有一道他很是熟悉的身影呢。

　　　“是你？”

　　　“是我。”

　　　“那里面的那位夫人可是……”想起那个可能性，倒是让这位守备将军自己惊出一身冷汗，他怎么又撞到了她的面前。

　　　“是。”很是确定的一个声音，完全将守备将军的希冀给打破了，“夫人还在等将军大人进去呢。”

　　　“见过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虽然很是不想，但是这位守备大人不敢也不想就此逃避，只能是硬着头皮进到屋内，给乐心公主跪下来见礼问安。

　　　“咱们的将军大人好重礼仪啊，竟然深夜来拜访我这个公主殿下。”如果是别人，乐心公主或许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可偏偏这个人是她的得力干将，想当初，也是因为此人惯会窃玉偷香，竟然将主意打到还是一朝摄政公主的她身上，也是她爱材，见他是个人物，才会设计与他打赌，完胜之后，才有了这位替她镇守边疆的守备将军。

　　　“末将知罪。”被人抓个正着，让守备将军还真是无话可说，只能跪在地上，准备任由乐心公主奚落。

　　　“我不想知道你深夜探访所为何事，现在我累了，想休息了，将军大人请回吧。”他想听乐心公主的奚落，乐心公主可没有那多余的力气，和闲暇的时候，将她好好的训斥一番，更何况见到他这一袭的黑衣，她很肯定，她的这个得力爱将，肯定是被人算计了，

　　　“末将告退。”守备将军自然也很是干脆，既然公主殿下没有打算跟他多言，那他也不会如此的不识趣，自然是早早的回府为好。至于回府之后的事情，首先最重要的，可就是好好的惩治那想要算计自己的人，不用多做些什么，只要把她们送回她们原本应该要去的地方。

　　　“夫人，我们府里没有唤做茗烟的侍妾，也没有唤做梦萝的侍妾。”

　　　守备将军府的门卫，一早就见到那位状元夫人的来临，虽然有些不太乐意，但还是一一回答了她的问题。

　　　“这位小哥，你是不是弄错了，昨天晚上我和许大人前来赴宴的时候，还曾经见过她们二人，现如今，为何……”看着门卫小哥的不耐烦，茵娘的心里生出几许不安，不会是她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守备里的侍妾们，昨天晚上，被我家将军大人打发了不少，兴许您认识的两位也在其中。”对方毕竟是状元夫人，现在更还是这钦差特使夫人，守备府的门卫就算是再不耐烦，还是会把事情给交待清楚。

　　　“不在府中，被打发了出去……”这个晴天霹雳响在茵娘的耳边，把她几乎给惊晕了，“我想见你们的将军大人。”

　　　“我家大人不在。”看着眼前的贵客现在的气势，就像是快要给气疯了，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话给说出来，心中自然还有几多憋屈，守备府在这边疆之地，算得上一手遮天，何曾有谁这么胡搅蛮缠过，“我只听闻我家大人去巡视边关，何时归来，我等小的，并不清楚。”

　　　“好好好……你们好……”茵娘真的快要气疯了，连许东阳派人送她出来的软轿也顾不得坐了，直接向着驿站的方向跑去，眼中的泪水不停的滴落下来，她的心中很是恐慌，还在为自己的妹妹担心着，明明昨天晚上宴席之时，大家还在其乐融融，为什么只是一晚上过去，就已经物是人非了。

　　　“茵娘，怎么了？”

　　　看着自己的妻子就这么一路跑了回来，倒是把许东阳给吓了一跳，忙将她揽入怀中，“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在追你？”

　　　“茗烟，茗烟不见了。”茵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眼泪都已经把妆容给弄花了，一双纤细的手，紧紧的抓着许东阳的衣襟，想在他那里寻求一分依靠。

　　　“又是茗烟？”听到这个名字，许东阳的眉头皱了起来，忍不住将自己的妻子推离了怀中，这个妻妹，还真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主儿。不过见到妻子这番梨花带雨的表情，想想以往的情份，他还是定了定神，“她怎么了？”

　　　“我刚刚去守备府，门卫告诉我，茗烟现在不在守备府了。相公，你快点派人去找找看……”茵娘现在还是急得不行，可是现在探亲的队伍却又再准备着出发，自己夫人的这一个要求，让许东阳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不在守备府？那又会去了哪里？”

　　　“我不管，相公，你快点派人去找一找，就算找不到茗烟，找到那守备将军，也可以知道茗烟的下落啊。”茵娘几乎是快急疯了，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妹妹，相聚不过一晚上的时间，就转眼间又不见踪影，生怕自己这个妹妹又出了什么意外。

　　　韩诺和木枫早已经发现茵娘跌跌撞撞的跑过了，是以也没有多事凑前问个明白，想也知道，他们探亲队伍中带有女眷的事情，除了这位疼爱自己幼妹的姐姐，也不会有旁人多这个嘴，无心之过他们可以理解，有心之失，已经不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了。况且他们求助的对象也不是他们，二人正好乐得清闲。

　　　“许大人，到时间该上路了。”

　　　一同出使漠北的大人们，虽然也发现了这许夫人狼狈的样子，也有点儿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二人，可是毕竟皇命在身，又不能过多的拖延时间，只能是厚着面皮，推个人出来，通知一声。

　　　“知道了，马上起程。”许东阳看了看怀中的妻子，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她的乞求，“咱们现在该起程了，有什么事情，等回来再说吧。”

　　　“相公……”看着自己丈夫的决绝，茵娘头一次觉得自已这个枕边人，是如此的陌生，难不成他也不想再管自己妹妹的事情了吗？那可是她的亲妹妹啊。

　　　“就算是找到又如何？皇上曾有明令，我们要回程的时候，才能带她离开。”许东阳现在可是很冷静，“难不成，你以为跟着跟着公主殿下的那些明里暗里的护卫们，都是吃干饭的吗？”最后一句话，许东阳可是贴着自己妻子的耳边说着，他发觉，现在茗烟已经快要成为她的心魔了，不管当初说的如何是好，可是一碰到茗烟的事情，她就快如疯魔了一般。

　　　“对，公主殿下，我去求公主殿下，看在大当家的面上，公主殿下一定会……”茵娘像是突然想起乐心公主一般，慌慌张张的，语无伦次的想要去向乐心公主请求。

　　　“你疯了吗？还是想把我许家的人都给害死不成？”许东阳这次是真的急眼了，他的妻子为何总是不能吸取教训，茗烟走到现如今这一步，可都是她自己造成的，更何况，她每次招惹的还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现如今，还有一条小命留着，已经是公主殿下天恩浩荡了。

　　　“我没有，我……我只是想求公主殿下，放过茗烟，她还是一个孩子，她……”茵娘也被许东阳的语气给吓到了，但是她还是想辩解些什么，却又说服不了自己相信自己口中的话，只能是越说越小声，最后几乎是无声。

　　　“夫人似乎忘了，公主殿下身怀六甲，不在帝都好好的安胎，却千里迢迢远去漠北，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自己妻子的冥顽不灵，许东阳也没有好再说些什么，只能把事实点出，现在的乐心公主，看在大当家的面子上，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

　　　“我……”茵娘听了自己相公这似重非重的话，仿若才是如梦初醒啊，是啊，正是因为茗烟的不懂事，还有自己的疏忽才会让大当家和公主殿下走到今天的这一地步，她又有什么面目总是去哀求公主殿下呢，可是如果不求的话，那茗烟又该怎么办？

第一百四十三章 送她去该去的地方

　　　“大人，已经到边关了，过了这道城墙，就是关外了。再往北走上几十里地，就是漠北的地界了。”

　　　“原地休整一番，用过午饭之后，咱们就出关。”听着探子的回报，许东阳看了看天色，便下达了新的旨令。现如今，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关内用膳了，虽然他们此次名为探亲使臣，但是想必有着消息灵通之士，明里暗里，早已经知道他们此次探亲的主要目的，想要救回大当家的，还真是前路茫茫啊。

　　　“是。”

　　　“开门……”

　　　就在众人还在准备午饭的时候，突然听到那城墙之下，传来一声大喊，倒是让许东阳和一干使臣们给吓了一跳。

　　　“来人，去看看是什么人。”守城的将领正在陪着这位钦赐的探亲大使，还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便听到一声大喊，只能让人前去查探，要知道，这个城门可不是说开就开的，除了有守备大人的通关条文，否则要本就不可能打开的，出了那道城门，可就是直通关外了。

　　　“是守备大人。”传令兵跑上城墙头，只是往外看了一眼，就又匆匆的跑了下来，来到自己的主子身边，低声的说了一句。

　　　“守备大人？”听到来人的身份，守城的将领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大人什么时候出的城？我怎么不知道？”

　　　“昨天晚上，守备大人出城的时候，大人刚好在别处巡视，所以……”传令兵倒是对这个很是清楚，昨天正好是他看守这个城门。

　　　“开城门，先迎守备大人进城再说。”看着眼前众多的探亲使世，守城的将领心里还是有一些打鼓，不过，既然守备大人来了，那就什么都好说了。

　　　“是。”传令兵应了一声，就转身又向着城门的方向跑去。

　　　“相公，我好像听见是那守备大人来了？”

　　　原本正在马车上午休的茵娘，听到外面的动静，也下了马车，如果真的是守备大人的话，那她正好问问，昨天还好好的妹妹，今天到底去了何方。

　　　“我也好像听到了。”不只是茵娘，就连许东阳也听到了些许的动静，刚刚还派了人前去打探一声，如果真的是守备大人，说不得还要见上一面。“我刚刚已经让人去看看了，如果真的是守备大人的话，兴许咱们还有点儿时间问他些什么。”虽然心中百般不愿，但是茗烟毕竟是茵娘的妹妹，他也不能就任由她如此的消失不见。

　　　“那我也陪着相公一起去。”茵娘对于茗烟的事情，总是比许东阳多了几分心急。

　　　“也好。”听着茵娘的话，许东阳的心里突然一紧，他想起一件事情来，昨天晚上好像有什么人夜闯过驿馆，只不过他只是一介文官，而公主殿下身边又有韩诺和木枫的守护，他到也不是太担心。“夫人昨天晚上，不会跟茗烟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吧？”

　　　“没有。”听着自己相公的发问，茵娘的心里也是一紧，但她还是坚定的摇了摇头，如果让相公知道，她昨天把公主殿下的行踪告诉了茗烟和梦萝，恐怕他真的会撒手不管她们的死活。

　　　“没有就好。”看着茵娘如此，许东阳也不再说什么，刚好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侍从也已经回来来，确定正是那位守备大人刚刚进了城门，“走吧，再去会一会这位守备大人。”

　　　“韩爷，木爷。”

　　　这一次，守备将军可没有了守备府的嚣张，反而摆出了一副很有礼节的样子，“本将想要问上一句，不知两位打算何时出关？”

　　　“今日，我们随着探亲的队伍一同出关。”对于守备将军的问题，韩诺倒很是干脆，对付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像对付商场上的人一样，一向是由他来开口干脆利落的。“大人觉得可是有何不妥？”

　　　“没有。”守备大人表现的很是奇怪，连连摆手，表示自己并没有任何的不妥之意。“只是本将守在边关这些许日子，还未曾亲眼见过漠北的风土人情，此次倒是想趁着这个机会，也想到塞外见识一番。”

　　　“这个……”对于守备将军的要求，韩诺还真的不肯就此下决定，必定人家是官身，而且还是守卫边疆的守备将军，如果他开口应下来的话，也实在不太合适啊。

　　　“韩爷……”守备大人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一个穿着侍卫服侍的人走上前来，在韩诺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就见韩诺的面色虽然难看了些，却还是点了点头，向着守备大人道，“刚刚凤夫人说了，大人现在是金元的守备大人，临守边疆是最前最重要的，如果公主殿下在漠北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可能还需要大人多多相助。”

　　　“凤夫人真这么说？”乐心公主为什么会出现在边疆，出现在这里，他已经很是清楚，必竟他身为乐心公主的心腹将军，跟她身边的暗卫统领也算是有着几分交情。当然，这位凤夫人究竟是称呼的哪位，他也算是心知肚明。

　　　“不错，凤夫人的确是如此说的。”韩诺郑重的点了点头，虽然不想，却还是把话给说出来了。虽然他不清楚这位守备大人跟乐心公主到底有几分交情，但是凭着商人的敏锐，他已经察觉到他跟乐心公主殿下的君臣之情透露出几分不寻常。

　　　“也罢，那我就在这里静侯众位的归来。”得到确定的答复，守备大人的脸色也变了变，最终却还是应承了下来，必竟是乐心公主已经亲自开口，让他安心守好边疆，那他就的确就不能硬要跟着使团前往漠北了。“如若凤夫人有什么差遣，请一定要告知再下。”

　　　“一定一定。”

　　　“守备大人……”

　　　就在守备大人想要转身离开之际，许东阳夫妇终于赶了过来，拦住了他的步伐。

　　　“有事？”对于这次探亲的主使夫妇，守备大人昨天晚上也会会有一丝敬重，可是自从他从别人知道他们的底细之后，连仅存的那一丝敬重也消失不见了，看到他们的前来，更是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守备大人，不知道我妹妹茗烟现在身在何处？您把她送去了哪里？”许东阳或许有几分疑惑这位守备大人现在的态度，可是茵娘却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她只想知道自己的妹妹现在如何了，原本送入边疆军营之中，她就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可是现如今让她发现自己的妹妹如今成了边疆守备大人的侍妾，怎么能不让她暗自庆幸呢，可是现在呢？

　　　“自然是她该去的地方。”守备大人终于抬眼看了一下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问话，根本就嗤之以鼻，但也不屑说谎。

　　　“不知道大人所说的这该去的地方是哪里？”守备大人的话，让许东阳心里一惊，忍不住开口问了出来，可千万不要同他心中所想，那样的话，不知道茵娘该如何承受啊。

　　　“本将军从哪里把她带出来，自然是把她送回哪里去。”

　　　“你……”听着守备大人的话，茵娘简直快要气疯了，“你……你……，我妹妹可是服侍你的侍妾，是你的女人啊，你怎么竟然……竟然……”

　　　“只不过是发配发疆的犯妇而已，难不成还指望本将军给她名份不成？”对于这位状元夫人的哭哭啼啼的指责，守备大人的脸色有些难看，“本将军好心让她们少受些罪，可没有想到那几个贱人竟然会算计到本将军头上，难不成还想让本将军把她们当宝一样供起来不成？”

　　　“算计将军大人？这话从何说起啊？”听着守备大人的话，许东阳的脸色可是非常难看，虽然开口询问，但是心里却是已经有了答案。看来这次茵娘又没有把自己的话放到心上啊。

　　　“还是好好的问问贵夫人吧。”守备大人淡淡的哼了一声，不想再理会他们夫妇二人，转身就想离去。

第一百四十四章 有心之失还是无心之过

　　　“大人留步。”茵娘见守备大人离开，顾不得自家相公不满的神色，开口唤住了守备大人的脚步。

　　　“不知道许夫人还有什么话要跟本将军交待？”对于这个不知进退的许夫人，守备大人的脸色更是难看了，如果不是他一向怜香惜玉惯了，恐怕早已经抬脚走人了。

　　　“我只想知道，我那苦命的妹妹到底是如何算计将军大人的。”对于守备大人所说的‘算计’，茵娘是一个字都不会信，那可是自己的妹妹，虽然不是说有多么的聪明伶俐，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给自己惹事生非啊，她昨天就已经跟她们说了，等从漠北回来，就会带她们回帝都，不在这个鬼地方呆了，就算日子满打满算，也用不了多少时间，茗烟又怎么会给自己自寻麻烦呢。

　　　“自己的妹妹是个什么性子，难不成许夫人自己还不清楚？或者说许夫人忘了昨天同那两个贱人说过些什么？”

　　　“我……”守备大人的这一个回话， 倒真是让茵娘心中一惊，难不成昨天不小心说出口的事情，给她的妹妹惹来了什么灾祸不成？

　　　“本将军还有要事在身，就不奉陪了。”抬头看了看一眼有些失神的状元夫人，守备大人也懒得再说些什么，必竟根据他得到的东西，这位许夫人，除了行事有些不知轻重以外，别的时候，还是很贤良淑德的。

　　　“茵娘，你昨天在守备将军府，都说了些什么？”直到守备大人的身影远去，许东阳才冷冷的看向了自己的夫人，他听出了那位守备大人话里有话，可是他更清楚自己的这结缡之妻对于茗烟的疼爱，想起昨天晚上驿站好像有些异动，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了起来。

　　　“我……我……”对于自己相公的询问，茵娘却是什么也不敢说，离开帝都之时，自己的相公百般叮嘱，让她一切成事小心，乐心公主的事情千万不能同别人的提起，可是她却偏偏不小心的告诉对公主殿下有敌意的茗烟，这，这让她怎么跟自己的相公说啊。

　　　“你说出了夫人的行踪？”对于这位守备大人的行事作风，许东阳倒也曾听说过几分，也许昨天晚上的异动，可能就是因为他吧，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为何不顾他这个新科状元的颜面，将他的妻妹送回到军营之中。

　　　“我……”看到自己相公的逼问，茵娘的心中却是添了几丝委屈，她也不是故意说出的乐心公主的行踪的，只不过是一时口误而已，没想到，却又惹出了事情，想到此，心里却又更是难受，“我去找夫人求情，求她饶过茗烟。”说着，就向乐心公主乘座的马车上走去。

　　　“你疯了……”听到茵娘的话，许东阳忙用手拉住手，却又忍不住低声斥责了几句，真真的有些后悔，不应该带她来边疆。

　　　“可是要不求夫人的话，茗烟她……”茵娘还是有些不甘心。

　　　“难不成你想同茗烟一样？”许东阳可还记得当初离开帝都之时，当今皇上跟他说过的话，乐心公主现在身怀有孕，可是受不得任何的气。“皇家已经看在大当家的份上，对咱们宽容许多，难不成你还想让公主殿下出个好歹，或者让她腹中的胎儿……”

　　　“妾身没有想那么多，可是茗烟？”听着自己相公的话，茵娘的神色却是越来越苍白，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没有茗烟。”许东阳现如今终于下了决定，“就算茗烟有一日能够活着回到帝都，我们许家也无法再接纳她。”

　　　“相公……”许东阳的话，让茵娘呆住了，她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公主殿下说得对，不只你有妹妹，我也有妹妹。”仿若想通了一件事情，许东阳的神色缓和了下来，起起了家中的妹妹——小星，那可是当今凤凰公主亲自替皇上选的女人，凭着这份尊荣，入宫之后，就算不是皇后，也是贵妃之流，如果因为这茗烟的事情，误了小星的尊荣，那他是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

　　　“相公，你？”听着许东阳的话，茵娘的心真的凉了，她之所以如此的不分轻重，次次的借着众人的怜惜之心来替自己的妹妹求情，无非是知道自己和许东阳夫妻感情深厚，可是如今，许东阳说出了她最不想听的话，那让她情何以堪。

　　　“我总要为小星着想，茗烟的事情，以后不许再提，你就当没有这个妹妹吧。”这算是许东阳给自己妻子的最后一个警告，如果真的因为茗烟的事情，影响到小星，那说不定，也许他就要落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恶名了。

　　　这边许东阳还在淡然的警告着自己的妻子，那里乐心公主已经让风少辉过来传话了。

　　　“夫人有令，许夫人身虚体弱，就不必跟随探亲使团出关了，就留在关内好生静养吧。”

　　　“什么，夫人她？”刚刚听到许东阳的话，已经是大受打击，可是听着大当家弟弟的话，却是更让她心惊。

　　　“夫人昨天险些遇刺，担心许夫人这里也不安宁，更何况，当初许夫人离开帝都，来到边疆本来就别有目的，还是留在这里的好。”风少辉当初对于茵娘的那一丝好感和敬重，也早已经随着茵娘的次次不知轻重，变得烟消云散。

　　　“我去求夫人。”过了许久，茵娘的神色才慢慢的缓了缓了过来，只不过脸色却很是苍白，“她不能如此对我，就算是看在大当家的份上，夫人也不能如此对我。”

　　　“不用去了。”风少辉并没有拦住茵娘的脚步，而许东阳也是一动不动的，想要看看自己的妻子到底是要如何的应对。“夫人说了，无心之失，她可以原谅，有心之过，绝不宽恕。”

　　　“我……”茵娘不知道为何，可是这大当家弟弟的话，她却一句也反驳不了，什么叫做无心之失，什么又是有心之过，公主殿下现在是这么看她的吗？

　　　“离开帝都之时，皇上也曾有口谕，如果夫人再这么不知轻重，就留在边疆，不必再回帝都了。相信这句话，许大人应该同夫人说起过吧？”对于茵娘的反应，风少辉根本不以无然，而许东阳要如何做，才是他放在心上的事情。

　　　“我会找所宅子，好好安置夫人，等从漠北回来之时，再接夫人回帝都。”许东阳终是下了决心，不想再因为此事，耽搁了探亲使团的时间，他心里很是清楚，现在的乐心公主，没有大当家在身边，对于他们根本就一点儿也不看重，如果不是念在跟大当家的情份，现在就连这个探亲主使，恐怕也会要改由他人来担任了。

　　　“许大人还真是明白事理。”风少辉话不多言，见许东阳已经把话题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自然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反正那个茗烟和梦萝此生是别想再活着离开军营了，至于这位许夫人，还是等回程的时候，再做打算吧。

　　　“王爷，您真的把风少爷带到漠北了？”守着金元和漠北的风俗，漠北王可是直到今天才跟自己的新娘子洞房花烛夜，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听到青月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是带回来了。”对于这件事情，漠北王也没有打算瞒着自己心仪的娇妻，但却是已经放下了最早的打算。他自问漠北的国力，还真的承受不了金元凤凰公主的雷霆之怒，唯一能做的，就只是戏弄一下他们这对多灾多难的小夫妻而已。

　　　“那可是公主殿下……”从漠北王嘴里听到了确切的答案，青月有些着急了，虽然她也不是很喜欢现在的风大少，但毕竟是公主殿下的驸马，无论如何，都怠慢不得的呀。

　　　“放心，本王没有慢怠于他。”知道青月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漠北王却不想她为这些事情担心，“除了不让他离开之外，本王可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佳人美酒相伴，断不会委屈了这风大当家的。”

　　　“王爷……”听到后面的那几句话，青月刚刚放下的心又揪了起来，她这新婚夫婿闹的是哪一出啊，明知道那风大少爷是公主殿下的驸马，还敢‘佳人’美酒好招待，万一惹出点什么事情来，她，她该如何向公主殿下交待啊。

　　　“我说没事就没事。”

　　　“那公主殿下她？”听到漠北王斩钉截铁的话，青月也不好再问些什么，必竟她是顶替着公主殿下才嫁到这漠北来的，万一这漠北王的心思，并不是同公主殿下所想的一样，而是借着风大少在手，起了别的心思，那可如何是好？

　　　“她会来的。”漠北王的话，斩钉截铁，为了这个姓风的男人，堂堂的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会屈尊降贵的来漠北的。只不过，他内心的想法，可是跟自己新婚娇妻的想法不太一样而已。

第一百四十五章 初到漠北

　　　“如何，漠北王对于对于探亲使团的到来，可曾说过什么时候召见？”

　　　打着探亲使团的幌子，漠北国的人哪敢对这天朝近臣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自然是百求百应，丝毫不敢以这凤凰公主夫国的身份，在这天朝人身上显出些什么来。

　　　“这……”听着这位探亲主使的问话，倒是让漠北驿馆的人有些些的为难，这郡主殿下嫁到他们漠北，也不过才短短几天的时间，这金元的天子就已经派人前来探视，虽然这是金元的规矩，可是他们漠北可没有这样的规矩啊。“许大人，王和王后现在正是新婚燕尔之时，你们……”

　　　“呵呵，呵呵，大人见谅，这也是皇命难为，我整个金元上上下下谁人不知郡主殿下和皇上感情深厚，这……”许东阳的话里也有几分的为难，必竟人家可是没有娶到他们正牌的凤凰公主，而只是娶了她身边的女侍，所以，他也就从善如流的将‘公主殿下’改成了‘郡主殿下’。

　　　“大人不必介怀，天朝陛下和我国王后姐弟情深，这件事情不单在金元无人不知，就算是在我漠北，也是无人不晓啊。”对于眼前这位探亲主使眼里的几分为难，漠北国的接待官表示出几分理解，必竟这里还是他们漠北的天下，而且打扰人家小夫妻的相处，不管你是何身份，都是有些不地道的。“只是，我也已经向王宫里传过使团到来的消息了，可是宫人一直没有给过回音，这……”话说到这里，漠北国的接待官也有几分为难，他曾听到传言，他们的王，自从和郡主殿下进入寑宫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还未曾踏出寑宫半步呢。

　　　“这……”说实话，许东阳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虽然他并不清楚，为何现在漠北王还不召见他们，但是那漠北王宫里的些许传闻，他们还是有幸听闻的，这个漠北王，还真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啊。“还是有劳大人了，再向漠北国君请命，总不能让我等在此干耗着。”

　　　“我尽量。”见到此时此刻，这位探亲主使大人还是如此彬彬有礼的样子，让漠北国的接待官心里很是满意，原本曾以为，金元皇朝为天朝上国，所派来的使者肯定不好相处，没想到这位主使大人如此的平易近人，甚至还为他们这些小吏着想，让他心中很是感动。

　　　“那我就等大人的好消息了。”

　　　“如何，查出什么消息没有？”

　　　乐心公主来到漠北国的王都也有几日了，可是不管明里暗里如何调查，都没有发现风少轩到底被拘禁在何处，再加上许东阳几次求见漠北王无果，让她的火气也渐渐压制不住，不过，好在她还记得自己现在身怀有孕，没有动用太大的火气，只是淡淡的吩咐暗卫们快点查清风少轩的去向。

　　　“这漠北王将自己的王都经营的如同铁桶一般，他又有心将大哥藏起来……”几乎每一天，乐心公主都要问上一遍风少轩的行踪，几天下来，连风少辉都觉得自己和那群手下太没用了些，竟然连个人都找不到。

　　　“再找……”耳朵里听到的不是自己想听的话，倒是让乐心公主神色微微有些变动，只不过一瞬间的功夫，就让她恢复了过来，不为这了别人，也要为了她腹中的孩子，她也绝对要冷静，万不可焦急伤神。“如果明天还没有消息，就让人到他们的王宫里给我找去。”她还信了，这个漠北王真的有胆色跟她翻脸不成。

　　　“是。”风少辉跪在地上，应该了乐心公主的话，这几日费尽心力，却是毫无所获，已经让他这个暗卫统领大失颜面，如果明天还没有什么消息，没有公主殿下的命令，他也决定暗中派人进王宫里去探查一番了。

　　　“青月，醒醒，该起身了。”几日的荒淫，终于让漠北王餍足的起身，却还不忘唤醒因为承宠，疲惫不堪的娇妻，他的王后——青月。

　　　“嗯，我还想再睡一下。”青月露在锦被外的香肩上，满是漠北王留下的爱痕，从那些爱痕和她满脸的疲惫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几日，漠北王到底是如何‘怜惜’她的。

　　　“你不是一直想要去看看风大少吗？要是再睡下去，本王昨天答应的事情，可就要作废了。”漠北王看着青月的一脸的疲惫，眼底有一丝丝的心疼，但心中更多的却是窃喜，显然昨天某人为了一些不公平的条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风大少？”原本还迷迷糊糊的青月，听到这三个字，眼底还是一片的迷茫，显然并不知道自己此时身在何处。

　　　“看你这么累，还是算了，改天再去看他吧。”青月现在的这副样子，倒是让漠北王更是心喜，不是他不喜欢自己的王后去看别的男人，而是他对青月这份承宠之后的娇憨，更为满意。

　　　“风大少……”青月迷茫的再一次重复了这三个字，眼睛也渐渐清明了起来，似乎终于想起了这‘风大少’到底是什么人物。“王上，你等等我，我马上起身。”不起身也不行啊，如果再在床上继续这么待下去，那昨天她为了见一面这风大少，对漠北王软语相求了那么久，还搭上了那么多的不平等条件，岂不是都白费了。

　　　“好，我等你，不必太着急。”对于此刻青月的积极，漠北王的心里涌起了一丝不满，她现在是他的王后好不好，怎么对别的男人那么的上心，可是看着她急急忙忙的下床穿衣，险些跌倒，却又忍不住心疼。

　　　“风少爷……”

　　　到了最后，漠北王终是让内侍替青月梳洗妆扮好了之后，才带到来到王宫的密室之中，那里可算得上是风少轩的华丽的‘牢笼’，娇奴俏婢，美酒佳肴，可是一样不缺的侍候在他的身边，除了他的人身自由之外，漠北王并没有亏待这位风寨大当家的分毫。

　　　“怎么，漠北王终于有时间来看我了不成？”对于这满屋子的娇奴俏婢，几天下来，风少轩连正眼都没有瞧过他们，已经拥有了乐心公主的他，看着这满屋子的娇奴俏婢，也不过是几个有着几分姿色的侍女，无论哪一点儿，都不能跟乐心公主相提并论，不过，对于这漠北王宫的吃食，他倒是没有委屈了自己，这段时间下来，原本因这受伤亏损的身子，不但慢慢的恢复过来，甚至脸色比当初在风寨之时，还要好上几分。只是这些还都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是，这漠北王竟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给掳到漠北国，他真的好奇，他就不怕乐心公主找他的麻烦。

　　　“不是我有时间，而是我的王后，非要过来瞧一瞧大当家的，生怕我漠北人氏粗手笨脚，怠慢了大当家的。”对于风少轩暗含讽刺的话，漠北王权当没有听到。他就算是听到了又能如何，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打不得，骂不得，伤不得，否则的话，乐心公主绝对不会放过他，而与公主殿下姐弟情深的皇上，那就更不可能放过让乐心公主愤怒伤心的他了。

　　　“她想瞧瞧我？”对于漠北王的话，风少轩嗤之以鼻，根本不信。“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身边又有美女相伴，哪里还需要这背主的丫环来护掂记。”对于乐心公主身边的这个贴身女侍，风少轩打心底里感到不满，不为别的，就是自己此次被强迫来到漠北国，就有这个丫头的一份功劳。

　　　“你说谁是背主的丫环？”说别的，依青月谨慎的性子，可能也不忍下了，但是她绝对不能让别人说她‘背主’，那可是质疑她对公主殿下的忠心啊。

　　　“这里除了你，还有谁是心儿身边的丫头？”对于青月的漠北国王后的身份，风少轩可是一点儿也不看重，既然有胆子做，就要有胆子承认才好。

　　　青月听了风少轩的话，努力的深深的呼吸，生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会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出手，虽然可能以自己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不是这风大少的对手，但是她相信漠北王也绝对不会让她吃亏的，但是她真的不能那么做。

　　　“王上，麻烦您在门外等一等妾身，妾身有几句话想跟风少爷说。”深呼吸，青月再紧紧的闭了闭自己的眼睛，终于开了口，但是却是请漠北王先行出去，有些话，她要单独跟这风大少讲。

　　　“好，本王在门外等你。”虽然很是好奇他这新婚娇妻想要跟这位风大当家的说些什么，但是既然青月已经有意让他回避，那他说什么也不能驳了她的面子，只能退让了。

第一百四十六章 有心算计

　　　“风大当家的，你知道我这个‘背主’的丫环想要跟你说些什么吗？”看着漠北王如自己所愿的走出了房间，青月的眼底也收起了那一分谨慎，直直的看着风少轩。

　　　风少轩虽然有些疑惑青月对自己的称呼，但是依旧没有给他什么好脸。“我又不是你的夫君，怎么会知道你的心中所想。”

　　　“你……”听着风少轩这明显带着戏弄的话，让青月是又羞又怒，但是她也很是清楚，她真的没有什么胆子对这风大少做些什么，哪怕就碰伤他一根毫毛都不成。

　　　“你倒是我家公主的夫婿，可是你知道我家公主心中又在想什么什么？”论嘴利，青月也不会输给任何人，必竟她如果没有几分机灵，也不会成为乐心公主的贴身女官，只不过碍于她的身份，也没有人会真的跟她争辩几句，再加上她本身的个性使然，有什么事情，能过去就过去，绝对不会深究给人难堪。

　　　“这是我跟心儿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不管青月说些什么，都不能必变风少轩对她的印像。

　　　“你以为我想操这个心不成？”对于风少轩的油盐不进，让青月也很是恼火，“如果不是你，公主殿下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今天这个地步？心儿怎么了？”听到青月的话里有话，风少轩眯起了眼睛，他可不希望他的心儿出现任何的事情。

　　　“你还知道担心公主殿下？”想想这风少轩的的所作所为，青月就一脸愤慨，“你要是真的为公主殿下着想，当初就不该抛下公主殿下，真的为公主殿下着想，就不应该去做土匪，还强抢公主殿下。”想到当初乐心公主为了他们一行人的安全，只身跟这个土匪上路，她就满脸的不忿。

　　　“我再重申一遍，那是我跟心儿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听着青月的数落，风少轩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这些事情，哪是她一个小小的女侍能提的，就算当初是他做的不对，也不到她一个女侍来数落于他。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情，公主殿下就是奴婢的天，奴婢的天显些塌了下来，又怎么会不关我事情。”看着风少轩的一脸平静，青月的眼底闪出一丝愤恨，如果不是他，公主殿下现在也不会大肚翩翩的从金元来到漠北。

　　　“说说你到底想做什么吧。”风少轩突然发现，自己跟眼前这个丫头根本就沟通不了，他根本就猜不出来人家现在在想些什么。也难为他的心儿了，就这样的丫环也值得说上一句很是善解人意。

　　　“我要你写下一份休书，休了公主殿下。”

　　　青月的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炸想在风少轩的耳边，让他差点误认为自己的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再说几遍也是如此，我要你写一份休书，休了我家的公主殿下。”看着风少轩的震惊，青月却是丝毫不退让。“如若不是你当初与公主殿下有过婚约，单凭你现在的身份，又哪一点儿配得上我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你还不若识趣一些，省得让公主殿下因为你大失颜面。”

　　　“这是你家公主让你跟我说的？”风少轩现在可是一点儿也不生气了，或者说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愤慨了，神色淡淡的，就连语气也是那么淡淡的问上了一句。

　　　“当然不是，公主殿下为人谦和，这种事情又怎么会亲自开口。”不管青月是多么的想让自己的主子——乐心公主，远离眼前的这个臭土匪，她都不会以公主殿下为借口，撒些谎言来骗人，

　　　“那就让她亲自来跟我说。”风少轩抬起关来，看了一眼青月，眼底深处还有一丝阴沉。“身为心儿身边的贴身女侍，如此为她着想，倒也是她的福份，想必也早已经清楚，心儿拿到我的休书之后，心中属意的又是哪位了吧？”

　　　“这是自然。”青月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依然开口，实话实说出自己心中的打算，“公主殿下让我以凤凰郡主的身份巡予漠北王，还不能说明些什么吗？公主殿下心中属意的肯定是王上。”

　　　“你又如何得知？”风少轩突然发现，自己现在要开始怜悯眼前的这位漠北国的王后了，虽然身为乐心公主的贴身女侍，是不是也太自以为是了些。

　　　“我金元只有一位凤凰公主，哪里又会有什么凤凰郡主，再说了公主殿下千里迢迢，已经赶到漠北，这些还不能说明一切吗？”青月的心中，自是有着一份执着，只是可惜她猜错了她家公主的心思了。

　　　“你说什么？心儿到漠北了？”听着青月的话，风少轩的心中一动，却是眯起了眼睛，“你以我为引，将心儿骗到漠北，不是背主又是什么？”

　　　“你……”听着这风少轩的话，青月顿时气结，却又不好开口反驳这个事实，“我是为了公主殿下好，如果你真的敬爱公主殿下，就快点写下休书，还公主殿下自由之身。”

　　　“怎么还没有老三的消息？”

　　　大清早，韩诺和木枫就来到乐心公主所住的小院，见到的第一眼，就是乐心公主的这个暗卫统领跪倒在院子里，一声不吭。

　　　“……”对于韩诺和木枫两个人的问话，风少辉只能是黯然的摇了摇头，他已经尽力了，可是漠北国的人似乎很是谨慎，让他抓不到任何的一丝机会来探听什么。

　　　“我们另外想办法吧。”韩诺拍了拍风少辉的肩膀，风少轩虽然是他的亲哥哥，可是也是他和木枫的结拜三弟，不可能寻找他下落的事情，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听着韩诺的话，风少辉摇了摇头，不是不信任韩诺和木枫的消息网能够打探到消息，而是这一次，是漠北王铁了心的要跟公主殿下做对，就凭他一介商人的身份，肯定也打听不出什么来。“没有用的，这次只有公主殿下出面，才能逼漠北王将人给交出来。”

　　　“不试试怎么能行呢？”韩诺看着风少辉的摇头，自然也很是清楚他的想法，必竟这几天来，他和他带来的商团也没少做些小动作，只不过还真是没有收到什么成效而已。

　　　“还是等夫人裁夺吧。”风少辉还是多说了一句，这毕竟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韩诺毕竟是商贾出身，有些事情，就算是他有心，也未必有那个能力。

　　　“进来吧。”

　　　乐心公主今天听到风少辉又是毫无所获的话，很是生了一番闷气，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少辉却也知趣，没有跪在乐心公主身边碍她的眼，反而是跪在外面的院子当中，这样子，倒是让乐心公主不好再发作一番，必竟这个‘寒夜’除了是她的暗卫统领之外，还是那个臭男人的亲弟弟，也就是她的小叔子，自然不好再如以往一般太过发作一番。

　　　“谢夫人。”不管乐心公主如何作想，风少辉自然是不敢以皇亲国戚的身份，站在乐心公主的身边，暗卫就是暗卫，永远都摆不能摆到明面上。

　　　“你也累了一晚上了，先回房间休息吧。”乐心公主坐在书桌旁，似乎在写着什么东西，连头也没有抬起来，“不用在院子里跪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乐心公主心里很是清楚，漠北国早已经被漠北王给下令警戒了起来，她的这些暗处的暗卫们在这几日里，可是每每冒着生命的危险穿梭在漠北的王宫之上，只是为了帮她寻找那一个臭男人，她很是清楚，现在的风少轩肯定没有性命之忧，只是不知道他到底被漠北王藏在王宫的哪个角落里，又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夫人，臣不需要休息，臣……”听着让自己休息的话，风少辉心里就暗暗叫糟，看来乐心公主的脾气还是挺大，这个‘休息’二字，摆明了是不信任自己的手段。“臣昨天晚上还发现漠北王宫的一处密室，只是来不及探查，今天晚上……”

　　　“下去休息。”乐心公主干脆的打断了风少辉的话，“收回所有暗卫，不必再向漠北王宫里打探消息了。”这几日一无所获，乐心公主的耐心也快要用尽了。

　　　“夫人……”听到要召回所有的暗卫，不但是风少辉急了，就连韩诺的木枫也有些急眼了，他们的消息网远不及乐心公主的暗卫，这要是真的把所有暗卫召回来，那老三到底被漠北王藏在哪里，不就更加找不到了吗？

第一百四十七章 求人不如被人求

　　　“是我太激进了。”看着大厅里这几个男人急眼的样子，乐心公主摇了摇头，“我们根本就是关心则乱，漠北王很是清楚他的身份，也很明白那个臭男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到底是什么，更何况还有青月守在漠北王的身边，我就是借他这个漠北国君几个胆子，谅他也敢对我的男人怎么样。”

　　　“可是……”对于乐心公主的话，木枫虽然不敢说表示赞同，但起码却是不敢明着反对，多少还是心里有些不服，人家是不敢对你的男人如何，但是现在不是已经把他从金元给抓到漠北来了，现在说这个话，还明些大了。

　　　“有时候，求人不如被人求。”乐心公主自然也看到了木枫脸上的不以为然，但是却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

　　　“夫人可是有了什么好办法？”韩诺不愧是整个金元最成功的商人，单单是乐心公主的一句话，就能够让他的心思转上好几个圈了，直接开口询问。

　　　“还在思虑当中，这件事情你们暂时就不需要插手了，等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乐心公主点了点头，但还是不想让他们现在就插手她现在所谋虑的事情，必竟她现在只是在筹划，具体要实施起来，还需要再仔细思索一番。

　　　“那我等就恭候夫人的旨令了。”既然乐心公主心中已经有了决断，韩诺自然是听命行事，必竟不用别人讲，他也很是清楚，如果只是商场上的事情，他可以称王，完全用自己的手段就可以压制住对手，但是如果涉及到了两国之间的利益，就不是他一介商人可以介入了。

　　　“嗯。”乐心公主再次淡淡的一哼，就不再说话。

　　　“老大，她……”

　　　木枫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韩诺和风少辉强自从乐心公主的房间里给扯了出来。

　　　“既然夫人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见离向乐心公主的房间已经有了一断距离，想必也打扰不到乐心公主休息之后，韩诺才开口训斥自己这个结拜弟弟，这里必竟不是金元，在漠北，他们的势力还不能跟在金元的时候相提并论。“夫人毕竟曾经掌控朝政多年，那个漠北王在她面前也讨不了什么好去。”

　　　“我不是说这个。”木枫有些着急了，他是那种不分轻重缓急的人吗？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事还会去跟乐心公主争论这些，“夫人身体本就虚弱，又没有好好的休养，本就不宜思虑过重，我只不过是想好好的提醒夫人一声。”

　　　“……”听着木枫的话，倒是让韩诺真有些无话可讲了，难不成还真是他自做多情，担心自己这个结拜弟弟，没事再惹得乐心公主生气。

　　　“如果夫人思虑过得又是如何？”韩诺无话可讲，风少辉可是很担心乐心公主的身体，忙开口询问，真要因为暗卫的无能，反而劳累到了公主殿下，不用皇上斥责，估计他们此次跟来的暗卫们都要集体自杀谢罪了。

　　　“这个……”说到这个问题，木枫还真是不好下结论，总不能直接跟他说会‘凤殒’，那两个字说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恨不得掐死他，只因为他白白的担一个神医之名，竟然这么长的时间，连一个身怀有孕的女人都护不周全。“我还是回多翻翻医书吧。”反正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木枫认为自己还是多看几本医书，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调养身体法子，现在什么都不缺的，只差一个能够调养身体的好法子了。

　　　“你……”对于木枫的话，韩诺和风少辉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对于乐心公主的身体状况，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可是知道归知道，他们又能怎么样，木枫的‘神医’之名也并不是叫假的，当今皇上跟乐心公主姐弟情深也不是假的，可是就算这样，乐心公主身虚体弱也是事实，她的状况真真的揪动不知道多少人的心呢。

　　　“真是无能啊，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让夫人一介女流之辈来承担啊。”这是韩诺的心声，也算是无奈吧。

　　　“同感。”

　　　“驿馆的上朝使臣都在做些什么？”

　　　几天没有接到密线的报告，倒是让漠北王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不是担心风少轩在乐心公主心中的地位，他一直深信，那个女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相公的，只是这两天没见金元的那些暗卫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晃，倒是让他生出了一丝警惕之心，现在才想起来乐心公主对付他们这些番邦的手段。

　　　“没有做什么啊，都是很安静的守在驿馆内，也很少外出。就等王上下旨召见了。”回答的是漠北王身边的近侍，在漠北王和凤凰郡主浓情缱倦的时候，驿馆里的消息就由那驿馆负责人上他呈报，直到漠北王问起的时候，好能让漠北王早一步知道探亲使臣们的动向。

　　　“还是派人看紧的好，别真出了什么事。”漠北王用力攥了自己的拳头，他可不相信乐心公主能够坐以待毙，任由自己就这么欺在头上，只不过，他是真的没有恶意就是，否则的话，相信乐心公主也不会容忍到现在了。

　　　“少辉，派人将这封信送到边疆守备府。”

　　　沉静了几天之后，乐心公主终于将所有的事情都谋划了一番，才写好书信准备行动了。

　　　“送到守备府？”风少辉接过乐心公主手中的书信，不是很确定的问了一句，他们现在身在漠北国，就算是远在边关守卫边疆的守备大人，此刻似乎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吧。

　　　“先让人把信送出去，越快越好。”乐心公主自然也看到了风少辉眼中的疑惑，又怎么不明白他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等这封信送出去之后，叫上韩诺和木枫，咱们再来谈谈我这次的计划。”

　　　“是。”既然乐心公主心中已经有了决断，风少辉自然是不敢再说多些什么，何况就算是有什么提议，也要等把信送出去以后再说吧。

　　　“听少辉言夫人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韩诺和木枫接到风少辉的信息，忙匆匆的赶了过来，经过几天的等待，两人都有些着急，可是乐心公主不让他们再暗中打探消息，他们也怕私自出手，会坏了乐心公主的布局，是以就这么一直强忍着，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更是什么也没做。

　　　“是已经有了主意，刚刚已经让人把书信送出去了。”看着韩诺和木枫联袂而来，乐心公主心中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她心中的打算，根本就没有打算让许东阳知道，在她看来，许东阳虽然曾经是风寨的二当家的，但是有什么事情，他这个二当家的，却是远远不及韩诺和木枫来的可靠。

　　　“那夫人让少辉送走了什么消息？”不管如何，乐心公主到底是如何筹谋，总也要让他们兄弟几个知道啊。

　　　“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只不过是想边疆的守备大人为我和这漠北国演上一出好戏而已。”说起心中的筹划，乐心公主一点儿也不介意让韩诺等人知道，必竟再过不了多久，金元与漠北两国相交之地有异动的消息就会传过来，到时候，就算是想瞒，估计也瞒不住了。

　　　“夫人，是想……”风少辉刚刚只是派了一个暗卫出去送信，从门口转了一圈之外，就又走了回来，听到乐主公主的话，就很快明白了她的想法，必竟是长在她身边护卫的暗卫统领，乐心公主的心思，很少有瞒得过他的。

　　　“没错，就如你所想。”乐心公主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风少辉未说过多的话。

　　　看到乐心公主如此表情，风少辉的心里却是阵阵抽紧，漠北王啊漠北王，你可知道你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举动，会给你的因家带来多大的灾难啊，“这封信，我还是亲自跑上一趟吧。”不是他这个暗卫统领有多少悲天悯人的心思，而是那边疆的守备可是实打实的凤凰公主的追随者，如果要他知道公主殿下在这里受到了他自认为不公正的待遇，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事情可千万别出了控制之外。

　　　“不用了。”乐心公主摇了摇头，唤住了风少辉欲向上迈出的脚步，“事情我在信里已经交待清楚了，不会出什么问题。你还是在这里好好的保护驿馆里所有人的安全吧。”

　　　“是。”公主殿下既然已经发话了，哪里又有风少辉置疑的余地，只能是应了一声，必竟乐心公主的安危，可比什么都重要。

第一百四十八章 边关急报

　　　“王上，边疆急报，王上，边疆急报……”

　　　早上，漠北王还在跟青月亲亲我我，纠纠缠缠的时候，内侍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手里还急着一封书函，很是紧急。

　　　“放肆，出去侯着。”新婚燕尔，漠北王又怎么不会跟自己心仪的女人抵死缠绵，可偏偏内侍的话，打搅了他的兴致，撩开春帐的一角，低声呵斥着内侍的不懂规矩，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也不能闯到王后的寑宫里来报警吧。

　　　“王上，边疆……”内侍也算是漠北王宫里的老人，就算漠北再不喜，这样天大的事情他也不敢独自隐瞒下来，跪倒在地上，忍不住高高举起起手中的信函，想要再说些什么。

　　　“下去。”不管有多大的事情，这个内侍不懂看人脸色，也让漠北王的神情更加的难看，忍不住对着他又是一声低斥。“下去。”

　　　“先下去吧，王上一会儿就去。”青月在春帐内将贴身的衣物穿妥，才开口让那个内侍下去，听到没有动静之后，她才先行起身，打算替漠北王穿妥衣物。

　　　“这些不用你做，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我先出去看看。”虽然只是服侍他穿衣，可是漠北王却也是舍不得自己的娇妻做这些，反而拉住她的手，将她又按到床上，甚至还替她把锦被盖好。

　　　“王上……”青月的神色有些不安，边关急报，哪个边关，不会是金元同漠北的边关吧，难不成，有战事？

　　　“你先休息吧，我先看看有什么事，晚点儿再加来跟你说。”

　　　“边关出了什么事？”

　　　漠北王走出寑宫，坐在大殿的主位上，手里拿着的正是刚刚内侍拿来的所谓的急报。只是看了一眼，心中就已经是大惊，却又不好在明面上表现出来，毕竟他和所谓的‘凤凰郡主’成婚没有多少时日，边疆就有些异动，那不代表他们漠北没有善待郡主殿下。

　　　“不知道是什么人传的消息，说是探亲使团已经来到王都几日，都没有觐见到王后，所以，说什么的都有。”有些事情，这些个漠北的大臣们还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他们的王和王后久不召见金元的探亲使臣，确有不妥之处。

　　　“除了边关异动，还有什么事情是本王不知道的？”漠北王可不是傻子，单单‘边关异动’几个字听到耳中，就已经猜到是乐心公主的手段了，想到前几日乐心公主的暗卫几番探查，最后又全部退了出去，他还暗暗窃喜自己的漠北王宫固若金汤，连那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的暗卫都不能从他们这里探查到一丝消息，甚至还一度以为自己占了上风，可是不过短短数日的时间，局势就已经完全改变了。

　　　“那个……那个……”禀事的大臣听到漠北王有此一问，心中却是暗暗叫苦，明明是他们的王和王后疏忽了金元皇帝的拳拳爱姐之心，怎么却要让他连说这根本不好出口的话呢，他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的王交待金元边疆的所有异动。

　　　“说。”漠北王闭上眼睛，并没有大声的训斥，但是语意里的坚持却让禀事的大臣不好再拖延些什么，“除了边疆军队的异动，再有的，就是金元从前日起，就再没有任何的商队来我漠北了。”前面的‘边疆异动’可能还算好一些，最最关键的却是没有商队愿意再到漠北经商，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损失。

　　　“她这招才算是真够狠的呀。”漠北王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只能是淡淡的挥手，让禀事的大臣退下，早不知道乐心公主不是那么简单的女人，断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风少轩就失了分寸，只是却绝对没有想到，公主殿下不出手则矣，一出手是绝对不会给对手留下任何的活路啊。

　　　“王……”

　　　大殿之内一片空静，不知何时，青月已经装扮好，静静的站在了漠北王的身后，替他揉着那发疼的额角，在金元之时，青月就是如此的侍候自已家的主子的。只不过现在，她却用同一个手法，来服侍自己的夫君。

　　　“是时候见一见金元的探亲大使了。”漠北王轻轻的抚摸着青月的玉手，嘴里淡淡的说了一句，“必竟是金元皇帝派来的，总是把人家晾在那里，终归是不太好的。”言下之意，不见金元的探亲大使，并不是漠北王的主意，而是青月的小小心思，她不希望在漠北见到金元朝中的大臣，必竟她是代公主殿下嫁到漠北的，整个金元知道的并不多，更何况是漠北的人，如果她的身份不小心被泄露，那可如何是好。

　　　“我……”青月苦涩的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可是最终却又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她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以公主殿下使女易嫁，金元的皇上知道，乐心公主知道，就算是身为新郎官的漠北王也知道，可是不管是金元的子民还是漠北的子民却是不知道啊。

　　　“没事，一切有我。”感觉到青月的落寞，漠北王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不管现在她做的是什么打算，但是身边她的男人，他有责任保护她，替她承担一切。

　　　“王，谢谢你。”只是短短的几个字，就让青月很是感动，对于公主殿下能让自己嫁给这样一个有担当男人，她的心中很是感激，也就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主使大人，我王和王后已经……”驿馆的官员实在不好解释他们的王新婚燕尔，现在才同王后出了后宫，开始主政，“王已经开始主政，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觑见？”不管如何，还是小心翼翼的比较好，必竟不管那‘凤凰郡主’是如何嫁到漠北国来的，但是天朝上国派来的探亲主使几日没有见到他们的王，听闻现在边关都已经动了起来，生怕自己会因为态度上的不恭敬，让这位小心眼的主使大人认为他们没有善待金元的‘凤凰郡主。’（看来他把这许东阳看成了一个小心眼，又爱记仇的男人了。）

　　　“咳咳……咳……”许东阳看着自己面卑躬屈膝的驿馆大人，话还没有说，却是先咳嗽了几声，“不好意思，这几日本主使因为没有见到郡主娘娘，心里有几分担忧，感染了风寒，实在不宜此时见驾，还望贵馆大人，替我向漠北王说明，等我痊愈之后，立刻觑见贵国的国王和王后。”

　　　“这……”听到这里，驿馆大人也有些为难，必竟边关的驿动可不是假的，现在就连王都也有些人心不稳，可是再一看这位探亲主使大人的神色，他却又不好再多说些什么，必竟现在他的脸色真的很不好，很像是感染风寒的样子。如果以一副病躯见驾，也确实是对他们的王和王后不敬。

　　　“咳咳……还是劳烦大人替我向漠北王说明吧。等本使痊愈之后，就立刻进宫见驾。”许东阳也感觉到了眼前这个驿馆大人的犹豫，不禁又咳上了两声，才又开口道。

　　　“这，好吧。我会向我王说明，还愿主使大人能够早日痊愈，以安我王之心。”事已至此，驿馆的大人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能说了几句漂亮的官场话之后，便退了出去。虽然边疆告急，可是他也不能强迫这位探亲主使大人去觑见他们的王吧，以一副病躯见驾，不管在哪朝哪代，可都是大不敬的事情呢。

　　　“有劳大人了。”

　　　“你是说那探亲主使感染了风寒？”

　　　漠北王坐在主殿的正位上，高高在上的看着跪在大殿中央的负责驿馆的大臣，“你可曾亲自探望过了？”

　　　“回禀主上，臣确实亲自探望过了，也曾请我朝御医探视了一番，那探亲主使大人确确实实感染了风寒。”跪在地上的驿馆大臣承受着漠北王暗自积压的怒火，一动也不敢动，额头上的冷汗一滴一滴的滴落下来，很快就在他的面前形成了一个小水洼。

　　　“御医怎么说？”听着那大臣的话，漠北王感觉到自己的额头一突一突的，这也太巧了些吧，金元的军队在边关蠢蠢欲动，而来到漠北的探亲使臣却恰恰在这个时候感染风寒，根本就不适合探亲，而如果让下面的那些副使充当正使的话，又显得太失恭敬了些，这是不是他自己作茧自缚呢？

　　　“御医让那位主使大人好好休养，千万别过了病气给别人。”感觉到大殿内越来越恐怖的低气压，让跪在地上的驿馆大臣的冷汗流的更凶了。老天爷保佑，他可真的没有招谁惹谁，怎么会摊上这么一件无妄之灾啊，明明是他们的王跟那天朝的凤凰郡主新婚燕尔，才耽误了人家探亲使团的觑见，可是为何他却感觉到王上准备把那一腔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呢？

　　　“你去通禀一些那探亲的使团，就说明日，本王，本王同王后一同去驿馆探望主使大人。”不管想还是不想，愿还是不愿，漠北王闭紧了自己的眼睛，再睁开之后，却是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了漠北，为了青月，他实在是没有胆子在乐心公主的面前做一个硬汉，他不敢赌。

　　　“王上，这……”大臣听了漠北王的话，刚想说出反驳的话来，却又被漠北王给打断了，“就照本王的吩咐就是。”

　　　“臣遵旨。”

第一百四十九章 屈尊探病

再说到感染风寒的许东阳，心里可真真的是憋屈的不行，他并非有意托大，好不容易要等漠北王要召见他们探亲使团的时候，他却是偏偏倒了下来，不能见驾，将皇上所交代的事情，更只能是一拖再拖，让他自己也是尴尬无比。

　　　“许大人，刚刚漠北王宫里传下信来，说是明天郡主娘娘要和漠北王一同前来探病，不知道许大人心里可有个什么章程？”这是探亲副使的声音，金元与漠北边疆有异动的事情，他们探亲使团里的人们，自然也是早有耳闻，如今漠北王是又有明令，要前来探病，他们这些在朝中有些资历的老人们，自然也要先同这位新晋的新科状元来提个醒，省得明天失了这金元天朝上国的身份。

　　　“来就来吧，咱们入不了这漠北国的王宫，请他移驾到这驿馆来也算是不错。”许东阳的神色还是有些许的难看，却不是因为漠北王即将移驾至此，而是他确确实实因为感冒不太舒服，而他手底下这些个探亲副使们，一点儿也不体谅他是一个病人，依旧在他耳边争吵个不停，让他很是心烦，“不管咱们是上漠北的王宫觑见漠北王，还是在这驿馆等着这漠北王前来探病，都不可失了咱们天朝上国的礼数，各位大人还是好好的回去准备一番吧，必竟咱们的凤凰郡主可是嫁到这漠北，切不可失了郡主娘娘的颜面。”说到最后，许东阳的神情中，带了一抹厉色，他们来到漠北，一是为了将他们的大当家的救回，二可就是为了这‘凤凰郡主’来撑腰的。

　　　“是啊，是要好好准备一番，千万不能丢了咱们天朝上国的颜面。”

　　　“是啊，是啊，可不能丢了颜面。”

　　　众位使臣都觉得这主使大人说得对，自然也是全力支持，在跟他们的主使官再寒喧几句之后，就都出去准备了，必竟他们可以算得上是‘凤凰郡主’的娘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了礼仪和分寸。至于不幸感染风寒的主使大人，自然是还要再好好的休整一番。

　　　“夫人，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是漠北王和王后明日要来这驿馆探病。”

　　　乐心公主来到漠北国之后，除了筹谋如何搭救自己的驸马，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是在卧床休息，只不过因为她动用的是脑力，又可以说她是在无时无刻不在操心风少轩的安危。

　　　“他们不主动找上门来，你们谁也别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乐心公主可以算得上是死死拿住了漠北王，是以先提前提醒了一下韩诺和木枫，还有风少辉，“我还是那句话，求人不如被人求，可至于该怎么让一向自大的漠北王亲自低下头来求饶，我还是另有打算。”

　　　“夫人，既然那漠北王已经有服软的迹像，咱们是不是应该……”木枫首先第一个替漠北王向乐心公主求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情有多深，而是乐心公主的身体实在是太过虚弱，思虑伤神，再加上这段时间，公主殿下的肚子已经如同吹气一般的鼓了起来，让他不得不多了几份担心，最好是快点解决这里的事情，早一点回到金元的帝都，省得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事情，他也好回家族求援，只不过，有些事情，他还真是不太敢说出口。

　　　“不应该，他既然有胆子敢算计我，我不让他担够心，提够胆，又怎么能轻易的放过他。”听着木枫的话，乐心公主摇了摇头，不光是为了自己，就算是为了风少轩那个臭男人，她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就放过敢对他们夫妇不尊的漠北王。

　　　“难不成夫人真的打处挑起两国的争端？”说这句话的是韩诺，他是一介商人，一向秉承的可就是和气生生财，万一乐心公主真为了老三的事情，向着漠北国出兵，相信坐在那金元皇位上的老四绝不会扯自己亲姐的后腿，甚至可能还会借此之要，真的一口吞下漠北国，只是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呢。

　　　“会不会挑起两国的争端，可就要看那漠北王如何做了。”乐心公主一向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否则也不会独掌金元这么多年，必竟以一个女儿之身，摄政监国金元这么一大片的国土，可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真要是心软上一分，恐怕早就被人吞噬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我等见过漠北王，见过凤凰郡主。”

　　　第二日清晨，漠北王果然如同昨日所言，带着自己的王后前来这金元的驿馆探病，而早已经得了消息的探亲使团的各位使臣，除了主使许东阳卧病休息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来到门口恭迎，只不过恭迎归恭迎，他们也只是深躹一礼，断没有跪下臣服的道理。

　　　“众位爱卿平身。”这些使臣们的心思，漠北王又如何不清楚，只不过他虽然为王，也必竟是金元一附属番邦小国的国君，而这些使臣如今来到漠北，代表的可是天朝上国，自然也没有让他们下跪的打算，至于青月这个凤凰郡主，就更没有这个胆最让他们跪下了。

　　　“谢王爷，谢郡主。”群臣们当中，也有几个对于‘凤凰郡主’下嫁到漠北心存不满，可是多少也曾听闻‘凤凰郡主’不是‘凤凰公主’，是以见到青月身着漠北王后的服饰站到他们面前之时，顶多心中也有一丝丝的诧异，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其实真要说起来，如果真是他们金元的凤凰公主站到他们面前，他们还真的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本王与王后在深宫之日，未曾听闻使臣们的到来，到是本王失礼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漠北王现在对于这句话，可是深有感触，“又曾听闻贵国的主使身体不适，必竟是王后的母邦，本王特地同王后前来探望，不知道现在主使大人的身体如何？”

　　　“有劳漠北王挂念闻。”

　　　就在漠北王坐在大厅里还同这几位副使寒喧的时候，许东阳已经一脸苍白的走了出来，虽然时不时的还有些许的小咳嗽，比起昨天来已经好多了。“在下已经好多了。”

　　　“原来这次的主使大人是许大人啊，真是巧呢，咱们还是旧识呢。”说着这些话，漠北王都觉得自己的牙都快要酸掉了，心中更是有着些许的憋屈，一向狂放不羁的他，何时受过这些酸文儒节？

　　　“是啊，真是巧呢。”许东阳虽然是探亲主使，但是既然漠北王已经带着他这次探亲的对象来了，那他就更不能失了礼数才对啊。“臣探亲使臣许东阳，奉金元皇帝陛下之命，特来探望我金元凤凰郡主，不知郡主近日可曾安好？”

　　　“本宫一切安好，多谢皇上惦念。”眼看着这位主使大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想跟他们叙旧情，青月也带了一丝尴尬，却一点儿也不能发作，必竟人家可真的是循规蹈矩，分寸半点也没失。

　　　“臣今日多谢王爷与郡主的探望，待臣痊愈之后，就立刻正式进王宫拜见王爷和郡主娘娘。”说到这个份上，漠北王夫妇又怎么能听不出他话里的逐客的意味，可是事到如今，这个当初曾是风寨二当家的许东阳，竟然提也提他们的大当家的，而他们夫妇，就更不好提及了，可是不提及风少轩，他们今日岂不真真的是白跪一趟？

　　　“那本王就在王宫静侯许大人了。”不管青月还想再说些什么，漠北王却是已经把话给说死了，他现在也几出几分端倪，再加上他手底下曾打听到的几分流言，估计这个探亲队伍里，真正能当家做主的可并不是这位许大人。“哦，对了，本王已经同王后前来探亲，不知道大人可否书信一封，将凤凰郡主安然无恙的消息先传回天朝上国，省得皇帝陛下太过忧心。”

　　　“一定一定……”许东阳忙应了几句，反正他现在这个主使大臣的位置也就是应付应付眼前的这位漠北王爷，真正当家做主的，还是乐心公主和大当家的兄弟们。

第一百五十章 作茧自缚

　　　“王上……”

　　　从驿馆出来之后，漠北王的脸色一直就很是铁青，虽然在驿馆之中，那些个金元的官员，个个都没有失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礼数周到，但是他偏偏就极是不忿，心中一股郁气不该如何发泄。乐心公主这一招也太过狠了一些，让他准备好了所有的赔情之言，可到了地面却碰不上真神，还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软钉子，做了白工，可以说是折辱了他的骄傲自尊。

　　　“我没事。”看到青月一脸担忧的表情，漠北王也留意自己身上的气息太过冷硬了一些，神色不禁慢慢的缓和了下来，“不用担心。”

　　　“我去求公主殿下。”咬了咬自己的嘴唇，青月虽然不明白官场中的事情，但是今天见到他们一干人等的表现，却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更何况在边疆之上，还有金元的兵马在蠢蠢欲动。

　　　“她哪里是让你去求她，是让我去求啊。”这些话，漠北王可不想说出口，只能在心里低声非议着，手里轻轻的拍着青月细嫩的掌心，“有多大的事情，还值得你回去找公主殿下求救，那些个使臣礼数周到，又没有得罪你我。”

　　　“可是……”青月明明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对劲，可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恐怕就算真的求到了乐心公主的面前，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没什么可是，你是我千辛万苦求来的王后，公主殿下既然肯把你下嫁，就认定我会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好你。”马车之上，漠北王轻轻抚摸着青月的脸庞，眼眸深处，有着全然的深情。“朝堂的事情，是男人的战争，你不必去理会。”

　　　“是王上。”既然自己的夫君坚持，青月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必竟在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当中，女子当以夫为天，既然她的夫君坚持，那她也就不再多言，如果真让她抓到金元来的使臣对她的夫君不敬，到时候，她自然会向公主殿下好好的参上一本，决不能让人折辱了她的夫君。

　　　“许东阳见过夫人……”

　　　送走了漠北王夫妇，许东阳忙来到乐心公主所居的院落，想要将刚刚漠北王来到驿馆的情形，呈报给乐心公主知道，只不过，因为他身染风寨的原因，他并没有进入乐心公主的屋子，而是让在走廊下回的话。

　　　“我都知道了。”听完许东阳的话，乐心公主说到底，心里很是满意这金元的官员来到漠北国之后的态度，不卑不亢，一点儿也没有失了金元天朝的气度。“你身染风寒，所有的事情，大可不必再理会，只要安心调养身体就好。”

　　　“那边疆异动之事？”说要调养身体很容易，可是许东阳此时真的静不下心来，他只是一个探亲的使臣，身份算不得多么的尊贵，可是万一真的两国兵戎相见，他可不会认为单凭他们目前的几个护卫，就可以保乐心公主的安危，必竟漠北王也一向以是以精明著称，况且他也不相信，漠北王会不知道公主殿下现在身在漠北国，在这驿馆的一处小小的院落之中。

　　　“只是异动而已。”乐心公主淡淡的回了一句，“不是还没有打起来吗。”

　　　“微臣明白了。”许东阳听见乐心公主的话，也不再多说些什么，是啊，不是还没有打起来啊，他现在着急个什么劲儿，以公主殿下现在的淡定，想必早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他还是听从公主殿下的吩咐，早点回去休息，调养身体吧。

　　　“王上，王上，边关急报。”

　　　漠北王大婚之后，今天算是第一次召集群臣，刚刚讨论了一下朝中的事情，就又听到了‘边关急报’这个四字，让他的心里很是一哆嗦。他承认有放荡不羁是有了一些，也承认自己跟乐心公主开的那个玩笑有些来字，但是他的胆子还没有大到敢将自己祖传基业也纳入这一场玩笑当中，“快呈上来。”

　　　“……”内侍速度的将那封急报呈到漠北王的面前，而漠北王看了急报之后，什么也没有说，手上再没有一丝力度，就连那纸急报也再也拿捏不住，任由它飘摇到地上。

　　　“王上，不知这急报……”边疆之上，金元的兵马蠢蠢欲动，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现在又有急报，而他们的漠北王看到这封急报之后，竟然无力的瘫倒到王位之上，让他们的心中更是一阵后怕，难不成在边疆，金元的兵马已经不是蠢蠢欲动，而是已经……

　　　“没事，是孤一时手滑没拿住。”想到自己手里还有最后的一张牌，漠北王又重新坐直了身子，他不想再跟乐心公主把这个玩笑开下去了，他认输了，只要公主殿下不拿他漠北国的子民说事，要打要罚，他都认了。“孤想来还另外有些事情，今天的朝会就到此，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议。”说完这些，漠北王急急的起身，走出了大殿，丝毫不理会群臣的面面相觑。

　　　“这……”

　　　“王上，这……”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了？”

　　　风少轩在这漠北王宫的地下室里，享受着漠北王的好吃好喝好招待，除了那些特意送来的美女他没有下手之外，对这些有着异域风情的美酒佳肴，他可并不吝啬享用。

　　　“再不来的话，孤的漠北可就要易主了。”漠北王站在自家的地盘上，可是一点儿也不客气，抬手挥退那些照顾风少轩的娇奴美婢们，“也不知道你到底哪里好，凤凰公主竟然为了你，不惜在边疆以武力来威震我漠北……”

　　　“你是自作自受。”漠北王对于自己没有恶意，这一点，风少轩心里可是清楚的很，至于他那个王后，也就是心儿身边的那个贴身侍女，也只不过是认为自己不配拥有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这一点，风少轩也可以理解，所以他现在很是安静的享用着他们这对夫妇的招待，顺便以此让他们来看清他们夫妇真心相守的决心。

　　　“你说如果我现在把你放出去，公主殿下会不会立刻撤兵？”

　　　连饮了几杯酒之后，漠北王突然问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显然，他对乐心公主的手段还是有些心悸的。

　　　“不会。”风少轩看着稍微有些醉意的漠北王，摇了摇头，“虽然我数年不在朝野，不代表我对朝堂之事，一无所知，心儿虽然心底良善，可这几年下来，也算不上什么心慈手软之人。”

　　　“你还真没有一点身为阶下囚的自觉。”对于风少轩的实话实说，漠北王还真是哭笑不得，“是不是我这里的美酒太过甘醇，佳肴太过美味，身边又有娇奴美婢相伴，让你有些乐不思蜀了？”

　　　“这些所有的加起来，都比不过心儿一个人。”风少轩听着漠北王的话，忍不住笑了，神情之中很是得意，“难道你没有发觉，我只享用了你的美酒佳肴，对你的娇奴美婢，可是看都没有看上一眼。”

　　　“那你为何？”话说到这里，风少轩还舍不得离开这个王宫秘室，漠北王可就有些不理解了，“乐心公主千里迢迢从金元追到我漠北，你竟然还在这里呆得下去，要知道……”突然顿住了口，漠北王不再说下去，乐心公主身怀有孕的事情，很明显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如果他现在把这个消息说出来，很难保证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会把他给臭揍一顿，现如今，可不还真不是他还手的时候呢。

　　　“知道什么？”对于漠北王的话里有话，风少轩也有几分好奇呢。

　　　“没什么，没什么。”打定主意，漠北王说什么也不会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不然的话，风少轩现在就不会饶了他，“我将门口的护卫都给撤了，你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吧。公主殿下现在就在城中的驿馆之内，只要出了王宫，就能看到。我先回去了。”不想再待在这里，言多必失，这句话漠北王还算是很认可的，尤其是现在他还微微有几分醉意，保不齐，待会儿真的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出来。

　　　“你随便。”对于漠北王的示好，风少轩很明显的并不想领这份情，既然敢把他掳到漠北来，想必也早就已经想好要如何应对心儿的怒火了吧。

　　　虽然风少轩明知道靠在女人身上，很有损大男人的威仪，但是谁让他的妻子位高权重呢，总要给漠北王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才好啊。

第一百五十一章 脱困

　　　“王上，你撤了秘室的护卫？”

　　　漠北王虽然很少到王宫的地底密室去，但不代表青月也少去啊，相反的，青月几乎每天都要上秘室里一遭，虽然好酒好菜好招待的招呼着风少轩，但是青月还是希望那个男人能够做出一丁点儿对不住公主的事情，这样她就好让这个男人写下休书，还公主殿下一个自由之身。打小养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让她一直认为身为土匪的风少轩，配不上她家身份尊贵的公主殿下。

　　　“你以为以他的身手，想出那间秘室，还需要护卫的同意？”刚刚从酒醉之中清醒过来的漠北王，首先面对的就得自己王后的指责，让他微微有些不悦，他虽然很是宠爱她这个王后，但是也是适可而止啊。

　　　“可是不试试又怎么知道？”青月还是认为不应该撤掉护卫，必竟有那些护卫守在那里，那个臭土匪想要走出那间秘室一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了，青月。”漠北王轻轻敲着自己发痛的额角，心里却是嘀咕着，看来酒醉解千愁，根本就是一句屁话啊，醒来之后，不还一样要面对着让自己发愁的一切。“我不管你到底想要做些什么，那风大当家的必竟是乐心公主亲自选定的驸马，你还是适可而止一些。”

　　　“我……”青月听到漠北王的话，心里有上几分委屈，她刚想要解释些什么，最终却还是闭了嘴，没有把自己的打算说出口，这个时候，不管她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只要事情按着她所设想的走，相信有一天，王上定会感谢她今日的种种安排。

　　　乐心公主一方与漠北王一方就这么相互僵持着，乐心公主在等待着漠北王的示弱，必竟金元的兵马在边疆上可是起了绝对的威摄作用，让漠北国的人只敢怒，却不敢言，而漠北王却在等待着乐心公主的耐心丧失，只要乐心公主因为担心风少轩而失了那份耐心，那么他这个漠北国的一国之君，到时候或许不会输得那么惨。

　　　“如何，最近可有人探查密室的情况？”不管如何，只要乐心公主还在让人打探风少轩的行踪，那么代表着漠北国还不会输的太惨，最起码漠北王是这么想的。

　　　“禀王上，最近除了王后还会时不是的到密室去一趟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再过问密室的情况。”这是密室守卫的话，虽然漠北王已经明里放了风少轩的自由，可是人家没有离开，他也不有完全撤了那些个守卫，余下几个，就权当他的保镖了。

　　　“知道了。”听着守卫的话，让漠北王的脸色更加的难看了几分，他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完全不知道乐心公主殿下对于眼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是如何打算的，说是不在乎吧，可是边疆的那个异动，他身为漠北国的国君，可不认为那是那边疆的守备闲着没事，逗弄着他漠北的军士玩的，说是在乎吧，可是她凤凰公主殿下明明已经到了漠北国多日，至今还未曾正式在他面前露面，虽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曾派人暗中打探过那个风少轩的消息，可是也没有几天的功夫，就再也没人过问过一声，如果不是他这个漠北王早就清楚这位凤凰公主的心思，恐怕还以为那个男人已经被公主殿下给放弃了呢。“你们先退下吧。”

　　　“是。”

　　　漠北王打发走了暗中的守卫，才重重的走进了囚禁风少轩的密室，“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不怨漠北王按捺不住，想要赶人，而是现在他真的快要忍受不了眼前这个男人了，虽然当初将他从金元掳到漠北来，是他的不对，可是他也已经表示过自己的歉意了，现如今他已经将守卫着密室的守卫们都打发走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却还在这里享受着他的好酒好菜好招待。

　　　“王爷，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金元的一句话。”风少轩现在的日子过得还真的蛮舒服的，比起他在风寨当山大王的时候，可是舒服多了。

　　　“什么话？”看着风少轩那一派闲适的样子，再想想他被乐心公主给扰得焦头烂额的样子，漠北王就一阵后悔，早就知道乐心公主的厉害，他怎么还是那么的沉不住气，没事招惹这两公婆做嘛，就为了出口气，他都快成为别人的出气筒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看着眼前漠北王发愁的样子，风少轩的心中就觉得特别的解气，一是因为他当初不顾自己的意愿，强行‘邀请’他来漠北一遭，二可就是因为旧怨了，谁让这位漠北国的国君，在明知道乐心公主已经下嫁给他之后，还要参加那当初的凤台择婿，今日他占得上风，可要把新仇旧恨好好的清算一把了。

　　　“你……”听着风少轩的话，漠北王真的是怒气横生，可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这个风少轩，可曾经是金元帝都有名的才子啊，虽然也曾落草为寇，可那也是作大当家的料啊，比心思斗心机，样样都不在他之下啊。不过，他身为漠北国的国君，又岂是那么好相与的，眼珠子一转，就想起了一个所有人可能都忽略的问题。“你来到漠北这么久，公主殿下可能也千里迢迢赶了过来，想必这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知道。”风少轩回答的很干脆。“心儿现在就在漠北的王都之中。”

　　　“你知道？”听着风少轩干脆的回答，漠北王的脸都快变青了，“谁告诉你的，你又怎么会知道？”

　　　“不用别人告诉我，我跟心儿必竟是心意相属的夫妇，我虽然身处在这地室之中，但我能够闻到她的气息，心儿现在肯定在你的王都之中。”说到这些，风少轩可是很得意，不管他跟心儿到底有哪些争执，心儿都是他的妻，他们即便隔的再远，也能知晓对方的心意，这是他被漠北王关在这秘室之中后，才发现的。

　　　“既然你都知道，那么公主殿下现在怀有身孕的事情，想必你也一清二楚吧。”漠北王现在真的很想一拳打掉风少轩脸上那得意的神色。

　　　“当然……不知道，咳咳……你说什么？”风少轩险些被杯中的美酒给呛死，忍不住咳了几声，然后才一把抓住漠北王的衣襟，“你刚刚说什么？心儿她怎么了？”

　　　“你跟公主殿下不是心意相属的夫妻吗？她怎么了难不成你还会不知道？”漠北王将风少轩的手给硬扯开，“我可是曾听闻，公主殿下曾经身中奇毒，身子可是虚弱的很。就是不知道，这千里迢迢的从金元到漠北一路远行，公主殿下腹中的孩子能不能保住啊？”

　　　“可恶，要是心儿有事，我定要踏平你漠北。”风少轩现在心中可是真的有些慌了，搁下狠话之后，一闪就消失在了漠北王的视线之中，什么事情，都不及他的心儿重要。

　　　漠北王看着风少轩离去的身影，唯有苦笑，“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公主殿下如果有事的话，定有许多人恨不得踏定我漠北，只不过，有神医世家的木枫跟在身边，想必公主殿下定不会有事吧。”现在他也只能这么想，只敢这么想，要知道万一公主殿下在他这漠北国君的地盘上出点什么事情，那个后果，他可真是不敢设想的。

　　　“老大出来了。”

　　　虽然乐心公主明里暗里都不让暗卫再插手风少轩的事情，可是那并不代表风少辉这个做弟弟的，并不关心自己的兄长啊，更何况他的这个哥哥还是乐心公主的夫君，不能明面上插手，他也只能让人多注意一下漠北王宫的近况了。

　　　“统领，兄弟们确实看到风大当家的从漠北王宫里出来，现在正在向驿馆这边赶过来。”负责接收信息的暗卫，自然是早早的把消息给送了过来。

　　　“做的很好，一会儿让几个兄弟直接把他给引到夫人那边，别露了行迹。”风少辉现在的心，终于算是放了下来，不为别的，只为了自己的这个哥哥终于算是出现了，不管是他自己逃出来的，还是乐心公主的高压政策起了作用，只要他出现了，出现在乐心公主的面前，比什么都好。

　　　“是……”暗卫点了点头，转身退了下去，不着痕迹的将统领的兄长引到公主殿下那里，他跟另外几个兄弟还真要好好的准备一番呢。

　　　风少辉心中的巨石总算是放下了，看着自己手底下的兄弟按照自己的吩咐离去之后，他也起身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韩爷，木爷。”风少辉头一个想要把信息告诉的就是韩诺，况且他认为兄弟情深的二人，此时此刻他们肯定在一起商讨一些事情。

　　　“少辉，你来了。”韩诺见到风少辉过来，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在他的印象之中，只有乐心公主有什么事情要通知他们的时候，风少辉才会主动才到来寻找他们。

　　　“我哥来了。”

　　　“噗……”

　　　“咳咳……”

　　　“什么，你哥来了？”

　　　“在哪？”

　　　第一百五十二章 重色轻友也是好兄弟 （一）

　　　听到风少轩的消息，韩诺和木枫有都些惊呆了，虽然他们等待这个消息已久，可是今天猛的一听到，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让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他们，都被口中刚刚喝入的茶水给呛着了。

　　　“刚刚从王宫里出来，我让几个兄弟把他引到夫人的房间了。”风少辉嫌恶的看了一眼他们喷出的茶水，身形一晃，离得他们远了一点儿，现在他们这副样子，哪里还像是金元的第一商人，又哪里还有那绝代神医的翩翩风采。

　　　“他不先来看看我们这几个兄弟？”对于风少辉的举动，韩诺和木枫权当没有看见，反而是急着问了一句，虽然他们也不想计较这些，可是他们兄弟二人，也是千里迢迢从金元赶到漠北来，就是为了来救他这个结拜兄弟来着。怎么他脱困之后，看也不看他们这帮兄弟一眼，就去先去看望自己的老婆孩子，重色轻友得太严重了吧。

　　　“也许他认为夫人比较重要吧。”风少辉当然知道自己兄长的这几个结拜兄弟是什么性子，自然也不会去计较他们口中的埋怨，估计自己的兄长第一时间去探望公主殿下，他们只会更加的高兴吧。

　　　“真是典型的重色轻友呢。”风少轩终于平安露了面，身为他结拜兄弟的韩诺和木枫，心中总算是也松了一口气，除了发发牢骚，抱怨抱怨什么的，他们还真的不会介意什么。

　　　“既然老三已经没想事了，现在夜也已经深了，我先回去睡了。今天总算是可以睡一个好觉了。”木枫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讲吧。”

　　　“是啊，今天我也可以睡一个好觉了。”韩诺脸上的神情也是轻松了许多，必竟心中一声巨石放下，总算是让人舒坦了许多。

　　　“那就早点儿休息吧，我也先回去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也不迟。”风少辉自然也会顺水推舟，不会站在这里碍眼。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什么人……”

　　　原本睡在乐心公主房间旁边的小屋子里的暗月，听到外面好像有什么声响，忙披上一件外衫，就冲了出来低斥一声。

　　　“是我。”风少辉从暗处现出了自己的身形，刚刚他已经让守在暗处的暗卫们都隐藏的更深一些，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就不必出来了，必竟待会儿风少轩进了公主殿下的房间，指不定会了什么事情，以公主殿下的性子，唤人把他给轰出房间，都是有可能的。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交代几句才好。

　　　“统领大人。”暗月没有想到惊扰到自己清静的会是他们的统领大人。

　　　“你跟我来。”风少辉伸出自己的手，示意暗月把手递给自己。

　　　风少辉的这个举动，倒是让暗月很是吃惊，虽然公主殿下已经将她许给了统领大人，甚至也带她正式拜见了自己未来的公婆，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她也没有见到自己这位统领大人对自己有任何的上心之处，就连对她的态度也是一如既往，没有任何的改变。

　　　“跟我来。”风少辉再一次开口出声，看着公主殿下和自己的大哥，感情坎坷的一路走到现在，他的心中对于隐藏的那份情感，已经不再抱任何的指望。

　　　“统领大人？”对于风少辉把自己的话，再一次的重复，暗月还是有些不敢确定，更加不敢把自己的手给伸出去。

　　　“还真是麻烦呢。”对于暗月的迟疑，风少辉还真是有些无奈呢，再加上看着她因为听到外面的有声音，竟然连外衫都来不及披上，只着了一件内衫，倒真是让他有些情动。脱下自己的外衫，伸手将暗月拦腰抱起，这个举动，直接把暗月给吓坏了，忘了挣扎，甚至还因为害怕自己会被统领大人给摔下去，而紧紧抱住了他的肚子。

　　　对于此等艳福，风少辉自然也不会错过，反正眼前的这个女人，可是已经得到大家正式的认可，是将来陪陪伴他一生的伴侣，相信，无论他对她做什么，都是不会有人反对的。这一点，他可是很有自信。

　　　“心儿……”

　　　风少轩从漠北的王宫一路飞奔而出，所过之处，人人退避，没有任何人敢拦阻他的前行，显然早已经得到了漠北王的旨意，此时此刻，凡是知情人恨不得这个扫把星赶紧离开他们的王宫，好还他们漠北的一片安宁。风少轩对于眼前的一切，都不在意，打从他自那王宫地底的密室冲出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尽快见到他的心儿，凡是有敢阻拦他前路者，自然是神挡杀神，魔挡杀魔。

　　　“风公子，这么请……”

　　　“这边请……”

　　　风少轩自打出了漠北的王宫，就开始寻找金元驿馆的方向，可是不用他费心，很快的就有一个个声音，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直到将他引入驿馆的一处院落之中，入眼之处，除了见到自己的弟弟将一个女人抱入房间之外，就再也没有旁人出现，甚至他还见到自己那无良的弟弟，伸出手指，向他遥遥指了一个方向，入眼望去，那就是一扇房门的所在。风少轩的反应只是向着自己弟弟的方向挥了挥手，示意他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因为自己的出现误了他的人生大事。

　　　闲杂人等都清场了，风少轩却是站在乐心公主的门前，无论如何也不敢迈进去半步，不为别的，只是心中有些些许的担忧和害怕，当初自己为了维护风寨的人，才同心儿有了争执，再后来又因为种种的误会，阴错阳差，他们已经有数月没有见面，而直到今日，他才听闻，他的心儿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就算是这样还千里迢迢的从金元赶到漠北，只为了将一时莽撞的他从漠北王的手中给搭救出来。

　　　站在门前，风少轩还真有一些近乡情怯的感觉，想到他的心儿大肚翩翩的从金元千里迢迢来到漠北，甚至还用武力威逼漠北王将他放出，他的心中就一阵发热，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

　　　“唔唔……”细细的呻吟声从门缝内溢出，风少轩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此刻再也没有什么近乡情怯的情绪，只有想关心一下他的心儿到底怎么了，又是哪里不舒服。“心儿……”

　　　风少轩终于推开了阻拦自己的那扇门，不管他的心里作何感想，现在他只关心他的心儿的安危，更何况听漠北王所言，她还在还是身怀六甲，再加上乐心公主的身体原本就因为‘水蛭’的毒性，而虚弱不少，听闻她的呻吟，就更加让他忧心。

　　　“心儿……”风少轩坐在乐心公主的床榻前，将幔账细心的挂在了两边，才将目光转向了还在沉睡的乐心公主，现在的乐心公主睡得很是不安稳，似乎在做着什么可怕的噩梦，风少轩的眼底透露出几丝怜意，轻轻的将乐心公主额头的汗水拭去之后，才顾得上将她细细打量。

　　　看着乐心公主明显隆起的腹部，风少轩直到此时此刻，才感觉到真正的震撼，这才短短几个月的功夫，他的心儿腹中就如吹气一般，隆起了这么多，真真的让他又是欢喜又是忧，欢喜的是他和心儿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而那一缕忧愁，却也是来自于乐心公主那腹中的那块爱情的结晶，他没有忘记，他的心儿现在身体可以说是虚弱至极，他真的担心以她虚弱的身体，会养不住腹中的孩子，或者到时候因为生产之际，让腹中的孩子连累的她也性命不保。（不愧是乐心公主的驸马爷啊，因为乐心公主身体的原因，想的就是周到啊。）

　　　“是谁？”感觉到有人握住了自己的手，还在抚摸自己的肚子，乐心公主努力的想要挣开，可偏偏因为连日的劳心，再加上怀孕的反应，让她的眼皮沉重如山，怎么也睁不开。

　　　“心儿，别怕，是我。”不舍得他的心儿如此的着急，风少轩轻轻拍着乐心公主的肩膀，出声安慰。

　　　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真的听到了风少轩的声音，乐心公主突然不再挣扎，只是将头更加靠近风少轩的方向之后，便又沉沉的睡了下去。就算是场梦，乐心公主也希望这场梦能够再继续下去。

　　　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又继续睡了下去，张了张嘴，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反而是将乐心公主轻轻的向床铺里面挪了一挪，然后他便躺在了乐心公主的身边，将乐心公主调了一个姿势，让她好舒服的躺在自己的怀中。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有什么事情，不妨明天再说，而他，从漠北王宫冲出来，找到驿馆，也已经是很累了，就这样相依相偎的睡着，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第一百五十三章 重色轻友也是好兄弟（二）

　　　“老大，早啊。”

　　　木枫昨天可以说是最早离开韩诺屋子里的人，必竟听到了风少轩安然归来的消息，让他也很是松了一口气，不过因为乐心公主的事情，让他又不能完完全全的放下心来，有些事情，他还是想要好好的交代一下自己这个结拜兄弟。

　　　“早。”韩诺也是早早的起床，对于他的结拜兄弟，他是真真的做到了“长兄如父”，无论是哪一个，也不曾少关怀过半分，木枫起得早，是因为担心公主殿下的身体，想要跟风少轩好好的交代一番，而他早起，却是想要早一点儿见到自己这个结拜兄弟，好让他能够早一点儿确认他的安然无恙，好能够早一点儿放下心来。

　　　“老三过来了没？”以往三兄弟当中，起得最早的可就是风少轩，是以木枫也以为这一次，自己这个结拜兄弟也会很早的来到老大的房中，向他报告着自己的平安。

　　　“没呢。”韩诺已经洗漱完毕，对于木枫的劈头一问，很是无奈，虽然他也很想早点见到老三，可是人家现在毕竟是有老婆的人，他们总不能这么一大早的就冲到人家的房门口吧。

　　　“真是重色轻友。”木枫的脸色一变，还真怕昨天晚上自己那个不知轻得的兄弟对乐心公主做出些什么，虽然人家是夫妻，小别也算胜新婚，可毕竟乐心公主的身体很是虚弱，万一再出个万一，他还真不知道要向谁交代呢。“少辉过来没有？”两兄弟，老大没来，老二应该过来打声招呼吧。

　　　“也没过来。”看着木枫焦急的神情，韩诺的心中突然又舒坦了几分，“平日里见你们不是争吵，便是打闹，没想到你对老三还真用心几分，就连他的弟弟也多多关照。”

　　　“老大，你这是说哪里话，你身我们的大哥，平日里不也是对我们关照有加。”对于韩诺的这几声称赞，木枫还真觉得有些愧不敢当，相比起韩诺，他对这几个结拜兄弟，还真是关心的太少。

　　　“好了，咱们兄弟也别互相夸了。”韩诺见木枫有些不自在的样子，也只是了然的笑上一笑，便不再说些什么。“坐下歇会吧，没准一会儿老三就会过来了。”说这些话的时候，韩诺都有些底气不足，如果是别人还好说，关键现在老三可是在乐心公主的房内，现在有没有想起他们兄弟来，还是两说呢。

　　　“醒了？”

　　　昨天一晚上，风少辉就睡在了暗月的房内，本身身为暗卫的他们，因为身在暗处，是皇家暗中的守卫，除了对于皇室毕恭毕敬之外，他们还真没有把什么道德礼教给放在眼中。

　　　“大人……”暗月睁开自己的双眼，看到风少辉一脸笑意的望着自己，让本性清冷的她，也忍不住羞红了面颊，看着他眼中的盈盈笑意，暗月如何能忘记他昨夜一夜的疯狂。

　　　“还唤我大人，嗯？”风少辉不否认自己的体内也有疯狂的因子，昨夜听着暗月温声软语的唤他‘大人’，也更是带给他一种别样的激情。

　　　“我……”听着风少辉的软声调笑，倒是让暗月开了眼界，更加的尴尬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我去看看夫人醒了没有。”脸色绯红，到了最后，却是说了这么一句，倒是让风少辉几乎笑出声来。

　　　“不想先服侍我起身吗？”看着暗月慌乱的手脚无措，倒是让风少辉更感有趣，靠近暗月的耳朵，轻轻的问了一句，让暗月更加的慌乱了，看到暗月如此，风少辉笑了，这样的暗月，他很喜欢，不再冷冰冰的给人一种不存在的感觉，现在的她，让他感觉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大人是在笑我？”经历了最初的手忙脚乱，暗月恢复了冷静，也逐渐适应了风少辉的靠近，看着还在不可抑止的轻笑，反倒添了几分恼火。

　　　“没有。”风少辉淡淡的摇了摇头，头一次因为乐心公主把暗月赐给他做妻子，心生了几分感激，“天已经亮了，咱们起身吧。”

　　　“哼……”如果此时此刻，暗月再察觉不到风少辉语意里的几分调侃，那真的就配做乐心公主的贴身暗卫了，只不过，此时此刻，床榻之上，衣衫不整，甚至可以说坦诚相见的模样，让她说什么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更何况她敬爱的公主殿下，也早已经把她许给了眼前这个男人，让她做他的妻。

　　　“我一定是在做梦。”

　　　另一间屋内，乐心公主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双笑眯眯的眼睛，而那双眼睛的主人，正是她千里迢迢从金元赶到漠北，想要救回的男人，只是时至今日，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已会在他的怀中醒来，是以，她认为自己在做梦，是以，乐心公主又闭上了她的眼睛。喃喃自语道，“我肯定是太累了，一定是在做梦。”

　　　“心儿，我回来了。”看着乐心公主自欺欺人的样子，风少轩如果感觉不心酸，那是假的，他的心儿是什么样的人，那是金元皇朝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以一已之力，照顾幼弟，撑起整个金元皇朝的奇女子，时至今日，为了他这样一个男人，别人眼中的土匪头子，竟然也会有了自欺欺人的一天。

　　　“真的是你？”乐心公主听到熟悉的声音，虽然怀疑自己是否再一次听到了幻音，忍不住伸出手来，想要确认一下眼前这个让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我，真的是我，真是是我回来了。”风少轩一把抓住乐心公主的手，让她抚在自己的脸庞上，那温热的温度，足以可以证实自己的存在。

　　　乐心公主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手心的温度让她明白他是真的存在的，不是自己的一场幻梦，这个男人真的回来了，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回来的，是漠北王放了他，还是……

　　　“心儿……”看着乐心公主一动不动的样子，似乎是在思考，可是却让风少轩很是不满，他人已经回来了，甚至昨天晚上就睡在她的身边，似乎自己的这个女人还是有些不相信。

　　　“我没事。”听到风少轩似不满的抗议声，乐心公主笑了，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只要他安然回来，比什么都好。“你见过韩诺和木枫了吗？”这二人千里迢迢的跟自己从金元到漠北，也算是出了不少力，为的可就早一点儿见到他们这个结拜兄弟来着。

　　　“还没有，听到那漠北王说起你有了身孕的消息，我就直接过来了。”风少轩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重色轻友’的帽子肯定已经给戴实了，自然也懒的多过解释，有时候，兄弟确实比不上自己的老婆孩子重要啊。想到这里，风少轩的手又落到乐心公主隆起的肚子上，“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咱们起身吧。”乐心公主突然有些不太适应风少轩的感性，这让她感觉他们之间不如以往那般亲密，让人感觉很是不舒服。“你回来了，总要在他们面前走上一遭，也不枉他们千里迢迢的赶来救你。”

　　　“好。”风少轩也察觉到了乐心公主的不自在，只是笑了笑，却是没有多说什么，看来自己的这个公主老婆是太过适应自己土匪的形象了，稍微感性一些反而会让她很不适应呢。

　　　乐心公主现在可不好意思，等着暗月帮她来换衣服，只能自己费力的起身，不等将衣服完全穿妥，风少轩已经将她从背后拦腰抱起，惹得乐心公主忍不住惊呼一声，“啊……你做什么。”

　　　风少轩哈哈一笑，他习惯了自食其力，自然比乐心公主更早一步穿妥衣衫，更何况，在金元，原本女人的衣衫就比男人的要更繁琐一些，“你身子不利索，还是我抱你出去吧。”

　　　“臭土匪……”乐心公主见风少轩的样子，自然是不想如此的惹人注意，忙用双拳捶打着风少轩，让他放自己下来，可是风少轩早已经得了一个‘臭土匪’的名声，又怎么会如了乐心公主的意思呢。

　　　“老大，老二，我回来了。”没有理会乐心公主的挣扎，风少轩在暗卫悄悄的指引之下，自然很快就找到了韩诺和木枫住的地方。

　　　“哼。”听到风少轩的声音，时时与风少轩不对盘的木枫，第一个反应就是冷哼一声，将头扭向一边，“回就回来呗，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回来是怎么的。”

　　　“我就是怕你不知道啊。所以我才一大早就起身，赶过来向你说一声。”风少轩对于木枫的态度，根本就一点儿也不理人，反正他们自从结拜兄弟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如果真的没有兄弟的情份，木枫也不会大老远的从金元赶到漠北来。

　　　“哼，你……”听着风少轩的挑衅，木枫觉得这个老三实在是太可恶了，忍不住回过头来想要训斥他几句，可是一回头，却是看见风少轩抱着乐心公主站在他的身边，让他立马就跳了起为。“你干什么，快放下，放下夫人。”

　　　第一百五十四章 公主无恙

　　　“夫人……”

　　　听着木枫对于乐心公主的称呼，风少轩倒是很惊讶，他的心儿什么时候成了什么‘夫人’，他们不都一直称呼心儿为公主殿下的吗？

　　　“让你放下，就快放下。”木枫见风少轩一直将乐心公主抱在怀里不松手，忍不住开口训斥了他一声，随即又向着门外喊道，“来人，快去准备一个木榻过来。”

　　　不多时，暗月已经领人抬了一张铺了锦被木榻进了韩诺的房间，更顺着风少轩的手劲，将乐心公主放在木榻之上。

　　　“心儿怎么了？”风少轩一把抓起木枫的衣襟，打从昨天他进入乐心公主的房间，可是一根汗毛也没有动她，看着她如吹气般鼓起的肚皮，就算是欲望再强烈，他也只是老老实实的搂着自己的老婆睡了一觉，今天更是直接将她给抱了过来，要说就这么短短的功夫就动了什么胎气的话，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我没事。”不等木枫想要说些什么，乐心公主已经开了口，只不过她的目光没有望向风少轩，反而是望向了将自己安置在木榻上的暗月身上。“暗月，你……”总是感觉暗月身上好像有了一丝丝的改变，但是究竟是如何的改变，乐心公主却是说不上来。

　　　“夫人，我怎么了？”被风少辉的情欲洋溢了一晚上，暗月也担心别人看出自己的异样，但是她还要努力将自己维持在正常的样子，省得被别人看出些什么。

　　　“好像你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对于暗月的反问，乐心公主却是皱起了眉头，暗月到底哪里有些不对劲，她还真是说不上来。

　　　“我，有吗？”怕乐心公主看出些许的端倪来，暗月忙站起身，将自己身上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才又回道，“夫人，我很好啊。”

　　　“也许是我感觉错了。”乐心公主的目光自然也随着暗月的起身，将她仔仔细细的重新打量了一遍，终是没有找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只好说是自己感觉错了，让众人都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夫人……”

　　　风少辉一脚也踏入了韩诺的房间，自然也看到了被安置在木榻上的乐心公主，单膝跪了下来，“昨天晚上暗月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请夫人早日帮我们成亲。”如此众目睽睽之下，风少辉就是想将自己最早的那份念头给断得干干净净，经过昨夜，他的心中也有了暗月的一席的安身之地，加以时日，他相信，暗月会是他这一生最为重要的人。

　　　“你？”乐心公主听着风少辉的话，自然是被吓了一跳，当初她将暗月许配给风少辉，虽然他当时没有拒绝，但是乐心公主能够察觉到他身上那丝若有若无的抗拒，是以只是将他和暗月的事情给定了下来，虽然也通知了自己的公公婆婆，也就是风少辉的爹娘，但是却没有催着他们立刻成亲，可是现在，眼前的这个局势，倒真是让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忍不住自己的手指来来回回的指着，“你们？你……”

　　　“夫人……”风少辉这一番话，倒真是把暗月这个姑娘家给羞得满脸通红，自然也是跪了下来，却是什么也不敢多说。这个时侯，估计她说什么都不可以吧。

　　　“起来吧，长嫂如母，心儿这个做嫂子，自然会帮你把成亲事宜准备得妥妥当当，你可别辜负了暗月。”见到众人都在愣神，风少轩踢了自己的弟弟一脚，让他赶紧起身，算是解了眼前的这场困境。

　　　“谢夫人。”风少辉自然也收到了自己兄长警告的眼神，自然也就顺势站了起来，又将暗月给拉了起来，如今算是给暗月正式要了一个名份，自然也容不得她再受一份委屈。

　　　“我就说怎么总是感觉暗月些不对劲呢，原来是这样。”乐心公主听着风少辉话意里的求亲，再加上他那一句‘昨天晚上就已经是我的人了。’自然很快就想明白了，为何自己今天一早总是觉得暗月有些不对劲了，原来是那样啊。

　　　“夫人……”虽然别人还不明白‘这样’到底是哪样，但是暗月已经回过神来，自然知道自己极欲掩饰的动作，已经被夫人看出了端倪，让她原本一直的冷冰冰的神色上，多出几分娇羞的红润，看起来倒是多了几分小妇人的样子。

　　　“暗月，你过来。”

　　　对于众人善意的调笑，乐心公主只是白了众人一眼，便开口把暗月唤到了自己的身边，还真是有了几分长嫂如母的架势，“成为皇家的暗卫，早已经抛却了父母赐予的名姓，你是我亲自开口赐予少辉的，现在我再赐予你另外的名姓。”

　　　“夫人……”听了乐心公主的话，暗月忙跪倒在地，“暗月不需要别的名姓，成为您贴身的暗卫，是暗月的荣幸，我……”

　　　“……”乐心公主摇了摇头，示意暗月不必再说下去，“不要再说什么暗卫不暗卫的话，少辉是驸马的亲弟弟，我也是少辉的亲嫂子啊，你已经是少辉的女人，咱们也算得上是亲妯娌了。”

　　　“夫人……”暗月还想再说些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的女人，也算得上是她的荣幸，但是她真的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身份变得多么的尊贵。

　　　“你不必多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意。”乐心公主再一次截断了暗月的话，“既然你已经习惯了别人唤你暗月，那么我就给你取一个暗字的谐音，你以后就唤做安月可好。”

　　　“暗月，安月，安月，暗月。”暗月，从今以后要唤做安月了，安月嘴里念叨了几遍自己的我名字之后，忙跪倒了地，“安月谢过公主殿下的赏赐。”这一句叩谢，算是她正式同意了自己的名字，以后暗月就是安月了，是风少辉的妻子，是公主殿下的妯娌。

　　　“起来吧。”乐心公主被风少轩给强行摁在木榻上，就算是想要亲自搀扶安月起身也不能，只能是虚扶一把，如此而已，也让安月心怀感恩。

　　　乐心公主现在看上去是安然无恙，再加上风家又多了一件喜事，可是风少轩却没有忘记刚刚木枫的紧张，“老二，现在是不是该跟我说说心儿的身体到底如何了吧，刚刚你可是很紧张的。”

　　　“这个……”风少轩冷不丁的说出这么一句话，可真算是让刚刚的那喜庆的气氛有些冷场了，也让木枫有些无言，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的结拜兄弟解释一下乐心公主的身体状况。“夫人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不宜过多走动，安心静养就好。”

　　　“老二……”听着木枫的解释，风少轩可是不满意到了极点，“什么叫做没有大碍，什么又叫做少走动,,还要安心静养?你还没有跟我说心儿的身体到底如何了.”

　　　“不用再问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看着风少轩着急的样子，乐心公主轻轻的扯了扯他的衣袖，“真的，我没事，你不必担心。”

　　　“没事就好。”见到乐心公主如此着急解释，风少轩要是再察觉不到异样，那他可就算得上是傻子了，为了让乐心公主安心，他向木枫使了一个眼色之后，才看向乐心公主，“没事就好，反正现在我也见过他们了，我先送你回去休息。”

　　　“好。”乐心公主无奈的点了点头，她很清楚，只要这个臭土匪送自己回房间以后，肯定还会找机会出来询问木枫的，想到此，她也只能向木枫投去了抱歉的眼神，不用想也知道，过一会儿，他肯定会被他的这个结拜兄弟好好的折腾一番的。

　　　“看他做什么？”乐心公主看向木枫的眼神，自然被风少轩给看在了眼里，心中却更是一痛，曾经的凤凰公主，意气风发，什么时候会用歉意的眼神看向一个人，从来都是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哪用顾及别人的感受。

　　　“没事了，老三，你先带夫人回房间休息吧。”韩诺自然也看出来这风少轩的火气是越来越大，只能出面当和事佬，至于公主殿下的身体状况，自然是要等他送乐心公主回房间休息之后，他们再慢慢的合计，他也知道，能让木枫如此大惊失色的，肯定是公主殿下的身体又出了什么岔子，希望不要危及她和她腹中的骨肉才好。

　　　“我先送心儿回去，咱们兄弟几个一会再聚。”

　　　“去吧。”

第一百五十五章 吃茶看热门

　　　“你说什么？”

　　　风少轩送了乐心公主回去休息之后，再一次坐在韩诺房间的椅子上，只不过木枫刚刚出口的话，却让他震惊的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说一遍又能如何？”木枫看到风少轩震惊的样子，自然也不甘示弱，忍不住低吼出声，“夫人身体本来就虚弱无比，身怀有孕，本来就有些不堪重负，千里迢迢……”

　　　“够了老二，你闭嘴。”韩诺见自己这两个结拜兄弟，有些剑拔弩张的样子，不得不开口阻止他们继续下去，否则的话，很可能老二会被老三当成出气筒修理一番。

　　　“我……”木枫不服气，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被韩诺一瞪，破天荒的，他竟然没有再出声，只是扭过头去，不再搭理自己这两个兄疵。

　　　可是他扭过头去，不代表风少轩也不会再也出声啊，听着自己妻子的身体状况如此之，让他心中燃起的怒火更是旺盛，“心儿身子虚弱，还有身怀有孕，本就不该千里迢迢来到漠北，你们怎么不阻止她，还有老二，你是神医吗？你神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心儿身体不适，你不早点替她诊治……”

　　　“你……”听着风少轩的指责，真真的让木枫怒了，他是在指责自己不尽心尽力的救治公主殿下吗？还是在置疑他做为一名医生的医德情操，忍不住一拳挥向自己的弟弟，“你以为我没有救吗？还是你认为我们几个能够拦下公主殿下，让她不必千里迢迢亲身赶过来救你？”

　　　“你们拦不住她，那老四呢，老四也拦不住吗？”听着木枫的话，风少轩自然也不会只处于挨打的状态，也一拳挥向了自己的结拜二哥，“你们就这么任由她胡闹，有她凤凰公主在金元，漠北王又敢把我怎么样？”

　　　见风少轩还敢还手，木枫不禁下手更狠了，不要问他是一介神医，为何要跟人拳脚相向，那必竟是跟他的感情的结拜兄弟，由不得他用那些奇奇怪怪的药粉，更何况他也不想用，“你以为凤凰公主的名字是白叫的吗？你出了事情，被漠北王给掳到这来，她能够在金元还呆的住？还是你以为老四有能力跟他的亲姐姐抗衡？”

　　　“那你们就任由她拖着有孕的身子，千里迢迢来到漠北？”

　　　“如果不是你太菜，公主殿下又何必受这份苦？”

　　　一人一句，丝毫不甘示弱的吼在一起，也战在了一起……

　　看着木枫和风少轩纠缠在一起，韩诺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还叫人准备好一壶香茶，再来上几盘可口的点心，明显把他们兄弟之间的争斗当成了一出好戏。

　　“老大，你今天怎么也不劝架了？”木枫跟风少轩两个人，动了半天的手，气喘吁吁的才停下才来，都挤到韩诺身边讨茶喝，顺便问了一句他们心中的疑惑，要知道以往的时候，他们兄弟两个有争执的时候总会动手，可每一次都是韩诺做个和事佬，将他们劝开，谁曾想到， 这一次，人家反而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茶水点心都准备好了，摆明了没有劝架的打算。

　　“有什么好劝的，你们打够了自然会停下来的。”韩诺没好气的回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一句，两个人刚刚斗的那么凶，现在都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样子，还不知道一会儿该如何向乐心公主交代呢。“再说劝过你们多少回，哪次你们听我的了，还不如我准备好吃喝，就当你们给我来出全武行了。”

　　“呃……”听着韩诺没好气的回答，木枫和风少轩真算是彻底的无语了，思来想去，都没有想过，他们的老大，竟然会这么回答他们，真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老三，说真的，你来漠北这么久，到底有没有查清楚，漠北王把你带到漠北国，到底有什么打算？”虽然当初只不过差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风少轩就去抢和亲队伍里的新娘，但是漠北王可是知道他和公主殿下的新娘，又怎么会因为气愤而把他给带回漠北呢，要知道，当时抢亲队伍何其繁杂，漠北王又怎么会独独挑上风少轩来示威呢，甚至还把千里迢迢的带回漠北国。

　　“我还真不知道漠北王的打算，我来漠北一路中，除了行动上不自由之外，可是一路好吃好喝好招待来的，美酒佳肴，娇奴美妾，可是一样也不差来着，”对于漠北王的举动，风少轩还真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但是有一个人的举动，他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青月这一路上的心思。“漠北王我是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是有一个人，我可是很清楚她想干什么。”想到当初听到青月的话，风少轩的眼睛不禁危险的眯了起来。

　　“谁？”韩诺看着风少轩的神情，不禁开口问了一句，要知道，他的兄弟可不能任凭别人平白的欺负。

　　“青月。”

　　“青月？她做了什么？”看着风少轩危险的神情，木枫忍不住问了一句，要知道，青月可曾经是乐心公主最为贴心的贴身女婢，绝对不会跟别人一起，算计她的主子。

　　“她认为我这个臭土匪配不上心儿，要我一纸休书将心儿给休了，这段时间，她可没少用娇奴美婢来招呼我，如果不是心中只有心儿一个人，我还真有点儿招架不住呢。”提起青月，风少轩的神情当中都带了几分讽刺，这可真是心儿好侍女呢，竟然如此为她的公主殿下着想，只是不知道，他要是真听了她的话，一纸休书将心儿给休了，她又想让谁来顶替他的位置。

　　“不可能，青月可是夫人的贴身女婢，断不会……”听着风少轩的话，韩诺和木枫头一个反应，就是他的话绝不可信，必竟老三可是公主殿下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驸马，不管当初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现在已经成为夫妻，可是当初乐心公主身边贴身的护卫以及风寨里所有人都亲看看见的，可是如今却……

　　“有什么不可能的？”风少轩狠狠的瞪了一眼自己的两个结拜兄弟，神情很是严肃的看着他们，语气里却透出几许认真。“也许这不是青月的意思，是漠北王痴心妄想，但是不管如何，青月确实在站在漠北王的那一边。”

　　“也难怪公主殿下一定要亲自来漠北搭救与你，单凭我们几个，没位还真斗不过人家小两口的心思。更何况，咱们的势力几乎都是在民间，朝堂的事情几乎都用不上力。”对于风少轩的话，韩诺选择相信，必竟事实已经摆在了他们的眼前，如果青月没有跟漠北王合污的话，风少轩也不会从金元被人带到漠北来了。

　　“就因为他们这几分小聪明，就让夫人殚思竭虑，几乎要命搭在这里？”木枫的心中有着几分怒火，也对青月多了几分不理解，如果当初她稍微阻止一下抢亲的人们，或者阻止一下漠北王，说不定，老三就不会被带到漠北国，而公主殿下也就能够在金元的帝都好好的调养身体了。

　　“你说什么？”听到木枫的话，风少轩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又一把抓住木枫的前襟，“刚刚你还有没跟我说，心儿的身体到底如何？现在又说心儿几乎要把命给搭在这里？你给我说清楚，心儿的身体到底如何？”

　　　“老三，放手。”韩诺眼看这兄弟几个，又打算动手了，忙开口唤了一声，现在可不是他们动手打斗的时候，听老三的意思，显然这漠北王对公主殿下还有什么心思，那他们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自然也要先想一个万全之策，既要保得住他们的安全，也要护得住乐心公主的安危。“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可是……”风少轩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韩诺不会再让他计较下去，不然的话，这两个大男人就算是到天黑，也商讨不出什么结果来。“没有可是，公主殿下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咱们最主要的还是看着如何安然离开漠北。”

　　　“该怎么离开，就怎么离开。”风少辉从门外走了进来，他送公主殿下回去之后，又在那里跟青月聊了几句，等到回来之时，正好瞧见自己的哥哥跟木枫缠斗在一起，一直没有出声，直到现在听到韩诺要跟他们谈起该如何离开漠北的时候，才从门上现身进来。“漠北王就算有天大的心思，也不该强来，别忘了金元边疆的兵马，只有漠北一有异动，铁骑踏过，鸡犬不留。”

　　　“难不成你认为？”听到风少辉的话，韩诺心神一动，悟出了另外的意思。

　　　“漠北王是个聪明人，不会有不该有的心思。”风少辉淡淡的回了一句，这并不能算是他的见解，而是身在乐心公主身边多年，深知她对边疆各蕃王的看法。说完了这些，风少辉又转身离去，不管话怎么说，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第一百五十六章 欲踏归途

　　　“既然少辉这么说，那肯定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见风少辉直接话说完后，就直接离去，韩诺等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在思考他刚刚说过的话，半晌过后，韩诺才算把所有的事情给想了一个通彻，确定漠北王肯定不会生出不该有的心思，“不管漠北王到底有没有那份心思，既然老三已经救出来了，咱们还是赶紧离开漠北，以免再节外生枝轻。”

　　　“可是心儿的身体？”风少轩念念不忘的还是乐心公主的身体，想到清晨，他只不过是把心儿从她所居住的院子里抱到韩诺这边来，就把木枫给惊吓的够呛，可想而知，现在乐心公主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何种地步。想到这里，风少轩还不忘把眼神望向木枫的方向，虽然他也很想离开漠北国，但是乐心公主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移动，又该怎么移动，才能把她千里迢迢带回金元，反正他是不会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在漠北的这片土地上。

　　　木枫无视风少轩的眼神，眉头紧锁，现在还真不是他说什么的时候，更何况，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时此刻，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何乐心公主千里迢迢安然回到金元。

　　　“大当家，你真的没事？”

　　　就在韩诺和木枫等人相对无语的时候，许东阳听到风少轩的消息，也赶了过来。

　　　“东阳，你怎么会在这里？”风少轩从昏迷之后，再次醒来之时，就是听闻凤凰公主出嫁，别的消息是一点儿也未曾听闻，所以他在漠北国见到自己原来风寨的二当家的时候，还真的很是惊讶。

　　　“我……”看到大当家的如此关注的眼神是，许东阳还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当初趁着大当家不在寨中，他和弟弟进京赶考，也算是另谋生路，只是这些事情，事前没有知会一下风少轩这位大当家的，倒是让他们心生几分羞愧。必竟这风大当家的，对他们一大家子多有照顾，甚至还因为茗烟的事情，才跟乐心公主致气，以至他们夫妻分离，再加上茵娘对大当家的事情多有疏忽，才造成了眼前的这种局面。

　　　“原来是这样，我还要恭祝你们兄弟高中啊。”虽然自已和乐心公主现在的这分处境，跟他们许家还有几分关系，但是风少轩生性大度，自然是不会把他们这种无心之失放在心上，真心为他们兄弟有了好前程而高兴。

　　　“许大人的风寒，应该快好了吧？”

　　　就在风少轩还在和许东阳叙旧的时候，一直没有插话的韩诺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倒把许东阳弄得有些莫名其妙，虽然心中有些不悦，但他还没有那个胆子敢给皇帝陛下的结拜兄弟脸色看，虽然韩诺他们几个结拜兄弟没有功名在身，但是人家毕竟是皇帝陛下的颇为敬重的结拜兄弟，再加上他们大当家的身后还有一位乐心公主，让他无论站到多高的位置，对着他们几兄弟，也只有毕恭毕敬的份，“昨天已经服完了木大夫给的药，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那就请许大人早日完成皇上的交待，咱们也好早日返回金元。”韩诺的心中已经把风少辉的那句话，‘该怎么回，就怎么回’给彻底的理解了一个清楚，他们既然是来替皇帝陛下来探亲的，那么探亲之后，见过了凤凰郡主的安危，完成了皇帝陛下的交代，他们自然是要回转金元，向他们的皇帝陛下交差了。

　　　“这个……”对于韩诺现在的话，许东阳可不敢应承，这次是接了皇命出来，虽然大当家现在也已经安然回来，但是整个探亲队伍，做主的还不是他，也不是这位韩大掌柜的，而是那身怀六甲的公主殿下，“我还是请示一下夫人才行。”

　　　“那就请许大人快点儿向夫人请示吧，我想夫人也想早一点回到金元的土地上。”对于许东阳打着官腔的话，韩诺并不以为意，生在商场之上，早就让他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这个曾经是风寨二当家的新科状元，有些让自己的新晋身份给迷花了眼。

　　　“那我就先去向夫人请示一番，大当家的，您和韩爷和木枫先聊着，我先走了。”不管如何，就算许东阳再被自己的眼前的身份给迷晕了眼，他也不敢耽搁乐心公主的事情，自然是打了一个招呼之后，就快点离开了，既然他的风寒已经痊愈，而大当家的也平安归来，那觑见漠北王的事情已经势在必行。

　　　“既然韩大掌柜的这么说，那么你也就早点将皇上的关切之意转交给漠北王，咱们也好早点回金元。”果然不出韩诺所料，对于韩诺的安排，乐心公主真的很是满意，自然也就乐意顺着他的安排往下走，现在他们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尽快离开漠北国，虽然她知道漠北王生不出其他的心思来，但是不代表漠北国其他的人，也都是那识实务为俊杰的性子，万一真的惹出什么祸事来，还真是得不偿失了。

　　　“微臣明白。”听着乐心公主的话，许东阳才真的敢去向漠北王递折子，如果他们的公主殿下还想要漠北待上几日，让漠北王再过上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说不定他还要再给自己找点儿病，以拖延回金元的日期。“臣今天就向漠北王递折子，希望明天就能觑见漠北王爷。”

　　　“嗯，去吧。”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她只关心结果，至于中间的过程如何，身为掌权者，实在不应该太过关注。

　　　身为金元的特使，许东阳的请求觑见的折子，很快的就落到了漠北王的御案之上，连着他的折子一起的，还有一个小小的信签，似乎是被别人特意给放进去，只不过，这个呈折子的人，知道不知道这多出的一份信笺，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可就不在漠北王的猜测范围之内了。

　　　“王上，这探亲使臣想要觑见，您看……”诸位大臣见漠北王拿着金元特使的觑见折子，脸色很是阴沉，忍不住想要开口问上一句，现在金元在边疆的兵马蠢蠢欲动，他们可真不想得罪这位金元特使，生怕给自己的国家招来无妄之灾啊。

　　　“明天一早孤会召见金元的特使，晚上就在宫中设宴吧。”说完这些，漠北王环视了一眼自己大殿上的大臣们，见到他们的脸上都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也只有苦笑，看来今天晚上他们夫妇就要偷偷的上驿馆走上一遭了，如果不是这纸信笺，他还不知道，原来青月心里还有这种心思呢。

　　　“你们来了。”

　　　虽然原本漠北王就没有想要避过乐心公主的暗卫，但是想到自己一到驿馆的地盘之上，就被人家所发觉，倒也有几分让他面上无光。

　　　“我想见公主殿下。”既然被人发觉，漠北王也不便多说什么，必竟他可是带着为自己着想的小娇妻来向乐心公主请罪的，虽然他将乐心公主的驸马给掳回漠北国，但他心中的心思绝对跟青月想的不一样。

　　　“进去吧，公主殿下已经等侯你们多时了。”听到外面的声音，风少辉从里面走了出来，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显然对于漠北王如果识实务，他可是感到很满意。

　　　“漠北王携王妃青月拜见公主殿下。”

　　　漠北王带着青月既然是来向乐心公主请罪的，自然一见面就向乐心公主就向她跪了下来，规规矩矩的磕起了头。直至三跪九叩，如同向金元的天子行礼之后，乐心公主才淡淡的说了一声，“起来吧。”

　　　“谢公主殿下。”虽然心中感到些许的憋屈，但是漠北王面上却不敢显现出什么，这一次，能够安然度过，才是最最重要的。

　　　“奴婢见过公主殿下。”青月被漠北王带来向自己的主子请安，自然是满心欢喜，待行过国礼之后，便又向乐心公主行了一礼。

　　　“免礼吧。”乐心公主已经从风少辉口中，知道了青月心中的打算，虽然面上不显，但是心中已经很是不悦，“你现在身为漠北国的王后，已经不再是我的侍女了，你这样的大礼，我不便再承受，以后再见到我时，只向本宫行国礼便是。”

　　　“公主……”听到乐心公主如此说话，青月是一阵厄然，“公主您这样说，是不要奴婢了吗？”

　　　“身份已经不同，你现在是漠北国的王后，又是我金元的凤凰郡主，身份尊贵，已经不在我之下，自然不以再对我自称奴婢。”乐心公主心中憋了一股怨气，对着青月，自然也没有了好脸色，“能将本宫的驸马从金元掳到漠北，如果不是自恃身份，你又怎敢如此大胆？”

第一百五十七章 阴差阳错的误会重重

　　　“公主息怒，奴婢……”

　　　见到乐心公主动了怒，青月忙跪倒在地，“公主息怒，奴婢是替公主殿下着想，那风驸马出身草莽，要本就与殿下凤凰公主的身份不匹配，奴婢只是想……”

　　　“住口。”听着青月的解释，乐心公主更是怒不可厄，“什么时候，本宫的终身大事需要你来关心了？你是本宫的什么人？”

　　　“公主殿下……”

　　　“别唤我。”乐心公主见青月还想开口再说些什么，心中对她不禁失望至极，“本宫主政多年，当初先皇在时，就将本宫许给情投义合的驸马，先皇仙逝，宫里宫外谁敢对本宫将来归宿多说一句，昔日的云妃不敢，就连昔日的景亲王虽跟本宫政见不合，但对本宫的终身大事，也只最暗中动手脚，你什么身份，也敢替本宫着想归宿一事？”

　　　“奴婢……”此时此刻，如果青月还没有察觉乐心公主的滔天气焰，那她就白在乐心公主身边呆了这么多年，“奴婢知错，请公主殿下责罚。”虽然心中还是有些不服，但是为了公主殿下的身体着想，青月还是低下头来认错，虽然她还是认为自己是真心替乐心公主着想的，必竟一个臭土匪思来想去，是如何也配不上她们家的公主殿下的。

　　　“你会知错？”乐心公主什么人，青月到底是真知错，还是假知错，她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只是现在她毕竟是漠北国的王后，真要处置一下她，还是要询问一下漠北王的意见。

　　　当乐心公主将目光转向漠北王的时候，发现他只是心疼的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妻子，就将目光转向了他处，这个举动，但是让乐心公主心软上一分，“青月，我问你，你老老实实的给我回答。”

　　　“殿下相问，奴婢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认为风驸马出身草莽，配不上本宫，那你认为整个天下，还有谁配得上本宫？”

　　　“这，奴婢不敢说。”虽然心中已经有了人选，但是想起这几日的甜蜜，青月的心中又有了几分心酸。

　　　“你不好说，本宫替你来说。”乐心公主看了青月一眼，抬手阻止漠北王的想要说出口的话，为了给他们夫妇留上几分颜面。整个房间里除了风少辉和安月，她没有让任何人进来，就连风少轩和韩诺兄弟也让她给软语推拒了。“你是不是认为漠北王英俊潇洒，又身份尊贵，堪称本宫良配？”

　　　“如果公主肯屈就，奴婢愿意让出王后的位置，还做公主的贴身侍婢。”听了乐心公主的话，青月眼前一亮虽然心中犯起了阵阵酸楚，但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心中最初的打算，漠北王是一个温柔的男人，相信会是一位好驸马，会好好的照顾公主殿下。

　　　“漠北王你的意思呢？”见青月的执迷不悟，乐心公主懒的再开口相询，直接将话锋问向了漠北王，漠北王听着青月自愿放弃自己王后的位置，本来就脸色铁青，听见乐心公主再问向他，跪倒在地，但还是冷着脸色开口，“小王很满意自己这位王后，不想节外生枝。”有些事情，他会回去之后再找青月算帐，但绝对不是现在。

　　　“王上……”听着漠北王咬牙切齿的话，青月要说不感动，那是假的，但是如此一来，岂不会白费了她的一番心血。

　　　“你若是很满意这位王后，又何必将本宫的驸马掳来漠北？”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的好，乐心公主从来就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主，她一定要逼着漠北王说出实话来，这样的话，她才能考虑要不要将漠北的国君换个人来当当。

　　　“小王知道王后很仰慕公主殿下，如果公主殿下肯亲临漠北，本王的王后肯定会很高兴，所以……”就因为这样，漠北王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将风少轩给掳到漠北来，只是没有想到他迎娶的青月，会认为他心里生了别的心思，如果为他费尽心机的安排，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你的王后是高兴了，可是本宫不是很高兴，提心吊胆了这么长的日子，你们说本宫是不是该责罚你们？”听着漠北王的解释，乐心公主不知道是好气不是好笑，这对公婆俩的打算，还真是南辕北辙的很。但是她却很是相信漠北王的话，因为漠北王生性桀骜不驯，本就是那种不屑说谎的人。

　　　“小王愿代王后受罚。”漠北王很是光棍，任打任罚，全由乐心公主做主，只要不伤及那个一心为自己着想的青月就好，再说了，他的心里也很是明白，就算是不任由乐心公主责罚又能怎样，只有乐心公主解了现在的这个心结，他漠北的边疆之危才能解开。

　　　“既然王爷如此之说，那本宫开口罚你一些什么，想必王爷也不会吝啬吧。”对于漠北王的干脆，乐心公主倒很是满意。

　　　“只要小王付得起，绝对双手呈奉给公主殿下。”漠北王相信，乐心公主就算是罚他，也不会太过过份，更不会让他分疆裂土，必竟相比起来，金元的地盘，比起漠北来，要大的多。

　　　“本宫来漠北的路上，所乘坐的马车不是很舒服，本宫就先罚你替本宫准备一辆远行的马车吧，至于其它的，本宫所带的神医世家的木枫木公子，会跟你说起的，本宫把罚你的东西，赏给他了。”乐心公主伸了一个懒腰，这件事情，算是到此为止了。

　　　“公主殿下……”听着乐心公主的责罚，不单单是漠北王，就连青月也很是惊讶，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如此简单的责罚，乐心公主就会放过他们？

　　　“本宫要远行，自然需要一辆更为舒服的马车，至于青月，你现在已经是漠北的王后，没有奉诏，以后不许踏入金元半步。”对于他们夫妇的表现，乐主公主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他们本身对于她并没有恶意，那她又何必做一个恶人呢。

　　　“奴婢谢过公主殿下。”

　　　“小王谢过公主殿下。”

　　　“都退下吧。”

　　　乐心公主将漠北王的事情处理清楚，自然也给风少轩众人一个交代，刚刚因为王室的颜面问题，自然不能让他们旁观，众人也并不介意，必竟乐心公主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们就算是想要说些什么，也要好好的掂量一番，自然到底有没有那份能力插手乐心公主的事情。不过，乐心公主对于漠北五的惩罚，他们还是很满意的，尤其是木枫，简直是喜笑颜开，直接去找漠北王去寻找他想要的东西了。

　　　漠北王很是清楚，这帮人不会出现在王宫的晚宴之上，自然只能现在领着木枫的目的地走去，木枫身为神医世家的公子，他最想要的东西，肯定是一些有救命之效的天才地宝，必竟一般的东西，没准神医世家的仓库里，比他们漠北王宫的国库里还要多，只不过看着木枫将漠北王室几代国君收藏下来的天才地宝掳走，还真真的心痛了几分，刚想要说些什么，却被告知这些东西都要替乐心公主攒命的时候，他反而无语了，甚至恨不得木枫再多拿上一些，他真的从来来没有想过公主殿下的身体会差到此种地步。

　　　“王爷，我今日跟你所提之事，还请王爷守口如瓶。”木枫见到原本抗拒自己将他的秘药库搬空的的漠北五，在听到乐心公主的身体的近况之时，甚至还搬自己搬起了他秘药库的珍藏，倒真是把他给吓了一跳。

　　　“本王不是那种不知轻重的人，如果……”想到自己的小小的心思，衍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漠北王的心中还真是有着几分悔意。

　　　“夫人自己都不介意了，王爷又何必耿耿于怀。”既然是阴差阳错之事，他们几个兄弟也不是不明事理之人，更何况连公主殿下自己都不计较他，他们就更不会多嘴说些什么。

　　　“话虽如此，本王却是过意不去。”漠北王真的没有伤害乐心公主的心思，只是现在的事态发展，真的出乎了他的意料，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弥补，如果万一乐心公主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他该如何向金元的皇帝交代。

　　　“有了这些，我必能保夫人平安回到金元，等到了金元，夫人再好好的静养一下身体，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大碍吧。”见漠北王如此自责，木枫看着手里拿着各种珍稀药材，反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了，不由得出声安慰。

　　　“如此还是有劳了木公子。待本王明白就向天下寻求保命奇珍，到时候再命人快马送到金元，以备不时之需，算是尽我漠北一点绵薄之力。”虽然有着木枫的安慰，漠北王还是许下了自己的承诺，无论如何，他都不希望乐心公主有事，有她这个凤凰公主的威摄，四海之内一片升平，无论是哪个不国番邦，都不敢轻启战端，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凤凰公主如此受金元敬仰的原因。

第一百五十八章 节外生枝

　　　漠北王设晚宴款待了探亲使臣之后，第二天，就替他们送行，如此紧促，只为了乐心公主能够早日回到金元休养身体，以期在不损伤母体的情况下，安然生下腹中的孩子。

　　　“心儿，待会就进边疆城了，你感觉如何？”坐在漠北王馈赠的马车上，风少轩很是担心的看着乐心公主苍白的脸色，虽然这辆马车外表看着不是很华丽，但胜在是特制的马车，行驶起来，没有普通马车的震感，车内更是一应俱全，无论是躺是卧也都很是舒服，唯一不舒服的，就是乐心公主现在身怀有孕，坐在马车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很舒服，一直呕吐个不停。

　　　“没事，让他们直接进城吧。”乐心公主摇了摇头，为了她，已经延误了不少的行程，再不快点儿回到金元的地面上，恐怕很多人都要抓狂了吧。

　　　“要不先歇息一下，晚会儿也能赶在城门关上之前进城。”风少轩看着乐心公主的神色，还是很是担忧，忍不住又想让马车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

　　　“我没事，继续走吧。”乐心公主任由风少轩将自己搂入他的怀中，淡淡的摇了摇了头，对于他的建议不予采纳，她虽然贵为公主殿下，但是为了救也自己的驸马任性离开金元已是不该，现在更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身体不适，耽搁整个队伍的进程，要知道，边疆的守备还是一个不好相与的角色，相信再不见到她这个凤凰公主真容的话，恐怕会不顾传令兵的阻拦，会直接派大队兵马过来接人的，如此以来，很容易会引起两国的纷争，也就失了她极力粉饰太平的本意了。

　　　“什么人？”

　　　许东阳来时是探亲主使，回城之际自然也是由他领队，眼见刚刚望见金元的城墙，还没来得及跟后面的车队交代一声，就发现前面冲来一队蒙面的人马，让他忍不住呵斥一声，可千万别是什么流寇之流，虽然这些人在以前也算是他的同行，必竟他也是土匪出身，可是现在不同，乐心公主也在车队之中，而且身体已经极为不适，实在是经不起任何的刺激了。

　　　“是我。”一声低沉且熟悉的声音响在了许东阳的耳边，让许东阳忍不住惊诧出声，“守……守……”

　　　“夫人现在何处？”既然已经找到正主，蒙面之人自然也不再隐藏踪迹，他正是边疆的守备大人，因为早早接到通知，却久久不见乐心公主的到来，忍不住蒙面藏起行踪，寻了出来。

　　　“夫人在后面的马车上。”很是惊讶守备大人竟然会亲自出来迎接，倒是让许东阳有些失了分寸，来不及细想，就向乐心公主所在的马车指了过去，甚至忘了提醒一声，让他最好还是不要前去的打扰，因为马车之上还有着乐心公主的夫君。也就是他们的大当家——风少轩。

　　　当守备大人来到马车旁边的时候，正好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再对着乐心公主软语温存，只不过所谈论的内容让他不是很满意罢了。

　　　“停车。”守备大人认识的凤凰公主，从来都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主儿，什么时候需要如此的委曲求全过，只为了别人的安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还有她的那些人，难道不知道公主殿下不舒服的时候，是最不喜欢乘坐马车的吗？

　　　“什么人？”听着外面的一句停车，倒是让风少轩很是不悦，不知是谁如此的不识趣，竟然会开口让他乘座的马车停下。

　　　“搭人轿，迎拦公主殿下进城。”守备大人并没有理会那个从车窗外探出头来，并一脸怒色的男人，反而是向着自己身后的几个贴身护卫吩咐了几句，现在的时候，还真不能跟眼前的这个男人多做解释，不过，公主殿下是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接进边疆城的。

　　　“是……”跟在守备大人身后的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搭成了一顶人轿，静侯守备大人余下的命令。

　　　守备大人的脸色很阴沉，确切说他是听到乐心公主的身体不适才会如此，“公主殿下，请下车吧，臣已经备好轿子，亲自来迎接公主殿下回边疆城。”

　　　“边疆城守备？”原本只是感觉胃不太舒服的乐心公主，听到马车外守备大人的声音，顿时感觉自己的头也开始痛了起来，“是谁告诉他我在这里？”

　　　“心儿，那人是谁？”风少轩的声音闷闷的，不是因为那个什么边疆守备对自己的忽视，而是因为他对乐心公主的态度，很显然那个所谓的守备大人对待乐心公主的态度，要本就不是一个臣子对着上位者应该有态度，他的态度里面甚至还包含了些许暧昧的关心，这让风少轩很不适应。

　　　“朋友吧。”乐心公主现在的神情也有一丝古怪，她亲自打开车帘，对着守备大人道，“你们先回去吧，我坐着马车跟车队一起进城。”

　　　“公主殿下，是您自己出来，还是让微臣抱您出来？”只是听到乐心公主不舒服的声音，就已经让守备大人很是愤怒了，现在看到乐心公主苍白的脸色，他就更加的怒不可扼了，是谁没有尽心尽力，照顾好乐心公主，为什么她现在的脸色还是如此的苍白？

　　　“好了，我一会儿让人搭人轿先送公主殿下边疆城，守备大人还是快点回城吧。”听到前面的异样，原本躲在后面的马车里调戏安月的风少辉，终于现身出现。

　　　“你就是这么照顾公主殿下的？”本来还算勉强压制自己火气的守备大人，见到风少辉现身之后，脸色更加的难看。“先给我闪一边去，等回到边疆城，我再跟你好好算帐。”

　　　“我……”听到守备大人的话，风少辉的脸色也尴尬了几分，他并不生气他的指责，认真说起来，他这个暗卫统领并没有照顾好公主殿下，他早有心理准备，等漠北的事情一了，总会有人找他算后帐，毕竟现在乐心公主的身体状况已经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因为身怀六甲强自撑着，后果恐怕真的不堪设想。

　　　“寒夜，去找几个功夫还可以的女暗卫来。”乐心公主适时的替风少辉给解了围，她可以做人轿回边疆城，但并不是什么人搭的人轿她都会坐，毕竟她是当今的凤凰公主，有些事情还是多多注意才好。

　　　“是……”风少辉应了一声，就忙准备离开去安排了，不一会儿功夫，他已经找出几个女暗卫来，甚至安月就在其中之列，她们听从统领的安排，很快就搭成了另一组人轿。

　　　“你来把我抱上去。”原本的乐心公主一直制止着风少轩说话，就连随后赶上来的韩诺和木枫也被乐心公主的眼色制止他们不要出声。“这样，咱们可以快点进入边疆城。”

　　　“好。”风少轩跟韩诺几人虽然也很不满意眼前这个守备大人的态度，但是看到乐心公主此时都不计较他的态度，反而还顺从着他的意思，虽然心中很是不满，但是因为不清楚这位守备大人实际的身份背景，再加乐心公主一直向他们频频使着眼色，自然也没有人开口提出什么异议来。

　　　“哼！”看着乐心公主顺从自己的意思，坐上了人轿，虽然不是由自己这边搭建的，但是好歹不用再坐在气闷的马车厢内，守备大人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既然公主殿下已经坐好了，那就尽快起程回北疆城吧。”说着，守备大人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看着他用马鞭抽跨下俊马的力道，明眼人都看得出，此时此刻，这位守备大人心中肯定是气愤至极。

　　　只不过，这位守备大人是带着他的下属走了，但是乐心公主身在马车里的秘密也算是彻底曝露了，探亲使团里的所有人几乎都知道了他们的凤凰公主就在车队之中，忍不住全朝着乐心公主的方向跪了下来，“叩见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吧。”乐心公主心里一阵苦笑，示意众人都站起身来，这个守备大人给自己找麻烦的本事，还是一如从前啊。“本宫不希望今日的事情传扬出去，希望各位大人约束好各自的人，不要给本宫招来什么麻烦。”

　　　“谨遵吩咐。”这句话也算是合了众位大臣的意思，他们的公主殿下无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留在金元，只要是身在金元，他们就有了主心骨，就算乐心公主没有这声吩咐，他们也会让自己的随从管好那张嘴，以免惹出不该有的麻烦。

第一百五十九章 气疯人的本事

　　乐心公主坐上了人轿，速度果然比坐在马车快了许多，相对的，探亲队伍也能更早的进入边疆城，因为乐心公主早有前言，她身回金元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是以乐心公主仍以‘夫人’的身份，跟随在探亲队伍的身后，只不过换了一下她的交通工具而已。原本她坐的是漠北王亲自赠送的马车，虽然舒适，但并不适合身子不舒服的乐心公主，而今离边疆城只是数里之遥，乐心公主自然是听从守备大人的建议，坐了更为舒适的人轿，最起码比在气闷的马车厢内，要好多了。

　　“相公……”

　　探亲的队伍刚一进入边疆城，众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一个女人的身影就快速的扑到许东阳的怀中“相公，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茵娘？”许东阳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艳福给吓到，只不过在看清了怀中的女人之后，倒是把他给吓到了一跳，满脸泪痕的茵娘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忙不迭的擦去她眼中充沛的泪水，“茵娘，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相公，茗烟她？他们把茗烟……”茵娘紧紧的抓着许东阳的衣襟，显然是惊吓到了，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好了。”听到自己的妻子提起茗烟的事情，许东阳就感到头痛，“等我们进入驿馆之后，咱们再谈茗烟的事情，现在，还是让他们都进城吧。”

　　“可是……”茵娘有些欲言又止，脸上的神情也很是着急，显然茗烟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才会让她如此的心焦。

　　“等我们进城再说。”许东阳摇了摇头，示意的妻子最好等他们进城之后，再商讨茗烟的事情，总不能为了她那个不懂事的妻妹，将整个探亲队伍晾在这里吧，要知道，车队后面还有乐心公主所搭乘的人轿，耽搁太长的时间，总归是不太好。

　　“我去求夫人。”见自己的相公对于茗烟的事情并不上心，茵娘终于变了脸色，转身就要向队伍后面走去，虽然没有跟随队伍去漠北国，但是茵娘不用猜也知道，如果公主殿下没有把大当家的给救回来的话，这探亲的队伍是不会回转金元的，既然大当家也在这探亲队伍之中，那么去相求的话，相信大当家的不会任由茗烟陷身在军营充当营妓的。

　　“站住。”见到茵娘的坚持，许东阳终是变了脸色，不再维持自己探亲主使的风度，“我说了，有什么事情，等把大家安顿好了再说。你还是先回去吧。”

　　“相公……”见到自家夫君变了脸色，茵娘也有些无措，心中更是有几分委屈，看向自己的相公，也带了几分的陌生的探究。

　　“回去。”许东阳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只肯再吐给她两个字，之后，就头也没回的继续带着探亲的队伍们向着驿馆走去。大家远离故土已经有些时日，如今再踏上金元的土 地，他又岂能因为个人的事情，将大家晾在这边疆的城门口。

　　“茵娘还在为茗烟的事情托人向你求情？”

　　前面发生的一切，风少轩守在乐心公主的身边，自然也是清清楚楚，只不过，身陷在漠北的一段时日，让他也想了很多，更多的时候，或许也觉得茗烟有些咎由自取吧。

　　“你不是都看到了，进城吧。”刚刚进入边疆的城门，就看到了这么一出，让乐心公主心里也有几分不悦，这茵娘也真是太没规矩了，如此不分场合和轻重，真真完全的坠了她在风寨的贤良之名。

　　“走吧。”既然他的心儿不愿意提起，风少轩自然也不会如此无聊的再次发问，只不过，他的心中却是有了暗地里的打算。

　　行至到了城中，乐心公主却是没有再跟着探亲使臣的队伍进入到驿馆，反而是打发人传了一个口信给许东阳，她要直接去这守备府，让他们这探亲队伍自行回京交差。只不过，她这一脱离队伍，那韩诺和木枫自然也要跟随其后，至于风少轩，更是不用说，现在是曲型的妇唱夫随。

　　“难得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啊。”

　　守备大人早已经守在了守备府，对于乐心公主的亲至，似乎早就在意料之中，没有丝毫的意外，甚至连招待众人的美酒佳肴都准备好了。

　　“难得来边疆城上一趟，总要到这守备府里转上一圈。”对于这守备大人冷嘲热讽的态度，乐心公主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只是让众人寻了一处软榻把她放了身边，至于她，甚至还在乐呵呵的对于围绕在守备大人身边的美女们品头论足。“看来你这个守备大人日子过得也算惬意，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美女相伴啊。”

　　“还得多谢公主殿下。”听着乐心公主带着笑意的话，让守备大人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如果不是公主殿下时不时的将各地罪妇发往边疆城，我的日子也没有如此好过。”

　　“你倒是冤枉我了，各地自有律法存在，又岂是我一个凤凰公主所能左右的。”乐心公主见守备大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还是忍不住打着哈哈，似乎有意再逗弄他的情绪。“更何况，罪妇发往边疆，自然是来充当营妓，只是我不晓得，这守备府什么时候……”

　　“够了。”守备大人终于承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不是这位凤凰公主的对手，忍不住低吼出声，手随便一挥，就让服侍在自己身边的莺莺燕燕全部退下，站起身来，向着乐心公主道，“你是成心的？”

　　“调教的真好。”乐心公主依然是顾左右，而言其它，眼前的这一切，倒是让韩诺几兄弟看得有些呆了，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什么时候守备大人都能指着公主殿下的鼻子吼了。

　　“你……”守备大人承认，这个凤凰公主，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把人气疯的本事。

　　“我不舒服。”

　　乐心公主可是不管守备大人到底怎么想，只是在这位守备大人即将指着她的鼻子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我不舒服。”

　　“你……”对于乐心公主如此的扯开话题，守备大人心里只能是长长一叹，刚想再靠近乐心公主一步，却是人影一闪，然后被人一挤，他才发现自己离乐心公主又远了一分。

　　“心儿，你哪里不舒服？”风少轩虽然不清楚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但是他的心儿那句‘我不舒服’，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是以忙冲上前来询问，生怕她会出个什么事情，必竟他已经从木枫那里听到过口风，他的心儿身体虚弱之及，身怀的胎儿恐怕还是双生，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

　　“是啊，夫人，你哪里不舒服。”不单单是风少轩紧张，木枫也很是紧张啊，忙替乐心公主把脉，想要看看是否哪里有些不妥，刚刚就是他和风少轩两人合伙将守备大人给挤离了乐心公主的身边，生怕这乐心公主的身体，因为这一路劳顿，发生什么意外，到时候，恐怕他不知道该如何向老三和老四交代。

　　“让开。”

　　看着眼前这两个大男人凑在乐心公主面前，除了询问到底哪里不妥之外，别是一句有用的话也没有，让清楚这两个男人身份的他，很是不屑。

　　“你……”木枫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就已经被眼前的这位守备大人给推到了另一旁，至于风少轩，很显然，守备大人知道他的身份，或者说很是清楚乐心公主跟他的关系，没有动手将他赶离。“木氏神医世家就这点本事吗？连个孕妇都护不住？”

　　“你……”木枫听着守备大人近似挑衅的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顶替自己的位置，开始替乐心公主把脉。

　　“学有专精，术有专攻，也算是人之常情。木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全科大夫啊。”木枫或许不便开口说话，韩诺可不会任由别人欺负自己这个结拜兄弟。

　　哪曾想到，这位守备大人听了韩诺的话，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却未曾反驳什么，反而因为乐心公主的脉相皱起了眉头，甚至还狠狠的瞪了她一眼，然后才起身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玉瓶，自里面倒出一粒泛着奇香的绯红色的药丸，放在一个小小酒盅之内，由香醇的美酒化开，才递给乐心公主，“把它喝了。”

　　“这是什么？”守在乐心公主身旁的风少轩因为担心乐心公主的身体，刚刚并没有理会刚刚自家兄弟同这位守备大人的争执，直到他将和着小药丸的药酒端到乐心公主面前，风少轩才会有此一问，必竟这位守备大人不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如果是木枫调制的药酒，他会问也不问，直接让他的心儿喝下去，就算是心儿不喝，他也会另想其它的办法，让他的心儿喝下去。可是眼前这个男人不同，他不是木枫，他是这边疆城的守备大人，他们并不清楚这个人的背景，更何况现在他的心儿身怀六甲，稍有不适，可就是一尸三命啊，他不能让自己有任何的疏忽。

　　“保命的良药吧。”乐心公主用力的握了握风少轩的手，虽然不是很确定，但是她相信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也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会害她。接过守备大人手中的酒盅，乐心公主将那小小的药酒一饮而下。

第一百六十章 四方守备的传闻

“老二，看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风少轩原本想让木枫先看看这酒盅里到底调配了什么药物，但只是刚刚有了这个念头，他的心儿已经将那杯中物给喝了个干净，让他一时气恼自己的动作为何如此之慢，竟然拦不下那杯不明之物。

　　“这……”木枫看着风少轩自乐心公主的手中夺过酒盅，递给自己，一时之间还真是有些不知所措，接吧，当着这位守备大人的面，自然就是指明他们不相信人家，这可算是打了公主殿下的脸，不接吧，说实话，他还真是有些好奇那个绯红色带有奇香的药丸到底有何神效，能让乐心公主服用之后，只不过是短短片刻功夫，脸色就不再苍白，甚至还添了几分红润。

　　“想看就看吧。”乐心公主看着木枫那几分带了好奇的尴尬，不禁开口替他解围，“我也很好奇那到个药丸到底是有什么功用呢，想必咱们的守备大人不会开口给咱们解释的。”

　　“我让人准备好了房间，你们用过膳，就让人带你们去休息吧。”守备大人对于乐心公主此时调笑的态度，根本不以为意，也不想开口解释些什么，“我还有事，你们慢用。”

　　“心儿，这个守备？”

　　直到守备大人离开用膳的大厅，厅内也只剩下了他们自带的侍从，风少轩才开口问上了一句，不能怪他多心，实在是这位守备大人对待他的心儿的态度，实在是不像臣下对待上位者的态度啊。

　　“传闻，凤凰公主摄政不久，我金元四方就有四位无名无姓的守备大人震守，想不到今日一见，传闻并不只是传闻啊。”韩诺倒很是看得开，在自己的结拜兄弟还在吃着那莫名的干醋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餐桌前，准备享用一番这边疆城的美食了。

　　“看来韩大掌柜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呢。”乐心公主也是淡淡一笑，没有直接回答风少轩的问题，因为韩诺所谓的传闻，还真是让她有些忍俊不禁，金元的四方由四位无名无姓的守备大人震守，“金元是有四位无名无姓的守备震守四方，就是有了他们的威摄，才有了我金元百姓的安康。”

　　“想必公主殿下知道他们的身份？”对于这个韩诺可真是有些好奇了，当初听闻这个奇怪的消息之时，也只是听过便罢，必竟他只是一介商人，实在没有必要浪费人手去探索一些自己根本用不到的消息，现在碰上了，正好向乐心公主问上一句，来满足他当初的好奇心。

　　乐心公主只是摇了摇头，她没有义务去给他们解释这四方守备的来历，既然让他们无名无姓的震守金元的四方，那就代表他们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来历。“你们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不必理会他们的来历。”

　　“可是，心儿……”

　　“这事我自有计较。”不管是谁开口，乐心公主都不想多说，就算是这个由她刚刚从漠北救回来的驸马也不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现在对我金元中心耿耿，也就足够了。”

　　“公主殿下所言甚是。”既然连公主殿下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韩诺等人自然也不会不识趣的再多问一些，必竟乐心公主所想也是正确的，实在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他们的出身背景，只要忠忠耿耿的守着边疆，就已经足够了。

　　“老二，知道那粒药丸有什么功效了吗？”

　　风少轩很奇怪木枫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声不吭，只是拿着刚刚乐心公主喝过化了那粒药丸的杯子轻嗅着，甚至还伸出手指轻轻蘸了蘸残余的药液，放入口中轻尝。“你到底看出些什么来了没有？”看着木枫的样子，风少轩忍不住又开口问了一声。

　　“我嗅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木枫看着乐心公主又看了风少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虽然知道这些残余的药液里肯定有着许多珍稀的灵药，但他还真的在短时间内查不出它的功效，“公主殿下，能否再让我为您把把脉？”跟自己的结拜兄弟，木枫可以无所顾忌，可是跟自己结拜兄弟的妻子，自然就要多上几分规矩，尤其这个结拜兄弟的妻子还是这金元皇朝的凤凰公主，木枫就更不敢过多的放肆了。

　　“嗯。”乐心公主看着木枫眼中的希冀，先是看了风少轩的一眼，见他眼中的热切与担忧，忍不住点了点头，伸出自己莹白的皓腕。

　　“这……”木枫只是两指搭在了乐心公主的皓腕之上，不过短短瞬间的功夫，就让他变了神色。

　　“怎么了？”风少轩看着木枫的神色变了，顿时也紧张起来，生怕乐心公主因为喝了那盅药酒，身体会出现什么意外，就算他只是一介土匪，也知晓怀孕妇人不宜饮酒的常识，更何况不是一杯不知道加了什么料的酒，更是让风少轩担忧。“会不会是心儿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我去找那个守备算帐。”心里越想越气愤，风少轩担忧则乱，几乎认定乐心公主的身体不适就是因为那盅药酒引起的。

　　“老三……”看着风少轩就要离开，木枫忙扯住他的衣袖，顿住他的脚步，“没事，公主殿下没事。”

　　“没事那你刚才愣什么神？”听着木枫的话，风少轩心中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又冲着木枫低吼了过去。

　　“公主殿下的脉搏强健了许多，如果每隔几日服上一粒那样的药丸？”之所以木枫的神色变了，甚至还有短时间的呆愣，完全是因为他在打这样一个主意，当初他替乐心公主研制的保胎药丸，因为乐心公主不顾劝阻，硬要亲临漠北救人，再加上身子虚弱，长路颠簸，药效已经不是很明显，勉强能保住她腹中的胎儿，可是如果公主殿下每几日服下这种带有奇香的绯色药丸，那将来生产之际……

　　“你说什么？”

　　刚刚在驿馆坐定的许东阳听见自己妻子的话，忍不住低吼了起来，“你竟然去闯军营？身为官妇，你竟然去闯军营？”听着这个消息，许东阳真有些怀疑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相濡以沫的妻子了？原本知书达礼的她，难不成对于这金元律法一点儿也不懂，或者说是一点儿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总不能放着茗烟不管啊，她必竟是我的亲妹妹啊。”茵娘也知道息擅闯军营肯定是犯了金元的律法，但是这位守备大人也做得太过了，竟然让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妹妹受那些当兵的凌辱啊，她实在是不能咽下这口气。“你知道那个守备他都做了什么啊，他竟然让那些当兵的……”

　　“茵娘，当初公主殿下将茗烟发派到边疆来，是做什么的？”看着茵娘气愤的样子，许东阳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说非常的冷静了，他很明白茗烟现在是什么样子，也很清楚，可是当初乐心公主将她发配到边疆，不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可是茗烟必竟跟那个守备……”茵娘见自己的相公执意不提茗烟现在的处境，让她很是不服，说什么，她此次也要将茗烟带回帝都，不能让她再受这份凌辱，当初相公高中状元的时候，她就已经打算好，不求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什么富贵人家，但是起码凭着相公现在的身份，也能匹配一个殷实的人家，不再受苦。“一日夫妻也有百日恩不是吗？”

　　“你也说了是一夜夫妻百日恩，那说的是夫妻，茗烟跟那位守备大人如何算得上是夫妻？”许东阳觉得自己妻子的胡搅蛮缠，真有是有些受不住，为何一碰上茗烟的事情，她就会变得如此的不可理喻，甚至还有着变本加厉的趋势。

　　“可是，茗烟必竟曾经也以那个守备侍妾的身份呆在他身边有一段不短的日子，就算没有名份，也有着夫妻之实，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茗烟扔到军营里去啊。”不管如何，为了自己的妹妹，茵娘对着自己的夫婿，据理力争，就算是无理也要搅上三分。

　　“你也说了，只是侍妾身份，那就是说连妾也算不上，一个是边疆一手遮天的守备，一个是被公主殿下亲自发配边疆的犯妇，就算是有夫妻之实又能如何？现在跟茗烟有夫妻之实的人难道还少了不成？”打定主意，许东阳就是不想再搅入茗烟的事情当中，不为别的，就因为当初皇帝陛下的一句话，他也不能介入茗烟的事情当中，总不能让他把自己的结发妻子留在军营之中吧，茗烟对于茵娘再重要，也不及茵娘对自己的重要，一个是妻妹，另一个可是跟自己相儒以沫的妻子啊。“这件事以我的身份，已经是有心无力，根本就没有插手的资格，以后不要再提了。”

　　“相公……”

第一百六十一章 求药绯香丸

“守备大人……”

　　见到乐心公主没有大碍，众人用过桌上的美食之后，在侍从的带领下，自然是各去安置，只有一个人，一直念念不忘乐心公主刚刚服用过的那粒小小的药丸，誓要再找守备大人要个几粒来研究研究，当然，如果守备大人把配方直接给他，让他能够把这种药丸再配制出来，就再好不过了。

　　“木公子？这么晚了，不早点休息？”守备大人似乎是知道有人会来寻他似的，一直坐在自己府中的凉亭内，只不过，此时此刻，他的身边没有那么多的莺莺燕燕，整个人似乎都带了一股谜样的气质。

　　“大人不早就猜到我会来找大人吗？这不是连酒杯都已经准备好了？”木枫仔细打量了一下凉亭的摆设，反而开口反问了一句，这里的陈设，很明显，这位守备大人是在等人，只不过，他不清楚是不是在等待着自己而已，也许是在等待别人，这倒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了。

　　“也许吧。”守备大人淡淡一笑，“不管是不是为木公子准备的，既然公子已经到了，不妨坐下喝两杯。”说着，一个手势，守备大人就要请木枫坐下来。

　　“恭敬不如从命。”木枫倒也不客气，必竟他真的有事要寻这位守备大人，不管他在等谁，既然自己已经坐在这里，那就估且认为这位守备大人在等自己吧。

　　“请……”守备大人看木枫的不拘小节，眼中带了几分满意，又亲手替他倒上了一杯美酒。

　　“多谢守备大人。”木枫还在想着，到底该如何开口将守备大人怀中的那种秘药给乞来，见到他竟然为自己亲自倒酒，自然是有上一分受宠若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算是对着乐心公主也不曾有过，倒是让木枫生了几分警惕。“在下刚刚已经用过晚膳，这酒……”

　　“无妨。”守备大人摇了摇头，并不介意木枫的拒绝，“我也只是闲暇之余，才坐在这里饮上一杯。”

　　“我深夜打扰大人，确有一事相求。”听闻守备大人之意，木枫知道自己打扰了人家难得的闲暇时光，再想想自己即将提出的请求，倒是让木枫的心中有上几分汗颜。

　　“你说的是绯香丸吧？”不等木枫提出自己的请求，守备大人已经说中他的心思，不给木枫任何开口的机会，“那种东西我身边也没有几粒，本就是留做保命之物，等公主殿下转回帝都之时，我定当全部奉上。”之所以没有明言会请乐心公主留在边疆城，是因为他很清楚，就算是是他开口也没用，不说乐心公主自己的意思，就算是皇帝陛下，也不会放心公主殿下留在边疆城待产。

　　“这……”听闻守备大人所言，身上也没有几粒，虽然在乐心公主回程之时，会全部奉上，但是让木枫心里还是有些不太满意，公主殿下的身体已经算是虚弱至极，只有屈屈几粒，恐怕不足以撑到乐心公主待产之时。“不知道守备大人是否知道如何调制这绯香丸，公主殿下身虚体弱，又身双胞，我担心……”

　　“……”听着木枫的话，守备大人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静静的看着木枫，半晌之后，才在木枫清澈的眼神下开口，“这绯香丸调制不易，能有保命的神效，自然是少不了各类奇珍异草做为配料……”

　　“有我金元皇室，漠北王室以及我木氏的藏药库在，我相信只要有配方，我定能制出这绯香丸来为公主殿下……”听着守备大人的口风，木枫算是听出了，这位守备大人手中就算是没有绯香丸的配方，也必定知道如何找到，是以，忙将自己的底牌翻出，有着皇室以及各大王室，再加上神医世家的藏药库做为后盾，这世上又有哪种珍奇的药丸，他们是配不出来的呢？

　　“也好，我回头寻一下这个绯香丸的配方，定当早日交到你的手上。”这句话，守备大人说的可谓是斩钉截铁，就为了乐心公主的安危，就算是让他赴汤蹈火他也是无所畏惧，更何况只是找一个保命之药的配方呢。

　　“那我就代公主殿下，多谢守备大人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木枫自然是欣喜万分，连连称谢。有了这绯香丸，等到公主殿下生产之际，他再请家中擅长妇产科的长辈前来助阵，到时候保公主殿下母子平安的把握，自然是又大了几分。

　　“大人，那探亲使团的许大人的夫人又来拜访了。这一次，许大人也来了。”

　　一大清早的，守备大人刚刚走到乐心公主的院中，还没有来得及多多寒喧几句，就听闻了侍从的禀告，说是那茵娘又来为自己的妹妹求情了，这一次，甚至连刚刚回到金元的许大人也请了过来。

　　“许夫人？可是茵娘？”风少轩听着守备府里侍从的话，眉毛一挑，向自己的结拜兄弟们问了一声。

　　“那位许夫人，闺名唤做茗茵，应该就是你所说的茵娘吧。反正她每次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妹妹，那个叫茗烟的贱人来求情的。”听着风少轩有如此一问，守备大人连眉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将事情给交待了一个清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必竟还是乐心公主亲挑的驸马，人前人后，总要多给几分面子，再说了，别以为他身在边疆，就不知道公主殿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只要有心，什么都能够查出来，当然也就知道公主殿下是如何到得了风寨，又是如何嫁给这位风大当家的，当然，还有那个茗烟，又是因为何事，被公主殿下亲口赐罪，被送到这边疆来充当营妓的。

　　“唤他们进来吧。”乐心公主白了守备大人一眼，他倒是有心，连这新科状元夫人的闺名都查出来了。

　　“臣（臣妇）见过公主殿下。”

　　许东阳和茵娘一大早的来求见守备大人，自然是因为昨天晚上，茵娘对于自己的相公苦苦哀求，又把茗烟所受的苦楚加大了几分，才让许东阳又动了几分恻隐之心，不管怎么说，茗烟是自己的妻妹，也是他从小看到大的，虽然奸滑贪懒了些，但也好歹是一家人，终归是不能不管不顾任由她长期沦落为营妓。

　　“听说你们来找守备大人，不知道是所谓何事？”乐心公主只消一眼，自然对于他们的来意，早就心知肚明，但是总还是要他们亲口讲出来。必竟人家来求的可是那位守备大人，不是她这个凤凰公主。

　　“臣……”如果只是单独见见守备大人，许东阳或许还想凭着同朝为官，向这位守备大人讨上几分人情，可是现在大家都在场，众目睽睽之下，他还真没有什么胆量当着乐心公主的面，同这位守备大人套交情，必竟茗烟可是公主殿下亲自下旨发配边疆充当营妓的，此时此刻此种情境，乐心公主又有此一问，真的是让许东阳有些左右为难。

　　“臣妇请公主殿下宽恕茗烟，她少不更事，不能再在军营里呆下去了，请公主殿下饶了茗烟吧。”说着，茵娘连连和乐心公主叩头，额头甚至都有了丝丝血迹。嘴里却还是不停的说着，“请公主殿下饶了茗烟吧。请公主殿下饶了茗烟吧。”

　　“许大人，你怎么说？”看着茵娘不停的磕头，乐心公主看了一眼风少轩，必竟这是从他风寨里出来的人，多多少少她还想替他留上几分面子，哪料风少轩看也不看许东阳夫妇一眼，只是淡笑的望着她，眼中的深夜告诉她，一切由她做主。他不能再为了那些不知好歹的人，难为自己的妻子。所以乐心公主才会对着许东阳有此一问。

　　许东阳夫妇自从见到乐心公主的时候，就跪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身，如今许东阳见乐公主问起了自己的意见，倒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如果乐心公主没有在守备府也就算了，不管守备大人会不会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给自己一分薄面，还是两说，可是乐心公主在这里，就一切都不同了，必竟就茗烟这件事情上，公主殿下可一直都是苦主，能够留茗烟一条命，让她在军营活受罪，已经算是天大的恩德了，如果再不知道好歹，向着公主殿下连连请求，恐怕会惹得天怒人怨了，“臣，无话可说”这句话，也许是此时此刻，他唯一能说的一句话吧。

　　“相公……”听着自己相公的话，茵娘有些惊呆了，停下不断叩头的动作，看向了自己的相公，额头上那鲜红的血迹，刺伤了许东阳的眼睛。

　　“臣，无话可说。”看着原本的大当家都不再理会自己，许东阳就知道，茗烟的事情已经到此结束，如果连大当家的都不肯再为她说一句话，无论他们夫妇如何请求公主殿下，茗烟的命运就早已经注定，更何况，前段时日他们的探亲队伍刚刚到达边疆城时，茗烟竟然还敢蒙骗守备大人，再次算计公主殿下，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这辈子都别想从军营之中带走茗烟了，这是一个事实，而最可笑的是，他竟然在见到大当家不再理会他们夫妇的时候，才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百六十二章 你辞官吧

　　众人听着许东阳的话，一时之间谁也没有应腔，韩诺一介商人，对于风寨的众位寨众们，也是看在风少轩的面子上，才多多照拂，既然老三都不理会他们，那他这个当大哥的，就更不会为不相干的人强出头，至于木枫，他现在所有的脑筋都用了守备大人所给的绯香丸上，没有风少轩的开口，这些杂七乱八的事情，他就更不会上心了。

　　“许大人，老实说，你不适合为官。”就在大家一片沉寂的时候，守备大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倒是把大家都给惊呆了，不知道他为何来了这么一句。

　　“守备大人，你……”茵娘听见自己相公的话，本来就有些许的气愤，可是那必竟是自己的相公，再加上茗烟确实惹了那么多的事情，桩桩件件对于常人来说，也是罪大恶极，更何况受害者还是金元堂堂的监国摄政的凤凰公主，说她罪无可恕，茵娘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自己相公可是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堂堂正正的考上这一界的新科状元。“你凭什么这么说相公，他为什么不适合为官，他的状元头衔可是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出来的。”

　　“为官一任，将来必是一方父母，他自己都没有把金元的律法读透彻，又没有上下尊卑，怎么做官？”守备大人点出众人都没有留意的事实，最最主要的却是话里话外的那层含义，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这句话，都没有理解透彻，还三番两次的求取乐心公主的宽恕，实在是让人理解不透。

　　“我……”守备大人的话，让茵娘一时之间找不出什么可以反驳，尤其是许东阳，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只是张了张口，最终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在听完守备大人一番话后，屋内的气氛却是有些沉闷，良久之后，风少轩才开口，“东阳，辞官吧，风寨二当家的位置，我给你留着。你不适合为官。”

　　“大当家……”听闻风少轩这句话，许东阳的脸色顿时难看无比，他将目光望向了风少轩，眼神很是复杂，要知道，大当家的这句话，算是完全断了他的仕途，公主殿下是肯定不会驳了大当家的面子的。

　　风少轩不理会许东阳难看的脸色，径自说道，“守备大人说的无差，你对这金元的律法并未读懂，他日若是为任一方父母，人情面子上的事情，就会很让你为难。”还有一句话，风少轩没有直接说破，那就是他这个新科状元耳根子太软，对着熟识或者自己关心的人，太没有原则了，立场不坚定的人，为任一方父母官时，必定不能公正执法，造福一方的。

　　“大当家的，你……”风少轩的一番话，让茵娘可是怒不可扼，单不说他让自己相公辞官，已经完全断了他的仕途，就说他刚刚这一番话，不摆明了他的立场吗？还不如直接说自己相公会被迫辞官，完全是因为她的原因呢。

　　“茵娘，别说了，我们走吧。”看着大当家的眼神，许东阳知道自己的仕途彻底的完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帝都之后，向皇帝陛下辞官，这样做，或许还能保证许家的几分颜面，他不气也不恼大当家的这番话，他的确有些在感情用事了，同自己的妻子一样，认为凭借大当家和公主殿下的关系，多少也能够替总是不断犯错的茗烟求得一份宽恕，却忘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且公主殿下还是堂堂的凤凰公主，不将冒犯自己的茗烟凌迟处死，已经算是给了天大的恩德。

　　“可是……”茵娘还想再说些什么，许东阳却是摇了摇头，不让自己的妻子再说下去，时至再在，他才看得清楚明白，没有了大当家做为他们的后盾，以他一介新科状元的身份，想要立身于朝庭的各大纠葛势力之中，恐怕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是想要离开了，但是守备大人可不会如他们的意，有些事情，公主殿下不去计较，不代表他也会那么大度。“许夫人不想见一见你的妹妹？”

　　“大人允许我们见上一面？”听闻可以见到自己的妹妹，茵娘的眼神立刻亮了，许东阳却只是摇了摇头，掏出罗帕递自己妻子拭去额头的血迹，他不希望茵娘再见到茗烟，他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搭救自己妻妹的能力，或者说他现在才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时候让她们相见，只是徒增伤感而已。

　　“当然，说什么也要让许夫人知道自己在妹妹心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啊。”守备大人看着这位许夫人一副殷切希望的样子，却是诡异的笑了起来。转身向着站立一旁的侍从道，“拿我的令牌，将这位许夫人的妹妹给带到这里来。”

　　“是……”侍从应了一声之后，转身离去了，只不过他离去之时，曾经悲悯的看了一眼眼前的许夫人，只不过大家都没有留意而已。

　　“大人，犯妇带到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侍从前来禀报，说是许夫人的妹妹已经带到了，听到这个消息，让茵娘的眼睛一亮，心中却是又升起了几分希望，也许公主殿下会看在自己相公即将辞官的份上，会放了自己的妹妹也说不定呢。

　　“带进来吧。”看着那位许夫人的表情，守备大人摇了摇头，偏疼自己妹妹到如此地步，连自己夫君的前程也不顾了，这样的官夫人，他还真是头一次看到呢。

　　“茗烟……”守备大人的话音刚落，门口的侍从已经把一个衣衫暴露的女子给带了进来，别人还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茵娘已经从自己丈夫身边冲出，抱住了自己的妹妹，“茗烟，姐姐的茗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放手。”对于自己姐姐的拥抱，茗烟皱了皱自己的眉头，推开了自己的姐姐，尖声对着她道，“我现在是营妓，营妓还能是什么样子？都是你，都你是没用，姐夫是新科状元，你是一品的诰命夫人，竟然还不能把我从那个鬼地方给救出去。”

　　“我……”茗烟披头盖脸的指责，让茵娘很是错愕，她幻想过许多次姐妹再次重逢的情形，却是从来没有哪一次，会像今天这样，她们姐妹此时此刻不应该抱头痛哭吗？到时候她也好趁着那感人的时刻，再向公主殿下求情，然后公主殿下会看在自己相公即将辞官的份上，会天恩大赦，放了自己的妹妹，让她一同随自己归去。可是，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一样。

　　“将军，我错了，我求求您，让我再回来服侍您吧。”不理会自己姐姐的错愕，茗烟一把推开茵娘，跪倒了在守备大人的面前，娇声哭泣着。

　　“我府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想要再回来是不可能的。”守备大人轻轻抬起茗烟的下巴，仔细端详着那张也算长得不错的嫩白脸蛋，不过短短十几日的功夫，这张脸蛋已经惟悴了许多，“别说你是早就应该送到军营里的犯妇，单凭你敢在我的府里算计我，我就饶不得你。”说着，守备大人狠狠的甩开了茗烟的下巴，甚至还嫌她脏似的，掏出随身罗帕，擦试曾经碰触过她下巴的那双手，然后又随手把那只罗帕给丢掉了。

　　“将军……”守备大人的举动，很明显的将茗烟给惊住了，她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姐姐和姐夫面前，这位守备大人竟然会完全不顾同僚之义，直接了当的给她难堪。

　　“对于一个女人，守备大人何需如此？”不等许东阳夫妇开口，风少轩已经看不下去了，就算茗烟再做错事情，必竟也是一名女子，这个守备大人竟然完全不顾当初的爱怜，如此当众斥责，明显失了厚道。

　　“驸马爷是在教训我吗？”没见到别人替这个贱人出头，反倒是这位驸马爷开了口，倒真是让守备大人感到新鲜。转脸看向乐心公主，轻佻的问道，“公主殿下，这就是你的男人？”

　　“别玩了。”对于守备大人语语里的轻佻，乐心公主仅仅是感到几分无奈，别人也许不清楚眼前这个男人，但是她很明白，所以对于他的不敬也只是淡淡的警告了一声。不然的话，顺着这位守备大人的意思，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呢。

　　“我可没有在玩。”对于乐心公主的话，守备大人不置可否，“实话实话，这个男人，还真是有些配不上你呢。”

　　第一百六十三章 公主安在，四方平安

　　“大胆。”

　　“放肆。”

　　说些别的，也许风少轩会计较一些，但是这韩诺却绝对不会开口，而这位守备大人，却是当着公主殿下的面，明说她的驸马配不上她这个娇贵的凤凰公主，这不是摆明了在调笑公主殿下吗？风少轩配不上乐心公主，难不成他这个守备大人就配得上吗？

　　“大胆，放肆？”守备大人看着韩诺和风少轩，眼里的笑意更加的邪恶了，“只是言语上的调戏，就算是放肆，大胆，那本将军要是夜闯公主殿下的闺房，那岂不是死罪？”

　　“你……”听着这位守备大人越说越离谱，风少轩几乎恨不得就要冲上前去，将他好好教训一番，可却偏偏被自己的弟弟给扯住了衣角，用眼色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甚至还提醒他，最好再看看公主殿下，虽然这位守备大人言语如此的不恭敬，可是乐心公主此时面上并无不满，现在也不用他这个男人出头。

　　“你想做什么？”乐心公主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她很相信自己当初亲自册封的四方守备，平日里对他们也颇为宽容，只要他们守好金元的边境，那么在这边疆城里，他们就是异姓王，是这里的土皇帝，只要不太过份，他们可以这里为所欲为。

　　“公主殿下说笑了，我能做什么，如果我不识得公主殿下的玉颜，早在公主殿下来到北疆城的那天晚上，身为一个男人能做的，我早就做了。”说着，守备大人又狠狠的瞪了一眼跪瘫在地上的茗烟，“可偏偏我认得公主殿下，也识得玉颜，否则的话，你以为你还能见到安好无恙的公主殿下？”最后的这一句话，守备大人是对着风少轩说的，当初在风寨的事情，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也查了一个七七八八，这个唤做茗烟的女人， 可是没少给公主殿下找麻烦，偏偏他身为一个大男人，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妻子，甚至还想替这个贱人出头，如果不是清楚他和公主殿下的感情，他还真会以为这个男人的头壳坏掉了呢。

　　“你……”听着守备大人的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这件事情，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如今被守备大人当众给揭了出来，这不是明摆着他们没有尽责护好公主殿下吗？

　　“你对心儿做了什么？”风少轩不相信这位守备大人刚刚说的话，冲上前去，揪起了这位守备大人的衣襟，打算一言不和，就要挥过去。

　　“我要是做什么，还用等到现在。”对于这位驸马爷的举动，守备大人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将箭头指向了地上的茗烟，“你不妨问问她做了什么？这个女人身为犯妇，来到边疆城后，我可没让她直接入军营，反而接到我这守备府里，宠爱有加，当初更是因为她，才宴请这探亲使呢，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暗图了害我之心，如果我不认识公主殿下的玉颜，你认为我现在是被五马分尸，还是诛灭九族？”

　　“什么？”听到守备大人的话，风少轩放开了守备大人的衣襟，转而蹲在了茗烟的跟前，“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竟然还想……”

　　“我为什么不想？”茗烟恨恨的看着风少轩，“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贱人出现，大当家夫人的位置很可能就是我的，大当家也会宠爱我一个人，所有人都会尊敬我，顺从我，可偏偏她出现了，运气还一次比一次好，我却偏偏到了如此地步，不就是因为她是个公主嘛……”

　　“不可理喻。”风少轩算是听出来了，直到此时此刻，这个茗烟对着自己的心儿还是一腔怨恨，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从来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呢。

　　“传下旨去，茗烟以下犯上，不知悔改，终生不得离开边疆的军营。”乐心公主才懒得理会一个总是对自己心存不满的人，就如现丢弃一只并不属于自己的阿猫阿狗一般，一声令下，茗烟这一辈子都要在边疆度过了。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乐心公主的这道口谕，让许东阳夫妇有些不敢置信，可是却偏偏不敢多说什么，必竟稍微明理之人都得出来，茗烟会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正合我意，我可从来就没有打算让她离开边疆城。”早在知道茗烟对乐心公主的心思之后，守备大人就已经做好了决定，如果是别人可能看着这么一张娇颜下不去手，可她偏偏要得罪的是乐心公主，他就绝对不能放过她，这个女人就算是死，也要把尸骨留在边疆城，魂魄也不能离开，也要留在这片土地上。

　　“我不要，我不要……”听着乐心公主对自己的处置，再看到从人眼里的厌恶，茗烟就真的快要崩贵了，“姐姐，姐姐，你不是说你回帝都的时候，就会带我走吗？我不要留在这里，我不要，我不要再做军妓，我不要。”

　　“茗烟。”茵娘此刻也是泪水成行，她现在已经完全对自己的妹妹死心了，时至今日，她竟然还是执迷不悟，当初她怎么就没察觉呢，竟然还为了她的事情，苦苦向能够帮她的人哀求，甚至连自己相公的乌纱帽也给丢了。回去之后，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的公婆交待呢。

　　“姐姐，你替我留在边疆好不好？”看着自己姐姐眼中的怜意，茗烟的心思一动，伸手拉住自己的姐姐，“姐姐，你一向最疼我，你就代我留在边疆城，好不好？”

　　“茗烟，你……”听着茗烟的请求，茵娘真的是吓坏了，猛得甩开茗烟的手，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妹妹，竟然会存有这个心思，让自己留在边疆城，这……这怎么可能。

　　“许夫人，你们姐妹情深，不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守备大人就像是看戏一样，甚至还想再开口想要试图劝阻这位许夫人以身代自己的妹妹，必竟是姐妹情深啊。

　　“住口，你们……”茵娘现在算是羞恼至极，她现在是完全相信自己的妹妹走到这一步，真真算得是咎由自取了。

　　“茵娘，咱们走吧。”自从茗烟进入这个房间的那一刻，许东阳连正眼都未曾看过一眼自己的这个妻妹，现如今，他的妻子也应该清醒了吧，有这样的一个妹妹，还不如当初在官府攻向风寨的时候，就让她死掉算了。

　　“走吧。”今日此时，茵娘再也不能多说什么，也没有脸面再代妹妹向任何人求情，她也真的害怕，如果再多说一句，没准儿公主殿下会真的让她留在边疆，代妹受过。

　　“姐姐，你不能不管我，我是你唯一的妹妹啊。”茗烟不敢相信，一向疼自己的姐姐，就这么离开了，甚至都没有再回头看她一眼，让她很是心惊，又很是害怕。“姐姐，姐姐，你不能不管我……”

　　“行了，拉她下去吧，该去哪去哪。”乐心公主看着茗烟的样子，没由的感到一阵烦闷，直接让人把她给拖了下，“这场闹剧也不多了，今天再歇息一日，明天就启程回帝都。”

　　“那就拉下去吧。”守备大人也只是淡淡的哼了一声，没有再多说什么，能够再休息一日，想必乐心公主回转帝都的路上，身子也不会那么的难受。“不知道公主殿下需要不需要为臣护送回帝都呢？”这一句话，完完全全是挑衅，只不过他不是挑衅乐心公主，而是她身边的那个男人——风少轩。

　　“不用了。”乐心公主还没有来得及搭话，风少轩已经抢先开口了，开什么玩笑，让他跟着，让他这个摆明对自己妻子有企图的男人跟在他们身后，这不是欺负人吗？还真把他当成傻子不成？

　　“不用了，你还是代我守好边疆吧。”乐心公主也是摇了摇头，有守备大人在边疆，她还是比较放心的。

　　“那公主殿下，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当初与我们四方守备的约定？”不跟着就不跟着吧，守备大人也知道自己跟着乐心公主回转帝都，很不现实，可是他现在需要一个保证，一个能够让他安心的保证，一个能够让四方守备都能够安心的保证。“或许需要我提醒公主殿下一声。”

　　“我记得。”乐心公主将眼神对向了守备大人，“我一直都记得。”

　　“还请公主殿下当众说出。”守备大人单膝跪倒在地，他需要乐心公主能够当众把那句话给说出来，以安众人的心，他知道不能将乐心公主留在边疆城，就算他想，恐怕这个驸马，还有皇帝陛下也不愿意，但此次乐心公主身怀有孕又太过危险，让他心中实在是担心不下，只能逼着她给自己一个承诺，一个她会活着的承诺。

　　“只要我乐心儿身在金元，四方守备就各保我一方平安。”看着守备大人的郑得，乐心公主也站起身来，虽然动静不大，却是斩钉截铁的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让众人都感到震撼，从没来没有想到，这四方守备竟然跟公主殿下还有如此约定。

　　第一百六十四章 回转帝都

　　“公主殿下的话，我记下了，还请公主殿下自己也不要忘记。”一句话，说出了守备大人的担心，很显然，他对乐心公主在身虚体弱的时候，身怀六甲并不看好，可偏偏现在他们是一体三命，不能损伤任何一个，生产之时恐怕还会有大凶险。

　　“你放心，为了我金元边疆的安定，本宫就算是想死，也会留着一口气，看着你们替本宫卖命，守疆护土。”对于守备大人的担忧，乐心公主没好气的回了守备大人一句，他这算是担忧吗？不咒自己就算是好了。

　　“如此甚好，公主殿下还是好好休养身体，臣先告退了。”得到乐心公主的承诺，守备大人虽然面上松了一口气，心中却还是沉掂掂的，但是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了，他也该退下去了，“臣明天亲自恭送公主殿下回京。”

　　“公主殿下，皇上已经在帝都十里亭处等着了。”告别了守备大人，乐心公主等人自然也是一路赶回帝都，离他们当初离京的日子已经超了两个月，如果不是乐心公主早早打发人向这个皇弟说了一声，恐怕他早就已经集合队伍，准备向漠北出发了。

　　“知道了，你亲自跑一趟，私底下跟皇弟说一声，咱们先进城再说。”听着手上的禀报，乐心公主点了点头，这一路行来，她的身体已经疲累异常，实在是没有心力在众目睽睽之下露出自己行迹，不然的话，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跟天下人交代。

　　“是。”风少辉应了一声，向安月打了一个眼神，示意她好好护住公主殿下之后，就转身离开了，有自己的大哥在，还有大哥的几位结拜兄弟，他对于乐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担心，唯一担忧的就是公主殿下的肚子，听闻她的腹中是个双胎，让他替自己的兄长高兴之时，也在替乐心公主身体担忧，原本就极虚弱的身子，真不知道生产之时，会是一个什么情景。

　　“就跟皇弟说我一切安好。”看着韩诺就要离开，乐心公主忙在他身后又喊上了一句，她可不希望自己的皇弟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我今晚身子烦了，明天晚上再进宫。”

　　“是。”

　　“心儿，你不进宫，这……”对于乐轩那个小子对于姐姐的依赖，风少轩就算是没有守在乐心公主的身边，心里也是心知肚明，她从漠北回来，不进宫先去见上一见自己的弟弟，反而要住在宫外面，让风少轩很是不能理解。再说了，他们现在在帝都也没有自己的宅子啊。

　　“还是先随我回府吧，那里好歹也算清净些。”韩诺知道自己这个结拜兄弟在帝都没有自己的宅子，就算有风家原来的祖宅，想必他也不会再去住，而乐心公主就更不用提了，一向为了金元操劳的她，除了皇宫之外，就是四处巡查时住的驿馆和客栈，恐怕也没有想过要在外面买上私宅吧。

　　“还是随我回府吧。”木枫也开了口，他也很清楚自己兄弟的处境，除了皇宫他不想进去之外，就只剩下老大那里，和自己那里了，而乐心公主身体虚弱，最好的选择应该就是自己那里了吧。“公主殿下身子虚弱，随我回府，我还可以请府里的长辈来替公主殿下把把脉。”

　　“都不用了。”木枫的语音刚落，风少辉已经回来了，他来可是带回来了皇帝陛下的口信，看来这韩诺和木枫的好客，要赶到下一次了，“公主殿下，皇上还是请您早点儿回宫，不然的话，就要亲自过来接您了。”很显然，乐心公主的这个弟弟，是真的很想念自己这个皇姐，可不想在什么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让她寄人篱下，至于风少轩这个结拜三哥再加上皇姐夫的身份，他还真是没有看在眼里，什么都不如自己的姐姐重要。

　　“知道了。”听着风少辉带回来的口讯，乐心公主却是暗叹了一口气，虽然不想再进宫，可是想到自己当初急于去漠北，忘了替自己安排一下回来之后的住所，如今也只能任由自己的皇弟安排了。“先让前面热闹着，等皇上回宫之后，咱们再进宫吧。”

　　“是。”有了乐心公主的吩咐，风少辉应了一声之后，便又退到了一旁，他的身份，还是安安静静的在乐心公主身边当一个隐形人最好。

　　“皇姐，你可回来了。”

　　乐轩听到风少辉的告讯，为了早一点儿见到自己的皇姐，自然是草草的迎接了一下探亲使臣的回归，轻声安抚几句之后，就允许他们早点儿回家报平安去了，有些事情大家不必明说，相信此次随行探亲队伍到漠北的人都是心知肚明。至于他，自然是快点赶回皇宫，直奔乐心公主的寑宫而来。

　　“我再不回来，怕你就要亲征漠北了。”乐心公主一行人有着皇帝的亲手谕令，想要进皇宫是一点儿也难，不过乐心公主可并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回宫，她总有种感觉，自己像是被自己的这个皇弟给逼回宫来的。

　　“我这不是担心皇姐的安危嘛。”听见自己皇姐道破自己的心思，乐轩可是一点儿也不在意，说实话，再不见到皇姐归来，他还真有踏平漠北的打算，这可不是吓唬吓唬漠北王，用武力震摄一下就可以了事的。

　　“你呀？”对于别人，乐心公主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主儿，对于风少轩和自己的皇弟，乐心公主才露出了自己娇柔的一面，甚至在面对自己皇弟的时候，还带了几分宠溺。“明明已经亲政多时了，有时候却偏偏还带了几分任性啊。”

　　“为了皇姐的事情，任性一回也不是什么大事。”对于自己皇姐这似有似无的指责，乐轩可是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乐氏皇族子嗣单薄，说明白，除了他和皇姐以外，也就是那个生父不详的炫王弟了，以往他听了别人教诲，在皇姐当政之时，没有少给皇姐添麻烦，现如今他已经当政，也明了皇姐当日的苦楚，从今往后，自然要由他来保护自己的皇姐，任由皇姐来过她自己想要的日子了。“再说了，弟弟保护皇姐，本来也是天经地义之事。”话虽这样说着，但是乐轩的眼神，还是颇为挑衅的看了一眼风少轩，别看他是自己的结拜三哥，但是如果敢对不起皇姐的话，他一样也不会放过。

　　对于乐轩的挑衅，风少轩也只是挑了挑眉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跟心儿的感情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挑唆的了。“心儿，天色已经太晚了，一路赶回帝都也很辛苦，要不先沐浴一番，休息一下如何？”不放在心上，是不放在心上，但也风少轩也不能任由心儿的这个皇弟，把自己当成隐形人啊，必竟他还是乐心公主夫君啊，虽然没有大昭天下，他也是乐轩的皇姐夫，是乐心公主的驸马。

　　听着风少轩的话，乐轩只是皱了皱眉头，却也没有提也什么异议，反而是附和着风少轩的话，“是啊，皇姐，我早已经让人给您准备好了一切，皇姐先沐浴，好好休息一晚上，有什么事情咱们明天再说。”

　　“好。”乐心公主点了点头，她虽然早有打算，想要尽快沐浴一番之后就小歇一会儿，可偏偏见到自己的皇弟之后，多聊了几句，差点不忘了自身的疲惫，只不过那也只是暂时的，听闻自己皇弟要离开消息，反倒让她的倦意更添了几分。“你也早点休息，有什么事情咱们明天再谈。”

　　“那臣弟就先告退了，皇姐还是早些歇息吧。”乐轩也留意到了乐心公主在听到自己想要先离开的讯息之后，脸上的倦意渐浓，忍不住暗骂自己的小心眼儿，只为了想要知道皇姐有了那个男人之后，还会不会一既往的疼爱自己这个皇弟，看来他真是多此一举了，皇姐就是皇姐，就算已经嫁做他人妇，她还是自己的皇姐，不会因此疏离自己半分。

　　“好。”乐心公主听着乐轩的话，点了点头，虽然没有起身，却是目送他的离开，看着自己皇弟的龙行虎步，乐心公主此时此刻才察觉到，自己的皇弟已经由一个男孩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一个可以肩挑金元江山的男人。

　　第一百六十五章 难得的温情

　　“什么时辰了？”

　　乐心公主坐在沐桶里，半睡半醒之间，听到有人说话，才睁开了眼睛。

　　“醒了。”一直守在乐心公主身边的风少轩，看到乐心公主睁开了眼睛，忙走到她的面前，先将她抱离沐涌，再用一块干净的毛巾交她身上的水珠儿拭干，然后才帮她穿上了内衫和外罩。

　　“你一直在这里？”乐心公主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自己在沐涌里似乎也泡了些时辰了，可是为何那水温还是如此的冷热适中呢？

　　“快到子时了。”风少轩抱着乐心公主一直没有撒手，轻轻抚触着她那有些微干的长发，“你一进入到浴桶就快睡着了，我让少辉找老二拿了点草药，算是给你泡了一个药浴吧。”

　　“睡得时间也够长的了。”乐心公主微眯着眼，享受着风少轩的服侍，但还是忍不住的开口问道，“你一直守在我身边。”梦里那种安心的感觉，让乐心公主很是肯定自己的猜想，所以她用的是肯定句，而不是疑问句。

　　“见你睡得香，又怕你不小心睡到水底下去，就一直守着。”风少轩很痛快的承认了，有他在身边，就想亲力亲为的照顾自己的妻子，这段时间他也已经起得很是透彻，时势弄人，现在的心儿已经不能再如往常一般，她曾经是高高在上的凤凰公主，最为深知的一个道理，恐怕就是如果心软对朝中官员的过错多加宽恕，那就是对自己臣民的残忍，相对而言，他在逼着心儿对茗烟宽恕，又何尝不是对心儿的残忍，如果不是那个守备认识他的心儿，想到那个可能会发生的后果，就让风少轩背后发寒，所以这一次，许东阳夫妇再次为茗烟求情的时候，风少轩就干脆让他断了自己的仕途之路，连律法都没有看透，只顾人情失，是没有办法为金元的老百姓做些什么的。

　　“倒是辛苦你了。”乐心公主没有去理会风少轩此刻在想些什么，也想不到他会想些什么，只要有他守在身边的那份安心，乐心公主就会觉得幸福。

　　　“我并不觉得苦啊，只要陪伴在你身边，无论做什么，我都不会觉得辛苦，只是……”风少轩替乐心公主擦拭干长发以后，双手转而抚摸上她的小腹，脸上有了一丝温情，“倒是苦了你。”

　　　乐心公主将自己的手也抚在了风少轩的手背上，“没担心，我很好，真的很好。”

　　　“是啊，你很好。”听着乐心公主的话，风少轩的心里泛起了浓浓的苦涩，脸上却是半点也不显，只是应承着乐心公主的话，现在的他，一点儿也不想让乐心公主感伤什么，只求能逗得她常开怀，好好保养身体，能够顺利的生产就好。“如果不是你到漠北去找我，我也过得很好呢。”

　　　“你怎么个好法？”对于漠北王把风少轩给掳到漠北后的生活，乐心公主还真是蛮好奇的，只不过既然人家漠北王已经把人给完完整整的给送了回来，倒是叫她不好意思再多问，只是根据自己的猜测，再加上青月的证实，知道青月一定想了很多的办法，想要让这个风少轩给自己写下一封休书。“我还真的很好奇呢，青月虽然也算是良善，到底是在这宫中长大的女孩子，心眼肯定不小，她到底用什么办法逼你写休书啊？”

　　　听着乐心公主的问话，风少轩但笑不语，这个问题，不只自己的心儿好奇，就连自己的几个结拜兄弟也很是好奇呢，只不过他真的不想说出来而已。

　　　“说嘛。”乐心公主看着风少轩的笑意，还真的是越来越好奇了，自己的那个小宫女，到底有什么手段，让一个被逼迫的人此时此刻回忆起被逼迫的那段日子，还能露出几分笑意来。

　　　“你不会想知道的。”想起当初在漠北的日子，风少轩只是笑了笑，却是不能告诉乐心公主的，爱到深处，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小妻子不会变成一个小醋坛子，更何况她身体虚弱，还身怀六甲。

　　　“我真的很好奇，你就告诉我嘛。”乐心公主轻轻摇晃着风少轩抚在自己肚子上的手臂，浓浓的撒娇意味，再想起当初在漠北时的珠环玉绕，倒是让风少轩有上几分情动，必竟自从跟乐心公主有了夫妻之实，对于旁的女人，一概视为庸脂俗粉，半点儿也引不起他的心思。

　　　“真的想知道？”风少轩粗糙的手掌，已经顺着乐心公主隆起的肚子，慢慢的向上滑，同时，他也低下头，在乐心公主的耳边低语，“你若是……”

　　　“你想得到是挺美。”乐心公主听到风少轩的低语，脸色变得绯红，却又娇笑的躲开，不让风少轩得逞，他在自己耳边的低语，吹拂的热气，让乐心公主的耳根处都不由自己的发痒发烫。“你不告诉我，难不成我就查不出来？”

　　　“你可以去让少辉去试试看。”对于乐心公主几乎恼羞成怒，风少轩可是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大手一捞，将脱离自己怀抱的乐心公主又给抱了回来，也也重新放回了乐心公主的隆起的肚子上，顺便还提议了人选，也就是他的弟弟——风少辉，那可是乐心公主最好的人选了。

　　　“你……”听着风少轩的提议，乐心公主生气的瞪了一眼自己这个不识趣的夫婿，他可真能够给自己扫兴的呢。

　　　“我能保证的是，漠北王可是什么也不会让你查出来。”不管乐心公主怎么瞪他，风少轩对于当初在漠北王宫的遭遇就是绝口不提，让乐心公主恨得有些牙痒痒。“不信的话，你可以多派几个人试试看。”

　　　“……”乐心公主仔细打量着风少轩的眼神，从他的眼底深处她看到了戏谑中的些许认真，也许漠北王是真的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他在漠北的遭遇吧，否则的话，以暗卫的实力，早在漠北的时候，就能从漠北的王宫里查出些许的珠丝马迹了，不过既然她的驸马没事，以前的事情也就不用太过计较了。“反正他也放了你，你也没多一块，没少一块的，不查也无所谓，我谅他漠北王也不敢亏待了你。”这漠北王当然是不敢亏待了风少轩这位驸马爷了，不管他有多气愤他当初的抢亲，单凭他跟乐心公主的这份关系，他想要下手，就要有几分顾忌，只不过，他是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亲王后那么多心思了，不然的话，说什么他也不会把这颗灾星给掳回漠北的。

　　　“他当然不敢亏待我，还要好酒好菜的伺候着。”风少轩对于乐心公主的话，表示认同，他在漠北的时候，漠北王还真不敢亏待了他，就连青月想要他写一纸休书给心儿，也要好酒好菜好伺候着，身边还有众多的美女环绕，完全不敢强逼于他，这可能还要完全归功于心儿当政时的威压吧。“好了，不说这些了，夜深了，咱们也该睡了。”

　　　“我刚睡醒，不想再睡了。”乐心公主摇了摇头，她又不是猪，不能刚刚睡醒，又要沉沉睡去啊。

　　　“就算不想睡，陪我眯一会儿也好。”风少轩很是不赞同乐心公主的话，他刚刚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就怕她不小心睡到水底下去，还要时不时的注意水温，不能太热了，也不能太凉了，可是已经很累了，心儿要是不睡，他又怎么能睡呢。

　　　“可我已经不困了。”乐心公主还是摇了摇了头，她是真的不想睡。

　　　“真的不困？”对于乐心公主，身为她的男人，风少轩可是有的是办法让自己的妻子在疲累中睡去，“那不如……”几句话让乐心公主的脸色再次绯红了起来，没好气的瞪了一眼风少轩，“你……”

　　　“如何？”看着乐心公主的俏脸羞红，风少轩的眼中盛满了得意。

　　　“啐……”乐心公主啐了风少轩一声，“我回房睡觉去。”不管如何，她还真不敢接受风少轩的挑战，实在没有那份胆子承欢在风少轩的身下，也没有那份体力任由风少轩施为，不然到时候，恐怕还真会出什么岔子来呢，虽然对于风少轩的提议她也有些心动。

　　“我送你回去。”对于乐心公主的如此乖巧，说实话，风少轩的心中还是有些许的失望，哪怕他的心儿再坚持一些，他也可以多尝些甜头呢。

　　第一百六十六章 姐夫和小舅子

　　风少轩一把将乐心公主拦腰抱了起来，送到乐心公主的寝宫，直接放在了那牙床之上。

　　“你……”还没等乐心公主说些什么，风少轩就猛的吻住了乐心公主的香唇，他半压在乐心公主身上，唇舌也放肆的在乐心公主的唇颈间游走，直到双方都感到气喘吁吁的时候，才离开了乐心公主的身上，“你先睡，我一会儿回来。”说着，风少轩如同逃难一般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乐心公主的寑室，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心儿现在的身子，绝对承受不了他的需索，他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痛快，而伤害到心儿和她腹中的孩子。

　　乐心公主必竟已经不是未经人事的处子，刚刚的激吻，她也发觉了风少轩身体的变化，只不过，她现在身体虚弱之极，又身怀六甲，是绝对不能承欢的，如果在民间，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早有贤惠的妻子给自己的相公安排侍寑的小妾或者丫环，来替自己的相公仇忧。宫中的宫女不少，可她偏偏没有时间安排这些，也不想那样安排，她只想要两个人纯粹的感情。

　　细耳听闻浴间那细微的水声，乐心公主的心里却是放松许多，心神一放松，乐心公主便又沉沉的睡了下去。

　　至于风少轩可真是有些自找罪受了，原本在漠北之时，他受到青月的款待，身边除了美酒佳肴，就是那些衣着暴露的娇娥侍女，要说不心动那是假的，必竟他也是一个男人，就算是一个太监，在众多美女面前，也会有心痒难耐的感觉，更何况还是他一个正常的男人，只不过他还有着一丝理智存在，再加上对于身边那些庸脂俗粉，也实在是有些看不眼，所以才能安然到了现在，要知道当时他看着那些衣着暴露的娇娥侍女的时候，心中也曾暗想，如果能够出了那个鬼地方，见到心儿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跟自己的老婆敦伦一番，好好降一降这段时间被憋屈的火气，只不过，他的想法是好的，却教现实给幸福的打破，现如今，他也只好以冷水来替自己降温了。

　　半晌过后，直到风少轩觉得自己心中的火气已经没有那么旺了，才停下了在自己身上教冷水的举动，可即便是这样，他也不该就此回到房间守着自己的心儿，虽然现在天气算不得很凉，但也绝对称上是炎热，他总不能就这么冰冷的身子睡在自己妻子的身边吧。只能自己乖乖的浴间呆着，等到身体的体温恢复正常了，再在乐心公主身边睡下不提。

　　“皇姐……”

　　昨天这探亲漠北的使团最后归来，也算是这次轰轰烈烈的探亲彻底的结束了，而身为皇帝的乐轩，也算有一个正大光明的借口来休朝一天，来乐心公主的寑宫探望自己皇姐。

　　“嘘……”在乐心公主的寑宫里，乐轩或许是自由来往惯了，往常那些个宫人也不敢阻拦他的道路，敢现在不同，没等他闯到自己皇姐的寑宫，风少轩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示意他不噤声，一夜未睡的他，精神还算是不错，“吵什么，心儿还在睡。”

　　“你……”见到风少轩，乐轩这个小舅子要是不气闷，那可是假的，他那个皇姐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千里迢迢赶到漠北，可就是为了亲自把眼前这个男人给救出来。“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为什么会不在这里？”对于乐轩的指责，风少轩丝毫不放在心上，同他对自己的敌意一样，他也不希望有人有事没事，总是掂记着自己的妻子。就算是她这个毛头小子一般的皇弟也不行。

　　“这里可是皇宫，是朕的地盘。”乐轩看着他，见到他脸上洋洋得意的笑容，可是恨得咬牙切齿，“宫里有规矩，入夜以后，不许任何成年男子在后宫走动，更何况这里还是凤凰公主的寑宫，就……”

　　“皇上似乎忘了，我可是你皇姐的夫婿，这样的规矩，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对于乐轩的指责，风少轩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虽然只是凭借心儿的名义，让他总是有种吃软饭的感觉，但是他也很清楚，不管是在哪里，心儿那个凤凰公主的头衔都是很好用的。“更何况，我也没有在你的后宫里到处走，只是留在这里陪你皇姐休息而已。”

　　“你……”虽然明晓得自己的指责有些不尽人情，更像是无理取闹，但是乐轩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以往，皇姐可是自己一个人的，现在，有人分了一半之后，还不知足，竟然还要抢夺皇姐所有的注意力。

　　“好了，你没事总是惹他做什么？”

　　就在乐轩无言以对的时候，乐心公主的声音从寑室内传了出来，看来自从乐轩来了之后，她便醒了过来，只不过是没有开口中说话而已，所以，风少轩也没有察觉到。

　　“皇姐……”听到乐心公主的声音，乐轩高兴了起来，得意的看了一眼风少轩，一副得志便猖狂的样子，哪里还有九五之尊在大殿上的那份稳重的样子。

　　“进来吧。”不等乐轩迈入寑室，门内已经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不多时的功夫，安月已经替乐心公主服侍妥当，让乐心公主可以唤自己的皇弟进来，虽然是亲姐弟，但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再加上又已经成年，实在不宜让他见着自己衣衫不整的模样。

　　“皇姐……”乐轩快步走在了风少轩的前面，哼，他可是一国之君，又怎么能落在人后。

　　“好了，都快是要大婚的人了，你这个样子，哪里又像是个一国之君？”见到自己皇弟的样子，乐心公主是又好气，又好像，他这个样子，实在是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朕就算是大婚，也依旧是皇姐的皇弟啊。”听着乐心公主的调侃，乐轩多少感到一些不自在，他也很是清楚，自己现在这副样子，跟皇姐所教导的为君之道，实在是相差远矣。

　　“是啊，你依旧是皇姐的皇弟，那你刚刚在跟皇姐的夫婿争什么？”乐心公主听着乐轩的话，感到很好笑，怎么不过短短数月未见，他这个皇帝怎么越来越孩子气了。

　　“他……”听着自己皇姐的问话，乐轩只是看了风少轩一眼，然后一扭头，“哼，没什么发。”

　　“你呀？”对于乐轩的举动，乐心公主还真是感到些许的无奈，早在风寨之时，自己这个皇弟失去记忆的时候，对于风少轩就有点不感冒，现在，更是有了越加严重的趋势，难保不是自己的原因啊。“不过是数月未见，你怎么越来越孩子气了。”

　　“皇姐也知道数月未见，如果不是时不时的有皇姐的书信传来，朕早就……”听着乐心公主的指责，乐轩多少感到些许的委屈。

　　“好了。”乐心公主也知道自己的皇弟对自己很是担心，是以也并没有多加指责，“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还把你皇姐夫也给带回来了。”

　　“哼……”听着乐心公主的放，乐轩更是冷哼一声，“一个大男人被人家给掳到别的国家去，还要自己的娘子出面相救，真是……”

　　“闭嘴。”听着乐轩的话，乐心公主越听是越不对劲，忍不住为了风少轩斥责了自己的弟弟。

　　“我……”乐轩可是有着些许的不服，想要开口说些什么，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就听到乐心公主对着身边的宫人说道，“你们都下去吧。”

　　“是。”

　　第一百六十七章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过来。”把所有的宫人都遣了下去，只留下风少轩和乐轩二人，乐心公主伸手召自己的皇弟上前，“我出宫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我……”原本有些愤愤不平的乐轩，听到这句话，算是彻底的冷静了起来，“皇姐，我……”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乐心公主见到乐轩带了几许歉意的目光，反倒是不再多说什么了，“再过几日礼部就要开始准备你大婚的事宜了，以后不许再这么小孩子气。他是你皇姐夫，是皇姐此生中意的良人，也是你结拜的三哥，以后不许再如此无礼。”

　　“嗯。”别人的话，乐轩或许不放在心上，可是乐心公主是他的皇姐，她的话，不由得他不放在心上，更何况，皇姐所言也是事实，他再如此的对自己的皇姐夫无礼下去，也显得他太小家子气。

　　“好了，没事你就先回去吧，多多用心处理政务，必竟你还是这一国之君。”乐心公主略带歉意的看了一眼风少轩，不管如何，她都不会让自己的皇弟为自己的言行向他低头，这身为一个为君者的尊严，而风少轩似乎也并不介意这个小舅子的无礼，无声的摇了摇头，有时间不妨把这个小舅子给早早的打发走，让他们夫妇能够共度这难得的优闲时光。

　　“嗯。”乐轩虽然没有留意自己皇姐眼中对着风少轩的那份歉意，但是他有留意到自己这个皇姐夫对于自己姐姐的这份情义，这一切，只要从他们相互对视的那眼神之中就可以看出，相对的，倒是显得他在这里有些多余，既然如此，还不如早早回到御书房中，处理那些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政务。直到此时此刻，他对于自己皇姐如此隆起的肚子，却是一字不提，除了明知道她的状况之外，剩下的还有就是为皇姐的安危还有着些许的担心，不愿意提起而已。

　　“今天天气不错，我带你出去走走。”

　　看着乐轩的离开，只剩下他们夫妇，风少轩的眼神之中倒是添了许多的柔情，夫妇共度的闲暇时光，也让他的神情多了一分优闲。

　　“还是先去看看公公婆婆吧。”乐心公主必竟是执掌朝政多年，很多事情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得到，反而不如风少轩活得随心所欲。“必竟咱们刚刚从漠北回来，昨天不去请安，已经是不该，更何况你还……”

　　“也好。”虽然乐心公主的提议让风少轩很些扫兴，但是对于自己父母的关心，他也并不比乐心公主少上一筹，反正他们夫妇也只是今日得以优闲，向父母请安问好之后，他依然有充足的时间跟自己的妻子再亲亲我我一番。“还是我抱着你吧。”见到自己的心儿站起身来，就想要往外走，风少轩忍不住想到她的身体还很是虚弱，昨天进宫之时，除了坐马车，可就是被他给一路抱进来的，此时此刻，更不想放弃这种软玉温香在满怀的感觉。“也省得你走路了，必竟你的身子还是太虚了些。”

　　乐心公主的一个不防，已经被风少轩给拦腰抱起，虽然她不介意夫妻之间的这份亲热，可是现在在宫中，他此举是不是也太惊世骇俗了些。双拳忍不住捶打他的肩膀，“快放我下来，这样怎么能出去啊？”

　　“怎么不能？”风少轩抱着不停扭动的乐心公主，脸上的神色很是得意，不能欺负小舅子，那吓吓自己的老婆总可以吧。“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驸马，在公主殿下行动不便的时候，有事情驸马服其劳，应该也可以吧。”

　　“你……无赖。”对于风少轩的论调，乐心公主只能给出两个字，然后不再说话，甚至索性将自己的衣袖遮住脸，坚决不看他那得意的眼神，反正她也是清楚的很，自己肯定挣脱不开这个臭男人的怀抱，何必再去浪费那一份力气呢。

　　“无赖也是你的驸马。”对于乐心公主这可爱的举动，风少轩在她的耳边低语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得意的哈哈大笑，自然也引起了众人的侧目，只不过是没有人敢上前去过问罢了，而乐心公主呢，整个人更是感到羞色，索性也不露面了，只要大家不看到她的面孔，想必也不会有人传出些什么呢。（关于这个，乐心公主可以说是想错了，她是什么身份，宫人们就算看不到她的脸，也能猜出几分，更何况，她身上的服饰，一向是简单却华贵，宫人们就算是想看错，也不敢认错啊。）

　　来到自己父母在宫中居住的小院，风少轩和乐心公主双双拜倒在风易和风夫人面前，虽然她的公主身份尊贵无比，整个金元都无人可及，可必竟已经嫁做风家妇，再加上她亲身远赴漠北，就为了将自己的夫婿救出，也让风易夫妇安心享用了他们这一跪，然后才亲手扶起他们。

　　看着乐心公主隆起的肚子，风夫人虽然脸上高兴，但是心中却也添了一份苦涩，必竟是自己从小看大的，跟在身边也如半个女儿一般，这女人初产的凶险，她也是清楚明白，再加上乐心公主的身体的虚弱，风夫人连那后果都不敢想。

　　“母亲？”乐心公主看着风夫人不断变幻的神色，心知她是在为自己的担心，看了一眼相谈甚欢的风家父子，乐心公主将手抚在风夫人的手背上，“母亲别担心，我很好，真的很好。”

　　“可……”听着乐心公主安慰自己的话，风夫人更是心酸，忍不住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却最终只是张了张口，没有说下去，看来，她要从此长年吃斋祈福，只为了她将来生产之际，能够顺顺利利，母子平安才好。

　　“儿孙自有儿孙福。”注意到风夫人带泪的神色，风易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自己夫人的身边，揽住了夫人的肩膀，“不用太过担心，心儿一看就是一个长寿之相，不会有事的。”这是事实，风易博览群书，对于面相之学，也是破有涉猎，在她看来，乐心公主生来尊贵，面相上，也是一个长寿，衣食无忧的命。

　　“是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母亲就不过太担心了。”乐心公主倒是对于自己的将来，没有过多的安排，原本以为风少轩已经故去的她，早就把一切给抛之脑后了，所以当初才会不顾自己的身体孱弱，拼着命也要把政权替自己的弟弟给夺回来呢。“母亲就不必太过为我担心了，连父亲都说我是一个长寿之相呢，母亲又何必太过发忧心呢，有时间，还不如……”最后几句话，是乐心公主贴身风夫人的耳边说着，必竟她那个小叔子不安分，总不能这么委屈着人家安月呢。

　　“好好好，我知道了。”风夫人听着乐心公主消息，面色之上，带了几分笑意，点着头算是同意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再操心了，我会让人安排妥当的。”

　　“那我到时候再来向母亲讨杯喜酒吃。”不管如何，只要风夫人将注意力给移到别处，乐心公主心中就算是满意了，不管父亲所说的长寿之相，是不是真的，实在不宜让自己的婆婆年近花甲，还在为自己的事情担心。

　　第一百六十八章 双生儿女（大结局）

　　“皇姐，皇姐……”

　　自从乐心公主回宫，他这个皇弟，每天有事没事，总要跑上一遭，明里是为了自己的皇姐，暗里却是有事没事，就逗弄着风少轩的醋意，必竟他是一国之君，可以不经禀报，就直拦到乐心公主的寑宫，可是打扰了许多次乐心公主和自己驸马的亲近时光。

　　“又怎么了？”可是无论如何，乐心公主都没有对自己的皇弟说过一句重话，必竟他还是一国之君，总要为他留上几分颜面，而乐轩也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事没事就在他们夫妇跟前晃悠，确切来说，是在风少轩的眼跟前晃悠，以此来证明，乐心公主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还是他这个皇帝的皇姐。

　　“今天碰上一件稀奇的事情呢。”乐轩无视自己那皇姐夫极欲杀人的目光，自己亲自动手从桌上的茶壶之中倒也半盏清茶，一口饮下，“皇姐还记得那四方守备吗？”当初四方守备的威名，他可是略有耳闻，甚至还曾听从景亲王叔的挑拨，亲自下诏，想要召见一下这几个来历不名的四方守备，可是没想到，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皇帝当回事，理也不理，更有甚者，他还被自己的皇姐给教训了一顿，让他没事，别打那四方守备的主意。也就因为如此，他对那四方守备，可是极为不满，边疆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下旨给训斥一番这四方守备的不尽责。“那四方守备，竟然一个不落的向我送新婚贺礼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自己这个皇弟从前是什么样子，乐心公主可是一清二楚，跟四方守备的纠葛，她了是明白的很，只不过，人家看在自己这个乐心公主面上，再加上他又实是被有心人给挑唉，所以实在是懒得跟他计较而已，“你这个一国之君即将大婚，我金元身为天朝上邦，四海也要来贺，朝中的官员，又哪个不向你送上大礼？这四方守备……”

　　“什么，四方守备？”原本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又让自己这个皇弟有事没事来打扰一番的乐心公主，在意识到是谁送的礼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四方守备亲身送了你的新婚大礼？”

　　“没有，只是派人送来的。”乐轩怕自己的皇姐误会四方守备不尽忠职守，忙开口替他们解释，必竟他当初也曾年少无知，有事没事总爱下旨折腾四方守备一番，虽然人家不搭理他，但时至今日，他这个皇帝不得不领这份情必，必竟如果让外界知道他这个皇帝总爱无理取闹一番，到时候，边疆可能真的不会如现在一般稳如泰山，那可就真的浪费了自己皇姐的一番心血。

　　“没有亲自来？”乐心公主再次确认，她现在可真不想面对这四个人物，当初在边疆城时，见到一位守备大人，就够让她头疼的了，如果四方守备来齐，那场面，想想她就恨得慌，再说了，她更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保证自己的平安，生产之时总会是凶险万分，她不敢下那份承诺。

　　“只让人送了贺礼，还都是一些名贵的补药，有些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呢。”乐轩心里不满的嘀咕着，这四方守备算是什么意思，那些个补药，是怕他不能驾驭自己的后宫，送来给自己补身子的吗？真是那样，那四方守备可就是真是太过份，太可恶了。“皇姐，你说他们是不是太嚣张了，在我大婚之际，四个人全都送我补药，虽然各不相同，也绝对是名贵的很，甚至还给了一张什么秘方，可这也……”

　　“闭嘴。”听着乐轩的絮絮叨叨，风少轩忍不住低斥了一声，对于四方守备的心思，风少轩现在已经能够猜出几分，那些个补药，还有那纸秘方，“快点召老二进宫，把那秘方给他看。”不能怪风少轩如此的着急，当初从边疆城守备大人那里得来的那些绯香丸，已经全部在回帝都的路上，被乐心公主给吃光了，剩余的，就全靠木枫每日开的药方维持着，好在乐心公主此时已经不用再对诸事多加思虑，所以身体也还过得去，但是不管如何，木枫开的那些汤药，还有他研制的保胎丸，都只能护住乐心公主的现下，远不及绯香丸的疗效。

　　“你是说……”看着自己这个皇姐夫的着急，乐轩头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是在自做多情，再说了，绯香丸的事情，他也曾有耳闻，难不成？

　　“让人把老二找来，就清楚了。”看着乐轩的期待，风少轩头一次坚定的点了点头，虽然这段时日，他的面上不显，可是随着乐心公主肚子越来越大，身体却越来越瘦弱，他的就心越是焦虑，甚至私底下里还跟自己的结拜兄弟狠狠的打过几架，以此来抱怨他的学艺不精。

　　“我马上让人去请二哥。”乐轩来不及跟自己的皇姐打招呼，转身就向外面跑去。

　　“这个皇弟，怎么就是没有一份稳重的样子呢。”乐心公主看着自己皇帝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只是摇了摇头，从一开始到他们的猜测，她就没有插进去一句话，而现在，她这个皇弟，更是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转身就跑了出去，真是一点皇帝的脸面也顾不得，不过，对于乐轩的关心，乐心公主也只能在心中暗乐了。

　　“老二，如何？”

　　久不见乐轩传来信息，风少轩只好在乐心公主睡下之后，才匆匆的来到御药房，那里放着各国进贡的各种有药用的奇珍异宝，四方守备送来的东西，自然也在其中。

　　“给我几天时间，让我试试看。”木枫现在可不敢说大话，拿到绯香丸的配方，他才清楚绯香丸需要多少奇珍才能制出为，也难怪它如此的神效。

　　“没有时间让你试。”木枫的话，让乐轩和风少轩的神色一变，身为皇帝的乐轩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便被风少轩给推在一旁，“你若是没有十分把握，就让你族中的长辈来，那可是心儿的命。”

　　“好。”木枫很是干脆的应了风少轩的话，不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而是族中的长辈们对于这金元的凤凰公主，也是颇为敬佩，必竟以一介女儿身，能够摄政金元数年，还能保得一方平安，也实属难得，足以让人钦佩，再加上他以木家的儿孙向家族中求助，自然有许多长辈也想为其效劳，保她母女平安。

　　“二哥，你家族中的那些长老，最好给我尽心尽力，如果皇姐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能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来？”虽然木枫很干脆的给了风少轩承诺，但是乐轩却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再说些什么，必竟乐心公主可是自己的皇姐，真要出了什么事情，他恐怕会发狂吧。

　　“你放心，我木家毕竟是医术传家，这里既有药方，又有这么多的珍贵药材，如果再制不出咱们想要的东西，木家这神医世家的牌子也该拆下来了。”对于乐轩的威胁，木枫面上虽然不以为意，但是心里却也有些不悦，老四这话，这不是明摆了不相信他们木家的医术吧。

　　“如果我皇姐能够平安顺产，那朕就亲自题字，送一个‘神医世家’的牌匾给你们。”既然木枫这么在意他们神医世家的牌匾，乐轩不介意给他们这份荣耀。这天底下都是他的，只要皇姐平安无事，他不介意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权势和荣誉。

　　“此事当真？”听着乐轩的许诺，木枫要是不动心那是假的，由皇上亲赐的牌匾，那要是多大的荣耀，不过，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木枫忍不住撇撇嘴，“陛下的字不知道练得如何了？”虽然乐轩贵为一国之君，但他的字也只能称得上平平常常，没有几分风骨。

　　“只要皇姐无事，我自会安下心来好好练字，到时候也好让你们神医世家好好风光风光。”对于木枫的质疑，乐轩的脸色有些泛红，他很是清楚自己的笔体只能算是工整，远没有一国之尊的风骨，这一点，不用他这个二哥提醒，他也是非常的清楚，心中也有些暗自后悔，当初如果自己听从皇姐的话， 每日多加练习，不跟着景亲王叔给皇姐添烦恼， 他的字是不是会好上一些，皇姐的身体是不是也不会如此的虚弱。

　　“既然如此，老四，哦，不，是皇上，皇上的御笔亲是，我木家是要定了。”虽然就算皇家没有如此的赏赐，木家对于凤凰公主的事情，也会全力以赴，只不过，他还从来想过，皇上会给他们木家如此的荣耀呢。“我现在就出宫，让族中擅长制药的长老出手，争取尽快制出那个绯香丸。”说着，木枫就又风风火火的出了皇宫，虽然他刚刚在老三和老四面前，说得是斩钉截铁，但是让家中常年闭关的长老出手，又岂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虽然大家也都对乐心公主心存了几分敬佩，但他也不能以为成为让家中长老出手的借口，否则的话，当初随着乐心公主一路前往漠北的时候，家中就会有长老一路同行了。希望他们看在这如此多的制药奇珍的份上，痛痛快快的答应才好。

　　“我先回你姐那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吧。”对于心儿这个皇弟的字体，风少轩也不好多加恭维，只能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就要回乐心公主的寑宫。

　　“姐夫……”虽然不愿意，但是乐轩也不得不开口唤住风少轩，当然，他也可以直接唤他一声三哥，但是乐轩很清楚，他恐怕对自己唤他皇姐夫会更为高兴一些。

　　“嗯……”乐轩猜对了，听到乐轩的这一声‘姐夫’，风少轩的心中的确是畅快许多，眉毛一挑，回道问了一句“有事？”

　　“皇姐曾经说过，姐夫的字……”说起这个，乐轩还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呢，但是却没有办法， 谁让他刚刚已经被人嫌弃了呢，他很清楚，自己的字，虽然也算工整，但却是难登大雅之堂，必竟他习字的那段功夫，只顾着跟景皇叔扯自己皇姐的后腿了。批阅奏折吧，也还可以，但是为人牌匾题字，却还真是不行。

　　“自己找几本书多练练吧。”听着乐轩的些许尴尬，风少轩的心中快要乐开了花，可面上却是丝毫不能显露出来，否则的话，谁能保证自己这个小舅子不会恼羞成怒呢。

　　“可是……”乐轩听着自己一声‘姐夫’，只换来这么一句‘多练练’，可还真是不满意，皇姐当初可是很夸自己的这个便宜姐夫的字，风骨很好呢，甚至在自己小的时候，他习字临摹的大楷，可就是自己这个姐夫的字。

　　“我不再是个文人了。”看着自己的小舅子真有几分恼羞成怒的架势，风少轩也知道应该适可而止，“这么多年来，除了拿刀枪棍棒，更是一个字也未曾写过，如果你真想……”

　　“如何”

　　“找你师傅吧。”对于自己的父亲又收了一个关门弟子的事情，他的心儿早就已经告诉他了，“父亲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字……”

　　“我明白了。”既然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句‘皇姐夫’还是能省就省吧，看这个便宜姐夫的样子，摆明了是想多占占自己的便宜，乐轩可不会如了他的愿。“朕还有事，你归安吧。”说着，自己竟然主动走了出去。

　　“这小子……”看着乐轩就这么径自的走了出去，虽然是在他的御书房，风少轩还是有些不太乐意，这可真的算上是‘过河拆桥’了，早知道就再跟他闲扯一会儿，让他多喊几句‘姐夫’来听听呢。

　　“你说什么？”

　　木家的族长，也就是木枫的你亲，听着木枫的话，显然很是震惊，“为父刚刚没有听清楚，你说是要制作什么丸？”

　　“父亲。”看着自家父样震惊的样子，木枫忍不住低喃的开口，“是绯香丸。我需要家中擅长制药的长老在，来帮我制作一些绯香丸。”

　　“你知道绯香丸是什么东西呢？还要制作一些？”木家的族长看着自己的长子，心中颇有些无奈，那可是绯香丸，有着神奇功效的绯香丸，家中虽然奇珍无数，但是想要凑齐绯香丸的材料，也不是一件易事，再说了，他从哪里知道那种珍奇之物的？就算他这个身为‘神医世家’的族长，也只是听闻，并不曾亲眼目睹。

　　“我知道，况且我也将制作绯香丸的药方也拿来了，至于所需要的各种珍稀药材，也有人……”对于自己父亲的质疑，木枫可是颇为不满，自从自已从家中学医出世以来，父亲可从来没有以此这种不信任的目光看过他。

　　“停，先把药方给我看看。”听着自己儿子的抱怨，木家的族长很聪明的选择了暂时性失聪，反而让他快点把药方给拿出来。

　　“可以，在我交出来之前呢，我还有一个要求。”木枫跟着自己那位结拜大哥久了，身上自然也会多出几分商家的算计，更何况这个药方可是老四给他，如果不能为了老三老四跟自己这个老狐狸一般的父亲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他还真不好意思再听二人唤他一声二哥呢，友爱兄弟的事情，怎么也不能总让老大专前吧。

　　“你还有要求？”看着原本就要到手的药方，在自己眼前一晃而过之后，又被自己的不孝子给收了回去，木家的族长那个眼睛都快要变绿了，却不得不忍着耐心跟自己的儿子纠缠。

　　“是啊。”看着老父震惊的神色，木枫却是理所应该的点了点头，“这个绯香丸可是人家用来保命的，现在药方都给了咱们家，还有制作绯香丸的那些奇珍，人家也准备齐了，有什么要求自然也是应该吧。”

　　“好吧，你说。”木家的族长虽然算是医痴了些，但也不算是不通人情世故，人家这么宝贝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他们这个神医世家不拿出点什么来，好像还真的说不过去呢。

　　“要咱们木家擅长妇产之术的长老全部出手，保一名女子生产之际的平安。”这句话，木枫自认算不上什么狮子大开口，至于他的父亲如何认为，可就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了。

　　“精通妇产之术的全部长老，保一女子的生产之时的母子平安？”听到这个要求，，木家的族长眼睛微眯了起来，这个要求虽然不算太过份，可最为关键的是要保谁的平安，才需要这一纸绯香丸的偏方出手，他虽然是医痴了些，但还没有痴狂到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敢再在这木家族长的位置上再坐下去了。

　　“这个女子是什么人，她生产之际，是否有什么仇家前来寻仇？”有些事情最好是问清楚，自己的儿子什么样子他这个做父亲的很是清楚，最最怕的就是他被别人当枪使。“如果只是身体的原因，咱们木家还可以顺手施为，保她平安，如果是有什么仇家的话？”

　　“是凤凰公主。”见自己父亲的小心翼翼，木枫怀疑自己是不是说的太过了一些，不过，反正乐心公主的身份也不能保密多久，直接告诉父亲实话也无妨。

　　“什么？咳咳……”听自己儿子说话的时候，木家的族长刚刚端起手中的茶盏喝了一口水，可是没有听完木枫的话，就让他在心惊之余，把自己给呛着了。“你说凤凰……”

　　“父亲……”见到自己的老父差点喷了自己一身的茶水，木枫也有一些不太乐意，忍不住又开口说道，“如此一来，拿出这绯香丸来保命，也才说的过去。再说了，这药方落到咱们手里，还有那大量的奇珍异草，如果制作出奇香丸……”看着自己的老父有些动摇，木枫忍不住空口给他画了一个大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不想让自己的父亲放弃这个机会，不跟皇家打交道，也算得上是他们木爱的祖训了。

　　“成交。”如果是别人的话，木家的族长还需要考虑考虑，或者跟自己族中的几位长老商量商量，但是如果是乐心公主的话，木家整个上上下下都对她心存几分钦佩，自然可以出手医治。这个时候，他这个族长应了下来，到时候众族人也不会多说什么。

　　“你说你要辞官？”

　　自打许东阳带领探亲队伍回来之后，就请了几天的朝假，乐轩一时之间也顾不得上同说些什么，直到一天朝见之后，在御书房，许东阳的话，才把他这个皇帝给震住了。要知道，再过不了多久，他可就要迎娶他的妹妹进宫为后，他这个即将成为当朝国舅的大舅哥，竟然现在跟他说辞官，这也太离谱了些吧。

　　“臣……”有些话，许东阳不方便说出口，但是他相信自己这一路之上的所作所为，想必身为皇上的乐轩，也肯定略知一二吧。“臣不知道该怎么说，臣实在不配为官。”

　　“既然如此，我也不再多说什么，等我跟小月大婚之后，你就离京吧。”乐轩一直盯着地上的许东阳，半晌之后，才把话给说了出来，他猜得不错，探亲使团一路前往漠北，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他这个做皇帝的也是一清二楚，这也是他为何对于许东阳夫妇没有把妻妹给带回来的事情，一点儿也不上心的缘故，现在的茗月，恐怕已经成为一堆枯骨了吧。

　　“多谢皇上。”许东阳跪在地上，三跪九叩之后，才转身离开，他没有在回到帝都之后就立刻向皇上辞官，自然心中也有几分考量，有了今日这番决定，也是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商量之后的结果，至于茵娘，她的意愿，已经不能阻碍全家的决定，于其让自己的妻子这样不尴不尬处在家人异样的视线当中，还不如由他辞官，带茵娘回到风寨，继续过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木家身为神医世家，虽然医术超卓，但也算是有奉守承诺，虽然没有将族中所有擅长妇产科的长老给请出来，但也有上几位有句的杏林圣手伴在了乐心公主的身边，以防她的身体还真有个万一。有了木家妇科圣手在身边相护，再有绯香丸的神奇药效，乐心公主终于能够平安的捱到腹中的孩子临盆，而且她的身体在木家神医的调理之下，比起刚从漠北回来之时，已经算是天差地别。

　　“疼，我的肚子好疼啊。”乐心公主被风少轩给强拉出来，逛御花园，可是逛到一半，肚子突然疼痛难忍，心中害怕腹中骨肉有事的她，忍不住靠在风少轩的怀中低泣着。

　　“我先送你去产房，怕是要生了，派人去找稳婆来。”风少轩一把抱起乐心公主，向着早已经准备好的产房快步走去，这段时间，老二没有少在他耳边唠叨，乐心公主的产期将近，让他多多留意，宫中也早已经准备好产房，就等他们的凤凰公主平安诞下他们的小主子。

　　风少轩的神色虽然很是焦急，但是却是有条不紊的指挥着宫人行动，而他自己，自然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的下，以最快的速度将他的心儿送到产房。当初乐心公主得了大量的绯香丸，但从宫中又悄悄的脱身出来，必竟她这个凤凰公主没有嫁到漠北，而在金元的事情，所有的人暗地里知道就好，实在不宜摆到明面上。那些个番邦特使，就更是没有多言，既然他们不能将金元的凤凰公主迎回自己的家，那么别的番邦，最好也不要有那个福份。

　　“稳婆早就在等着了，驸马爷不是先出去吧。”对于风少轩的镇定，木家的妇科圣手是想笑也不能笑，暂时充当稳婆的几位女杏手，更是对着风少轩道“这里有老身这几个稳婆在此，定能保公主母子平安。”

　　“多谢……”风少轩点了点头，刚想说些什么，却被乐心公主一声凄厉的嚎叫给吓住了。“好痛，真的好痛啊。”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风少轩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心儿叫得如此的凄惨，原本正在迈出产房的他，脚步又给收了回来，坚定的对着木家的几位长辈道，“我要在这里守着心儿。心儿，别怕，我守在这里，守在你身边。”

　　“驸马爷……”木家的稳婆们眉毛一挑，见到风少轩很是认真，也就不在多说什么，他一个大男人都不怕，她们又岂能打断这小两口的这份温情。

　　随手拿出几粒绯香丸来，放到乐心公主的枕边，“公主殿下，如果感到气力不继的时候，最好就服上一粒。省得……”

　　“嗯……”乐心公主咬着唇瓣点了点头，此时此刻她的额头上已经满是汗珠，生产的疼痛是她远远不能想像的。甚至刚刚的几声凄厉嚎叫她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喊出来，这种疼痛她从来都不敢想像。

　　“如果疼，还是喊出来的好。就如刚才那般。”看到乐心公主紧咬的唇瓣，木家的稳婆还是说了啰嗦一句。乐心公主不比旁人，一身身娇体嫩的她，这种生子之痛，想必会很是折磨人吧，更何况她还的还是双胎。“不必担心气力不继，这绯香丸随时可以补充公主殿下的体力。

　　“嗯，多谢各位婆婆……”虽然生产之痛让乐心公主很是没有精神，但是她却依然出声感谢木家的这几位长辈，如果不是她们进宫，替她调养身子，恐怕自己在刚刚生产之际，就会因为体弱晕过去吧。

　　经过一天一夜痛苦的生产，乐心公主终于在天亮时分诞下了自己的一对双生儿女，也幸得有木家的这些妇科圣手在，身边又有保命的绯香丸，母子三人皆平安。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感觉这段时间心血没有白费。

　　乐心公主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天，他们的皇帝舅舅就将乐心公主的事情大诏天下，更是名正言顺的将自己的这两个小外甥一个富贵的身份，以此来庆祝他们皇家喜悦的心情，让普天下的臣民，也为他们皇室的这对双生儿女祈福，并且大赦天下，普天同庆。从此，乐心公主和她的那个土匪驸马就过着平凡却又很是富贵的生活。

全书完